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3374/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三三冊目次

## 子部·兵家類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本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傳略一卷

〔明〕董承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董承詔刻本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明〕張龍翼輯  
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二十卷(一)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立堂刻本

一五三

四二四

七〇七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二)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吳用先等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氏兵畧

三十二卷》提要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鄉校

吳叔華氏 公二十一年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杜登前齊烏枝鳴成宋

林烏枝鳴齊大廚人濮曰杜濮宋所軍志有之先人

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林先事而後人衰

待其衰林先事而後人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伏諸若入而回則

眾矣林何不及吳師遠來之勞若且營壘未定免夜

以吳師不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杜梁園唯陽縣獲其二帥公子苦維偃州負

帥吳大夫○華登帥其餘杜吳以欺宋師林宋師

復敗公欲出杜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杜可藉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杜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猶

曰揚穀者公徒也杜穀衆從之林衆從其言皆公自

揚門見之杜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

揚穀

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卑孤之罪也林言宋國若亡君

人之所共耻也豈卑孤一人之罪齊烏枝鳴曰用少莫

罪蓋元公以此言激勵其衆杜備長兵也林言必少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杜備長兵也林言必少

齊致死力莫如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

去長兵用短兵杜備長兵也林言必少

即之敗走厨人獲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氏復

林所取邑翟優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崑崙

林新公臣杜居華氏地卒姓居于公里亦如之杜姓

而助公戰也僕力主反杜姓

族故助華氏亦如僕新說甲歸傳言十一月癸亥公

古之為軍不怙小忿也杜姓

存氏兵暴卷之二十一

子城以晉師至杜城以前年本曹翰胡大夫會晉荀

吳杜中行齊苑何忌杜齊大夫衛公子朝杜前年出奔救

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杜楮丘宋地鄭翩願為鶴

其御願為鶴杜鄭翩願為鶴

右杜于楮干筆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杜呂封人

寬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杜怒其呼將

注豹則關矣杜注傳矢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杜平

子城豹射出其間杜出子城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

鄙杜不狎射則冰為杜不狎城射之殪

杜豹張句抽矢而下杜安長夫折股扶伏而擊

之折軫林城射張句折軫之股張句力又射之死

死千筆請一矢林千筆華豹也城曰余言女于君

活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林同乘共伍死則皆

其二已死故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

殪林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擗膺而呼林膺見

華軀曰吾為樂氏矣林晉樂氏還入作亂而死事在

死與樂林與樂軀曰子無我庭不幸而後亡林廷恐也言法

幸而後奔亡未至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

左氏未季卷之二十一

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林犯公師食于睢上哭而送

之乃復入林入南里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

諫曰林犯楚諸侯唯宋事其君林言諸侯之國皆有

君其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杜為明年華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曹操曰交將合也

張預曰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

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厨繇子曰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

之機也

晉書蜀將孟達降魏惛舉兵宣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鄧賢師載記姚萇與苻登相距萇將苻曜擾逆萬堡密引

在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四

苻登甚與登戰敗于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運糧我東必苻曜登子與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連戰者欲使登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  
五代史唐莊宗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排陣斬所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

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人

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脩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

又唐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守殷及逆始見甚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

在氏兵畧卷之二十一

五

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孔疏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養舍辨號名之用鄭玄云號若者徽識所以相別也善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終侯之令軍人云為劉

揚徽

氏者左袒

漢制攷云司常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  
大傳謂之徽號令城門僕射所被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  
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

徽章徽也以緯帛著以雜春早候者言章子以  
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

降秦威王不應而此三者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  
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

敗

吳子秦人與師臨于西河起曰臣聞人有短長氣  
有盛衰莫不梟視很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已也是

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  
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

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此勵士之功也

魏志太祖征張魯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魏張遼  
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誰牛饗將士明日大戰

平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  
已戰至日中吳人奪氣諸將降服權引退遼率諸  
軍追擊幾獲權

晉書符堅自率兵次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玄為  
前鋒與叔父石等拒之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

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  
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

諸君緩戀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  
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

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銳  
八千涉渡淝水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

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  
棄甲宵遁

南史陳吳明徹進軍呂梁與齊大戰蕭摩訶率七  
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及周武帝滅齊

遣其將宇文忻爭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  
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橫奮擊斬馘甚衆



北史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介朱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伯道兼行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食葛榮餘眾悉降

又皇興四年子成犯塞車駕北討諸將會於女水之濱獻文親誓眾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眾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眾奔潰逐北三十餘里

左氏書卷之二十六

八

二百五十四

又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蘇城介朱榮令候深討樓配眾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人眾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周書王雅從太祖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眾寡夫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步戰所向

披靡又從戰却山時大軍不利為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稍却雅乃還軍

又劉雄從滕王迥西征吐谷渾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候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

左氏書卷之二十六

九

二百五十五

又周恭祐從太祖戰于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却祐徐引退唐書高祖為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擊群盜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

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

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

又竇建德率衆二十萬攻幽州賊已攀堞薛萬均

與弟萬徹率敢死七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

擊之賊遂潰奔

又薛仁貴從征遼東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

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

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

遂拔扶餘城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又大曆中吐蕃圍靈州大將李抱玉遣右軍都將

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

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看定

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因解

圍去

又王峻為朔方副總管開元初吐蕃精甲十萬寇

臨洮峻率步兵二千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峻出

奇兵七百人在蕃後夜襲之去賊五百步置鼓角

令前者遇賊大呼後者擊鼓賊大懼疑有伏兵自

相殺者萬計

宋史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衆五十萬薄南薰

門岳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為諸君破

之左挾矛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善圍

陳州飛戰十清河禽其將孫勝孫清杜充將還建

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

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

俱歸

又韓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岸泚約聞鼓聲岸兵

先入廟兵合擊之衆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

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終袍玉帶既墜而復

馳者詰之乃兀術也是役也兀術兵號十萬世忠

僅八千餘人帝賜札褒獎

元史楊州郡統姜才以二萬人出楊子橋張弘範

佐都元帥阿朮禦之與宋兵夾水陣弘範以十二

騎徑渡衝之陣堅不動弘範引却一騎躍馬揮刀

直趨弘範旋變反迎刺之應手斃馬下其衆潰亂

追至城門斬首萬餘級

周禮曰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注謂其刃

從半之注謂其刃而殺越鐔者以其臘廣為之注謂其刃

倍之注謂其刃謂在火中者注謂其刃長五寸注謂其刃中其莖

設其後注謂其刃謂在火中者注謂其刃長五寸注謂其刃中其莖

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注謂其刃長五寸注謂其刃中其莖

長五其莖長重九鈔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

其莖長重七鈔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

長重五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謂其刃長三其莖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注謂其刃

各以其形貌大小事之此士謂

考工記云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五其身弗能用也

而無已又以吾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帶國之兵欲

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昂

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

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龍魚河圖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

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劉玉如泥

又曰劍名飛揚

太公金匱劍銘德行則福德廢則覆

管子曰崑天廬之山發而出金其毛受而制之以

為劍鎧矛戟此劍之始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為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大戴禮劍之銘云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與倍德則崩

陳琳武庫賦其劍則越金楚冶堂谿名工清涇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刃苗山銳鋒陸陷玄犀水出輕鳴

潘尼武庫賦若夫大刀解劍曠世絕殊煉質于昆

吾之龍定形于舜燭之燧

張協秦和劍銘曰秦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

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外不運自肅率土從

軌

漢書鼂錯傳兵法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

下此子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  
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插之地也子  
弩三不當一

後漢書陳俊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滿陽拜疆弩

將軍與伍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

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

戰將蓋如是豈有憂哉

又袁紹上書云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

劍翌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十四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于關中上

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貝劔

五代史唐莊宗與梁戰敗莊宗得三馬馳去梁兵

數百追及攢稍圍之元行欽馳一騎奮劍斷其二

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南唐書宋延壽嘗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

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連二

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

以遺命立斬之

提綱曰山峽之間當令冒刃勇士鳴鼓大譟乘之  
以短兵接戰再令健步精兵潛登岩崖夾攻

兵機纂宋太宗選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

劍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

懼出劍士示比使比使懼形于色每巡城羅武賊

衆破膽

晉書劉毅南追桓玄留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

淦口何無忌等次桑落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

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十五

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

無益無忌謂劉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

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

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

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

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宋史楊沂中討劉猷至藕塘猷據山列陣矢下如

雨沂中急擊之且使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

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奇衛其後

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無背擊之張淡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

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

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

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劉

寅曰蓋八陣四方四維各一陣也以乾為天陣以

坤為地陣以巽為風陣以艮為雲陣以東為龍陣

即左青龍也以西為虎陣即右白虎也以南為鳥

陣即前朱雀也以北為蛇陣即後玄武也

又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李靖

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

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

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

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

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

宗良又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李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十六

武經總要云鴈行陣者乃太公三才之天陣于卦

屬乾官則孫子之鴈行陣吳起之鸞鶴陣諸葛亮

之衡陣以其連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翮願為鶴

其御願為鸞是也軍中凡舉鵠旗九鼓則陳之背

域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為鴈行可以勝方陣鴈行

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使于左右利于周旋經曰厚

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鴈行勝方陣也

又古陣法敘云古陣法圖籍皆舊記所傳風后極

奇圖初受之玄女佐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其文本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十七

三百六十字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損之漢成

帝令丞相公孫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于

長樂館輔少主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

圖得其新意今夔州之南比岸沙中累石為八陣

形勢凡八行相去二丈桓溫伐蜀路經之僚佐無

能知者溫視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昔馬隆征西羌

依八陣法且戰且行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

之公孫弘既討論諸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為率

然馬隆依以破敵則八陣之用所從來遠矣唐李

筌制八陣圖配四正四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  
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而垂飛龍盤屈虎張兩  
翼蛇形宛轉鳥翔為突擊之勢定而不變及觀握  
奇經義則筌蓋出臆度殊乖本文經曰天地前衝  
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明  
四為正四為奇奇之名寓之于正傳則有天地風  
雲之目變之則為龍虎蛇鳥之名所謂奇亦正  
亦奇出則就敵歸則復列正合此義也

本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十八

言五月

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  
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  
可使不知便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  
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  
變各隨所使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  
一人占地四步若敵為擊陣我以飛鷄陣應之敵  
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虹陣  
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  
應敵者也

本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十九

言五月

附唐語林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  
石下着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鷲形鶴勢聚石  
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瀨滂混  
漲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  
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  
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  
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  
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玄德効死况  
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  
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  
桓溫征蜀過此布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  
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蛇生兩頭與陳適  
類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  
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陸法和亦曾征蜀及  
上白帝城揀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鏃既掘之果  
得箭鏃一斛  
孔疏服虔云狎更也子城謂華約曰不更射為  
一曰城言我不狎習故鄙然則約已謂之

諸侯唯宋  
下其君

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為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謙讓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為鄙服之二說皆非杜亦訓狎為更言更適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適是為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違軍之戰禮也

又云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事其君言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于時宋國不屬楚也

潛菴子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氏三大夫謀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二十

二十

誘群公子殺之因而切公厨人濮既諭宋人復勸公徒而始以得華登首遂敗華氏其忠于君何如

宋雖小國猶有人焉可以觀子姓之澤矣

捫蝨談曰傳之驚鶴莊之鶴列意即龍虎為蛇類

也李衛公所云後人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即

此可證一端

使師偽糴昭公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杜在十五年既厭而反鼓子馬杜獻于廟又叛于

鮮虞杜叛晉六月荀吳畧東陽杜畧行也東陽晉之

凡使師偽糴者林使晉師詐為將販糴于鼓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

門外杜昔陽故遂襲鼓滅之以鼓子奮歸使涉佗

守之杜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

晉書馬隆傳云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

討之虜擾險距守隆命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

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

左氏春秋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二十一

破之

又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

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擒數人

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即遣兵逼業令出向賊侃

整陣于釣臺為後繼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

自是水陸肅清沉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又祖逖率衆伐陳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述設

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

留陶約等守川故城住西臺述遣將韓潛等鎮東

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巡軍開東門相  
守四旬逃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  
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皆棄  
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象豈飽而胡戍饑久益  
懼無復膽氣

周書賊帥達符顯圍逼原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  
劓李賢間道赴雍州詣介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  
賢乃返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候日向夕乃偽  
負薪與賊樵米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二十一

衆方覺乃子弩亂發射之不中得入城告以大驚  
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太祖  
乃令賀若敦率步騎六千度江赴救瑒等以敦殊  
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瑒乘勝徑  
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  
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援即絕人懷危  
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瑒等知其糧少  
乃于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入舍

持糞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  
有所訪問令于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瑒等聞之良  
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脩  
營壘造廩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瑒等  
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舡載米及籠鷄鴨以餉  
瑒軍敦患之乃偽作土人裝伏甲士于中瑒兵人  
望見謂餉舡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  
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  
牽以趣舡令舡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二十二

畏舡不上後伏兵于江岸遣人以招瑒軍詐稱援  
附瑒便遣兵迎接覲來牽馬馬既畏舡不上敦發  
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瑒者猶謂  
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

舊唐書裴行儉討突厥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  
糧被掠兵饑死遂詐偽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  
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藏兵數百人獲車兼伏精  
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甲散走賊驅  
車就泉水解鞍收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



兵亦至綏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績遺糧車無敢  
近之者

五代史劉勗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梁已破朱瑾  
華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  
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  
之所由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  
從水竇入襲破之

捫蝨談曰行陳之間不厭詐偽春秋傳中如曰偽  
遁曰偽糧皆詭道也自詭之術勝而堂堂正正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三百六

師於是無復見矣厥後馬隆之田器陶侃之高舡  
祖逖之擔米裴行險之糧車大都偽設以誘敵者  
然謂不本首吳之襲鼓則愚不信也

以罪人先犯三國 昭公二十三年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杜尹以疾伐我及諸侯

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杜

取即今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大戚子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子

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

幼而狂杜杜狂陳大夫齒壯而頑頰與許蔡疾楚政楚

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杜杜賤遠楚非

人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杜杜七國楚頃帥賤而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三百六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

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搯心矣諸侯爭亂楚

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致陳整旅林請在軍

去其戰備薄其威嚴示之以不整而誘之也在軍之

後列諸散厚陳法整齊行則持之以整衆而待之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鷄父杜杜七月二十九日建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杜杜因徒不習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林此救陳整中軍從玉杜

吳光帥右掩餘帥左杜掩餘吳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林言不三國亂林三紛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整也

對敵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內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

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

子髮沈子逞滅獲陳夏齒君臣之辭也社國君社發

夫輕故曰獲獲得也社與宗廟不言戰楚未陳也社與宗廟

後漢書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曹操與相距紹甲馬

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

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

忠之臣任其事類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六

二十六

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

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類良

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等

南史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頓逼建鄴人

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常毅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

崔顯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真人

孫子曰卒強吏弱曰弛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

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

帥賊

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賊而不能整無

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魏書南齊王棟子英表來進討漢中高祖許之師

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相梁季群等領眾

二萬徵山立柵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

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眾而無上用知適

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

一軍四營自放于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百人

孔疏云成十六年傳卻至曰陳不遠晦以犯天忌

我必克之註云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楚

以兵之忌日不意吳來擊之必不設備吳人故遠

兵忌以晦出兵而戰擊楚所不意也僖二十二年

泓之戰書已巳朔成十六年鄆陵之戰書甲午晦

此書戊辰而不言晦者釋例曰經傳之見晦朔此

時史隨其日而存之無義例也賈氏云泓之戰譏

宋襄故書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鷄父之戰

不書晦

或奉或止

夷之故不言晦左氏既無此說崇鷄父之戰經傳  
備詳其例非夷之實晦戰而經不言晦明經不以  
晦示褒貶

孫子曰亂而取之 張預曰詐為紛亂誘而取之  
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越越人  
單之為其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非也春秋  
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音是也

又曰半進半退者誘也 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  
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左氏兵象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唐太宗

唐太宗平衛公答問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  
畧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  
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  
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  
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  
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六韜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  
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  
公曰外亂而內整示眾而實內精而外鈍一合

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上  
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  
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  
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夢漢筆談狄青在涇原嘗以寡當眾度必以奇勝  
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閉鉦一  
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  
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  
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

左氏兵象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虜人

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  
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韜鈴內篇鷄父之陣吳公子光霸天下之所作也  
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為三軍一  
軍一萬人分為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  
擁鐸持戟建肥胡之旂秦文犀之渠十行一變大  
夫建旗提鼓挾經秉枹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  
經束枹萬人以為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  
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

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纛之燿望之如火  
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燿望之如  
墨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匿情分合變化之法  
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敵抗于諸侯也巫臣怨楚  
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教吳車戰至是  
始伐州來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  
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為正四方為奇  
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與四隅五乘為正  
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  
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  
豈非綠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  
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勝  
之故也

捫蝨談曰吳人以罪人三千勝楚于鷄父越子亦  
以罪人三行敗吳于攜李蓋勝敵之兵必候敵亂  
則可乘而藉非已先之亂彼之整者未易動也孫  
子所謂亂而取之是已雖然亂復何易一亂之後  
或遂至不可復收則祇遺敵之禽耳符秦非未鏡

哉故曰師出以律則在講之素矣

吳人踵楚 昭公二十四年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 杜畧行也 沈尹戌曰此行

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 杜速也 吳

踵楚 杜躡楚 而疆場無備色能無亡乎越大夫胥行

勞王于豫章之汭 杜汭水曲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杜埽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杜壽夢 王及圍陽而還陽

楚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杜鍾離

姓之帥 杜二姓之帥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厲階至今為梗 杜詩大雅厲階 其王之謂乎 為定四年吳入

王海云左傳襄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

為軍政無功而還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十九年楚子為舟師以伐

濮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二十七年吳

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定二

年楚囊瓦伐吳師吳人見舟于豫章敗之四年楚

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分城外以

毀其舟六年吳太子終繫敗楚舟師哀七年吳徐

承師舟帥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

墨子曰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

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

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

因此若孰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馬始為

舟戰之器作為鈞強之備退者鈞之進者強之量

其鈞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

楚吳磨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三

馬人因此若孰函敗越人

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張材力武猛者

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負

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秋發謫吏穿昆明池 注

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

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

象之以習水戰

三輔黃圖昆明池有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舡各

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蓋

武經總要漢武伐南越于昆明開池習水戰製樓

舡上建樓櫓戈矛舡下置戈戟以禦蛟鼉水怪之

害然樓舡戰艦形制之盛不若輕疾之利故張兵

威畜器械以樓舡大艦為先趨便利立功效則走

舡海鷗為其用或伏襲而入敵境則舟皆可用

也

晉令云水戰有飛雲舟相去五十步蒼隼舡相去

四十步金舡相去二十步小兒先登飛鳥舡相去

左氏兵考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五十步

晉中興書曰建興九年冬左將軍王敦遣振威將

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陶侃節度征蜀賊杜弢

大戰蜀賊以桔槔打沒侃二十餘艘人皆抄水

宋記曰司空劉彥範舉兵時匿于滄裏潛作艦練

出潯陽合于裝理數晨之間舟木大備

西巡記曰宋孝武末六合龍舟鳳翔以下三千四

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

南史陳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徐世譜

世譜性機巧諳鮮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抽益妙

思過人

周書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

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

以灌之列舡繼于城下以圖攻取詔以王軌為行

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樹大

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舡路方欲容

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遁退其乘次

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開水勢亦衰

舡艦並礙于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斃之

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

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于

是截焉

會要云建炎元年六月宰臣李綱言守備之策當

于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將左軍兵

瀕河江淮去處帥府別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

兵一軍次要郡別置水兵半軍以習水戰並招募

習水善波操舟便利之人今擬到軍號樓舡軍

左氏兵考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波軍詔並從之

宋史太平興國元年詔以卒三萬五千人鑿池以引金河水注之有水心五殿南有飛梁引數百步屬瓊林苑每歲三月初命神威虎翼水軍教舟楫習水嬉西有教場亭殿亦或臨幸閱砲石壯弩雍熙元年四月幸金明池觀習水戰上御水心殿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必為回旋擊刺之狀顧侍臣曰兵棹南方之事也今既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三十六

宣王

又建炎三年正月呂頤浩言水戰之具在今宜講然防淮難防江易近雖于鎮江之岸擺泊海舡而上流諸郡自荆南抵儀真可渡處甚多望置使兩負一專督造舡且詢水戰利害

又紹興二年七月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大江以南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制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楫四人旋幹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詔就本軍措置老學庵筆記馮澧群盜如鍾相楊么戰舡有電

有紫舡有海鯨頭軍器有拏子有魚又有木老鴉

拏子魚又以竹竿為柄長二三丈短兵所不能敵程昌萬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子等遂屢獲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為之長纜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舡用之尤為便捷官軍乃更作灰駁用極脆薄瓦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于其中臨陣以擊賊舡灰飛如烟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為之則賊地無密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舡亦做賊車舡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六

三十七

宣王

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兵擊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舡猶在頗有功云

吳越傳史云貞元五年春三月文穆王率水師大小戰艦五百餘艘皆刻龍形自東洲發艦逐趨淮甸夏四月乙巳大戰淮人于狼山江將戰之夕王召指揮使張從寶計之曰彼若徑下當避其初以誘之制勝之道也乃命軍中宿理帆檣每舟必載石灰黑豈江沙以隨焉翼日昧爽淮人果乘風自西北而下危檣巨艦勢若雲合王師皆避之賊舟

既

既高且巨不能復上王師反乘風以逐之復用小舟圍其左右賊迴舟而開因揚石灰賊不能視及軸輻相接乃撒荳干賊舟王舟則沙馬戰血既瀆踐豈者靡不顛踏命進火油焚之斬其將百勝軍使彭彥章獲士卒七千餘人賊舡四百餘艘皆焚之其斬馘之甚自江及岸數千里皆放馬

尉繚子踵軍令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于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三十八

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于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扼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  
六韜太公曰凡師帥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武衝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于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南史程靈洗為郢州刺史華皎之反周將元定率

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眾降

北史芒山之戰魏軍失利于謹卑麾下偽降在于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于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舊唐書吐蕃大將悉諾邏率眾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王君奭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陳死者甚眾賊遂取積石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六

三十九

軍西路而還君奭令副使馬元慶禪將車裝進之不及君奭先令人潛入賊境于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水合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並乘水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側君奭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  
宋史端拱中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



丹將于越謀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尹繼倫適領兵巡檄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捲甲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聞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晉書

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相皮室眾遂驚潰相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兵機纂云遼史上將伐渤海耶律鐸臻諫曰先事渤海則西夏必曠吾後請先伐夏庶無後顧從之捫發談曰沈尹戊其楚之良哉知楚實速吳又知吳必踵楚料彼已若燭照且謂是役也為亡郢之始居無何而子胥之師五戰及郢楚且幾為虛庚馬成之言又若券合矣第方楚子為舟師略吳疆也不聞成與其謀豈局外之見固有清于當局者

邪神亦言之而不見用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廿一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伏甲崛室 昭公二十七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杜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杜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邲州來季

子聘于上國杜季子本封延陵後復邲州來故曰邲州來遂聘于晉以觀

諸侯杜觀強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杜二尹楚僇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都

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杜王馬之屬與吳師遇于窮令

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沙水名左尹卻宛工尹壽

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杜林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

盛故吳不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杜欲以

得退去杜林告鱄設諸所見勇士鱄音專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杜林

嗣蓋壽夢生四子諸樊也餘祭也夷林也

子禮賢諸樊除祭不以國與子而與諸樊

季子不受則國宜又諸樊之子僚夷昧之子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杜至謂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

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杜何欲以老弱說光光曰我爾身

也杜言我身猶爾身林言事汝母夏四月光伏甲于

掘室而享王杜掘地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杜坐道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于

門外杜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主房者皆王僚親密

鮮衣也進食者必解衣易服于門執羞者坐行而父

外防奸細也鉞蓋者二人及體以相挽

杜坐行執鉞者夾承之杜林執鉞者二人及體以相挽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也杜鉞及進羞者光僞足疾入于掘室杜恐難得王

之鱄設諸實劍于魚中以進杜金魚與鱄掘劍刺王

鉞交于胃杜交鱄遂殺王閔廬以其子為卿杜閔廬

鱄諸子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杜稷

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杜哀王僚之死表事閔廬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杜復使命復位而待位復本

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杜鍾吾楚師

開吳亂而還杜言聞吳亂而還

史記刺客傳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負父兄皆死于楚而負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讐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毋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

左氏兵要卷之二十七 三

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閭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吳欲因楚葬而伐之使公子蓋餘屬庸以兵圍楚使季札于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于是公子光心動伍負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于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于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毋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于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于窟室中左傳作掘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錫之甲三重使兵衛陳于道自宮門至于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

左氏兵要卷之二十七 四

裹足使專諸真魚腸劔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

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軛倚專諸自執

枝兵也周禮以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車枝為

戈詩註曰車軸之端貫較者為較較未之小穿容

推者為軛此言立戟交軛謂較貫斷臆關匕首如

之立如軛之交倚專諸之胃也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

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犇為客卿

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

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

本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

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

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隋書竇抗為幽州總管煬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

者于楊素素進李子雄授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

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

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錡二千來詣子雄伏甲請

與相見因禽抗

舊唐書朱泚舊將牛雲光率兵奔泚行及沂陽遇

家僮蘇玉同使常臯所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

偽命臯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諫請納器兵使城

中無所危疑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為信

然盡付子矢戈甲臯既受之乃納其兵明日臯犒

宴蘇玉雲光之卒于郡舍伏甲兩廊酒既行伏發

盡誅之

附北史周趙王招謀害隋文帝帝不之知乃將酒

殺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

與胃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

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帝將

為不利胃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

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却胃瞋目憤氣折

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胃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

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

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閣胃恐

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胃

就厨取飲胃不動會滕王適後至帝降階迎之胃

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

本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六

胃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胃不辭  
死死何益邪復入坐胃間屋後有波甲聲遽請曰  
相府事殿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  
將追帝胃以身蔽尸王不得出帝及門胃自後而  
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  
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

南唐書王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  
而伏劔土室中乃彥能行酒以瓜語烈祖烈祖悟  
即起去又嘗從知訓宴烈祖于山光寺後欲加害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

弟知諫摘語烈祖烈祖即馳去

急就篇注云鉞大刀也刃端可以披決因取名云

玉海補注云方言鉞謂之鉞國語提鉞措鐸左

傳虞人以鉞盾夾之史記吳王僚左右皆持長鉞

功臣表張說以執鉞入漢

捫盃談曰王僚被甲三重長戟列侍所以為光備

者至矣何如不赴光之請為得也燕不疑人巢慕

自如凡張羅可待者本嘗不因疑而遺羅者之獲

奈何同姓慈親而橫生之疑也積疑成累雖備可

益若隋文不疑趙王之謀而卒亦全于揚胃之蔽  
此自其有天華耳方胃之扣刀入衛其隋家之舞  
陽乎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八

平定

多方誤敵 昭公三十年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杜在二余知其可也

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林人謂今

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意林言楚執政衆多而意向乖異若為三師以肆

焉杜杜辨猶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

必道敵杜能敵亟肆以罷之林亟數也數勞肆之多

方以誤之林聲東擊西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杜為定四年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九

左傳附注云釋文曰三師以肆一本作肆今案文

十二年河曲之戰云使輕者肆焉注謂肆暫往而

退也與此傳所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意正相類

于義為長

孫子曰佚而勞之

六韜太公曰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衝

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陣便

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

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唐太宗李衛公問答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

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李靖良久曰誠如聖語

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

碁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

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又李靖曰漢成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

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

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

方以誤之之術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十

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

鬼神之無跡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

非所謀也

史記漢王出榮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

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

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臯間且得

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

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

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

獻帝傳曰袁紹將南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後方嚴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也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三十三

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紹不從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魏書初袁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不如志悔無反也紹

不從故敗

載記禿髮烏孤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乞伏乾歸擅命河南段崇阻兵張掖曹氏假恩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崇與我鄰好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慕弘疲于奔命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三十三

人不得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云題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宋書義熙九年高祖與朱齡石密謀進取曰劉劭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節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僖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吳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石齡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此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劉鍾剛恩等攻城詰朝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一

三

至日晏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北史余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齊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又魏中山王英攻縣欽剋之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頌如左右手若剋一關則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易東關易攻宜

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仍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四

三

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又王世克以東都倉盡悉衆詣偃師與李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虞仁基對曰世克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而出以逼東都世克却還我且按甲世克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此單雄信諸將輕世克皆請戰遂大敗



舊唐書契丹入抄營州隋煬帝詔帝雲起護突厥  
兵往討契丹部落啓人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  
雲啓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管相去各一里不得  
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  
馬三令五申之後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統  
干一人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應行股  
獸莫敢仰視契丹本事實突厥情無備忌雲起既入  
其界使突厥詐云向柳城郡欲共高麗交易勿言  
營中有隋使敢漏泄者斬之契丹不備去賊營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五 三五五 畧

里詐引南度夜復退還去營五十里結陣而宿契  
丹弗之知也既明俱發馳騎襲之盡獲其男女四  
萬口女子及畜產以半賜突厥餘將入朝是役也  
雲起用突厥而平契丹行師奇請帝甚嘉焉

又安祿山聞史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  
陽賊亦隨至郭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  
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李光弼  
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  
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

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  
髮跣足奔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  
迎王師

又陸贄疏畧曰脩封疆守要害整蹊隧壘軍營謹  
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  
謀非百剋不聞寇小至則張勢以遏其入寇大至  
則謀大舉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  
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以乘其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六 三五五 畧

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五代史周王朴獻平邊策畧曰攻取之道從易者  
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  
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  
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  
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  
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  
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  
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有也

吳越備史云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  
 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纔三  
 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衆踰越山谷旗  
 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却耳巢  
 前軍二千餘衆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  
 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  
 兵遂起巢兵大潰王謂衆曰此術止可一舉耳大  
 軍必至則衆寡莫敵矣宜乘勝張虛聲以懾之乃  
 進屯八百里地名途次逆旅遇老嫗因誡曰後有兵  
 至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未幾巢兵果至具如所  
 對賊衆相顧曰向止數騎尚不可當况八百里乎  
 遂不犯境王又俟其後軍殺獲人馬而還  
 宋史胡世將問吳玠所以制勝者於吳璘璠曰璘  
 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  
 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  
 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致亂蓋自昔用  
 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  
 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及金人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七  
 三百五十三

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  
 不能相及於是選披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  
 為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  
 兩陣間則璘有不能言者  
 歐陽文忠公集云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  
 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  
 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  
 守虜掠而去可邊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  
 為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此中策也故賊  
 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  
 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  
 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  
 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  
 吾兵分備多而不得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  
 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  
 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餉不勝而盜  
 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  
 其困愈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十八  
 三百五十四

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  
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  
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  
也而賊今方用之

又言西邊事宜狀云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  
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  
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  
者又幾二百皆瀕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  
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十九

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  
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  
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夫而五路大將所謂戰  
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  
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  
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  
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巴  
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其定出攻之  
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

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挽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  
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  
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西鄙夫  
分兵備寨守上我以逸待勞利常在彼所以往

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守者予  
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  
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  
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  
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二十

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  
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  
隆平集太祖常問張永德以下并汾計對曰彼兵  
雖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擾也姑以間謀離  
虜心設游兵以擾其穡事俟其困弊乃可圖耳  
鶴林玉露云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  
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  
敗心不安則遁  
賢奕編云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

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過夜縛藤人數千衣以甲胃  
 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  
 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  
 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  
 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俘為敗走敵乘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  
 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  
 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  
 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  
 及氏兵果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敵不覺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  
 傳以毒藥畧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  
 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素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  
 擣其穴一戰而平

捫發談曰多方誤敵自子胥發之遂為兵家至要  
 蓋非我之誘不能成彼之誤非彼之誤不能致我  
 之勝不過呼吸間坐收奇績信如唐宗云千章萬

句不出此一句也古之善師者以全取勝直是不  
 為人所誤耳彼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者夫誤  
 可使在我不在敵哉

及氏兵果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吳犯歲星 昭公三十二年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杜自此之前雖彊事小爭未嘗用大兵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杜存亡之數不過三紀

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杜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孔疏云十一年傳稱莒弘對景王曰歲在承常言

十一年歲星在承常也又曰歲在大梁蔡復楚凶

謂十三年歲星在大梁也十三年距此十九年耳

歲星歲行一次十二年而行天一周則二十五年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三 三百四十四

復在大梁從彼而歷數之則此年始至析木之津

而此年數在星紀者歲行一次舉大數耳其實一

歲之行有餘一次故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

百四十四年行天一百四十五次計一千七百二

十八年為歲星歲數言數滿此年刺得行天一周

三統之歷以庚戌為上元從上元至襄二十八年

積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歲置此歲數以歲星

歲數一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積終八十二去之

歲餘九百九十以一百四十五乘歲餘得十四萬

三千五百五十以一百四十四除之得九百九十

六為積次不盡一百二十六為次餘從襄二十八

年至昭十五年合有一千八百歲星年行一次年

有一餘以次加次得一千一十四以餘加餘得一

百四十四餘數滿法又成一次以從積次得一千

一十五也以十二去之餘餘次一百四十四周七

個一百四十四年還得刺行天一周也餘七命起

星紀算外得鶉火是昭十五年歲星在鶉火也計

十三年在大梁十五年當在鶉首而在鶉火者由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七

二十四 三百五十四

餘分數滿刺得一次猶如閏餘滿而成月也以十

五年歲在鶉火歷而數之則二十七年復在鶉火

故此年在星紀也於十二次分野星紀是吳越之

分也歲星是天之貴神所在之次其國有福今越

得歲星故吳伐之則凶也吳越同分而云越福吳

凶者以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鄭玄云天文分野

斗主吳牽牛主越此是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

案史傳所云吳越同分不言於次舍之內更復分

星姜氏任氏共守玄枵復以何星主齊何星主薛

也且據三統之術星紀之初斗十二度至於牽牛  
初度乃為申耳十五年餘分始滿則此年之初歲  
星初入此次伐越在夏未得已至牽牛鄭之此說  
為妄之甚也

孝經鉤命訣曰歲星守心年穀登

尚書攷靈曜云木星所在國不可伐而可以伐人  
超舍而贏退舍而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妖

說文云歲木星也越歷二十八宿宜徧陰陽十二  
月一次從步戌聲律歷書名五星為五步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二十五

廣雅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

星經曰歲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冀或主霍山

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

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恒山冀州幽州并州歲

星主角亢氏房心尾箕箕或主鬼柳星張翼軫鎮

星主東井太白金奎婁胃昂畢罈參辰星主斗牛

女虛危室壁

杜牧孫子註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  
之反受其殃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于東

井秦政暴靈失歲星仁和之理遺歲星恭肅之道

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

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明年

豐人安君尚暴靈令人不便則歲星失色羊角而

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

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閭

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為極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

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

漢英獻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英獻退移三舍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二十六

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為善星不福無道太

為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

天元玉曆祥異賦云歲星為福其占在春白無光

風雨摠至赤有角早暖旱臻色黑有非時之冷色

青為應侯之溫初出小而日益大國利之本初出

大而日漸小國耗之因去其舍而所去之國為兵

為饑失地之害之他舍而所至之地為慶為樂得

地之忻未當居而居當去而不去者皆為福慶未

當去而去當居而不居者其國凶也所衡之方

有殃咎所在之國可以伐人又曰東方歲星名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圓明所在分野莫與之爭觀象玩占石氏曰歲星順行列宿者喜也逆行有所凌犯皆為凶災又曰歲星順則兵宜進逆則兵宜退歲星逆行其國不可以戰又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入陰內事逆逆行入陽外事逆逆行則五穀不登有逐臣却萌又曰歲星逆行當避而疾一次二次則主人驚走社稷危天下兵起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玉海三禮義宗曰歲星為陽太歲為陰今曆太歲

不與歲星合辰大衍曆議曰太初三統曆歲星十二歲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建極麟德曆七周天超一次以推漢魏事尚未差曆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曆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記注以推求平黃初間事遠者或差二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 陳氏曰步五星之法莫難於火莫易於木雖見伏留行逆順遲速五

者皆然而前後之數惟火為多端木謂之歲者以一暮一次十有二次而周天指諸掌而可定也夫以易推之星而見於左氏史記二家之所載則有甚難曉者焉袁二十八年其在年表則丙辰也歲在星紀而溢於亥枵非梓氏之云乎辰而在丑巳而在子矣越三歲而戌午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非禪龜之云乎午而在亥未而在戌矣逮昭之八年丁卯也今在析木之津非史趙之云乎卯而在寅矣故杜預於袁之十八年丙午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釋董叔天道西北之語而知其歲在亥常承常者

何亥之謂也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星右轉居丑單闕歲在卯星居子執徐歲在辰星居亥大荒落歲在巳星居戌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矣如司馬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矣以次推之皆不同焉 程氏曰按三統曆法歲星一年而行一次一次分為一百四十四分其實歲星一年而行四十五分然則每歲而剩一作一分一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所以每一百四十年而超

一次也

虎鈴經五星統論云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天也

史記陳餘襲常山王張耳張敖走念諸無可歸

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王又強立吾吾欲之

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其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

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後必屬漢耳走

漢

在氏兵星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魏志註夫得歲星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歲在鶉

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有漢之

分野也今茲歲星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

瑞應並集來臻四方歸附襁負而至兆民欣戴咸

樂嘉慶 又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為

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

星行歷十一次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

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

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歲之所在即

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武七年歲在大梁武皇始

受命為時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建安

元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

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

也子者滋也聖命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

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天下布德于

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

韋衛居其地亦在承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

也今十月斗之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始魏以十

在氏兵星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且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

載記石季龍將伐燕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

星所中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為肥

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慕容就遣子恪師胡

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

又符堅欲有事于東南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

可伐也堅曰往年車駟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

幽遠非汝所知弗從果敗



晉陽國志云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今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

南史沈攸之於廢帝之殞欲起兵問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平出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魏書世祖議擊蠕蠕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苟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祖意不決乃召崔浩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曹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

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于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于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願陛下勿疑後破蠕蠕果如浩量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北齊書陳將吳明徹來寇帝敕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王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巳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聞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車馬突圍僅而獲免隋書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變法令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于景子至今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顛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鴉火以歲又云周武王克

商封胡公滿于陳至魯昭公九年陳災裨靈曰歲  
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為火  
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歲左行歲  
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偽虞運畫  
語逆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歲火德而王  
國就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  
首申為鶉沉酉為大泉既嘗周秦晉趙之分若當  
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功以今量古陳滅不疑  
舊唐書夏侯端知玄象說高祖曰金玉休搖動此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實沉之次高  
祖果應之

又薛仁貴大非川之敗嘆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  
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所以敗也

宋史張永德明天文術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邊兵  
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  
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及值歲星對逆兵家大  
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眾始歎伏

附絕越外傳記軍氣篇云一五九西向吉東向敗

亡無東二六十南向吉北向敗亡無北三十七十一  
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  
亡無南此其用兵日月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  
大歲上物卵也始齒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  
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三十四

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雞關之祥多貽蟻  
附之因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  
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  
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兩  
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也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  
業削樹而斬靡洧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  
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柳唯計  
沮垓下悲歌實隋利印若以益資嚴勝不事良圖  
則長平盡坑固項恒濟襄城無唯亦可常保是知

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遭小數

困學紀聞曰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

文忠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

聚非晉之郤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

又云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太歲為陰左行于地十

二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

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

玄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

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子五

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一百二十餘年

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魏平

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

容齋三筆云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

土為惡故有盡忌火星夜忘土之語上鎮星也行

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

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丰識者

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早

金兵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于此不為

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單起大金水尤甚木土軍

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

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

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也速福薄

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土異豈非國家休

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捫蝨談曰綜諸家之論觀之乃知相時伺釁雖期

萬全持危定傾祇在呼吸趨避何容拘焉如曰歲

星所在必不可如吳之犯必當如周之逆是皆一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七

子六

隅之說非通論也

觀春秋傳凡言占候輒以歲所在為福所衝為殃

故師曠梓慎裨竈之徒以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

歲在越而吳不利歲淫玄枵而宋鄭饑歲棄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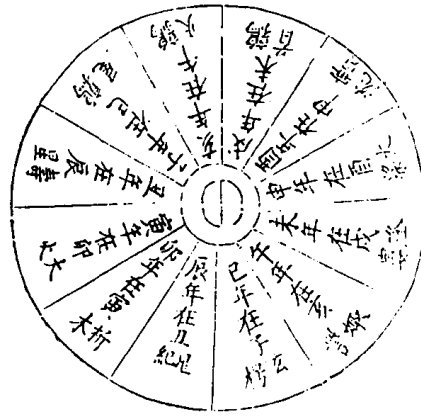
而周楚惡歲在承韋而蔡禍歲及大梁而楚以鳴

列解亦云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饑歲乃

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然則轉

移象緯亦顧主德何如耳

歲星之圖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子 一 四

隱元年歲在承韋一名陬訾之口歲十八年天

桓元年歲在玄枵昭十年歲在顯頤之虛

莊元年歲在鶉火二十三年超在實沈

閔元年歲在大梁

僖元年歲在鶉首

文元年歲在降婁

宣元年歲在壽星

成元年歲在降婁

襄元年歲在壽星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滿于玄枵三十一年歲在陬訾之口明年乃

次降

昭元年歲在大梁八年火越曰今在析木之半十五年有事于武功之歲合在鶉首而超居鶉火二十三年恭復楚凶謂大梁也三十二年越得歲在星紀

定元年歲在玄枵

哀元年歲在大梁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子 一 四

請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林富辛石張皆周大夫請城成

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故王畏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杜俾使也兄弟謂子

謂晉侯朝也伯父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謂

無日忘之杜念諸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伯父若肆大惠

復二文之業施周室之憂杜肆展放也二文謂又侯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林以固其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

德焉杜作成周遷庶民以為京師今我欲徵福假靈

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

屏晉之力也杜登賊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

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杜微而伯父有榮施先王

庸之庸功也先王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

不如城之天子實云杜云欲罷雖有後事林謂城之

變異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

之事

之不務而又馬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杜伯音

舒與音預舒音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

侯遲速杜哀差也序次於是馬在杜在周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奉盟且令城成周杜尋平魏子南面杜君衛彪僕曰

魏子必有大事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杜彪僕

天犯君位以令成周之大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杜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

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彌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即上計夫數計所當成揣高卑林皮高曰揣揣度厚

薄伊溝洫杜度漢曰伊林度量本木厚物土方議

邇杜物相也相取七量事期知事幾計徒庸知用幾

慮材用知費幾書餼糧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林

諸侯使屬後賦丈賦所當城丈尺書以授師師

夫而效諸劄子杜效韓簡十臨之以為成命林韓

不信杜臨履其事以命

汲冢周書作雜解云周公作大邑成周于上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

于剡山以爲天下之大濠

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之中遂築新邑營

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

帝王世紀云初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成周

小不愛王都故壞狄泉而廣之

又曰狄泉本殷之墓地在成周東北余城中有殷

王冢是也

後漢書雒城周時號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周

公時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曰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門北城門名乾祭

輿地志成周在城東故曰東周

晉太康地道記曰王城去洛城四十里城內南北

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

畝三十六步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

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

華延雋洛陽記曰陸機所謂洛陽城即成周也後

漢魏隋並都于此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俗傳亦

曰九六城

王海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

東周者洛陽也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左氏第

言子朝既逐王入於成周故王請城成周之辭亦

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

之總名

春秋圖說云王城有二河南故周都謂之王城僖

十五年晉陰飴生會秦伯盟于王城秦地也在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同州

三輔黃圖云漢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宮城

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

小至惠帝更築之按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城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三

十日罷城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六月發徒

隸二萬人常役至五年復發至四萬五千人三十

日乃罷九月城成高三丈五尺下濶一丈五尺上

闊九尺雉高三版周四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

此為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

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令赤如火堅如石父老傳云盡鑿龍首山土為城水泉深二十餘丈樹宜槐與榆松栢茂盛地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

杜氏通典凡築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濶

在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狹以此為準料功上濶下加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濶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七二及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也負

僅並計之大功之內  
宋熙寧八年九月癸酉僉脩都城元豐元年十月丁未告畢詔知制誥李清臣記之曰以三歲之績

易數百年因循之陋崇墉迄然周五十里一百六

十五步橫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堦堦七尺堅若埏埴直若引絕惟我汴京氣象宏偉平廣四達岡阜繚轉隱磷地中若龍盤虎伏晚而四擬霏烟屯雲映帶門闕望之者知其為天子之宅周世宗廣而新之逮此百二十有五年聖主營於無為圖於弗用取羨卒共其力兵不喻一萬分部者六板幹遞遞畚鍤貫序創機輪以登土為鐵疏以固溝肇於丙方環於四決人不及計士不及議

在氏兵畧卷之二十七

四十二

而城以全新奏矣

龍川別志云元昊末順契丹要求無厭范文正公以為憂乞城京城以備狄衆惑其說惟呂許公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遷城京城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擾矣乃議建北都因脩其城池增置守備識者題之

留青日札云漢高祖以成卒妻敬之言都長安既十二年尚不城至孝惠元年春正月乃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

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連罷六月又發徒隸二萬人  
城長安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男女十四萬五千  
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是帝王之都  
十二年無城始終五年而成

桐桐談曰洛邑之作周召所相度而經營者豈不  
屹然為帝王萬世業而敬王之請彌牟之營何為  
者也以惡黨在王城輒思棄王城避之藉成周城  
矣更有稱亂如子朝者又將何地城乎吞舟之  
魚湯而失水螻蟻得志焉失所據也周之東遷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七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七

之南渡並以踏敵不振吁可鑒哉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巡檢四川華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檢四川監察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

宛陵徐騰芳雲卿

吳子誘楚 定公二年

桐叛楚北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

鳩楚曰以師臨我我舒鳩誘楚我伐桐為我使之無

忘其伐桐也傷若吳楚師之臨也而為伐其叛國林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

伐而潛師於曾杜貴欲冬十月吳攻楚師於豫章敗

之豫章楚不忘吳故敗遠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史記齊趙魏及漢與楚和漢王使酈生說魏王豹

豹不下以韓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

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軫、度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銚渡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

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後漢書賊帥韓忠攄死拒朱雋雋兵少不敵乃張  
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  
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又馬耆國有葦橋之險王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  
入國班超更從它道厲度由葦以上為厲由勝七  
以下為擇堯見爾雅七

月晦到馬耆去城二十里正正當營大澤中廣出  
不意大恐

魏志青龍中吳園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

李氏果

年

子

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湏集擊之劉  
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賊其  
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  
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羣前發揚聲進道  
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騎鼓曜兵城  
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  
斷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夫帝從之兵比至  
合肥賊果退還

又胡人追田豫到馬城圍之十二里豫密嚴使司

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  
往赴之豫將精卒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  
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  
里僵死蔽地

晉書公孫文德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  
北六七十里以拒宣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  
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地與賊營相逼  
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

李氏果

年

子

子

周書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楊樹  
將謀取之先遣奇兵急攻汾陽橋榮祖果盡出城  
中戰士于汾陽橋拒守其夜樹率步騎三千從他  
道濟遂襲克之  
捫子璉談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漢淮陰陳  
船略晉伏兵夏陽與吳人見舟豫童潛師圍巢後  
先如一轍昔人云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淮陰豈  
徒拳勇者流哉即謂之善用左氏也亦宜

楚楚

伍負謀楚定公四年

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死也杜在昭二十七年○負音

云伯氏之族出杜卻伯州犂之孫詬為吳太宰以謀

楚楚自昭王即位林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無歲不有吳師林白

軍以從楚立始為三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林唐侯不書兵屬於吳

舍舟於淮此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

與楚夾漢林豫章漢江北地名吳自左司馬成謂子

常曰子浴漢而與之上下杜公綠也我悉方城

卒以兵擊春之二十八年

吳死

外以毀其舟杜以方城外還塞大隧直轅冥死杜

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杜黑楚武曰吳用木也我用革

也不可也林吳用木為兵推鈍我用革不如速戰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杜史皇楚大夫若

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杜城口三隘是獨克

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

大別杜為賈漢水至大別南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杜知吳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楚

楚死

國安寧則未知其政事有難則逃避以子必死之初

罪必盡說林言致死以克吳可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於柏舉杜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死杜楚其臣莫有死志林君之視臣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林言古書所謂人臣之道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杜以吳從楚師及清蔡杜清蔡將擊之

夫槩王曰因獸猶聞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闕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

從之敗諸壘五戰及郢林楚師將為食吳人迫而

走不陳故不在戰數杜奔食食者已卯楚子取其

妹季芊芊我以出林世族諸季芊芊我皆平王女也

羊面爾涉睢杜睢水出新城昌繩縣東南鍼尹固與

反楚姓杜楚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

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楚大燧燧象也

謀

辰吳入郢以班麇宮杜以尊卑班次子山處令尹之

宮杜子山夫槩王欲攻之林夫槩王子山叔父懼而

去之夫槩王入之杜入今尹官也言吳左司馬戌及

息而還杜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

穀梁傳云子胥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

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

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

於楚有美棗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

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

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

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

為是興師而伐楚

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子胥行至吳徒跣被髮乞

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

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

平王殺其臣伍子胥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

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

胥入吳王下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

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

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避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

骨者唯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

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

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

三年大得吳眾闔廬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

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

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撻管平王之

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

子也

玉海括地志石城山在申州今信陽鍾山縣東南二

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

此其一也左傳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

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龜隘之塞而攻楚楚世

家楚人對頃襄王曰涉鄢郢而待秦之倦也戰

策莊辛曰穰侯受命乎秦王填毘塞之內而拔已  
乎毘塞之外蘇代曰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  
于楚歿均陵今均州塞毘阨徐廣注云或謂冥今江  
夏鄆縣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有平靖關蓋  
古鄆縣之阨塞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名齋討山賊賊中有善禁  
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接弓弩射矢皆還自  
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  
者可禁蠱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蠱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三百四十一

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  
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  
盡捉楛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  
軍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魏書朱天光率諸軍入隴至賊帥王慶雲所居  
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奔趨西城城中無水眾聚  
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及万侯道洛欲突出死戰  
天光恐失賊帥檣未已及遣謂慶雲曰力屈如  
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辰

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  
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  
飲賊眾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  
各長七尺至黄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  
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  
長梯于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  
不覺至槍所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槍獲餘眾  
皆出城南退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  
窮乞降至明盡收其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九 三百四十二

舊唐書李嗣業從高仙芝深入吳地路隘人馬魚  
貫而奔會跋汗那兵眾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  
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又安祿  
山反肅宗詔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  
先鋒以巨楛首闢賊值必崩潰  
前子云魯人以楛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  
制不同者楛用俯飾不可不異也  
孔疏禹貢云嶠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  
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孔安國云三澨水

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如彼文大別在江北小別當近之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也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土地名大別小別皆闕不知所在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傳曰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及在安豐也 五戰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也柏舉也清發也此已五矣若復數雍澁則為六矣傳例皆陳曰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

左氏兵中卷之二十八

不暇為陳故不數也

楚九不仁

晉書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札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札敗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行不待命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真將軍也吳伐楚夫槩王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

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

戰候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何

氏曰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

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燬

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室道邊也謀無適從而

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猶虜與韓盧而

求獲狡兔者何異焉 劉寅曰大將有能而國君

不制御者勝如夏侯惇有大帥之畧而曹操假以

節度便宜從事是也若夫將帥不能人君必當按

左氏兵中卷之二十八

以成筭如後魏大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致勝

遠命者率多致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

畧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是將不能而君

能又安得不御之

尉繚子曰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

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

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

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

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已授斧越  
越與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  
親操越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  
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  
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  
獨見而遠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  
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  
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八

十二

三百四十二

文

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  
斧越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  
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  
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  
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敵于前無君于後是故智  
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戰勝于外功立于內吏遷上賞百  
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  
安寧武王曰善哉

唐太宗李衛公答問李衛公曰正兵受之于君奇  
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  
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  
將所自出者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  
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庶  
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  
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  
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八

十三

三百七十五

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  
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易水旁者  
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蓋其淺者  
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  
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  
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白虎通云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  
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  
唐子云將者專命千里總帥六師攻如電擊

風行

史記周亞夫為太尉會兵萊陽吳方攻梁梁急請  
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  
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從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  
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  
太尉終卧不出吳兵乃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  
破之

漢書馮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十四

三百七

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袞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

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

奔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庶頗李牧

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唐曰臣大父在趙時

為官帥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

人也上既聞庶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

悅聞頗牧之廼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庶頗李牧

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陛下雖有

庶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曰公衆辱我獨亡問處乎師古曰何不問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

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

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

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十五

三百七

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三千匹百

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

滅澹林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

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頗聚

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

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服虔曰

也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

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

盡家人子起田甲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舟曰尺

軍令伍符軍士五  
五相保之符信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

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

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

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

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

戰之士也

又馮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一

十六

首詣長安諸國悉平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于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下

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

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

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

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

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

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

尉

又趙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初畧者解散

虜謀傲極廼擊之天子以書勅讓充國充國既得

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廼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

書擇羗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

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羨陛

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寇楊王此羌之首帥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名上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為

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

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

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

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

魏志太祖擊袁譚袁尚于黎陽使李典與程昱等



以舡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  
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舡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  
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  
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  
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又文王使監軍衛瓘喻鄧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艾重言曰衛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伏至于  
承制拜候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  
蓋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十八

三百四十四

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  
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  
節終不自嫌以損國也鍾會吳烈師纂等皆白艾  
所作悖逆變象已結詔書檻車徵艾

魏書時母丘儉文欽作亂王基欲進據南頓言于  
景王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方今外有強寇內有  
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  
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

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守壁壘以  
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  
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  
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  
晉書武帝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羗虜通涼州  
者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  
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  
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十九

三百四十五

北史魏晉王伏羅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  
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  
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  
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  
也遂間道行至大毋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  
延子拾賈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  
魏書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辛雄  
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趣葉城別將裴  
衍西通鴨路衍稽留未進或師已汝濱北溝水  
故或慮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裴衍未至王

士眾已集蠻左右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傳或軍令遠赴擊賊賊聞之果自走陸宣公奏議曰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于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間之詞有合奉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八 二十 三十五

動休協變通制備者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樹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慮然後可以扞寇讐護昨庶蕃畜牧開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國象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節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垂當此之謂

宋史李繼隆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表繼忠慷慨請出師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

寇萊公遺事云公在軍中詔令多有所不從及平謝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事成之速哉上笑曰卿頗爲誰其君臣相得如此

何太復論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三十六

獨任者事成之率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騏驥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孫子曰窮寇勿追 劉賓曰窮急之寇不可追之  
迫之反為彼所敗若夫騃王謂困獸猶聞不容闔  
閭迫楚師趙克國遇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克國  
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虜果赴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魏志劉表遣兵救張繡以絕軍後曹公將引還繡  
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  
迫我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眾破繡必矣到安  
眾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  
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  
許首或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逼吾歸  
師而與我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晉書劉曜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  
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  
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  
軍互整陣素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因獸猶聞况于  
國乎染曰以司馬揆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

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禽之而後食晨車精  
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

魏書封敕文謂果會謀欲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  
于東城之外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陳飛梯騰塹而  
走敕文先嚴兵于塹外拒關從夜至旦敕文謀于  
眾曰因獸猶聞而况于人賊眾知無生路人自致  
死必傷士眾未易可平若問其生路賊必上下離  
心剋之易矣眾咸以為然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北齊書斛律羨舉從高祖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  
議進取之計羨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若欲  
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因獸若不與其  
戰而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  
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于軍門矣諸將議有異  
同遂戰于渭曲大軍敗績

周書赫連達從大將軍奚達武攻漢中梁宜豐侯  
蕭循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  
府賀蘭頌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  
而獲城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食其財帛窮兵

極武仁者不為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聞則成敗未可知况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武曰公言是也

舊唐書張孝忠與朱滔合兵破李惟岳惟岳遁歸

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忠孝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

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于朱司徒相信至

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來

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因獸猶

聞緩之則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威耳朱滔屯

束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

忠孝所料

左傳附註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

而戰矣何得教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

自栢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澁亦在其教但傳文高

簡舉其大畧耳

孫子曰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濟而擊

之利何氏曰如春秋時夫驪王曰半濟而後可

半濟而後可擊

擊是也

吳子曰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旁登高曰望必得

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

絕水半渡而薄之

蜀諸葛亮曰水上之戰不逆其流此兵之利也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

守成皋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

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

下之漢果數挑戰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

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答長史欣皆自剄沉

水上

又楚將龍且與韓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厲

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

還走龍且喜逐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後漢書公孫伯珪擊黃巾奔走渡河伯珪因其半

渡薄之賊徒死者大半

魏志郭淮在漢中蜀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  
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  
弱而不足以挫敵昔箕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  
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

隋書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率九軍三十萬五千人  
至鴨綠水會乙支文德僞降述見士疲地險因其  
詐而還半濟鴨綠水賊擊後軍于是大潰不可禁  
止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

舊唐書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侵肅州欲南入吐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谷渾公孫武建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  
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擄之于珠恢河又命軍士于  
上流以楸渡兵擊其餘衆賊半濟兩岸夾攻之斬  
溺畧盡

又太宗討劄黑闥阻洛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  
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  
鋒黑闥城中糧盡太宗度其必來涉戰預擁洛水  
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  
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

衆大潰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  
死者數千人

又李密之叛將出山南盛彥師請以數千之衆邊  
之遂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至令子弩者狹路  
乘高刀楯者伏于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  
子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  
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  
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  
口我自後迫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八

二十七

言州本

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  
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  
之密兵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

唐書薛萬均與羅藝守幽州寶建德率衆十萬寇  
范陽范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  
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  
之敵若渡水文兵請公精騎百人伏于城側待其  
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又回鶻入寇郭子儀遣子晞以五千人襲之晞以

兵少須養侯賊半濟乃擊斬五千級

附魏書車駕南征至鍾離師回詔楊播領步卒三

千騎五百為表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象大至舟艦

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陣南岸身自居後諸

軍渡盡賊象遂集于是圍播乃為圍陳以禦之身

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

高祖北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

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

賊莫敢動遂擁象而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子九

及郢

水經注郢城西南有赤坂置下有瀆水東北流

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

孔疏賈逵云燧火燧也禮有金燧木燧皆取火之

物故以燧名火也說文云象長牙鼻南越之大獸

也南州異物志云象身倍數牛而目則如豕其鼻

長七八尺其所食物皆鼻取之性馴良為人所養

夷人服象之史記大宛傳曰身毒國其民皆乘象

以戰是象可調馴楚近南邊故有此象王將涉睢

吳師來偪故使以火擊象尾令突吳師使驚馬却

之執燧象者既繫火于尾執而率向吳師乃放之

史記燕將攻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緇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

于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

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所觸盡死傷

後漢書皇甫嵩朱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嵩

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

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

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八

子九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

也其夕遂大風蒿乃約勒軍士皆束苜蓿使銳

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

奔其陳賊驚亂奔走

又楊琬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獮賊相聚攻

郡縣賊衆多而琬力弱吏人憂恐琬乃特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

為兵車專鼓子弩刻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

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之

馬驚奔定賊

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  
逐斬傷無數象其渠帥郡境以清

吳志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諸將皆以相持久擊

之必無利陸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

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

沮計不復生倚扇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

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

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遂率諸軍

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

李氏兵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竊逼請降備升馬鞍

山陳兵自統選督諸軍四面蹙之士崩瓦解死者

萬數備因夜追襲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

帝城

江表傳赤壁之戰黃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灰

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于

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

舉火曰諸校使軍兵齊聲大叫曰降馬曹操軍人

皆出營立觀去此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

往舡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舡延及岸邊營禁周  
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  
退走

晉江道擊姚襄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

不精而衆少于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

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鵝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群

鵝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

遂敗

北齊書王琳兵東下陳遣侯安都等拒之侯瑛等

左氏兵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

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瑛等徐出蕪湖礮其後

比及兵交西南風驟為瑛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舡

者皆及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士投水死十二三

其餘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通典云火兵以驍騎夜樹枝縛馬口人負束薪束

鹽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

靜而不亂捨而勿攻火獸以艾爐火置瓢中瓢

開四孔繫瓢于野指麀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

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  
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  
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  
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烈矢端  
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劉寅曰論者謂火攻為下策然自戰國以來詭詐  
相尚而用之者多矣陸遜火其營黃蓋火其舟江  
追繫火鷄足以燒羗衆田單繫火牛尾以焚騎劫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後周時段韶火弩攻破柏谷後漢時皇甫嵩縱火  
攻破黃巾此皆以火而取勝者也

中興戰功錄云紹興三十一年逆亮欲泛海襲浙

江上曰李寶循海道來歸必能辦事令督護平江

海航寶請徙守江陰從之虜已圍海州寶塵兵奮

擊虜引去招納降附聲振山東乙丑至膠西虜已

泊舟唐島明日過山薄虜虜驚迫失措命熾火箭

環射之箭之所至煙焰隨發延燒數百倖大漢軍

三千餘

附北史魏于謹伐 江陵隋皇考為前軍屯江津遇  
其走路梁人來刃 于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  
走江陵平

隋書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  
守險對方擊走之 師次閩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  
盛陳旗幟擊金鼓 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  
乘巨象四面而至 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  
王師力戰賊奔于 柵因攻破之

宋史文彥博之征 王則也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三十一

由地道入衆登城 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  
還攻之賊大潰開 東門遁

又王德與秀州水 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潰他

日餘黨復索戰謀 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

可一不可再今不 知變可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

陳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返奔賊衆殲焉

們盡談曰孫子有 言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

也夫禦王所謂行 不待命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

戰無戰可也夫禦 王所謂因戰猶聞是也童子亦



謂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  
臣蓋皆以能將而操不御之權者將誠以此道將  
兵君能以此道將將其何戰不克哉晚世以文法  
御將動見掣肘蓋以不如是則君權不一而於以  
責奇功於九塞不幾矣

燧象火牛火鷄 如也顧田單以火牛取勝而後

人效之者卒以 奴誰謂古法可蓋泥哉孫子火

攻篇媿媿著戒而篇末復云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蓋示以不得不用而非所恃以常用之具也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乞師救楚 定公四年

初伍負與申包胥友 杜包胥 楚大夫 其亡也 林伍負出奔吳 莊昭二十年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杜復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承長蛇以荐食上國 杜岸數也言吳 貪管如蛇承 詹始于

楚寡君失守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于君疆場之患也 林吳有楚 則與秦鄰 遠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 杜與吳共 分楚地 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 杜撫存 伯也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杜伏

猶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

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杜詩秦風取 其王于與師

脩吾戈矛與子偕行 杜偕 與子偕行 與子偕行 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 杜無衣三章 秦師

乃出 杜為明年包胥 以秦師至張本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 杜五百乘三萬人 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 林道猶法術也言我 未致吳之法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杜稷沂 沂楚地 吳人獲遠射

于柏舉 杜遠射 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 杜徒 徒楚地 以從子西敗吳師

千軍祥杜 欽七月子期于蒲城唐杜 九月夫

栗三婦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杜 奔楚為

堂谿氏杜 吳師敗楚師于壘澧秦師又敗吳師

吳師居麋杜 子期將焚之杜 子西曰父

兄親暴骨焉不能収又焚之不可杜 吳

可并杜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杜

楚杜 復楚則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于公婿之谿杜

吳師大敗吳子乃婦閻與罷閻與罷請先遂逃

歸杜 與罷大夫請先至吳而逃婦言杜

戰國策莫敖子杜 對威王曰昔吳與楚戰于柏舉

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蔡員勃

蘇曰吾被堅執杜 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

奔諸侯于是羸杜 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躡穿滕秦

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

得告水漿無入口瘖而痺悶旌不知人秦王聞而

走之兇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

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蔡員勃蘇對曰臣非異楚

使新造整杜 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

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

亡且求救秦王杜 今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

罪一士杜穰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

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

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瀟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

社稷者蔡員勃蘇是也

史記伍員與申包胥為友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

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于胥求昭

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

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于胥曰子之報讐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

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僂死人此豈

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吾謝申包胥曰吾

日墓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

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廷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

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

吳兵于穰

左傳卷之二十

左傳卷之二十

吳越春秋申包胥亡在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  
 報仇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似  
 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  
 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于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  
 之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  
 裳裝膝鶴倚哭于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柏  
 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柏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胥  
 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大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  
 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三十八言

漢書刑法志云楚昭王遭閻廬之禍國絕出亡古  
白謂定四年吳入郢楚子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  
出涉淮濟江入于雲中也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其賢也相與從之  
 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秦人憐之  
 為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滿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併力遂走  
 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劉向新序吳敗楚兵于柏舉遂入郢申包胥赴秦  
 乞師倚于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  
 日七夜秦哀公乃出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昭王復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 三十九言

且柏公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  
 臣若斯者其亡有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  
 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於  
 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  
 取分焉若楚遂亡于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士也願  
 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  
 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  
 未獲所依臣何敢即安復立于庭倚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悲涕即出師而還之

若分勝之滅而欲記恨醜類無乃殆哉

又溫嶠鎮武昌未幾蘇峻反嶠屯尋陽嶠奉陶侃

為盟主于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麗泣

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

宜增軍討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昔包胥重跖

致誠蘭相如索劍秦庭滅洪登壇歃血况今居台

鼎據方州者哉

南史隋師濟江樊猛督所部赴援聞臺城不守乃

舉哀素服藉藁不食嘆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个

四十一

兵綠江拒守

潛菴子曰申包胥本楚王之孫與國存亡固其分

也痛社稷丘墟又越在草莽倚秦庭而哭者七日

哀公念其忠憤為之出師然猶未已也因走越說

勾踐竟滅吳未幾楚寧而逆賞君子比諸魯仲連

陶朱公云

困學紀聞云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中也有楚破矣

請秦師以却共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

也入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韓王或

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似二也楚

軍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其相似三也自

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國復興而韓

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則仲矣我思古人唯漢諸

葛武侯可以繼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志一也

若梁之王緄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

矣不當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其亡

而復存者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負而

不傳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于華所

左氏兵略卷之二十个

四十一

云蔣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紛員之裔楚之同姓

歟淮南脩務訓亦與子華之言同所謂莫敖大心

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馬成也成者

葉公諸梁之父也諸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

老于葉其間包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捫蝨談曰傳云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信哉楚自

莊王狎主齊盟稱強已非一日而伍胥覆之包胥

興之平生之言特若左券蓋各行其志而以楚國

弄之股掌間也士諫足畏矣第倒行逆施者泄然

毒之私痛哭秦庭者出忠憤之激其既也一辭賞以全高一被託以殞命夫亦各成其是乎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

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護錫玄甫輯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令尹喜敗定公六年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縈敗楚舟師杜終縈闕歷子大

獲潘子臣小惟于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

懼亡于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杜陵師陸軍林以上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別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于是乎遷

郢于鄢郢林改鄢為郢故曰遷而改紀其政林改其政

其政而以定楚國傳言楚賴

越絕書閻廬見子胥曰收問舡軍之備何如對曰

舡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舡橋舡今傳軍之教比陵

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重車小翼者

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舡者當

陵軍之行樓車也樓舡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

比史崔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

材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破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  
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  
天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具下往復不尅  
延伯曰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  
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  
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  
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救如請

魏志曹公與張繡戰軍敗公謂諸將曰吾知所以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二

三百四十四

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

又曹純督虎豹騎從太祖圍南皮表譚出戰士卒  
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  
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  
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  
隋書周武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為賊所窘左右  
皆戮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宇文忻勃然而  
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棄勝逐北以至于此  
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  
懷大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  
成柰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  
捫毳談曰勝敗兵家之常也人情誰不喜勝顧有  
憂勝者亦誰不憂敗顧有喜敗者彼其識量超軼  
固未易測也藉能以喜敗之心轉敗為功復以憂  
勝之心持之則庶幾哉常勝之家矣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三

墮伏待魯見公七年

齊國夏伐我杜齊陽虎御季桓子公欲處父御孟

懿子杜慶父孟氏家臣成卒公將宵軍齊師林將乘

齊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林墮毀其軍以誘敵處父

曰房不圖禍而必死林言陽虎汝必當死而女也苦

夷曰虎陷二子於難杜苦夷季氏家不待有司余必

殺女不待魯之有司討於虎懼乃還不敗傳言性臣

鬼谷子云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為熊之擊搏先伏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四

後動驚啄則經偃鷹捕角彌截殺機也

北史魏費穆討蠕蠕遁走穆乃簡練精騎伏于山

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覓見俄而競

至伏兵奔擊大破之

魏書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渡渭水攻圍趣柵余朱天光遣賀拔岳率騎千餘

馳往赴救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五十

以為一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

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

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

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走遁賊謂岳

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

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縱

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

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

悉投為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五代史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

餘里德光先遣人告石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

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

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張敬達陣于西山

契丹以羸騎三千韃韃木韃人馬皆不甲冑以趨

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陽伏發斷唐

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

晉安契丹圍之

又譚全播遣盧光稠弟光睦攻湖州光睦好勇而

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

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

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嚴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救萬攻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處詔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嚴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于城南告嚴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嚴急追之伏兵發嚴遂大敗

又唐任園討李紹琛于漢州張礪請伏精兵于後以羸兵誘之紹琛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發大破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六

宋史韓絳將取囉兀城命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

新路公弼曰虜必設伏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

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遇伏

又紹興間京師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衆皆

河朔人驍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

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

郊距郡城二十里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

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破之伏起追襲至秦嶺遂

復乾祐縣

捫輿談曰墮伏之計試而輒驗者什居八九或試而不驗惟是敵人先覺不至投窬中耳處父苦夷則皆先覺齊謀僅而獲免者也藉令二子力不制虎必且往遺之禽矣故善師者必以虎之不圖為戒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七



魯無軍政 定公八年

皆坐列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杜其門士皆坐列杜言無

高子鈞

曰顏高之弓六鈞杜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皆

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

之與一人俱斃杜于鉏齊人斃也偃且射于鉏林顏高雖為

射杜在地中杜于鉏死林見顏息射人中肩杜

人魯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林言志射其日乃誤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杜往魯人其兄會乃呼曰猛

也杜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舊唐書

實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兵士饑倦皆坐列

又爭飲水遂巡欲退太宗曰可擊矣親率輕騎追

而誘之衆繼至建德巡師而陣未及整列太宗先

登擊之所向皆靡

玉海云涿州之戰陣場既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

部隊萬口傳叫囂聲沸騰乃至輒亂塵驚莫知攸

往矢石未交竒正先亂嗚呼軍政如此孰救七

孔疏云計六鈞有一百八十斤合為二千八百八

十兩於量為重兩斛八斗八升計今人用弓此亦

未為疆夫而魯人傳而觀之故杜以為古稱重故

以為異強 釋言謂斃也孫炎曰前獲曰仆吳

越春秋稱要離謂吳王夫差曰臣迎風則偃背風

則仆仆是前獲偃是卻倒此顏高被擊而仆乃轉

而仰且射于鉏循死言其善射之功能也

周禮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

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

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

者三謂之九和註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

被筋而勝三石引註謂若幹勝一石加兩而勝二石

之中三尺地其弦以經緩探之每加物一石則

一尺故者勝或作稱謂之不勝無負也 九和之

與幹權第三倅膠三鈔絲三卸漆三對上工以有

餘下工以不足註謂平也倅猶等也角幹既平筋

未聞為天子之子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子合七

而成規大夫之子合五而成規士之子合三而成

規註材良則子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士服

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註人各以其形大小服此弓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人之情性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足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註言濟不足者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教茶其人安其弓古文舒假借字脚同農云茶讀為舒其安其弓從速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其人危其弓危其矢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註愿怒也三疾不能殺而去中言矢行長也長謂過去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十

三百七十五

遁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為良

弓

說文弓以近窮遠象形古作揮作弓周禮六弓王

弓孤弓以射韋楛質夾弓庾弓以射豕豕鳥獸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武經總要教弓法云昔唐王瑊教射二篇多言射

之容止射戰陣所急今掇其切要可施于兵家者

凡矢量其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肢體

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故曰莫患弓軟服

當自遠莫患力贏常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射必先學持滿須自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于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為術成矣或界之于高山或置之于深谷或曳或擲使其的縱橫前却不失所準乃可以射禽與敵凡弓惡左傾箭惡直懦願惡傍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傾此射法骨髓之病也身前竦為猛虎方騰額前臨為封兕欲開出弓為懷中吐月平箭為弦上懸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三百七十五

術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弦有二術無名指疊小

指食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立中國之法也屈大

指以頭指壓勾之此北胡之法也胡法力少利于

馬上漢法力多利于步用然其妙特在頭指間世

人皆以其指末齧絃則置箭曲又傷其羽但令指

面隨絃直立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

古人以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

妙耳其執弓欲使弣前入腕弣後當四指本節平

其大指使承絃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且有聲

而駛矣

抱朴子自叙卷云少嘗學射但少不能挽強若  
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  
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倒  
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  
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  
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  
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十二

三

吳淑子賦云六材七幹之妙參鈞九和之美繡質  
良材烏號徑理晉平七札顏高六鈞麟膠棘竹燕  
角楚筋

李充良子銘力稱顏高巧發由基

東觀漢記蓋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又祭彤有

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張璠漢記曰陳球為零陵太守朱芒等反球守

城弦大木為弓羽牙為矢機發遠射殺千餘人

斬朱蓋等

南史齊魚腹侯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  
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董僧慧甚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  
有能者

又梁蔡道恭為司州刺史魏乃大造梯衝攻圍司  
州日急道恭發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

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

梁書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于至十餘石

嘗于兖州充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十三

三

又杜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之中戰七八合  
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  
號為杜彪

北史奚康生少驍勇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  
所服嘗射齊將張伏護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

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梁開康生能引強弓

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

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

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為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

又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恭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韃左右馳射枝挽彊弓烈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累人嗟服隋書突厥始畢之圍雁門也斛斯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半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

五代史晉景延廣父達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十四

百十四

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者彎弓數百

斤

隆平集范恪驍勇善射有子勝二石一斗其箭鏃

如鐔臨陣必中開有一矢貫二人者虜畏之從奮

蒿蕪寒歸恪殿後虜以數千騎來襲恪止有二鐔

箭引滿不發賊欲相及輒復避去終莫能近

夢溪筆談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

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又射力不屈

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

弓體性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

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濡濡而梳

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

其材令仰然後傳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為筋也凡

弓節短則和而虛節長則健而柱節得中則和而

有力仍絞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

挽射又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也凡膠

欲薄而筋力盡強特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

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之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十五

百十五

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絕則張而不破

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困學紀聞云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驥定八年

傳顏高之方六鈞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

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

遲為右有若與徽虎之宵攻則顏高以挽彊名無

足怪也

宋史种朴為羌所殺羌乘隙進北師選遇隘壅進

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備立敗軍

後羌來可萬騎有七八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

酋之尤桀黠者不生燼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

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墮三人皆中面

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睜眦莫敢前

朝野僉載云隋未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

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

捫竊談曰軍之有政所以齊坐作嚴進止也寧有

頓兵堅城坐列失次如魯者乎予強而不以射敵

先歸而呼曰敵後視師徒撓敗若兒戲耳雖有百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十六

百九十六

萬猶無裨于勝敗之數况弱魯耶

齊賞黎彌定公九年

秋齊侯伐晉炎儀杜為衛敵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杜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林無曰此役也

不死反必娶於高國杜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先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杜既入城表儀人不哀郭

書讓登杜登城北人所祭故黎彌從之曰子讓而左

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杜于謂來郭書讓而

下杜書從彌言左行彌書與王猛息林王猛齊人杜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十七

猛曰我先登杜欲擊言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杜欲擊

如難之新

難今又有王杜欲擊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杜

千乘在中年杜救災儀也今萊陽有衛侯將如五氏

龜焦

氏將往助之杜齊侯在五下過之龜焦杜衛至五氏道過中年畏

以行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杜

十年

時以奔在中年杜齊侯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杜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遇必敗

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杜復齊車五百乘齊侯

致糕嫺杏於衛杜三邑皆齊西界以答齊侯賞犂彌

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杜愾而衣狸製也杜愾

上下相值製棗也音棗又音責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林夫

東郭吾貶子杜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謂犂

彌杜言彼與我若賓杜相謀謀俱退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

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杜給其五宗

乃得其尸公三禴之杜禴本也比禴三與之犀軒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十八 四份廿四句

與直蓋杜犀軒卿車而先歸之林先歸敵坐引者以

師哭之杜傳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三杜齊

推喪車輪三轉

南史齊高帝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

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

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

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璽世子則

門施丹楮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

之敕周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

戰手所殺傷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

戰死百見斬循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孔疏詩曰兩服齊首兩駮馬行鄭云兩服中央夾

轅者然則古人車用四馬夾轅二馬謂之服兩首

齊其外二馬謂之駮首差退說文云駮當膺也則

駮是當膺之皮也駮馬之首當服馬之膺膺上有

駮故云我之從子如駮馬當服馬之駮杜言駮車

中馬也言駮是中馬之駕具故以駮表中馬詩云

駮駮是中駮駮是駮是名服馬為中馬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十九

說文云卜灼剥龜也象爻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

從橫也

又曰龜舊也外骨肉者也从龟龜頭屯頭同天地

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屯為雄象足甲尾之

形

劉向說苑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卜而龜燔散

宜生課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

衆其所獨見者精也

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燹占者曰凶太公曰為

摠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

東觀記曰戎西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

盜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大兵至戎妻兄辛

臣招戎降戎至期日灼龜卜降兆中逝遂止不降

水經注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

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

不在趙之東也當在溫水之上矣按春秋衛侯過

中牟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

迴遠疑為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兵車所指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

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

能改齋漫錄云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

辨爾雅曰藪中有圃田郭璞註云今滎陽中牟縣

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

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入在

此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

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荆河州藪也

趙襄子時佛辟以中牟叛即此也

年臺春秋定公九年在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北

氏所謂非滎陽之中牟甚明且晉世方分河南為

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

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

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五年趙鞅

伐衛圍別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

曰按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

晉則為魏之邦上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

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當在溫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一

三十一

水之上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舉而不辨馬使

後學不能不疑也

孔疏詩云楊且之皙皙是面白之名說文云齧齒

相值也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又云製裁

也衣狸製謂著狸皮也裁皮著之明是裘矣月令

孟冬天子始裘傳言秋齊侯伐夷儀周之秋未寒

而衣裘者衣二十七傳言陳成子衣製杖戈文

在秋上製亦裘也然則在軍之服或臨時所頒

可以寒暑常節約之

哲賢製

爾雅翼狸者狐之類口銳而尾大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於豹故稱聖人虎變君子豹變辨人狸別山鬼乘赤豹從文狸也狸善搏者也為小步以擬度焉其祭必獲謂之狸步量侯道法之狸好伏故稱伏獸又豎蜃之類謂之狸物廣蠱之類謂之狸中宇皆取於狸而晉為埋則狸亦埋藏之獸矣

南史沈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

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犀軒

孔疏說文云軒曲旃也謂軒車有藩蔽也下云齊

侯欽諸大夫之軒耶意茲乘軒意茲非卿也傳稱

曹朝乘軒者三百人詩毛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

軒大夫亦乘軒矣指言卿車者言以貴者賞之也

魚軒以魚皮為飾犀軒當以犀皮為飾也考工記

車人為蓋不言有曲此云直蓋時或有曲直故云

直蓋高蓋亦謂專蓋也

捫竅談曰犁彌與東郭書進則讓益何勇敢也退

則讓功何不伐也雖鄭考叔晉士旬茂以加矣第

能自見于夷儀而不能救敗于中牟豈克城而驕不出褚師圃所料乎若敵無存之求死得死則無當于勝負之數直兵法所謂必死可殺者又惡足語勇

周卜龜焦而卒勝鄭師獲齊粟由斯以觀龜從龜

逆將無與于休咎之徵而卜果可廢乎曰卜胡可

廢也大要先之人事人事定矣龜之從逆可勿問

也說在箕疇之稽疑也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其

兵部來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杜夾谷即孔丘相杜相

也林犂彌前年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杜萊人齊所齊侯

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林今士官以兩君合好

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林裔夷也萊已滅非齊君勝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為不祥杜盟將告神於德為愆義于人為失

禮君必不然林齊君本心齊侯聞之遷辟之杜辟去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四十八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五百

乘從我者林三百乘二萬有如此盟杜如此盟孔丘

使茲無還揖對杜無還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

共命者亦如之林汶陽田即鄆諸邑除田杜須齊歸

盟杜不繫故畧不書齊侯將享孔丘謂梁丘據曰齊

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杜典故事既成矣杜會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杜犧象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杜秕稗

尊象也嘉樂鐘磬也林禮器用于朝廷宗廟不可

出于國門禮樂設于朝廷宗廟不可合于原野

鄭注

之似殺者言享不杜禮儀薄若用秕稗君辱林若禮不

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杜孔子知齊侯懷齊人

殺梁傅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

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

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馬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

左氏兵畧 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

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

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

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

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 因是以見雖有文事

必有武備孔子于頰谷之會見之矣 何休曰齊

侯自頰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

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

四邑請皆還之 楊士勳疏一會之怒三軍自降

若非孔子必以白刃喪其膽腹矣敢直視齊侯行

法殺戮故傳于頰谷之會見之矣後世慕其風軌

欽其意氣者忽若如是毛遂之抗楚王蘭子之齊

秦王俱展一夫之勇不憚千乘之威

家語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

中宮之樂倡優戲于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

罪應誅于是斬侏儒

史記齊世家景公與魯定公好會頰谷犁鉏曰孔

左氏集解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

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

樂孔子歷階上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

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又孔子世家云魯定公會齊景公于頰谷孔子攝

相事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夷樂景公曰諾于

是旄旄羽旄牙戟劍櫜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

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

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景公心怵乃

靡而去之

陸賈新語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

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

濟備馬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

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

之民何求為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遂巡

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

優旃儻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

左氏集解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馬首

足異門而出于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

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四隣

振動人懷嚮魯之意強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

人變行易慮而定公拘于三家陷于衆口不能卒

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獲邪臣之黨以弱其

國而亡其身權歸于三家邑土單于彊無以制其

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水經注云游水北流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

六如萊人

公會齊侯於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  
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一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  
亭縣之東有夾口浦

孔疏云齊六年齊侯滅萊萊東萊黃縣是也地在  
東邊去京師大遠孔丘謂之裔夷之俘言是遠夷  
因俘知是滅萊所獲此人是其遺種也齊不自使  
齊人而令萊人劫魯侯者若使齊人執兵則魯亦  
陳兵當之無由得劫公矣使此萊夷望魯人不覺  
出其不意得伺間執之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  
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曰侏離持鉞助時殺  
北夷曰禁持盾助時藏

漢書其延壽陳湯上疏請卸支首及名王以下宜  
縣頭臺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遠  
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  
卸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  
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

一爰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  
定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  
中山簡王馬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馬上言辭  
讓頭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  
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姬箭行效者楚  
姬循齊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  
背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  
又陳禪傳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

左氏兵界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  
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  
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  
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

魏志高堂隆為薛悌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  
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  
趨彈秦箏相如進至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  
失色  
借唐書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

以觀之至是則蕃夷入朝又作此戲張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教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維曰夷狄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滌寒胡未聞典故蹀躞逃走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嫌比齊僂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

三十四

又李希烈大宴逆黨名顏真卿坐使視倡優斥蹟朝政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柰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

孔疏齊魯既平當兩相從意齊人既令魯以三百乘從魯不可既拒故須齊歸汶陽之田乃當共齊三百乘之命則得汶陽之田足當三百乘也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百乘從齊師其意以宣七年盟于黑壤而不書經傳言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不書盟諱之也緣彼有諱謂此亦諱案此會孔丘相反汶陽之

汶陽

單百乘

禮記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五

田以共齊命孔丘意也得其三邑而以三百乘為之為相當矣于魯不為負何以諱其盟即以三邑田少不足以當三百乘孔子不應唯令反此而已今令反此共命必其足以相當何以諱其從齊也若三百乘從齊必是可諱孔丘為相義不能拒則孔丘為有罪矣何貴乎聖人也故杜以為于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釋例曰夾谷之會齊侯劫公孔丘以義叱之以兵威之將盟又使茲無還責侵田拒齊之享屈疆國正典儀此聖人之大司也徒以二君雖會而兵刃相要二臣微臣共終盟事故賤而不書非所諱也舊說同于黑壤之辱為負仲尼也

儀象

禮記云山靈夏后之尊也犧象周尊也孔疏周禮司尊彝云春祀夏禴裸用鷄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眾曰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阮諶三禮圖犧尊畫牛以飾象尊畫象以飾尊尊腹上畫牛象之形王肅以為皆上負尊魏大和中青州掘得齊人



夫子尾送女器為牛形而背上負尊古器或當然也周禮大司樂云雲門之舞冬至于地上之園丘秦之咸池之舞夏至于澤中之方丘秦之園而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者彼是禮之大者自可依禮而行尊得出門樂得野合此言不出門不野合者謂享燕正禮當設于宮內不得違禮而行妄作于野耳非謂祭祀之大禮也諸侯相見之禮享在廟燕在寢不得行于野僖二十八年晉侯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朝王于踐土王享醴命之宥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圃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如此之類春秋多矣或特賞殊功或威敬大國皆權時之事非正禮也此時齊魯敵國釋怨和平未有殊異之歡無假非常之事孔子知齊懷詐慮其掩襲託正禮以拒之故言不野合

又八年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謹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為齊所

取至今始歸之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倒者傳次魯事進此歸田於上今與盟事相接故也

水經注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歸田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

揚子云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于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孔子用于魯魯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儒無敵于天下安得削

附左傳補註葉氏曰夾谷之事穀梁家語與左氏畧同此非聖人所為好事者為之也方陽虎請師以伐齊且不乘亂以求得志于魯何有一犁彌之言遽求劫我于倉卒乎左傳謂孔子歷階而上不畫一等而視歸手齊侯此與太史公書曹沫事相類沫劫齊侯及其侵地學者固知非實今又緣沫事謂孔子求汶陽之田可乎

們孫談曰孔子嘗自謂閑俎豆不學軍旅乃夾谷



之會却萊兵正典儀伐齊狡謀反魯侵地當其時  
折衝樽俎間豈僅僅與曹沫相如輩以意氣用事  
者同乎哉固知俎豆軍旅慮不分途乃武乃文聖  
神妙用蓋難言之矣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將墮三都定公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

杜仲由子路將墮三都杜三都費邾成也

仲由欲於是叔孫氏隨邠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

孫輒帥費人以襲魯杜不狃費宰也輒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費克入及公側

杜至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杜二子魯大夫仲

音幼頎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杜二

音幼遂墮費將墮成公欽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

至于北門杜成在魯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孟氏也子偽不知杜杜吾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

弗克

公羊傳云曷為帥師墮邠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

師墮邠帥師墮費 何休註曰邠叔孫氏所食邑

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采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

國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

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

墮城爲重

左傳補註釋例曰三都強盛以奪三家之權陪臣執政下陵上替故仲由墮之而仲尼不禁也孔疏曰左氏不言孔氏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不禁也

群書考索曰蓋田氏六卿不復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是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禍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六 三十一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孔子以羈旅之臣爲政春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矣嬰之于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  
捫蝨談曰語云木實繁者披其枝大其都者流其

國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魯是時私門張公室替大非強幹弱枝之義矣墮三都其抑三家之漸乎聖賢規爲大畧即此可觀焉不佞叔孫輒所不克於費者公歛處父獨能留之于成一都完而三家之勢彌熾已嗚呼聖人有所不能則吾必歸之天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三十七

越乘吳亂定公十四年

吳伐越杜報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杜勾踐

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杜使敢死

亂取之而吳不動杜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杜以劔

而辭曰二軍有治杜治臣奸旗鼓杜犯不敏於君之

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杜以不敏達在君行陣之前

于遂自頸也師屬之目杜林吳師憚其所為皆注杜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杜姑浮闔廬

傷將指取其一履杜其履大指只斬還卒于陘去檣杜夫闔廬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李七里杜釋經所以不夫差使人立于庭杜大差闔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杜林而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而報越杜後三年哀元年吳入越杜傳

史記越世家允常之時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

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

乃與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

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敗于檣李射

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

淮南兵畧訓云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我應獨

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恃後節與之推移

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破敵潰而

走後必有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電

霆斬之如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

銷噓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若羊角人雖衆多

勢莫敢格

八云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襲堂堂之

寇不擊填填之旗杜填旗立容未可見以數相持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彼其死形因而制之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

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絀網羅魚鱉不動不擢

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周書陵州木籠獠恃險麤獷每行抄劫詔陸騰討

之獠既因山為城攻之未可捷騰遂于城下多設

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

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

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舊唐書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太宗命葉紹討



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  
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  
見虜陳不整家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  
百餘級

捫蝨談曰雞父之役吳之罪人三千或奔或止致  
三國亂而吳乘之構李之使越之罪人三行自到  
行前致吳帥亂而越乘之皆所謂亂而取之之術  
也蓋兩雄相當以整對整必不相下以整乘亂則  
勝負立決矣然吳以此術敗楚而越亦卒以此敗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九

吳張機中機未之或矣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吳許越成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杜檇李在定十四  
年夫檇吳郡吳縣

西南太湖中檇山林所謂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  
保于會稽林上會稽山也在  
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以行成林語故楚臣奔吳為太宰  
寵幸於夫差故種風之吳子將許之伍員

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林言樹立  
有德必使

滋長除去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林澆寒泥  
子封於過

者二斟夏同姓諸侯棄四年傳曰澆用師林澆寒泥  
子封於過威夏后相

為仍牧正杜牧官  
之長恭澆能成之林恭毒也成備也澆  
杜能戒備其毒害

使椒求之林椒澆臣使求  
少康欲殺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

其害杜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將庖  
正當得羞之官類此以得除也虞思於是妻

過澆

之以二姚杜思有虞君也虞思白而邑諸綸林綸

田一成有衆一旅杜方十里為旅能布其德而此其

謀杜北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杜棄四年傳曰靡自有

少康杜少康之二少康也使季杼誘獲杜獲

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

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杜言越成是使杜句踐

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杜所加惠賜不棄勞杜相親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二 四百四十五

又存之違天而長寇杜備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

已杜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杜姬吳姓言介在

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

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杜生民聚財二十年之

外吳其為沼乎杜謂吳官室廢壞當為汗三月越及

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杜言夷狄不

孫子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李筌曰

吳王夫差兵無敬於天下陵越於會稽終為越所

敗殺夫差而并其國所謂弱生於強也

戰國策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

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

於越此除疾不盡也

越絕內傳云吳將許越成申胥諫不可吳王曰越

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

敢以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

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

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

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

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吳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

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

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伐紂也今

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

莊子云句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

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呂氏春秋曰越王苦會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

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聲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群臣  
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  
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  
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  
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憔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  
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徵天之衷今  
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憤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  
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四 晉書

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  
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  
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  
之志必將出焉於是吳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  
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  
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史記越世家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  
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  
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

既放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卧即仰膳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身  
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  
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

晉書蔡謨曰漢高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夫  
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  
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  
強吳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五 晉書

述異記云吳既滅越樓句踐于會稽之上地方千  
里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  
作臺于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交州麻  
林一名紆林句踐種麻將以弦子交州康頭山句  
踐貯米于其上春積糠為山會稽有越王鑄劍湖  
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蓋古制也  
水經注浙江之上有大吳王村小吳王村蓋是闔  
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  
越王為吳所敗以五千餘衆栖于稽山卑身待士  
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棲于會稽也有酒

過洗

挾江民歎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即浙江也

楚辭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

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吳止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始流澆之子也舊說澆無義澆法其效性至

放犬遂獸逐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顛墜也女岐

流澆也女岐與澆流侯為之縫裳于是共舍而

流澆因斷之故言場首不知何搖湯誤謂少康也

易施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覆舟言夏后

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

左氏兵墨卷之三十一

稽而越終斃吳于干隱楚逸漢于霸上而漢卒嘗

楚于垓下此皆以不斷失之者也雖然吳楚之計

左矣越漢亦忍矣哉

吳先自敗 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俘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杜平地作室器不彤鏤杜彤丹也宮室不觀

杜觀臺榭杜不起壇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杜選取

尚杜古亂天有蓄蕩杜蕩疾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

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杜必須軍士皆分熟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杜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

左氏兵墨卷之三十一

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杜知身死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杜易猶今聞夫差次有臺榭杜

池杜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有妃嬪嬙

御杜妃嬪嬙者積御賤者皆內一日之行杜林一日

地所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

讎而用之日新杜林用之爭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

我杜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六韜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

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滛佚

熟食先

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聖免捕椽樞不斷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後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贖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孔疏云孫武兵書謂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故閭閻在軍如良將之法必湏軍士皆分熟食然後敢食王不先自食也服虔云以其

左氏兵要卷之三十一

八百四十四

半分軍士而後自食其餘若醞醪注流也杜以分王半食不得徧及軍人且所嘗珍異乃得卒乘與焉王所自食不得分軍士也故顯而異之分猶徧也待徧熟食王乃自食也

上畧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醞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呂氏春秋曰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鍾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

天膳壯狡沈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畢之圍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

北史高敞為定州刺史詔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戲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人先當載水長史宋欽道以蔽冒熱遣倍道送水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戲對之嘆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水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

金史李成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

左氏兵要卷之三十一

九

者親視之不持兩蓋雖沾濕自如也

左氏附註次有臺榭陂池杜云再宿曰次誤矣孔謂所停三日則後民為此亦未必在此直言其所次止之處則有觀游之樂耳

捫蝨談曰輿創之主未有不後已先民者迨其奉也竭民奉已而不足蓋人情自約之侈辟之下阪走九勢所趨也乃國亦隨之矣子西知吳自敗而不能使楚不為吳則其釋諸大夫之懼者母乃亦遺其憂哉

次有臺榭陂池

趙鞅克鄭 哀公二年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林范氏父居朝歌糧食鄭子

姚子般送之杜子姚罕達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

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罕駟自後隨而從

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杜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於

是乎會之杜合戰必大敗之從之戰龜焦杜不樂丁

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杜樂丁晉大夫詩大謀

協以故兆詢可也杜詢諸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

本氏兵杜春之三十一

○謀協以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林反易

德不事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

保焉林晉國恃鄭以保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

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林經常其助除詬耻在此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杜周書作縣

四郡士田十萬杜十萬庶人工商遂杜得遂人臣隸

圍免杜去志父無罪君實圖之杜志父趙簡子之一

圖其賞杜父音甫服云趙鞅入晉陽以叛若有其

後得歸改名杜父音甫服云趙鞅入晉陽以叛若有其

絞縊以戮杜絞縊所以桐棺三寸不設屬辭杜

屬言秦車樓馬杜無入下兆城下卿之罰也

象設賞杜甲戎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

所以能脫杜甲戎將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

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杜即王良而乘之曰婦人也

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於臆下杜臆下言得壽終羣子勉之死不在

寇有命繁羽杜趙羅宋勇為右杜三子羅無夏慶之

杜車車杜趙羅宋勇為右杜三子羅無夏慶之

伏林言趙羅宋勇杜趙羅宋勇為右杜三子羅無夏慶之

大氏兵杜春之三十一

皇祖文王杜周文王烈祖康叔杜烈文祖公杜繼

之故曰文杜公鄭勝亂從杜勝鄭聲公名晉午在

難杜林午晉定公名國不能治亂使鞅討之杜鞅簡

贖不敢自佚備持牙焉杜牙右敢告無絕筋無折骨

無而傷以集大事無什三杜差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愛杜不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杜斃

其遺杜太子放之以戈杜制簡子鄭師

北復杜大夫趙羅杜太子復伐之鄭師

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杜趙孟簡子也

傳俊曰維克鄭猶有知在愛未艾也

杜傳俊簡子屬也言如氏許為

趙後克有初周人與荒氏田公孫危稅焉

趙周人所獻趙氏得而獻之林趙氏之衆得危

與田之戰趙氏得而獻之林趙氏之衆得危

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林趙氏之衆得危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獲旗於子姚之幕下

林取鄭師所獲之獲旗

於鄭軍連帳幕之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駿而射前列多死

林晉趙孟曰國無小

國猶有既戰簡子曰吾伏蹶嘔血

杜鼓音不

衰今日我上也

杜功

為上

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我右之上也

鄒良曰我兩刺將絕吾能止之

林在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絕林乘載也材橫木明細小也駕馬而載細小之機

六子曰

懼其衆也

水經云河水東逕鐵丘南

注云春秋左傳衛太

子登鐵丘望見鄭師自投車下即此處也

孔疏曲禮云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綏者挽以上

車之索故授之使升也少儀曰僕其右帶劔負良

綏申之面施諸帶鄭玄云面前也帶覆膝也良綏

若綏也負之由左肩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膝

上也

南史陳元凶劭弑宋孝武遣沈慶之引諸軍慶

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也不足數其餘將帥並

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

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若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官猶

豫最大三軍之穴生於狐疑

南史王景文求詳揚州武帝詔答曰張單雙火木

馬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晉將畢萬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七戰死於牖下蜀相黃權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

非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

周書田弘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

者九馬被十稍朝廷壯之累遷總管郢昌豐唐蔡

六州諸軍事兼州刺史薨于州

太平廣記云燕之舊將周歸祐薨門更變之際以

劍柱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為騎將之先鋒

焉十五年大河北戰通中之瘡往往過之後唐莊

宗入洛為仇者與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掖

而出創愈無恙任致郡牧節度留後竟死于牖

左氏兵集卷之三十一

十四

廣雅疴瘵也

東觀記景丹從上至懷病瘵見上在前瘵發寒慄

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瘵今漢大將軍反病瘵邪使

小黃門扶起賜醫藥

附晉書桓石虔捷絕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瘵者

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立愈

南史江南人畏桓康病瘵者寫其形帖床壁無不

立愈

漢書郊祀志元鼎五年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

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  
鑄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春  
威南越

次字數之以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

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

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章被覆頭相攻半

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往出戶問消息

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閉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伏漢臥血

左氏兵集卷之三十一

十五

昔不衷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曰吾九

上九下擊人盡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鄭無上御

曰吾兩鞞將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

駕而乘材兩鞞皆絕

後漢書吳漢圍蘇茂于廣樂劉末將周建別招聚

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

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

起選精兵及烏桓突騎齊鼓而進連軍大潰



又鈔期從擊王郎將兇宏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然  
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搥憤復戰遂大破  
之

謝承後漢書李膺常率步騎臨陣交戰身被創痍  
拭血進戰遂敗寇斬首二千級

晉書張彥陷豫章周訪率帳下將李干等追彥破  
之臨陣斬彥時訪為流矢所中折肱兩齒形色不  
變

北史沙苑之戰耿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蓋亦周

左氏兵書卷之三十一

十六

文歡曰今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  
不須更論級數也

又張定和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剽  
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  
上聞而壯之

又彭樂從齊神武西討與周文相距神武欲緩持  
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  
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深入被刺腸出內之不盡  
截去復戰

舊唐書高祖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皆  
出血王君廓往擊實德將出戰李靖過之君廓  
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  
人

又李靖將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  
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  
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  
躍馬後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  
軍

左氏兵書卷之三十一

十七

唐語林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  
乎

史記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與  
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  
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

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王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特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

南史宋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于下而驕于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太

道卒皆如言

周書李穆蔡祐初與耿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太祖曰外聞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太祖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為勝也南唐書元宗取建州王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徽洙功最諸將建封怒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

荆靈談曰太子怯如婦人耳而卒能救簡子敗鄭師獲齊粟又何壯也謂勇可習信矣繇斯以觀何羸卒不可為勝兵哉亦顧倡勇敢者何如

左氏集卷之三十一

太

誘俘蠻子哀公四年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

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之故地人民楚因

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取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普厥反又匹奸反葉始涉反。取致方城之外於繒關

關首楚地曰吳將汴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

之期襲梁及霍林一昔一夜也杜偽辭當備吳夜結

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

餘楚蠻子赤奔晉陰地舍地河南山北自馬起豐

折與狄戎杜楚司馬販也折縣屬南鄉郡折南以臨

左氏其書卷之三十一

上維左師軍于苑杜苑和山在上維右師軍于倉

野杜倉野在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蔭則命大夫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蒙君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杜以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士蔭

請諸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遠與之杜未

有范中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杜九州戎在晉將裂田

以與蠻子而城之林詐將為且將為之杜下城

蠻子聽下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杜

舟水縣北三戶亭林比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

民杜楚復詐為蠻子而盡俘以歸

史記公子邛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伐魏鞅遺公

子邛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

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

公子邛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公子邛因攻其軍盡破之

後漢書焉耆國有蒲橋之險其王廣絕橋不欲令

漢軍入國班超更從他道隔度到焉耆去城二十

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

左氏其書卷之三十一

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嘗實京師寇遣使以事

告班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

揚聲當重加賞賜于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

犍文等三十人相率詰退其國相腹父等十七人

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

曰危須王何故不致腹父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

收廣汎等斬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

留焉耆半歲慰撫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

質內屬焉

魏畧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冀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梁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畧于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遊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胆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子二

三十四

蜀志先主在葭萌龐統言于先主曰楊懷高沛劉璋之名將數諫璋使公還荊州公遣使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求見因此執之并起兵取成都備然之斬懷沛

舊唐書儀鳳二年十姓可沛阿史那匄延都支及李遮旬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裴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渙干戈未息發去審禮失律世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

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人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管履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肩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子三

三十五

未嘗厭倦難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獲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畋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旬途中果獲都支還使

與遜旬使同來行儉釋遜旬行人令先往曉諭其

主兼述都支已擒遜旬尋復來降於是特吏已下

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遜旬而還

又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儒所沮終失維

州李德裕奏論之畧曰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

忍將二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

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昇于竹畚

及將就路寃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

者便遣蕃帥幾請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構離乃至

擲其嬰孩承以槍槩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

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况乎太國負此異類

絕忠款之路快兇害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

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

特加褒贈武宗意傷之

附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夏商之特漸為遠惠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

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

又曰秦爾荆蠻大邦為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

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

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

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為所冠

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于楚鄢陵之後蠻

與恭王合兵擊晉

又西羌傳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

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

渾蠻氏戎稱于戰國勢大蒞義渠稱王及其衰亡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餘衆皆反舊為首蒙云

說文云南蠻蛇種

捫蝨談曰古之伐國者誅君吊民已耳乃楚之執

蠻于也并遺民俘馬其君何罪其民亦何罪况鄢

陵之役蠻與共王嘗合擊晉則蠻且有功于楚曷

為執之執其君也以誘俘其民也亦以誘楚靈直

純乎戎狄者矣李唐悉怛之誅與楚靈復何異哉

每讀唐書輒于大牢公有深恨云

吳人伐魯 哀公八年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杜問可伐否叔孫輒

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杜有大國情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

告公山不狃杜不狃亦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

不適讎國杜違奔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杜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所託也則隱託則為之

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讎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杜不以其私怨惡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杜微魯公族若

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杜謂之宗國若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于木

正問於子洩杜于洩對曰魯雖無與立杜緩時若

有與斃杜急則人人知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

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杜與魯夫魯齊晉之唇唇

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杜魯居齊晉之東三月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林故由陰道欲使會

故道險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杜僑田拘節

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節人亦僑田吳滋

草於水而魯人拘執之言何故滋杜節人亦僑田吳滋

之以伐武城克之杜節人教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

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杜正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

善國人懼共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杜問吳來

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杜言犯盟伐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

舍於甃室杜三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

子與析朱杜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獻於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杜同車能俱死是國

明日舍于庚宗杜微虎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杜於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于木

設格令杜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卒林也終得三

子與在杜及稷門之內杜三百人或謂季孫曰不

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杜畏微虎也吳人行成杜求與將盟景伯曰

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杜在宣循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杜林雖被吳師而於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杜林吳師輕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

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杜以言不見從故乃請

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于姑曹當之而後止

遠不通

林于服何即子服景伯杜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  
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  
以交質吳人不欲吳人盟而還杜不書盟  
留王之故遂西止

孔疏云有故而去者本國於已無大讐怨已無報  
怨之心則違而不適讐國若父本無罪而枉被誅  
殺如伍負之徒志在復讐適讐亦可矣不得以此  
言格之也若父以罪而受誅者如闕辛之徒本自  
不合怨君故辛亦不敢怨也 既臣之後則自是  
新君之臣性命非復已有故不復得為舊君死節  
也若未有臣服則舊君之恩未絕故不還奔舊君

李氏真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人

之命死其難也言奔命則有命乃奔之若命不及  
亦不當還

後漢書臧洪荅袁紹書畧曰昔張景明登壇歃血  
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  
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親過之貸而受夷滅之  
禍呂奉先討董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  
斫刺劉子瓚奉使踰時辭不受命畏君懷親以詐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  
蒙彫除慕進者蒙榮遠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

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鑿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  
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

又劉表以書諫袁譚畧曰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  
句卒苟偃之事是詩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  
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  
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造讐國  
交絕不出惡聲况亡先人之讐業親戚之好而違  
萬世之成遺同盟之耻哉

李氏真

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二百四十五

東觀漢記載田邑劬鮑永降漢書曰吾聞丈夫不  
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生敗  
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  
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為刎頸之盟與兵背叛攻取  
湟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兵  
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

拘者專吳

孔疏杜意拘者導之以伐武城克之謂語吳人云  
若伐武城必可克之吳人王犯嘗為武城之宰與  
澹臺子羽之父相善國人懼者謂武城邑懼子羽  
為吳內應劉炫以為武城今知非者以下傳

始云王犯嘗為之宰國人懼是未得武城故知此克之是鄆人教吳之語劉以為伐武城克之者實克武城國人懼者懼其害魯若然吳師既來伐魯是顯然行兵不須云王犯與子羽之父相善魯已受害何須云國人始懼傳既云王犯嘗為之宰又繼武城之下是為武城之宰澹臺子羽又是武城之人皆據武城而言故知恐為武城內應傳載滙管事者說來伐武城之由劉妄生異見而規杜非也

左氏兵事卷之三十一

十一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何氏曰鄉導者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本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譯所絕架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嚴密而待容止之勢已相遠矣况其專任詭譎

左氏兵事卷之三十一

十一

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晝行則有暴來之闕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蠱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教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為反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周書郭彥以南安無備引軍掩襲齊南安城主馮顯外兵參軍鄒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遂夜



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待之彥引兵而入遂有其城俘獲三千餘人

尉繚子曰古者士有什五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

聲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

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

焉世將不能禁

春秋錡曰不狃出亡而能念其宗國亦賢矣王使

之帥盍卒辭焉而道險以誤吳師是二心也鄭公

子蘭出奔晉從于晉僕伐鄭請無與圍而待命于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三十一

待命

東古臣之自處當如此又曰是役也吳以城下之

盟而遷魯人病之一日三遷之云以為國教恥耳

非其實也其為孔氏之徒與于三踊之列者亦不

足辨矣

桐雖談曰楮師圍大衛脫衛侯中牟之阨公山不

狃拒叔孫伐魯之謀君子並有取焉以其不志猶

君志存宗國也其曰君子違不適警國又曰不以

所惡廢鄉皆可謂長者之言

鶴林玉露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歷

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貼危如此義氣所  
激願與宵攻之列誠因是而死得死於此豈不賢  
于子路之死乎水心以劫寨病之過矣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

三十一

趙歡不卜哀公十年

夏趙鞅帥師伐齊杜經書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

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事不再令再令卜

不襲吉林襲重也卜不重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

一名臨濟南有臨陰縣視何縣西有棘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唐太宗李衛公荅問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

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李靖曰机一

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

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

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開神焉太公以為腐

草枯骨無足問且以區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

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

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于未萌也

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日疾風

大寒早興寤遷則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

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于取速三曰師既濟久

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

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

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

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

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陣而未定舍

而未畢行陔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王弼注筮者決疑

之物也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心也決之不一

不知所從則復惑也故初筮則告再三則瀆

毛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歎鄭玄注卜筮數而瀆

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言雖得兆

錄不中也

唐書張公瑾為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

德數啟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

之公瑾自外至授龜于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疑

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

善

捫彙談曰不疑何卜當成師以出可耳坎之稽疑

之時謀及乃心謀及臣庶又必謀及卜筮固未嘗

不合人謀鬼謀而定計于先也戰伐自非小事蓋  
可以忽乎哉猥以枯骨腐草為無用而万且投龜  
焚著漫然推轂授鉞未有不以輕脫致敗者故君  
子慎之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

海虞陳島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齊師及清哀公十一年

齊齊為鄒故

杜即本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在清必魯故也

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從公德諸竟季孫曰不能

杜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

疆之間

杜知地也季孫告二子

可求曰若不

可則君無出子帥師背城而戰

帥師背城

而與齊戰于城下不屬者非魯人也

戰為不臣

魯之群室聚于齊之兵車

室敵車優矣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

氏力言

二子之不欲戰也宜絕句當子之身齊人伐

魯而不能戰

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

於朝

杜使冉求隨侯於黨氏之溝

侯於黨氏

之溝杜黨氏清朝中

叔乎而問戰焉林武叔即叔孫州仇杜問內未孫對曰君子有遠慮小

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

者也林小內未自細杜言子所武叔曰是謂我不

成大夫也杜知內未非已退而蒐乘杜孟孺子洩

帥右師杜孺子孟懿子顏羽御洩為右杜孟孺子洩

求帥左師管周父文御樊遲為右杜樊遲魯人孔季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杜雖年少能用季氏

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杜步卒老

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杜南門五日右師從之孟孺子

洩杜洩師之師也五公叔務人為見保者而注

何者杜保守曰事充杜後頃政重稅多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杜既言人不能死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杜曲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杜林齊師非不能踰溝請三刻

而踰之杜林與衆三如之衆從之杜如樊遲師入齊軍

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不林不扭之伍曰走乎杜不

伍敗而欲走杜伍人為不扭曰誰不如杜我不知曰狀則止

乎不扭曰杜賢賢皆無戰志也杜徐步而死而徐步而死

季孫弗許杜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即

洩杜洩師之師也五公叔務人為見保者而注

戰而能然杜心雖不欲洩曰驅之杜言欲奔公為與其

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杜皆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杜時人疑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其軍孔子曰義也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

後漢書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御禹軍到桐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拘邑

不足守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欲因師進誌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

後拒禹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者荀中

令各探之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

難就逸乎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

顧宗曰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為夫致死可以

橫行宗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令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

留為後杜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拒諸將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

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靈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却之乃得歸營于是諸將服其勇

又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隗囂將行巡

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

引兵下隴延奔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

駭為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東觀記曰彭東入肉迎軍曰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

又馬武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

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披甲持戟

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

趙雲別傳諸葛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

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鄧芝答曰雲身自斷

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

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白軍士無利何為有賜其

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頃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北史周王雅從賊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

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

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

膽也

北齊書薛斌延從高祖西伐至蒲津寶泰于河南

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上

五口

李冰兵畧卷之三十一

唐書稽胡五萬人掠宜春寶軌討之行至黃欽山

與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

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兵復戰軌自率百騎

殿于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

而鼓之士李急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南唐書陳誨生數月趨健能馳走長事查文徽為

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

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

後收棄金帛二十萬以歸

又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林仁肇率敢

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末

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末德鼓譟乘

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  
中仁肇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

附清溪暇筆云丁大川一日進兵與賊遇度日晡  
營遠欲退而賊勁退則潰矣范參將乃以我軍列

為二重戒前行拒敵勿動後行退半箭許而劉劄  
既定前行亦退出其後半箭許而劉劄定必作

氣齊力以拒敵如此迭數次則已退十餘里矣古  
所謂且戰且却即此數也

真珠船曰衛青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霍去病五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一十一萬九千六

百餘級李靖襲突厥頡利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  
蘇定方征賀魯斬首數萬級薛仁貴擊突厥斬首

萬級獲生口三萬段頗與羌虜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今邊將獲首虜才數百級輒動

色誇張以徵崇爵深可媿也  
孔耽喪服大功章云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得曰

何以大功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  
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

獲甲首全  
左氏兵卷之三十一  
六  
三百五十五

下皆為無服之殤其於服也長殤中殤降成人一  
等下殤降二等此汪錡蓋長殤也時人疑其當降

服又葬殤之禮亦異成人檀弓云周人以般人之  
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中殤下殤以有

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是其異于成人也  
檀弓戰于即公孫禹遇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

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  
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隣重童汪錡紀往皆

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  
左氏兵卷之三十一  
七  
三百五十六

千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吳志張昭弟子魯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

隲所薦昭不顧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于軍旅乎  
奮對曰昔童汪錡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于年

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  
晉書范甯陳時政略曰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

小事便以補後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  
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

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

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後也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脩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五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武帝善之

釋名云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鐔鐔入地也

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又曰激矛激集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稍也 仇矛

頭有三又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 夷稍夷常也

左氏兵書卷之二十一

小 晉十四

其稍長丈六尺不言長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

亦卓上所持也 矜矛長九尺者也矜霍也所中

霍然中即破裂也 矜矛矜除也長丈二尺而無

刃有所撞握于車上使殊離也

龍魚河圖云矛各天矢陰

太公兵法云矛之神名跌陰

魏志太祖討呂布于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

十五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

三百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且至日昧數十合相

持急太祖募陷陣與常先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兩鎧棄盾但持長矛揄戰時西面又急韋進逼

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兩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

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

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

應手倒者布象退會曰暮太祖乃得引去

又公孫伯珪除遼東屬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

見鮮卑數百騎伯珪乃退入空庭中約其從騎曰

今不衝之則死盡矣伯珪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

左氏兵書卷之二十一

九

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

繼艾後不敢復入塞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西兵疆習長矛非精選前鋒

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

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

賊獨騎與虞翻相值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

行逐賊翻曰危事矣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緊急

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

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躡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晉書蘇峻之為逆也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季于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載記陳安攻劉曜安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仁中倫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鞭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追及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軀軀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驕驕父馬鐵鞍七尺大刀奮如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下決無前當戰始三交夫

地矛棄我驕驕窟窟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睢關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舊唐書白孝德驍悍有膽力事李光弼為福祿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批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嫖罵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兼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冠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尅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視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回腹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



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猶狗孝德發聲尪嗽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

唐書安祿山反肅宗詔廣平王為元帥以僕固懷恩統回紇兵從王鎮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馳掩之敵斬無遺者賊氣沮合戰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陣殺十餘人衆驚靡會李嗣茶塞關尤力賊大崩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四

夢溪筆談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嘗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死生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觀觀者如堵墻久之各未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從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死生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關矛刃交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堪肩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

知喫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易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容齋四筆云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一嘯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師左師樊遲為右冉有用矛齊師故能入其軍二子皆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百五十四

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事後世豈復有之抑孫談曰孔子乃心宗國故其一時高足弟子靡不以宗國之難為急爭致死力為上卒先清之役須之踰溝也求之用才也蓋章縫而有介冑之勇焉即文事武備萃于孔門亦其誼存宗國師弟間唯一心也按上六國春秋魯人有浮海至兗州者見仲尼及七十子游海中令魯人亟歸告魯侯築城備齊寇及齊寇至竟不克而還以孔子在天之靈猶能陰

元宗國當年弱魯之類以獲全者又可想已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左氏

艾陵之戰 哀公十一年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杜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士

申至于龐杜博龐齊邑也中軍從王杜吳胥門巢將

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杜三將吳大夫齊國書

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接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

書爾死我必得志杜書子占也欲宗子陽與閻丘明

相厲也杜相勸陽致死桑掩齊御國子杜國子公孫

夏曰二子必死杜亦勸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殞

左氏兵略 卷之二十一 十五

死口行如字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杜約

八尺為尋吳髮短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杜

戰夷儀五使問弦多以琴杜弦多齊人也六曰吾不

復見子矣杜言將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杜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甲戌戰于

艾陵展如敗高子杜齊上國子敗胥門巢杜吳上王

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閻丘明陳書東郭

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杜公以兵後將

戰吳子呼叔孫杜叔孫武曰而事何也杜問對曰

戰于艾陵

司馬杜從吳司王賜之甲劔鉞曰奉爾君事敬無廢

命叔孫未能對杜賜子貢孔子弟曰州仇奉

甲從君而拜杜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杜歸子

以也吳真之新林駁薦也製薦其首以玄纁以玄纁之服聚音

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秉何以使

下國林襄善也下國魯自稱即天而言故

孔疏云賈逵云虞殯遺殯歌詩杜云送殯歌曲竝

不鮮虞殯之名禮啓殯而葬葬則下棺反日中而

虞蓋以啓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

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

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橫之臣為之撰

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顛制禮以吉凶不雜送

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曰君子作歌以

告哀葬之有歌不為害也復存之

困學紀聞云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

于田橫之客

南史侯景圍王僧辯于巴陵元帝乃令胡僧祐援

之僧祐將蒞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

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

之

南齊書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成

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成我兒當得一子或問

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

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

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買與虜拒戰手所傷

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

死

隋書交鐵杖驍勇有膂力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

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

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

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

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

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

跳上岸與賊戰死

舊唐書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

矢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驚亂

開鼓不聞金

李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  
戰於陣萬死而冀一生則我軍無不遺矣嗣業乃  
脫衣徒搏執長刀立于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  
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  
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孔疏周禮大司馬教大閱之禮云中軍以擊令鼓  
鼓人皆三鼓車徒皆作鼓行鳴錫車徒皆行及表  
乃止鳴鼓且卻鄭注凡進軍退軍鼓鐸同其所異  
者廢獨而鳴鼓耳如鄭此言則進退皆有金鼓而

左氏兵考

卷之三十一

十八

三十一

戰于艾

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者周禮是教戰之法其  
臨敵之時欲戰則先擊鼓以動之欲退則先擊金  
以靜之故長勺之役公將鼓之是欲戰擊鼓也此  
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欲退擊金矣

墨子古者吳闔閭教民七年素甲執兵奔三百里  
而舍馬次注林出于冥隘之徑戰于栢舉中楚國  
而朝宋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于汶上戰  
于艾陵大敗齊人而徐之太山東而攻越濟三江  
五湖而徐之會稽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

能賞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急于  
教遂築姑蘇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  
心越王勾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仇  
入北郭徙大內園王宮而吳國以亡

呂氏春秋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  
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  
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  
習倍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  
越于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

左氏兵考

卷之三十一

十九

三十一

若腹心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  
于吳也疥癬之疾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  
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狗雖勝之其後患  
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國  
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徒其兵以備晉  
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  
行于上國夫差以為朕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大宰  
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  
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

兩祛高蹶而出于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  
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  
胥將死曰與我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  
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挾其目著之東門  
曰汝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  
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禽夫差將  
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于地下乃  
為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  
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于子胥也不若勿知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齊景公

韓非子越王入宦于吳而勸之伐齊以獎吳吳兵  
既勝齊人于艾陵張之于江濟強之于黃池故可  
制于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  
固強之

吳越春秋吳王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駘為  
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  
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  
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敵幸他

國猶治救痼疾而棄心腹之疾發當危矣痼疾皮  
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越  
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  
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  
敢不盡忠臣今幸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  
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  
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  
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  
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齊景公

而臨辛功曹為大常而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  
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  
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使太宰嚭伐齊  
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  
行人成好遂盟而去

史記吳世家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  
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  
重味衣不重采帶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

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至  
繒召魯哀公而徵百半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  
太宰嚭乃得止因留魯地于齊魯之南

附吳子曰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劉寅曰國

中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

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事齊晉是也

司馬彪戰畧曰孫權死王和胡遵毋丘儉等表請

征吳朝廷以三將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

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晉平定

閔辟士蕪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

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

春秋鑄曰賢哉陳書也生逆亂之族而能捐軀死

國其晋乘鍼之倚乎夫死非人所樂其无則安能

使之且僖子弑君盜政矣寧復待此而後得志哉

左氏為此言非所謂成人之美者

胡傳曾子曰出爾反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

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

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

齊師後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  
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  
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魯  
子其言豈欺也哉

捫蝨談曰吳子馮戰勝之威以臨齊齊諸臣與戰

者人自分必死豈非積威約之漸哉抑兵志有之

戰勝易守勝難吳恃勝而不能守吳恃越兵入而

荆棘生朝已所謂五勝者禍豈吳謂邪

伍胥策艾陵之師小勝而大敗其說本之金匱貯

左氏兵畧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晉平定

云斗擊九醜余初不解也比見六千凶台門以天

罡加丑末為斗擊四辰連五日為九醜其為凶徵

與胥言正合豈太公金匱兼該六壬而子胥即緯

崇及之邪昔人淹博如是韋第以勇智勝也

越子朝吳 哀公十一年

吳將伐齊 越子率其眾以朝焉 王及列士皆有饋賂

吳人皆喜 唯子胥懼曰 是豢吳也 夫豢養性非愛之

將殺 諫曰 越在我心腹之疾也 壤地同而有欲于我

得志于齊 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 杜石田 越不為沼

吳其恨矣 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 者未之有也 盤

庚之誥曰 其有顛越 不共則剗 殄無遺育 無俾易種

于茲邑 剗剗也 殄絕也 育長也 俾使也 易種轉生種

左丘明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類是商所以興也 今君易之 林言除惡去根 此商所

道留惡 將以求大 不亦難乎 弗聽 使于齊 屬其子於

鮑氏 為王孫氏 杜孫使人至齊 屬其子 改反 後王聞

之使 賜之屬 饋以虎 杜艾陵 使也 將虎曰 樹吾墓 擯

擯可材也 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 盈必毀 天之道

也 杜越人朝之 伐齊 勝之 盈 之極也 為十三年 越伐吳

孫子曰 卑而驕之 劉寅曰 卑辭厚賂 使彼至驕

則忿而不為備 故可襲而破之 如冒頓以千里馬

閼氏與東胡 東胡志驕 不為之備 又求地于冒頓

冒頓怒 襲而滅之 越子率眾朝吳 列士皆有賂子

胥以為豢吳 後果為所滅 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

卑辭 推獎李密 果驕而取敗 凡此皆是也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 文伐之法 奈何 太公曰 凡文

伐有十二節 一曰 因其所喜 以順其志 彼將生驕

必有好事 苟能因之 必能去之 二曰 觀其所愛 以

分其威 一人兩心 其忠必衰 廷無忠臣 社稷必危

三曰 陰賂左右 得情甚深 身內情外 國將生害 四

曰 輔其淫樂 以廣其志 厚賂珠玉 娛以美人 卑辭

委聽順命 而合彼將 不爭奸節 乃定 五曰 嚴其忠

臣而薄其賂 稽留其使 勿聽其事 亟為置代 遺以

誠事 親而信之 其君將復合之 苟能嚴之 國乃可

謀 六曰 收其內間 其外才臣 外相敵國 內侵國 鮮

不亡 七曰 欲固其心 必厚賂之 收其左右 忠愛陰

示以利 令之輕荼 而蓄積空虛 八曰 賂以重寶 因

與之謀 謀而利之 利之必信 是謂重親 重親之積

必為我用 有國而外 其地必敗 九曰 尊之以名 無

難其身 示以大勢 從之必信 致其大尊 先為之榮

左丘明 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二十五

微飾聖人國乃大倫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  
 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  
 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  
 惡災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  
 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  
 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  
 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  
 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  
 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

以上察天下察地微已見乃伐之越之泰吳計多出此

國語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  
 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  
 者我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  
 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早則資舟水則資車以  
 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牙爪之士不  
 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策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  
 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  
 踐曰苟得聞于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孰其乎

之謀遂使之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  
 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于下執事曰寡  
 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  
 辱請句踐女女子王大夫女女子大夫士女女子  
 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  
 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  
 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于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  
 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  
 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

其執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  
 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美負  
 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  
 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  
 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  
 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  
 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救越國之罪又有  
 于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語聞古之伐國也



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句踐說于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  
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則寡人  
之罪也寡人請更于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  
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  
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其身親為  
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  
至于鄆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昆弟  
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八

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養命  
壯者無取若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  
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  
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夫生女子二  
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  
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  
壟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  
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  
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備也無不歡也必問其  
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于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  
曰昔者夫差恥吾君子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  
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父  
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  
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  
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  
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  
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  
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  
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  
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  
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就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  
故敗吳于圍又敗之于沒又却敗之  
越絕內經九術篇云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文種

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種對曰伐吳有九術  
 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  
 財幣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橐以空其邦四曰遺  
 之好美以為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  
 遺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和家富而備器九曰堅  
 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  
 天下不難况于吳乎越王曰善于是作為策楯嬰  
 以白璧縷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  
 之于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  
 問于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財載拜  
 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昔桀  
 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知五穀不時天與之災  
 和家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  
 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財五年乃成高  
 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絕戶哭越乃飾美女西施  
 鄭旦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  
 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溇下貧窮不敢當使下

左氏春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言五十一

臣種獻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  
 勿受臣聞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繁  
 易湯而滅紂芟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  
 聞越王句踐盡書不倦悔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  
 人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  
 進賢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  
 毛裘夏披絺絺是人不死必為利害胥聞賢士和  
 之寶也美女和之咎也夏亡于妹喜殷亡于妲己  
 周亡于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為不忠  
 而殺之越乃與師伐吳大敗之于秦餘杭山滅吳  
 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  
 王子年拾遺記云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  
 味進于吳殺二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  
 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為備保越又有美女二人  
 一名夷光二名修明即西施鄭旦以貢于吳吳處以  
 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  
 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于珠幌之內竊窺者  
 莫不動心驚視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王

左氏春秋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言五十一

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兵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地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堂言丹鳥之異也

魏志廬江太守劉勳兵強于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早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繇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上國伐之上繇其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焉越喜悅外畫賀而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

左氏兵界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音三十三

曰上繇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于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與兵伐上繇策果襲其後勳窮敗遂奔

太祖

宋史余端禮對孝宗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驚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候其機漢武乘匈奴困親征漠南無王庭警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後實也越謀吳則不朕外講盟

好內脩武滿陽行成以種蠶陰結援于齊晉敬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伯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

附揚子云或問子胥種蠶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籍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蠶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誦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即也至蠶東種而適肥矣哉

徐幹中論云夫言畫施于當時事效在于後日後

左氏兵界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音三十三

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今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也至于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順已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已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彘伍負屈卑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而成敗殊馳與廢異門者見策與不

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夷考其驗斯為甚矣

捫強談曰鷺鳥將擊必戩其羽欲欲掩雖必卑其體越之朝吳正謂沼吳計耳柰何饋賂入而王及列士甘為越餌殆猶之飲狂泉者君臣大小其狂若一子胥欲以一人之醒醒一國之狂其數固不勝矣徐偉長云二策並陳明君從致已之福者關君從順已之欲者夫差從列士而違子胥之計也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越子伐吳 哀公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杜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杜一子越人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

姚自泓上觀之杜觀越師彌庸見姑笈之旗杜姑笈

東勝大曰吾父之旗也杜彌庸父為越所獲不可以

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杜為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

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林守丙戌

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杜地守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

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杜惡諸自劉

七人於幕下杜以

戰國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狄濡其

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

不知于隧之敗也吳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

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

人下艾陵還為越王會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

從而伐趙攻晉陽之戚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

伯璠于鑿臺之上

呂氏春秋云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所以自殲于干隧也

淮南子曰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闕虛則走

左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

萬南與越戰樓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

晉公擒之于黃池晉公侯也擒之謂平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

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悛悍遂過悛勇不可

正喻太臣怒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

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

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

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

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傳云一勝因

孫子

干隧干隧疑二隧之誤或別有據

兵法云吳王夫差失越不取其後越王以三千兵擒之于干隧此因其虛乘其散也故因虛散之必敗猶天明之必冥也

孫子曰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張預曰兵已疲矣

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隣國因其疲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

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吳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

左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之徒何能為善謀于後乎

越語越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

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

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安其

歎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

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

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朕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

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

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

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  
 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  
 玄月執王及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餽飯不及  
 壺殄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  
 臣固將謂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  
 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與師伐吳至於五湖吳  
 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  
 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弗許也臣  
 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蠡  
 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  
 許范蠡曰臣聞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  
 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  
 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  
 日因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  
 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動先動也  
用陽謂輕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遠則用剛  
疾猛以無陰蔽先無陽察敵也先動者泰靜為陰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三十九

為陽用人無莠往從其所疏射的也無莠無常所  
察也為制不豫謀也故口性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敵  
以剛強乘禦已其陽節未盡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  
 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  
 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  
 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  
 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未也剛強而力疾王姑  
 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吳語云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給于歲乃起師北  
 征關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  
 會晉公午於黃池于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  
 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于姑熊夷越  
 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  
 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  
 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今吾  
 道路悠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權曰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 四十

夫危事不齒也年也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

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齊宋徐夷曰吳既

敗矣將夾清而廢曰廢我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

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吾

湏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吾民恐畔必會

而先之 吳王昏乃令戒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

兵擐甲係馬舌出火龜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

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 行頭皆官帥繼釋拱

稽稽察也也鄭後司農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

左氏未舉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文犀之渠 十行一發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袍經

也謂楯也 書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日月為萬人

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旂乘甲白羽之矐望之如蒼

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

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矐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

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矐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

以勢攻鷄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

抱親就鳴鐘鼓丁寧鐸于振鐸丁寧謂鉦也鐸于

鳴之與敵 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鉦以振旅譁鉦誰

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傍壘乃令董褐

請事董褐將還王禰左疇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

五人坐于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疇軍左部

罪人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董褐既致命乃

告諸趙缺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

嫡子死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

戰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然而不可徒許也晉乃

令董褐復命曰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君若無早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

左氏未舉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

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

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

其北郭焉而過之

吳越春秋越王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諛者

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

湏明年之春朕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

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虛老弱在

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夫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

未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句踐復問范蠡

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君子六千

諸御千人史記後七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有

上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所子養有恩惠

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

范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水師勝也所謂習

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

二千人哉

附戰國策或謂鄭王曰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

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

越戰越人大敗保于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櫛

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于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

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

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謂男為臣

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

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

史記吳王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

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

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

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殺入

左氏春秋卷之五十一 四十五

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

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

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

之願也遂問于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

堪國家故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

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吳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

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

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

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

制其敝此城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

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

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

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

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

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

曰東海後臣孤勾踐使行臣種敢脩下吏問于左

左氏春秋卷之五十一 四十四



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疆故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解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晉四十九

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鴟冠子云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

尹文子曰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鹽鐵論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于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于外政敗于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蘇氏曰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

左氏春秋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四十六 晉四十九

代之制至于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鶴鶴之陣見于其書及至管仲陣法不少察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故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于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百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唯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

子所以治齊之兵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進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捫蝨談曰每謂吳許越成楚許漢約可謂不利人之危庶幾有厚道焉至越禽吳于干隧漢蹙項于垓下所謂寧我負人亦大不長者矣嗚呼越王長頸烏喙范子亦自謂吾猶禽獸其甘心啗吳豈朝夕故邪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四十七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二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叔儀乞糧哀公十三年

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杜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

曰佩玉纓兮余無所繫之杜榮無服飾備也巳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

下○葉而推反又而水反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脫之杜一盛也

左氏兵畧卷之三十一

脫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對曰梁則無矣蠢則有之

林界精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林蓋有山氏

美也山律其呼則諾而與之也杜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

隱庚西方主救於北方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

以亡

孔疏云酒盛于器故謂一器為一盛說文云脫邪

視也詩云無水無褐何以卒歲鄭玄云褐毛布也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是褐者寒賤人之衣服

也言我與被褐之父但得共邪視之不得飲之告

已之乏飲也食以稻梁為貴故以梁表精若求

梁米之飯則無矣庵者則有之若我登首山以叫  
 呼庚癸乎女則諾軍中不得出糧與人故作隱語  
 為私期也庚在西方穀以秋熟故以庚主穀癸在  
 北方居水之位故以癸主水言欲致餅并致飲也  
 土地名首山不知其處當在吳所營軍之方  
 史記霍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  
 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肉而士有饑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  
 踰翰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二

三百四十四

舊唐書隋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煬帝令饑  
 人就食黎陽開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時賑  
 給死者日數萬人李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是為饑令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  
 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掩襲即日剋之開倉恣  
 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  
 又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  
 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  
 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未望至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三

三百四十五

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  
 王翊犒軍士唯攜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  
 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于難而食不  
 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邪國家瓊林大盈寶貨  
 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邪行次涇水乃逐戈大  
 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即勿草  
 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  
 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絲二十車馳賜之  
 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戰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  
 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姜公輔  
 往撫勞之諱出內門賊已斬關陳于丹鳳樓下是  
 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窮力而止  
 又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李絳于本道募兵千人  
 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與元兵額素定  
 募卒悉令罷歸絳晨與視事召募卒以詔旨諭而  
 遣之仍給以廩麥皆快然而退乃謀聚趨府劫庫  
 兵以入使衛絳為亂兵所害  
 附陸宣公請儲蓄軍糧事宜狀畧云軍志曰雖有

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

宋史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粍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

又穆衍從韓絳安撫陝西遇慶卒亂時諸郡捕賊

兵糧構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乏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

又宋琪議轉運曰臣每見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于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為國北門押藩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換糧之備入藩甸決軍糧自齎每人給麩斗餘盛之于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一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饑色

武經總要云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費師不宿飽况深入敵境飛輓不通襲師及寇益資擬備雖云因糧于敵亦虞清野以待舊法人持乾糧三斗可用數旬若班師在道去境猶遠儲貯之絕即須揀擇羸瘦牛馬應卒以充軍食庶全人力不至為賊困逼 近代邊兵遠行則有糜餅飯餅麩糗糗雜餅之類糜餅用糜末作麩投沸湯和為餅厚一分使次切作碁子曝乾收貯如在營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陣中乾食之味美不渴愈

于雜餅飯飯並製如常法惟曝極乾今可賣持

及久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符不能明相去遠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遠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入操一分相參而不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

捫發談曰食者上之所輕死者下之所重上不能  
捐所輕以恤下而顧欲下之效所重于上必不幾  
矣涇原之師召下糲食而獲林大盈為一空焉亦  
激于勢所必至也嗚呼今九塞之卒能保無登首  
山呼庚癸者哉是在主計者預為之防

左氏集解卷之三十一

諸梁娶曹哀公十六年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杜在時十九年又辟華氏

之亂於鄭杜在昭二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馬鄭人復之如初杜初時晉人使

謀於子木請行而期馬杜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

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子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

無乃害乎杜葉公子高沈諸果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

為不利杜不為害舍諸遠竟使衛藩焉杜使為藩葉

左氏集解卷之三十一

公曰周仁之謂信杜周也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

言杜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願違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杜私謀復

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杜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君之使

處吳竟為白公杜白楚邑也汝陰襄信縣西南請伐

鄭子西曰楚未節也杜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

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

勝怒曰鄭人在此誓不遠矣杜比子西於鄭人言我

在西矣杜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

林杜子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

公子結

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邠余翼而長之林言勝如鳥之

邠我如鳥獲杜用士楚國第杜用士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

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林令尹謂子得死乃非我言

我必殺之若得自杜石乞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悅勝謂石乞杜石乞曰王

與二卿士杜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

可得也杜五百人曰市南有熊宜僚者林熊宜僚勇

南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

言說告之故辭杜告欲作亂承之以劍不動杜按劍

勝曰不為利諛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杜汝陰請以戰備獻杜與吳戰

之欲因以為亂杜愬於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

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杜愬於子期曰

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林不可不扶豫章以

殺人而後死杜以效其多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

濟林焚府庫以息觀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

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林蔡邈州

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

幸者其求無繁偏重必離杜險猶惡也所求無幾則

而討之杜管修楚賢大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杜管修楚賢大

知其可討杜子聞平王子白公欲以子閻為王杜子閻平王子

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

室而後庇馬故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

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杜遂殺而以王如高

府杜高府石乞尹門杜為圍公陽穴官負王林陽大

夫穴高府之杜昭夫人以如昭夫人之宮林昭夫人葉公亦至

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胥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胥乃胥

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胥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林歲

也日日以幾林與君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杜艾民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林民知

旌表葉公以徇告楚國之人也杜言葉公而又掩面以絕民

望不亦甚乎乃免胥而進杜言葉公遇箴尹固帥其

芻將與白公杜欲與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杜

舉之敗二子功多杜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

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林微

之黨共屠其尸。與一本作與謂典廢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

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杜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

將烹乞曰此事林白公黨國之事。免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

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熊奔頹黃氏杜燕勝弟頹黃氏也。顧

奎沈諸梁兼二事林沈諸梁即葉公子高杜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

為令尹林子西之子也。使寬為司馬林子期之子也。而老於葉杜

終言史記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

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

左氏兵果卷之三十二

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

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郢為白公白公歸楚三年

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

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

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

礪劍入閭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

笑曰勝如知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

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設

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

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

攻白公白公之徒敗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

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

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

王復立之

戰國策莫敖于卑對威王曰昔者葉公子高身獲

于表薄而材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

先君以檢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

左氏兵果卷之三十二

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

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

是也

宋書謝晦表曰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胃惡人在朝

趙鞅入伐

淮南子曰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反復擊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

立到杖策鍬針上貫願榮馬撞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鍬到杖策故鍬貫願也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

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

殺于西子期

荀子三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崇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耳仁義功名善于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

賈誼新書云白公勝祈為父報仇者報大父與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為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為發憤快志耳故欲匕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為要俱靡而

本本未也卷之三十二

十五 言序

其廉世聚

已耳固非冀生也  
呂氏春秋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母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于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尚若泉之愛其子也

史記成安君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

名

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又周亞夫至維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我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南史侯景遣儀同傅士哲呼羊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柝不特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若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于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此

本本未也卷之三十一

十三 言序

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舊唐書薛仁貴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謂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又迴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是時急召郭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維虜圍之數



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  
 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  
 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  
 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  
 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  
 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  
 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  
 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  
 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  
 左氏兵星 卷之三十二 十四

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  
 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  
 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  
 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  
 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  
 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  
 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患義何至  
 於是迴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及  
 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尉繚子曰兵有勝於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於市  
 井 劉寅曰兵有制勝於朝廷者如晏嬰破莒昭  
 之謀而晉不敢加兵於齊是也有制勝於原野者  
 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於  
 市井者如葉公子高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  
 公而敗之是也  
 附六朝事迹云勝處吳邑為白公金陵吳邑也恐  
 白之得名自此始  
 春秋鑄曰當是時令白公無殺管修子高能不入  
 左氏兵星 卷之三十二 十五

乎彼賊兩鄉且劫其君矣何有于一士矧國之貴  
 危僅在晷刻而以是區區者夾進退也于高之見  
 固若是迂耶俾世有臨難蓄縮而釋賊弗討者諺  
 曰吾有所待也則斯言放之矣  
 捫蝨談曰楚人之思葉公也若望慈父母若望歲  
 情孔亟已迨其入也一胃一免俯順民情真若澗  
 甘霖于槁苗快離依吾安乎豈近悅遠來葉政固  
 有素孚者邪不然何以得此于民也至國寧歸老  
 識高子西子期又相萬象

三軍潛涉哀公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

右句卒杜句卒鈞伍相者別為左右也○句古侯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

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

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並力擊其中

軍故得勝也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置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劉寅曰昔越為左卒吳分兵禦之越

遂潛涉破吳陸遜攻費棧牙幢分布鼓角夜

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趙宋時張齊賢守

代契丹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南持熾然炬

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掩擊大破之

是變亂以火鼓也

又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

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

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

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

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

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

者也眾者使人備已者也

又曰倍則分之○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

一術為奇○杜牧曰以二敵一則當取已之一或

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瀆

分滅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眾寡每

陣皆有奇正非待人眾然後能設奇項羽于烏江

二十八騎猶設奇正循環相救况于其他哉

六韜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

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

者分為衝陣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

其後強擊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陣備

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

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維

眾其將可走

唐太宗李衛公恭問李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

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雙

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在

遠來勒遠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  
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  
也古人如此者多

國語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  
勾踐問馬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  
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  
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美以而可包胥  
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  
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

本氏舟車卷之三十二

十八

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  
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  
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  
嗟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  
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  
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  
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

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  
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  
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馬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猶未可  
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  
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

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  
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問戰美以而可大夫  
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昔

本氏舟車卷之三十二

十九

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鍾進對  
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大夫蠡進對曰審備  
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  
以戰乎王曰可矣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  
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  
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過及五日必審之  
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昔屏而立夫  
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  
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

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上去屏  
 側席而坐不婦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  
 曰食土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  
 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  
 乃闔左闔填之以上側席而坐不婦王乃之壇列  
 鼓而行之至於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以環  
 填通相問也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  
 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徒舍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  
 此不用王命明日徒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狗  
 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  
 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  
 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  
 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婦汝而父母之世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有兄弟四  
 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  
 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  
 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狗於軍曰有眩瞽之疾者告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子

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若已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狗於軍曰筋力不足  
 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  
 接蘇斬有罪者以狗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  
 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狗於軍曰謂二三子  
 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  
 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  
 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  
 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  
 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  
 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泝江鳴鼓  
 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  
 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  
 乃命其中軍銜枚潛泝不鼓不謀以襲攻之吳師  
 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泝而從之又大敗之於  
 沒地名又郊敗之三戰三北師遂入吳  
 吳越春秋云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  
 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兜甲調禮兜甲又令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子

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于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救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救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眾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救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越之左右軍乃逸伐之大敗之於圍圍立也又敗

左氏去本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二

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二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句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句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謀也

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顯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

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于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淮南子兵略訓曰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史記大將軍衛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會日

且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蓋縱左右翼統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

本氏去本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三

此馳去

魏志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顏良等攻東門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

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看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

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上餘

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卷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晉書符堅 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關震率衆入  
寇竟陵桓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陳激水屯管城  
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  
城擒震

載記慕容恪追冉閔于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  
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  
無謀一夫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

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  
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  
軍但厲卒從旁湏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也及

戰敗之遂擒閔  
梁書陳霸先之破侯景也擢軍於張公洲景觀之  
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

萬人擊鼓而進霸先謂王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  
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

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鑿銳蹂其  
後大兵衝其中景遂大潰棄石頭而遁

北史高智 慧據江南反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

左氏兵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音注

營周三百餘里舩艦被江鼓譟而進來護兒言于  
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  
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  
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  
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舩數百直登江岸襲  
破其營因縱火焰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  
一鼓破之

北齊書段韶值周軍于大和谷韶為左軍蘭陵王  
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與周人相對周人以步人

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  
疲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  
當者亦一時瓦解

舊唐書李希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  
黃梅以絕江道伊慎兵七千遇于永安戍慎列樹  
三柵相去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聲鼓三柵悉兵

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  
創業起居注帝率王威等討歷山飛賊遇于河西  
雀鼠谷口賊衆二萬餘人帝時統步騎總五六千

左氏兵集 卷之三十二

二十五

音注

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  
群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圖力而取容  
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  
幸無憂也順史賊衆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  
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為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  
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為大陣又以  
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為小陳軍中莫識  
所為及戰帝遣王威領大陳居前旌旗從賊衆逆  
者謂為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重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二十六

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陳  
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  
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

宋史張威以意創法名撒呈陣分合不常聞鼓則  
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  
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  
舍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報勝

附五代史吳越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  
鏐遣其弟鋹鏐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

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  
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既令  
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

相與談曰越為左右句卒而吳分師禦之是越幸  
吳之散且離得成其積與搏之勢也夫吳為越所  
誘而吳卒不覺竟以潛涉取勝越師可謂善托于  
隱微者矣君子謂呂覽善于談兵越子善于用兵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二

二十七

楚取陳麥哀公十七年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杜聚也楚既寧將

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

右領差林二人皆楚大夫單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

陳其可使也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子高曰率賤

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杜言此二人皆當輔相子子穀曰觀丁父鄰

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杜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

大啓群蠻彭仲翼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

杜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朝陳蔡封畛於汝杜開封畛北至汝水

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誦杜誦疑也令尹有

憾於陳杜十五年子西伐吳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

之子是與杜林天意若欲亡陳其必與與子西之子以為功君盍舍焉杜舍右

史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杜林

杜謂觀下王卜之武城尹吉杜武城尹子西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

師滅陳杜終鄭押龜言五及鴉火陳卒亡

汲冢周書曰春遠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

其衣服杜為敗其武之時也

賈誼新書曰安于治置父齊攻魯父老曰麥已熟

矣民人出自艾侍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

請弗聽俄而齊艾之季孫聞之怒以民勤苦弗得

食又告而弗聽安子雖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

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

殫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

息季孫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安子哉

後漢書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

李氏才集卷之三十二

二十九

又曹操欲取徐州選定呂布荀彧諫曰宜急分計

陳宮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穡穀

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操於是大收熟麥復

與布戰布敗走

曹瞞傳太祖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

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

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

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

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



魏書初諸葛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糧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芟上邽左右生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宣王軍又敕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軍糧

晉書宣帝進軍隴諸葛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晝夜赴之亮望塵而遁

載記晉末宋武帝討南蠻慕容超超將公孫五樓

本紀未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勸斷據大峴曰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敵此中策也超曰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卒敗滅

又秦符健聞桓溫之來收麥清野以待之

陳書齊人米冠都邑搔擾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孔奐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勅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克口決戰乃今與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粟軍人且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

破賊

北史齊神武所至約東軍士織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

北齊書高祖大舉西伐將度蒲津薛琰諫曰西賊連年饑饉無可食啗故冒死未入陝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以圍陝城粟不得出置兵諸道勿欲野戰比及采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寶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高祖不納遂有沙苑之敗

本紀未詳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舊唐書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為吐蕃麥在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哥舒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下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唐語林李鄴為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啟此一方便宗未知者麥熟而徐師果敗

宋史東陽園解植方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

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  
刈之令清野以俟

捫蝨談曰夏取其麥稱武之時此後世鼠竊之餘  
謀也不宜自周書言之蓋書不出孔壁而出汲冢  
言不雅馴母惑矣不然曹瞞高歡特偏霸之雄也  
猶能以敗麥自刑至或步行麥地奈何王者之師  
而忍剝民間猶哉

李氏未冬 卷之三十二

五十二

荀瑄圍鄭哀公二十七年

悼之四年晉荀瑄帥師圍鄭杜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

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杜

去也林早服而為之杜保守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杜保守也

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鄭魁壘杜鄭

晉士曰桔柣門杜欲使反閉其口而

死杜林晉魁壘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

在此杜謂知伯也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

子故知伯言其無勇何止為子對曰以能忍耻

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悞趙襄子由是甚知伯也杜甚

甚其記反遂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喪之杜

晉悼公之四年春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趙

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於晉陽之下

在春秋後

韓非子曰奚謂貪悞昔者知伯瑄率趙韓魏而伐

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

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

人也好利而驚悞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

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

智伯悞

李氏未冬 卷之三十二

五十二

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知是律可以免於  
惠而行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  
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  
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  
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子其措  
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  
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卑狼之地趙  
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  
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為人也陽規而陰疏三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  
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其  
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  
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令將軍騎先至晉陽  
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蔽城郭不  
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  
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蔽皆不  
備具吾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蔽  
於臣不蔽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  
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  
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  
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  
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  
吾柰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  
宮之垣皆以狄蒿楛楚檣之有楛高至于丈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菌落之勁弗能  
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

左氏春秋卷之三十一

董子治晉陽也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  
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  
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  
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  
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  
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  
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  
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  
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兵

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寒今知伯率  
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  
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羸中而少親  
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  
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因舉  
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張孟談入晉  
陽以報二君之反於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  
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  
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  
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  
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  
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着於晉  
陽三年今旦暮將挾之而嚮其利何乃將有他心  
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旦二主又朝而始  
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  
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  
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  
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親之

左氏兵星卷之三十二

五十六

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陔韓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  
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必  
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  
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而決其水灌知  
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  
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軍破  
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故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  
之本也  
又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  
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  
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  
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  
敵之國則知伯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  
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君不如予之以驕知  
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備以吾國為智

左氏兵星卷之三十二

五十七

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知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戰國策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却疵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却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窺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

左氏兵界卷之三十一

何如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却疵言君之自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且今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皆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趙而出却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墨子曰昔者晉有六將軍而知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

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又不止又圍趙襄子以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

左氏兵界卷之三十一

擊知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為利則蓋嘗鑿之於知伯之事乎此其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水經注云昔知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踵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三派此瀆即知伯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溉灌東南山城注於汾水漢安帝所脩溝渠即謂此捫蝨談曰韓之設規魏之趙設趙之張孟談三子

為其主計得矣亦繇三主能用之故各以其國金  
智氏非無謀臣也如知伯不信何哉鄉令智過之  
言用則孟談之志矜行高國策智過曰臣遇張孟  
談于棘門之外其志矜  
其行必見疑矣又令却疵之言用則二君之視端  
趨疾愈見疑矣何至肘足加于車上而智氏分  
國策曰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如  
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蓋利令智昏因貪  
成悞不亡何待哉彼其一時謀臣並可謂先人奪  
心者故頗采焉

左氏兵畧卷之二十四

四

左氏兵畧後序

春秋之有左傳其列國之文獻魯史之  
武庫乎而於紀兵為獨詳兵家言自黃  
帝司馬孫吳諸篇皆以法左以事而法  
備焉法以統事事以徵法法以稽實事  
以待虛綜百二十四國之戰陳攻守得  
失成敗星列碁布兵志之大觀未有能  
出其藩者也海虞陳錫玄先生官樞幕  
方當拮据樞務倥傯簡書顧日携左傳  
以鉛槧自隨採其志兵者而縱橫證之  
傳以倫類參以紛錯裹以評隲雜以感  
概比事屬詞則元凱遜其癖約言析理

左氏兵畧後序

一

則季野讓其裁勒成一書命曰左氏兵  
畧於是二千載間戰陳攻守得失成敗  
又畧見於陳氏之書矣出以眎客容讀  
而嘆曰美哉淵乎廣而志贖而不嚴思  
深哉其詩書禮樂之餘風乎是宜獻之  
當宁以式韜鈴匪直藏之名山已也先生  
卷之二 後序 百八十八

曰否否夫兵難言矣竅言亡當馬謖之  
師趙括也守文不變陳餘之祖宋襄也  
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昔之深於古  
氏者多矣而精忠大節智深勇沈莫如  
關壯繆岳武穆二侯最著范文正以授  
狄武襄卒為名臣為大將謂此物此志

也余不佞不能佐軍旅第治兵言兵其  
敢不深惟職司而暇以詩書禮樂相剽  
說也不佞暇矣容肅然而起曰至矣哉  
其治兵言兵也蓋庶幾曠疎之懼哉  
不云乎無恒安處靖恭爾位古人一心  
營職弘濟世業者是書有焉而寧獨以  
卷之二 後序 百八十八

左盡兵以兵畧盡職也

同郡友弟楊時偉撰

左氏兵畧後序

凡有生之類，愬不能無爭，爭則不能無鬪。人心之願，欲無窮而又將以智識其爭，尤大戈矛甲冑，蓋所繇以起也。春秋以前，萬國綦布疆場之際，易致紛拏，不得不國設兵而人習戰。故雖纓綉之士，不耻佩決拾而講鷩鶴魚麗之事，用能免於儒懦之誚，而小人不待伐其技，以馮之其勢然也。故近兵農判而公卿將帥，截然為二途。士君子率鄙兵事為倉超然不屑。至戎馬生郊，則惶惶無筭，一切讓臬猛。

左氏兵畧後序

甲

百七

雄鷩之士為政安得稱不器之君子

且令天下安所見司馬灋之雍容乎

余友陳劬玄先生馳騁百氏於左氏

傳最深嘗謂昔人知左氏祇工

或稱以富艷或詆以浮誇而不知其

留意師律傳中所叙列國兵章之畧

左氏兵畧後序

壬

百七

逞逞與強吳兵灋及後代良將之用

兵相通而標左氏之所叙而以相通

者附之又系以論斷或有所承稟

與闇合之不揚挖殆盡使素臣復生

寧不以鉅玄為知己或謂是則然矣

抑夫子不啻問陳也何居余以為俎



豆之有行列寔與置陣類故曰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試觀其合也蓋夫子  
嘗曰也取則克祭則受福其告子路  
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非折獲於  
豆之本欲魯齊以好會夾谷也夫子  
令備左右司馬以行卒使齊人不獲  
逞志清之役賴冉有用矛於齊師以  
致克捷聞其兵濼之所繇聞曰聞  
之夫子謂聖人不知兵而儒者  
兵然也否耶左氏親及夫子之門  
其知之矣嘗觀劉向別錄謂魯申以  
左氏傳授吳起起以授其子期期授

楚椒鐸夫起為談兵之雄而嘗受左  
傳則左氏非兢兢訓詁如後代之儒  
非豎屬者可知而錫玄得其微於  
千載之下而著言發明之可謂  
之獨見也錫玄為吳中文獻家其考  
莊靖公聚書與秘府敵錫玄沉涵其  
間無少間日有德角持三寸弱翰戰  
秘一時無復前知其所撥蕭濛以  
供綴屬第為豪於楮穎間而已  
其猶甲吟槁簡而所營良與眾異  
藉令錫玄得仗漢節為  
天子督饒虎士捍邊於雅歌投壺之祭遵

輕裘緩帶之羊祜與射不貫札羸不  
及騎之韋叡寧渠迹出其下哉天下  
之不盡錫玄猶自昔文人不能知  
左氏也錫玄於當世之務皆嘗

古而折衷之若戶口之登耗不樂之

河陰河渠之移徙通塞亡不考而試

左氏兵畧後序

八

九

與之言即亡不纏纏若指掌而令聽  
者若發蒙錫玄故非逐其偏嗜而矜  
一察以自炫世者比也顧以左氏之  
用心晦於千載所當揚扆且以寄雄  
心見雅志焉耳書成而命之曰左氏  
兵畧為卷如干為言如干間出示相

知求觀者趾相錯恐鐵裹不足護門  
限於是梓而公之余以同好知於錫  
玄有所撰述必以寓目間以是證魚  
魯為効是書之成俾叙簡末辭不獲  
命雖於作者之志未必盡知而窺天  
測海抑以盡管蠡之量云

左氏兵畧

後序

九

九十五

布衣陳以敬仲孺撰

同刊兵畧人氏

叙州府知府李諫 格卿父

同知邵炯 晦仲父

通判徐養正 思聖父

推官董思洋 樂文父

馬湖府知府磨淑

同知楊如春 道發父

推官牛自然

東川府通判馬可教

在氏兵畧

烏蒙府通判徐文焯

瀘州知州岳具仰 仲類父

宜賓縣王憲臣 司直父

慶符縣宋進儒

筠連縣汪化中 象先父

珙縣潘紹魁

長寧縣郭之桂

隆昌縣張廷珂

興文縣趙必遷 惟喬父

屏山縣張國元

左氏兵畧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錄是編乃其任兵部司務時所撰嘗疏進於朝其例取左傳之叙及兵事者以次排纂仍從十二公之序其事相類者則不拘時代類附於前又襍引子史證明之而斷以已意謂之捫蝨談非惟無關於春秋併無關於左傳特借以談兵而已考五代史敬翔傳曰梁太祖問翔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紀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云云是左氏兵法至五代已不可用而禹謨進疏乃請勅下該部將副本梓行俾九邊將領人手一編是與北向誦孝經何異明季士大夫之迂謬至於如是欲不亡也得乎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十  
八卷傳略一卷

〔明〕董承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董承

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類輯練兵

諸書十八卷》提要

序

蕭廟之季東南倭變一時名將若俞疇江  
若戚孟諸若劉草堂並駕以有聲當世然  
李于鱗輩在草堂顧冲菴輩在疇江而汪  
南溟王鳳洲輩則右孟諸夫三將軍戰功  
次第一一在諸記間而議者軒之輕之遂  
序一  
爾紛紜而况隱鱗卜築欲崛起而登壇者  
乎毋怪今日之嘆乏才也予嘗經薊鎮渡  
廈門指點塞垣低徊戰地黃鵠白兔猶稱  
述戚將軍不置口當日原起非常工破歲  
月且費金錢無算非有人大主持於上將  
斷齧隨之亦烏能告成事也哉然卒以江

陵為累讀武夷水光石上鼓語未嘗不壯  
 之而悲其遇也大抵人臣為國家功不必  
 自已出戚將軍著書為後武津梁南倭北  
 虜剽其緒餘足以樹尺寸猶然生之年也  
 豈斤斤一封侯足多哉于鱗諸公恠一大  
 將名目位置三將軍不相下以予詳閱諸  
 序二  
 集即推轂孟諸無愧也兵凶戰危趙括易  
 談之為若翁所黜予不幾以提鈞為諸名  
 碩所抑揄乎聊因俞戚有成書當彙而公  
 諸韎韞以見作者自足千秋而戚行先之

晉陵何言選默甫識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目錄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條議

卷四

目錄

條議

卷五

將略

卷六

兵紀

卷七

賞罰

卷八

陣	卷九	營	卷十	戰	卷十一	操	卷十二	哨守	卷十三	長兵	卷十四	短兵	卷十五	聲類	卷十六
---	----	---	----	---	-----	---	-----	----	-----	----	-----	----	-----	----	-----

色類	卷十七	什器	卷十八	儀節	附	序	傳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跋
長男浣字閔孝同參訂															

明特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軍都督府  
左都督孟諸戚公誌

新安注道昆伯玉甫撰

戚之先起定遠具孝廉將軍傳中孝廉歷運帥入  
坐神機營母閻太夫人故旌貞節則自大寧歸老  
孝廉乞終養

詔從之嘗遇異人叩息子狀異人豫以期日告戊子

閏朔胄子生斯為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矣後

五年舉介子足當馬行其後十有三祀將及期王  
才夫人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而躍榻內是  
日日華五色孝廉命之曰繼光其字元敬其號孟  
諸則余所易也幼而好美押闔多權奇孝廉從方  
士受大還鋼鼎烹求偶退火出丹室命少保上局  
少保進武火大烹竊戶自若既排戶入乃大驚孺  
子冒不測而櫻九龍敗矣頃之覆鼎而出汞皆成  
金所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歎曰再實有非孺子

良惟予先世無罪實亡非先世咎惟予無良孝廉  
以木器貯硝樓上戒勿上少保私舉火為戲氣燄  
薰天孝廉厲聲詰之弗應跡之則茫然且焚燭而  
潛入版者寸之三孝廉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  
始舞勺隆準方願數而鷹揚英氣勃勃其中類晏  
平仲居然為萬夫雄既舞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  
名心奉孝廉命上勳府襲世官待次司馬門善相  
人者目逆之闕左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  
五等則三孤布衣極矣孝廉持大節不門家少保  
所孤家故不造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少  
保襲歸日服事分部內子主中饋極其食貧常市  
一魚三斬待餽朝進首午進尾少保虛口而待問  
有餘曰亡矣則以臚在腹而陰自奉心嗽之暮以  
魚腹羞少保色沮子枵腹以望吾腹甘苦可無同  
乎內子謝曰妾依君勞君良妾苦禮也乃心德內  
子方諸孟光庚戌待試武間匈奴大入部列城守



簡材官、戍九門、少保條上便空、部常其議、山東歲  
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春秋、少保在中  
軍從使者、使者起文學侍從、雙唱諸偏裨、中軍務  
輯衆心、一軍皆服、所部悉推輟、進總督、備倭都司  
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浙殘矣、少保上練  
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  
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  
義烏露金穴、括徒、遁陳兵入疆邑、人奮鈴棘禦之、

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慄而自輕、其俗力本無  
他空可破、舞及今簡練、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  
乃徵少保、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期以什伍起于  
兵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夷、安得地利、南而走險、  
不利、竝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爲長、  
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是  
名鴛鴦陣、惡川、鵝、爲、菽、居、無、何、卒、服、習、矣、督、府  
請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辛酉、烏夷入台州、諸旌

旗皆辟易、所嚮以全取勝、語具台州平夷傳中、時  
新兵若發矟、至如破竹、其守五、前、告、急、督、府、微、少  
保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夫巴氏故脫督  
府、遊將擠而代之、陰揣東南、憤客、戍、苦、軍、阻、則、扇  
甘言爲簧鼓、未及入閩、先上封事、請因兵求兵、因  
糧求糧、無庸征調、內應者、謹然爲口實、夫夫無負  
神戈師、及使者、彈事不行、各守官如故、夫巴氏既  
失策、無敢食言、寇羣益張、兵食無措、徒負長技、復

弓躍馬當先、一倭操利刃、迫之、斷馬尾而免、寇分  
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前東南、  
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由寇陸梁、海寇盤  
踞、廣叛兵乘亂出入、毗若無人、言者謂督府兼制  
八閩、亟解懸以希悔禍、乃屬少保部兵八千往、余  
爲監、自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訛繼至、截先  
登者五之三、其二突圍南奔、窮追絕跡、將振旅、余  
操壺漿迎之、福清、西樓、余謂倭嗜利如蠅、旋撲旋

集。非一大創。曁能息肩。公歸未及稅車。闕烽舉矣。少保辟人耳語。明公知余小子所由來乎。督府之授。以開府故。亦將以謝翠言耳。借一為券。寧慮什全。天意必欲完闕。幸明公在。入闕之事。明公以獨身肩之。督府之重。明公愈于開府。願明公躬謁督府。悉陳往者之過計。請兵請餉。而西余小子眇然一夫。願從公殉國矣。余三爵而三拜。少保出百金。劔二分。佩之。誓而指天。渝成言者。不祀。既入省會。勅功平遠臺。少保既班師。余上書請部。願奉詔。請援于浙。所部皆不可。聞方急。無寧出護軍境外乎。余爭之。強。今且必往。傳達三宿。聞寇入甯城。所部發。意足。追余還。弗聽。又三宿。驛聞督府達京。師所部發。意足。追余還。弗聽。既而大司馬趙公代督府。乃發浙餉。屬少保募精兵萬人。闕望援兵。日幾幾。如望時雨。兵至。冠畏飛將軍如虎。枕藉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縹脇從。視首功居多語。

其京觀碑中不具載

先帝卽位。虜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廷臣議

召譚司馬威。總兵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

矢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十部。東南虜馮積威劫

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股軍費。察外舍兒。視

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為功級。既曠而賞有差

劫。潰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

唾之。且不練。何以讓兵。無兵何以讓戰。練兵之效

略

六

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

部募三千丁壯。部將將之。合為四營。營各氏部。每

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則主將專制。簡

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堂乎可格虜矣。長

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穹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

罪之師。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

坐致富強。則百世之利也。部持可否。聞者發言盈

庭。司馬私語總戎。吾舌散矣。如不入。何。弟捫勿談

舍性命、總戎自言世受養、敢不思效、愚忠、用則  
 腹心干城、不則馬革、無問舌矣、既襄敏出就督府、  
 命總戎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大阿  
 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理、于時諸主將不用命、視  
 總理猶寓、公無廨宇、無人徒、無供億、督府言不便  
 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之議  
 矣、失言、薊當有督、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查  
 薊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邊圯、通  
 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請戍士、晝地受工、跨、皆為  
 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虛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  
 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詎  
 未能舉、麻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疆、律之、軍正  
 將不堪、請募南中入、穀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  
 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待、命郊外  
 自朝日雨甚、至于日中、軍容益壯、總干山立、邊將  
 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要害、程功能、部署臺

之役、丁、力、稽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薪木取諸  
 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少保、巡工、介弟為植、少令  
 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督、益、以、壯、麗、獻、功、不  
 旬月、告成、事、是、役、也、縣官僅發十萬緡、經費考  
 工、足、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緡、伍、戍、之、議  
 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引、為、方、陣、步  
 騎、二、旅、中、藏、之、遇、虜、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  
 近、則、步、兵、出、轅、下、距、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  
 騎、兵、乘、勝、逐、北、慮、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  
 發、則、南、兵、當、選、鋒、人、衛、兵、策、應、主、兵、戍、守、踐、更、者  
 任、轉、輸、首、分、數、次、刑、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俘、首、次、首、功、軍、政  
 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首、得、薊、狀  
 恐、巫、卜、不、祥、遂、謝、東、胡、款、關、入、貢、部、言、虜、數、苦、薊  
 北、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誅、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  
 上、上、薊、方、不、得、入、梁、益、且、將、求、多、總、理、故、以、叅、將

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克總兵  
入薊權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

上遣右司馬出行邊于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至

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

信余課諸將校諸兵躬入諸營驗諸械器履諸開

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關閘比還報悉以

次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

天子出其如王勿何既而遷修薊功遷進左都督其

加秩則少保子子保其階則特選光祿大夫

及江陵棄人間人言波及少保西禪將起記室少

保若加諸滕而進之陰布盡語京師領少保而自

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閩薊人願亟召還不得

請則勒石頌公德尸祝之少保度嶺南任疆事如

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一品鵞而張先後有

子皆不祿少保陰納陳姬舉所國安國散國沈姬

舉呂國楊姬舉輔國御人監諸姬多子狀月操白

亦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懇

祖禰乃大慟一品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携安國子

之安國既受室而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

歸諸王少保歲散千金狗客悉歸而暴折即延醫

治病且無資丁亥始及者惜日鷄三號將星隕矣

祚國守增廣生曲周公越之入襲少保先以閩功

受上賞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胄子壽國薊

功論最

上命任子執金吾通計部功即諸子皆萬戶不啻也諸

御史核册授記室上本兵故記室利資斧而乾沒

之核册亡矣乃僅襲祖器得指揮僉事不迫以賞

格開本兵以少保功高將請

卹典既曲周公就木請姑有待而後發表少保在浙

有紀效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鑿鑿見諸行事

非徒托諸空言居薊余署其路寢曰止止堂藏其

所著作爲止止堂集乃延郭造卿纂薊門志將納

諸職方既去，剽留千金造卿相載歸，闕志仍闕，少保故知人善任使，卒失之此兩人，少保非智者與？蓋千慮而一失也。當世借材且不給，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胡華陽有言：古今以少保當隱者三人矣，其一武穆，其一肅愍，其一則華陽自名夫。岳于不辜華陽非。

世祖聖明，且無幸少保四三公而一體卒以牖下終焉。豈真天定乎哉。

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

南蘭陵何 言膽大父誤

公諱繼光，字元敬，初號南塘，先世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殞。子斌受職，有開國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僉登州衛指揮事，宣無嗣，有弟曰寧，襲之。寧生景通，即公父。孝廉將軍也。公隆準方頤，沉毅有度，具文武才，弱冠服官，累部良家子，備胡曉暢北邊利弊，有請綬之志，無地

也。尋以備倭擢都司，乙卯參將事于浙，正巨寇徐海王直等勾倭內訌，變起倉卒，勦諸省及土夷諸客兵，狼心難控，且肆剽掠，愆期以至。遇寇復遁，于是公有練土著之請，眾譁然。雖之，公因募丁烏傷，朔陣使習，名曰鴛鴦，取其短長，兵參差相衛也。節制一新，脆弱皆武，因而犄角。遇寇，身先奮擊，台州花街、白水洋等處，九戰皆捷。烏夷畏之如虎，江右山寇黎天明等，糾上杭邵武等賊七千餘眾，縱

橫鉛山貴溪間撫臣邀公分兵兩援之公曰非兵法也萬一風雨賊或變更則兵勢孤矣所謂分者祇于十里餘分而度其必合合而可使或分正如率然救首救尾乃為得計既而謀報賊果焚巢移屯上坊然竟忤撫旨寇平賞卒不行迨壬戌閩以島夷猖獗當事謂公所部兵訓有成效亟請以援閩下然閩且不保

詔下公總材官練卒以往公初答撫道集注林部署

三大營機空公進曰俞劉兩公拒賊數月今一旦掩而有之何以堪願請身當敵衝兩公為翼擊功賞共之不敢顧眾嘖嘖多公讓也公破橫嶼牛田後勢如破竹而兵以格江右之賞咸沮公曰兵者氣也不惟却陣挫氣不可用而戰後泄氣亦不可用必再盈而用之故其用不窮而氣常勝是以賞冲鋒者戮退縮者乃進時賊結隊攻仙遊製呂公車高城丈許三面蔽以竹木綿瑣網繆數匝內層

梯布階匿賊百餘眾直通城堞車頂復駕飛橋度越女牆城中危且旦夕公大驅賊還遂以火攻巢車悉燬自此王倉蔡坡等處轉戰俱捷復圍陷城者七搗龍頭殲吳平山海戡安大定公以叅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中軍署都督同知

上命任子武德將軍則移任驃騎任子壽國丁卯秋東西分犯塞攻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

上趨召公旋以流言使殿京營公忠孝人也盤錯彌瀝

乃商輔兵策歷陳自強狀如伏波聚米詳具全疏中私令當事開誠納之募三輔而張六師公得頗制惟所批導商車攻出沙漠焚老上封狼居胥此其時也部持兩端不可遂出為總理薊昌三鎮練兵因上邊事復兼鎮守力請募南兵教車戰因壘堙建臺堞亘二千里屹然金湯臨敵聲援聚若淵魚奔若超忽小入大入戰即創虜生俘渠首長禿以歸諸部懾公威奉漢索惟謹薊功論最

天子勞苦公官任子執金吾先是趙高在事或蜚流言  
不有江陵公幾殆江陵故習聞外事目屬公而心  
多之公願得連十萬衆問罪何奴遺

中國數百年之安江陵避公親若左右手寬中制  
以待上功及江陵歿齟齬條起有喙三尺公竟量  
移而實志于牖下公春秋纔一甲子也初孝廉將  
軍在自始舉公拂之嚴公恭履過庭孝廉大詆曰  
童子何知恭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

不爾廢爾將養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竟裂之乃  
爾知有私孝廉者曰何以遺後世孝廉呼公慰曰  
吾遺爾不貲蕪之

帝所富盛矣且不戒心于盜迨公入長安設祖郊外復  
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母輕用之公聽進曰見當哀  
益何敢損以故四提將印佩玉三十餘年野無成  
田囊無宿餼惟集書數千卷而已公著作甚盛垂  
訓有家乘愚愚稿交游有箋牘詩文有橫槊稿籌

國有請兵辨食芹稿奏疏案牘治兵有紀效新書  
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條約諸集夫識時務者  
號爲俊傑俊傑在識時務所極重者而亟返之不  
然如腹笥如懸河亦安濟緩急乎哉使今日如公  
以浙用浙在薊則願堂堂正正得一當虜何至以  
客兵苦遠而以徵調騷海內也公慷慨公忠嘔心  
任事故隨地輟效至今功德猶在人心日間三十  
餘稔薛伊竟無有爲公鳴諸

天子今首揆特疏請之以慰拊憚以風後起且錄公後  
公可以吐氣千秋矣公亦艱子公自謂出奇計始  
得之丈夫子四長祚國以祖職起官次昌國執金  
吾新晋二階次報國典國皆庠生

聖明已憐而胎雪矣如公勞苦功高乃忍終曠公哉  
然竟以此而身後贈謚之榮未有及也汪王諸  
名公亦不得爲公立傳刻成無以弁諸首耶綜  
其略使觀者有端緒云 戰功次第詳誌中

重訂批點練兵諸書卷一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奏疏一

○議處兵馬錢糧數

臣所以歷年屢捷建功三省者皆士卒服習所致自今以往士愈悉知臣意臣亦愈識士情凡所施行日益安妥今蒙前命欲臣帶素練舊兵以往則四十二年闔叻因總督去任功賞不行軍信久失

兼有分境之命徵調更以不便况前兵俱係故家大族卽調亦難久留若臣單身赴任則閩中素無一兵必待教練有成非三年不堪試用方今大厄在前勢如燃眉豈容一日有緩矧禦侮之策不過足食足兵而今日之閩又大非昔比其在編民絕無干擾且動稱激變况欲徵民稅以養兵其在兵伍稍嚴紀律卽甘犯不馴况欲盡軍法以從事今處閩之策須聚素練之精兵新舊相兼務足二萬

先量處未踐功賞三分之一仍備糧餉器械以十萬數仍加編齊訓一之功將大寇蕩平庶海寇知懼而戒其再犯之勢山寇斂跡而杜其作亂之源然後漸開征歛以儲養兵之蓄未爲晚也俟臣漸練土著有效然後撤浙境之兵安撥之大計莫踰于此伏望

命下部議臣素練之兵毋離其將閩省空匱作何處辦庶有裨益焉耳

一請兵二萬者臣先援閩率兵六千人自溫州入興化將二千里山深瘴重跋涉勞瘁不服水土沿途病者已千人今以二萬計之甫到彼而病者姑約二千孤身客地每病兵留一壯兵調理計虛二千人臨陣每十人留一人守軍裝一人代炊爨兵共約又虛三千人由是計之則二萬之衆未交鋒而已虛六七千矣及既交鋒則得萬有二千此臣已試之明驗缺一不可也



一倭器精利、輕生善鬪、中國之兵、信非敵手、然臣每向輒勝之者、蓋臣以節制當其利器、以分番當其勇悍、今興化烏寇、將及萬餘、且山寇蜂起、亦以萬計、臣卽以二萬兵、除病者、守者、炊者、外、僅萬有二千人、况客兵未諳地利、倭寇慣能分伏、必將抄伏之路、一一按堵、俱不使出、臣之穀、以爲臣襲、方可進戰、以一枝爲正、卽得二三枝爲奇、又閩兵語言、與倭無異、多爲賊應、而浙兵難與合營、此臣所

以必請兵二萬也。

一臣所請素練者、蓋因閩事急如燃眉、無暇熟練、今素練之兵、見有五千、每人聽其間帶子、姓生兵一名、卽可立得一萬、新舊相間、日月之間、俱爲有制之兵、如畫募生兵五千、非二年久練無成、是浙兵卽閩兵矣、臣亦無所施其救急之策也。

一臣所以計費十萬者、因用舊兵同往、湏無失信、如去歲援閩、江西身經數戰、斬首三千、官兵白

衣在行間者、日夜望一介之命、今尚未蒙勸覆、况浙江原認福建功賞八萬兩、旋以總督被逮、已解中途而輒還、士心寧無失望乎、且兵士俱係名門大族、各有身家之累、今遠戍福建、必優恤安家、以二萬兵計之、共得六萬兩、再量給舊功、約四萬兩、此所以請十萬之數也、今閩倭寇往來無時、登犯莫測、防禦之兵、必二萬預備之糧、湏兩年而閩上無庫藏、下乏徵輸、倉牯空匱之際、將士枵腹以執銳、此勢之必不能者也。

一伏觀

祖宗建設、以將領司統馭、藩牧司軍餉、憲臣司糾察、撫臣兵備、專司調度、一代之制、誠爲盡善、但職業既分、而協恭者少、兵戎以鼓舞爲先、臣不過司統馭之職、而于兵食餽餉鼓舞之具、不能兼運、况臨敵機宜、在于湏臾、而有司乖和、兵氣所繫、至調度之官、處臣輕重、又有司觀望所在也、臣連年歷收徵

效者乃總督信任之專假以便空而弗遙制其機以故有司信從協心共濟兵民合一之所致也今閩浙各設提督而兩省事權已分其運籌大臣既已各司一方而臣以武弁職在身先士卒乃兼任兩省欲臣之無掣肘難矣况兵出于浙而遠事于閩豈為長久之便伏望

皇上憐將權之日輕機空之掣肘兵食之不相為謀

勅下廷議亦如往年浙直事例使浙閩兵食事體處處

類

卷一

五

歸一母顧此失彼因遠遺近方能犄角成功不致

延蔓貽害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請重將權益容兵以援閩疏 嘉靖癸亥

竊念臣一介武夫節因軍功謬叨

聖寵竒以一面每切感恩思報之誠勉竭駑駘奔馳之力但照倭奴驚悍技精瀆用素練節制勁兵以五

當一始為萬全其連年調勦隨向克捷者良由軍門嘗付臣以萬餘教練所致至於統督經過秋毫

不犯旗鼓一臨衆莫敢後雖由恩威並濟而其畏威不怨者又由臣任浙江台金嚴將領與兵備道協同地方親入衆兵之籍一切頑梗奸宄之徒逃匿之弊皆得併其妻孥制其死命故能得其死力今春因破府衛巨寇奉

欽依新舊增募一萬餘名赴閩仰仗

天威克收全捷亦臣初出浙江人心尚屬維繫今任福

建與浙江勢不相屬而見在兵士不過上畏

國法及念舊義而已夫以不相聯屬之勢而加以

違土思歸之情兼閩中兵餉計日可乏遂將部兵

議分二班止留六千防守秋汛是亦不得已之計

奈何閩地三面濱海前兵分布三路愈見單弱近

十月內節據福清泉漳興寧等處報稱陸續登犯雙桅倭船共大小六十八隻前後倭寇二萬有餘

綠臣部兵既勢單於分戍又病傷于久勞十人之中瘡痍過半軍門調度宣布

大威鼓舞再奮，于是水陸已經共奏一十二捷，擒斬焚溺已及三千余徒，兵士勞病戰傷，又去其半，前項警報捷文俱附在卷案可証，奈何賊日背至，兵力有限，今戰剿不盡之倭，尚有萬餘，見攻仙遊縣城，臣以疲兵再加選料，兵雖至，亦知衆寡莫敵，其應踐班浙兵，又皆爲所隸，已治百計阻撓，而沿途設禁，不容入閩，無恠乎兵懷故土，如驕子而不可用也。今臣仍一面督整疲兵，總奉軍門親行調度。

類解

卷一

七

相機勦剿，恐終不能一鼓卽收全功，縱使身殉馬革，何補于闕計？今見在賊數非精兵三四萬，不克蕩平，欲行赴浙調募，旣明禁於官府，又暗制於有司，臣以不能制其死命之權，而用思土喪戍之士，求必得其死力，誠未見其能濟也。設使奉

旨召集，亦須用舊頭目，恩重法輕，情義聯束，而閩浙山川險阻，又二千餘里，兵衆日行，僅可二舍，亦恐遠不及事，而况有此分限之艱難乎？殊不思八閩萬

一不保，亦不免賴浙江江西廣東三省之精兵，以圖恢復，與其收功于焦頭爛額之秋，豈如早爲曲突徙薪之計，其間難易輕重，不待智者而知也。又查閩中倭寇，於上年攻破興平府衛之徒，僅五六千之數，今年入犯，則二萬有餘，設使倭再獲利而歸，必空國入寇，夫八閩之禍，不在倭夷而在山寇，與心腹之間，其山賊之消長，迺係於倭寇之有無，苟兵力不濟，威名少挫，倭夷空國而寇於外，山寇乘隙而生於內，八閩立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又據獲到城中被擄人林三，供稱今年倭賊共有二萬七千，先來明春尚欲大舉，今秋所登之數，及在海未登節報船隻，其言頗驗，則明春之說爲可信也，爲今之計，伏望

類解

卷一

八

皇上軫念八閩，爲江浙唇齒財賦相隣之地，處臣以統一浙福之責，重以節制調度之權，太阿之柄，務歸將領，庶法重而心齊，威尊而令舉，又通以游援之

法順其重土之情。斯人人樂爲效用。可以解目前之危急。待來春之劇寇。庶幾其有濟也。若仍以臣匏繫閩地。羈縻久客。孤兵冀出死力。汎掃強奴。所謂置飛翼於叢林。驅虎豹於江澗。實非臣所能。

○經略廣事條陳戡定機宜疏

嘉靖丙寅

竊念臣本駑駘。世受豢養。惟所任使。務在捐糜。邇蒙

皇上置臣八閩。授臣專閩。功微賞溢。力薄任難。夙夜皇

頌

卷一

九

皇惟不能仰酌萬一是懼。近奉

明旨。兼管惠潮地方。及伸威營務。蓋畀之至重。投之至艱。臣自知其不勝任矣。願惟武臣以滅賊爲義。以

狗國爲忠。臣受

殊恩。敢不慕義竭忠。以圖報稱。竊見各省軍務。並設鎮巡。然皆撫臣效謀。鎮臣效力。猶之股肱心膂。相頌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由撫臣建白。而後折衷於兵部。取裁於

廟謨。指示發縱。勝算具在。武臣猶走狗也。驅之則前耳。

乃今臣在福建。而惠潮則隸廣東。伸威營則隸南贛。各該撫臣。厥有分土。事非盡一。謀豈僉同。揣臣以一身周旋各省。三軍門之間。身難分投。才乏合從。聯遠爲近。幹異爲同。委非所能。亦非所職也。若臣復拘常調。不盡直言。或情狀未悉。

上聞。而許謨亦難遙度。必俟論定。而後從事。其如曠時

廢事。何哉。臣竊以今日之廣東。猶五年前之福建。

福建外患雖重。腹心受傷猶輕。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最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引遠。請借福建爲喻。福建嘗苦倭寇。不啻十年。亦嘗設鎮巡。計兵食。日不服給。而卒無尺寸之効。亦以實情未盡。上達。而處置未盡得宜也。至都御史游震得。譚綸。據實上

請。乃發

內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許募臣素練之兵二萬餘衆。

鼓行入境，戒心已寒，易若倭蒙順如破竹，海倭山寇，以次蕩平，繼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萬言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略，然後闕事粗定，大病始除，此已然之效也。臣於上年追剿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亡，賊巢聯絡，臣詢其故，厥有由來，蓋潮惠去兩廣軍門遠在數千里之外，此中脫有嘯聚，官司多不實聞，率以招撫為善謀，以羈縻為完策，既入其筮

輟詳

卷一

十一

或又聽地方報仇，或自復誘致要賞，上既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復招，遠近效尤，其不為盜者幾希矣。兼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詘乏，郡縣恣睢，即能如救闕者救之，猶懼未易為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為嫌，條陳十事，倘蒙

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  
伏乞

勅下兵部速賜議行，則百粵底寧，而八閩愈固矣。一定

廟算，臣聞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貴矣。然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廟算何由定哉。惠潮之間，盜賊充斥，非其性狃也，盜賊初起，若火之始燃，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耳。顧任茲土者，隱忍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衆，却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遣賊官以贖賊巢，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直司因循之弊也。及其計難掩覆，或又重贖募賊，輕調鄉兵，紀律不明，機空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為奇功，稱寧謐以掩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為之辭，不曰激變則曰仇殺最甚者，劫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縛獻，么麼便可塞責，大愆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實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為執照矣，而又為

附近寨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官吏又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轉之資。于是撫賊不得不又稱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死于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夫既有招撫信照。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若不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屈已求

卷一

十三

賊。免懇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勝

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咸未聞大慙首惡。亦德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德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具存乃今。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刑。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歷揭陽海豐二縣。爲大巢者三。皆爲惠潮亡命所據。綿羊地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咸稱撫民。其實江

聞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子。安然坐享。莫敢誰何。揆厥所由。寔有司以此委之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必所至。民間生業日荒。正欲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殊。兼以劫於盜賊之積威。諉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賊。將不免於死亡。於是去而從賊者日益多。而

卷一

十四

賊黨日益盛矣。卽不從賊。亦皆不納糧差。不服勾攝。以爲故智。有司將計食。則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信者矣。夫釀患若此之久。失事若此之頻。使在近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僻遠。迄今始聞

皇上不以臣爲不才。使得當事。臣安敢因循蒙蔽。復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制。臣自料權力不能加於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具文武之材。負當

世之望獨以地理爲遠未易奏功使臣徒恃虛聲不求實用鮮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裨可以分遣領閩中官兵一一乞假於鄰國且各有信地難以舍已之田而耘人之田或謂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恒以地遠不聞事聞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未至賊已稱載歸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未及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也故臣

願

卷

十五

請先定廟算有二策焉其一先釐有名大巢計若干處倡亂首惡計若干人臣舉銳師連破數巢軍聲已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矣即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但兵撤則賊復起譬之春草旋燒旋生惟或臣於未入境之時而條議奉有欽依之日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圖爲賊某都某圖爲民某某赴縣糧差某某負固不服容臣會同撫按宣布

朝廷威德播爲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未入境以前不論爲賊爲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煎除然後臣握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村樓寨俱着的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而人事產若而人縣官赴鎮巡衙門親遞執結田土作何開種里甲作何應役糧差作何徵利定籍在官寨長每月赴縣遞結果能一一遵守卽爲良民如或抗違卽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服然後發兵加誅既已復役在官如有仇民稱兵阻殺比照邊方誘殺撲殺勾惹違禁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議輸納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練丁壯克爲土兵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圖矣

一專責成臣聞兵貴神速不聞巧遲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惠潮故稱盜藪、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言其不便矣、不特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餓、而將士待哺、于兩月之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巾、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之為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候賞於兩月之外、人必不勸、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所乘、迅雷不及掩耳、而責成于兩月之外、師出無功、亦未必皆不善戰者之過也、

故居蒼梧而策惠潮、猶之汲遠水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駐省城、日與軍門監司、朝夕謀議、卽有緩急、聞警輒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處守、則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速、操切何如甚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効微勞、執禮輸誠、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威感奮、由必成功、良有以也、夫臣之愿

竭忠于

皇上者、非有擇于閩與廣、則

皇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

于閩者、不至致罪于廣耳、乃今役臣於境外、而無

所附麗於軍門、臣一武夫、何益於事、縱蒙特出

簡命、假臣便空、惟有罰逗遛、禁騷擾、則臣所可自盡耳、

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行至

於節制有司、調度錢糧、雖兵備海防、使非素有風

力、實心任事、亦多掣肘、况臣名位徒重、事權本輕、

又安能為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

間、將以專責屬之南贛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不便、

似矣、而錢糧仰給於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

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為遠、暫時移惠潮、竊

恐舍堂與而出戶庭、不能無却顧之患、未可也、將

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則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

兵皆出召募、為已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



也。或謂改設總督于南贛以專之、或謂暫付福建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暫設軍門、事寧別議、事干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之責任、分于各省、徒依阿于未任之時、不責寔于既任之後、則每事掣肘、劾輒得咎、臣固不敢目蹈前車之覆、激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死以塞責耳、夫何益成敗之數哉、如蒙

勅下該部先議惠潮及伸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

撫臣得畫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人以成事矣。

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奸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戮力同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既遠、去廣東省會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于有司、苟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悞事、乞照福建事例、設立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臣入廣則廣東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

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為共濟、乞

勅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事、經歷戎行之人以克其位。

一置將領、臣叨主將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於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

憂、竊計春夏急在備倭、空居閩省、秋冬利於剿賊、空住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即今任將之善、空莫如閩、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為出入、鎮巡標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御史譚綸、在浙儲養之士、及今撫按交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潮惠及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積寇倍多、任用將官、恐可不慎、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

惠則有叅將、伸威營則有叅將、有總兵、無食、無兵、徒擁虛號、故無成效。况臣通計信地、不下數千里、而責成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伸威營叅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伸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叅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略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戰有功者克之、只在人員另議、別用。

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即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地調補、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閩戍、併以應之。臣竊恐援動舉全力、篋不濟矣。閩兵入廣、則工食錢糧取給于廣、廣兵入閩、則工食錢糧取給于閩、唇齒之邦、互相依附、計之便也。一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彼中一兵、詢之民間、則畏廣兵甚於畏賊、謠言賊猶梳也。所過猶有所道、兵猶篋也。過則無遺矣。廣兵

有四、或鄉兵、或募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劫、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參半其間、彼中謂在昔將官、往往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然後可以張吾之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死命、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道死、而黽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顧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股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狼兵玩事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番由已、所過虜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於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狼兵、要未可恃於今日耳。昔廉頗為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於浙、浙人猶多阻撓、將欲移兵於閩、閩地孰與防守乞。

勅該部申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

容臣親詣金衢溫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會

克兵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

年爲限方許下班舊部材官除各衛所見推管事

外其餘閑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

七年儲養亦多壯士與其棄之無用孰若相濟成

功是卽謂必用趙人而不難於責效矣然徵兵於

浙又必取道於閩蓋江西素未調兵難與慮始閩

類

卷一

三

中自昔多事安不忘危大兵經行亦足彈壓萬一

警急又得借而用之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

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則春瘴不可入山而秋冬

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

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卽以閩省監軍督往至冬

畢徹兵還閩是則廣於有事之日可以借力於閩

閩於無事之時可以資餉於廣相濟而非相厲矣

一復舟師臣惟芟草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

臣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北向用是道也故欲求

內治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循蜀之南中水草之

根源矣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

備非不周法非不善邇因柘林水兵之變遂議罷

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或調選緜海上商漁船隻分

爲二班一班殺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

駕必挾已貲遇賊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

不利一屬于官於已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

類

卷一

三

陸兵則功既不賞敗亦無罰皆由官司無有主兵

勢不可行相沿已久倣效日甚惟張虛聲以費官

帑誰肯捐軀不測以圖實效哉欲用此輩必須設

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質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

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

于左右驅之蹈重淵臨鋒鏑雖馭不失其道食不

違其時抑且不能矣况未必然耶又照烏尾船雖

大外少墻壁內多棚蓋櫓人難立火攻易燃必須

用福建白艚，相兼互進。此南灣已試之明効也。爲今之計，相應亟爲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把總一員，克爲南灣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克爲南灣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總，必須會于閩浙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二千五百人。造船置器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西路卽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工食。船隻器具，每年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以照閩例。如遇賊衆船少，在閩則調刷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刷烏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卽散，如此則我之節制舟師，居什之七，借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然後可責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北至浯與爲界，在廣則舟駐柘林，上至惠州，浣園港爲界，廣東南頭船隻仍舊專備省城，東接盤圓港，西量移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海防豫

修，而疆事克舉矣。

一議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接聯，皆烏道叢林，而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略言之，堂堂交鋒之隊，雖有限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庶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中，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時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火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應臣聞廣東養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釐。蓋彼中常調狼兵，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養養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行糧皆入頭目之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饜殮。官司雖減其行糧，而彼侵收於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臣在浙福，每兵日給口糧三分三釐，行糧一分二釐，徧查事情，猶若不贖，蓋臣兵列處，先聽監司查點，一名不虛，經過地

方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臣入潮惠各兵口糧行糧應照浙福事仍必處三年之食使無卻頷之憂然後臣可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未議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土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也乞初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冒破官帑而無成效臣之罪也

一議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

類編

卷一

五

首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稽其實數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得級一顆止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查得浙江倭功每顆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十兩從賊雖十五兩今止見給五兩上班下班則省城有擒過州府則有司有犒衝鋒則有懸賞陣

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藥資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為鼓舞者也今調入潮惠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厚亦不空反薄於閩臣謂廣中所用之兵空分三等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花紅如用狼兵仍照狼兵之功賞糧餉若彼能聽臣選閱受臣約束亦以浙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浙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

別錄

卷一

五

命者矣

一正體統竊惟統萬眾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為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勦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茲尺寸之功誠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猶難蓋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于有司矣山寇出則為賊退則為民必撫剿互施

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  
偏拘阻撓鮮不敗事伏乞

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參遊福廣三  
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干  
軍務有司務要着實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  
空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隱蔽賊情者  
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管上司勿得  
偏護撓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

與各邊盡守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於三軍  
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歸一者不同今

皇上既以出格責任付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  
另降

勅諭一道

天語叮嚀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實遵守庶使臣得以  
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

一假便空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空貴

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  
或剿而示之撫以緩其計或致賊于榻下而與之  
共卧或餌賊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轉化之  
權或徯責有司之失凡諸間諜不避嫌疑伏乞  
大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空從事倘機事  
方密功用垂成毋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顧  
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上應詔陳言乞普恩賞疏 隆慶丁卯

伏覲

詔書內一欵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  
足勘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  
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  
箇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即行叅論欽此欽遵近  
該使臣捧到恭行開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仰惟  
皇上龍飛初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致勤勘覆申勵臣  
節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

詔旨莫不傾心陳力而所卒之微咸思奮効于邊疆臣

竊一方將領

恩恭有年敢不奉揚

德意以圖報答乎臣自伏觀

明詔之後蚤夜焦思欲獻一言而再三緘默今已數月

至忘寢食然而未敢有言者以為方今

聖明御極俊傑在位寅亮忠勤曷可勝數凡于生民利

弊莫不條分縷析固無待于臣之狂贊矣然臣于

新解

卷一

三十一

冒出位之罪不避斧鉞猶欲效忠于明主之前者

誠思位有文武報

主則一况邊陲軍旅之事臣身所履歷日所親記及有

臣所未安于心雖可彌縫于天下耳目而不能自

欺于方寸之間者恐一旦身膏草野無由上達故

寧冒死以罄血忱不忍不言以欺

明主請以臣苦切欲言之事為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勤履稽遲以為賞不足勸矣然勤

眼雖嚴南陲萬里日月有明覆盆難照惟勢懸于

萬里故容有未賞之功惟照遺于覆盆故或有不

均之賞臣每念及此忽然忘生掩功冒賞臣罪實

重何者臣本愚昧武夫世叨參養嚮使倭變以來

兵食調度戰剿機宜盡出臣身無與于人猶不足

以報

聖朝萬一况

新解

卷一

三十一

祖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于有司協力由于各道調

度有軍門激揚有巡按運籌屬之本兵網維存乎

元宰而天威則藉于

朝廷由是諸將效勞士卒用命臣惟職司鼓旗初無

遠略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高練成功第當時

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陣亡汗血之士至

今尚缺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賞皆由一人

掩冒所致夫冒朝廷之賞而逾其分臣之所大懼

也。淹衆人之功以爲已有，臣之所不爲也。故日夜憂惶，良心發見，不能自己。臣謹先以未賞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永平日久，民不知兵，項綠奸竊，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三四等年，變起倉卒，所至皆靡。府縣乏計謀之長，衛所缺訓練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權宜之計，遠調湖廣山東河南等處狼兵土目，雖亦節有成效，而狼子野心終難控馭，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愆期，寇去

卷一

三五

兵至師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叅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既不足恃，而燃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鶚，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

類編

卷一

三五

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已告急矣。然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竒之雜卒，而責其卽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雖韓白爲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鴛鴦、安孳，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於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寇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間，烽烟連亘，臣前後三戰，斬獲首級八百餘名，顆地方底寧。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今陞兩廣總督譚綸所練浙兵，並無一客兵預之。其初戰章安也，則有首功盧琦等，陣亡吳元倫等；再戰葛埠，則有首功婁梅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灣，則有首功胡長璠等，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叨賞，自備裨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勛覆優恤，臣於此時已負愧無地矣。是年秋，罷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陞僉事，被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



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偃義士雲集卽呈蒙軍門推將大河監軍協臣教練以故臣得展盡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教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叅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真備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畱畧分投剿寇親自當鋒比被倭賊預布奸黨于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脯炊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徑剿寧海縣之後宿梁王舖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枵腹屢救卒遇城下一鼓盡滅于是有花街之捷城中炊餉未熟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衆二千臣將兵止有一千三百大呼奮擊焚斬殆盡于是有白水洋之捷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潮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有餘據

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衆誓天願救回被虜男女不重斬級衆皆感泣一鼓滅賊救回被虜一千有奇于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比賊不滿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聞俱該總督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士卒之功未蒙勅履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一十里而壁臣兵夜發一鼓馘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寧臣方班師比時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文忠等也亦以臣說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

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訖嚴

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寧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道昆邀臣于境上是時倭賊土寇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為賊窟附近居民反為賊間始雖畏威而協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漫盛據閩事已將不可為矣其原破寧德縣倭賊結聚寧德縣海中懸山名橫嶼者數千居民亦

類傳

卷一

三十七

為之向導據是島者已三年矣臣率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進至寧德廢城對天誓滅豈犬馬年以先撫協從之人緣橫嶼在海中去岸五里潮來成海潮退為泥尚隔深港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克復寧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烏道攀援欲遵軍門原示急于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

類傳

卷一

三十八

官也互相獎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山二寇數萬逼城壁于牛田臣即于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前賊再結巢于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寇悉眾據橋臣力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爭橋盡皆戰死一哨再進戰亡一半兵眾少却臣首刃哨長劉武九十二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過賊大敗溺水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甯頭一鼓盡滅于是八閩之寇俱平矣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眾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初五到牛田以待倭齊而深入臣又莫率疲卒復戰倭猛器精六戰而後敗之登時盡滅比時當鋒首功者陳子鑾等陣亡者傅昂等也

類編  
卷一  
元  
隨有倭寇萬餘齊至，汪道昆深以為憂。臣謂浙江總督江道昆，鄉人也，素重汪道昆才望，如能往浙乞師，至不惜死當復入閩中，必期盡掃此奴。汪道昆毅然請行，相期以死報國。比至浙江，胡軍門已被論逮京，該接管巡撫都御史趙炳然改為提督，未肯遣援。賴趙大河曲處以行，軍至福建建陽縣水吉地方，首有山賊八十餘徒，該汪道昆駐軍于彼，俟臣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山寇將謂我

專剿倭，過後當大肆逞，况各巢倣效，益滋蔓矣。乃願自將，邀臣同擊。即于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云三等也。已經題捷，未蒙勅覆陞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寇既陷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濱，以為歸計。臣督兵至省，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分布，二十一日大戰，滅賊通共斬首二千四百有奇。比時衝鋒者姜子和等，陣亡者金距等也。原

類編  
卷一  
元  
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六月初二日到縣，初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亡者陳遠等也。其道至寧德縣肖石嶺者，臣復力疾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蹶石踰險，登時盡收。衝鋒者徐壽等，陣亡者陳忠孫等也。于是恢復一府二縣，而八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困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于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

十六日一鼓而劇寇大敗，城圍遂解。通連上邛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等也。倭至同安縣王倉坪，又該臣于曠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時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襲縣城。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即與賊戰，蔡破嶺，蔗普萬頃。倭伏于內，兵法所謂兩鼠鬪于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

收全功比時血戰者張元勳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寇脫歸者始知犯華不利狀於是乎倭寇不敢復窺八閩矣又山寇吳平侵亂地方該臣督兵于南灣勦滅南灣者閩廣之交海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營旬日三戰殲賊幾盡廣兵少懈吳平竟以長舸遠遞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血戰者李超等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東張大石鈞澳泉寧皆勢小易剿俱一鼓全殲不敢瑣陳于是八閩萬姓始有帖席之日無不舉手加額共祝聖明軫念生靈命將出師掃除劇寇天威遠播地方寧謐臣等亦得藉口而遠罪矣今查前項諸臣王如龍胡守仁以功陞叅將李超張元功以功陞遊擊陳濠楊文傳應嘉金科陳大成以功陞都司朱珏曹南金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以勦報兵士亦各有陞賞雖輕重不齊比緣各兵不知邦

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臣實冒濫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于所劾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賞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等年大小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譚綸亦陞至叅政唐堯臣陞俸一級內唐堯臣與趙大河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願賞首級止各得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明旨並未勦殺此所謂不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民人閩閩突起之徒非受朝廷升斗之祿非臣世蒙國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論以君父水土之恩更相勸誘訓集訓練誓同生死數年之後思洽義孚近討遠援故每戰輒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豈直爲口給三分之圖乃爾蹈凶犯危自投必死之役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忠義無

所爲而爲者哉。惟望立功之後蒙

朝廷紀錄其勞，俾各有徵。職遺子孫，升斗祿以榮妻  
子。至于死事之徒，明知身喪，他鄉孤兒寡婦，有所  
不顧者，亦望

朝廷恤其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  
等臨陣犯千軍令者，臣立誅而肅然，亦豈臣之力  
能制其死命耶。良以

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信而激之

樂

卷一

四三

樂

卷一

四三

耳。故父子兄弟，株連蔓引，令重而身輕，勇奮而命  
賤，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官，豈能人人  
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功七年不勸，而閩賞  
又獨厚于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  
而有功者途七年而不課，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  
樂與臣共事者。臣懼覆敗之立見矣。矧浙閩雖暫  
告寧，而兩粵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

賜明正功賞，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

軍之士將聞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  
日償事而後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邊計何哉。  
此區區犬馬之情，所以不安於心者，有四焉。夫南  
方風氣柔弱，倭寇已十餘年，一旦收烏合之民而  
率成底定之績，此非人力實仗

天威，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一也。義烏  
練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汪道昆，同事如唐堯臣，  
其人材勞績，臣已言之于前，要之均爲有功於閩

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所以不安  
於心者二也。浙功不堪，與閩賞不調，其勞者尚多，  
死事者未得恤錄，則雖盡奪臣之爵賞，以獎恤忠  
魂，猶爲負之于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  
士膏塗之茅，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三也。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

國家豢養武弁，正爲有事需其死力耳。况暗劣如臣，  
幸而因人集事，得保其職，免於戮辱足矣。且每戰

輕袍指揮未嘗一馳汗馬、乃濫冒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于一身、擁

朝廷之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嘆、臣却又儼然受之而不辭、此所以不安于心者四也、臣蓄此四不安于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爲

朝廷宣力扞禦、且冀士卒之出力用命、則將士必將

曰、吾徒捐生拚死、悉爲主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圍有事、而士卒恐解體矣、再照臣本以

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戒、豈空爲將士陳功、自冒干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克國破羗而還、人有教其歸功者、克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

一時、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主上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聞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債邊事于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

誅、該罰而請不罰者、誅。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不以實請、將何以逃夫公議、伏乞

皇上鑒臣不得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

勅下該部、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冒邊功之戒、通行浙

江、速爲查勘、如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克臣、趙大河、

汪道昆、一體查功錄用、有功將士、早勦勦覆、以憑

陞級、再乞通行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于孫

應承襲者、仍從原營起送、各立功者、分轉送赴部、

領詳

卷一

四十五

照原發功冊、敘次擬陞、一而照各邊陣亡事例、於各戰捷地方、立與祠祀、庶幾遊魂有歸、而免爲中野之號、俾災青不作、而永爲捍禦之屬也、已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二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奏疏二

立言易當局難旁觀而翻案易言出而考成難故

官冗任煩者遇文法稍寬無不奏効迨以事關民

社身係安危則耳目既多持行易掣于是無才蹶

有才窘僞本遂决裂而不可收拾今條陳克棟得

失分擊即實實可見之行事而明目張膽者少遂

致時移局變有不及措手矣如中外分過更可

嘆也孟諸入告尚多吾取其切中時弊聊揭以示

任事者孟諸當

上少相効之後不得竟其用即有能用其未竟之用

者若淮陰無鄭廣并孟諸無下手處矣

孟諸請兵首策用之此其時矣但東南者効如孟

諸而當事尚憂憂難之以守慎固良可惋惜于

固謂揆整不如謀功循資不如小試凡有尺寸見

効者即為甄錄若破格兩字雖可以獎豪傑而

以開僻門不如其已也故今疾策士之言多苦尤

恨孟諸之言少

○請兵破虜疏 隆慶戊辰

頃歲島夷犯順臣待罪行間幸賴廟謨制勝闔浙

底寧而以西北有警召臣還京聽用正臣立功報

主之日也臣束髮從征三歷邊境其情狀可略而

言昔人云中國長技有五今乃一無足恃以故魏

虜憑陵所至無敢當其鋒昔

先帝取將非不嚴綜理非不密而卒無裨益者以因循

久而憚于更張即有奇謀不無顧忌一也兵食兩

乏掣肘多而便安難議論多而責效速二也臣謹

以兵食器用賞罰大計條為四事為

皇上陳之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方

其始集則寓兵于農敵而邊鄙莫窺其形取給于

公家而齊民不病其擾其合也迨途杜驛騷之害

入陣成節制之師。驅之爲戰。則勝算在我。而無失律之虞。及其成功。則張弛自如。而無不掉之患。斯士氣日張。而虜氣日奪。然後分此十萬之衆。以訓九邊。九邊之兵強矣。舉此以訓京營。京營之兵強矣。卽布昭

神武。問罪向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

一勞永佚之上計也。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畜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遺中國十數年之安。計之大也。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如以臣言紕謬。令臣沿襲故事。所將不踰萬人。而緩急無益于事。臣卽不自愛。謂

國威何惟乞

聖明矜察施行。邊方幸甚。臣愚幸甚。一練兵。今之兵。外

則九邊原設邊軍。與入衛民兵。內則三大營軍。與四省班軍也。民兵改而徵銀。班軍克乎工作。其邊兵則擺守邊牆。夫擺邊之說。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牆以防其出沒。方爲完策。乃今守要旣無重兵。其界惟恃一營。相去數丈。僅列一卒。虜卽輕騎入犯。猶不可支。况大舉乎。第相沿日久。如遂撤之。而虜猝來。誰任其咎。况邊兵志氣銷沮。擲虜積威。終不可化。責以成效。不亦難乎。其京兵則

侍承平日久。窳身豪門。本業久廢。非若

國初百戰精銳之士。不惟淪泆難變。抑且沮格不行。外此惟召募一途。而有家者多不應募。其應者皆無籍之徒。不嚴則不可用。嚴則苦其不堪。相引而去。未見其便也。求其可語節制者。莫如父子兵。可與共任者。惟良有司。夫有司分土分民。親則父子。尊則師帥。丘廬墳墓。悉入版圖。兵甲錢糧。皆可取給。蓋能制其死命。而後可得其死力也。倘不以臣



爲過計。容臣會同譚侍郎、通將強勁，堪出兵邑。分若干處備查，才堪牧御，不拘科甲，與見任廢棄，相應邑令者若而人。及臣舊部將與新訪堪任將領者若而人。列名奏取赴京，與臣等歆盟，同心共濟。其各縣令訪求境內豪傑義勇，預加優恤，仍先調原練烏台兵一萬，授以戰陣幾空，期以半年入毅。比時各縣政化洽而民心歸，乃分投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卽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就彼依法訓練，通俟一年，各有成驗，乃調近京地方合練之。由是分訓邊兵九邊之兵精矣。由是間置京兵與之習效，京營之兵精矣。知或不效，臣甘欺罔之誅。况縣令監兵，尤有便益，卽有逃避，在伍可以究其父兄在籍，可以係其妻子，召之集則不敢後期，率之歸則不敢生擾。往臣練義烏兵，卽與該縣趙大河同事，及赴台亦以大河監督，故軍法雖嚴，不敢逃避，士心咸服，而無怨恣，此已試之明。

效也。其各縣官不必作缺，另委署事，回軍之日，照舊供職，論功敘遷。庶責成有定，分無所逃，而統體相維，心亦無解也。如以責專城社，難以監征，或每府以府佐一員總其縣兵，或每省以兵備一員監其募練，而仍嚴責縣官，同心共濟，爲初集之計。撫循室家，于調後之時，亦一策也。一議食，今臣以十萬請，幸而聽臣，所費不貲，欲取辦于度支與內帑，必不能給。空于練兵該省，應解錢糧，各給其半，俟調集之日，通計該省兵若干，預備二年之食，于解京銀徵足，奏委二司官一員收押隨兵支給，又將支過若干報部，聽令處補，既免空虛之患，亦無轉運之難。庶爲兩便，一制器夫虜之長技，在衝突我之所短，在不能用車，然行之不效者，制度不合，輕重失宜，或載兵仗而不利，長驅或駕以牛馬而不能當鐵騎，况無數萬之衆而輒用車，是自穿也。若臣所利用者，首則戰車，烏銃百子銃，次則火箭，珠

筒次則藤牌長刀各負鐵背次則闊棍各帶鐵胸其製造不必仰給工部惟分行各省廣東出藤牌則造牌福建出刀則造刀浙江精烏鏡則造烏鏡戰車百子鏡就近山東西河南造之卽將各省歲造盛甲弓箭等停止改造前器一年之數不足預借二年三年或借布政司銀與撫按贓罰仍聽臣取舊用諳熟實心做事之人到京授以方略分投委發以彼省監司一人管錢糧都司一人管造扇

卷二

七

如無堪任另選諸習者任之造完卽令押解赴營或不堪用各官盡產賠償必不假貸則器皆可用而動有成功也一均賞罰夫制勝既需羣策而功賞當及勞臣功成之日監督二司及監造都司與監兵知縣各照所管分別輕重不次超擢非大故不得指摘瑕疵致任之日功陞級俸支與終身仍錄其子姓其各省巡撫并各該守巡及府縣佐貳一體論功以爲共事之勸此賞格也至于責成委

任更乞

勅諭吏部都察院通行各官務同心奉國毋持異見毋敗本謀或姑息小民視邊事如秦越或士旣成列假勾攝以亂其行或官能任事倡流言以孽其短有一于斯卽行叅究或私受風旨故爲阻撓給餉不時訓練無效隨亦坐罪不貸其各縣旣有責成卽有人言暫免論劾俟有成績然後殿最之蓋事于多官本難齊一故臣不患禦虜之難而患聯

合協濟之不易也則不憚于喋喋者凡以是耳

○定 廟謨以圖安懷疏 隆慶戊辰

前條奏請兵疏內臣已將兵食等務列爲四事上陳比因衆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厘二策上策請兵三萬中策加臣總理訓練薊鎮見在之兵十枝分屯密雲遵化三屯中營屬之總兵左右以叅遊領之仍召募浙之烏鏡三千人以爲倡臣愚以爲今之稱上策者亦權爲遷合匱乏之計耳他日

所就僅歸中策。倘就以中策施行，不過因食料人補偏救弊。他日所就，又爲末策矣。况承平二百年來，虜之齒日繁，而情日驕。中國之兵久弱，且政弊多端。若復循成套，苟安目前，惟恃邊牆擺守之策，使將官得以衆寡爲口實，剿零爲盡職，而

廟堂以兵食難處，所望于將領者亦止于此。此則當今邊將之所能，而非臣之所長也。蓋此弊之難破者，由戰守之論不明，堂堂之法未講，虜焰之聞太

張。兵食之處無策，未喻之謀難解也。今欲使虜一戰而心寒，胆裂，湏伐其所長，彼之長在甲騎數萬，突衝之勢，若山崩河決，而我亦湏數萬之衆，堂堂正正，短器相接，血戰以挫其鋒，則就中非車步騎合用，不可。臣愚過計，猶望從譚綸上策之請，以爲一勞永佚之計，惟

聖明察臣孤赤，俯賜施行，幸甚。一總督欲于薊鎮見在標兵遊兵民兵達舍之內，選足十枝，付臣訓練，分

魏

卷二

九

魏

卷二

十

駐密雲遵化三屯等處，專備截戰，亦以資糧匱乏，募兵費廣，不得已爲此，以舒目前之計耳。但內有巡撫標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總兵標兵二枝，雖可暫時聚練，萬一地方有事，及春秋兩防之期，督臣撫臣不能共聚，而四兵仍不免于向往，則聚而一戰，竟不可得。若謂臨時聚合，而虜勢風雨倏忽，如或不犯諸路，安能棄彼就此，以圖合戰哉。况臣訓練于四鎮之間，非重兵彈壓，無以示威，非練成教師，無以分習。臣既請重兵，若取盈于一鎮，萬不能空邊，而付臣聚練也。惟集衆于寡，以分爲聚，于九邊中各抽一枝，二枝，每枝務足三千，其見在薊入衛之兵，卽以改克聽薊鎮召補，以克守計，可得三萬，仍于山東河南北直召募，及京操軍內，選取步卒三萬，練成車步，臨時設變，又于用兵處所，分置應援馬軍，內調令合營，南兵除請募三千，烏銃外，再募取臣舊練經歷戰陣者七千，共合一萬，專

屬于臣居中團練而後乃可以常驅十萬之衆無  
論宣大薊遼隨賊向往是每鎮有十萬之衆矣此  
上策也萬不得已於各鎮入衛兵內選取一萬五  
千爲奇兵于班軍及山東河南直隸募兵一萬五  
千爲車兵共成三萬南兵加爲六千克教師奇兵  
俱屬專統又如今議總督標下兵爲一枝總兵標  
下兵爲一枝巡撫標下兵爲一枝另爲三營兼行  
教練調合則有五萬即使臨時分出鎮巡等兵而  
臣與總督一營常合不離可爲二大營分駐于東  
西臣駐適中之所如遇虜寇臣等外乘邊墻內恃  
車壁必使不入萬一邊墻失守致虜內犯臣西發  
可合總督大營東發可合巡撫大營首尾相聯指  
臂相運賊勢相當可決一戰矣夫增募南兵一萬  
歲費約十八萬而外衛班軍十不存三合無以其  
實存者照舊更番凡虛名每名一年以兩月之糧  
抵凶荒難徵之數而解十月之糧赴京南北計之

豈直十八萬已耶况大營教成諸戍可革而所費  
者又有所償也今自十萬之議難行減而爲五萬  
五萬之議弗協減而爲三萬三萬之募弗協始有  
今議亦不得已而遷就者耳若虜逾數萬臣又不  
敢輕言正戰矣惟望許臣十萬計與今中策之費  
不增半而功實倍焉誠計之上者也一總督欲將  
中軍屬之總兵左右二營仍用叅遊各一員統領  
一節誠爲有見但叅遊官職與各營分管之叅遊  
勢位均敵若令頡頏則事滯而難行若令節制則  
官同而不屬臣查薊鎮舊規總兵外原有副將二  
員分札建昌密雲東西總兵居三屯就中調度合  
無將左右二營加副將職銜以便分任責成庶血  
脉通而臂指應俟練成後再擬實守地方可也一  
總督欲差官往浙召募銃手三千如蒙  
允請再增募殺手七千于義烏等縣募臣原教用父子  
兄弟彙征之徒與銃手一體給發而以浙之荒嘉

叅將胡守仁、福之南路叅將王如龍爲事叅將李超各領一枝，仍以坐營都司金科、福中路守備朱珏坐營把總隊長聽胡守仁等于舊各總哨隊長內委用，非臣忘闕而重此輕彼也。去歲奉

旨容臣帶募兵一千赴京，臣恐一旦搖動，有妨闕事，俟到京奉有

廟議另行奏取。王如龍等皆臣昔所練習，深知坐作膽勇俱足，且臣用之則立功，他屬之則督過，蓋亦

新報

十一

江南之楫，江北之枳，而所謂兵知將意，將識士情者，况關中客兵日少，頭日尤多，與闕之行伍無所關碍，乞取付臣隨才督使，如准募兵臣另開條約以便遵守，一各兵初募之日將領嚴與訂諭立以信誓，三年方得踐更休息，其行糧船隻夫馬廩給等項乞嚴

諭浙江并沿途經過衙門同心合濟，俾兵民相安，如有阻撓遲悞，主客互競者一體責成，罪罰均及，一新

衛所以求實用，伏思

國家養衛所者，備有事之用也。自軍政久廢，始有民兵之設，若以此輩不堪振作，卽當散其伍于民間，而另圖兵農之長策。如今之召募與民壯未始不可，如既不能用，又不能散，而餽餉如故，民何以堪。爲今之計，凡衛所官軍武生舍餘人等有能悉知弊源，暢曉時務者，先陳本衛之弊，如何足伍，如何足食，如何可用，及何器械爲便，人不必同，而該衛印官取到，亦具條陳一冊，將數冊類于其後，送本府本府將所轄各衛所取完，共爲一冊，仍具本府條議一本呈守巡道，守巡道將冊逐一校閱，某可行，某不可行，某言甚切，而格于時勢難行，某言易行，而不切利弊，另出已見類成一冊，上之撫按。撫按又將本省有名武弁及留心地方經濟文臣各取條議一二冊聽撫按再摠已見，開之于前，仍附原冊類奏下兵部，而部行總副叅遊守備等官

習知邊事，抱負才猷者，亦俱各屬見任，并原籍衛所利弊一冊，候天下之議具至請。

旨本部會同文武大臣九卿科道諸練總兵官數人集議，各省衛不必同例，而各以便宜議為定例，通行着實修舉，三年之內，某言不効，出自某人，如何責成，某言效，出自某人，如何賞勸，其一切兵備參遊都司衛所印官舉有成效者，即于本地陞遷，仍兼前務，一重武科以植真才夫。

國家武科之設，網羅將才之淵藪也，雖求之之意甚善，而實收之太狹，視之太輕，用之有未當耳。所謂收之狹者，古昔文武不分，隨空而用，自文武分而近有監生，生員不許應武試之禁，其應者非無知之農夫，即勇悍之武弁，不知文事武備，原自相資，如孫吳李靖之類，著法立言垂訓後世，而張李劉趙，又皆文臣也，即出身行伍，貧如韓信，富如裴慶，足尚，即有宋之時，尚通融，不限資格，惟今時

武不兼文，衛文不兼武，任而將才日乏，軍事日謬，而不可為矣。夫勇捍之夫，鼓舞之而聽指揮可也。若夫調三軍而障一面，豈徒勇所能辦哉。且天下武弁子孫，除不知書及老幼優給之外，堪入試者不過千餘，而庠序所遺，又復有幾，即勇者亦鮮其人，而兩都各省所舉才數百人，豈能人人皆才勇哉。

國初舊制，太學生讀講之暇，令習演拳棍，無非求真才實効，為捍患保民之計。臣乞請開生員監生之禁，有愿應武試者，一體考選赴試，但弓馬之技，不足盡其長，而制變長才，以耦射限者，有之，策論之辭，益恣其虛論，而舉旗之猛，又以操觚限者，有之，無惑乎視之輕，而人不之重也。夫天下未嘗無才，在作養何如耳。臣愚請自南京武學外，每府學教官裁二員，縣學教官裁一員，選三次武舉克補而習武生員，俱付分科習讀，各闢射圃，以習武藝，除

射外學短技三件以上始收錄立為章程照民生  
由縣府送提學考收作養每省僉書都司內陞以  
中武榜而有文武才者一人專

勅董其事每年出巡各地同本道閱視該科之年會同  
學道如法通考類送察院聽候開科其三試之例  
于入場前提學與都司先將赴試之人考為三等  
有文諳韜鈴武通百藝者為上有真能多藝狀貌  
異常而少通文字者為二等其真抱韜鈴熟諳經

卷二

七

書隨機應變能言時務不習弓馬者為三等場試  
之法第一場第一日試騎射第二日仍令各騎馳  
一解為合式多及能險解者為前列休息二日試  
步射合試者于再日各試矛劍盾戟棍棒等技多  
者為上等如諸藝果熟即射不中亦准收錄之  
列其比較先自舞次對較凡藝合式而不能文者  
不必入三場令候榜收錄其三等有文無藝考在  
入彀者只候三場入試一二場免進三場試題須

以本省邊兵暨時務兵法將略命之對策不許用  
繁文不循對隅但看其處置畫策何如而所重在  
時務邊兵二篇餘策不必拘其完場有博知兵法  
諳習邊政而又多武藝者列為通才則寬取之其  
僅能敷衍本地時務者照常擬取或能武無文及  
有文無武者俱嚴取之准為鄉試刻錄進呈其總  
數准南北邊腹分多寡如會試不中式曾三中鄉  
試者徑收選教官分任邊腹而計歲以考其成焉

卷二

六

所謂用之未當者或三中式而無所事事或中會  
試散歸而竟成棄廢或發赴邊方不議責任名為  
贊畫而束手坐食亦何取于科名為也合無定擬  
選法于會試中分為三甲一甲三名徑陞遊擊都  
司先與緩邊試之三年有薦則改衝邊有功不次  
擢用二甲文武全才者發各省軍門克中軍千把  
總之委不許空開其有藝無文者發克領把哨百  
總其文優藝少與中三科年少者遞巡檢與管操

之委夫巡檢職雖九品章則方印弓兵百餘爲百夫之長而國初之寄欲伺制衝所地方之變徑達京師其寄甚重以重任而委之老弱吏書誠空通變如改任武舉彼既負科名又值少年而筮仕必不苟且自畫入仕後能教習弓兵百人有功効者巡按保舉六年徑推把總守提臣又查武舉選巡檢原係舊制因分甲始擬爲所鎮撫今當以鎮撫爲實職以巡檢爲見官准與縣官表裏聽府節制

其任內所轄一方地方保甲練兵之事責之本官仍照武職考滿之例巡按覆

命薦舉而純袴世官不經科目者果有奇能異行方薦錄叙用疆場之責三軍司命之寄而可以賄賂進純袴子任之手

○練兵條議疏 隆慶戊辰

邇以北虜跳梁言官建議荷蒙

聖恩召臣而北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膺此希世之遇不

揣妄謬恭懷短疏竊欲

請兵十萬練成節制之師問罪虜庭一伸中國之威爲

國家一勞永逸之上計也尋該總督侍郎譚綸上言邊事以臣爲總理輒蒙

俞允責以訓練置之邊郵臣于是單騎赴任由夏及冬黽勉視事已幾八月其所以仰紆

皇上宵旰之憂副有司期望之厚申共事者驅馳之義此其時矣復何忍爽其心志寄漏舟而胥溺巢炎

棟而待焚哉特借以軍務之狀別爲數端雖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而繼以邊事可憂之勢因形戰守之空敬爲

皇上陳之何謂雖多亦少夫今之憂薊事者不過曰兵不足食不足耳以臣計之見今薊之主客兵將及

十五萬除客兵數分之一乃不爲戎而爲匠且盡廝役供辦等項而荷戈者纔十之四五有時點閱

暫執軍器以應名平居練習悉恃將領以偷安惟



老弱之卒赴邊其冒名頂替股糧肥已者又不知幾何所謂雖多亦少者一也。緣邊鮮郡邑驛遞而經由者莫不資其夫馬卽查盤查邊督工差委絡繹不絕則營堡關塞儼一驛遞傳舍也至如架砲守墩失夜守梁應援等兵一遇諸司並臨撥克夫馬猶且不足所謂雖多亦少者二也。各關寨相去有百里二三百里者遇賊入寇上司調遣不計遠近不約程限將領畏恐督責捲甲疾馳瘠人瘦馬喘息無暇豈能禦虜况一時不能遠集所謂雖多亦少者三也。各省班軍四萬有奇到邊則分守于各區將領留于鎮城回則聽其散漫惟入邊始一識軍面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張空拳而無裨實用所謂雖多亦少者四也。步兵不能趨急馬兵臨陣皆舍馬藏于林藪卽人控三馬亦占軍一千不得向敵况又多不在軍者所謂雖多亦少者五也。厚養家丁而以營軍克其役馳其馬且聽其騷擾廢

軍食而供之家丁盛則軍心離矣苟能使軍爲家丁其力熟衆所謂雖多亦少者六也。薊十區延袤二千餘里每一梁二三軍守之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險不能犯處止需墩哨守望而併軍于衝所則何患其寡哉所謂雖多亦少者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賊至牆必肆攻打我兵亦乘牆角力而後能守非平日熟練嚴明孰肯用命不惟戰需練亦必練而後能守此不練之失一也。守險全恃火器乃悉皆掩臥塵土間叩之則云俟報警方給問其用成曰不能此不練之失二也。十萬軍皆上著取而練之誰爲守哨素此不講遠求各省竭力入衛之兵此不練之失三也。入衛之兵百節日久該省既無暇于教練而戍地復嫌其遠器械手足精強而器具不精號令不習此不練之失四也。順天八府班軍民兵于薊皆土著之選教之未必無用乃以四萬衆而委之于不教此不練之失五也。練兵

者將也。今日用將以勇爲上。夫勇一人敵耳。未可與言練兵也。此不練之失六也。何謂雖練無益。以火器言之。一鏡數子。脚踏鏡而發。惟求分數。不念臨陣之空否。甚而一營之軍。以十分之七克鏡手。不知五兵以長衛短。以短救長。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一也。三軍之事。鎗刀鈎棒。皆有用法。他如司金鼓者。亦有起止緩急之節。今皆置之不問。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二也。今之攝虜者。火器耳。然惟邊鏡

快鎗二者。且製造不精。放演無法。外此則弓矢耳。夫弓矢不強于虜。且虜堅甲兇鎗。矢不能貫。所謂雖練無益之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湏求經練之人。始有實用。苟或用私智。以取予任喜怒。以高下皆虛。應故事耳。所謂雖練無益之弊四也。何謂邊勢之可憂。夫薊邊天險。所貴在守。而有不能者。區軍不練。邊軍多逃。入衛客軍。牽制于馬。在彼窺間無時。在我乘牆有限。萬一虜中有謀。如譚侍

郎所云。深入而久住。禦之不能。驅之無術。此皆我坐積弱。彼成積威。及今不大爲之計。將來之變。有不可知者。何謂因形戰守之空。薊鎮之地。有三等。平易交衝。腹裏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內地之形也。山谷狹隘。林莽蒼鬱。邊外迤北之形也。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况虜馬入內地。聲勢聯絡。志氣精專。角力平原。固未逆觀。而兵法有云。未定可擊。又云。出其不意。每胡騎初

臨我邊。山谷崎嶇。騎不成列。首尾不顧。此非未定可擊之時乎。及入犯內地。捨掠已厭。滿載而歸。無復部伍。此非出其不意之時乎。當此果有練成步兵萬數。乘之蔑有不勝者。而虜入平原。莫過車戰。在近邊。莫過騎戰。在邊外。莫過步戰。三者俱備。迭相爲用。然三者中。又惟未定與不意爲可勝。而西北邊素習于馬。未開山谷與林戰之法。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疊險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闢。

無有不勝。此臣躬試，非臆說也。即使其乘墻而守，亦惟浙兵而守可固。何則？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數尺，復無墩塹偏坡之險，賊動以萬數圍之，且鳥鏡發無不中。呂公車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邊墻既高，臨下復有偏坡，雜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至于鳥鏡，已調到三千，分發防秋，伏望

勅下廷臣博議，再于浙兵內取殺手三千，鳥鏡三千，或

勅下

卷二

三五

于西北招募新兵，或就薊鎮摘取見兵，卽不十萬，亦須馬足五枝，步足十枝，專聽臣統練，與薊防無碍，俟合練成，凡遇春秋兩防，臣將二萬分布相近，乘守萬一疎虞，致彼突入，臣卽通行聚合，殺不惟薊省入衛之費，而各邊亦免空虛之憂。斯戰守咸備一舉而四利矣。其應用犒賞，并修整兵車火器，議于何項措處，聽臣取用，乞仍將臣前開七原六失四弊，逐款作何改圖，嚴督文武邊吏，分任責

成戰守並舉，庶練兵之寄，不爲虎文。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爲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蓋薊鎮逼近京都，

法令久弛，弊端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

朝議紛拏，故應區處振飭者，畏衆議而逡巡齟齬，或

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如蒙

疑如蒙

皇上允行臣策，受成鼓舞，在于總督，再乞監軍科道一

勅下

卷二

三五

員常川監督，容臣教練，及期而用之，未有不效者。如以臣言紕繆，且力誑舉羸，竟從沮格，乃徒使臣沿襲故事，乾沒時流，虜至則踉蹌而避死，虜歸則捕拾以爲功臣，直慙無知，誠不能也。

請建空心臺疏

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除戰勝之事，別有成議外，以守言之，東起山海，西止鎮邊，地方綿亘二千餘

里，擺守單薄，宜將塞垣稍爲加厚，二面皆設累口，

計七八十梁之間，下穿小門，曲突而上，又于緩者百步，衝者五十步，或三十步，卽騎牆築一臺，如民間看家樓，高五丈，四面廣十二丈，虛中爲三層，可住百夫器械餼糧，設備具足，中爲疏戶，以居上爲雉堞，可以用武虜至卽舉火出臺上，瞰虜方向高下而皆以兵當埤，其臺之位置視山之形勢，參錯委曲，務處臺于牆之突，收牆于臺之曲，突者受敵而戰，曲者退步而守，所謂以守而無不固者也。

類編

卷二

五

臺數計之，每路約三百座，薊昌十二路，共三千座，每臺給銀五十兩，通計十五萬兩，每歲解發五萬，完臺一千，三年通畢，如此則邊關有磐石之固，陛下無北顧之憂矣。

○請申軍令以壹士心疏

邇以秋防戒嚴之月，節據喜峰等哨夜報稱東西二虜合謀，徑犯薊鎮，東虜土蠻會同北邊，從無看見邊牆的生夷，劄灤等都調到正北地名打卜酥。

卽是蓋廠地方，土蠻住牧處所，聚兵俱齊，西虜安灘黃把諸酋聚兵亦齊，見今起身東行，內東虜犯喜峰口，迤東太平燕臺石門等路，西虜各分爲三大枝，分犯古北曹牆馬蘭等路，旦夕有事，除臣嚴爲分布固守，及秣馬待戰外，看得薊鎮自庚戌以來，止是一路入犯，以全鎮之力調集二三路之間，幸曾守固一二次，今報東西並犯，已分道矣，而西虜之中分而又分，緣其部落衆多，雖分亦有餘力。

類編

卷二

六

在我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勢難兼顧，伏皇威十一路之中，兵賊相值，攻守兼備，必期密回實爲不戰而屈人兵，策之上也，但邊長力薄，萬一致有一處潰牆而入，則十路皆有全功，當以血戰爲主，查得先該軍門議主條約，責臣行各統領援兵將領偏裨自上而下，各取保結，並無臨陣退縮不堪之人，固已教之首尾聯屬之義，近又復行，自下而上，歃血誓神，每兵九名保一隊，總隊總三名保本。

旗總、旗總三名、保本百總、百總三名、保本把總、把總二員、保本千總、中軍千總、中軍保本將領、將領保臣、臣保督撫、兵備若有失陷者、各甘抵命、是又責以親上死長之道、此節節而制之之術、卽血戰之法也、然血戰之勢、在度虜形、彼旣數十萬衆、我軍最少、亦須數萬、方可對壘、今查全鎮擬定、主客標路戰、兵馬步不下五六萬、比之虜勢衆寡、雖有不同、氣勢足克一陣、但以寡禦衆之道、須聯數萬人之心、爲一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體、則勢齊力倍、勇氣自增、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機也、第恐號令之傳、宜雖一新于耳目、而沉澁之積染、未痛改于身心、往日薊鎮之弊、其參遊之視督撫、總兵與中軍千把總之視參遊、軍士之視中軍千把總、平日禮文尚有可觀、一臨壘之時、將領並不聽受主將約束、雖督撫亦不之畏矣、其心以爲虜旣潰入、甌已破矣、彼爲主將者、非遭鋒鏑之殘、卽有

桎梏之速、泄泄然何虜之出、望望然知將之去、終不能奈我何也、且失事者以斧鉞在前、不服督人之過、卽鳴之縲紲之中、誰復爲地方之計、而繼厥任者始固昧于不知其詳、中則諉爲不切于已、終則責以報効于後、不惟不加之罪、而且復施之恩、至有僨事于此、而允其報効于彼、朝以失陷主將、而暮由保薦拜官、甚至一陣之間、有目擊主將之喪亡而不救、身猶冒功、以陞擢者、人亦何苦而必與主將同死耶、此一陣之間、萬人爲心、如之何能破虜成功、以伸皇上之天威哉、臣因痛偏裨士卒之未必同心、誓死決戰、故敢屢言于未死之前、以爲求死報、不如功報之爲愈也、竊計虜犯之時、臣必首率驍健、登壇拒敵、賊若先以步虜乘險而登、臣當其騎墻欲潰之際、卽督南兵殺手數千名、仰而攻之、決期堵回、但恐不在臣駐之左右、而遠隔數十里之外、步兵馳

救不及賊必大入臣卽一面以部士抵當一面調集各路援兵及請督撫各標兵或堵於所犯之途或邀於情歸之際酌量機空誓決一戰務必大挫虜鋒使之狼顧奔北雖不能救東隅之失亦可收桑榆之功所慮者兵機變於呼吸之間人心動于死生之路臣雖一人當先不過一人之力所殺幾何必臣倡之大小將領從而和之同心協力一鼓而前庶可成血戰之功然必仰藉

皇上威靈叮嚀諄示庶幾人心齊一令於決戰之時敢有偷生之徒違臣號令者除頭目以下欽遵近例都許軍法行事其叅遊而上恐臨時無暇行法容臣卽時綁送軍門照武官都指揮例當陣以軍法示衆至若衆將棄臣奔北臣果力戰殞身均乞

皇上渙頒

明旨必寘之法典既不使巧詞漏網亦不使倖計夤求若諸將爭先奮殺不退臣有死傷亦不相累至于

失陷將領之中軍千總失陷中軍千總之把總百總失陷把百總之旗隊總失陷旗隊總之兵士一聽撫按一體查明處以死刑毋使苟免臣雖一死而後之士卒皆知法無所避將領得藉偏裨之力偏裨得藉士卒之力夫必不由于此也或議數萬之衆難以加罪殊不知所罪者乃首先奔北失陷頭日本部曲凡下一等之人譬如失一叅遊所誅不過中軍千總三四人耳以下則勿問矣失一千

總所誅不過把總二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把總所誅不過百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百總所誅不過旗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旗總所誅不過隊總三人以下則勿問矣失一隊總所誅不過步兵九人其他則勿問矣究竟不過誅數十人而止若果我兵全勝虜衆大敗勿問陣亡何項將領不係奔北失陷者皆不連坐如此則血脈貫通氣勢聯絡法未嘗不利而畏法者衆罪不必加衆

而及之者均。雖欲不一心。自不敢也。所謂誅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此耳。臣復慮首功所斬有數。前進原非一軍。奔北亦非一騎。退却不止。失陷頭目之輩。尤當別立一法。以輔勸懲之所。不逮合無將用命之士。齊心向前。果有首功者。照例紀錄。其附和之衆。當以加糧爲賞。逐次漸加。使之終身得支。以爲衆望。設或逡巡畏縮。望風潰亂者。亦當槩減其糧。以示懲戒。以其所減。益於所加。必待再有功勞。

類解

卷二

三

方准議復如此。則人心齊肅。賞罰加明。我兵雖少。亦可成一戰之功。以寡敵衆之計。無出于此者矣。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

特賜施行。則人心可一。

國法益彰。愚臣誓死之志。或可少盡。而籌邊之策。未必無小補也。再照兵機。必以耳目分明爲先。薊鎮耳目不明。奸猾得計。此不用命之要領也。往日各

該大小將領。但遇虜勢臨邊。先行分布心腹人役。入京臨時亂行。差人徑報閹部。甚至布滿密要處。傳功伐。忌害阻陷。駕罪攘勞。無所不至。夫其人專一用心於此。又肯臨時用命哉。爲今之計。伏乞

勅下兵部一行督撫臣等。今後叅遊守提等官。凡遇大小事情。止許差人飛報督撫。按道鎮協衙門酌量。事體輕重緩急。或通行隄備。或轉報部科。一行五城兵馬司。但有叅遊以下。布設腹心於京都內外。

類解

卷二

三

者出示地方。報官拏問。其濫報違禁者。許兵部就行解發軍行。兼其將領拏究。至于臣雖一鎮統兵主將。但獲功則當不伐。有罪則當順受。凡涉功罪之際。亦止徑報督撫。巡按轉奏。亦不敢肆行濫報。至于將領生奸誤事者。容臣徑奏。或徑以軍法處治。庶功罪之核。不眩于耳目。而弊絕心齊。自圖實効矣。

請增中路協守疏

葡鎮所控地方西自石塘東自山海二千里分區  
列守各有專責先年因練兵不便置二協分練總  
兵居中調度數年以來頗牧節制之効但中間山  
川阻隔道路迂遠居中摘練不便遇警馳援難及  
况薊州一路所屬營路于東西兩協之間兵馬錢  
穀諸務瑣事體不一滯礙難行合無改添中路  
協守詢謀咨衆深有裨益况以見官改協守不必  
添官一便也以見兵隸中協不必增兵二便也以

供億不必別派三便也以操練就近不必遠出四  
便也以卒然之警臨之可朝發而夕成功五便也  
三協各守信地代出大將督兵六便也三道會同  
三協事無肘掣七便也一轉移之間兵政邊紀煥  
然改觀提綱絜領諸務立就此益節制通臂指便  
考成之第一上計也但事關興革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部議如果有益邊方將三屯右營左衛副總兵羅

瑞改克中路協守分理馬松喜太四路練兵事務  
就將見管右營標兵照舊統領原配河南車營一  
枝亦聽合營并總兵標下左營與保河輜重二營  
悉聽節制西路協守副總兵張臣分理石古曹牆  
四路練兵事務將石匣車營一枝與密雲左營叅  
將陶世臣統領馬兵一枝聽張臣統領合營俱于  
石匣駐劄仍有密雲右營一枝振武營一枝輜重  
奇兵二營與總督標兵亦俱聽張臣節制東路協

守副總兵史宸分理燕臺石山四路練兵事務仍  
駐建昌兼管遵化標兵一應客兵分布各協地方  
者一體遵聽節制無事操練兵馬修理邊牆營繕  
器械撫處屬夷遇警悉聽臣調度仍乞改撰  
勅書三道并請給三協關防并各官欽遵行事庶總  
練分練各有責成薊東薊西免于顧此失彼矣  
上大兵援遼議疏

國家建都于燕比時屬夷爲我藩籬守在舊大寧之



地去塞猶數百里。門庭內固，自夫大寧昇虜始爲  
薊鎮內邊，遂爲外邊。肘腋始重，一牆之外，卽爲虜  
巢。而使夫心近于膚，又自朶顏與東西黃虜爲姻  
聯，遂爲之勾引前驅。大舉人寇，薊門誠爲京師之  
肘腋。天下之腹心頭目矣。右有宣大，左有遼東，俱  
爲隣封四肢手足也。今以各邊應援薊鎮，固手足  
之捍頭目，而手足有恙，亦頭目痛痒所關。則京師  
之鞏固，雖重在薊鎮，而遼東若在關外，均爲國家

卷二

三七

人民土地也。遼歲被大侵，欲守而險隘未完，欲戰  
而兵分力詘。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乃猶欲視遼爲  
遠地，謂不必煩他鎮之力，以事一隅。且遼東近日  
朝廷任將得人，戰守得策，若爲可與日前者，不思  
手足多恙，不急爲療治，必至損壞。手足既壞，亦尋  
至有輦矣。是不可不急圖而加之意乎。又照薊疆一  
潰可朝發而夕駕都城，是頭目腹心立受重病。若  
與虜歲時較未定之勝負，必非先計宣大久款無

用武之地，幸有遼東功罪可問，隣急可恤，練兵可  
試，欲爲遼薊百年之安，不當憚國家一歲之力，而  
姑置遼左於度外也。謹以援遼事，列上請伏  
乞

該部覆議施行。疆場不勝幸甚。一籌實濟，夫虜之  
入遼，零騎之出沒，迅速。大舉之地，理遙遠，薊兵出  
近地以勦零，則勢必不可及。出偏師以禦衆，則勢  
必不相當。皆無實濟。若待虜勢苗頭已向遼，則彼  
近我遠，乃師至而虜退，故宜用重兵遠出，以援大  
舉。偵虜結聚是的，卽主將親率五萬之師，出關徐  
行，以至寧遠、廣寧、錦義之間，收兵入城，養銳待戰。  
與遼兵各分一面，務大挫虜鋒，使一蹶而不敢復  
入，則不惟東虜喪膽，西虜亦當奪氣。且收功一歲  
以後，不必再援，以省勞費，一利也。遼無邊患，卽可  
城塞修堡，開荒積儲，以固根本，二利也。大虜既創，  
不獨畏威而不犯遼，尤不敢犯薊。屬夷自當懾服。

以固藩籬。此後薊鎮亦可漸省衛兵三利也。手足既強，腹心自固，為京師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四利也。然則大援遠援一而不再較之歲時出援，徒勞無益者，功相倍蓰矣。一籌行餉，薊師出關，應因餉于遠，乃遠之歲額僅足以供本鎮之用。若出師援遠而不預計芻糧，欲資遠于歲額之外，遠將先憚薊師之費，事未舉而議當先分矣。薊師五萬之內，除一半素有行糧，自行齎裹外，其一半應

卷二

五九

給者，即于薊鎮歲省積剩之內，動支先行解發。遠鎮買補如數，外多支另為解補，庶遠鎮無因糧之費。薊鎮不必于歲額之加，因計無虧，而人情咸便矣。一籌備薊，夫遠薊內雖相隔，外形相通，曩之惡在于薊，則以遠援薊，今急在于遠，則以薊援遠，此事理之甚明而易曉者。額執論未定，則以薊為陵京根本之地，關係更重，况虜眾結聚常在薊，遠相半之間，東可犯遼，南可犯薊，故逡巡猶豫而莫知所

從耳。乃東虜與西虜素不相容，大寧諸夷多服屬于西虜。昔之大舉犯薊者，皆西虜而東虜不敢合兵，則懼為西虜所乘也。惟隆慶元年，土蠻獨犯灤東，則以西虜遠犯石州，乘隙而始入耳。今西虜歸款，則東虜且不敢犯薊，况薊之邊險年來修築頗固，知東虜之未敢憑陵而入，以蹈棒棰崖之覆轍也。然料計當審而防禦貴周，若大眾出關，薊將空國而行矣。所揀存者，強弱相資，虜中好兇，乘機牽

卷二

四

制戒備，尤當不厭詳慎，合無另調客兵以固根本。查得真保撫鎮標下有兵六枝，共一萬五千，每歲入衛者春秋兩防，止各一枝，尚有萬人在鎮。紫荆、倒馬各關口有兵四枝，共一萬六千，則向非入衛者。今西虜歸款，宜大為緩，真保尤其緩者，以真保定二萬五千之內，量調一萬五千，再于宣府調一萬大同調五千，以入備薊鎮。聽其先行整束，俟虜有結聚聲息，方調崇薊鎮，以昌平總兵移駐密雲。

防西協四路而兼顧

陵寢真保定一萬五千防中協四路宜大一萬五千防東協四路以周意外之圖真保宜府路不甚遠大同在昔年原有應調入衛兵馬一枝止多一枝且調集止于一月俟蘇兵入關即可散歸各鎮行糧亦可取給于積剩不至勞師費餉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三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條議一

練浙兵議

時東南恭階久平沿海衛所軍政不舉武備盡弛海禁亦懈奸商猾民因而勾引番船剽掠海中成托官豪庇蔭有司莫敢誰何遂乘間節破黃岩崇德桐鄉乍浦昌國臨山慈谿等城十餘處尋引舟

類輯

卷三

一

南犯淮揚吳淞諸郡焚燔廬舍擄子女財帛數千萬兵士吏民戰沒逃亡不下數十萬攻陷郡邑爭以檄背世宗震怒推刃大臣乃以御史胡宗憲為都御史總督浙直戎務勅東南帑藏悉從調取天下兵募便空徵用於是南調湖廣十兵廣東徭兵廣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賴兵崇明沙兵邵林僧兵北調山東餘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氏北邊騎兵北平射手凡稱勝兵者輒致之然皆臨敵馳激

遠者萬里，近亦數千里，至必經年，而賊揚帆去矣。卽或間至一戰，終不能一嘗賊，輒敗去，徒授掠爲害耳。東南苦之，故諺云：賊爲梳，兵爲篦，土官咸利。其原餼賞發舉乾沒，而潤橐中，竟無分毫轉給。又不約以紀律，任其搶奪，而莫之禁焉。東南髓膏始塗於寇，終竭於兵，後以練兵克敵制勝者，有成効，遂罷所調兵云。

守不忘戰，將之任也。訓練有備，兵之事也。乃今軍書警

報將士憂惶，徒將流寄，襍兵應敵，更取福廣舟師，驅而陸戰，兵無節制，卒鮮經練，士心不附，軍令不知，况又赤體赴敵，身無甲冑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素習之藝，而較精銛巧熟之技，且行無資裝，食無炊爨，戰無號令，守無管壁，其何以戰爲？今之計，必器壘具而進，可相持，餼糧備而退，有宿飽，此所謂蓄艾于預，而後無患于病者也。至于身先士卒，援袍忘身，是職少所素講，乃若臨敵制變，防險設奇，是又在職

自出難以逆計，惟茲蘭戎，兵詰器具，明部伍，肅營陣，教藝有成，而能隨其指示，發縱者，則一得之愚，殉國之誠也。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勇，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茂費數倍矣。

### 練烏傷兵議

前練臨觀之兵，今已二年，頗入毅率，軍容咸整，然終怯于短刃相接，雖其居習使然，亦練兵皆市井之徒，性殊狡猾，猶如塾師發蒙，性近者稍約束，便成習，遠者日程督無益也。會稽之卒，非性與習遠乎？予是上練兵議。

兵而議戰，亦猶無臂指而格于將，乃今烏合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露金穴，括徒，逾陳兵于疆邑，人奮荆棘禦之，暴骨盈野，其氣敵愾，其習標而自輕，其俗力本無他，宜可鼓舞，及今簡練訓練，卽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也。

時有陳大成者著名里中，孟諸善之，而不謂能戎  
事也。會金華守出示，梗其應募，咸謂必先得成，始  
有應檄者。乃謀之令尹，以驥幣往，成慨然出，願屬  
孟諸部。于是子弟雲集，一日方草檄募士，而架閣  
佩劍鳴于几案間者，逾時幕屬駭然異之。有王如  
龍者，爲括徙中，雄長閭閻，而幸子弟出山，然鄙野  
不識官府，多跋扈狀。公知尹趙公大河，素得民心，  
且尺籍在握，逃則易緝，梗則易治，乃請于制府，借

制府

卷三

四

尹監軍，仍理縣事。其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  
敗于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得四千餘人，其  
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終之期月，皆入  
殼。再易月而備，中法無不調，真可以一當百矣。  
定伏路條約

竊惟斥候瞭望，兵政所先。衛所軍城，設濱海際，而夷情  
諛詐覆輒可徵。往往海洋捉獲漁樵船隻，就用被擄  
之人駕船而伏賊其中，突然登岸扣關，出我不意。及

夫巢屯昏夜之時，密置雲梯，窺伺守堙，倦怠城瞭不  
明，輒行掩襲。且各處烽埃，有置在山頂，止堪瞭遠，而  
海洋廣港，勢脉繁迴，目力未能徧悉，不無意外之虞。  
則於各該衛所，設有伏路官軍，而又廣之以數額者，  
正爲此也。今將陸路哨守號令軍法，合行給發，遵守  
備習。如有警，不分晝夜，責其照依舉號，走報賊情，務  
使表裏兼制，內外咸備，令賊無隙可乘，自足以消奸  
宄之念，而保金湯之固矣。

制府

卷三

五

清理軍丁戶籍議

本職於三十九年，條請專任所屬沿海衛所事，空緣由，  
蒙巡按御史周批，所議有見，且中時弊，因以見本。叅  
據忠殫慮，與碌碌者不侔，但更張有漸，上下乃孚。若  
外至之言，決不能損真，亦不必過防之也。又蒙總督  
軍門胡批，據條陳數款，深爲有見，且切中時弊。本官  
爲一方大將，旣肯挺身任一方軍務，悉以委托，許便  
空施行。若事體重大，必須公議，亦總會同兵巡道，斟

酌計議而行，具由詳報案照。先將本職查得所屬境內舊係寧紹台叅將遙制，整飭兵備，亦係兵巡道兼攝，而又更換不常，是以自三十一年有倭患以來，無次不犯台州地方。且沿海一帶，上接吳越，下連甌閩，為賊盜淵藪之鄉。出沒經由之路，往年坐此疎虞，近奉部院特為題設兵備，叅將遂將本職誤克任使，以來猥見衛所狼狽，行伍煎銷，不揣駑駘，志大才小，力綿任重，欲期一旦創起二百年積蠱之廢除，逐一施行，有漸次第修舉，隨機鼓舞，因事用權，多方比併，招撫逃丁，招徠缺伍，軍士秋冬之間，松新楚隘，一衛三所，招回別省投兵，貧流出外，官豪占役等項，軍舍餘丁已經千有餘人，克補行伍，訖十一月親臨海門衛查點旗軍，左等四衛原設官軍六千五百二十八員，名今見存官軍止一千一百八十三員，名况十無五六，精壯又如中所百戶伍內原額一百一十三戶，今有者止老軍二戶，則沿海衛所是獨海門行伍空虛。

為極。又以其險要言之，則海口橫澗十里，港流巨浸，直至內地二十里，分流一脈，徑抵台州府城下一脈，徑抵黃岩縣城下，港外乘風，一潮可到，則沿海之勢，是獨海門港為衝。以城垣形勢言之，北枕大港，東近海潮，西控巨村，賊舟可泊，南面郡山，駢肩內視，南城俯窺山麓，天石自上而下，規模險陋，皆無足恃。則沿海之賊，是獨海門城守為難。以城中武備言之，其沿海地處衛所，軍容雖廢，而官法尚行一二，惟該衛軍豪官弱，專寄乏人，號令寸步難行。則沿海之武備，是獨海門廢弛為甚。以官軍言之，諸衛所官軍貧富相等，禮義可興，恒心可作，尚知顧戀信義，惟該衛官少軍貧，室廬不蔽風雨，人心無恒，則沿海官軍是獨海門振作為艱。况海門係台黃門戶，腹裏藩籬，且通大海之洋，賊舟時刻可到，城大人寡，兵家所忌，本職部下雖有陸兵一枝，原該隨城向往攻剿，似難飽繫城守，究原其故，蓋以該衛所旗軍多係台溫寧紹四府

之人去籍最近，既得以遂歸往之志，而餘丁近家，復可資兩隱之計。且管軍千百戶等官，利其籍近，徑至各軍之家，更易行伍，顛倒籍社，埋沒之奸，無所不施。故行伍空虛至此者，由其原籍近也。而為今日足軍之望者，則又有賴於原籍之近焉。蓋惟籍之近，故所伍尤能知因原籍難，以展轉。且所幸台溫寧紹，皆同省接壤，兵備府縣，又皆本部院親臨，即台州一府之籍，皆本管兵巡道所自駐之地。設若嚴督各所伍官，

類編

卷三

八

着實開具真正行伍籍貫，就聽兵巡道嚴督府縣清軍官，逐一清解。則一府期月，可得千餘，况兵巡道為切已之憂，當盡其督程之法。其府縣奉本管巡道之令，不敢視為不急之務。其台溫寧紹隣境之地，皆為同省管轄，就以本道督之，亦孰不奉令惟謹。設行各本管兵巡等道，必以同隣相體，亦可得十分之半。夫軍城之空虛者，因莫慮於海門衛，而軍戶之在籍，易於清查勾補，克寔行伍者，亦莫易於海門衛。除本職

一面嚴督該衛所官役，嚴限多方，先行勒令將隱匿旗軍，凡軍官可以自為者，定為三限。清招外，其果是逃埋，在籍事屬有司，非武官才力職守，堪為者，備造缺伍文冊。每府一帙，合無將前項文冊，批行各兵巡道轉行各府縣清軍官，着寔挨查，務在夏秋之間，立為分數。勒限清解。衛所官取印信及發編操伍緣由繳報，務裨有益於戰守。則孤城有備，永保無虞。而藩籬既固，則堂堂自安矣。

類編

卷三

九

### 營壘解

大槩以二分為外壘，一分為子壁。虛其中為中軍。如一司五哨，以鳥鏡一哨為子層，四哨為外壘。每面一哨，如二司以六哨為外壘，以四哨為子壁。如三司以二司為外壘，以一司為子壁。如四司各為一面，各撥二哨為子壁。如五司以四司為外壘，一司為子壁。各鳥鏡一哨亦為子壁。六司以四司為外壘，以二司為子壁。由此而擴充之，愈多愈善。惟鴛鴦陣，必不可變耳。

兵德

兵德有五。不顧首級。直殺無前。以求全勝。一也。揮金不顧。賊不能餌。二也。俘係之人。揮之使去。聽其自散。三也。圍焚力戰。無一兵貪取財級。聽其然燬。四也。三軍一心。不爽軍令。五也。

兵機十事

茲蒙調勦江西流寇。鞠躬殫瘁。分所自盡。但維揚維荆山河之形勢既殊。而山寇海寇攻取之方略亦異。此

類編

卷三

十

行務求成功。難以草率就事。所有十議。關係軍機。利鈍必和于國。然後可以出軍。必和乎軍。然後可以出戰。否則寧甘轅門之誅。必不致無成。而有負重委也。一謀必勝。夫江西首相桑梓之地。其寇乃福廣江贛四院所勦之寇。有功易以上達。無功易以取戾。今遣兵往援。必秋毫無犯。而功超四省。乃可以塞責。故兵務足數。謀貴專。一生兵既不可用。而雜兵亦不可遣。寧遲延而不得草率。苟或奉命倉皇。胸中無一定之

見。一旦直指客地主賓。懷矛盾之心。吾恐着無先後。終非萬全之謀。議握參商。難免眾楚之咻。

聖天子所以託重者。謂何本部院所以專任者。謂何此謀之不可不定也。二請監軍。夫烏傷士卒。所以頗收實效者。由連年平定。烏夷盡得夷技。長短之弊。而若思權宜之方。乃為之創鴛鴦陣。器械長短相參。各有所制。故能每戰必克。我兵無損。且熟諳浙中地形。而分合向往。又盡得其情狀。故也。今山寇性技大與倭異。又當得其情形。審其名實。知其所短。思其所長。如我某器可當賊某器。如賊某器甚利。我謀器可制之。及戰鬪陣勢。或厚薄緩急不同。我更以何等陣法。號令乃能取勝。則先定法制。而後權敵舉兵者。誠當務之急也。此須到彼方。得其情。所以必當借重彼地。有司今既不知彼矣。而在我之士。情器習。可以知者也。又當議擬不可犯。不知已之戒。故職謂難收近效也。又况置兵客地。期功于旦夕之間。而進退機宜。必陳



兩院督調糧糗。盡屬有司。豈參將官之所能爲乎。卽知彼知已。恐亦不能百戰百勝矣。爲今之計。必得浙二司一員。監之。仍乞移文嚴責彼處兵備。一心協力。然後責有所歸。官無僨事之虞。食有所出。兵免患歸之念。若執烏傷累勝之兵。而曰殺伐之術。無分異地。卽此徑往有所不能也。三。明調度。夫職參將也。所征之寇。四院之任也。若使職無所統轄。犄角于四院之間。獨往獨來。以期成功于客地。恐成本部院之專功。而彼四院之失彰矣。豈能容之哉。必將職托于一院。專責調度。成則同功。敗則同咎。庶利害攸關。而無牽制之失矣。四。鼓舞兵夫。義烏土著。殺賊于台。守家之役。耳父往子來。親戚相助。其氣嘗壯。一聞遠調江西。半有不願行者。蓋因有身家者。多皆有門戶之累。若不重慰其心。奚以釋鄉思而作敵愾也。故門庭之兵。惟恐無根籍之係。而臨事逃避。可虞。遠戍之卒。又恐有根籍之累。而氣便消索。不奮。乞將七八九月工食。

借解義烏。克散安家之用。其新募之兵。亦盡照兵均給安家。方得猛士。齋募到省。須合營訓練。旬日悉知號令。方可同發。庶士心豫附。而令出惟行。兵情服習。而軍威自肅。不然。經過騷擾。怨聲滿道。甚而大村強姓。因而聚黨拒行者有之。其時寸功未見。而物議先騰。咎將誰諉也。五。議兵數。夫用兵。最忌紛雜。而山賊倭寇。情狀不同。且智力兩均。奸巧百出。空無所不備也。故兵非素用。而不可委心。况幽徑僻路。我兵非由調度。不敢直入。今除官生雜役。旗鼓親兵。外。新舊賞收戰兵。非五千不可。六。明賞罰。夫用兵者。氣也。鼓氣者。賞罰也。每臨敵。奮氣輕生。以奉令者。亦與萬一之生。希倖倖之利耳。豈人人皆忠肝義胆。輕生樂死者哉。今江西變起。倉卒軍務。俱無定格。其冲鋒斬敵之賞。不有額數。何以作士氣耶。合無量賜成議。或出于江西。或出于浙江。或論首功。或論戰次。况山城與民同類。何所取信。尤易生忌。謗則士卒之氣墮。而怨且

叢矣。又安望其後功耶。計今合當止以戰次爲額。如其處賊約若干。但能全勝。則約以懸賞若干。而不必論其首功。庶兵刃不及無辜。而天地之和。不干忌諱之口。自杜矣。七代信地。夫赴援千里之外。起發之途。已久。既而到彼。偵邏敵情。審察形勢。或操易器械。方得決戰。况山賊有巢。可恃出沒不常。飢旋難擬。倘信地有警。進退兩難。咎將誰屬。縱一往成功。疲勞已甚。卽春汛得歸。非有數日休養。未可復用。乞別委兵將。

類輯

卷三

十五

奔村落人家。必用火攻。或准火攻。務殲賊而不計居民。或禁焚燬。務全居民。而寧逸賊徒。二也。江西地方之事。職亦略聞。若不素定明議。預請給照。將來之禍。有出于擊賊之外者。乞行彼處兵道。一一議定。以免臨機候事耳。十期調發。夫前議既定。一面乞將所募新兵銀兩。交付通判吳成器。速往義烏募兵。舊兵月糧。一面解赴義烏縣貯庫。聽我到彼給發。職先赴台州。選發器械。而後順道義烏。以便催兵赴省。庶先計後戰。不難捲甲而趨。卽後發迂途。亦自先人而致也。

類輯

卷三

十五

### 上游中丞書

當烏陽初發時。首道胡守仁等兵六枝。先行至福甯中。

丞游公急于建功。遽促守仁進戰。守仁以未奉將令。

不聽命。游公以厲語激之。終不從。守仁馳報。乃上書。

解之。

守仁等兵先期而發。方命于公。非抗違也。嘗讀兵法曰。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不可進而與。

之進。是謂糜軍。又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又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又曰器械不利。卒不服習。以其卒于敵也。本職叨司將領。統兵有年。茲者選募而來。知已頗真。即今在平海者萬餘。新寇在連江。福清者亦不下數萬。在閩兵將。雖有俞總戎新收漳賊六千。以無節制。而不能交刃。劉總戎所部。屢戰屢挫。所恃為一方性命。以悍禦巨寇者。惟此新募萬兵。為遠近內外之孤注耳。今既掣肘其將之能。又復不知其不可進。而強進之。且利器未頒。而未服習。敵情士氣。如處暗室。乃欲以二千兵。而禦新來之寇。眾寡之不敵也。明矣。况復跋涉千里。士卒飢願。其勞逸之不相侔。又不止百里趨利之戒也。犯兵忌而希成功。其曷能濟。僕故不敢以將在軍之體自專。亦不敢效順承。以致敗衄。且守仁等兵。係萬眾之前鋒。縱倖而獲捷。亦不免損傷。使大眾失前鋒之恃。或稍有挫折。則敵愾之氣奪。而萬人為之解體。且山寇視其成敗。以

為從違叛服之計。倭賊視其成敗。以為消長聚散之分。兩浙視此為神氣之壯弱。八閩視此為萬姓之存亡。于係國事。匪輕鮮也。推原其故。夷寇聚劫日久。其在官司左右。不無布有奸宄。促之速戰。又用以寡實為內應之謀。失此不言。噬臍將何及也。

請譚中丞揭

本職今已馳至福清。必本院親臨。方敢趨平海合營。緣二總兵在彼。職兵一到。彼必趨戰。抗之則非體聽之。則掣肘進止不一。散亂無紀。三家之兵。既雜則互推之際。可乘萬一少挫。全師奪氣。大事去矣。即或倖勝而利之所在。爭級競財。棄賊而自鬪者。有之。必候本院親集三營將士。插血立盟。分定道路。約以機空。而進。有後先專責。銜銜鋒懸。以重賞。爭級搶財者。立以重禁。斯可以萬全而無害也。

水陸備禦機空上譚中丞

水營五寨。當以烽火南日。浯嶼三綜為正兵。銅山小埕

三綜為遊兵，分信地明斥候，嚴會哨，賊寡則令各自為戰，賊眾則合力併攻，以扼之于外洋。然以擊來賊之功為最，擊去賊之功次之。若失賊弗擊，與坐視登岸，查照信地論罪，况五寨之形勝有緩急，而多人之才，請有大小，又當因才而器使之。五寨中惟小埕為省會之門戶，非應嘉不克肩。次則烽門，魏宗瀚可用也。又次銅山，則鄧銓空之。又次浯嶼，則秦經國空之。又次南日，則羅繼祖空之。若陸路三路，原額設參將，與本職銜不甚遠，雖勅准節制，而終屬尾大不掉，何如改設守備，即部中選其才優功高者克之。庶臂指相使，而無掣肘之患。惟王如龍才堪北路，胡守仁才堪中路，耿宗元才宜南路。于閩縣南臺當開設鎮守武場，及監軍公署，公同調集，合營訓練。風汛之日，乃分布四出水陸防守，聽各該道監督，汛無警而合營團操，號令出于一人。臨機有事而畫地分守，則同任無有專責，職亦得指揮如意，而智力可盡展矣。

○和議  
 仙遊圍急，城中有以和議者。公報軍門云：誘和以緩攻，羈縻以待勦，誠為一策。但從來以和為議者，率皆借和以緩之，實則乘其暇以周悉謀慮，治備戰守之具。耳當急行該縣，一面以和誘敵，一面速治禦具，嚴為守備，以待班兵，庶不為所悞耳。

登龍眼沙號令  
 今水陸大舉，夾剿劇賊，初七日為始，陸續俱到，玄鐘渡而一應後開方畧，務嚴諭所部，依期奮攻，水陸同體一心，惟念受國厚恩，共期滅賊，以備補報。水兵必期截賊入澳，把守無缺，勿使賊有一舟之出入。陸兵方可効力，其擒獲吳賊，如係陸兵，亦必與傳都司共之。即陸有斬獲，亦量行分級，以酌風波之苦，毋得畏避愆期，違慢條約，致賊得以併力向陸。今該本鎮會同巡海道監督陸兵副使周，議得舟師困圍已久，陸兵又齊，相應部分整肅，以便奇正迭出，務要遵照號令。

奮勇當先，必使賊徒一倪不留，方為奇功。或退縮觀望，進止不齊，定以軍法從事。凡臨陣棄刃哀祈者，不許混殺。既鬪之後，被虜不戰者，不許妄殺。各存天理，以明仁者之師。各積陰騭，以為子孫之計。今將會定方畧，合行開示。仰各偏將通行，把哨人等一體曉諭。敢有違令，慢事者，偏將以下，俱以軍法示眾，決不輕貸。

一 偏將專司號令，催第一層兵向前當鋒。義總專領本部兵當前哨官，各領本哨向前衝殺。

一 令以義總方伯朱九龍、戚子明俱屬偏將，曹南金統督為中路內方伯朱九龍為衝鋒正兵，戚子明為中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 以義總金示岳、馮煥金守常、陳泰俱屬偏將，金科統督為左路內金宗岳、馮煥金守常為衝鋒正兵，陳泰為左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 以義總鮑文龍、胡世徐全俱屬偏將，張邁統督為右

路內鮑文龍、胡世為衝鋒正兵，徐全為右路衝鋒策應奇兵。

一 三路策應奇兵，俱屬李參將統督。

義總胡仲膏、石成、紹陳祿俱屬偏將，吳京統督為老

營。

一 俱照番列陣令，每總各給一張。

先本鎮擇日于教場內合營教練，熟習臨陣，仰如教

場內一般號令，一般進止。違者斬首，號令不明，偏將

處以軍法。前鋒退避，義總與先退之哨及退哨隊兵

斬首策應兵，即當衝上。若策應兵一體後却，李參將

與先退總哨隊兵一體處以軍法。

一 各臨行之時，聽本鎮示期約軍令到營，整備船隻，行

李登舟，肅聽本鎮到營，升鏡行旗，各船先開中路，次

開左路，次開右路，次開策應兵，次開老營，每一路舟

在一艘，每一總又為一艘，務相連屬。此項各偏將義

總預與哨隊長說明，各船戶拘在一處，再三再四叮

擘明白船戶不省官語可覓一能官話又能鄉談者  
字字傳說務要通知只各要認桅上旗為號

一行船船戶只聽各船內官哨隊指點何往進止若違  
令及臨山不肯撐船近岸者該船哨隊長即將船戶  
割耳甚者送鎮斬首須將此條臨發時寫出貼在船  
桅上解說與船戶明白

一四路兵恐船上混雜一時船家不能認瞭取齊未免  
官兵喊叫有違軍令且滿海是蓬官兵亦難辨認今

類輯

卷三

二十二

定號旗每船一面懸于桅頭晝夜不得放落中路俱  
用紅布旗左路俱用藍布旗右路俱用白布旗老營  
俱用黃布旗每旗一面布方三幅偏將旗上色同加  
以畫彩義總旗上加號帶一根哨官旗上加別色團  
月一箇徑二尺

一各船到彼岸時不可徑逼岸邊須于一箭之外銃不  
及處少待各營各總船齊務要肅靜無諱各聽李叅  
將中軍船發砲三聲各船一齊駕近岸邊一齊吶喊

徑奔上岸遇賊便殺上岸不許過一里便扎營賊走  
不許追過三十步過者雖勝亦斬其總哨官與在先  
一人

一追賊去即速整隊伍一字向前路扎定坐待本鎮到  
指揮或建木城或奪許朝光舊棄城為老營扎在船  
邊

一是日先扎營定即直取許朝光舊城取畢即聽傳令  
先放老營回船取竹木即于土堡邊或船邊相地建

類輯

卷三

三

豎木城限一時即完居守肅靜夜晚中左路收入土  
城老營收入木城右路收入船上四更聽樺鏡嚮造  
飯五更食畢聽令登山或徑進巢或候建木城

一次日如建木城即以右路兵帶竹木上岸去土城前  
二三里高山頭占據形勢建豎木城以中路左路各  
扎成陣勢于木城前一帶候賊來即戰以後聽臨時  
號令

一建豎木城之時若賊後來索戰候賊到五里內即將

木城暫止其建木城之兵卽照原分路向前列陣同  
三路取齊少坐一刻聽令徑衝前去不可待他衝來  
一殺賊大敗只至險阻處便止不許徑追進巢有令催  
進方許徑上

一策應奇兵在左路者專以一總在海邊搜尋石岩而  
進以防沿海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總之責在右  
路者專以一總在高山頂上瞭防山頂右畔伏兵及  
搜山頂林木草叢埋伏如有伏兵闖出皆此路之責

類編 卷三 三十四

一各兵到彼之際每日携空草鞋一雙于腰間先用木  
底草鞋登山若無竹籤卽換空鞋遇竹籤又穿木底  
鞋但釘籤埋在草中未易尋覓不可輕易便不用木  
底鞋也一每日登山炊飯時必各留飯一團賚帶腰  
間以備午食火兵止備熱湯伏時供用

一衝鋒不許取首級及搜賊身財物以致悞事今每營  
真正衝鋒兵懸賞銀每名十兩通營懸賞銀二萬兩  
右衝鋒兵不專殺賊或取首級或貪財物致隊伍錯

亂悞事但有一兵負衣物銀兩者卽將全營衝鋒銀  
入官不給正犯以軍法斬首

一此賊積蓄數年雖有銀兩衣帛之富多是賊匿各處  
未必都在巢中船中賊兵雖敗必是整衆伏窺別山  
我兵殺到不許先捨入巢取財必須先燒巢房圍攻  
船隻已盡山上土堡內無賊仍將三路兵分三處經  
往各山搜賊賊盡方可尋取貨物獲得真賊從容拷  
問他自是指出埋藏銀物之處若賊巢初燒賊尚在

類編 卷三 三五

船及未搜山縱兵四散亂取財物者但背負衣包便  
行追焚兵犯一面割耳一面送鎮斬首

一自來賊計多以首級財物愚我兵心故意佯敗將敵  
衣虛包砂石擺棄空巢使我兵爭取因而行伍散亂  
賊却伏在山中船上窺看一中其計遂齊擁出彼整  
而有我心我亂而不防轉身迎戰不及竟爾奔走屢被  
冲散萬勿墮此計中進巢之際老營與策應兵各整  
隊札定以待衝鋒攻戰大捷班師衝鋒銀兩一體平

分首級男婦以十名十顆為率。衝鋒兵六分，老營策應共四分。若老營策應兵，但有一人向前混取財物者，衝鋒銀兩都給衝鋒兵，老營策應不給，仍罪其首犯以軍法。

○議虜

隆慶丁卯，東西虜入犯西北邊，陷石州，昌黎幾不保。

帝集廷議，召公、公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其

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何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

顧

卷三

五

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闖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齟齬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吭背，或在肘腋，以致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

秦越，號令不一，烽埃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况五者乎？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募召，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成則坐餓，弊殆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為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為監，兵甲餼糧各以縣給，為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為一部，將以備將，執憲為監，合十部為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府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却則以騎馳之，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奮一擊，以張我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為正，以眾乘寡，以實擣虛法也。顧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夫利庶几，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詢詢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



加已從東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倂因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已在易之師二多警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

議京營

夫事有不可期之遇而循有不可變之法遂致有不可化之人今

類編

卷三

三九

聖天子維新化理合武勸功千載一時不可謂非遇也然京營之制設自國初爲五軍營後分三大營再後或爲十營或爲十二團營最後復爲三大營其營制各不相攝且二三其將實自有深意存焉而未能以遽變也今京軍大半影射而且半多額覓卽有應標在營者不過一時虛克營伍而已但知襲行陣之故套而不遵申令之所諭也安望其請吾訓練而入吾鼓律矣乎此錮弊不除而軍政終不張者蓋有以

也然成天下之奇績者其機在任事專而權不分也倘能重其事而一其權焉則漸洗其故習而更新之自能奮敵愾而勝驅馳矣又何約束之不可就而法令之不可行也哉

○辯請兵

今以數萬之衆馳突于原野如風雨驟集山崩河決一擁而至此胡虜之常而中國以爲必不可禦之勢也于是乘牆列守以爲萬全之策奈邇來邊形齒齒軍士煎銷勢分力弱守愈不足乃就中掄各部曲之壯者不滿數千隸于總督巡撫總兵標下謂之標兵用以備戰是每鎮所恃以爲戰陣之具者數千輩而已故方賊之張也或守城廓或據形險或追送百里之後或出沒爲趨避之圖待其星散劫掠之時或當滿載情歸之際得便則鵬剿零騎不便則有不明之功以爲贖罪之地此將領不得已之謀耳欲使胡虜胆寒心破一勞永佚在我亦當以數萬之衆堂堂正正

類編

卷三

三九

平原曠野。青天白日之下。彼以此來。我以此往。短兵相接。使虜大勢敗衄。我則以精騎搽之。如此一番。虜喪魄。由此而罷入衛。開屯田。汰老弱。卽乘隙塞上。頭頭是計矣。然則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不可。十萬歲費百餘萬金。恐不能從也。然則五萬何如。曰此亦小成而已。必如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乃可當虜之衝突。此則教練之功。不敢諉諸人也。然目今足爲天下緩急集事者。官莫如守令。兵莫如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

卷三

三

弟之兵。惟守令可以籍召爲今之計。應于河南之嵩縣等處。募足一萬。真係河薊一萬。宣大廣寧等處五千餘。山東罷見戍驕兵。另募田夫五千餘。浙江舊兵一萬餘。以克教練可也。然則募北兵是矣。南兵恐不空北用也。有慮其不耐。互寒者。有慮其魚米湧貴。日給不足者。有慮其不便。于風沙。與後日之難散者。曰請言欲取南兵之詳可乎。比年倭犯東南。浙江軍門于數千里外。調四方兵以殺倭。浙人不堪爲兵。卽有

之。輒糜于倭。自某與今軍門譚公。昔守台州。共倡練浙兵。請以三年爲期。賴總督不奪。于方教之日。以別兵殺賊。而需其成。至朔。具呈請戰。遂從此一無敗挫。凡四方所調之兵。盡罷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輩收功。某馭此輩十三年矣。且此輩皆良家子弟。俱有身家。可聚可散。惟恐其不留。母虞其難散。况今料集大兵。北人爲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衆。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羣情。此

卷三

三

南兵之取。不可已也。况教練生兵。必用條約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書。而告示條約。不得人人盡習。卽主將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惟此輩與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將。昔在吾土。所以練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錢糧如何。得實惠。號令如何。可信。戰陣如何。萬全。賞如何。而明罰如何。而嚴。人心轉移。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條約告示。加十倍矣。且鳥銃一枝。乃戰虜長器。北人不習。北匠造亦不

如法此爲南兵慣熟尤不可已者如得舊練南兵萬數先教成一營以爲師範分發舊日教中材官以練北兵功省而効倍矣此論用兵與虜形如此然必得數萬之衆而後能禦衝突之虜于原野之間也乃若營陣器技各有制勝之法大都車步騎三者俱備而相須爲用故禦衝以車衛車以步而車以步卒爲用步卒以車爲強騎爲奇兵隨時指麾無定形也除車之制度火器等項不贅論其戰法將車上爲女牆捍

傾輦

卷三

三三

矢石且取輕便下有活裙以出戰卒如虜以數十騎挑我則不應或虜勢大至五十步時火器齊舉虜近車丈餘步卒于車下出戰第一行卒持長刀用平口習法伏地向前至遠不離車五步車即隨步卒緩進而步兵齊砍馬足二行木棍打仆馬之賊只在仆時乘其跌落身體仰覆屈伸未得乃可着力三四行鈚鎗雜上以打戳之如或力倦退保車內又用火器衝放一次將本營別設真正勇將精兵平日主將馭之

傾輦

卷三

三三

如子者三千更番乘勢如環無端至于制營法操號令備器械此將事無論也然則目今在營之車亦可用乎曰近日用車者往往犯六敗之道某之所恃在能反之耳何謂六敗平日教場操演乃無利害之地從容中節便可爲用若臨陣生死目前心忙手亂每致火藥自焚一也今以瓶置火藥于別車平日習熟約以嚴刑此一變也往者用車爲守遇虜下營車釘于土不復移動以車爲城人避于中不敢出戰夫城之無人陷者多矣况平原車壁虜得聚攻集薪蹈犯燃火焚燉二也今用車以戰行而不止步卒恃車出沒其下此二變也往車制不如法守則不能蔽伍戰則不能飛衝三也今之制式外捍衝突內衛士馬戰則與士卒並進退則衛士卒之後虜聚薪則不及焚蹈犯則不能近此三變也夫車如王道大用之則王小用之則亡往者之用車兵不逾萬車不過二百輛每車地一丈每面不過五十丈以五十丈之陣而

當數萬之虜，四面環攻，所謂小敵之堅，大敵之掄也。也若兵止萬數，用車不如用騎，可戰可退之爲得也。今用車必以十萬，或五萬，或數車爲一營，圓如小堡，或數十車爲一營，圓如一大堡，或數百車爲一營，分而不離，合而不襍，各開馳道，星碁錯綜，高下原阻，佔地十餘里，如虜稱十萬，其實不過五六萬，四面分攻，每面不過數千，彼分而弱，矢石不能逾一面之車，以及對過之背，我面面足以制之，如聚攻一面，則諸營各以其便，舉車而前，卽一營有失，諸營可勝，此則平日聚練一隅，朝夕撫摩，嚴刑聯束，血脉貫通，臂指相應，一營勢危，諸營協救，此四變也。或謂車戰宜平原，薊多山險，非車所利，五也。此執方而用藥者，夫以地就車，地不可移，以車就地，隨地得便，古法云：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若使車軌不可方，而騎列不能成，此取敗之道矣。但彼來此往，險則共之，以車塞險，尤爲吾利。假如此地，可容數車，則數車一營，可容百車。

則百車一營，可容千車，則千車一營，隨地爲勢，分而不可斷，聚而不可亂，何嘗難于險，而爲拘方之器。此五變也。往時無制之兵，人各一心，號令不明，畏敵而不畏將，只靠一車之用，使靡兵而恃車用命，乃必敗之道。六也。今練使合兵，萬人一心，上下同欲，畏將而不畏敵，真有短刀地鬪必死之心，敵愾之氣，但恐虜騎衝突，勢不可前，藉車導引以前耳。是旣稱爲戰車，必用之而戰，此六變也。或謂戰守當併論，今薊山川險阻，能守而使之不入，不更愈于戰乎。曰：兵法全圖爲上，守險正全國之道也。薊莫善于守，但邊地深遠，偏裨而下，分守一區，咸百數里，未必人人皆才，且數丈一人，卽岳家軍亦不足當，萬衆聚攻之虜，而大將一身，不能遍及，總隊威輕，何以制命，所以教練車兵，正爲固守之計也。聲息未至，則移車近地，移兵乘牆，據邊而守，萬一守不足恃，而復無重兵備戰，將任其衝突而無策矣。况今履霜之形，衣御之戒，薊邊守

在腹心宣大之虜，住牧境內，山西稱弱，陝斷懸城，遼當凶歲之後，行伍未復，虜當二百年生長之盛，勢必爲患于中國，可無練成節制，重兵一技，以爲緩急之備哉！今以大議未決，乃不得已，遂以募兵一節，厘爲上策，而又出中策，欲其節制四鎮，而仍聽命于制府，就邊鄙之見伍，入衛之戍卒，從宜教練，轉弱爲強，嗚呼！上策必以十萬訓練爲遊兵，隨賊向往，三萬之議，計效竟得中策，如就中補偏救弊，恐終落舊套矣，豈

卷三

三十六

知練兵數萬充遊兵，破強虜，逆視之誠難，但虜之強固自若，而我以因循積怯，素未講戰，自誤于不可爲，此其所以竄敢有請也。倘蒙軫念邊惠，大賜振刷，欲聚兵則不知有掇，而無意外之慮，擊兵則循軌返籍，而無難散之憂，堂堂正正，所向無前，事易而功倍之爲。國遠謀一勞永佚，若竟求上策，斯恩踰十萬之圖，乞留意焉。

○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

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

初，薊鎮舊疆，止有東西二區，分爲左右二偏，後因虜犯多事，始增爲十區，既又減爲九區，復裁爲七區，又立爲十一路，沿革靡常，今乃度邊隘，衝綏道，理遠近，分爲十二路，時松棚、喜峯、山海、臺頭四路，皆提戎任事，未設路將，乃以建昌營遊擊改協守，東路副總兵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等處，而以巡撫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以一營

卷三

三十七

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鎮營，次則西協，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以石匣營遊擊改協守，西路副總兵分理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而以總督標兵屬之，則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以一營駐密雲，一營駐石匣，以備牆古石三路之警，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平，次則東路協守各標兵，以次而至，其本鎮營標兵，則駐練三屯，當兩防之際，俱在鎮以

備馬松太三路之警先期馳赴截擊在東則東協在西則西協各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仍每路設一將領各統兵三千餘人舊兵不足益以新兵大牙相制以爲犄角之勢凡遇調遣每營路各以騎兵二千先馳赴邊拒敵兵車隨進至本路各要口拒截以待接戰其各路策應於各鎮入衛之軍次第前進皆以調兵文到爲始逾期者以逗遛論其器械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

卷三

三十八

創造之若藤牌長刀烏銃神鎗火箭佛郎機虎蹲砲六合銃百子銃等器皆禦虜利器仍遣教師于各路訓練設專官督之又立車營七座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合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凡攻戰用之環衛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虜馬擁衆無計可逼我得以展其所長實爲禦虜之長

策此車之堪用一也行則爲陣止則爲營以車爲正以馬爲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此車之堪用二也車不費芻糧兵不用甲冑省費不貲而車中馬步以車爲蔽此車之堪用三也往虜入內地四散標掠莫之誰何今車兵與戰虜既不敢分掠又不敢久住此車之堪用四也薊昌地勢險阻車利扼塞邀截使虜失利當有終身之創此車之堪用五也今議每營重車一百二十八輛輕車二百一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一十六匹馳不芻之飛騎運有足之長城且馬有從容飲秣之便而人無挑濠決壘之勞步騎迭用而出奇無窮且戰且前而虜自不支矣

續編

卷三

三十九

### 議車營增鹿角

先時邊兵不以紀律營陣未有畫一乃建偏廂鹿角戰車每營以十六車爲一司四司六十四車爲一部兩部爲一營若添殺手似尚擠雜行多稀密擁斷蓋其

勢也。且推車與火器之兵，已將地步佔盡，今議欲于每車兩合之間，加鹿角拒馬一架，止則架之兩空，行則聯之車箱，不惟輕便可移，且使稀密得宜，前後不致擁斷，高下轉折，皆不相碍，而人行其中，如在夾槽內，更無隙可乘。此下專為殺手進戰退守之所，是增車不用增兵，即增拒馬之空，而容兵出戰，其勢尤便矣。若車馬合操，計振武一營之車，與得空地，僅足容馬一千，欲馬兵六千，俱在一營，須二百輛以外，分列為四面，而空其中，乃可相容耳。如兩車之間無鹿角，僅足容步兵，而馬兵以二部布之於車後，不惟擠密不可轉行，奇正俱難設施，而兵且身擐甲冑，俯出車底為難。蓋馬兵本以獨操為分數，而附之車，則車中不復設戰兵，即以馬兵充之矣。然車制偏廂陰陽合德，二車一局，已屬難同，今每四車為一局，而使之陰陽相合，分數得清，行止得勢，而一哨之車，即可容一哨之馬，非用鹿角而不能兩宜也。

上政府言兼攝事權

竊念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在簡事者有三：以鈞臺破格知遇于上，總督為知己，憂焦于外，撫院幸同鄉心無猜嫌，以此不恐十五萬之眾，百萬之食，二千里天造地設之險，日覩襲弊，致悞國家付托一也。職所以請眾兵者，緣料天下邊腹情狀，竟不免職等當事，故預為收拾，籍薊鎮之名，以為報國之地，二也。職叨事東南，幸成微績，且謬譚口耳之學，每恨人無實心，茲來乃結局之地，故忘身忘家，殫智極力，以圖一展，三也。但入京之初，總督軍門志氣甚銳，近為紛紛掣肘，精神已減，至於病作，職甚憂之，然使薊鎮之數不當振作，不應職愚遭際，鈞臺之知，而二三同志偶集於一隅，將謂數當一振，但每舉事即去，夏及今無事不然，職亦恐且餒矣。如命職兼攝，須先籌其偷玩襲套，將官副叅而下，經行叅治一二，以立威，凡所用將領，容職密具職名，或徑報部，或送總督查報，則

部體正而所用得人足以集事其無告之軍容職更張一二事以收下心夫偏裨畏而士卒懷前陳薊鎮之事有可爲者此耳此職所以忘其卑劣而請力任其事也但得展則兼揮有益于地方不得展不如仍舊之爲得也

覆本兵請兵事宜

竊照馬兵薊鎮所有而入衛者所尤長也惟用申明號令嚴飭伍法更處器械此皆職等才力所能爲者故

卷三

四十二

遂不講非遺之也車步之說薊鎮從所未有亦所未講故討論喋喋今之用車正爲送馬兵與虜見面耳馬兵得車方敢出入伸縮以圖一逞今車營每一百二十八輛鹿角六十四架用步三千五百人皆附車中除有空地方可一里正爲容列馬兵三千于內蒙示馳騎之諭正今日此中急務也近日榆木嶺之警車營適中漸進馬兵馳榆木乘墻急當其鋒緩而車亦尾之前所謂練成者今成堵截之功矣職疏請兵

而因及以七原六失四弊者何也夫薊鎮之事請兵尚爲第二義其七原六失四弊若于此中得一二反其道而改舊圖新可不戰而屈人兵卽守亦無不固矣

選編車營馬兵

夫壁壘之間馬兵雖恃車爲固而緩急之際車兵必倚馬爲鋒凡遇過險及卒然伏起須先以驍將領精健

卷三

四十三

車兵扎營而後更將兵馬通融挑選五百四十以充中部三司每司旗下量選次等一隊以充火器其左右二部亦須精健列隊俱爲臨時出奇之用若全勝則車營必不分其功或偶退却兵賊混淆兩馬追逐之時決難投營開車致使兵賊相亂所關不小應併行定議以免臨時有誤

禁約樵採

夫沿邊軍士既有採柴撫夷之俗又有買馬朋銀之難



竟歲修工。月糧不給。以時百里負米。粗糲不蒙實惠。勞苦殊已不堪。言之可爲泣下。然而猶且需彼出力。採辦柴炭。供我炊爨。爲勞更劇。此心何忍。合行痛革。以後不許採辦。如仍前指稱。定行重治。不貸。

### 築臺規則

相基之法。要在內外合。一山平墻低坡小勢衝之處。則密之高坡陡墻之處。則疎之。固爲一定之勢。但就其灣環遠對之狀。各有相宜之勢。當必建。不可已之處。

卷三

四十四

卽不合丈尺。亦當建築。不可移之。而必就于合式之地。又有內山。雖不甚高。看之似衝。而口外橫山。遠峙。只有鳥道。僅通屬夷。其餘通馬處。所相隔于峯萬障。似衝而緩者。又有山高萬仞。其外梁頗平。雖有墻坡險處。而直對大舉正路。似緩而衝者。于此酌處。又難一律也。

一定臺基以十三丈。收頂以十丈爲則。二百四五十人。可完一座。每年可完臺七十座。此其大較也。一臺制

尤當隨地置形。如墻外地寬。則臺當多出。如地狹。則臺當少出。如春尖削。內外俱狹。則當稍闊。其兩面險。其兩傍。以無失周圍十二丈之意。則制度如指諸掌矣。

邊墻多就外險。故外下而內高。其上當以外面臨虜處。計高三丈。內面但隨山勢。不必拘于三丈。其外既險。又係低下。則臺不必出。止就高處起臺。不復拘以低處。而臺在墻之外。况山勢迂迴。自有灣突處。是又

卷三

四十五

在相基者有活法耳。

一臺基用石矣。但方石恐難猝得。碎石勢必不固。如石便用石。不便則用磚。有膠粘好土。則以三合土爲之。各從便求堅。但三合土須厚至頂。亦得二尺。乃堅也。一臺下暗門。未免稍虛。其中而邊匠率愚拙。弗省。恐造不如法。及不堅固。意臺下築實臺門。移而上。外置一梯。虜至則抽去。其梯似亦穩便。然臺用跨墻。則下層止用實築。至第二層。則從城墻開門而上。卽便矣。不

必如前式，拘定在臺之中也。

加哨探賞罰

古今名將，稱善守邊者，不過謹烽火，遠斥堠，明哨探而已。况今薊鎮有墻有坡，足以固守，惟苦地方寬遠，偵探不明，若早得真正消息，兵馬以漸移厚，自成堵截之功，其為尖哨夜不收責亦重且艱矣。一向因循賞格不舉，以致罰之不行，而人心日以玩愒，虜人所損豈止一尖夜之賞哉。所為捨大惜小，以牛易羊，誠不

卷三

四十六

知其何計也。今後守區叅提，以遠哨外夷為第一等墩烽，得報為第二等。尖夜哨報失候，即以軍法從事。哨報傳實之人，每次賞銀一百兩。陞二級，如致堵截無虞，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外加陞一級。如哨探失候，致賊卒然臨墻，即有堵截之功，該區將領提調論功，從減如此。庶賞罰明而人心思奮，傳報真而分布適宜，防守應援皆有賴矣。

陳夷情

薊鎮屬夷，比他鎮不同，處之得其道，真可為我嚮導哨

報能尊。中國而安邊徼也。近日邊關撫賞太濫，深

損國威，積新厝火之上。惟此一事為隱禍焉。夫邊

將差尖夜出口哨探夷情，遠出數百里，近亦數十里，

此必不可已者。口外孤身跋涉，非夷虜敵明矣。將領

頭目嚴守邊關，必不能隨尖哨出口，亦明矣。口外少

夜，逶迤匍伏深山窮谷之間，千叢萬林之內，虜騎不

時，豈能逃避萬一被傷，非將官智力所能防範者。近

卷二

四十七

年并將口外尖哨被虜者一槩因他事遷怒，悉歸

將領而奸猾屬夷，聞知此風，不論應賞與不應賞關

口，悉恣要索，不應即以捉拿尖夜為名。云我拿尖夜

殺了，教你就有禍到，你還得在此阻我否。故將官無

不曲從之也。相沿之弊，遂被屬夷明白殺我軍，即

奉有明旨處寃，裁革貢賞者，各官恐其捕捉尖夜

為累，俱千方百法設辭欺

朝廷，欺上司，即不明白賞待，而暗亦嘗之，以此犬羊之

性愈縱邊關賞額日增。巧立採柴之名科斂軍士。月糧以致貧軍逃竄。只此一法失中。遂遺無窮之害。邊塞空虛全坐于此。今該職行邊間。但見每處俱稱革實夷人其處潛伏。要行拿尖哨挾賞。夫賞謂之挾。

朝廷之威掃地矣。况今建空心臺。每日皆出關採辦兵馬有限。防備無時。顧此踈彼。竟當有失。今查得一二起夷人久作逆叛。擄殺官軍。已蒙革賞。多係斂捕之徒。近復導虜窺犯。見在邊方。日伏夜行。計欲挈襲採辦空心臺科官軍。此徒不振之以威。明正典刑。終無已時。若得一舉之後。諸夷振肅。感畏兼行。庶可無虞也。

### 建輜重營

議得師行糧從。古今通議。蕪蘇後嬰。師不宿飽。薊鎮每遇虜入。軍人騎一馬。卽盈甲什物。已極力難前。別無馱載馬騾。往往枵腹數日。徒具人形。莫能荷戈。馬望塵戰。如四十二年。雖以宣大軍門之尊。亦不免與士。

卒同餓山頂。視賊出入而不能誰何。其經過城堡。卽有本色草料積貯。彼時追賊之機。毫不容髮。數萬之衆。若候總入一倉支放。亦得一二日乃完。不知馳騁之虜。行百里矣。故虜入內。必變客爲主。我軍常以主

爲客。職此之由也。合無于密雲。遵化。建昌。設輜重車三營。每營一百二十輛。附以火器。用騾十頭。套騾單十名。給與軍器。題請。欽依。參遊一員。統領。將各色煤炒乾糧馬料。預先發各衙門收貯。內料豆各倉口預給。無事則牧放騾頭。操練火器。晒曝輜重。有事則隨營而進。發糧盡則就近而運取。遇虜卽依大軍爲勢。以車爲營。此項須緊急缺乏方用。以軍中所必用而不可缺者也。

### 薊鎮急務

薊鎮急務。惟有四事。曰建臺。曰練戰。曰營田。曰種樹。使其人各一役。相濟而不相妨可也。但至客邊軍有額數。日漸消滅。未見增益。四事宜以並舉。然職之專責。

務之嚴急者。其惟戰與守乎。夫守固以築臺為策。而戰必以練兵為先。今若專言戰。勢必不妨修工。如執于築臺。勢必不得教練。查得每區每校。尚有王客援兵。今亦俱派臺工。合無于內量為抽編。行伍逐區容職酌量。多寡強弱。于有馬之內。定擬數目。每月操三日。每操一日。前容免修工一月之內。歇工三日。只是實編入援見伍者。其餘馬步照舊做工。如此修中。有練其實練少。為多視之。往年薊鎮兵馬。遇有虜入。未

卷三

五十一

嘗不早應援兵。未嘗不集聽調度。但因平日教練無紀。約束未行。以致臨時對壘。風塵昏慘之際。不復能辨某枝某營。倉卒撲擠一團。爭安避險。焚如亂絲。所謂雖多亦少。蓋坐此弊也。今擬自三屯營為中。以東路五區為一大營。西路五區為一大營。各配成五方。每區為一色。給與號令。操法發與器械式樣。做工之日。照前聽各區王客將官。各將王客援兵。一月抽操三次。本職到處。不拘日期。調操教練。斯戰守有裨實。

卷三

五十一

用矣。至于栽樹遮虜。今已為奇策焉。不知木多生險。難跡稀之處。牛羊踐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石岸。又用何法栽種。見今口外林樹如織。未見止却虜馬。北方風寒土燥。雖有樹木。竟是稀疎。不比南方土濕雨多。藤木糾纏。猿猴莫扳。此其一也。况惟柳榆易栽。而山險之地。栽難必茂。此其二也。近日又撥軍屯田。遠在百餘里外。凡耕種收穫之時。正春秋兩防之日。擺邊修工。尚且不足。何乃棄營數百餘里。務農聚兵。教戰。此惟行之標兵。何辭。若責之區軍入衛者。誠難。則以盡數派築空臺。每防止起二三十座。若分一班種田。又分一班操練。又分一班築臺。又責一班種木。是一歲之間。一防之內。僅可得臺十座。猶是石塘古北。墻子三路能之。蓋彼三路墻坡已完。關營俱竣。得以專力故耳。若松太燕臺石五區。邊墻未有者。十尚二三。灰水粉飾。一截可頽者。連數百里。皆然。築臺則墻工必廢。修墻則不能築臺。實為兩難。即臺工

姑約以三年未必能畢則邊墻偏坡又當坍塌過半  
工役相尋尚無已時今必欲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  
面種木一面教戰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入始  
可辦之恐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夫古人屯田謂  
彼處拋荒俱在目前客軍適居其地列屯坐食不如  
務耕人自用力故其法行而軍便之今皆強其勢所  
不便利所不能是以難易分焉而栽木營田兩者誠  
未見其可也

卷三

五十三

上軍政事宜

職自承乏蘄鎮已數月矣其于人情隱伏行伍習套似  
若明見肺腑敢不披瀝言之大都自將領以及軍士  
皆以阿諛奉承爲念只顧眼前再不慮後事何如也  
嘗聞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夫所謂廟筭勝者  
非必廟堂之筭蓋凡未出軍之前預籌于轅門者  
皆筭也亦嘗聚將士羣坐而籌之曰今日與衆人共  
計卽是廟筭試屈指而籌夫虜技以弓矢爲第一我

亦弓矢應之弓不如虜勁矢不如虜利射不如虜近  
是弓矢之筭弗如虜也虜近身則以短刀刀長三尺  
肱長二尺五尺之間可以殺人今我軍弓矢之外近  
身亦有短刀刀不如虜之利膽不如虜之壯是刀之  
筭不如虜也虜以馬馳逐我亦馬應之虜皆二三其  
馬且臙壯而慣習之我軍一馬又皆羸弱是馬之筭  
弗如虜也虜以馬衝我以步應之挑濠則爲自守計  
非却虜也若出步戰必不能當羣馬之衝突卽拚命  
立定則盔甲破碎礮薄不如虜而無可當虜者是地  
關之筭弗如虜也外此惟有火器奈何快鎗之制手  
執柄後藥發手前兩手不能持貫氣力拘兢何以命  
中况鉛子不圓火藥不速卽以一營之軍三千俱爲  
火器一字列之前行發銳後行不得復舉又恐一放  
而盡也必須分爲八九班是三千之火器八九班輪  
之每次僅得三四百而臨時心忙手顫其不如法點  
滅火門者又數百不過二百餘發而二百餘內又

卷三

五十三

不過數十命中，命中又不能透甲，是大隊之虜，非快鎗能勝矣。快鎗外復有大砲，似可當虜聚冲，但大砲必防躍退，須去營二三十步，而往點艱難，又加重滯，馱運不多，再若分番其勢愈寡，是我在軍之衆不必出陣原野而閉門筭計，已件件遜虜，着着輸虜矣。况虜衆數萬一心，心齊力一，較我渙散無紀之衆，又何如也。若使惜贖而往，僥倖而圖，此職所不敢也。乃再三戒諭兵家之事，短不接長，必須每事長他一分，如他有方矢之利，我以何物勝其方矢，他有短刀之利，我以何物勝其短刀，他有萬馬衝突，我以何物當他衝突，使他件件不及我，般般短于我，如此筭定出門，臨時慌忙，還有錯誤，而况于安心故套，觀憑天幸耶。然士之情，所以寧阿諛僥倖，不思對壘之計，而惟算勝之圖者，皆因此來。朝廷法令，止行于督撫鎮守，及與虜出入之一二偏裨耳。哨將而下，以及士卒，軍法罔及，且賊未出邊，而錦衣官校已踵其後，總兵官

或陣亡，或被逮，而督撫亦挈入京，其慢事者，詎暇以退縮軍法治之耶。以此人皆玩習爲常，又聞往日督撫總兵無敵之時，明受其阿奉，而狃于太平，不好過求，及至臨時，自知禍已不遠，每每益從寬馭，與其用力軍法絕然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無事之時，尚皆謹慎遵奉命令，有事之日，與對壘之時，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應對之辭，放肆恣縱，無復名分，甚至剛愎抗傲，不用號令，自爲一夥，或以剛惡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于繫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換，便日日操時時練，長鎗大棒，堅車壯馬，徒勞心力，徒費帑藏，亦何益于成敗之算哉。今職或于言之而不從者，固奉而背違者，稍振之以法示之以威，便互相黨聚，或爲飛語，或粘匿帖，或布流言，或伺上意，無所不用其心，以爲阻撓害成之計，嗟乎，欲求今日之言信令行，而使將領軍士一改前項之念，必須將舊日從賊入壘，陷逮原主者，查治以法，庶

幾少懲其大者更須疏請於 朝明立章程自後有事之日在 朝廷拿治督撫鎮巡追郵陣亡總叅遊守等官外其標部將領中軍千把總等項聽接管督撫鎮巡衙門挨次連坐逐項究拿治以軍法如隊長不能用命或失事而隊下之軍一體照隊長之罪其自隊長而上以至督撫一體皆然如督撫總兵失事被逮或陣亡則部下中軍叅遊一體以督撫總兵之罪罪之下至士卒一體皆然必期轉移卽有流言計阻並不爲其所奪然須積以歲月而盡其淪浹之功庶可收齊一之効也

○陳邊情及守操戰車

竊以邊人大都五分類夷五分有京師氣習其轉移非嚴不克若任真到底久亦自厭他日濟事者此也否則無事之時布言感恩有事之際仍襲玩套送上司入朝廷斧鉞中則餘皆束手高譚倖倖得計其接任者又復姑息從未把前任誤事偏裨查究以此人人

類輯

卷三

五十六

得慣一也夫南兵南將凡有條約上下講讀信而畏之此間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辦魯魚復有自己

勅諭不曾記得一字如練兵條約連坐保結節制甚明其戍邊之吏士不識字者固非得已識字者且效白丁之習二也職又細詢邊情皆云某年賊到乃不信哨報之失某年賊到乃哨報遲悞之失某年賊到乃一時邊牆無人之失又云若有兵到無不阻截成功然皆面言欺人多飾妄說凡大賊臨邊幾曾不預

類輯

卷三

五十七

得哨探幾曾不分布兵馬幾曾兵馬不到地方緣東來山雖高聳外面山梁延長高下不峻林石無碍俱可馳馬經至墻下或外面山梁十餘道而內之縈迴則數十里者守兵數聚一人援兵馳集不及卽有一二枝到若照守邊之卒踈布則無濟于事必須密密布之又要設疑高處三千一枝卽分不過數里虜騎數萬首尾橫布百數里分投亂攻必有一處踈虞此所以千方百計爲守禦計而攻無不入者也至于戰

陣一節詢之舊格凡諸軍教場操習以爲觀美之具  
 臨時一毫無用惟挑濠固守者便爲上軍良將斷斷  
 然無鬪志也職謂即今所操便爲戰虜實事彼尤謂  
 面前套數且以而前套數應之臨陣時謂不得不由  
 他耳又戰車爲萬全之策人人知之矣但彼虜傍山  
 沿壑抬營移走非車所及此節終不可免亦須爲之  
 再計近造小車一輛樣如原車而輕且便利也以上  
 三項等情乞亮職言不虛留心區畫而邊事庶或有  
 濟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四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條議二

菽粟珍錯皆供具也食菽粟者以珍錯爲奇夫武  
 事與文德等而古人用兵悉秘之或托於陰陽神  
 鬼高其說而世卒無傳所傳者太公孫吳以下諸  
 書而已大抵古人文字不廣謂趙括能讀父書則  
 善用兵者未常不家自有書而秘不肯傳亦恐泥  
 法而害成如趙括耳况兵凶戰危世雖藉以爲衛  
 而不敢侈談以啓好殺之心則千古聖賢之弘惡  
 也然今共借變化生心之說而法無成案益足張  
 其顛倒至統緒及饋帥有登壇而不知管陣器械  
 爲何如者則條議不可少明矣吾固詳之不憚繁  
 查恤馬軍事宜  
 各營開稱戰馬每每倒損由于天災者固多而各軍不  
 行用心喂養所致者不少勒限買補法有常例况銀



兩出于公朋每軍所添補者不過二三兩情非難措但各軍內有極貧者若以一馬之故而使其鬻妻賣子似又非本府與士卒同甘共苦之本心也各該將領先將馬軍逐名審定等第凡有戶丁及頗有產業者為上等每馬倒死除朋銀外幫銀五兩買補好馬騎征其家道頗殷而無戶丁與家道稍乏而有戶丁者為二等于朋銀之外幫銀三兩如家業既無戶丁又少者為三等朋銀之外量行幫買其有極貧衣食不足朝無夕炊者另行議處各將領宜至公至明體上體下毋得以富為貧將無作有致乖人情有失本府體悉之意

○覆關院條陳四事

一撫賞得其要則財省而夷情歡悅能為我用失其道則財費而夷情不悅反為我敵何則夷情譬如禽獸畏威而不懷德數十年前屬夷未有西虜之時聽我指揮故撫賞既省驅之所向無不如意即定期以行

賞可也分關以伺賞亦可也自與西虜結親之後屢導人犯在我兵威日鈍未能挫虜在彼奸心日熾陽順陰逆夫所以陽順者謂有西虜利吾撫賞之物而勢不得不留屬夷以為轉運之謀也名雖順于我實則叛于我名雖合于西虜而實則降于西虜又兼近來將領務增額賞以各顧自己地方無事即拿入隣境若周聞知此皆弊源也今欲撫賞必如所議國威必申無阻須當行之有漸合無先練強兵或虜至攻塘戰退一二次使不得入或于口外決戰或入犯大戰一次必我得全勝北虜膽奪屬夷失怙然後任我撫賞無有不利矣必不得已先于喜峰口定擬地方分派各關置立信牌于進貢之日分給各夷收存凡到各口照牌驗賞收牌存驗此亦一策先後時日似難槩拘須是將官親自臨賞督府總兵揚兵要地此已見行無容復議

一墩臺薊鎮雖以守為上策而內地之守制虜之策清

野之法築堡爲第一議也。况各邊俱收築臺之効，但愚民不能明炳幾先，惟待禍至而始爲之防，則已晚矣。平時一金之惜，至與命爲伍，誰肯合演散不一之心，而捐貲以爲預全之謀耶？且磚石工匠所費不貲，惟有三合土一築，功省而易成，速完而持久，所當急圖。第係內地，廼有司民社之責，本院各道之任，一切經理措置事宜，難以出位妄答。

一貢夷侵暴，緣乏兵監其護送人員，因而得以唆使爲

患，合無出京之日，卽令京營撥兵一枝沿途列爲左右翼，擡營而行，張旗鳴鼓，使屬夷車輛不先不後，行于其中。每至宿歇之處，將官駐紮近門外地方，分兵馬一枝護其四圍，沿街列隊。如有沿途買賣，聽通使人役領于將官處給票掛號，事畢回銷。大夥作踐衙門，則係監押官之罪，送至通州。通州務要整棚好兵一枝，盛甲鮮明，照京兵出行例，送至三河。密雲標兵一枝，照例迎自三河，送至石門驛，遵化標兵一枝，照

例迎至石門，送至三屯，三屯標兵一枝，送至喜峯口。其係往遼東一路，亦應議兵一體照前護送。遼東亦應一體照例舉行，再照夷性本如犬羊，未能恪守成諾，近來驛遞應付，迥不如禮。有司亦不稽查，視此爲末務，甚失遠人之心。以故始有驛騷之變，合無嚴飭有司，每于夷人將至三日前，親詣驛遞，整點夫馬，照管床席，稽查廩餼，務要豐潔，務足原擬數目，必有賓至如歸氣象。不可靠之驛遞官吏，若有廩餼不備，散

野無所，亦聽護押將官指名參報，合于上司當該官吏量示以罰。

一入衛官軍，調取初意，本爲馳突郊野，衝鋒破敵之用。往年餉待既優，而士馬亦自精銳。但因薊鎮山墻險阻，虜入有時，而列陣乘塞，以守爲策。遂將入衛官兵一體派垛後，因創議不修之修，又一體派工，因循之後，勞苦日增，敵餉日少，責成之例，不及彼中克數之遺，遂延戍土，若能保得年年虜必不入，只是牆上拒

禦無馬可也。即使禦於墻下，必設援兵。凡賊聚攻勢厚之處，必要着甲馳援。外川截直內山，縈隔非騎不前，亦難廢馬。况入衛之兵，本係戰卒，西北虜野以馬爲尚，萬一守之不固，虜入中原，必須隨賊向往。向往之時，必用盛甲而盛甲在身，難以步涉，必用騎乘。雖臨陣各下馬地鬪，而風雨之勢，倏忽追逐，趨利設伏，着甲徒趨，必無此理。今當急將入衛者，量免修工，揀選操練，以爲戰禦實用，庶致有用軍馬，免爲無用損。

額解

卷四

六

傷是其策耳。

○覆部議入衛兵馬。

調取邊兵入衛，初因薊兵少，習虜情，邊兵慣經戰陣，欲資爲原野交鋒之用也。然薊兵之所以少，習虜情者，蓋以薊鎮山障墻坡，有險可據，重在千守，虜非三四年間，東西合勢，不得輒入，爲其見敵者少也。邊兵所以慣經戰陣者，蓋以各邊平原易犯，零虜時入，爲其經戰者多也。緣自調取入衛以來，邊兵久不見賊，遂

亦因而懈弛，乃致彼鎮行伍，稱爲煎銷，而視此鎮邊防，若爲故事耳。今欲入衛兵馬，每營量減一千，或五百，選補土兵，補入邊兵同練，似矣。但所以必用邊兵者，爲夾持于對壘之時，帥練于臨敵之秋，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一也。又况薊昌二鎮，邊情以守爲先，守而不失，然後求戰。邊墻逶迤二千四百餘里，計地料人，雖逾二三十萬，亦且不足，而我守堞則勢分，虜聚攻則勢重，數里之間，又須墻下分設馳援兵馬，隨警策

額解

卷四

七

應今併主客合守，每每猶稱單弱。若擬減兵，則邊墻堞口，數目不能縮少，是減一名，必得一名，以補其缺。此邊兵之所以難減者二也。但陝西入衛官軍道路既遠，更代復頻，該班者甫來，而踐更者又當遣發，彼處懸邊孤塞，兵力有限，均爲

朝廷地方，所謂無尺寸之膚不愛，宜無尺寸之膚不養，合無以二年爲期，仍以五枝分番，但每枝減去五百，行彼督撫鎮守，須知減去兵數，無非體恤彼中之難。

亦以見薊鎮求精不求多之意。以後遣兵入衛，務選慣戰壯軍，膽健好馬，精利器械，驍勇將領。到薊之後，如有成功，一體論賞。若果不堪，怯于戰鬪，部來將領從重處治。閩發衙門一體論及，庶痛痒相關，俾得實用。及照土兵以漸而練一節，職等叨受地方重寄，敢不殫力極慮，而歲歲仰藉于人，豈無厚顏于已。但補練之事，經今已十餘年，而又專責憲臣協力督撫，其期不可謂不久，其責不可謂不嚴，其任事不可謂不得其人。夫賢才之選，至督撫極矣。任法之嚴，至憲臺極矣。寬假之恩，至十年極矣。而尚未得効者，實薊鎮無人可補，無中肯綮之練也。况今督撫受任未及年餘，本職領鎮方數閱月，輒謂額缺補克，教練成効，誠不能一掘九仞，而反十年不可醫之疾也。爲今之計，第一當急求精兵數萬，培植京師根本之地。次及薊、昌、次及各邊次及腹裏，但僉派民壯，方今民窮財盡，應命艱難，若抽選見役之徒，則府州縣城池

類編

卷四

八

國初賴于軍衛以制禦者，今皆無足恃，而獨恃于此，且有司又用之爲送迎之具，牢不可破，而素無厚養，豈能戍邊合無通行兩直隸河南浙江湖廣江西山陝等處軍衛有司，比照貢士之法，而以巡按摠其事。酌量州縣大小里戶多寡，選舉驍勇之士，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相貌雄偉，力舉三百斤以上者，州縣大者歲選五名，州縣小者歲選三名，每衛內有五所以外者，選二名，五所以內者選一名，分別地理遠近起送赴京，名爲貢義士，每年不拘地，里遠近，俱限五月中到部，本部預鑄三百斤鐵人一箇，令其肩負往來行一里爲合式。夫貢選勇士，專于力者，緣武藝器技之習，歲月可能，一教習之勞耳。至于膽力天賦，非入力可成者，既有大力以爲之本，再習精諸技，一可當十。選中送隸戎政衙門，擇一善練謀勇戰將統之，以七月爲始，發于薊鎮標下編伍教練，兼以防邊，不許分調零散。擺邊做工十二月送回京師大營，隨撥休息。

類編

卷四

九

至次年七月亦如之、但千里之足既至、而撫贍不可不厚、名色既殊、他軍自難比例、以一田夫而蒙此優養、自然比之卒伍、愈當竭力報主、其給糧之則、每名每月家小在京倉支糧一石、本身日給工食銀一錢、各騎戰馬京邊支草料軍火器械、卽于自工食內聽練兵將官發式自造、使用各役名爲義兵、不作軍數、是養之既厚、論之既明、則人自肯來、民又不擾、通一歲計可得三千有零、十年可得三萬有零、且天下驍

類解

卷四

十一

健之選、如得名將、教以實練、真正法眼、不爲虛套、所誤申明、嚴令必信、必行是三萬之義旅、卽可當十萬之邊軍、以後日積月累、合天下之力、以實京師、以強根本、莅中國而撫四夷、無有不克者矣、如慮錢糧過多、處辦不給、見今京軍逃亡者、不知其幾、當將開銷過錢糧、總積在倉、并國初原額三十二萬、見今所缺錢糧、務要一體解足、存貯倉內、如此則京師之軍、見在九萬名、一查之間、一年之內、可減二三萬、足養

若干三十二萬原額之內、除去見揀九萬、尚有十數萬、清出一半、所得工食、可養若干、及查東南如福建浙江江西南直隸等省、各衛所原額官軍、十不存三、而額徵倉糧足支之外、尚餘半倍、合無于內查照額數、缺軍米石、照數解京、不下數十萬、又可養若干、以三萬爲率、則清查舊糧、通額便足供之、何慮錢糧之不給哉、夫京師有此三萬、再加額軍四五萬、務不減十萬之數、則戰必勝、守必固、內順治、外威嚴、根本固

類解

卷四

十一

而發源深、億萬年靈長之祚、此其一助矣。  
○陳主將機宜  
近於沿邊新築敵臺、遠望之、則巍然雲表、足以莊觀、登覽之、則鞏固高濶、足以壯志、內地軍民、恃以爲固、有警之秋、藏應樂賊、奔臺以爲命、如寬佃等處、父老告乞先及、可以觀人情矣、每到一臺、跨據得勢、築造通完、可收不戰之全功、但臺勢濶大、工役非輕、惟恐人力不繼、卽繼而難久、此所當爲調停、務使不忘其勞、

久勞不怨。五六年內，厥績成矣。至若戰守機括，職近始得其情，真有可憂而可惜者。大端數百年來，自將士以至士卒，外而軍舍內及婦女，惟知有關按之威。次方知部院，次則有司，再其次則撫院兵道，絕不知有主將。且主將威令久不行，即欲行而勢有所不能。不知一報警到，馳牆拒堵，臨時運變，此時抑責之主將乎？抑責之運籌調度之各有司乎？陳平原野機曾斯須，指揮三軍，欲萬人同心，有進無退，抑主將之責乎？

抑關按之責乎？夫平日主將如無事人，而其一切威令賞罰，咸歸于當路之文臣，分局于有司之專奪。一旦臨事，責望平日不知有之主將，俾使心齊力一，用命無二，是豈一朝夕之能致哉？此今日邊方之要務也。乃今車來制矣，標兵增矣，諸路援兵選而練矣，敵臺築而成矣，前項機括若不少轉，則凡一切苦心，皆當置之徒勞之地，伏望曲賜留神，但得少轉一分，必有一分之効矣。

○定隨車營馬兵

前議將標兵四營，一屯古北，一屯曹家，一駐石塘，一駐石匣，而車營步軍亦笑擊分布，以爲一路之防，無非周備之慮也。但馬兵掣出，車營必難自固，臨時須先擇總路一城，以車圍在城下。城恃車之火器，車恃城之藩籬，互相保守，無虞。方待馬兵趨赴，車中惟有隨車烏銃，可發牆上，其佛郎機斷不可以離車，萬不得已，必留一架隨車軍兵，必每車留數名，車正等役，須留車中。若盡將車軍掣邊，其車須入一城內，倘虜馬潰城入犯，先保車乘無虞，馬兵方有歸着，斯勝策也。

○上政府禦虜五策

薊鎮雖列九邊之數，其虜情軍情守勢戰勢種種不同。今虜西犯，則古北、牆子嶺、馬蘭谷皆其必攻必由者。言古北則曹家寨一路在其中矣，言馬蘭則松棚一路在其中矣，二路從曹馬分出，計其最要者五路，惟石塘一路稍緩，東犯臺頭、燕河、太平、東半、石門、西半。

皆當其衝。而石門之東。太平之西。雖稍次于燕臺。亦非不戒嚴之地。計其最要者四路。是全鎮長短十一路間。無所不當備矣。若必欲無所不備。量地計軍。僅三分之一。衝處尚須一垛五六軍。更急處十餘軍。其內地撥馬。隨警援兵。守關寨城池。與老弱幼小。不及計也。惟聚犯則守兵勢厚。分犯則路路可以聚攻。今乃酌量緩急。分路守御。不應守者。或只存瞻望之役。所當備者。乃聚全標之師。軍門督一副二標。專分西

缺而已。賊如合夥。或東或西。專攻一二路。聞報調濟。軍馬以併力。職等保為守固。必收乎全國之効。若東則極東。西則極西。二路分犯。而西虜勢眾。于一路之內。又分攻古曹。牆馬松之間。勢必不能萬全。萬有一處疎虞。不惟兵馬勢分。職等一策應有限也。豈能分身處處。有一督撫總兵乎。於此若堵得一路。回職集全鎮之兵。堂堂一戰。即收奇功。未可預料。但恐二處俱入。則兵馬為所分隔。須各照地方分應。勢孤力寡。是所可憂。姑以兵馬得聚。及預笑數着而籌之。其未入也。設機于要路。特以疑之。即不能皆中。彼可疑而退。或因搜山探路。遲遲及牆。我可調度援兵。一也。牆臺之上。竭力守禦。二也。即有數百先登之賊。可以南兵仰逐出之。只恐不得遇。不慮不得勝。三也。萬一潰入。調集重兵。以車營追截。決一大戰。或可擊逐使傷。使亂而首功難多。馬兵未可輕縱。以後相機出奇。皆難預擬。四也。及其情歸。沿邊布諸路步卒于險。職等

棄車在後。各將馬兵每將官爲一股。職當其中堅。一二十股各拚一死。一齊砍殺。務獲奇功。以舒數年神人之憤。卽有矢石之危。盡吾致身之分。如功不滿志。俟其出口。職等親帶精兵。乘懈夜出。追砍其營。必獲功如願而後返。否則決不生還。以負明時。秦養五也。此五者皆守戰之策。乃若分布不足一節。非職預爲已地。非諉之兵少。亦非敢分咎于減兵。但爲邊方大計。欲望臺下知邊事真情真狀。免爲紛沓不一之議。

類編

卷四

十六

播惑于胸中耳。

○設備附臺軍營

沿邊修建敵臺。卽爲擺守官軍之家。當使之臨敵不走。見今敵臺修建未多。紛紛報警。有敵臺處。卽爲有家可據。但敵臺止可安人。無處牧馬。將馬散在墻下。亦非長策。其各該客兵將領。須將各擺守官軍照各分信地。相去四五十里。卽共劄一營。以爲家有敵臺去處。卽就臺爲營。敵臺內一面。仍用亂石疊砌五六尺。

高小墻十餘丈。如月城樣。以便安馬。無敵臺處。卽據舊臺。或護墻臺。扎一營。以爲家。墩下內面。亦以石疊成墻。無舊墩臺處。卽據墻上。以山險爲之。但周圍俱要疊成院墻。或以木柵圍轉。亦可遇警之。晴照舊擺列信地。奮身拒堵。至十分危急。或賊從他處潰入。卽將各軍收人臺墩之內。併力截禦。並不得以往年見賊輒走。但有一人潰散。本管千百旗總。許登時將本軍斬首示衆。故縱者同罪。其墻內之寬窄。則視兵之多少爲之。如此。則我常立于不敗之地。決無不可固守之理。其各該標兵援兵一體。各就臺就墩就險。各下一老營。以爲家有行營牌者。卽用牌劄。無行營牌者。亦用石疊。各先將馬匹收在老營之內。一遇事勢緊急。擺墻之兵皆歸老營。據營以守。標兵又將重車併列一營。在總括路口。輕車移就邊上。適中去處。劄下一營。或二營。聽候聚兵決戰。虜卽入邊。當其初入。見我兵在營不動。又有車營在彼。決不敢放手拆墻。

類編

卷四

十七



我兵聚齊與戰，決可驅之退走。萬一不然，亦收入大車，與之大決一戰，定不許深入內地。各該在邊將官務要先時料理，各該標兵亦要先期計定，免至臨時惶惶悞事。

呈練選保河民兵

保河民兵保奉

欽依原選入衛之數人，馬頗稱精壯，真有燕趙豪傑之風。今將二十年，法久弊滋，其戍邊既非正身好漢，又

卷四

六

以隔涉勞苦，因而或生事端，即便逃走。雖節行各道提解，緣有司偏愛，而吏書黃緣為奸，不行管解正身戶丁，多以別丁補役，動稱正身無獲，殊不知集烏合之衆，而甘蹈白刃，莫敢推諉者。緣其身家墳墓，維繫于有司之故也。今若聽其縱放正身，百不獲一，而戶丁補解例難加以逃丁之法，彼將何所畏懼而不逃？又何所顧忌而戍邊耶？此類轉相効尤，將來莫可究詰。既係屬練戰之兵，萬一臨陣畏避，逃走悞事，責將

誰諉，越今兵回之際，合無行天津、易州二道，轉行各該府州縣正官，同領兵官，通將各兵逐一遴選，務查精壯有身家者，克補老弱者退出，先編停妥，造冊稽考。候春防過堂之日，驗有不堪者，領兵官以軍法重治，其不堪民兵，分別州縣開報，并查某州縣解到正身若干，某州縣補解戶丁若干，某州縣並無補解，通乞定擬分數，參究捕獲正身者，緝補之人，照例給賞。有司註以賢能獎勵，如此庶兵籍有定，人心知警，而教練可賴也。

卷四

十九

給示哨報賞罰

該鎮各路及本鎮標下，設有尖哨，夜不收家丁等役，專為出口遠近不等，偵哨虜情，以便調度。但各役中間，有等拚命捨生，用計用財，探得真情者，每每無復分別賞勸，有等望風捕影，虛得謊報，警動內地，勞擾兵馬。事後又復寬治，更有等索虜之財，與虜同心，却將我消息透漏，而復不得虜情者，每每失于查究。

見今秋防已畢。所有本年兩防入虜尖哨。若不甄別勤惰。以示勸懲。則奸頑者。慣習得計。日相効尤。而勤勞探實者。無以激勵。必至懈心。又該本府見得石塘古北曹家寨。專重于西虜。報東虜不真者。量究從輕。或免究。報西虜不真者。重治。石門臺頭燕河太平。專重于東虜。報西虜不真者。量究從輕。或免究。報東虜不真者。重治。凡西報得東虜真情。東報得西虜真情者。俱破格重賞。喜峯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馬蘭次之。其報虜聚兵于犯本鎮地方得實者。呈乞事例賞銀一百兩。保奏陞級。若報大虜動靜的實。而屢報得真。並無一虛者。擬賞從重。報賊幾事得實。幾事成虛者。酌量事體輕重。重者一事報實。輕事報虛。悉行免究。仍量議以賞。重事報虛。輕事報實。仍以虛報重治。事等者。以二實抵一虛贖罪。凡探報前後皆虛。屢次不真者。分別輕重處治。係本鎮入犯者。軍法從事。係犯別地方者。減治。但各役深入虎穴。出九死

卷四

二十

于一生而偵探虜中動靜。使邊備視以為緩急調度。或方工作之時。得一報而置守。或方戒嚴之際。得一報而興工。所賴不淺。均為有濟。似難有罰。無賞。其有功哨夜。并該管夜不收官。一體以哨夜功罪分行賞罰。今仰本官將開去應賞尖夜姓名。并見今發來銀兩照等稿賞。取具結狀繳報。如有事故差違等項。照名扣回。不許冒領。仍將應賞哨夜姓名。并賞過數目。與法應罰尖夜花名。及發落過緣由。出給告示。通行曉諭知悉。

卷四

二十一

○條陳尖哨事宜

一尖哨深入虜營。無非欲得虜之消息。而時日久近。以虜情為遲速。務在預偵的當。馳報須先虜數日。入口後。以軍法重究。其未及哨所。或為虜縛。亦不能無。如今春所探。本為辛愛聞。各役徑入辛愛營。與彼面見。即取其辭。以為情實。萬一執留。或因而殺之。在我安心待報。在彼突然而來。不可不慮也。惟有多差廣

探卽被執之人。我無不知。各役須當散處。凡遇變知風卽便騰山傳報。有失亦必有得也。但暗哨之人。不許與明哨約。使各自爲哨。在內則多方設備。如虜在前。不可恃有哨探。疎于防守。則萬無一失矣。

一選尖哨。必其慣習虜情。能夷言而熟識夷人者。如積年能事之徒。卽無身家。不得遺棄。大約嚴加精選。取具連名結狀。不堪者連及將官。

一哨夜出口。必費賞物。兩無對証。其侵漁之弊。或不能

類編

卷四

二十二

免。惟事期其濟。勿問出入可也。尖夜銀每路已發到百兩。先以其半買物。聽軍門撫院本鎮緊急差人出口之用。其可以從容備者。不許樂用以致臨時缺乏。稽遲出口者。罪坐本提。

一勦之積弊。急則懸萬金之賞。而不吝。功成則百方媒孽之。有吝賞之意。遂使掩功爲罪。不止騙誘屬夷。無信已也。昔年把都兒議何坊伯彥得信。冒雨入報。始得堵退。及事寧。止賞銀五兩。曲突徙薪。恩澤何在。爲

今之計。不可恃有此輩。遂緩我備。亦不可恃我有備。而遂疎此輩。有備無患。事權在我。不過假此添一層藩籬耳。近聞撫賞濫惡。未免怨咨。以後屬夷報信成功。一體陞賞。并人叙功。疏內。其各夷行喜峯大關。差人喚集受賞。仍行各叅提。照常夷數。准實。不許增加一名。其實物不堪。將官之罪。

一各路尖夜五千有奇。率皆壯健。倍食于軍。相應通行編伍操練。該路甚少者。量行增添。每路分春秋兩班。春防以秋班操練。春班者出口。明哨暗哨架砲秋防互換。每防三月。仍聽本鎮差官同該路操練。遇警先守本路。聽叅遊提調。如賊團聚沿邊追賊而來。聽本鎮調用。

重哨報屬夷

勦鎮之防守。哨報爲真。寄耳目于屬夷。委腹心于偵探。蓋緣點虜之舉動。必屬夷之交構。始得其情。偵探之消息。以屬夷之向背分真偽。而所以激賞統領官員。

者。欲其鼓舞哨役。激賞哨役者。欲其結納屬夷。况犬羊之性。惟利是圖。必啖以悅心之餌。方効其搖尾之誠。則屬夷賞罰。應照尖夜等第。分別犒賞。行喜峰關。過本夷叩關之日。曉諭錄其傳報送哨之功。聽于額外。請定資格分別。仍設法譯諭。使皆慕義。効順。化輸誠。則動靜先知。亦傳書之一策也。

○覆兵部條議八事

一議封職。以臣服夷首。議者咸為名器。國家所重。蓋古人借繁縷。施之中華禮樂之邦可也。若夫懷柔夷狄。又未可以是槩論。今俺酋獨雄。徼外我。印各之。能禁彼之自王乎。不如因其請而授之。不割土地。不分人民。適成中國之大。即使虜酋狡猾背盟。而名義昭然。其直在我。為今之計。惟當堅其始盟。要其誓信。先遣才猷素著。機議風生。使臣二員。到彼面諭。令其通集大小頭目。各傾心望。闕叩首。有我臣妾之儀。禮文尊崇。儀度恭肅。一面鑄造冊印。同時速遣。其大小頭目。

照三衛例各給以

勅書

一定貢額。以均賞賚。夷狄之性。惟利是圖。各夷名位。雖有高下。賞例。不究大懸。仍將賞物。明坐本家頭目名下。以免他日虜酋併吞。誤我邊事。各夷應賞數目。喜峰口原有定例。可稽冊內所開。貢夷四十七枝。每次止許貢馬三百或五百。此弘治間西虜貢例。自當照行。喜峰見賞事例。如某枝係都督。或都指揮頭目。每起該進馬幾匹。內將馬一匹。坐註某都督頭目。某進馬一匹。餘俱坐本家頭目。或指揮等項名字。期與賞例相同。可免夷人爭擾。及查禮部賞例。指揮千百戶頭目。皆五表裏。都指揮六表裏。若都督親到京七表裏。此三衛定例。不宜軒輊。致起紛紜。但王者之封賞。錫之典。未之前聞。自當從厚。不敢妄議。進京之數。以少為上。餘夷為守邊關。其還巢賞賜。不拘進京。留邊馬匹。只照原進數目。一例給賞。

一議貢期貢道以便防範冊開貢期以正月

聖節為限斯固草枯馬弱之候易為防範然每年貢一

次由居庸以達

京師此弘治年西虜貢道無容別議其夷使之押送途

驛之糜餼亦頗詳悉至入關之頃播揚

天威震疊異類當照喜峯事例舉行但夷使到

京當新置一館另行安插不可與三衛之夷同處其朝

宴之時亦各派日期務令不相見面以杜釁端

木若將本虜貢期改議于三衛出

京之後俾其東西卯酉尤為上策也

一議互市以利華夷夫夷乃不毛之地無耕無織其所

以仰慕中華者以其日用皆中華之物如布帛鍋鐵

針線暨簪珥脂粉之屬不能一日不資於中國而互

市之利實羣夷至愿使此利人人沾被逾于搶掠之

得彼亦何苦不安于市而必欲捨生以圖侵犯哉蓋

羈縻虜情可以長久者正市之謂也但須處商民而

號召有方務使各得其利內外同欲市方可繼彼時

議抽課稅似為長策夫抽稅撫賞乃因其利而利之

自不容已者也

一議撫賞以求可繼夫貢市通行豈無數年之安而目

前軍費似有可省者然安不妄危治不妄戰况貢市

供用驛應犒宴諸費叢出一方之力必不能辦須戶

部給發銀若干乃克有濟今欲于各邊減哨減守以

克其用夫各邊自有各邊撫賞哨探豈可因西虜之

封貢而遂弛耶別心肉以醫眼前萬萬不可惟于宜

大西首貢市之處聽彼督撫減以馭夷或可從之

一議歸降以杜啓釁封貢既成疆界自辨冊封之後自

當恪守大邊不可不復夷種不可誘收中地被擄之

人隻身來歸者應聽投納夷婦夷器馬匹盡付虜中

邏卒以還須與夷酋訂約載于番文冊

勅之內不許借此叛盟

一番經久以嚴邊備部科之議必欲要其後之不變嚴

其始之峻防令一遵法制永絕背逆固守邊之經也  
若歛所稱邊境有數十年之安則宜大陝西殘破之  
城堡可以漸克寶荒蕪之屯田可以漸耕開河西延  
寧之大邊可以數報完乘其無事務急自治數年後  
兵氣振而邊備整縱有反側我得以蓄練之精力守  
可以固戰可以勝夫

朝廷不惜王爵之封萬金之賞授之異類不圖數年之  
安與前數者之自治抑何爲也夫事急則理緩則忽

卷四

二十八

時嚴則慎安則忘此人情也卽今封貢數年之安諒  
可券取但不知前數者自治之策果作何計較作爲  
以爲審處之圖也第恐文武官僚循資遷轉後先迭  
繼意見參商訓作之法未成移官之機頃至此去彼  
來又是一番作用爲今之計須降其委任厚懸恩格  
不拘大小官員堅執久任之議果能處置得宜久安  
長治十年不移卽加以不次之擢何也夫法之必行  
惟立法者能之而非非常之作用必非常人能任之一

俾匪人立見敗壞則久任責成之說尤封貢之先着  
也

一戒狡飾以訓將畧夫制馭之權當悉歸督撫不許將  
領撓沮傾忌違者悉聽便宜行事其間情苦者奏請  
改之情重者拏問處治見不侔者論罷卽日薦同心  
同德同識同見之人秉事地方以終王事他日誤事  
與督撫同譴不惟可以杜異議之嫌亦可免掣肘之  
患矣蓋原議欲行九鎮將領務實心報

卷四

二十九

國奮勇練兵戒平時驕悍之習乘今日糜虜之暇修戰  
具蓄精銳不致廢時失事誠爲至計但武弁不學無  
術晏安易卽傲戒惟艱卽今地方多事明法赫然猶  
且偷安怠惰提命不省者比比皆然若息肩承平之  
後必將解體求其終日乾乾者不惟武弁鮮其人卽  
縉紳亦不多得也然操縱之機在上而不在下倘封  
貢旣成遂生玩愒縉紳恬嬉以待遷將領偷惰以卒  
歲轉相効尤雖智者莫爲之計也矣抑又慮

廟堂之上廢華繁典。議論之司意見百出。減兵減將。革餉革防。一切未然之圖。桑土之戒。視為過計。豈獨邊防弛懈。武弁之玩愒已哉。凡此尤當深長慮也。

○覆政府議軍糧改拆

夫改拆一事。有四便焉。革倉弊一也。蘇商累二也。濟軍一困。三也。免諸項使費以歸軍。而股餘又可以益官。四也。不意大司徒。約分司酌議。遂將四便之圖。改爲節省之計。果如所議。軍益被其股刻。而怨之所叢。必有

題解

卷四

三十一

當之者矣。謹據實再申言之。四年春。因道嚴華倉弊。攬頭束手。以致差軍領米太多。積滯通衢。而無人收買。城鄉士民。但糴新穀食用。誰復以有用之銀。而買不可炊之粟乎。以此堆積旬日。無可爲計。兵備道仍復又喚各攬頭。准買攬頭復。明白要許上倉方買。每石只得價銀四錢。有零。極貴之時。不過五六錢。夫以銀給商。是何數日。上倉使費。如何領出狼籍。如何不得歸軍。賤賣又復上倉。新陳相攙。朽腐如何故。

題解

卷四

三十一

不若省出此項數番之費。折與軍士。頗爲實惠。又召商一節。各分司不同。有召商兼買主軍糧者。有召商止買客兵糧者。其召商之弊。上司吏書官攬等。彼均利其賄米石粗少。固不待言。往日聽其情願爲商。故名爲召也。近年強派于民間富室。猶之可也。邇日又將邊衛軍舍餘。丁家無百金之產者。亦盡數徑行拘拿。幫貼商人。或因民商指名告幫。或因互相計討。邊寨營城。稍有家室之念者。不下數年。而逃竄一空矣。爲今之計。除近倉百里以內。照舊給本色。不可改折。離倉百里以外者。改給折色。計以六箇月。以六箇月本色。而改之。却將主兵本色米。兌與往來客兵支放。將客兵召商收買銀兩。兌與主軍折支。免其召商耳。或謂某分司商銀少。而主兵米少。則何如。但百里以內。仍舊支本色。其百里以外。六箇月本色。改從折支。以客兵召商銀給支。無有不足。如仍短少。可止改四五箇月。仍給一月本色。亦可。如此既省召商。以蘇邊

困殘民貧卒又免倉弊又免商漁其給支折銀之數當以商價低昂爲准蓋所奪以歸軍者原是各司給商之價且如米價時值每一石用銀八錢戶部給商必不能少八錢之下時值一兩二三錢給商必不能少一兩或一兩二三錢之下彼時每石以一錢歸官譬如給商八錢則以七錢給軍以一錢入官一兩給商以九錢給軍一錢入官若時值一兩設使官司如能止于八錢給商則軍士孰敢逾商之外而厚望乎

卷四

三十二

此原揭之意也今大司徒准分司會計要將不拘離倉遠近軍士盡將本色改折通留一二箇月折銀不照商價低昂只照已定開支折色之數每春夏止于一體六錢五分秋冬止于一體四錢五分誠如此議則彼卽支本色而復賣與攬頭倉賤時固四五錢貴時亦有得六七錢之日何利而肯又聽其剝削哉此雖遠者亦不樂從况近倉百里以內支糧一石不過旦夕之路卽無力必得八九斗到家就值七八錢

如何無故就削而援折支例哉又如近倉同城之軍間支折色已爲苦困尚有六箇月本色又復減折誰肯從乎不激之脫巾則逼之逃亡而已乞望除住在本倉口城內及至百里以內者斷然照舊本折間支本色一石折色春夏照例六錢五分秋冬照例四錢五分不必再行更張亦不必置之議擬間也其係去倉口百里以外者將應支本色米兌運各邊爲客兵支費蓋屯鹽米不拘何倉隨處可上也將商人應買

卷四

三十三

價銀一照時價低昂每石內以一錢歸官其餘盡作折色給軍其事簡明易見但大司徒又謂依時價低昂可以作弊此殊不然商人領價歲從豐歉軍士照商價而又減一錢何以爲弊如謂低昂有弊則商人低價獨無弊乎大司徒又爲價直不定或米賤要價米貴要米如何處之此更不然軍士之心惟于便益處指望米貴時價高給商亦高米賤時價少給商亦少是軍士不論米貴賤皆得實價又何必支米而狼



戾于中途乎大都部中通議只是因此便軍之情而必欲爲節省之計不欲奪商之漁以歸軍而並奪其軍商之利以歸官此外再無他意嗟乎今日之軍以本色言之斗斛既少米豆粗惡朽腐相半只討得好米五六斗之數以折價言之春止六錢五分秋止四錢五分料豆止二錢五分亦只得五斗之實只以一石爲名色耳立營路有差使當月之飲有上可吏書之飲有陪馬之朋有撫夷柴價之費更有

卷四

三十四

不貲一月之銀僅得一二錢銀到手一月之米僅得一二斗以食妻孥以職愚昧千方百計于不得已中思得商人一線之利可以稍濟千辦攢身之軍今又爲節省所奪誠恐如前言非致脫巾之虞必益逃竄之路夫大司徒梓里所在似非軫念邊隱之善策也職極知觸冒忌諱然此實當以死爭者故越分具陳

○覆科議減免入衛之兵

固守之術因地稱人因人稱食如不論地之長短緩急

惟以食之不足去兵以就食將以何爲守也且謂邊臣不練上者希留入衛精強若將以主兵既強則入衛之兵可掣而實未究其故耳薊之留客兵爲邊牆濶長二千里內除山岩絕險不必守者其中斷續不一有水口可通零賊之處其墩臺瞭望勢不可無尚有六七百里通單人單馬者雖不必特設重兵亦須列梁乘城以防衝突通計沿邊險隘約梁二三十萬軍數不足不得已而借留衛兵况虜聚而攻之一山

卷四

三十五

梁之間集衆萬餘豈一梁軍之力所能禦哉即軍足梁數尚分而寡况今十不足一耶昔庚戌入衛軍三十餘枝計十餘萬尚不能阻其不入今減去十之八止存二萬餘見今衛處三四梁一軍緩處五六梁一軍而自庚戌以來主兵誰練衛兵之費實爲不貲近日元年以來新舊三標計軍六枝新造戰車八百餘輛步兵軍六枝教之三年其精銳藝勇視衛兵不啻什百別衛軍工作勞苦馳驅道路而彼中復以秦越相

視人馬狼狽器技虛文未敢與土兵爭頭頭也亦何  
覲而難罷耶誠以邊長人少惟冀克數擺守而已或  
謂標兵既增則宜掣夫標兵之增乃于各路調集操  
練卽是增來守邊之人于行伍之數未嘗增也又有  
謂老弱宜汰與班軍赤手不堪者夫薊之入衛邊兵  
二萬耳班軍每防不足三萬主兵五萬有奇通計之  
不足十萬至于運石裹糧守器牧騎卽老弱亦不能  
棄無非數之不足其何以爲掣衛之計乎若以戰論

類輯

卷四

三十六

在于較量敵情因而制變况宣大之邊以敵百故  
將官恃家丁爲羽翼遇小隊則角之以敵百大舉輒  
束手坐視而薊虜之犯動以數萬計言孫吳豈  
能次次用寡而勝耶而今之貴將者則欲人皆孫吳  
戰皆用寡仍欲其百戰而百勝夫何不計而所望之  
奢也至若以撤衛兵添土募而節省又有大不然者  
蓋衛兵糧餉皆在彼中而薊止供行糧若募本土每  
名甲仗馬匹行糧約二十餘金作何區處且屢經殺

類輯

卷四

三十七

擄生齒稀疎此不能募者一也往年銀五兩募兵一  
名尋以事故勾其親族克之是五兩銀而得永遠軍  
故人爭避之此不能募者二也窮邊軍苦所存十金  
之家無幾近日有司又將軍餘混板克商致累而避  
處處空虛此不能募者三也每軍月糧止一石而自  
賠草料養馬且支于二三十里之外既歸纔得其半  
而科費百端人之畏軍甚如出陣此不能募者四也  
凡差委到邊人夫役使苛責杖刑畧無怜念什九瘡  
痍卽將領亦奴顏婢膝俛首無氣此不能募者五也  
逃軍之在鄉者緝捕者固多生事而捉獲者多被蒙  
民打奪及關行有司又以偏愛爲惠逃者公行無狀  
邊關莫敢誰何此不能募者六也清勾之軍久無成  
憲十不得一而隨解隨逃雖各省有清軍之官上司  
不以此爲責成本官亦不以此而盡職此不能募者  
七也倘因必不可足之軍而免其固守之責只以殺  
賊爲功則本鎮見已練成三標與南兵幾二萬各路

又練成主客援兵三萬三標戰車步卒一萬五千各路練成尖夜步軍一萬大約馬步七萬以上雖不能抵賊數十萬若十萬以下必可犄角一戰即將餘兵盡汰亦可無奈本鎮外有屬夷住牧窺伺不常邊山險夷相雜守塞有基恐固守之議竟不可捨則減免入衛終屬不能惟有汰老弱清冒濫稽虛名一節該督撫責成各道着實嚴行而其所節亦不多本職之見如此仰祈酌議裁擇遵行

卷四

三六

### 議臺官習藝

軍中所重惟戰守二事而戰守之實以擊刺為先今之車營戰中之守也沿邊臺垣守中之戰也二者相需不悖各守臺千把百總戰守相兼習藝並用固不得右領兵而左守臺也夫何自視為輕不習武藝萬一虜酋攻入憑何捍禦在平時責任固有輕重之分而有事之際俱係調征人數豈容有所軒輕哉即今各該守臺千把百總仰各自置隨身器械一件不拘鏡

鎗刀棍夜則在臺巡守晝則就近處所督同在點南兵一體演習聽本協及本管南將不時臨邊或一二十臺或三五臺就便調比准支本營小賞小罰仍將賞罰過武藝等第報查每年調集三屯考較之日先以武藝為主次考行檢行劣藝精者姑與進一等行優者又加一等一體激勸若藝生行優者姑降一等行劣者又降一等重罰治全不知藝者雖行檢無議亦以軍法責治降革如此則守不忘戰而擊刺日見精強戰熟于守而臨高不難拒敵矣

卷四

三九

### ○議買馬

軍政莫急于馬而今之馬政莫病于買補蓋節年建議如追椿朋立勘合給椿單時印烙置循環定查叅無非重軍政而責戰守之實効迥因官軍畏懼叅罰每遇倒馬逼勒軍人私自攤補而領馬之軍亦懼責比往往變產鬻妻徑自賠償故買一馬則傾一家死一馬則逃一軍甚為急切之害今議定各營一體俱用

官朋之名而行私朋之術。每二月之間，通計死馬之數，每匹朋銀十兩。在各路標兵，則通計一營，在各提則通計本提馬軍，在標下則通計各部千總養馬者，均勻公朋，委官買補，不必按季納銀，亦不必一槩三錢。有死馬者則補無死馬者則已。如或不足，以原軍椿銀加添，以示倒馬之罰。則區別當而勸懲不隱，可免偏累不平之弊矣。然各營路馬匹，齒有老壯，歲有久近，養有肥瘠，其倒死者不責之債，則篋視其馬而死者愈多。獎責之債，則軍之月糧有限，馬之倒死無窮。買補愈頻，負累愈甚。合無將營路馬匹先查馬補近遠，并年齒老壯，再驗臄之肥瘠，分別等第，定立規則，填造簿籍，如買補係十年以上，齒老臄薄，及對敵陣亡，追賊走傷，出哨倒死，或臄分本壯，忽生暴症，醫救不及者，預行告明查實，止追肉臄，并椿銀一兩五錢。其五年以上，齒壯臄實，喂養不善，馴至瘦損死者，除肉臄外，仍追椿銀二兩五錢。五年以下，死者除肉

卷四

四十一

臄外追椿銀三兩，以示不用心喂養之罰。庶軍得實惠，官無私歛，公朋之法莫此為便。

○議撫賞

薊鎮之有屬夷，國初時為藩籬，今仍藉為耳目。故歲有賞予，以示羈縻。然撫賞之錢糧有限，犬羊之請乞無窮，部落日增，歲費日廣，于是帑銀不足，則扣其月糧，月糧不足，則繼以樵採，甚至正軍不足，連及餘丁，餘丁不足，編及妻室。計日收柴，計丁納銀，剝肉補瘡，削骨見髓，則軍不勝苦而逃，斃愈繁矣。推原其弊，大端有二：將官不親撫賞，委之管墩夜人員，彼秩微力薄，曷能彈壓隨其索求，信口聽許，弊一守提而下，左右廝役，率以為利，任意侵尅，供撫夷者什三，克私囊者什七，弊二錢糧給發，每至後期，萬夷叩關，急如星火，不免揭貸出息，或增價買物，耗費不貲，弊三居常有坐門之夷，臨時有後賞之夷，日日宴賞，動輒百金，不作正數，弊四賊

卷四

四十一

夷稍不遂意輒作反撲人該開罪忒行科派甚至千金贖人以自免解才五或因錢糧不敷支吾無計則權與賞票以自寬目前他日夷人持票而至信如左券數且加倍以爲例弊六屬夷到開不問人數不責非時不論非額一槩濫與此關與之彼開相援弊七如此則竭軍之力無以厭夷之欲有增無已將何底極該當各路將官極力擔當破格區處先查某開舊額應賞某夷部落若干原人數若干給賞若干今增添部路人數各若干給賞若干應准增若干量裁若干每年定擬賞額若干本關額發錢糧若干商稅等項若干如不足應採辦易價若干計處停當呈詳定議施行候放貢之期宣諭夷人知會令各輸服每遇屬夷扣關卽飛報本管將領親詣地方盛陳兵威以示彈壓應賞之外不許濫用一錢一物該道置立循環呈請督撫印鈐轉發各路每季終將用過錢糧採過柴木賞過夷人數目并將官臨邊時刻一併填註

卷四

四

例換其應發銀兩每于春季以上年十二月給發秋季五月給發預辦賞物以備倉卒其軍人採辦柴木半歸官半歸軍免生嗟念如有將官不親撫賞者以怯懦不才叅究守提以下或扣軍糧匪採辦并濫賞非夷預出賞票等弊定行拿問照沿邊錢糧坐贓重究仍于本官名下追償所費其有夷人作友撲人追究原係某夷先革撫賞設法追捕捕獲仍以功論不許科衆取贖自于重典此款關係軍機安危夷情向背爲今日邊關第一急務計處毋忽

卷四

四

○條呈大閱事宜 上汪左司馬

內閣原題八事內積錢糧等五事兵部原題六事內定戰守等三事俱係境內事情責任所關已經節次遵奉修舉大率隨事勦力以求實効因事竭忠以求成功而已至于轉移之機則又以挽回人心爲本拔去病根爲難除將本鎮節奉督撫申明及道司議擬本鎮謄舉見之施行者逐一查覈以類附備載文冊外

所據事蹟數目具冊呈覽伏惟照裁幸甚

一定戰守查得薊鎮之守以險而其險隘之設以形今將隆慶三年三月本職兼任鎮守以來節該督撫會議題奉

欽依酌量衝緩建築空心敵臺除昌鎮外薊鎮共計九百二十餘座六年春防臺工甫竣復令主客官軍修創偏坡無非以守為上策也守而必固則不戰而屈入之兵何必兵刃交接而後謂之戰乎謹將本鎮守

廟堂

卷四

四十四

臺事宜并砲哨烽火等項已經修舉堪為憑恃與向該議處者通行開具詳請候裁施行

一諭屬夷查得三衛屬夷陽順陰逆外則挾二虜之疆梁以要我撫賞內則探諸邊之際漏以逞彼逆謀勾

引泄露無所不至近奉本兵評謀

廟堂謀畧備行喜峯口關於放貢之時通集三衛頭目

嚴加曉諭播揚

天威震聳夷類靡不俛首嚙指誓無他志且經督撫節

諭守邊壯士凡屬夷扣關意氣輸服真實者厚為犒

賞如有狡詐妄求拿人挾賞等事即行督兵捕勦以遏邪謀通者馬蘭谷石門等處擦崖義院等關稍有微彙輒就率兵追捕盡行奪回此其明驗也所據甄別屬夷傳報虛實必書說信夷人姓名及收養被虜為諭夷之策合併開悉

修內治夫內治之修有二有心腹之內治在于

廟堂

卷四

四十五

廟堂四肢之內治在于各省俱非本職所得與聞其邊方之內治則自邊墻以裏選將練兵于平時無事之際節財省費及教練與修守鼓舞倡率興利革弊等事而已夫攘外必先于安內修己乃可以治人元氣既克則百骸自壯邪不得而入也且惜軍之典選將為先往年官以倖進事以苟行賢愚之辯畧無勸懲是以上因循而下苟且也今年考察之典先于將領次及頭目不才官員汰斥殆盡除已經遵行外其守邊則以足兵為先而足兵尤以清源為要欲國寨之

足守而不稽之術所是。德緣水而求魚，不可得也。已  
經節奉督撫方畧，稽考軍伍，緝捕逃亡。至于內地之  
城守、邊關之樹藝，皆內治之餘事。而科斂打點等弊，  
悉為內蠹，不可不釐也。蓋私斂必起于公斂，公行而  
私乘之也。本職任事以來，遇有公務費用，果有不可  
已，即官為處給，差委文武官員，公同幹辦，不復科斂。  
于下庶人無竊取，而軍受實惠。夫事有因革，政宜損  
益。本職畏以愚惰力為擔負，凡有措置，已見施行者。

卷四

四十六

查照各款附錄外，所有議而未行事宜，未敢遽已，合  
行一併開報。

積錢糧，查得師行糧從勢所難免，如不叅酌，虜情無  
故空行，不惟錢糧有糜費之繁，抑且士馬受奔馳之  
苦。委非計之得也。薊鎮以守為主，邊長人少，屬夷近  
逼，城外故無論四時，俱不能十日缺人乘守。十一路  
主兵各照信地，止支月糧，原無行糧料草，並非變主  
為客。伍標標兵無事各駐軍門，撫院總兵二副所居

城內並無差遣，支費行糧，春秋兩防，客兵到邊，各照  
信地，俱係百里之外，行糧草料自有常規。其本鎮自  
三年三月到任以來，節次開過逃，月糧亦花減過。  
入衛官軍，省有錢糧，逐開于後，惟  
餘名月餉，派于各項節省內支給。本鎮兩防，照  
舊分布，隨警摘調，以省行糧事宜。開悉。

一、修險隘，薊鎮倚山為險，就山築牆，袤二千餘里，非  
不險也。第單牆一線，界限華夷，水口回斷，不接山勢。

卷四

五

夷竣相雜，形孤勢格，官少而約束似稀，間絕而號令  
不聯，賞罰未及，是以人不知畏，且端身低薄，山梁修  
竣，夷虜以聚攻一面而專我，以無所不備，而寡委當  
早為綱繆之計，其臨邊腹裏村落，係于民社，墩院土  
堡，責任有司。今蒙兵部具寇之意，大率以本鎮之險  
未完，故有此議。然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節蒙督撫  
方畧，司部議擬題奉。

欽依，躬建空心敵臺，兼顧偏坡，功已九仞，似有屹然可

恃之狀誠爲先處戰地以待敵者也。謹將脩過臺座數目并偏坡丈尺。凡事于設險者及已未完事理合併開悉。

一練兵馬。看得沿邊兵馬自昔不惟不練。然亦不敢練。不惟不敢練。然亦無兵可練。有一二捺演之法。又皆徒爲文具。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其于戰守何益。堂堂之計。絕口不談。以合衆爲迂謀。以短戰爲浪說。人心膠固。習于雕零。自保久矣。若不堂堂一戰。即多

方設敵。便得一勝。黠虜以爲誤中。非真勢力。不敢必。不華心。歛畏自職。任事以來。始講堂堂實戰之策。授以戰兵搏鬪之具。不惟士大夫之議不合。即將士亦多腹誹之。而不以爲然也。向以臺工方興。主客官軍無暇及練。雖並行不悖。實一暴十寒。今秋罷工以來。始得通行教習。必求堂堂一舉之後。庶可爲數十年幸安之圖。所擬行過訓練行伍分定援兵。擬擬賞罰等事。均與練兵事體相關。合行一併開悉。

一整器械。看得薊鎮自隆慶二年以來。緣以創造戰車。

請發官銀四萬餘兩。共建大小車計六營共一千一百九輛。軸輻相望。輪與比肩。真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餉之馬。無往而不利者也。至于隨車佛郎機大砲等器。禦虜虎蹲砲大將軍等項。威力頗雄。比昔拒虜之器。止于弓矢鎗刀等器。大不相同。其十一路各標軍士執把軍火等器。俱經逐件更造新堅鋒利。每一火器配有各色什伍。分別簡征操演等項。又較虜人

所用器具。長短遲疾。而爲之稱。于比戈務求先發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筭。通行給用。各有領狀附卷外。且內多舊器改發。不煩官帑。所謂化無用爲有用。費省而功倍者也。所擬車輛器具等項。合行一併開悉。

○練全鎮兵馬實守實戰條畧  
坊照教練之方。技藝易熟而難精。人心難轉而易惑。今練習技藝之術。不過歲餘收効。何待數年有成。但薊鎮以守爲主。而邊牆守具疎簡。脩守事繁。版鍾爲急。



故自職任事至今節該督撫題奉

欽依築臺脩邊剗坡繕城加以邊軍原有撫賞撫辦之責是以未得盡練先將設立五標練為車騎馬步等管以為東西應援隨賊向徑之用近于隆慶五年始蒙議允稍減工作兩防月練三日而十一路精健馬步俱亦頗就行伍但標路主客為營計三十有奇而將領之數亦如之其分合之法趁援之方守臺守牆賊攻我禦之畧及一應執把擊刺軍器之具固雖一

卷四

五

一授成件件給備各軍皆已習用緣向日止是小操分操俾先各諳其業而塲肆之聲容每紊亂于臨敵分教之縷析常絲琴于合營又以眾寡不同而合教之道未舉是以從來揀演官軍每不効于出陣蓋以既未試于真境抑且人心難轉徒飾貌觀故力奮而不齊勢分而不屬職此故也况薊門二千里之邊十餘萬之眾邊長兵寡無所不備五標十一路兵馬分置擺守相去頗遠必須實如賊至試真守真戰于臺

牆之上必士卒真有能戰之勢而後可期固守之安

則合戰之教又所難遺否則主客將領三十餘枝聚則何所次第行則何所先後先車騎步三者何從而更番迭出地方長短廣狹險易倉皇何辨皆當預試俾其習熟然後可用苟為不然職恐數年之功竟作虛幻杳冥而臨時之際仍前張皇錯舛無所措手足矣今仗本部院帷算之下稍已成格相應真實試演以牧實効夫職方寸報主之誠固盡心盡力願殫竭圖

卷四

又辛

為以奏膚功而彰明効矣第事體重大非仰仗

明威指授何由得圖萬全職復應督撫移鎮于臨邊兵馬列守于營寨牆臺烽火之舉動調度合戰之聚散萬一訛傳之言布滿道路流播都城不無生擾仍乞預為

題奏通行曉諭以免阻撓邊方之大幸也除通閱戰守調度防範各項數目另行開揭呈詳外所據校閱緣由合行具呈伏乞一而

題奏一面乞將揭內條目特賜裁酌早為頒示以便刑

布通行令各該標路主客將領及各該守戰人人一

體遵照曉諭各軍兵遵守施行

合練約法

一馬蘭谷副總兵楊鯉宜府入衛遊擊楊振克塘馬官

專管粧賊塘馬其塘馬卽以楊鯉下援兵楊振下入

衛兵盡數克之而副總兵司其號令調度進止衝戰

時躬自領來敵陣

類編

卷四

五十一

一管南兵將官西路附密雲車營而行東路附建昌車

營而行

一應調東路只行文史綱應調西路只行文張臣而二

協速調所屬向往差遲號令則二協之責諸臣不遵

二協者罪在諸將

一凡調車營卽原配車內馬兵同行並不又開馬兵等

字各路原不在車人馬不必動

一調路營則只各路主客赴調車營及車內馬兵不必

動

一調標路軍馬則車營及各路馬營盡數以行

一密雲左右石匣振武四營總稱密雲標營四字則四

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遵化左右建昌車馬四營總稱遵化標營四字則四

營俱依令行並不分書

一凡各路援兵只稱路營主客俱在內並不分主客字

一凡各標只稱標營車馬在內並不分車馬字

類編

卷四

五十一

一稱西四路則石塘古北曹家墻子也

一稱五路則馬蘭在內

一稱東六路則山海石門燕河臺頭太平松棚也

一稱塘馬則楊鯉楊振俱在其內

一稱標路二字是舉一鎮車馬標路主客俱在其中矣

一西路主客援兵地平為一大營乃四營也如不足四

營則三營二營皆可合為一營東路亦然占險每三

部為一營

一四營合各以左右二部為外層，中部為子層，外層主容將官分主之，子層各中軍主之，每營為一面。

一三營合以二營自前門居中分，以一營在左，左部自前門居中分在左，至左前角止，中部為左牆，右部為後牆，至後門左止，以二營在右，右部自前門居中分在右，至右前角止，中部為右牆，右部為後牆，至後門右止，為子層為區。營又以一營居中，以左部在前，一右部在後，一面，中部一司在左，一司在右，為子層。

通解

卷四

五三

合練申令

- 一應出口哨夜，照舊出口架砲。
- 一墩烽官軍上墩，聽候傳報烽火。
- 一十一路樵賊塘馬，且于各家丁援兵內，照先操臺塘之法，撥出口聽候，惟馬蘭路援兵一部，家丁等項，盡

數出口聚攻平山頂東西牆，鮎魚石開一帶。

一二十二日寅時，自平山頂烽火起，左右分傳烽火一次，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應援馬軍，及在彼應援標兵，俱見傳烽至，便由大路先赴太堡莊地方等處，向馬蘭口路分札營聽候，又不可東下太遠，恐曹有事，返應不及，湏在牆子嶺順路之口，若離東來路頭稍遠，又恐賊入時，馳援不及，此當活便一面，差人于鎮虜營邊上，擺設三星一撥，探瞭烽火，其牆子嶺與窄道共路，且嚴加乘守。

通解

卷四

五四

一山海石門臺頭，燕河與遵化，建昌各標兵，但見傳烽過，與東路相連，就起營到建昌等處，差人于冷口瞭看烽火。

一惟馬蘭谷傳烽火起，各路烽火通照馬蘭谷所傳，候接傳去，只傳一次，乃賊初到邊下也，各路將傳烽火時日，或晝或夜，旗火數日，聽本路主將提調，通報督撫鎮道副總各衙門知會，報內不許差了烽火旗號。

時刻數目誣枉不小各官務要仔細看過或寫字誤書拿來以軍法從事遠者發撥馬飛傳將兵皆知馬蘭緊急且不可動照舊各于信地牆頭上守戰

一二十四日早塘馬攻戰一次于鮎字西四號臺空作登牆狀本鎮統領南兵為前列家丁在中左右營馬軍在後假如原駐正關不意賊登前處乃部前兵馳至山下仰攻賊敗出牆兵收且守牆上俟賊遠退復收軍向下行器向後刺至山下馳平地合方營查功

附錄

卷四

五五

一本日申時攻打平山頂西空做賊入狀本處東西烽火墩連扯旗傳烽二次東西各標路車馬援兵探得連傳或旗或火二次盡數馳赴信地西係馬蘭東係湯泉

一西四路營馬援赴石門驛東六路營馬援赴太安營俱照欽限一百五十里

一西五路尖夜貼練步軍照原定營伍由邊趨馬蘭營關一帶暫住

一東六路尖夜貼練步軍由邊至冷嘴頭沙坡谷一帶各城內暫住

一二十六日東西路南兵副將遊擊各統南兵李超則馳赴馬蘭路合調到西四路尖夜并貼尖夜軍聽令楊文則馳赴冷嘴頭合調到東六路尖夜并貼尖夜軍聽令

一所在尖夜步軍俱聽東西路領南兵副將遊擊統督提調守備一體遵奉調度進止違者以軍法從事

附錄

卷四

五六

一二十七日平明賊開營南槍移剗湯河我兵車馬盡數黎明起營移到魏家庄西南全鎮會齊

一剗營進兵皆以三屯標下兩營分左右總鎮統之以克中路當鋒

一密雲兩營車行平列為兩路行營到時居總鎮之右地勢隨便相去一鏡所不到之地地狹稍近地澗稍遠

一遵化建昌車各為一行營兩營平列同行到時居總

鎮之左相地勢何如。照密雲兩營列行。

一路營援兵。每到應該劄營處。卽挑壕。

一西五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有四路。則墻子嶺爲前面。曹家寨爲左面。古北爲右面。石塘嶺爲後面。三營則在前。兩營爲外面。未後一營爲子層。共合一大營。若未到齊之時。各自爲一營。

一東六路主客兵。到合營地方。亦如前法。

一各營號令。無賊時。起止向往。下營列陣。晝夜守禦。聽

在前之營爲主。在後之營。一依號令而行。賊至各聽。各面將官。號令攻打。卒然遇賊。以有賊相近之營。主號令。各面各將。亦有賊犯。則一令而行。無賊所犯者。不必舉動。以耗人力火力也。

一塘馬到湯河。作劄老營狀。標營三標六頭并列。輜重營在後。卽時追至湯河大戰。

一塘馬于湯河戰畢。分爲三枝。一枝伏石門南山。一枝伏李官屯。一枝南至小喜峰口。俟我兵追戰過湯河。

南一半路。伏起衝戰。

一戰畢。下方營。掌號笛。發放。而賊又自山外衝入。我先發。南兵。伏在營外夾道。俟賊到。車前酣戰。時南兵伏起交鋒。塘馬作敗狀。退出口子。再不復回。

一本日晚。車營劄小喜峰口。各照地方。西路馬兵。移到石門。東路馬兵。移到湯河。照地方。各哨自爲一營。互相犄角。

一本日去賊。十里之內。塘馬發一千名。前來遶軍左右。

前後索戰。車營緩行。賊遠一里餘。我兵不應。只管行。如至五六十步。一面行。一面發號。待我兵行至賊大營一里之內。賊來急攻。照常操大戰。賊退稍息。將行營下定。只是燃鏡。放火箭。攻逼之。粧塘馬。做敵我不過之狀。又做人衆緩行之勢。車營亦行待行。數里外。遇小喜峰口相近。賊馬做過不及之狀。車營三標齊列。通戰不止。塘馬作四散奔山逃命之勢。車兵各擇地。下方營大約每營相去一鏡不到之地。

一二十八日早塘馬由水門口進入剗營整衆我早報賊由水門口入苗頭向大安口出各營將領俱赴總鎮營中會計畢追賊是日三屯爲前鋒二車營並行遵化次之二車營並行密雲又次之二車營並行西路馬隨後東路馬又隨後輜重營在馬後其馬兵行營每一營三部卽爲三頭西路不拘幾營俱營頭平列東路行在西路之後路頭俱同

卷四

辛九

一步兵沿邊牆來此大約也若遇陝山斷崖灣環路遠之處不妨下山離牆取捷馳應但遇見賊馬便登山傍牆臺依險前進未見賊時不必拘泥

十西山四路南兵步練尖夜無馬之軍俱以南兵爲首大馬蘭次崞子次曹家次古北次石塘東五路南兵爲首次松棚次大平次燕河次臺頭次石門不拘軍之多寡每路尖步爲一段行戰爲一陣列或本路軍約其多寡司局不同自爲三頭平行務相連接東出冷嘴頭登山西由大毛山登山俱依附牆臺隱伏旗

號向賊所出大安口來近口各剗于臺內并牆上偃旗息鼓坐待虜拆牆出口一半望見自南來大兵俱至卽于臺上大張聲勢吶喊放銳截拒不許再放賊馬過口

卷四

辛九

一車騎主客各營二十八日早追賊向大安口行至大安口營城車止照行營三節列之居督撫其中爲老營南兵步行標路北行仍騎馬聽放砲吹擺隊伍喇叭點鼓車內馬軍各爲一路而出東西路馬兵盡數急馳俱到大安營城北一字列陣

一列陣總鎮領三屯南北標營居中遵化標營居東哨密雲標營居西哨路營每一營主客將官爲一頭立爲一路各營家丁護將官爲一族當頭領鋒西四路營列于西東六路營列于東南兵爲前鋒各營俱去兩兵十步每營左部在前中部在中向前策應右部在後專備後邊之賊凡陣一字列一營盡又平接一營仍俱騎馬點鼓緩行中部去左部三十小步右步

去中步三十小步。

一約可下馬時聽中軍放炮三箇我兵下馬塘馬吹喇咧回頭凡我馬軍前層中層馬俱牽在中層之後後層馬牽在後層之前每火兵及第三伍一名拿馬每人拿馬五匹立定不必前去每馬一隊直留一空待後層兵穿過

一虎蹲炮大將軍火箭車俱出南兵之前緊緊相聯擺下。

一賊衝來先小鏡次虎蹲次大將軍火箭俱聽號鏡舉放

一賊敗各軍步追一字向前追至大安口關相去一里之地虜馬盡數返戈死戰我軍盡力作殺砍狀賊做收盡我軍俱追至牆上聽鳴金收隊伍

一收隊伍除南兵外北軍仍爲三層聽轉身喇吹收至馬邊各軍聽吹唳囉上馬大吹打各軍歸原營

一操演之時十一路內倘或真有賊警竊于別路乘虛

而入但百名以上即舉旗火左右揆傳合馬蘭分數者爲習操但係別路分數即爲真警盡馬蘭兵馬見在地方必無他虞惟各路兵馬調來空虛其墩烽當以此辨之

諸路官兵赴閱之時各路不無空虛誠恐奸細預將日期漏洩臨時或有意外之虞卒然竊發兵力不支拒堵無及不可不慮合無先飭各路將領各營官軍除應援兵外其餘不拘馬步盡數上邊分投擺守在

臺者不係應調之數不許下臺爾守將領用心督備以防不測仍行各路將官嚴諭晝夜不許泄露閱期其該防晝夜內多選老實之人先十日遠出往哨只待閱畢仍回各路方許進口

一各軍自奉調之日俱要將軍宿野其炊煮熬汲之具雨夜之備俱令預行辦足臨時缺乏查照所欠自將官已下挨次連坐

合操營陣說

一馬營衝戰總計六標東西各路共為哨十三初一日早各車營俱掣南山下仍照教場割管訖馬兵盡出車三屯左右遵建太馬石七營列于教場東前一行三左二行三右三行遵四行建五行太六行馬七行石密左右牆石古臺六馬營列于教場西前一行密左二行密右三行牆四行石五行古六行臺

一操馬兵自南向北看先三屯左居左之西三屯右居三左之右遵居三右之右建居遵之右四營每部一

卷四

空三

頭共十二頭平行為第一段行盡馬蘭三部每司為一頭六頭並行石塘居馬蘭之左古北在石塘之後燕太在馬蘭之右臺頭接燕太之後每部為一頭與馬蘭六頭亦共合十二頭平行為第二段西列西營轉頭向南過中道來接轉頭向北密左居左之西密右居密右之右密子居密右之右石門居密子之右每一部為一頭共十二頭行為第二段

一行向北遠教場後山上過由教場西河邊直到南山

下前十二頭轉身向北正對教場大臺鳴鑼坐俟塵息聽吹呼囉起身塘馬報虜賊不知其數正衝我兵而來急照圖繪方營每營左右各為外層中部各為子層左右遵建為向北四營平列各為方營石塘為左面北接三左古北為左面北接石塘燕太為右面北接建昌臺頭為右面北接燕太各以左右部為外層中部為子層馬蘭為中營六司俱為一層密雲左右牆石為後層在南四營平列左右部各為外層中部各為子層管定賊預伏四面齊衝我軍鎗炮輪放次火箭次虎蹲完即出殺手照常操列殺手步戰完即出子層馬兵追戰完收畢各聽坐息

一請令列三疊大陣血戰十三營各將標子先隨本府南去各占地方立定從前頭各營分搶地方向上列為三層照大安口列行戰同只一二層追戰如令第三層不動前面正戰將畢之時賊馬由後面發衝我第三層兵就向衝之十二營中部兵即返身向後應

卷四

空四



援前後賊敗救隊大吹打收營仍為三層再聽令點  
鼓徑歸舊營地方

操南兵迎敵

一行營十二頭行列三疊陣以二部鳥銃為第一層又  
以三部鳥銃為第二層又以殺手三部為第三層又  
以殺手二部為第四層照常衝戰衝戰畢請下方營  
一方營八部為外層每層二部中門分起角上止第二  
子層每一部為一面兩把總分門起第三子層每一

卷四

六十五

把總為一而下方營畢樵採發放俱如例

車行營衝陣地方

左營西轉向上西面臨中軍東界

遵標西轉向上

建標西轉向上 遵輜不動

右營東轉向上東面臨中軍西界

密標東轉向上

石標東轉向上 三輜不動

布置方營地方

三左營當中軍東分共二十四丈

遵營在東西面去左營東面十二丈

密雲在西東面去左營西面十二丈

三右營南面之中對左營南北相去十二丈

建營南面之左對遵營相去十二丈

石營南面之右對振營相去十二丈

南兵營入中軍北對左營南對右營東對遵輜西對

卷四

六十六

三輜

遵輜左中對建營北對遵營西對南兵營

三輜右中對石營北對振營東對南兵營

石營 相去十二丈 三輜 相去十二丈 密雲

三右 相去十二丈 南兵 相去十二丈 三左

三左 相去十二丈 三右 相去十二丈 三左

三右 相去十二丈 三左 相去十二丈 三右

三左 相去十二丈 三右 相去十二丈 三左

每營各相去十二丈如營有大小地有險阻即多數  
又少數丈亦不妨但要外面四方取齊或隨地形  
亦聽其便

計車營一

一戰車分爲中後二大營

中營用輕車四營每營二百五十六輛共一千二十四  
輛運糧小車一千輛

後營用大車三營每營一百四十四輛三營共四百三  
十二輛

十二輛運糧小車五百輛

以上大槩如此臨時車之多寡管之大小隨兵力輕重  
不出此數而已

計兵卒二

一前鋒營南北軍兵一萬蓋全鎮只有衝鋒十營每營  
軍兵二千一百餘并雜流家丁通以二千五百計臨  
時疾病逃亡大約必不出此之上各營選鋒共計得  
七千南兵三千共一萬則極盡一鎮之選矣必不能

多加一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四名又馱神器騾  
軍二百七十名馱大砲并火藥騾軍三千名  
以上共軍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名

一中大營車馬營各四枝共車兵一萬二千名不足者  
補之馬兵一萬名南兵三千名幫運戰車班軍六千  
名總兵下中營二千名馱神器騾軍三百六十名馱  
拒馬騾軍四百三十二名又馱大砲并火藥騾軍三  
千名小車軍四千名牛車軍一千名

以上共軍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名

一後大營車馬營各三枝共車兵九千名不足者補之  
馬兵八千名幫運戰車班軍九千名軍門標下二千  
名馱神器騾軍二百七十名馱拒馬騾軍三百二十  
四名又馱大砲火藥騾軍三千名小車軍二千名牛  
車軍五百名

以上共軍三萬四千九十四名

計馬騾三

一前鋒大營該正馬七千匹、馱馬七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九十四匹頭、

一中營正馬一萬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馱馬

二千匹、南兵三千名、每二名給馬一匹、共一千五百

匹、馱神器騾三百六十頭、馱拒馬騾四百三十二頭、

卷四

六十九

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一千五百隻、總兵標

下馬二千匹、

以上共馬騾一萬九千二百九十二匹頭、牛一千五百

隻、

一後營正馬七千五百匹、每五名加馱馬一匹、共該給

馱馬一千五百匹、馱神器騾二百七十頭、馱拒馬騾

三百二十四頭、又馱大砲并火藥騾三千頭、牛五百

隻、小車騾五百頭、軍門標下馬二千匹、

以上通馬騾一萬五千九十四匹頭、牛五百隻、

計餉食四

一前中後三營共軍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名、每日每人

給米一升、每日該米八百九十四石八斗前半月共

該米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石、除馬軍并軍門本鎮

標兵共二萬八千五百名、各有馱馬應自備煤炒一

斗、五升可足十五日之用、外車步南北軍兵六萬八

千九百八十名、每日每人該米一升、每日該米六百

八十石、

前中後三營共馬騾五萬三千四百八十四匹頭、除草

隨地取用、外每日每馬給豆二升、每日該一千六十

九石六斗、計半月、共該豆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四石

東牟威繼光元敬父著

將畧

主將非大將之謂也。一營之中第一大者是。如一哨卽哨長爲主將。一隊卽隊長爲主將。

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但世情狃于四事。虛文誤日

一也。間有任事者而不得弊源肯祭。二也。或見今軍

疲憊懦弱。畧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

卷五

也。甚至以軍爲額設。恐整用殺賊。致有損軍之罪。四

也。但幹蠱之事。如創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

變其意。以抹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一方便

宜之權。凡利有所當與。弊有所當革。悉容隨時制宜。

次第脩舉。一應管事軍官。皆因才授任。務在得人。一

切不拘文法。便宜責效。至于追攝出外。限官清查影

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克實行伍。激發

士氣者。悉聽隨機轉旋。不必擬定常格。多方振飭。庶

能堂堂一戰耳

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靡而

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

盈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

始終完器。今日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

貪使詐使。愚蓋由養之不素。取之失宜。習之壞者久

且痼耳。

教養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斯膽

卷五

無不壯矣。

將無論南北。但于用兵地方。將所儲諸士輩。分置行間。

出戰則置之戰陣。實境以試之。試之既真。且小變以

嘗之。嘗之無疑。然後可用。

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

其積氣太浮。畏心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墮賊計中。

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

用。則知者鮮矣。善將者宜何如練。亦不外身率之而

已倡忠義而身先之。以誠感誠。凡飲食疾病患難。甘苦如嬰兒不能自通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爲之謀。使之習服忠義。人心觀感積久。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爲一。力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善操者使其性氣活潑。又必使其秉心兢業。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又有操之似者。最

類編 卷五

爲害事謹謹散野似氣性活潑。懈怠不振。似心有兢業。爲將者辨此尤急。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存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倖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效也。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勇倖中。

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屈體無骨。大言不慙。陽賣奮殺。陰爲夤緣。其實廢三千之營。

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餓零虜而張大其說。以爲功伐。雖大將亦由此立躋。至寄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尚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司三軍之任者也。况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任其一不投好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避之名。立賈奇禍。卽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或用其一長。或恕其任怨。稍稍聽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勞盡忘。舊怨早起。督過者紛紛脩復。日前之恨。或

類編 卷五

謂不合時格。或謂今得反之。惟恐棄之不速。爲吾俎豆之耻。嗚呼。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之責。

軍旅之事。雖責諸武弁。亦要吾輩自任。陽明先生許多武功。若打開不得。俗套不能如此。

凡真正豪傑。開口便能見肺肝。方可與共事。

選士惟取精神筋力。不必論其形體。今談兵專尚術數。如遁甲演禽之類。此皆虛遠。請以奕譬。以不善奕者。居休生門。善奕者坐死門。畢竟是高者勝。但此法不

可不知。

凡大小將領，要經得頓挫之人，方可用。一人如不得已，方有益。

承平之久，非惟人不知兵，且兵不習令。一旦欲轉弱為強，自非嚴刑峻法，則事不可成。任真為之，又怨謗易起。當事須硬着脊梁，聾着兩耳，任怨任勞，乃克有濟。

東伍號令鼓舞賞罰等法，并節制分數形名，不惟無南

北水陸更無古今

卷五

五

天下事犯手做乃有成，不犯手做便非自任之重。孔明社稷自任，不復為一身計。

世胄及崛起布衣者，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

當捨身。且武職兩手握，着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加

官進祿，陣亡則陰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兩手握，着便

益也。但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只是怕死。

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

多。平日操練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參遊不如法，就

是網人便曉得怕。

舊套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處推奸躲死，肯將實心

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

陣的心，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

忙整飭行伍，諸將惟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

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數萬人聯異為同，

聚少成多，方為勝矣。

卷五

六

兵初集時，用破格之號令，施極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

立威信，或教場中行臨陣事，或談笑間陳刀斧威，其

所以佐威信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

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夜竊隊伍之中，或出私積

之物，雖士卒習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之為諸士，個

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怠。

雖累勝之卒，而駕馭更倍于未勝之前，是故世無百

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于用兵

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

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踰一時必有報。又至舉戰一  
日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布  
賊左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  
向。往。進。兵。路。徑。舉。皆。洞。得。情。形。然。後。刻。期。分。路。以。進。  
未陣而恐其避。及陣而恐其瑕。交陣而恐其誘。既勝  
而恐其驕。精神心意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聞而凱  
還之餘。又復解衣以收亡骸。出帑以恤孤嫠。賞鋒鏑  
而明連坐。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

卷五

刑之入器械行伍。一戰如故。則不更兩戰之後。雖全  
師如故。而士卒輕傷。器械損折亦多。斷然星夜擇中  
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者。伍下之人。分頭補足。以中  
軍所蓄器械。那移貸之。務使戰管行伍。一卒不缺。一  
器不欠。然後可為再出之舉。八陣所謂遊兵二十四  
隊。防備設疑補缺之用。正謂此也。是以各營時時有  
常足之額。士卒有常盈之氣。此在主將。決當備數百  
人。親養練于中軍。臨時方得如此設施。若平日無備

一時豈能呼召也哉。至于因敵轉化。因變用權。因人  
異施。因情措法。又非筆舌所能告也。

止心術。將有本心術是也。以實心行實事。任難上做去。  
蓋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難易其念。

立志向。國家賢臣良將。戡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  
定條理做出。無不收効。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  
不得亨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

卷五

明必生。凡有血氣。莫不愛生。畏死。但死生有數。豈水火  
兵戈。獨能天死人哉。必待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  
卒矣。爾將士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指望  
退縮的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脚。箇箇都死。若同心力  
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如何得死。

辨利害。平日習美虛套。把軍務廢墜。遇賊失守。又不能  
戰。莫說平日奉承上官。便父為上官。子為將官。亦免  
不得參究。亦逃不得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思宿好

俗品格 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勳錄或行芳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誣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譏或向上而不達便怨尤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變節壞却一生即晚年再要立德譽議在人人不相信

堅 將官娶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只一不科斂剝削人人感若父母即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得軍士感服之心死報之力何憚而不爲

寬 事無大小以量爲主一切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或他人真是而我性識稍偏者再查再省但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庶免後悔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于下僚案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被撓于中若一槩以寬容含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罷軟

屏聲色 淫聲美色易以動人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于此即責任利害士伍甘苦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恃我爲強弱豈可以暮氣臨之

逸貨利 將軍之富何來不是軍身膏血必是 朝廷幣藏巧立名目斂千萬貧乏之資而歸一人身家之奉夫士卒心敗疆場事是故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來不愛錢由無慾而克之

化剛復 恃強而自用不同謂之愎愎剛德之賊也人患不剛固矣剛而愎又不如不剛之爲愈也故爲將者于古今名將成敗之政一時山川形勢之殊敵情我軍微隱之變必廣詢傳訪集衆思屈羣策雖不撓于非禮而轉環于聽納通下情知敵變來衆善成功業轉凶爲福矣

耻 將者死官也兵者危事也一有處置不宜安危存亡所係當道諮詢必須是曰是非曰非某事不宜行即曰不宜某事力不能奉行即曰力不能直以告



之雖一時有拂上官終必無失于已

將官先以捨生為本生既可捨復有何事更重于此而故為委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罰三軍且不感不畏

善功名夫功名有分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享之不為侈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事不繼實苦不受一旦敗露鬼神褫之矣

尚謙德

卷五

十一

有勞不伐謂之謙取人為善收服人心謂之虛立功建業視為職分所該辛勤勞苦須知臣子當然即萬一疆場之累人將憐之占之大將惟謙善終此之謂也

惜官箴箴者規戒也將者三軍司命表率數千萬人而欲使之盡力于我恪守正道立身行己凡百點檢可為法程視効不然則人心解體萬法叢控不職之罰斧鉞在前矣

勤職業兵中事件一預先勤苦教練見見成成只是

等候待用還恐備久則損氣久則暮否則守固戰勝難矣為將者須把所守疆域時時放在心上軍士有疾病患難時時訪詢即時處之軍器時時辦驗一有不堪即便修之行伍時時點檢一有紊亂即清編之烽火哨報城池墻垣稍暇即一巡行隨目所見即為條繕文移案牘時時檢行如一事未完即勉忍饑勞務必終之必不使軍機文案姑待來日如此精粗巨細無不畢舉自然有備無患

尚謙德

卷五

十一

辨効法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則無足術况兵事須求于實際之間而可無効法之辯乎為將者何所取材史冊凡存心立行絕不二者我師其德長于兵而短于行我採其書其將敗壞屬之自取我則鑒而戒之某將忠廉智勇無妄得禍我悲其遇而弔之一切居功恬退真心師向自然完名全節成古人之事業而無古人之禍難

習兵法 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故敏  
習者自然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未有不  
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  
無窮者即有之亦料實實陣上經歷聞見日久乃知  
否則吾料其斷不能也

習武藝 五兵制器尚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即毅也在藝

中得法者謂之入毅士卒全以器械為爪牙大陣之  
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間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至

卷五

以少擊衆人疎分擊尤貴于藝精為將者已不先學

何以倡人已不知花法實法之辯何以辯別士卒所  
習之高下如憑教師而高下之人不服矣

受士卒 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誓同生死奮

勇衝鋒兵法愛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

士疽殺妾以饗投謬其味此何等作為如今將領不

惟不推恩而且雷使之不可枚舉誰與共性命哉夫

士卒雖愚最易感動死生雖大有因一言一縷之恩

而甘死不辭者惟我真能愛士自然觀感固不必其  
人人受千金之惠再生之德而後謂之愛而後得其  
感耳

明恩威 烏合之衆上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為

將夫賞不專在金帛罰不專在斧鉞有賞千金而不  
勸者有不費數鎰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

喜者有斬首于前而橫決于後者有言語而畏如刀  
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何也情通于理賞之以

卷五

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所惡或申明曉諭耳提面命

務俾人人知所以賞罰之故感心發則亂心消畏心

生則怨心止

嚴節制 兵有兩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

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

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

審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令節

制必不能軍夫節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隊哨隊哨

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恪守視死為易。視令為尊。如此百戰百勝。

明保障。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承平以來。文法日密。惟馭眾臨壘。為將士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予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縉紳預其章程。復不關利害。故文武勢分。情格而名實墮矣。平日凡

續編

卷五

十五

軍伍氣勢。摧抑已盡。將官事權。掣肘莫展。臨時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強調度。豈能殺賊為將者。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為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明而教不行。士何由措。故先教士卒。

古云。有名之將。不可用。况債師。而當量盈者乎。唐

安史之變。功不出哥舒翰等。而出了武舉之子儀

部曲之光。誠大可思矣。下羊九牧。從來所戒。今階

平既夷。武弁而檢。撥役增文。臣掣肘可勝道哉。必

將荀林父。而令出先穀。河西將趙盾。而令出趙襄。所為敗也。計惟擇一大將。而以穆淺志遠之偏裨。嗚躍以漸。未有不濟者。即孟諸而在。能以典獻而奏功。得乎不增官。而擇人。是在將將者。若彭時王。瓊亦知一項忠王守仁而已矣。

續編

卷五

十六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六

東牟成繼光元敬甫著

兵紀

選法草昧與承平異。草昧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承平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必在精。最可用者。鄉野朴實之人。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畏官府畏法度。不能測我顛倒。而誠信易於感孚。凡振作者。先以非常之威。

卷六

震之。使就我殼中。而後繼之。重恩以收其心。則為我用。命無疑。若愛先玩于前。迨鎮之以威。將怨叢而恩不感矣。

選兵必以膽為主。豐偉而膽不克。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克。則臨事怕死。手足含卒。至有倒執天戈。盡失故態。常先眾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例而膽不克。凡事愛擇便宜。臨陣預思自全。除已欲先奔。猶可也。又復以

利害煽人同犯。為已避二非之地。此伶例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克。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惟有膽者。更加力大。豐偉伶例。而復習以武藝。諺云。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壯有膽之人。非素懦弱者。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

人之精神露于外。選當兼用相法。忌凶死。重福相。

兵固要練。將亦要練。今人止要用見成。故將驕難制。兵驕難制。若自我練而用之。則皆能制其死命。自能得

類輯

卷六

其效。力身使臂。臂使指。有不如意者乎。用兵之才。如金見火。一毫假不得。

節制。節字即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能使千萬人為一人。故明者可以禦眾。可以定亂。

練兵在于練膽。其次練藝。其次練陣法。自非信賞必罰。罔有成功。蓋練之義。從金剛鍊鐵成鋼。從綠則練生至熟。非如點卯。僅應故事。須選各武藝精熟教師。教演。庶幾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有裨實用。

人生血氣運用則堅怠情則脆。但不宜過苦。是謂鍊氣力。

凡兵尋常所用器械。分兩當重。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為器所欺矣。是謂練手力。

平日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久之去沙。便覺輕便。是謂練足力。

豫先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戰身輕。

卷六

三

進退自速。是謂練身力。

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如一把總。平日優禮頭目。而嚴察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輕處。思必通及。有當治以法者。必多責成。頭目如一把總。平日寬愛兵卒。而操切頭目。凡是營之兵。犯必重處。威必全加。及有當連坐以法者。必量貸之。其有優于調度。而短于衝鋒者。委司策應。必佐之以強兵勇士。其有優于膽勇。而短于調度者。委司

前行必付以伶俐之佐。授以不移之令。是皆因材加造。就無分智勇。盡可收功。至隊長亦當因平素十人性稟何如。人人異應。如勇者勸之。合十人以為勇。不可獨恃其勇。務使十人各奮其所長。而改其所短。破其所疑。此知方之教也。

師教行。習服速矣。但教師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藏至寶。便不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需索供養。以厚薄為是非。如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為虛文。故不假

範

卷六

四

之師權。則教習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駕馭之柄而已。

定軍禮節制之道。居十分之一。次第連坐之法。居十分之一。賞罰而當。居十分之一。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一節也。仍有三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第一着在將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為工夫。使三軍

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其庶幾矣乎。

武藝務習實敵。本專真。可對搏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鎗。

等法。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以

上。責成各伍長。二分以以上。責成各教師隊長。三分以

上。責成哨官。四分以上。責成把總。

各兵。須主將親選。與親為練。訓則情意自孚。賞罰時行。

則恩威自積。馭眾不可無恩。而用法不可不嚴。

原

卷六

五

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

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蓋新集

鄉民。不知法度。偶起投兵之思。一時恨不入選。及威

嚴臨之。或有駭以禍福。旋生退悔。此時未受約束。未

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所畏。日遲日更。無時可

定矣。

舊法。用六號白牌。分爲六處。一籍管伍。二記縣分。

都圖。三記年貌疤記。四記尺寸。五記居住地。

名填年月。六登錄文冊。頗爲瑣碎。不若每名投充

者。各執稿紙二張。照依腰牌內開行款。選中者。一

紙留點名。聽主將授器。一紙竟發書手。十二名。卽

刻齊填入冊。更爲捷徑。

浙江鄉兵。稱可用者。初惟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

而台州。温州。是有故焉。處州山嶺之夫。素習爭鬪。遂

以著名。及其殺倭。不過僅一二勝而已。以後遇寇。輒

敗。何也。蓋處兵性悍。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

原

卷六

六

出戰。先詢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卽直告曰不能。如許

我以必戰。至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接刃。但

性情不久持勝。負惟有一戰。再用之。疲矣。氣勇而不

堅者。是後方有紹興之名。蓋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暨

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面可觀。

不分難易。無不領命。嘗之。然驅之則前。見敵輒走。敵

回。又追。敵反。又走。至于誘賊守城。劄營。辛苦之役。則

能不避。馭之以寬。亦馴馭之以猛。亦馴。易治而不可

置之衝鋒者也。此後方有台兵之名。蓋台兵以譚太守初集，卽有以攝其心，故用之而著績。他人則否。其人性與温州相類，在虛實間鼓舞之亦可用。已未以義烏趙尹集兵于奉命會選而教練爲部伍，于是而始有義烏之名。義烏人性雜于機詐，勇銳間尤事血氣督之衝鋒，尙有懼心在處兵之下。然一戰之外，尤能再奮一陣之間，尤能反戈，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終爲所詐等而別之。畢竟處州爲第一，義烏次之。

卷六

七

之台溫又次之，紹興又次之。

今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旣任教練之責于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于自任，而亦皆殫心力于教練鼓舞之日也。况選鋒之說，蓋選于無警之日，非選于對壘之秋。一營內未嘗蓋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

家丁之召本爲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一

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力相救護。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却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且以有用置不用，或費

卷六

八

朝廷二三千軍糧餉，而未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爲

求精適致冗費，本爲求多反以致寡。旣視二三十爲冗數，又視爲必不可練用。諸將又且利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爲制夷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虜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此牢不可破之習也。

行伍每十人爲一小隊，卽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百，每官方色腰旗一面，各內應開姓名，另圖牌式于前，仍查軍律，忝酌人情，定立軍法。若干款緊要者，印油于牌陰，稍緩者，并前令，通刊爲一部，如一隊之長，須知

十人內貧富強弱去住一呼一名不遺一息逐名俱識大而偏裨大將各上下情通方可望同心戮力編行伍後往往寄名在操而又營撥各衙門聽差及徒步等役因致行伍空虛不便教演今後務將各衙門撥用人役明白開註不必編入行伍其該司道出巡合用披執軍器人役俱于附近衛所取用食糧旗軍不許多用民壯

選兵有法市井遊滑之人不可用花鏡花刀之藝不可用年踰四十不可用偏拗之人不可用奸為高論之人不可用面白膽小之人不可用衙門積年放刁玩法之人不可用止當取膂力強壯肉實筋粗眼有精神貌類朴實身體便捷手足舒長知畏官府稍有福氣而年又在三十以下皆可用至于武藝則可學而成之臨選之時不可以此拘也

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清道臨時變戰管凡有職人員俱全裝披執軍器軍令牌四面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用

二十人 五方旗十五面內神旗飛虎旗五方旗各五

面用十五人 角旗十面用十人 坐纛一面用五人 護

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營內主督祭

監軍用二十四人 全鼓旗四面用四人 全鼓二副鉦

二梓銀二 唢囉四 喇叭四 鼓十二 笛二 板二 細樂八

用三十八人 五方旗高招正副各十面 用二十人 每

面護旗各精兵五名 共十層 用兵五十名 主將馬前

令牌三副 官三員 長短兵每排五名 共五層通一隊

二十五名 馬後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

二匹 親信膽勇員役執之 專聽督遣密令每四人一

層分三層 用十二人 押後兵各用長短器 二十五名

路細近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分二

層各去一步使不渾別層之意前後層各十步

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步

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仗砲响一聲

五方大旗內黃旗即隨主將踏定戰地豎起前



後旗號俱攢來黃旗下。四方分出立表。每方門旗以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列方。其本方旗居門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高于方旗。方旗高于門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金鼓。居將之左右列。前兵一隊居將前。令字招旗居將後。專聽指麾。督兵戰殺。後親兵一隊。兩分列于金鼓之外。

馬兵 每隊十二名

卷六

十一

隊總一名。以有力伶俐者。烏鏡手二名。兼習雙手刀。為短兵。快鎗手二名。近賊用。柄代棍為短兵。鏡鈹手二名。兼火箭為長兵。便手駕放。刀棍手二名。兼弓箭為長兵。火兵一名。神器馬騾九十四匹頭。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第一局。俱鏡手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鈹手兼火箭為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鈹鎗。第九十俱鈹並

火箭以上俱聽隊總管束。

點名隨卽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屬前鋒者。與第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營三部雖同一體。而馳健伶俐好漢。須多歸各頭。卽暗寓選鋒法矣。

馬步官兵。規制悉同。但三局四局為一司。稍異耳。

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為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

續前

卷六

十二

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騎旗鼓。每營。旗牌六名。號鏡手三名。大鏡手一隊三十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執五方旗五名。執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中軍臺上下營。共三十八名。夜不收五十名。火藥匠二名。或十名。又線匠一名。鐵錐匠二名。弓箭匠二名。或七名。醫士一名。家丁一名。或二名。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木匠一名、裁縫二名

騎雜流每營將官下、識字三名、家丁不拘效聽

自設法募養、伴當八名、軍牢二十四名、厨

役二名、俱馬軍、軍伴十八名、養馬三名、薪水

三名、俱步軍

中軍官每員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俱馬軍

伴四名、俱步軍

千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俱馬軍、軍伴

四名、俱步軍

把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俱馬軍、軍伴

四名、俱步軍

百總每名下、旗丁馬軍一名、

步兵 每隊十二名

隊長一名、長旗鎗一桿、腰刀弓箭、圓長牌手二名、腰

刀各一把、長牌無甚花法、只年力壯大有膽有力

賴之蔽護後兵前進耳、年少便捷手足木硬一名

為藤牌、狼筈手二名、狼筈枝幹繁重、足以蔽身而

壯膽、故用法明且易習、便于老成手足以使之入

長鎗手二名、兼弓箭、鏡鈹手二名、兼火箭、大朴手

二名、兼弓箭、有殺氣、有精神、三寸上下、長健好漢

四人、為長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為短兵、長鎗

用法在學、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

于刺、故選投貴精、火兵一名、鐵尖扁擔一根、老實

有力、能肩負、甘為人下者克之

每步軍十二名為一隊、三隊為一旗、旗總一名、三旗

為一局、百總一名、三局為一司、殺手三局、三

局為一司、把總一員、二司為一部、馬鏡四局、殺手

四局、千總一員、三千總為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

員

以上為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

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

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內銳手一千八十名、殺手

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步旗鼓與騎兵同，無馬者聽。

步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無器獸。

步隊牌俱同騎兵冊，只三層用藤牌，四層狼筈，五層

鏡鈹之異耳。

步旗號同騎兵例。

凡十名俱橫列為偶，一伍者即在左之伍也，所管者

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即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

六八十四名，火兵總隊長管束列陣照此，凡出戰

于銃鎗火箭放過之後，牌為一層，筈為二層，鈹為

三層，長刀為四層，鎗棍為五層。

戰車，每一輛派軍二十名，分正奇二隊。

正兵，一隊共十名。

車正一名，即隊長，執旗司進止，伶俐知事，有主張者

佛狼機手六名，凡二架，各三名，兼有刃大棒各一

根，火箭手二名，兼鈹一柄，舵工一名，即火兵主運車有力而稍伶俐者。

奇兵。

隊長一名，有膽者，鳥銃手四名，兼長倭刀，年壯伶俐

有力者，藤牌手二名，年少骨軟者，兼火箭石塊，鈹

鈹手二名，兼火箭有殺氣者，火兵一名，司炊。

奇兵人數無拘多寡，有大營小營，可以從權，此以車

為定額，每營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圍，廢馬步入

營，不疎不密，中軍望竿車一乘，將臺車一乘，鼓車

二乘，座車一乘，大將軍車四乘，子藥什物車四乘，

火箭車四乘，共一十六乘，除望竿車在營，操壯觀

出征不用，餘俱從征，其編派行伍，若足一車之用

須用四大隊，每隊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額定

每營軍不過三千，除雜流外，止得二千七百之數

車人兩為所局，勢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為一車

分奇正二隊。

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機手舵工、火箭等，尤爲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而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佛狼機手六名，專備狼機、銳鋸、藤牌手，專放火箭。烏銳手專打銳火兵，專備炊防火之用。

將正奇二隊分爲二班，每班一隊，輪流拽車。單日奇兵隊，雙日正兵隊，每五里一換，遇有泥水及上坡。

全隊合力，不許論班。

每車設有騾頭，緣車重運拽不前，近因車兵遂盡倚于騾，以致騾力疲竭，行不聯束，須是車兵分班輪推，與騾同力，不然，既有騾拽，又用車兵，何爲。

論戰車，本不常用騾，近加騾者，爲長途蘇軍之力耳。

至于臨賊十里內，雖日操軍士，尚且倉皇失錯，差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臨賊必去，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

後各車頭尾相聯，稀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損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勇，每日每車輪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稱云：巡車無事，如有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

正車兵賠償，交代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損失，卽扭前班之人，赴該營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覺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刊寫輪班水牌二面，撥兵填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遲悞者，軍法重治。此係與軍器通寫在牌上。

輜車、

正兵，以八名，主喂養領拽。

車正一名、佛狼機手六名、二架、大棒手二名、臨陣

專管騾頭、舵工一名、二人專管車騾

奇兵、通隊專備護車

隊長一名、鳥鏡手八名、四名兼習長刀、次二名兼

習藤牌短刀、仍懷水、光石三塊、次二名兼習銃、

火兵一名

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鼓車二乘、元戎車一

乘、各騾四頭

卷六

十九

此車不用正箱、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廂、開營兩路

而行、遇賊合為方營待戰、並不移動

輜旗鼓、輜雜流、輜兵牌、俱同車營例

輜重營、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

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

每車應載煤炒二石五斗、米三石七斗五升、豆六石

二斗五升、共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

三日食用、各于出門、再自帶乾糧二三日、故師行

常飽而敵愾不銷

輜乘即民間大車、每車上加板、平分為左右廂

輜戰隊責成、巡車管同車營例

凡征行軍兵、各執各藝、遇有坑坎、水泥、通為合力推

車、以助騾力、速拔出險

每營計該煤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平日

于駐劄處、所建立倉廩一所、該衙門倉廩領出、俱

用布袋裝、蓋蓋恐一時有事、裝運不及也、每于夏

卷六

二十

天晒場一次、過三年、聽給軍支用、即將各軍應得

行糧、就于該倉總領、委官裝備、或收折色、羅買、以

抵輜重

衝車、每管單輪小戰車數十輛、平分于前後、行則備

補空、缺止、則立于車城、內為子管、以衛中軍、賊至

則馳出車城外、專備衝鋒

元戎鼓車計三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

中軍元戎鼓車計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

火箭車計四輛每輛十名

大將軍車計八輛每車二十名

座車計三輛各車正一名舵工一名

戰車二十四人為一車輔二十人一車為一宗輔風

二車為一聯四車為一局輔五宗立一百總十六

車為一司輔四車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為一部輔

二把總立一千總二十總為一營將官一員中軍

一員

卷六

二十一

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

輔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三十四名輔一十六名

各管五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輔八十名舵工一

百二十八名輔八十名郎機手七百六十八名輔

螺夫六百四十六名大棒手一百五十六名運大

將軍箭等車車正軍兵二百三十四名奇兵隊長

一百二十八名輔八十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輔

八十名鳥鏡手五百一十二名輔六百四十名藤

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鏡鈿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

瓜揆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

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九員名輔一千一百七十

四員名

車旗鼓雜流俱與騎兵管同但少夜不收五十名弓

箭匠二名多木匠五名鐵匠三名千總多識字一

名

舟兵

類

卷六

二十二

大船二隻每船分五甲每甲十一名計五十五名

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板招一名

上斗一名板手二名甲長五名賊近管放

火礮煙雜等器賊遠照管船隻提燈

甲佛郎機手十名

二甲鳥鏡手十名

三甲標鎗雜藝十名

四甲同三甲

五甲弩手五名、箭手五名、
次大船一隻分四甲、每甲十一名、計四十四名、
捕盜一名、舵工二名、繚手二名、拔手二名、
扳招二名、甲長四名、
一甲佛郎機手十名、
二甲標鎗禰藝十名、
三甲、同二甲、
四甲、火箭手五名、弩手五名、
中船二隻、分三甲、每甲十一名、計三十三名、
捕盜一名、舵工一名、繚手一名、拔手一名、
甲長三名、
一甲佛郎機十名、
二甲標鎗禰藝十名、
三甲、火箭五名、弩手五名、
船五隻為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為一營、營分
右後前左四營、各以指揮一員統領、

兵在船四面分擺、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隨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每面留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船頭闌板下、第二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比較武藝例、

弓手、弩手、火箭手、六十步、佛狼機、一百步、鳥銃、快鎗、八十步、標鎗、打石子、二十步、俱九發為額、水操三發、

九中者、准超等、極精極熟、得心應手、自知機發、可以傳教者、八中者、准上等、七中者、准中等、六中者、准上下等、舞對俱疾、速力猛、不差正發者、為上中、又精純熟者、為上上、比中上稍純弱者、為上下、五中者、准中上等、四中者、准中中等、二中者、准中下等、舞對猛力、不差正發、俱補生、滋者、為中甲、比中中、又稍熟者、為中上、比中中再生者、為中下、一中者、准下上等、不中者、准下

中等、不知者准丁下等、藝雖純熟而不知發者、雖令發而不熟與令熟而遲鈍者、為下上能舞而不知對能對而不知舞、雖精只作丁中、或能一事而生、其但舞對俱差、正發者、雖熟亦為下下、

比較初試定為上中下三等九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如有

卷六 二十五

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武藝考進者充賞、一先每名單看使武手法身、法步法、次斬馬刀、與長鎗較、次又鉞、勾、鏢、與長鎗較、看其遞當何如、但能在鎗、誘、哄、就、立、不、動、目、不、瞬、視、候、到、見、肉、分、鎗、就、使、不、能、遞、進、者、第一等、若一見鎗來、遠遠迎架、頭、插、身、傾、手、動、足、亂、即、為、生、疎、一比、弩、以六十步為式、把高五尺、淵一尺五寸、三箭中、二枝為善射、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闊、木

牌三發一中、十發七中為精、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鏡把平去、中式為精、歪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免究、制作既精、放不如法、免兵、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悞為熟、一火箭車、先數火箭、看堪否、抽放三枝、次看車是否堅固、有無損壞、箭架藥槽、聯線、逐一合式、然後一架一架、面看裝入、將各把、奏成五丈、淵、如賊、推、果于六十步、立定舉放、

比較馬營襍流例

卷六 二十六

凡襍流武藝與鎗鏡射箭、只比一件、官比射、仍比藝、一件、不知射者聽、旗牌比射不能者、比武藝、一件、仍比下操號令、吹鼓手、比吹打、仍比下操號令、五方旗手、比磨旗、并用旗號令、號帶旗手、比磨號、帶并用號、旗號令、金鼓旗手、比旗號令、門旗手、比旗號令、坐熏旗手、比旗號令、認旗手、比旗號令、角旗手、比旗號令、醫生考醫、家丁一名不考、醫獸考醫、家丁一名不考、火藥匠、凡考各



放火箭九枝火線三條大將軍等砲裝放法則 號  
鏡手比鏡號令 巡視藍旗比各武藝一件巡視號  
令 隨管擺塘爪探夜不收比弓矢仍各比武藝一  
件以射為主

將官中軍千把總書記比射不知者比武藝一件 軍  
牢伴當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百總執認旗軍問  
旗號令 家丁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馱騾兵比  
武藝一件 厨役 薪水 軍件俱免比 以上俱

隨各便益武藝不拘種色

肅宗聖明注意疆場不恤推升督撫而外解亦不入

內帑以應軍興此時真可有為所恨上急功而下

掩敗以為功更無實心幹辦一破故套者此孟諸

所以忼慨練兵願得當何奴也與屯脩備兩事孟

諸以製肘故止規一效然亦惟上著服習則軍民

不擾而後與涓上金城等不然足擊虎豹以駕未

親噫難言矣孟諸謂選募為有司事而愚亦謂也

即如和司是辦也但在聖考成年紛紛增設無憂  
其擾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賞罰

古人賞罰皆不踰時。使利害近在目前。則人心思奮成。功自易。今有經數年不與數獲者。即賞罰終行。而賞于數年之後。則賞不足勸。罰于數年之後。則罰不足懲。又烏用賞罰為哉。

官兵除犯有行營野營對陣軍機及謀逆殺人奸盜詐

類輯

卷七

偽賭博等項重情。不論初犯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并違犯新出號令。係平時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于簿。三犯方網打。

凡遇賊近。不拘管內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不貸。

軍中之威。須要積驟然行之。則眾駭然。亦有駭眾以成

功者。是罰從其大之意。為將須要得顛倒之法。縛賞

後。有罪便罰。纔罰後。有功便賞。

賞條

凡軍中鹵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分給。

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雖仇亦錄。如犯軍令。雖親

必斬。決不許私。違者以其所私之罪坐之。

凡賞賜犒勞。俱統督官親為分給。務要均平。不許縱令

千百總隊長。剋減取罪。

凡軍中弊最多。論功止重。全勝。輕零。斬則弊自少。

凡遇戰畢。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即開

戰傷者。為一手本先通。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為一等。

類輯

卷七

二

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

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為三等。箭入

不深。再輕者。為二等。再輕者。為四等止。其刀傷當面

者。為超等。傷手足重者。為一等。輕者。為二等。三等止。

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一不給醫藥。若賊眾四

面圍攻。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

營將及臨陣將官。畫字于手本末。若眾軍同敗。一齊

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即不必開報。

仍坐原募者若有幾人，能于衆人敗走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

凡陣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湏而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有一傷在前者，即准血戰陣亡之數。

凡首級另開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取

題解

三

首級某人某人，聽主將照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每顆首級以三十兩論，當先牌鎗鎗分二十兩，砍首兵二兩，餘兵無分者一兩，火兵雖不上陣，本隊有功亦分五錢，本隊鳥銃手亦分二兩。

凡獲人口，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連坐領兵官例

一部下俱賞無罰者為超等。

賞數十分之九者為上上等。

賞數十分之八者為上中等。

賞數十分之七者為上下等。

賞數十分之六者為中上等。

題解

四

賞數十分之五者為中中等，一項將官免究。

賞數十分之四者為中下等，將官量罰，中軍千總責二

十板，把總細打二十，百總細打四十。

賞數十分之三為下上等，將官重罰，中軍千總細打

二十，把總細打四十，百總細打六十。

賞數十分之二者為下中等，將官參降，中軍千總細打

二十，降把總，把總細打四十，降百總，百總細打六十，降臺頭

賞數十分之一者為下下等，將官以抗違練兵，細打本

率中軍千把百總似網打入十、率回、照例半俸百總發哨。

刑條 吏

一中軍有一兵犯令、必連及隊長、一隊犯令、必連及百總、一哨犯令、必連及千總、若先呈舉者免坐、賞亦如之。

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定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名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

依法究治

軍衛有司、提取官庫、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摘發收問、如不詳請、而擅聽拘去者、同隊同夥、該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為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識字治罪、若差人強拿、不由分說者、一面拘守、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撓軍政、阻撓練兵、叅治。

各營將立功過總簿一扇、每千總各與一扇、凡遇百旗

隊總、及兵夫些小勤勞、紀在功條一次、及與人忿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士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登紀、凡百總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襍流功過、俱營將紀之、附于總簿、每積一季、聽吊查一次、類行賞罰。

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起者、不許擅自拘捕、問理、須呈本營將官、轉行彼營取來、仍令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斷。

將卒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斬。

行營排陣間、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騎者、軍法從事、賊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及擒獲敵人、與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彼中事宜、若違問、及因而漏泄者、斬。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聞賊消息、不拘緊緩、不許官兵中途邀截、問答、速赴主將陳說、方許與本管、及眾把總等官知道、違者、定以泄漏軍機、問者、答者、皆坐軍

法又有已經稟知主將蒙分付不許傳說敢有過臨問泄者許原人稟來重治。

今定節制取有甘結一伍同退殺伍長一隊同退殺隊總一旗同退殺旗總一局同退殺百總一司同退殺把總一部同退殺千總千總不退被殺管下把總各償命把總百總旗總隊總伍軍一體照例遞坐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但以首級先恤死者然

### 後分與生者

同隊同住務要互相覺察彼此奸弊三勸不改卽報在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以上如之各先行量處如處過不悛報在營將再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凡責成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

十名以上者六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三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于賞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詰首疾痲患難不報官專罪隊總與同隊甲兵器械損壞不充足專罪旗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從重論

### 本管大小頭目減等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妬忌扇惑妖言妄傳軍令因而悞事者斬

一千總軍衛撥軍牢四名火兵一名書記一名無軍衛州縣撥民壯四名火兵一名書記一名多役者以軍法處治

兵選後行動立止俱照式內鴛鴦次序前後左右恁是

罪換了兵責隊長換了隊長責哨長

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管示眾二十名以上哨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于隊長伍長

選編後類頂成冊凡入武場不時掣比但有比對不同者即係私自頂替本兵細打一百本隊隊長細打五十二名以上細打一百連坐本哨百總五名以上連坐千總所報年貌籍貫猶恐不實仍行該縣取本

管里長結狀查對

千總結百總狀式

千總某人今當

處保結得本部下哨總並無怯

懦不堪及冒頂替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百總結隊長

狀式同懦改弱隊長結狀式同多老弱字

百總領千總狀式

千總以上亦同

百總某某今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千總前去上

陣并不致疎失各甘死罪償命隊長領百總兵士領

隊長狀式俱同

刑條

軍上月糧先將數報知節時委官并請主將委官監整包封先刊印板一方上書某月糧額該若干每人以一分為耗委官某人鑿限二日內完足請主將下教場或在衙門通候軍士集到唱名結與先取一封秤兌如一封不足則所包諸封盡行算數倍償治罪軍士已散到手若復情願送人者日後告狀亦不許扯

引在內如未散到手而本管官及容吏胥人等科剋并不稟鑿包封而徑散者通坐以邊海錢糧論徑聽

告理

自相竊盜者不論物多少在軍中依軍法非出軍臨陣

自有常法

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即係直達賊不許殺取首級

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并被擄

男婦報功者不特紀功官不准主將臨敵時驗有前

弊查真勤于提級來報之人。即時斬首。償命。雖宥有功者不宥。

凡陣亡一人。本甲無賊級者。各扣工食一月。給亡者之家優恤。失隊長扣一隊。失哨長扣一哨。失一官扣一枝。但係亡者屬下頭目。仍斬獲功。如其所失通免。寬亦不扣工食。亡兵亡官。官為結銀優恤。

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各連坐。一半送監。一半保拿。革去月糧。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

續釋

卷七

十一

軍從重網打發落收伍。准支半糧。獲日乃復。不獲。通扣工食另募。水陸同。

凡賊遺財寶金銀布帛器械之類。此誘我兵爭財。彼得乘機衝殺。今後臨陣。遇有財帛。每隊止留隊中一人。收拾看守。待賊平。照隊收拾之多寡。各給本隊兵均分。百哨隊長加一倍。必不許他官剋留。及後進次到隊。仍留人混賴。如違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得脫。搶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總哨官俱斬。水陸同。

凡割取亡兵首級及妄殺平民。假充賊級者。抵命。本管官剋減錢糧者。許本屬軍士及屬官告治。不坐犯上之罪。若係責比武藝。督治嚴激。因而懷恨。或刁誣者。軍法從事。

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雇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紋銀平買。使市人心悅。諸貨駢集。物價自賤。如有強買爭鬪。及擅取人田園瓜菓薪菜。

續釋

卷七

十二

砍伐樹木。作踐田產。燒毀房屋。偷盜財物。犯者斬。  
刑條 禮

平時恃強凌弱。酗酒忿爭。喧驟無禮。踈取人果稼。作踐人廬器。分別輕重治之。賈耳遊管。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者。斬首示眾。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舉首。餘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圖容隱。同夥同隊兵。俱以軍法連坐。

詭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誣弄禍福。搖動眾

心因而悞事者斬

凡將領官哨隊長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違與  
執拗者斬

軍行見奇禽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捕獲者當時報

主將不告而輒傳揚聚眾譴呼爭競者並治以軍法

凡雕剿零剿俱不開世襲紀錄只作賞聽各下手之人

自報不必均論亦無衝鋒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

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必有不明斷然不准驗係真

續編

卷七

十三

正亦只報賞假偽者斬

自起隊以至散操不許喧嘩違者穿耳凡吶噉俱要合

口念務字不許張口念賀字務字聲長而震賀字聲

短而不震也

凡臨陣追獲虜婦未奉明文酌賞而姦淫者斬

凡遇爭鬪先稟赴本管轉達應該上司一聽處分違者

理長亦責另行審處若強買民物虧拆價值等項因

而爭競者不論曲直只將軍士先處然後聽有司剖

斷

凡遇有故軍人本伍即刻報隊總隊總報旗總旗總報

百總百總報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哨將即于本

日開手本呈遞管將一面行令該管隊伍將放者一

切衣裳財物點查并身間有無銀兩聽詳給付本主

家屬有敢剋留者以軍法論仍加倍追恤故軍之家

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關毆不論曲直各網打然後查犯

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隊總與非管旗總車正

續編

卷七

十四

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

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卑者不守分之罪另剖曲直若

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

凡軍中除習武藝為戲不禁凡別項博戲俱禁違者責

治

凡隊伍點數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開旗

不接得令不傳傳令不明者分別重治

凡夜傳暗更籌箭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即傳箭迷失



更箭者上下挨查得出軍法示衆

凡駐宿者未待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拿出細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

出征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驗實稟到主將給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近地城廓府衛州縣管寨所堡巡司調理病者仍許留一人看待湯藥病痊即遣赴本營該地方先具痊可結狀申查如病痊而不赴軍

類釋

卷七

十五

管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有死于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墓瘞之仍立標記哨將率頭目以隨帶飲食奠之違者以故棄論事後取回若下營後即送中軍醫治不許違管外

凡軍士疾病同夥房即報本管隊總報旗總同到歇處驗過即報有總徑赴本管將官并主將處報知病人一將感惠立待救濟若備資挨報七八處衙門何時報達得道遣醫診看病形輕重百總一百再報

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管將知會凡報病者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冗暇即許投入如有把門阻攔及將官施行違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在報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兵身死者究其報悞之人以軍法

臨渡而喧爭渡而縱橫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類釋

卷七

十六

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不論何人何官擅行闖過者定行拿住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由門若由車下車傍出入者一併重治賊在三

十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刑條 兵  
凡軍行或解手下道該管隊內即以一人在傍守之俟畢追趕入原伍遲三里不至者貫耳示衆

凡行營夜不收不親見賊爪探不的風聞欺詐架梁塘報軍馬贖報失真漏下伏賊因而悞事者即斬傳調

官軍遲延後期者罪減一等亦死

凡有平時喧嚷者細打四十連坐遇傳號令下管陣止  
起之際自有金鼓旗幟決不許口發一言夜間尤禁  
但有喧嚷出聲者拏治如前臨陣割耳回兵查若因  
而慢事者斬首示衆

出行至期主將出至剗管所在以下馬為始分投委官  
數兵攔後馬于總路專擊後期者拏送發落無故而  
遲者細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者免無功

仍補細打

凡行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營尾後營遇警應進應止  
俱聽號令各軍務要湊合主將方才下營如聞報而  
于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輒便下營及將官輒帶家丁  
離營假稱先鋒哨探者并將官一體俱斬各隊長在  
前領隊各旗總在後押隊凡路上行走不齊前後不  
分者悉責旗總

途間行營演操隊伍行哨務要明白清肅

凡當陣賊驅被擄者前向今結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  
呼丟了鎗刀不殺令徑往白旗下聽降若妄殺一級  
定斬下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  
罪若聞呼不改徑持鎗刀前來者陣上聽殺仍以虜  
功併論報功之日即與開說明白

凡臨戰布陣已定移足回頭行伍擠撥稀密不均俱斬  
其哨隊長牌手并所犯水陸同

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

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軍法斬其哨

隊甲長

凡臨陣詐稱疾病畏避艱險者斬

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陣

亡一人即斬獲真賊一級八人免罪一得二八人

通賞哨隊照例

凡伏兵遇賊不起及起早者領伏哨隊長通斬各兵扣  
工食給恤仍通網打如正兵見奇兵伏兵已起不即

回應者同例。

凡臨陣退縮許甲長割兵耳隊長割甲長耳哨官哨長  
割隊長耳把總割哨官哨長耳回兵查無耳者斬若  
割耳後能奮勇成功照例賞功前罪免究若故縱不  
肯割耳者坐不割耳之人

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

對壘時更舖失候夜巡失號止宿他夥種火斷滅者斬  
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或喧譁或被傷高叫驚走

頭條

卷七

十九

及夜驚者斬即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亦斬罪該官官如兼數印罪其旗印

士衆有聞自家變動或聞賊情消息來報主將不拘晝

夜即時引報不得時刻遲滯亦不許高聲大叫以惑

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凡軍中遇晚鼓插三次畢各營通即斷火禁喧斷人行  
違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  
棍

剽管處軍士擅發塚墓殺老幼及將婦女入營者斬

漏泄軍事及夜號者斬

各營出入各由本營門行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

若別營之軍悞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連坐如能

拏稟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對壘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

飛火若輒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拏

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烧軍營盤者各斬

頭條

卷七

二十

陣上血戰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聽地方勿令呻吟吾兵

只管向前殺去賊退再行收拾調理若因而守顧不

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者斬

若殺倒首級馬匹殺手只管殺向前去另定一班人割

收但以殺退賊為主即將級銀先賞衝鋒首級以十

顆為率衝鋒者六顆銳手二顆割首級與劊管者二

顆俱係陣前回管均分如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

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把

總各以分數坐罪。

凡立成營盤、官軍定、要由門奉號令、方准放出、照入不許各處攙越、如行路時、亦不許別人兵馬、閑人穿路、與同路混行、故縱者、軍法示眾。

凡每營五更盡、播鼓已畢、各梳洗、聽掌號二遍、通赴木城邊、擊鎗立定、作守城勢、各管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鳴鼓升旗、各營開門放汲、申時仍放汲。

限四刻、聽掌頭號回營、買蔬菜等項者、止許早間一

通輯

卷七

二十一

次限一個時辰、到營外取齊、聽掌二號進營、遲進及後出者、俱打二十棍、每隊三名以上、隊長同責、四隊俱有、合九名以上者、哨長官同責。

鏡手臨陣、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顛搖、後顧者、斬、交鋒時、許殺手隊總、并本管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就送斬首。

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中軍鏡、不吹天鵝聲、先放者、斬、一鏡打死二賊、亦不准。

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鏡不響者、斬、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斬。

凡遇傳示號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遲悞、打四十棍、臨征軍法施行。

凡兵行不拘從何處起、有令務要簡明、或往前傳、或往

通輯

卷七

二十二

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回稱知道了、原說人回復、若傳到半途差錯、許又傳、回云、纔傳不明白、待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聞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悞軍機者、斬首示眾、餘兵並不許開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別選親兵、每哨官三甲、每甲五名、兩膊上縫有取功二字、白布印二片為號、各隨派到本哨、官兵陣後待兵。

殺倒賊人在地，又戰過前去，替兵割取賊級，收兵之後，將前項首級，盡數派與本哨官部內衝鋒兵勇，均分報功。其割級親兵，止是給賞，並不預着有隱藏不報者，及割取不完，親兵官哨隊伍長俱斬。計開某營某哨官某部下，派該斬取首級哨官某人，哨長某人，隊長某人，兵夫某人。

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緊隨牌進，交鋒，先以收牌，長鎗救筭，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

關牌

卷七

二十三

主將發箭傳時，不拘何處起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人接得，即傳失候者，軍法重治。馬兵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細打巡法，嚴于三更四更五更。

水營墩軍 放火

一 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候放火車旗，遇賊流至鄰墩之下，鄰墩放火車旗，而本墩後接者，全墩斬首示眾。  
一 遣下營海邊人役失候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

者連坐，網打一百。

一 近賊本墩放火車旗，而鄰墩接應失候者，鄰墩斬首示眾。

一 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候事者，斬首示眾。

一 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鄰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網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示眾。該管官網打穿耳，連坐城守同寮同廠細打。

一 每月營將十次，把總七次，衛所五次，各差人于見駐

關牌

卷七

二十四

處起，南北分發人員點開，如有不到，即便綁解治罪。一 凡差人員點候，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

一 差閱人員不親到逐墩，却在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人數軍器等不明者，一體細打，沿墩示眾。

一 凡伏路人，出伏遲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藥線濕落不堪，而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

而輒回家者通細打一百割耳如有悞事斬首示眾  
陸路官連坐

凡賊來伏路人在外不截要口哨伏偷藏人家屋厰圍  
林之內睡熟悞事致賊突入城下攻城者伏路人俱  
比附臨陣退縮斬首示眾陸路官細打連坐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毫刻或砲熱不  
致大嚮以致在厰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燒者致  
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掌號鼓手瞭望人役斬首示  
眾

衆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一遇警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即要補  
完違者治以軍法

一墩軍每風汛時月如三四五六盡數在墩不准以取  
米糧破調餘月准以一名專運薪水每二名爲一班  
分爲二班每半月更班起墩違者軍法從事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擅扯大小  
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鄰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

法重治

一每船斧口石大擗石務足若干八分放在船底二分  
放在船面用過即補不補者扣工食

凡逃兵自首免罪拿到者春汛時月發船之期依臨陣  
在逃法示眾每甲俱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有逃  
兵連坐哨官各哨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次連坐  
即行覺舉者免罪

一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脚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不  
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頓流者一船兵役取水不便  
一捕舵兵夫上岸買辦俱赴中軍船給籌票刻限時日  
回銷敢有不行稟鳴私自擅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  
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捕舵兵夫三四五六月不許偷  
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虎竊錢糧致悞事機者不分  
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畢而未到船

已起旋而方來俱係畏避卽發保候無功者斬

一夜暮以朦朧為期中軍船發插三通起更各船齊擊

竹梆打更者打鼓一次梆嚮一遍每更用兵二名一

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卽便鳴鑼各

船齊備儻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水偷旋支

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同看若是賊

人卽便鳴鑼打舵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

治罰耳因而失事者斬首

卷七

二十七

各船出洋哨賊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

進不許太相遠離離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

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畏縮把總

之罪其舵工繚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

者覈實免罪

遇夜洋行船一各船以燈火為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

放砲三筒懸燈三盞各船以管為辨前營船懸燈二

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管大小桅各懸

燈二盞平列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看燈聽鏡收

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船夜泊船聽中軍船招船喇叭嚮各船依序隨船安

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疎虞斬首示眾哨官連

坐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手二名點

火執鏡遇疑卽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五方高招豎燈五盞是欲

設疑

卷七

二十八

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二盞前

桅上加燈二盞依臨敵號令軍法

一凡奮勇剿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

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行遲曲而後

到者斬其捕盜舵工遇淺者斬其板招手船雖先到

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擦過者斬其舵工繚手使風不

正者斬其舵工繚手如已使逼賊舟相并不能成功

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挨報某兵不

用心者其不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于細打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沒迨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賞一級俱止歸先

打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船雖已

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與賊船對泊船舵繳上用猫竹劈開包裹繳上以防

賊人夜竊之患違令繳手細打

卷七

二十九

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察出治以軍

法報警至急起艇不前即使用大猫竹一段計長一

二丈縛于舵繳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艇手

割耳示眾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暴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

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撥兵夫

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拏治

凡軍中除教閱外將領不得以無要緊事勞擾軍士務

令休息

凡軍各處公差人到不許擅作威福強取跟用今置差

簿一扇其頂缺帶糧不該輪差者各不必開只將實

在軍士逐名一字平列開在冊內馬步軍各為一起

該管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

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為某事見差某人軍

人收票差註簿內每半年查此外仍聽不時調票查

對如票有而冊無或票無而冊有者俱係將領私用

刑條

卷七

三十

及賣放等弊並不准作數其軍士買票者定從重懲

治補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即時將票赴

府陳告定與查處審出定將填票官識重治本告免

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致亂行伍違者管將而下

通以軍法責究

刑條 工

凡缺欠軍火器械等件須于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

行亦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通以畏避論



凡臨陣拋棄軍器者及不衝鋒官兵臨陣易換軍士精利器械馬匹者斬

凡器械借代頑鈍欠利私擅更易軍裝器械入場忘帶

一件以上者軍法細打照臨陣事例伍隊長總哨官連坐

一兵士各要置短柄傘一把青布傘袋一條不論陰晴

寒暑常帶隨身應用違者責治

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

卷七

三十一

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梁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

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治本營旗隊人

役

凡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有

功准贖

凡下營訖車騎軍火器械各頭目即逐隊檢校如破綻

損壞即須修葺磨礪如有棄失申上所由卽爲案記准法科決

凡火器裝藥竹筒火彈火線匙錠刀剪油車火藥等一

有不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

臨陣官旗割耳細打本犯斬首無警細打四十扣口

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

凡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卽

明稟各總轉報處置給用

卷七

三十二

火器每放過盡行洗晒雨後初晴卽晒一次平日收架務要如法不許濕損違者本役軍法重處旗隊連坐

仍罰賂賞

一每隊兵用復筭二長鎗二藤牌一鈎鑊鉞短鎗共四

鳥銃每哨獨編一隊千百總隊長督令如法演習務

各精熟比試之日開習者賞賞五人則併賞教師隊

長不通者細打一百生疎者責治細打止一人責治

三名以上則併治教師隊長推至一哨一營亦如之

賞信罰必此大法也仲長統曰言雖激誠救亂之

藥石非可與草旒者言也今

廟堂資重而罰輕使無懼起僥倖之心而以疆場為

名利之市國步登裂台是濟餘絕不聞有無端老

臣之議非獨無以節制

聖明而所自期待亦小矣若謂有才而不用用才而

不盡則刑請與俱

國孰重孰輕必有辨之者借一人以警後起毋徒謂

卷七

啓好殺而執法則清吏或有日耳。

重訂批點練兵諸書卷八

東牟戚繼光元改父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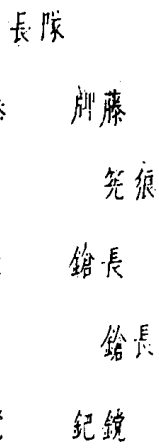
陣

戚大將軍平生戰勝最得力在營中陣大抵從古  
先什伍止齊之法妙悟以成亦猶許洞之演機董  
裴緒之演孫武李筌之演諸葛杜祐之演李靖也  
以公才智尚必訓練三年士方為我用陣誠未易  
言矣今人非不抵堂高談按圖沿襲而縱橫閭闔  
分合聚寡未有能窺其微者謹列左以俟神明者

營

卷八

營一隊原圖略濶濶即用此對敵險窄仍擺三才陣



二牌平列。很筌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筌每  
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筌。鏡鉞恐長筌進老。即便殺  
上伍長執旗。在前餘兵照鴛鴦陣法。緊隨牌後。

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隊長

長牌

狼筈

長鎗

銃鉞

長鎗

狼筈

長鎗

銃鉞

藤牌

長鎗

類輯 卷八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原右一伍變

長牌

狼筈

長鎗

銃鉞

銃鉞

原左一伍變

銃鉞

狼筈

長鎗

長鎗

藤牌

類輯 卷八

鴛鴦陣變三才陣一隊之圖

後為四每隊相去三大步

長牌

長鎗

隊長

狼筈

銃鉞

狼筈

銃鉞

藤牌

長鎗

長鎗

一隊五人為正兵，各三人為左右翼，一哨二隊居中，分前後層，二隊分為左右翼，除前隊遇敵，則同賊為正兵，左右為奇兵。若左面有警，即以二隊為正，三隊為二層，四隊為左翼，一隊為右翼，凡後與右隊做此。

一伍操圖  
 長牌，此為右奇兵，大開抄敵，以救正兵之不及。  
 狼筈，長鎗，三人為正兵，筈為禦劍殺。

銳鉞，此為左奇兵。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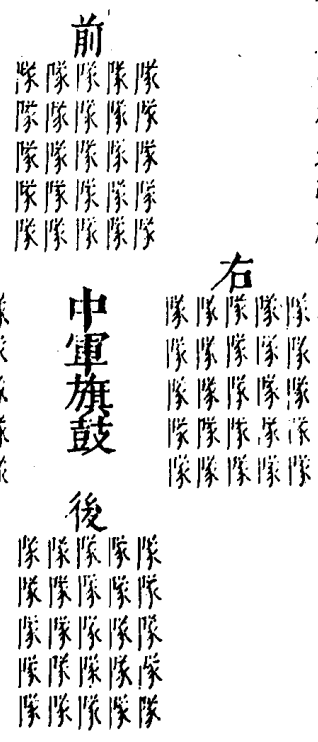
一哨立表圖

三隊，去前旗尾十二步。

一隊，旗下有兵若干隊，每隊去三丈地。  
 四隊，去左右尾旗十二步，居中。

二隊，去前旗尾十二步。

路狹一字行，遇警放砲，立定圖。



類輯

卷八

五

行軍之有陣，猶匠之刻車，不可空而慮造也。然其因時因勢，因地因人，呼吸變化之妙，有可以補古先之不足。則又非泥方員直銳者所能爾其秘也。魚腹所布，亦方陣耳。桓溫識之以為長蛇勢，讀古兵法盡若此，亦足以窺一斑矣。武師武學，亦宜運哉。但奇者愈斯愈，迷僅可以侈談資，而按之律習，已且不知部署，而欲試之對壘乎。近日悠謬不根者，人誇火攻車制之奇，家擅孫吳李許之略，莫不信之，而學果若若取。

古如奇，其泥沙帝制，莫大于此，言安得起孟諸而一問之。

軍初出圖

三哨隊隊隊隊

一哨隊隊隊隊

中軍 哨官

四哨隊隊隊隊

二哨隊隊隊隊

再次擺隊伍圖

三哨隊

隊隊隊隊

一哨隊

隊隊隊隊

中軍

四哨隊

隊隊隊隊

二哨隊

隊隊隊隊

吹單開圖

隊隊  
兩隊乃三哨  
兩翼二哨為一

一哨正隊  
隊隊隊隊

四哨接隊  
兵應隊隊

隊隊  
兩隊乃二哨  
兩翼二哨為一

一出戰圖

一哨

二隊隊隊隊隊

三隊四隊設伏

右三隊四隊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前隊隊隊隊隊

後隊隊隊隊隊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前隊隊隊隊隊

後隊隊隊隊隊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前隊隊隊隊隊

後隊隊隊隊隊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三隊  
一隊隊隊隊隊  
左三隊四隊設伏  
隊隊隊隊  
此從省二隊分四行

派兵起身出敵老營策應伴退兵即回向前圍

右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賊

左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正兵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右翼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中軍老營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卷八

八

前後左右每一哨一聚圍所賊一節節身

前軍右哨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鳥馬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後軍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前軍前哨 前軍後哨 中軍 後軍前哨 後軍後哨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鳥馬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前軍左哨  
隊隊隊隊隊

鳥馬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初出為直陣點鼓各分出引至其地立定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一變為三疊陣吹擺隊伍刺叭

卷八

九

總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中軍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總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總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總隊  
隊隊隊隊隊  
隊隊隊隊隊

二變方陣 內皆缺 吹單擺羽吹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中軍

隊 隊 隊 隊 隊

類

卷八

十

類

卷八

十一

三變為銳陣

三疊回軍。放砲一個，立起高招，吹擺開喇叭，自直而三疊，而方而銳，其收則逆變而還直復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中軍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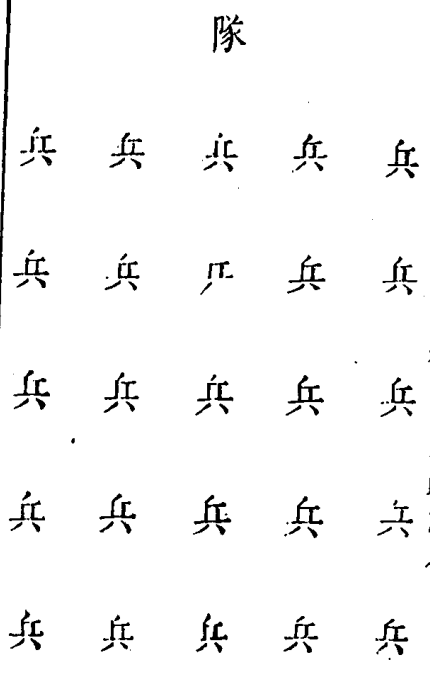
結伍法 以伍人爲伍，立一伍長，土之必擇平素相識者，晝戰而貌足，以相見，夜戰聲音足以相知。

銳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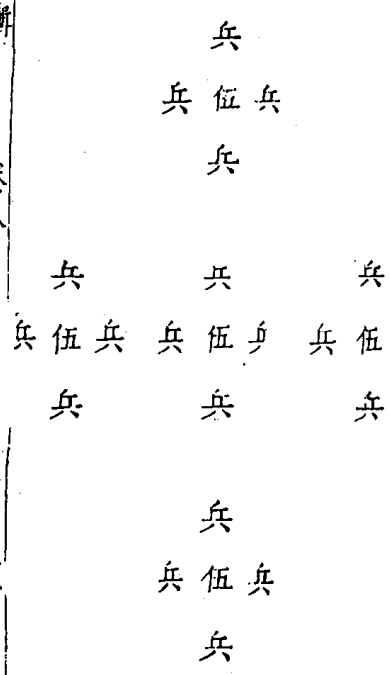
狼筈 伍長 長鎗

藤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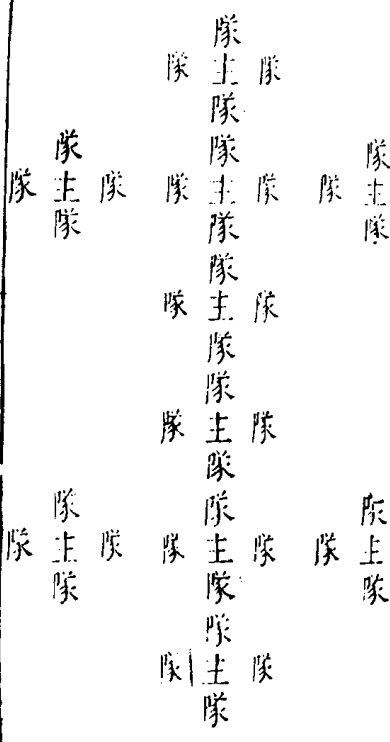
立隊法 以伍層站立，隊長居前，伍長居中，以成一反縱橫成行，古所謂行伍，即此法也。



伊隊法、以二十五人為一隊、立一隊長、臨陣立以連別也。  
 之法、隊使四伍、伍使四兵、如身使臂、臂使指是也。



結攢法、以四隊為一攢、立一攢長、主之、其形如井字、加卒解者也。  
 以東伍之令、古所謂結者、如絲之有紐、而不可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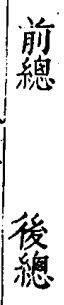


路行營之圖

原三變陣變一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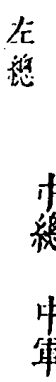
一路變二路行營之圖



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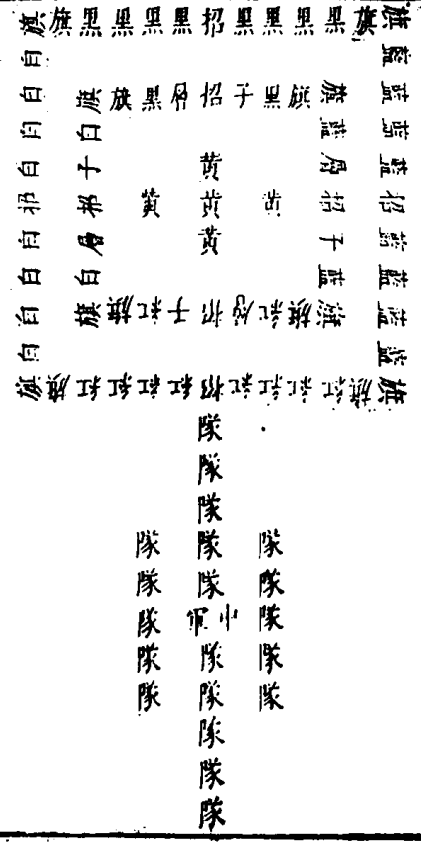


三路變四路行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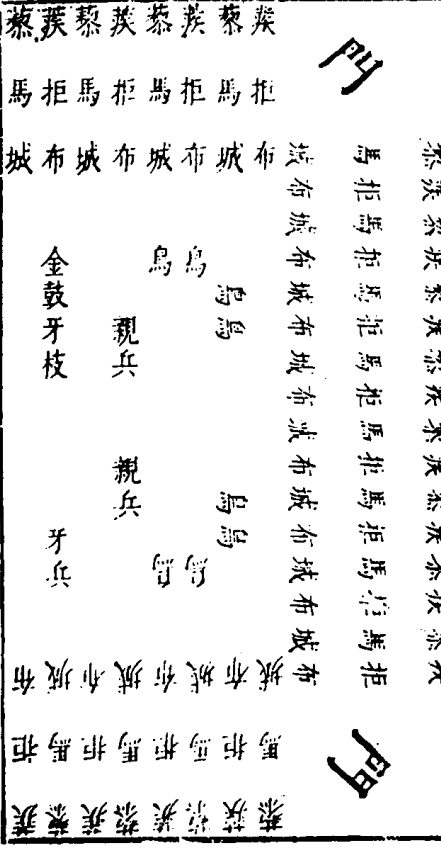




五方旗招先出立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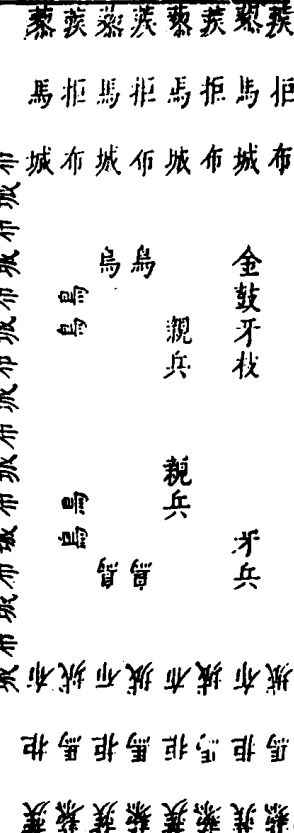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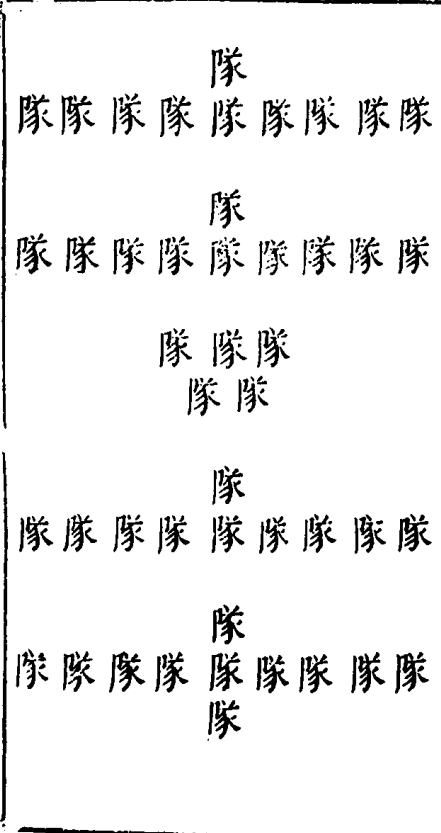
方營



新編 卷八 十五

類編 卷八 十五

收四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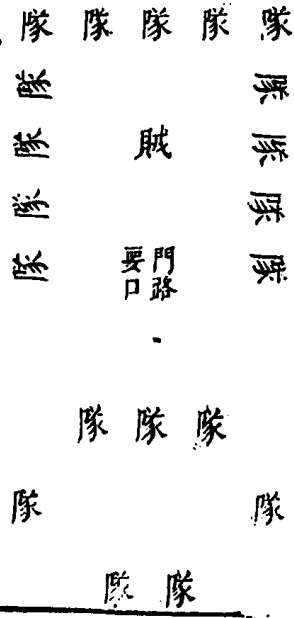


一攻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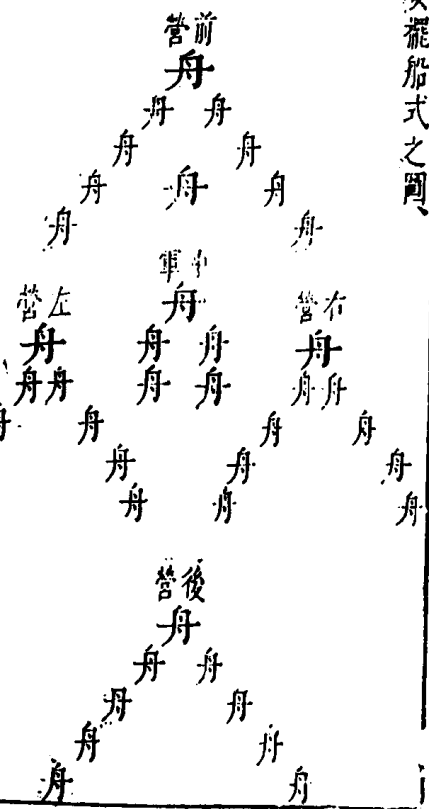
圖法不可執一，如賊勢大敗，彼少我衆，又或山林人家，路復狹窄，方可四面合圍，不然，必缺生路一面。

類編 但分兵于合圍十里之外，賊所必遁處，設伏殲之。

搜伏防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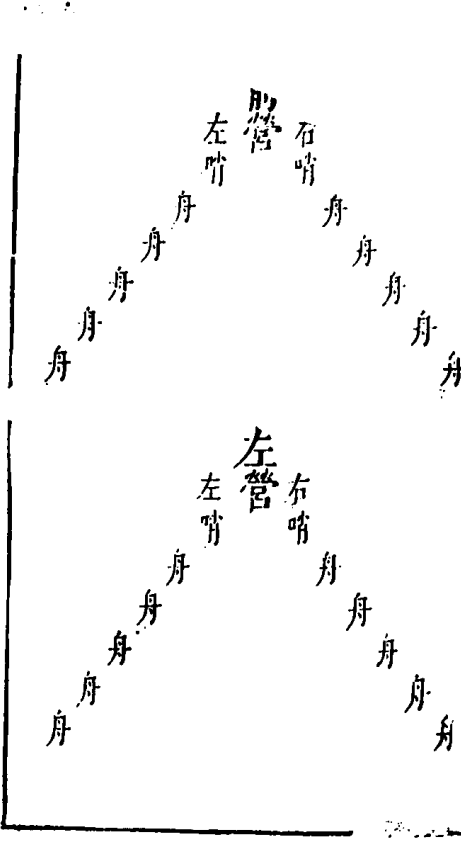


安擺船式之圖



類編 卷八 分關二營擺圖 十七

分關二營擺圖



舟

舟

舟

舟 左哨

舟 右哨

舟

舟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清洶洶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寬避水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圖

卷八

十八

平時立船閱視圖

福船五只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共列五十一人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海派船五只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共列五十一人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牌 共列五十一人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鳥火機兵弩弓兵牌機兵弩牌弩兵牌火

行陣不可攢作一堆須縱橫皆有達巷可以馳馬所謂

每卒占地五尺是也行伍又妥整齊法在前視心後

視背左右視兩肩便無不整

每隊俱照鷲鴞陣立定如賊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

頭執牌前進左筭防左右筭防右左鎗隨左筭出殺

右鎗隨右筭出殺左右短兵各防左鎗進的老了救

援藤牌乘二筭勢于筭中滾出以殺為務鳴金急復

原伍進止闔關左右前後急是如何斬殺定不可亂

原伍

卷八

十九

法云陣要疎戰要密蓋陣之疎則戰自密今陣者往往

團作一堆前者遇敵則後不能應若每卒占地五尺

仍又用疊陣法則番休迭上豈非戰之密乎陣法有

直而簡者管仲內政是也有曲而繁者孔明八陣是

也取其易行則管子法乎

兵不患不能合而患不能分所謂團作一堆是已寇虜

俱善分而伏然其陣太薄易與若我正堂堂設伏

于大陣中待之無不滅矣。

陣法全在編派伍什隊哨之際。筭定或八陣或九軍七軍十二辰各色陣法。一加旌旗立表。則雖十萬衆一鼓就列。故管陣以伍法爲首。今法以十一名爲一隊。方而爲九直之爲二伍。分而爲三才。爲五花四隊。爲一哨。虛其中哨長居之。四哨爲一官。虛其中鳥鏡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左右四哨爲一總。把總居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一件。掌號一名。金鼓十二名。

凡畦徑縈紆。僅容側足。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蟻附。前後擁迫。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分。須兵分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襍。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而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稟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

進止大規。統于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

夫倭性疑。疑則遲。臨時彼不預聞。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但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衝出。或于收兵錯襟。乘而追之。又或用銳氣初盛。以交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線。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爲所怯。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虜馬動以數萬。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必如何而可。北方之事。酒草車三千。練驥萬餘。甲兵數萬。必與十萬之師。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跡。乃可收功。

胡虜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僅可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趨前。擁鬪。虜矢不過三發。則短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足畏也。腰刀用于馬上。前有馬頭。馬頭已

長于刀、我兵拔下列、擲向前、舉刃擊馬、豈馬上之刀、  
可以及吾身者、山此言之、虜無足畏矣、而邊兵每每  
陷亂、視虜如虎、此皆我兵之拙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九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營

大軍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幟、先出立表、執旗  
立表之人、執五方旗、先于中軍、四直、各數行、足立  
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平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為  
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預筭、如每營為一隊、各去  
一丈、共該每面、約若干隊、為若干步、高招又少折  
一半、立為子層、前營兵即為前面、左營即為左面  
右營即為右面、後營即為後面。

主將先傳令、票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聞第一次刺  
叭、收拾軍裝、飯訖、點查乾糧、一面先營前哨塘報  
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為准、不妨遠近、每路設  
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內、自人馬聚處、通該  
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相望不及、即留住  
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

只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聽吹第二次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拔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次喇叭。掌號笛官旗聽發放單。各回哨。中軍點鼓。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俟各行開已畢。中軍豎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

卷九

二

各于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即如圖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由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由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鼓。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那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豎高招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鼓作三路行。如路再

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即于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豎起高招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左總之左。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火四枝。點鼓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鼓作五路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

卷九

三

一路。各因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層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色旗。即依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即變方營待敵。如二三路行之際。即變照急營。前總速照一總。揅法備戰。左右後三總。即各設伏。出翼。剗老營分投。而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剗營以待。中軍號令不許擅便。輕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管營

將并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未  
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嚮導馳高熟視擇其地形  
或守平野或據險塞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草  
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舉變令砲一聲發  
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接號照表旗地方安  
營如教場操同營定金鳴看塘馬夜不收四高瞭  
望無事將旗三摩捲訖乃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飲  
馬者發放如例收完如應打馬草每馬軍三人內

新編  
卷九

四

以二軍步牽一馬出打三馬之草一人在營看馬  
先傳令抽克停當依令而出一體數訖如前若出  
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哨將官  
遣的營家丁夜不收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  
多非係錯數必有虜回土民或夾夾奸細該管便  
當挨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趕馬每面二十四匹為  
四撥每撥五名各帶燈籠一筒起火三枝三眼鏡  
一門號鼓一面車將于每車通融各撥一名備差

續編

卷九

五

四面伏路撥完俱候樵採飲馬者各進軍即赴中  
軍請令箭授夜號諭令遇警尚緩放火箭一枝鏡  
一箇警急則放火箭三枝鏡三箇有警一面准放  
無警不許俱出營單探馬擺塘馬架梁馬望見探  
伏出訖各回至營門取齊請令箭開放赴中軍回  
話一面稟放閉營砲三聲落旗吹打封閉營門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  
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  
旗烟火開紅旗遇所見之物即捲其高招如道可  
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  
路行立四面擡營行立五面後部挨隊遞相傳聞  
一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磨  
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既磨  
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  
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斷  
不許見賊磨旗之後不論賊追不追一齊擁衆徑

回者軍法示衆

一如賊自塘馬腰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  
卽下急營我兵卽時于所行之地立定近賊者不  
必抽開隊盡數備敵先鏡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  
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標撥人應援一面安立釘  
牌拒馬爲一字陣別部應發援兵者或包水港溝  
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遣接奇兵恐賊乘  
之如賊不見之處雖有險隘溝渠正我兵出奇必

制解

卷九

七

勝之利亦須相險設智利渡精銳一二百人遠出  
不意必可取勝此上策也蓋猝遇賊非伊前鋒則  
爲後殿及賊既散槍劫零賊必無人衆惟有制必  
取勝也

車騎并管每步兵一枝馬兵一枝合爲一營其法以  
選定過騎兵管車兵管各預操行伍慣熟聽合將  
車兩行立定廂俱向外前後門車俱合除前門車  
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幫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

左右廂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計騎兵凡三

局爲一司者照此若四局爲一司者門車俱一體

派就將騎兵旗總與兩車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

是縱橫輪轉開合進止三人並不許相離車廂只

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總

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務要奏近廻轉奏合

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車就騎如致相離但責旗總

任是何如行管內外轉折騎兵只在二車廂裏第

制解

卷九

七

一旗總不過第一車之頭第三隊大兵不出第二

車之尾緊緊相隨車向何轉騎兵向何轉如此計

定就是一營十管一萬十萬再不錯亂前亦不聳

後亦不斷亦無車前馬後馬前車後之悞矣

凡戰車過遠行或加驟或加人另載車管欵內輻重

管每車八頭過隘亦難各運配到馬兵一旗過過

泥濘水阻盡數下馬合力運車過之此隨險從便

行事不在號令之內設又十分陷險人力不足卽



將各軍馬匹，就用所帶繩纜接起，拴于車枕，并力  
拽過。若車專到險方才收拾，必悞行路。但凡前途  
險阻，一車收拾，即便傳來各車一齊收拾。及至過  
險，則如在平地，庶不耽悞。

凡各備禪，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  
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畢照場操三路行營例，  
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  
窄，中軍鳴金站定，先發騎兵中部，并家丁以徒將

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  
變令砲一箇，點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車先行出  
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  
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  
對行，如此左右挨行，但出險丈餘地，即依行營挨  
剗回前，續留後到車地，過盡管定金鳴止，打鑼坐  
息。但遇車不得方軌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賊情，乃  
過。但每過險，必剗長管，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路

約車作幾路行，但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唳囉起身，  
再次唳囉，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豎某營旗  
幾面，放分替砲幾箇，卽爲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  
鳴金管止，前後密照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  
將一員，嚴督後軍，專管營尾。馬兵恃車爲險，而車  
借馬兵爲前後拒，此專爲臨敵行營而言。平日演  
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  
俱單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用下營，必去  
賊六十里乃爾。

凡軍行，或失探報，或遇埋伏，倏然賊起，或在營前後  
腰股，急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搥隊伍喇叭，卽于  
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照。若中間車湊得及，  
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斷處，各爲一頭一  
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  
令。且于車內用火器敵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道  
看賊勢多寡，待衆心已定，相機發兵，戰畢，鳴金止。

打鑼坐地休息。候賊敗去，再發塘馬梁馬，再照令行。如賊雖條起，向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管照常對敵。此皆相敵緩急。如平地土濶，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凡騎兵雖不離所配之車，但常將馬路分明。毋襍車上諸手，以便緩急射打。其應下馬步戰者，又要依令，出速無滯。

凡過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尚直偏灣，只以地為準，不拘。

凡在賊不知之處，日落斷火，不許燎燒柴草，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辯認奸細，非奉將令，不許擅開營門。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三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庶我可見賊，即與抵敵，使賊不得窺。

我來攻，燃火人每一旗總撥一名，各請暗號。

一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為號，各看燈籠遵依。各哨視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視畫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若燈難認，各加記號在上，不許重。遇大風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虛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軍說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禽獸之聲為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諭通知。學雞鳴為某哨，學牛鳴為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一夜營兵，每遇敵，盡則空腹圍戰。至夜復又饑奔遠宿，至晚而賊于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者有之。我兵往往取敗。今夜營既熟，復有炊灶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達之，遇暗以死士乘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

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所守，其不得與我戰，灶炊無所，饑窳必矣。倚角上策，無出乎此。

下暗營，凡要下暗營，看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蓋藏于車內。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攬杆，細縛在一處，縛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一根，交一司把總收查，仍轉一根回，令人下暗營，眾人俱知，候傳長令箭一枝，各人收拾立起聽令，再傳

卷九

十三

小短箭一枝，即挨哨密行，前有預差官軍在彼問他暗號，對着即聽他調度，密密下營，即使下營差錯，只許一人暗行低聲扯改，不許開口大叫。違者斬首。

變明暗營，如正下明營，倏然要改暗營，仍留明營者，看中軍雙燈搖點，各營燈火通點明亮，俟照前傳暗箭，各將燈火蓋藏，以便移營，照前下暗營，俟移營既畢，留的當好漢，每一營五十名，將燈火各開。

仍行傳擊柳鼓以示之。

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各兵各夜，遇先問何來，各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即擊，便是本管叅遊主將，也要守住，請得自己標旗令旗到方准送回。次早軍士赴所犯本官處，叩頭謝罪，每人量賞論回。

柳鼓

卷九

十三

一放定更砲畢，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一更，即交換敲刁斗者，其餘俱聽休息。凡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確號令，遵守，把總于千總營將，千總營將于主將，各差二人聽調度，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為信，其言方可聽憑，傳到時號務要恪遵。

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厠坑一箇于本地地方  
凡白日登厠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  
開門而出畢即還認腰牌取帶回營如夜間不許  
出營即于各目標邊方便天明起行則埋掩久住  
則打掃送出進者照前汲水例行法

一五更三點掌號一通播鼓一通各軍舉燮發播畢  
掌二號下號燈車騎燈俱下微明陞臺放砲陞旗  
吹打畢各馬步兵赴各營將營將千把總赴主將

類解

十四

各回話夜巡無事如有事云某處驚營失火絕更  
有警之類回話訖掌號收伏路兵發架梁塘撥馬  
畢掌號笛聚官旗發放或不吹號笛聽用旗號招  
聚畢再掌號一通舉燮令砲一聲吹呼囉起身再  
吹字囉上馬放開管砲三箇吹天鷲聲三吶喊三  
點鼓開管起行

行營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  
入人家或進城廓則前哨至城門前而各把總哨

官頭目即于通衢或在人家外相地放起火或若  
干枝即為幾路挨割在彼候中軍到放靜砲三箇  
每隊差火頭先進城計取敬家令旗押隨完畢回  
報中軍方傳令照教場散隊安歇一局在一街本  
局百長隨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  
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管將隨之本營各  
部本部各司本司各局本旗各隊俱不許相混各  
軍俱進人家大小將領方進安歇即主將亦如此

類解

十五

凡行營加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營變三  
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  
三路在前之左左營變三路在前之後右營變三  
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  
五營行則前左右後四營俱照四營行例惟中營  
獨行于中大中軍又在中營之中下管之法已寓  
其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管砲一箇起火一枝領隊  
大旗一面再加幾枝做此再增所謂多多益辨也

凡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共四部為外圍  
 以各中部為子圍自前門平分又如三枝合營則  
 以二營俱為外營一營為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  
 左右部為外營各中部為子營中軍各居中四角  
 大中軍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  
 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為外營  
 一層各中部為二層中營一枝為子營計共三層  
 各中軍居各營角內中營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為  
 一萬五千之營謂之一小成大而十營五營小而  
 一局一宗以至一伍五人一隅二人學戰實戰皆  
 照此攻擊進止不易  
 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或在路傍潛藏者隨即  
 收送中軍不許私自放縱  
 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營將差人監  
 守不得令濁亂及非聖踐蹂  
 凡臨賊遇阻澤深林大山不可擅即暗過須據形勢

一面搜索一面稟覆中軍聽令再行  
 軍若渡河先計每哨約用船若干或止得船若干統  
 督官俱預為分派各兵以次登舟不許攙越爭嚷  
 船到登岸亦以次割定營伍不許錯亂  
 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千四遠高處架  
 梁不動先以一哨割營于河岸據水然後依次以  
 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即割成一局一旗  
 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即  
 如賊在面前就要斷殺一般然後鳴鑼坐地休息  
 等候一局過完割成局營一司過完割成司營一  
 部過完割成部營一營過完割成大營則一營方  
 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即不必渡各于兩  
 岸候戰  
 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內馬步將官輪撥兩百總把門  
 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朝暮吹  
 打開門外閉門後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便是

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旗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外明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此耳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陣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領入公差人員馬疋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

卷九

十九

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行

凡伏路之兵即以各處分別地方所向之方為信地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辨驗往來真偽盤詰詳細照前更換

凡樵採每三日一次于辰飯後正巳時聽中軍掌號一次掣起樵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次各

兵仍赴水城邊繫鈴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本營人夜來報事論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于營外聽令

一營盤四面不拘晝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夜不收由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遠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將書帖文

卷九

十九

移擲在地下着營外傳話人取遞由木城縫接送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放進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整備以待若十步內喝之不進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突鏡射打殺死勿論日間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凡前途給與清道蓋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

入隊伍衝冒旗幟如遇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  
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總領哨官審實差  
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  
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各百總以上亦許將  
號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屬下一  
應人等稟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  
卽代爲稟白本將該總候示其差人并所屬官軍  
不許離營以尋訪本將該總稟白爲名違者治以

法

心陣機秘在遊兵而各兵情時在老營故當虜勢  
衝突管法尤宜亟講者今高城深池不以疎濶卽  
以怯委而况野遇也乎楊城齋謂外威者須去心  
之夷狄而予謂堅壁者在忘身之生死充孟諸車  
步騎管法津津岳武穆之不置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戰

往年將官多弄虛套冒功避禍軍士無節制任其逃走  
騎馬者望風而奔步行者躲奔山林挑壕而營者爲  
上等今番誓用車營車不能上山車過不得溝險必  
是平原曠野明明白白列爲營壘馬兵在內四面車  
圍就有快馬亦無處跑去車兵多是步卒便走亦不

能過虜馬車城稍疎如失城事同不思拚命與虜砍  
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債事大將自有

朝廷典刑決放不過

長兵短用。長器必短用。何也。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  
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吃緊處。被他短兵一入。  
收退不及。便爲長所悞。卽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  
齊進。其单手一鎗。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弊也。短用  
法。須手步俱要合一。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

則用手法縮出鎗桿，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  
三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尚可戮人，與短  
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秘也。至若弓箭火器，皆  
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  
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  
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

有謂鈚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鈚棍之不便，  
蓋人習未熟，用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况懸之  
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

手用器械，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  
矣。殊不知此皆步戰器具，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身  
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到陣上只愁短不  
得長。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圖奔馳便利，到了臨  
時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  
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

短兵長用 鈚鈚棍鎗偃月刀鈎鎌皆短兵也，賊鎗一丈

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兵又鈚之法，俱  
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通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  
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  
尺餘，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  
隔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我  
鈚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得撥定彼鎗，使無反  
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  
難接長持久，即為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

所執鈚棍鈚鈚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  
須進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  
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  
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  
欲抽脫去，豈能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  
兵縱橫，長兵如赤手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  
必用標鎗，亦即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非取  
以殺人，蓋彼以鎗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



一擲彼必顧標而動。我則乘勢而入。彼若不為標所動。則必為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此短兵長用之法也。

陸戰

點鼓鳥銃先行在前。離本營一百小步立定。其該

營兵前哨出在鳥銃後。每哨各隊平列為一層。二哨

在左。三哨在右。四哨在後。照圖擺定。其中軍親兵之

類一字擺在出戰兵之後。以補該面方營之缺。聽吹

擺隊伍前哨踈擺大驚。驚陣在前為正兵。左哨出左

邊。右哨出右邊。後哨攢上前。與前哨相近。二十步為

次層。接戰。其左右兩翼兵務與中間正兵相去各

隔一哨地。切不許擠密相聯。各以一哨二哨為抄賊

奇兵。三哨四哨徑出大兵前半里外。左右或山險或

林木溝渠。但可遮藏形跡。處俱各銜枚偃旗。隊定為

伏兵。交鋒時聽中軍放砲。吹長聲。喇叭。鏡手放砲。五

吹五放砲。盡出戰。若長聲緊吹。數聲不止。凡在砲手

一齊單列。盡數舉放。及點鼓前哨慢行出鳥銃外。擡

鼓吹天營聲。吶喊交鋒。恁是如何不許離亂。驚驚陣

法一隊一陣。亂殺亂砍。緊與牌手相隨。一聞金鑼。即

復原隊。如賊不退。尚在交鋒。中軍播鼓忽止。又點鼓

則該二層間隊出。約到播鼓吹天營聲。急出前層之

前。接戰。兩翼抄賊奇兵相夾而進。如賊敗走。原播鼓

聲不歇。則當交鋒之層。只顧追殺。上前二層緊隨。擡

少止再播。又是二層間出。只顧整隊間出。上前追殺

但聞鳴金三聲。人速脚下立定。聽摔鉞。嚮速收整原

隊。鳴金一下。第一層退至最後層兵之後。聽連鳴金

二聲。復繫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二層

退回。已退後層之後。又連鳴金二聲。復繫鎗。回頭作

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又該已退在前之兵。又退

又止。如此一聽金令。輪退直至鳥銃之後。此時賊若

追我過。伏兵來。中軍即放大銃三個。兩邊伏兵一齊

擁出。打銃兵皆橫奔。衝賊務出死力。抵敵正面兵一

齊。回頭擁上。四面合攻。混戰。老營發兵助勢。此時伏

兵已起若已退正兵而不即回策應者全隊俱斬  
大得勝金響一聲各照前出退法退回原劄陣之地  
立定金止聽報無賊陣鉞響汝隊再捧鉞響收成大  
隊前層不動後層少退留左右二哨之空左右二哨  
俱各腳下立定再聽捧鉞響左右二哨各馳回原空  
立定鳴金大吹打鳥鏡先回進營門即轉身向前伏  
定防前有賊來兵哨挨次徑歸原營每哨一聚畢喇  
叭吹單擺開仍擺方營餘三面營皆是一般號令

出戰凡營中無故放砲是欲更變號令砲響後各營  
看中軍豎何色旗何管聽備出戰通戰收已畢囉鳴  
俱坐中軍稟收大營起管吹長聲呼囉各起身捧鉞  
響收成大哨再捧鉞響五方旗招回中軍各兵聽中  
軍旗招點各管照旗方向俱歸旗下為一字面前擺  
開乃為四疊聽令收營

凡戰但係正兵俱聽喇叭次數或擺鴛鴦陣或擺三  
才陣隨號以定其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

鴛鴦陣益伏兵突出必是奔跑鴛鴦陣人眾跑遠易  
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應急為便

一交鋒兵在各伍牌後遮嚴緩步前行執牌在前只  
管低頭前進先鎗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後緊護  
牌而進聽播鼓吹天鴛聲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為  
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賴牌遮身只以先鎗出牌之  
前截殺為務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開行挨將  
戰急于賊之兩邊各令一半自外圍截而來各令一

半伏住挨賊到正面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  
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俟賊四顧奪氣正面兵  
即擁牌夾戰如勝負未分前力已竭又即點鼓第二  
層由前層空內間出接應對敵得勝開金而止依退  
法退回架梁兵各帶小旗一百捲訖知賊已無別伏  
方纔打得勝鼓回營

善用兵者亦因地形措戰豈有一定之陣哉不拘晝  
夜偶有一急豈能候中軍號令前管把總即自王號

令先以備戰。左營右營各聽當前把總之號。卽如中軍號令一般。則後營伏兵卽當于前哨之後。左右或遇山渠或林木人家或街巷灣曲。可以潛躲身形之處。俛旗歛跡。斫枝克爲伏兵。以備前哨萬一却回。俟其走盡。追過我伏來。聽在後老營兵砲響。卽便突起。截衝賊中。或出賊後。如此必轉敗爲功。而前伏不及。設亦不必設矣。其劉老營策應兵。如賊徒戰進前哨。兵末俟賊過。伏兵所在。卽便衝上。後營兵一面在後。太遠處據險爲家。阻拒扼塞。豎立營壁。營三營火。兵做飯備守。

車戰。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人則收堡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大間諜遣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人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于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

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之。夫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定。一堡如

此而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廝殺不惟軍疲難堪。且失卓致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爲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郎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爲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

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為虜馬所困，恐火氣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壁而下車營，相為聲援，乃為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于途中，為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為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

類輯

卷十

水則多溝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妙用，當極險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障護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

船戰

一放火磚、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易滅，不滅賊可反擲為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徒費矢竭力。

一標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準。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擲船上。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滾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鍬執炭火數鍬，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或用粗碗一個，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于桶口，擲藥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較之別器，尅線不燃及線濕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類輯

卷十

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脚。一說用雞鴨卵擲下，或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瓶，是又滋賊之足，而使之立定也。

五營戰法

設伏下營俟定，點鼓點旗，前營正兵即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則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左，右營即由右取路以當賊之右，俱依大鴛鴦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營急出伏于左右，因地勢山林而從便相機，如欲俟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于前三

枝大兵前里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即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相見，不必密行也。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急吹單擺開喇叭，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即大驚駭陣，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為第一層，後哨為第二層，左哨為左翼，右哨為右翼，左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為正兵，後哨為二層，接應左哨為左翼，右哨為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然。通每一層為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驚駭陣，如路寬則自大驚駭陣，又分擺為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皆對敵實事也。若場操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後，庶二者俱習矣。但如伏兵在大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迎迓而來者，乃勢也。然伏兵收功最易，但設伏甚難，非上好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失則大得，只隨兵同出，遇藏身之處，偃伏于兵

後一着此最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大失，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為第一功。如此攻伏，賊不可測，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兵後，二三里內據險，劄老營畢，候賊近百步，中軍放砲一箇，吹長聲喇叭，鳥銃手在前打銃，每長聲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至插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止，是要鳥銃手一齊放舉，也不必抽放。又近賊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驚聲喇叭，插鼓各兵奮勇徑奔賊鋒，再不許時刻遲疑。恁是如何撕殺，不許亂了驚駭陣，隨離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箠鎗刀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忿撕打一般，不慌不忙殺進一層，又殺一層，恁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恁賊擲來金銀，只是撕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插鼓少緩，又插鼓第二層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插鼓第一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

伍兩翼奇兵一體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止兵同賊  
或奔巢或止山林之內卽時四面各整鴛鴦大隊圍  
住每遇門路處以厚兵一哨管者當之緊于門路要  
口鴛鴦陣列定以備併力衝出殺入不許輕動擅進  
恐中賊伏賊銳死鬪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爲功其非  
門路要處各營哨兵聽出奇從便攀登但責其取勝  
而已大捷旣畢聽摔鉞響各于脚下收成大隊再聽  
摔鉞響各哨爲一聚各營爲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  
類解 卷十 十五  
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  
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退出間隊退在後層之  
後連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又後  
一層未退之真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二聲  
齊喝一聲立定知此間隊依金退至中軍大營放砲  
三箇响喊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挨次着旗  
頭收回作大四疊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  
以一營爲正二營爲左右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

割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爲正兵一營分爲左右  
一營之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兵止二營則以一  
營中一半爲正兵一半分爲左右一營中一半爲伏  
兵一半爲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  
戰馬附  
凡馬須要平日飼養時調度縱躡聽令進止觸物不驚  
馳道不削前兩腳從耳下齊出後兩腳向前倍之則  
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  
類解 卷十 十四  
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西北原野以馬爲命但馬  
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必須在我領馬官軍時其水  
草適其性情加意調息戒蹄耳習馳逐開進止人馬  
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啣必令全好之絕輒補冬歸  
溫廐夏入涼廐盛夏務將馬匹拴擊就陰所在或林  
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墻之下拴餵嚴寒則  
拴于南墻向陽近人烟處入夜將雇用肚帶縛在馬  
脊上遮冷庶無他疾但各該官軍故愼無心剋減草

料飲飼不時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傷勞傷不知臨時怎堪戰陣今降罰例嚴主將偏裨不可不嚴加稽考各哨將置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選其往時原以超上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驗驗得各兵馬驟如頭等之內有十分臆壯應擬頭等之上者有臆分正合頭等者有臆分稍次難作二等者二等之內有臆分出于二等之上次于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內有瘦弱而可騎

類編

卷十

十五

者有瘦弱不至狼狽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盡其選臨時猶豫擬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勸近照武藝一體定為九則如上等內滿臆過常則注為上之上滿臆而不至溢肥則為上之中有臆而不滿則為上之下臆壯而未至平鞞則為中之上半臆則為中之中擬下等則稍肥擬中等則未及乃為中之下雖瘦而不至弱擬屬下等則為下之上瘦弱而不全不可騎餵則為下之中瘦弱不堪騎餵則為下之

下如此驗註庶便稽考臆分進退以憑賞罰其上中等六則馬匹着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根養下等三則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短少草料者徑自責治將責治過緣由填註簿內該管將官每三箇月一次點驗臆分如二等喂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責即于循環內明開某人原係二等今入頭等某人原係三等今入二等各另自行喂養如三等喂至頭等亦要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臆分不加各細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為二等二等反為三等者責如之二等反為瘦弱者細打四十各照舊攢槽喂養每季一次將填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實送赴鎮倒換查考通以三箇月為則三等者俱要喂至頭等中間如有臆分不增呈請發落仍係三等或瘦弱者各細打四十責令變買臆壯好馬解烙若

類編

卷十

十六

將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那移作弊者，定將作弊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馬軍加倍重處，斷不輕恕。

凡夏秋輪隊趕就水草收放，至晚歸交各主，如其放牧不以實致，令各馬饑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登于簿上，各軍情愿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草及飲水失候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

類解 卷十 十七

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于簿。

凡馬極易傷，餓飽勞佚種種不一，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人切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覆我也，凡走驟

時欲付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毋致喘損。

凡戰馬除本軍自馱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馱物及僱人騎乘者，僱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細打一百枷號示眾。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馱物過十五斤。

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

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為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為已用，是本折兼支本為體，悉便軍而今反資剋落之，奸致減馬食

安得不瘦損哉，今後三日草准作四日喂養，其餘二

日須用折銀買草買料喂之，若仍再減不行買料草

類解 卷十 十八

喂馬者，定行軍法重治，折銀追究，下落以上全在哨

將督責千把總，考查哨將總為稽考。

凡關支本色草料出日，該隊總一日一查哨，將千總時

常差人緝訪，若將草料賣借與人者，查舉得出本軍

軍法細打，旗總免罪，如被挈獲而非該隊總檢報一

體連坐，賣者買者同罪。

凡馬死在出征地方，止許割耳蹄，回報應該衙門全體

掩埋，不許開割食用，如違者軍法重治，如官府有責



其不以皮張送驗者，執此條為証。

凡比較武藝，日馬匹或付火兵出放，或留在槽喂養，火兵看守，不必進操，軍士亦不必着盔甲。

馬須臆肥，習慣人與馬意相通，使馬如臂使指，且看

世人有效黃雀及水取旗者，有弄猿猴者，有弄蛇者，

有教蝦蟆讀書者，有令巨象聲似喇叭吹者，有馴獅

子者，有弄螻蟻擺陣者，夫物之極微極大，極悍皆能

馴之，受人指麾，而人乃不能調習一馬，異哉。

類輯

卷十

十九

整騎什馬上鞍轡什伍，每一月營將點驗一次，千總

點驗一次，把總點驗一次，每三操過旗隊總督查一

次，仍須身率以為七倡，况營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

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駢馬，必照條約先將已馬

逐一點檢，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屬下有不

自為倡率者，營將查出，輕則自行責治，扣廩糧處辦

重則解送王將重治，營將之馬，聽王將驗治。

馬上臨陣踏盤，與時常不同，若稍短則站脚有力，身

且出入一頭，此即一寸長一寸強之意，但行遠路又

須銜皮長，則腿膝不致酸疼，俾論各馬軍將馬上銜

皮，俱隨人腿，股長短各為一二眼稍長，一二眼稍短，

臨敵則聽鳴鑼下馬，將銜皮雀舌收移短眼，庶得便

利。

夫假性人自為戰，善于抄出我後及雖大敗隨奔隨伏，

甚至一二人經過，尺木斗壑亦藏之，全勝者非賊之

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

類輯

卷十

二十

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如遇林木人家，過溪轉

角之處，每量林木屋垣彎曲大小，即留一隊或一哨

守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過一處即

留一處，又或村落極大者，即通行圍止，聽人進搜，無

賊，高聲為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又皆可伏之地。

我兵每一哨內，即留一隊分投下路，星散搜打，一面

正兵徑追，故每戰多于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避我

者，正賊之伏也。

凡軍前有木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凡官軍起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幾臨敵輕便不許併執肩膊若路遠天熱得令方許聽便。

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捧鉞嚮收軍整隊恐賊窮返則軍亂難整此令俱出于同戰將領為主者不必稟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也俟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處山頭林木都要留人搜探恐賊埋

類釋

卷十

十一

伏伴敗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有前功不敘夜中有賊犯大營其遠設奇伏等兵各瞭賊與大營交戰即從後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而所屯處預先于料林山石之處縛大火把或主將遣人設機械隨時燒起庶使大營可辨兵賊以奪賊氣以見伏兵之衆。

凡臨陣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叢來報功再不想一起退來報功衆兵相望候認是敗走大家都走極是

候事。今後長牌長鎗狼筈凡該當先長兵令不許帶解首刀只管前向殺去不許立定傾聽賊級待殺完收兵有令催驗方許離陣赴集聽當先隊長對衆從公報審敢有因其恩警報不公者軍法治之。

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火兵士乘火烟齊進飛走密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

類釋

卷十

十一

上短兵救之無有不勝借烟勢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

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寡弱非不知在精強而不在多即當道置將亦只要箇箇是孫吳箇箇能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賊況兵至萬數以上就用不得雲散鳥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勝一些吃虧不得若用兩家相等技倆決是不得便宜就先勝他畢竟

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飲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待交手後方決勝負耶？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美箇全勝，使他寸刃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宜，乃爲用衆之道。譬如賊以弓矢來，賊以刀來，我先使他刀與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殺他。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鎗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賊來定

劄子

卷十

五

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走的擊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揀便宜就有生路。你們真個萬人一心，賊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舉。

對敵所以屢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也既無營壘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即使勝之，不足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奔依，故奔北

長往，所謂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三也。今照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旌息鼓，器械俱偃，肅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漸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濠岸高土上，如令打放空者，復裝飽者，續放如此，雖終日砲放，必無放盡之失。弩射手坐于岸上下，亦如令開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內，方纔長牌聽鼓堵牆而進，鎗刀短

劄子

卷十

五

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炬，此節制止戰也。戰間，翼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專，出奇以乘其衆，更番妙用，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臨陣各各壯起膽來，想起我與他殺，固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誓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連馬膽壯，追上都殺了，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法云：射人先射馬，馬仕賊自敗，在時只因愛他馬，要得

活獲。故難取勝。況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下所  
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箇不是你的。砍傷  
馬匹。戰畢。卽于營前燒熟代飯。生存好馬。俱與衝鋒  
之人。以十匹爲率。只抽一馬與收馬者。餘皆均散。

凡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爲勝負。而不能司氣。氣有  
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養之何如耳。凡人之爲兵。任  
是何等壯氣。一遇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洩。又復

養勝。以再用。庶氣常盈。若一用而不節。再用則濁。三

綱

卷十

五

用卽潤。斯無長勝之兵矣。

凡將士以大虛。每犯無敵。積威所劫。謂決不可論戰。若  
謂戰虜容易。固屬欺人。但勁虜從來。亦未嘗不敗如

謝玄。岳飛。衛青。霍去病。中山。武寧王等。孰謂虜必不

可戰勝乎。大戰之道。在我。不必合全鎮兵。但令衆心

爲一心。合衆力爲一體。平日件件。善勝他。件件強如

他。到臨時。悉知地利。賊情。何如。未有戰不勝者。今却

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世間無此用兵之理。

無名氏有百戰法。而武經以前。非實之。

其要在廉智之將。御紀律之士。無不勝者。古語

練能以上。鎮下。節節相制。而今將領。畏備。備。備。備。

畏士卒。惟恐以鼓噪。殺罪者。尚望手足之捍頭目。

高談。謂方也哉。病在士。以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在。是。則。育。育。之。難。按。又。矣。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世言耳。今

聖明在御。何妨矣。白哉

綱

卷十

二十六

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一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操 步 馬 車 車騎 擗 船

步 兵 每當大操之日、提調統督官、傳令各哨官兵、五

鼓造飯、飯畢、俱至本總寓所前、整擗行伍、前赴教場、

兩邊信地對劄、候司府官將入轅門、千總等官出迎、

中軍放大砲三聲、各營兵吶嗽三聲、卽升將旗、司府

升堂、門子唱站堂、門旗分開、各官以次趨入站班、候

中軍官稟舉號笛、各哨千百總隊長執旗、以次分兩

行、直上站立、各官班下、以次參見畢、仍分列兩行、百

總率巡風兵回風畢、中軍舉號令一聲、各千百總隊

長皆循序回營畢、中軍官稟開操、旗臺上放起火三

枝、吹打中軍列旗鼓、導大纛、前至南信地、各哨以次

起隊、赴信地安營畢、吹打止、中軍放起定營砲三聲、

各哨兵齊吶嗽三聲、中軍舉號笛、各哨千百總率百總

與隊長齊赴纛前、序立、定中軍官執旗躍馬、趨赴帳

前、就馬上稟云、請宣令、卽趨還、將預定軍令、高聲宣

布、異中軍掌號一聲、各哨官隊回營畢、中軍發哨馬

探聲息、回報擊柳三通、各營官兵皆坐食畢、中軍舉

號、各營兵皆起立、發兵出戰、卽舉號三聲、吹打擺三

疊陣勢、已整吹打止、第一第二疊慢鼓徐行、止齊第

三四五六疊、搗鼓疾趨接戰、每疊俱要止齊、遊兵張

兩翼隨之、戰勝鳴金、疊退如疊進之法、至本營而止

中軍舉號吹打收遊兵歸營、中軍又揮旗撤開、隨舉

號吹打、變連環陣勢、已整吹打止、第一環慢鼓徐行、

出陣前止齊、第二三環搗鼓疾趨接戰、每環俱要止

齊、遊兵亦張兩翼隨之、戰勝鳴金、環退如環進之法

至本營而止、中軍舉號吹打收遊兵歸營、仍收劄方

營畢、中軍官趨至帳前、跪稟操練已畢、請收隊、旗臺

上掌號吹打、本營亦吹打、分兩行收至原劄、兩偏信

地、中軍隨列旗鼓、迎大纛、凱還畢、將臺上擊柳三通

各營兵皆坐地休息、中軍官稟較射射畢、稟較藝、較

畢稟行賞罰賞罰畢中軍掌號一聲隊兵歸本營中  
軍官稟下旗散操中軍放大砲三聲各哨兵皆吶嗽  
三聲旗盡上吹打各哨兵以次分東西兩行出轅門  
管操等官俱聽發放而散

操法以木牌上書麥田村屋分別大小等字恁聽一  
人以便插于教場以灰畫爲委委曲曲羊腸大路一  
道插鼓交鋒既勝追賊照前說依圖分往下路于所  
立木牌處搜防演習有圖載陣類

類解

卷十一

三

一閱射中軍官稟安箭把中軍吹打鼓手擡把執五尺  
步量至八十步安暨畢吹打止把總及附近衛所掌  
印官遞送箭單應射員役各操弓矢以次站立聽候  
唱名每三人一班人林九矢矢中的管鼓官方准擡  
鼓本人仍呼名自擡管籌官給籌一根射畢三人執  
籌跪報中矢多寡每十班畢中軍掌號插鼓一人執  
旗導鼓手四人打箭送中軍官分散凡弓隨力用  
矢必鐵簇射以平遠爲中式凡擺動高落雖中的不

賞

一較藝軍中實技惟楊家長鎗李家短鎗與牌棍鈞鏢  
長刀伍兵相衛方能必勝統督等官督同教師勒兵  
分習務精如法比試之日提調統督官分別生熟開  
揭送比賞罰之例詳于別條其習花刀花鎗無實益  
者雖精弗取

凡挨隊操演自一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哨操四哨畢  
合一營操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頭兩翼一尾中軍

類解

卷十一

四

爲心是謂握奇心逆四肢當敵者爲頭迎鋒尾即繼  
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遠之自遠而近迎合于  
前但遇敵處卽爲頭爲正兵但在左右卽爲翼爲抄  
賊奇兵但在後卽爲尾爲策應兵其全鼓號令雖操  
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一營以至十萬皆同  
一操法整鴛鴦陣三才陣五人爲正兵各三人爲左右  
翼金鴛定梓銀鴛仍收鴛鴦陣如足習戰號令皆同  
操馬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

稟放升帳砲以至稟掌號下營後，但只聽舉變令砲  
掌字囉一通，各起身披執，又吹唵囉一通，上馬。本營  
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  
該營亦向本方點，乃點鼓。本營下兵馬，依營旗所向，  
架梁馬先報前途險隘，一路行營，左部當先為前路，  
中軍繼之，中部為中路，右部為後路，每旗三隊六馬。  
平行作一路，圍遶教場，行至原起處轉角，舉變令砲  
一聲，俱立定，打鑼各下馬，再打鑼，各坐息。中軍稟稱

類解

卷十一

五

兵已過險，前途平曠，變三路行營，中軍豎旗三桿，舉  
變令砲一聲，大眾聞砲響，即舉首看藍白黃旗三面，  
豎起吹唵囉一通，俱立起，再吹俱上馬，舉變令砲一  
聲，聽吹擺隊伍喇叭，即變三路，左部立定，候中部趕  
至中路，右部趕至右路，中路與左右二路相去空各  
三十步，點鼓前行，又行過一遍，約至教場中，塘馬執  
小黃旗旋馬，中軍舉變令砲一聲，吹擺隊伍喇叭，則  
左右二部即為外圍，中部左右二總前後各收進中

間分開，即為子營，標下人員兩行列于中軍，再吹單  
擺開喇叭，每一小隊連人脚中分橫去各一文，管定  
鳴金，邊發旗立表，表有內外不同，臨時口定，旗行打  
鑼，俱下馬，外圍兵將馬退入隊後，仍照鴛鴦陣，二馬  
一列，聯絡拴絆如式，務要隊伍分明，兵俱趨出馬前，  
立成鴛鴦陣勢，鳴鑼坐定，一面將拒馬列如式，虎蹲  
砲安各旗空前，去人一丈，俟賊在一百步外，舉砲一  
聲，吹唵囉起身，子圍馬軍上馬，再吹唵囉，賊至一百

類解

卷十一

六

步內，掌天鴛聲喇叭一通，外圍步戰之兵，第一層鎗  
鏡手舉放一次，又吹天鴛聲一次，第二層鎗鏡手舉  
放一次，又吹天鴛聲一次，第三層鎗鏡手就下靶上  
架放火箭，不拘幾枚，畢放虎蹲砲，又吹天鴛聲一次，  
第四層五層俱出，將殺器放在地，與隊總俱射箭，賊  
至三十步，以裏，擡鐵疾擱止，各兵收了長器，俱執起  
短兵，擺鴛鴦陣，靶居第一層，刀棍居第二層，大棒居  
第三層，快鎗居第四層，倒用木柄鳥銃居第五層，用

長刀俱候斯殺子層馬兵亦聽點鼓出在步兵之後，步兵聽點鼓整隊緩步向前聽插鼓趨跑向敵吹喇叭天驚聲一次喇叭一聲每一陣姑以三插三吹三喊三進，丁第三進之時將原擺鴛鴦陣一齊擁上不拘第幾行不許仍守數次不救前列其前列亦不要離了本伍三插三吹三喊之後長插長喊持夾刀棍之兵只戳其人面馬腹大棒只打其馬頭打他馬倒不慮賊不殺死各兵只管打砍向上並不許割取首

類編

卷十一

七

級只要打他一箇敗走步兵就于戰所立定中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標旗急率原出馬兵出步兵之前吹擺開喇叭鏡手又出馬兵殺手之前卽下馬舉砲但凡舉砲必用下馬放畢立定馬兵開空衝出再不下馬就于馬上射箭刀砍鎗截全勝乃止鏡手隨卽裝鏡列立以待凡馬兵衝陣必聽插鼓吹天驚聲一次喇叭一聲三插三吹三喊三進一二進隊伍要清第三進馬兵擁爲一列混戰金鳴鼓止聽棒鉞

響各認各宗收小隊三隊前後長列又聽棒鉞響每一旗三隊六馬平列爲一聚聽金鳴大吹打挨次先馬軍由中角三門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鳴金三聲步兵退至一半賊做復來之狀鳴金二聲各兵卽轉身口發虎聲向前立定賊又不敢逼來再鳴金三聲照前退至營邊信地仍前鳴金二聲各兵口發虎聲而止退法要鴛鴦陣明白將執托鋒芒俱向前照依原受教師所傳執使之勢人首人身俱向後舉步行

類編

卷十一

八

時凡遇金二聲立定只回頭便是出鴛鴦陣矣此則執鉞在外人身俱在內真箇捷法也再聽鳴鑼馬兵下馬步兵立起器械再鳴鑼坐地休息少間又報賊如前又響一門四門不許齊衝但上司看操齊衝四門套所不可廢者依令操畢聽舉砲一聲插鼓中軍監席黃旗開管門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員每門一員數放軍馬待官到各管門舉變令砲一聲插鼓各營火兵通出燃汲完再監黃旗黑旗磨動夫黃旗則司



中部黑旗屬水則應飲水又插鼓中一部馬兵出營  
飲水。中軍雜流同去。掌號收回旗招什。又豎藍旗。黑  
旗磨動。插鼓。左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什。  
又豎白旗。黑旗磨動。又插鼓。右一部馬兵出營飲水。  
掌號收回旗什。每飲馬約定去水遠近。定以放出收  
入時候。飲水馬收完。再磨黃旗。掌號收。燕汲人進營。  
吹打閉營門。各差出官回中軍。報稱數出收入軍馬  
名匹。放起火三枝。各軍炊火。務要安鍋。係應午時真

類編

卷十一

九

正煮飯。一面掌號。笛聽發放。各頭目到中軍。齊金鳴  
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舊話。就將戰陣行  
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  
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已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  
于此時。賞勸。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曉諭。明白。  
散歸聽候。乃稟傳鑼解甲。鑼由管面。週行。鳴過。俱解  
甲傳食畢。又差中軍官。赴將臺。稟稱。收管。回地方。請  
鈞旨。訖。放開。營砲。三箇。先掌一號。穿盔甲。裝束。掌二

號各軍收入執把。吹唢囉起身。又吹唢囉上馬。捍鉞  
嚮收各方旗招。其兵馬每一旗為一聚。舉變令砲一  
聲。點鼓立中。黃右白左。藍大旗三面。向前點喇吹  
擺隊伍。人馬調哨為三路。金鳴鼓止。放開營砲三聲。  
吹喇吹天。鶯聲。吶喊三次。聽大吹打回營。金鳴吹打  
止。各照教場未下營之前。立過地方。打鑼一次。下馬  
再打鑼一次。坐地休息。將官赴大臺上。回稱操畢。另  
聽比較軍務。以上如仍下車馬營。則馬兵先下營時。

類編

卷十一

十

至攻打畢。即收管。其樵採。飲馬。發放等項。俱于車馬  
合管內行之。此不重舉。  
操車兵。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工。將車推運。上下  
山坂。行使熟利。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一面  
佛狼機鳥鏡。另做無鐵小火箭。各立教師。務使習熟。  
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劄于教場東西。裝車務要齊肅。  
快便。擺列齊整。查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堵。  
左右廂車。各廂向外。俟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直之。

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際，不可留賊近，只開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鏡每班二門齊打一次，放鏡與機箭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管定賊至車前不退，方用火箭車大將軍車預為推向各營面左右。此時聽中軍主將號令，傳示舉放，賊勢將衝入，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出奇兵，由車門出戰，每車一隊，每隊約自人脚外邊起。

類編

卷十一

十一

相去一大步，約五尺餘，除隊長為四層，金鳴鼓止列成營，營陣點鼓前行交鋒，亦照馬兵內步戰退回例行。

凡車下出戰，其後一名緊在車頭之下，不許遠離，前一名務要押駐隊頭，不可離車五步之外，戰陣間一面斲殺，一面顧隊伍，不可亂營，將只在車內固守車城，管放火器，不領兵出戰，千總領兵出戰，把總管車百總既管車城，又領兵出戰，車正專管車內攻守隊長。

專領兵出戰，在車內，俱仍管車上攻打。

四面操車，將來候人特甚，蓋操時中軍一令，四面齊舉，倘賊來止一面，或一面已近，應該舉放鏡矢步數，一面尚遠，或有車營相對，或本營因地環曲，每每齊打放，俱傷我軍，平時如此，臨敵可知。今四面各聽本面號令，本面千把總看中軍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即應作戰，如無本方旗者，不許應敵，不拘幾司幾營，但列向一面者，即聽該一面號令行。

類編

卷十一

十一

凡操時馬兵出戰，不過習之慣熟，其實臨時輕易出不得，賊衆臨車，豈可放馬兵追逐，無是法也。願在相機用之，未可執方用藥。

操車騎，一路發兵行營，舉變令砲一聲，吹吽囉，各兵起身，又吹吽囉，馬兵上馬，車兵附車，中軍旗鼓列出，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旗鼓，由中道趨前，馬兵照配到車輪，馳入車內，鼓止，放砲一箇，再點鼓，兩列車營前面，各合門為行營，係有正偏廂者，以一乘正行，一

乘倒行兩車尾相合兩廂向外係獨廂者車頭俱向前行有仍負補空之具者俱行于車內配車馬兵左部在前兩把總共分爲左右每一旗配車二乘一旗總與二車正配定中部在中接左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右部在中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空中路其車兵將官當車之頭居中行後接王將旗鼓王將旗鼓接車將後尾望竿將臺糧座等車行于王將清道之中王將行于將臺車前王將從人接騎兵將官之前騎兵將官接王將從者之後至車尾止務要行動相聯若過丁運長彼此不互相欽奏車車不能包裹差慢不小歸時撥奏行列既清聽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一次望旗向上車馬俱轉身向上點鼓前行俟車行近將臺下約留車騎轉身之地舉變令砲一聲知向左行則行者之右角車頭少止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左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頭平點鼓齊行至教場左盡頭

次照前轉身向前俟行至平頭再聽點鼓又次照前轉身行至教場中道訖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上點直行至教場中半賊馬先伏倏然突起不及報警就于車門舉變令砲一聲打鑼下馬各整軍器照操車號令馬車兵一體輪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騎之兵賊退休息差中軍官馳馬到臺下稟下方營對敵請軍令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未俟旗出吹擺隊伍喇叭望旗直立車推向中以中爲門左部前司前局二車右部前司前局二車相合係有偏正廂者俱頭向外仍俟各司第二輛車各合本廂務須每百總四車爲二對如車頭不轉則兩部頭車皆差錯矣係獨廂者只以頭相接擺管之際要速完而齊有簡便法只是一車定又合一車且速且整如諸車一時合來必致稀密不均凡不均者須儘上手之車一角合起不論已合未合者皆奏動一遍一車移則一面之車皆移合營畢有填空之具者仰塞

完車兵附車馬兵仍分三部。照馬兵營分外子爲二層不必論原配車去車兵約丈餘地。劉隊伍所留空地卽如城下馬路一樣。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後首尾相接是爲子營。子營內近後圍爲車騎二將雜流家丁居之大將軍神箭鼓座等車列于馬兵中部之內爲將垣。望竿居將臺之左。將臺居中。鳴金喇叭止鳴鑼。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馬兵每旗總一名。隊總三名。共管虎蹲砲一

類解

卷十一

十五

位騎將撥每門旗牌一員。家丁一隊守門。或餘兵亦可。車將亦撥每門旗牌一員護車。該管百總守門一面。各人收拾軍火器械。俟四門探馬一齊報賊已近。三百步望旗四面繞轉向上聽舉變令砲一聲。聽吹吽囉馬兵下馬者。整火器備更番車兵照責任再吹吽囉。中部馬兵上馬車正上車營將抵車城之下。賊至百步內望旗平磨四繞不止。舉變令砲一聲。吹天。發聲喇叭一次。車兵鳥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

吹馬兵各第一伍。銃手數一次。再吹又放一次。放完。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次。又吹將佛狼機齊放一次。又吹仍輪鳥銃放過。仍又輪機箭如此。週而復始。更番不歇。鳥銃快鎗手速裝專聽喇叭便放。以助大鏡之遲。如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凡大將軍火箭車初報警時。卽運在四門等候。此待賊聚衆逼營。別項火器打禦不退。臨時聽主將相機。有令方放。不在常令之內。望旗向下垂繞。金鳴鏡止。點鼓。外圍下馬

類解

卷十一

十六

戰兵由各車小門出。中軍亦點鼓。車內奇兵隨其後。爲二層策應。子營馬營急點鼓。卽隨步後接踵而出。照依車騎各常操號令。用鴛鴦陣對敵。任是如何。斫殺步兵。不可去車三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驚燒其馬。俟賊敗退。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此後樵汲發放解甲收營。回兵俱照車馬常操號令。俟操畢。一照操車營例行。俱如操車兵例。同馬兵各照配過車數。隨車分行。下方

營時地方小馬兵不用子營。

標輪營

平日照依戰車營束伍已定即將各軍逐車學

習稍成將車平時量載土石亦約千斤以上臨時則

用完全輜重之屬先于教場分與地方兩行平列車

正上車驟兵執驟狼機手管狼機騎兵附車之內聽

本營亦照戰車馬步搭配車正旗總認訖舉變令砲

一聲掌喇叭一遍點鼓只有兩路分行相去不過十

五丈但容得馬兵一路而已行至路盡再聽舉變令

標輪

卷十一

十七

砲一聲鼓止聽吹轉身喇叭點鼓向上行至劄方營

如遇警不及或地勢不便就將兩路車合了門不拘

幾輛寬窄若干丈步就隨方隨圓隨地為營將車聯

齊急收驟在車內各車前俱向外舉變令砲一聲打

鑼馬兵下馬步兵整隊營定有賊之方約賊至百步

六十步二十步整隊出戰俱照車營例行前後通知

戰車大營法例

該營車大負重每行必在戰車馬步營之後而虜勢

重大散漫百數里必有攻圍之處尤當嚴備戰禦惟

以自保為主不責力戰不責首級賊自不苦苦索敵

只是輜重無失便為奇功

馬輜合營一照車騎合操例

操船營

先一日把總官先捲該操大旗一面于中軍船

上示知次早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處開港潮平

依法操于舟如其開港狹曲風潮不可操大舟者以

小船摘甲長每甲摘兵一半用小船三板操其形狀

標輪

卷十一

十八

之畧

一自進場及與步騎同下營中軍掌長聲喇叭三盪吹

唎囉各兵起身再吹唎囉中軍旗幟擺出當中立定

點鼓各船捕兵依前盡港內列船式樣由中照前圖

擺出仍為每甲一行每船各甲平行俱在場之當中

一行立畢金鳴鼓止一百面于場之盡首立左右二

的左右相去一百步其的高六尺濶三尺每的下立

高桅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于左右的之

中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濶一尺看軍點何色  
旗其該管兵即聽吹天響聲喇叭鼓各兵吶喊一  
船一船挨次近的一船之兵約去五十步即照前圖  
內閱視擺船圖相間擺開為一長圈趨的之中先鳥  
鏡狼機射手照遠的打放火箭向高照遠挽放之其  
佛狼機預先立三架在彼臨時止用各船機兵到即  
打放不必擡行將鳥鏡一遍狼機各一箇火箭一枝  
弓箭三發其鳥鏡兵即向近的打石佛狼機手每人

額解

卷十一

十九

包火藥五兩向近的擲火燃之各色火器各放一件  
其標鎗手打標弩手放弩俱中近的為則各照方面  
攻打石矢各三發鼓少間一船兵即于大旗前面抄  
傍而回又插鼓吶喊又一船到的照前行之又過傍  
抄回如此俱完則前一船兵復又如環輪轉再近的  
金響鼓止鑼響即各于朋下坐息乃將前的四梳俱  
取立居中一字立之中軍掌擘囉各起身插鼓吹天  
響聲吶喊各兵四面向中攻打一番鳥鏡不用鏡子

火箭高放火藥標石不必施以其四圍遠攻使賊不  
敢出露身體于船之上我可徑造而擒之此遠勢非  
逼近勢也如臨敵則自有一船逼近用標石火藥擲  
傾近放不可預習如此一陣金鳴鼓止捧鉞響各收  
成每甲一行每船為一方立定再捧鉞響收照原出  
在港圖次立定放砲三箇鳴金大吹打挨次照初出  
擺營序列回還原劄信地立定鳴鑼坐地休息各官  
赴臺下稟操畢

額解

卷十一

二十

凡海舟比江中不同戰時惟用風力帆檣但舟利帆速  
者隨便徑上以鬪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洶湧非內地  
江河搖櫓整次之比舟中或不能操故陸以習之若  
口水陸自分彼逼賊登山將不捨岸交戰乎哉  
一凡散操各哨自中軍以上一體擺列隨從人役旗鼓  
頭踏威儀各隨本營騎乘至中路散出不許候送主  
將  
一凡場操參游以上各置紅油小圓木牌十面自收遇

棚後馬與立表之後若大小將領差人出入須稟各哨將給牌驗放如無牌即係私出與後期者都拿送處治在行營對壘時出入須憑令箭旗號

一當操及出戰之日火兵帶鍋火食糧于營中備造中飯各兵仍常帶止渴物或腰帶茶酒一小竹筒備用至于調發臨陣亦如之不許任便飲水致生疾病

一千總官行令各兵照式置造堅細小木牌一面書本營哨隊一應花名常川懸帶器械亦用深文刊刻

以便查點

七 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者陞為戰兵

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人兵自首即與驗陞凡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截來叢鎗截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勁跳平日十分武藝臨時

只用得五分未有陣上用盡平日十分本事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法俞公棍所以單人打不得對不知音人打不得者正是無虛花法也長鎗單人用之如鬪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用所謂單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鎗對較一照批迎切磋擗擠着拿大小門圍穿按一字對截一鎗字字對得過乃為成藝

一上下聯屬雖嚴而眾心須曉然明白故常時責令千

百總反覆布告每當閱操該提調官與兵同意有不通曉三名罪及隊長一隊罪及百總三隊罪及千總一營皆不通曉則各提調官之責

凡至武場練兵數萬不用按籍一覽而知其數一卒不遺若有伍法也蓋伍法即隊法隊法即陣法韓信多

多益辨以此  
一每月遇一六日千總及巡捕官督同百總小操三八日司府州縣官大操餘日演習武藝

凡軍士平日習學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船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操一日有一日之效奈今通是虛套號令金鼓走陣下營別是一樣家數卽所習器技舞打使跳之術都是圖而前好看花法之類及至臨陣全用不對却要真正搏擊近肉分鎗如何得勝又如平日只用短小竹箭臨時射大箭高下如何得中大砲平日不演習臨時遠近如何着對又如火箭平日不放過臨時都放高了或落在眼前

類釋 卷十一 三

安德實用便是晝夜教習還是不甘一般今凡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鉞臨陣時用的實事臨陣行不得的便不令操器械不足臨陣實用的不做與你領不是臨陣實用的舞打之法不使你學到彼時實行出實用出爾官軍方信之

戰固在膽亦在練今身合之衆募而逃逃而復募更有利速冠爲得策者此非人盡不可用亦冊之

未得要領耳今場操如兒戲無誇擊者其心而自願披執存何足恃而鼓非平倘如孟諸所謂場操即是機技誰謂榮虜真無前耶

卷十一 三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二

東卒戚繼光元敬甫著

哨守

哨

烽墩為邊防第一要務。臺墩不修，器械不整，有遠在外海，而軍士藉以偷安，有置于內地，而過警瞭望不及。今每墩每日輪軍三名，遇有賊船出沒，晝則車大白旗一面，夜則放炮起火，在墩軍餘接警傳報，守瞭器具平日務各備完，停當隨壞隨用者，隨補隨完。遇有警跡，務要依後條款，舉放傳報，敢有一件不完，一軍不到，查開得出，定照軍法連坐，決不輕貸。

墩墩該備什物

一每墩立五人隊房一間，不拘草瓦，灶一口，水缸二個，鍋一口，碗五個，碟十個，米一石。

煮十勛，種火一盆，種火牛馬糞十擔。

器械，每碗口鏡二個，小手鏡三個，火箭九枝，大

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草架三座。

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橫閣，使草柴不着地，不為雨濕所泄，上用稻草，苦蓋如屋形，南方狼糞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目視，且遇陰霾，何以相瞭，故必積草既多，火勢大而且久，庶隣墩望及，屋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盈滿。

松海島嶼外洋

卷十二

二

一健跳者，北至金齒門，南至漁西，其信地，則青珠山。

茶盤山，青門，黃茅覽。

一桃渚者，北至牛頭門，南至聖塘門，其信地，則獺纓山，白達山，米篩門。

山，白達山，米篩門。

一海門者，北至擔門，南至三山，其信地，則擔門山，三山頭。

山頭。

一松門者，北至深門，南至鹿頭，其信地，則嶺頭山，胡

孫火道，士冠山，大高城山，鹿頭山。

一。盜頑者北至雞臍南至派片洋其信地則沙角山

靈門山

一。楚門者北至邛山南至茅嶼山其信地則久片山

老官前山

凡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煙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勦聯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向往踪跡親報領哨官

卷十二

三

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候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舉風至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警動起風作浪早晚占着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晚便收舉宿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也。

哨

易稱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九邊地險莫薊鎮若薊之先務。當急於守。無容諉矣。但徒有守之之見。而終昧守之之方。議守徒勤。失事且數。耳。是故善守邊者。惟以謹烽火。遠斥堠。二事而已。二事之舉否。在九邊中。惟薊鎮廢而不講。甚至像羊之俱亡也。可勝嘆哉。今惟守有陸策。恐其為所虞也。則遠入虜營。謂之明哨。恐其為賊哨。賊路也。則遠伏虜地。謂之暗哨。其傳烽火外也。謂之架炮。賊將到也。則賴之。其沿邊墩臺。即便應接烽火。以便調度援兵。是烽火之當練也。邊牆有新。建空臺。分別衝緩。計聚授軍。乘塞禦敵。是臺守之當備也。平時防守。近邊關寨。而每防撤兵之後。尤當防屬夷之掩襲。是關寨之當嚴也。夫所謂明哨者。量賞食物。直入虜營。多方誘伊大小虜衆。覓其入犯之情。于旬月之外。我得預為調集兵馬。或謂不可入虜營。以防交通。或謂不可賞

卷十二

四

食物以傷國體此皆據跡而論未經事之言耳尖哨出口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徑行必為他夷所殺必須馬行伴領而去彼無利肯為此哉况尖哨必須馬行緩急之變晝夜兼程豈步涉可至且中國馬不能騎出口外恐為黃虜所識且遵邊禁也騎坐夷馬仍以屬夷伴來謂之送哨彼無利肯為此哉尖哨入彼必待有消息而後返報有住至三五月者一兩月者二三人豈能費數月之糧必是取食於夷彼無利肯為此哉彼處打探夷情恐夷酋欺詐又須詢之各部落子女及中國擄人彼無利肯為此哉若不附麗屬夷暗哨可往何處敢近何夷之巢二人俱語對面莫聞潛在山谷何由知虜情也此明哨必濃厚餌當循定例以裨實用夫明哨足矣何又復舉暗哨彼虜皆知我明哨在巢恐于事急之時或羈絆之或殺害之絕我臨時之報及每入犯前數日先遣哨虜將我哨路攔絕屢至臨期無報必用暗伏尖夜架炮口外瞭

見虜馬南下星夜騰山鱗次傳炮相聞是暗哨之所當急也如火舉須待明哨報有聚兵消息遣之未晚舊有炮撥二項今全鎮邊牆無論深山窮谷立有傳烽墩瞭望聯絡又有空心敵臺蓄以軍火器具分布南兵守望無間今只擬用口外擺撥不用架砲名色且杜役占之弊也

第一路山海關關外屬遼東不入虜營

第二路石門寨一片石大毛山二提調不係撫賞並無入營明哨義院口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碑難巢在大寧城去邊四百五十里 難後狸巢在哈喇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 兀魯思罕巢在兒女親夫邊四百里 獐兒巢在大隨場去邊二百里

第三路臺頭營界嶺口青山口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四處哨探耳只克巢在把河兒去邊五百二十里 董狐狸巢在哈喇兀素去邊三百七十里 兀魯思罕巢在兒女親夫去邊四百里 獐兒巢在大隨場去邊二百里

邊二百里

第四路燕河營桃林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兀裡呼羅巢在會州去邊四百餘里 哈哈赤老婆

耳只克巢在施河兔去邊六百餘里

冷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在杖兒巢在河

軍兔去邊四百里 東炒蠻巢在老河去邊六百里

第五路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下火哨入屬夷六處哨探

長昂巢在正北大寧去邊四百餘里 董忽力巢在

新編

東北哈喇兀素去邊四百餘里 伯彥生喇巢在討

軍兔去邊三百三十里 哈孩巢在東北省祭去邊

二百五十里 伯彥字羅巢在西北虎又并兀忽馬

兒去邊三百餘里 東炒蠻巢在東北老河等處去

邊五百餘里

榆木嶺提調下不通撫賞不入夷營無明哨

第陸路喜峰口董家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四處哨探

長昂巢在正北大寧去邊四百餘里 哈孩巢在正

東省祭去邊三百二十里 伯彥生喇幹抹禿等巢

俱在正北青城會州一帶去邊三百餘里 伯彥字

羅巢在正北虎又并兀忽馬兒去邊三百里

喜峰口守備下本關乃三衛屬夷入

貢通衢但凡差哨不論時期遇有東西夷人到關賞畢

即選差伶俐尖夜跟同前去東西夷營一十三處哨

探 東虜屬夷虎禿罕呼囉反討阿等父子三巢俱在

東瓜梭一帶去邊五百五十里 脫孫字來巢在兀

魯班去邊三百七十里 伯彥呼羅巢在東北虎營

班那林去邊六百餘里 哈哈赤妻換只克男炒蠻

帖古主蘭台小把都兒等母子巢俱在東北老河土

魯指卜喇兔一帶去邊五百七十里 幹堆莽灰伯

忽等三夷巢俱在正北廠房老河一帶去邊六百餘

里 散因頭兒影克馬谷哈板卜來哈喇等四夷巢

俱在正北火郎兀兒谷入哈喇兀素哈喇哈 帶大

邊一千里

西虜屬夷、長昂巢住東北大寧、去邊四百三十里、

董忽力與住正東哈喇兀素、去邊三百六十里、兀

魯思罕與住兒女親犂兔巢、在大鹵邊、俱去邊三百

八十里、鶯毛兔、伯彥主喇等與、住東北青城、會州一

帶、去邊三百六十里、兀可兒、兀提呼羅、伯彥呼來

父子三夷巢、俱住東北虎忽篤兒一帶、去邊三百餘

里、伯牙兒、可黑、呼羅等、兄弟三夷巢、俱住西北

大興州、去邊五百餘里、哈孩阿只、孝來巢、俱住正

新編 卷十二

東省祭、去邊三百餘里、伯彥打來、阿牙台等巢、俱

住正西、忽石哈、無哥、去邊六百餘里、

第七路、松棚谷、龍井兒、守備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鶯毛兔等巢、過夏、住東北青城、去邊五百

餘里、春、冬、時、常、住、會、州、討、軍、兔、戶、邊、二、百、餘、里、

洪山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鶯

毛兔等巢、過夏、住青城、去邊五百餘里、至春、冬、時、常

住會州、討軍兔、去邊三百餘里、

羅文略、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一處哨探、可巢、住谷

都戶、去邊四百餘里、

第八路、馬蘭谷、大安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

伯彥主喇巢、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吾魯思罕巢

住以邊、去邊五百餘里、

寬佃谷、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巢

住會州、去邊四百餘里、抄大巢、住不墩、去邊六百

餘里、

新編 卷十二

黃崖口、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巢

住會州、去邊五百餘里、討日與巢、住不墩、去邊五

百餘里、

將軍營、提調下、火哨、入屬夷二處哨探、伯彥主喇巢

住會州、去邊五百餘里、吾納及巢、住以邊、去邊五

百餘里、

第九路、塔子峯、鎮虜營、二提調下、先年原有屬夷討賞、

設有火哨、入虜營、明哨、後虜由磨刀谷入犯、革去撫

賞至今並無入管明哨。

第十路曹家寨提調下尖哨入虜表一處哨探。他不能

巢住，刻力哈等處去邊六百五十餘里。

吉家庄提調係折分無明哨。

第十一路古北口潮河川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二處

哨探。大北只巢住無時去邊三百五十里。挨台必

巢住白塔川去邊二百餘里。

第十二路石塘嶺白馬關二提調下尖哨入屬夷一處

哨探。

伯彥打旗添差通事同入北虜辛愛安攤營帳

哨探營盤處所去邊七百餘里。

以上哨探在石古曹則專重于西虜在石臺燕太

則專重于東虜。凡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治。凡西

虜報得東虜真情東虜報得西虜真情俱重賞。其

在喜峰東西虜報不真者俱重究。松棚馬蘭哨報

同。

守墩軍傳烽警報法。

夫守邊之務。瞻望為先。禦虜之機。烽埃為要。前鎮向無

傳烽法。故虜竊犯而應援者。必需徵調。輒致後期。於

是創立烽燧。設專軍伍名。建房三間。為軍棲止。外砌

火池四座。暨旗竿六桿。照協路傳烽制。為號令。載之

條約。播之詩歌。使各軍熟習。設專官督之。有警依協

放砲舉旗。因旗以識路。用砲以分協。夜則加火於旗

上。或兩烽交至。亦設有不易之規。千里之遙。瞬息可

達。不必徵調。平時練定。各營路馬步援兵。即知某協

某路有事。整兵肅隊。奔赴刻期。不移晷而數萬甲兵

皆聚于墻下。其戍卒之老弱者。改撥別差。選其年之

精壯。技藝便捷者。俾守各臺。演習旗火。講明號令。務

令毫髮不差。斯於防禦有賴。

附傳烽歌。

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門衝。一砲三旗臺頭警。

一砲四旗燕河攻。二砲一旗大平路。二砲二旗是喜

峰。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

子嶺三砲二旗曹家峰三砲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  
 石塘衝千賊以上是大舉百餘里外即傳烽賊近牆  
 加黑號帶夜曉添箇大燈籠若是夜間旗不見火池  
 照數代旗紅賊若潰牆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  
 百以下是零賊止傳本協各成功單用砲聲分四路  
 不用旗火混匆匆山海大牆皆一砲石門喜曹二砲  
 從臺頭松古三砲定四砲燕馬石塘峰零賊東西一  
 時犯兩頭砲到一墩重該墩停砲分頭說東接西來

續編

卷十二

七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埃謹烽火綠軍馬戰守應援素未  
 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為無用凡無空心臺處即以原  
 墩克之有空心臺相近百步者俱以空心臺克墩大  
 約相去一二里柳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近  
 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  
 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

一員凡遇賊馬所向該墩舉烽左右分傳即延袤曲  
 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過各路兵馬見烽即  
 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頭  
 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  
 禦備既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隔為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住向內  
 半間百總住

續編

卷十二

上

炕各一座 米一石 鍋竈各一口 水缸一箇  
 碗五箇 碟五箇 種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  
 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一分  
 大鏡五個蓋口直口碗口徑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 白旗三面 燈籠三盞白紙糊務  
 粗徑一尺五寸長三尺  
 以上俱官給

大木柳二架、每架長五尺、內空六寸、深一人、要性

響體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備柳必數、推

庶聲合而可遠、該路樣木造與。

發火草六十個、用房一間、覆之、毋令雨濕、

火繩五條、火鑷火石一副、旗杆三根、每根長

一丈八尺、要直、每根相去五丈、

扯旗繩五副、務要新粗、每半年一換、

火池三座、每座方五尺、張口、庶草多火亮、

以上俱軍採辦

守論

善守者不在城之有無、何也、城也者、不過用之以設險

焉耳、使吾而善守也、有城固可、無城亦可、若守之不

善、則雖有城亦陷而已矣、故守之難、易雖在于城之

有無、而其善守與否、則存乎人、曰、何謂善守、曰、戰是

也、戰守非二道、能戰而後能守、未有不能戰而可以

言守者也、蓋禦敵在戰、賊之來也、以攻為其志也、吾

于四郊度賊來處、札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明、

士習雄猛、根餉克備、號令嚴肅、賞罰明信、賊衝不動、

賊餌不貪、賊走不追、賊人遠來、欲戰不得、欲掠不能、

吾常用計以撓其逸、使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多方以

陷其弊之、張疑以皇惑之、設伏以要截之、以飽待饑、以

逸待勞、以日增月益之兵、待其有限之眾、彼將聞之、

而知懼望之、而知避矣、巷戰之法、若何曰、不難、或升

屋、擲瓦、或潛伏兩傍、門屋中、橫而衝之、皆是也、然、浪

于巷口、用力若容、賊入巷、則賊先、并屋、或放火、難得

禦矣、街濶者、戰卒不可自塞、其路、每人執鎗、單擺、或

于街左、或于街右、魚貫而列、俱斜向前、立餘頭、皆向

外畔、常空半邊街道、待賊入而攻之、言不敢前進矣、

若水鄉、村鎮如之、何曰、陸地以木城為野營、水鄉以

水兵船為野營、其以戰為守一也、敵強我弱、不勝、奈

何、口所謂守者、非徒填門守堞之謂、所謂戰者、非徒

戈矛擊刺之謂也、填門守堞、敵易視我、我軍之氣先



怯乃痴拙之將，一籌不展，以賊不攻為幸，毋怪攻即破焉耳。戈矛擊刺，勇力相格，非已即彼，安危不保，亦痴拙之將。以三軍之命為僥倖，故易于取敗者也。吾聞古之善戰者，不然其戰也，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為變，以有意而制不意，以有備而攻無備，無形者勝，有形者敗，其戰也不脫乎金木水火土之五器，而五器之中，各藏三戰之妙，曰：何謂三戰？曰：天戰也，地戰也，人戰也，戈矛擊刺，不過人戰中之一端焉耳，是故

卷十二

七

不通天文，不知地利，不諳人情物理，不可以為將，不用天文，知地利，諳人情物理之人，不可以為將，將也者，戰必克，守必固者也。

海上

守城之法，惟蓄養精力有餘，而賊來貴在遠知預備，係本衛所旗軍丁舍人等，出海墩伏人役，不派梁口外，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或四名一梁，或三名一梁，或二名一梁，每五

梁另編一人為梁長，專一執廠旗查督，大約以一城人丁眾寡通融，不必拘泥原分窩舖，無得徇情遺逸，及違玩軍令，自甘重典未便。

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帶領隨賊緊處，分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派梁口。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內衝要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險要，該用佛狼機幾座，大鏡幾個，于各城所分抽其多者撥克，其餘照各地方城身均派。

卷十二

十八

次派鳥鏡，通計本城共有若干梁口，見今通有若干邊鳥，二鏡各照原城所分派稀密得宜，如有所伍太多者，取加衝要之處。

一每梁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舖者，即聽以樓舖克之，不必另立，每廠竹竿一根，長一丈三尺，上用布旗一面，疊方二幅，顏色照城方向。

一梁口二箇，其派過該守本梁之人，不拘幾丁，共出燈

籠一盞其應車燈繩桿燈底墜石雨罩俱照圖式

一海廠祭長出燈籠一盞車于草廠橫竿上并樓舖旗

竿上以照城裏面比廠完同驗

一每祭下要石子五六斤重以至一斤半重者高圓三

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斤者五塊欠一寸者罰根

一月無根罰挑濠一丈有鉄架燒松節者從便每一

架准燈一盞

一每祭竹木柶一箇每舖百戶備大小鼓二面鑼一面

但城內有鼓者皆許借用此待賊至方行賊去即聽

交還打噴以守舖軍根扣陪新鼓無賊時不許指此

誑騙如無借處即便預將守城紀錄老小軍丁內扣

根速辦

一每舖過警種火一盆俱守舖人丁備

一每廠大小缸一個貯清水

一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責令派到舖邊梁口之人

管列在舖聽候不時之用

一各神兵照派過梁口所在每一架處搭高廠一個將

佛狼機等鏡在其下遇警火草時時點候鉛子鏡心

裝蓋停當藥線裝收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石子鏡

送等項件件完足聽不時查點如遇敵用過敵退准

從容五日之外補足敵尚在限一時內補足過期軍

法重處

一守城烏鏡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個鉛子五十

三個火繩每根三丈

一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墩墩原定晝夜烟火旗砲起

火號令但見前項有警號令掌印官即便將中軍高

處晝則放火砲三個車起大白旗在城大小官軍旗

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梁口即時各執器

械廠旗上架乘城照依號令

一每夜放砲三個車起雙燈籠二盞在城前項人等一

照白晝事例上城遇夜中軍發擗樓舖一齊發擗中

軍打更凡夜舖處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陣軍

法連坐本管官旗。

一如遇有警，梁長將旗插于草廠邊，照梁不拘一梁幾人，但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狼機；近則烏鏡，再迎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盡如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高處放砲落旗，每梁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前令上城，一凡遇夜五梁，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高處放砲舉雙燈，通上城照梁向外立，聽中軍放砲落燈，每一廠內

先輪一梁者，或二名，或三名，支一更，餘俱入廠安睡。一更盡，吹長聲，喇叭轉更，又一梁者，輸出敲梆守更。守過者，進廠回睡，不許脫衣。如此五更五輪，輪完天明。若遇夜間，忽聽中軍高處砲響，車起雙燈，是有賊來攻城。各廠內不該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梁口備戰。一處有賊，播鼓敲鑼，滿城舖俱播鼓敲鑼。一舖鑼鼓止，挨舖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燈，各兵又俱進廠睡。輸該之梁，照舊執更。

一發人伏路，凡風汛時，月每城陸路守將，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帶二更，俱于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手銃四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出城離三二里，遠守伏。每至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一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顆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火繩隨時辦用，每人燈籠一盞，小黃旗一面，兩具一

副。

一凡白晝遇有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夜伏亦然。

前門

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潤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

步不等者為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收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窓，上層建樓櫓，環以梁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炮，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常川守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他宿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卽大舉虜賊，賊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最要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狼機八架 子鏡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根

鐵錘八把 鐵剪八件 鐵錐八件 藥匙八件

鐵送八根 圓木座八個 木槌八根 合口

鉛子二千一百六十個 神快鎗八桿 合口鉛

丁四百八十個 木馬子四百八十個 錘八把

鐵八把 剪八把 藥匙八件 藥碗八個

火藥四百斤 火繩二十根 火箭五百枝 鼓

一面 旗一面 木梆一具 大水甕四口 石

砲伍十位 河光大石四百塊 河光小石四千

塊 煤炒二石 食米十石 鍋二口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夜換班一次，俱以辰飯畢遣出。

執旗到彼，該回之人，卽還赴中軍銷報。

凡遇賊各隊嚴備聽令，候探知賊人多寡，以憑發兵，不

許違令，爭先恐陷不測。

以本路實在軍數，先定墩臺烽火，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再擬尖夜部伍鍊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梁而照信地，專一應援，過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幫夫夜圍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牆梁之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次擬路將自鍊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老弱事，故而仍派臺梁，凡係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

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為守正而可禦山梁  
擁眾之虜兩面可打拆牆之賊便是虜馬得向臺空  
折牆而入兩臺上暗認首首數鏡齊發人可用命所  
謂戰要鍊守亦要鍊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  
臺座俱當馬衝梁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  
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  
又設有遊兵專擊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  
示苟能守固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第一着

領解

卷十二

五

城守時砲手另聚為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用一人擊  
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換其點火一人兼傳遞  
庶無他失可以成功

援兵赴信地應接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  
調赴邊牆上將車于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為衛重器  
今在車城車相待先保無虞為一潰入車兵趨回  
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  
遣馳赴主將合營舉眾迎敵

援兵題奉 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  
限內不到已開禁累之誣所定援兵俱係三分選二  
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賊  
所必尋主將箇箇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見救

孟諸戰功在南居多而薊門以匹馬不入為功人  
人知守為主而不知以戰為守孟諸險用臺礮戰  
川車營正所以壯練士之膽使我無不堅者也  
曰善守則非孟諸意矣于輯略獨計于此亦以勤  
門今日愈嚴難而行之遊設中是象外存乎人矣  
不然矣必引經琴必索諸駭必按圖印刻畫孟諸  
不夫千里哉

領解

卷十二

五

長兵

東牟威繼光元敬父著

鳥鏡中國原無傳自倭夷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

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夫透重鎧之利

在腹長造時腹無孔用鑽鑽虛故光直無碍出口

直其射能命中在於火藥之發不能奪手其不奪

手者緣以一手擎在腹前蓋有木為托即或腹炸

不能傷手也後手不用藥把點火則不搖動後手

執定一目照直以指勾軌則火自然入藥而鏡發

矣飛鳥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放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筒內約鏡口可容幾錢鉛

子一枚即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

無力先裝藥入鏡用棚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

棚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

入鳥鏡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上

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鏡架中腰後手開火門

即擊鏡架後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

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

指撥鬼向後鬼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而鏡響矣

鏡盡發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不足以却蜂涌之

勢故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鏡

裝不及往往候事今後遇賊至百步內聽吹竹筒

響每一哨前擺一隊聽本營放鏡一個每吹天鴛

聲一次放一遍擺陣照樣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

鏡一齊點放不必分層

舊製鏡身不過捲成鐵筒腹內未曾用鋼鑽鑽光以

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時有炸損人手不敢

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抱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

以藥力火未出而手先動鏡已歪邪鉛子何由得

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

鏡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鏡腹大火

藥先鉛子而泄則沿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為其鏡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鏡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墜地子輕藥多則化水子去多中而准者為其火發而鏡不動也火發而鏡不動者一手把定在火藥前自不動而發必中鏡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嘗執鏡而臨發穩正此鳥鏡所以為利器也

卷十三

三

凡鏡點過先看鏡口大小平日各該管將領會否將鏡通行選校以鏡口相同者各為一旗會否置合口鉛子模範一個會否鑄出鉛子磨光逐箇稱驗是否正合各鏡之口流入稍溢用棚杖送下乃為合格庶打出有力而正棚杖以堅直為式火門以小為式火繩以乾為式火藥以燥細性急為式火線點放一二根看其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鏡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為式大鏡不用藥管用

小升一個上刻幾升為一鏡字

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諸器之中鳥鏡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火箭火砲鳥鏡皆為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頗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凡鏡把必以百步為準每把六人為一班鳴鑼一聲一人舉放大鏡以長聲喇叭一聲舉放一位大鏡

類

卷十三

四

每人以三發為止鳥鏡快鎗每人以六發為止報名下籌俱照射箭例

凡鳥鏡手須眼看兩照星鏡去不動手不轉頭又中多者為上打放如式而中少者次之轉頭搖手雖中亦在下等放完一班第一鏡又裝畢再放為快每鳥鏡一門棚杖一根

頭火有簾每遇鏡放過恐其中藥洋化濕夜歸以湯蘸布如錢線在杖頂有簾處帶入腹內洗淨藥子頭川杖錫盤一箇藥管

三十箇鏡套一箇細火藥六斤鉛子三百個火鏡  
五根

快鎗北方禦虜惟有快鎗即夾把鎗也但多一鉄把以  
備急時克鏡棍之用耳然成造本拙工尤粗惡身  
短體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無定製不堪擊賊  
而鉛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什物不具裝放無法徒  
為虛器且柄短贅重將欲兼器則不能兩負將止  
持此器則近身無可恃者今製必以腹長二尺為

卷十三

五

準腹用鑽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吞鉛子三四錢藥  
有竹木筒量就封貯候用俾臨時不至增減藥線  
先將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為一束以硫黃醃兩頭  
不惟平時不致藥撒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線之  
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筒用棚杖築實下鉛子  
一枚不可用二三枚一錢藥一錢子則去直中途  
不落地可以計步命中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鏡  
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搖動但用後手燃線須棄

鏡柄而燃之線燃用手回執鏡柄則已遲矣况鏡  
低在腋下而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鏡之準什物俱  
同鳥鏡惟不用錫鑿而用藥線筒耳

邊鏡當令一手拳在鏡前鏡身夾在腋窩內不轉頭  
不搖前手又能為上轉頭搖手雖中不取一  
班放畢照鳥鏡手之裝起為快

神鎗國初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故箭發多番跌  
有鐵向內而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一

類牌

卷十三

六

二發而已

地雷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  
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于內  
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  
走線橫棚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  
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  
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于後亦用走線  
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管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



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決數尺即有水

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亦被潮濕難以卒發即犯鋼輪火沿邊臺

墻之下擇其平廣處可集處掘地埋石砲于內中置一木匣各砲之信總貫于匣中而匣底敷以火

藥中藏鋼輪兼置火石于傍而伏機于地上虜馬購其機則鋼輪動轉火從匣中出諸砲並飛虜莫

知其所以

石砲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

內人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纜線葦筒置于邊梁

口遇賊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藥燃石碎

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且不費官

帑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斤者外有走鬼引

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固千變不窮然賊至墻勢

不可阻如出頭視賊而外方叢矢如蝟即拋一石

不過擊一人此砲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誰人人奔遁此所以為利也

火箭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大端造法有二或造

成用鑽鑽線眼或用鐵桿打成自然眼線但鑽者

不如打成者妙鑽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

用製法捲藉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

鑽孔務要直孔斜則放去亦斜頭用繩牽鑽頭常

用水沃鑽不過五個輒換鑽多則鑽頭熱熱則藥

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計所鑽藥線孔必三

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突箭頭之

前遂不復行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

則線少火微出則不利

桿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堪火藥頭粗不及寸鐵鋒

長可四寸三稜頭柄粗二分每個以五寸長言之

眼須四寸深桿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翎要勁粗

長而高稍筒用礮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雷二

年此物最不耐久收也。

試放先看火箭如法安置火箭于靶上執拳正直準放雖放出高下勢不由我只不回頭不搖手知以前手主定以後手高下之即合式也。

飛鎗飛刀飛劍三種飛器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惟其兩製不同所以得名各異適用徑六七分荆木為柄長可五寸後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造法鐵

類輯

卷十三

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先瑩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馬皆倒但命中不能擊大隊齊衝之虜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皆不可避使虜未測所向也凡有枝柯之物皆可架放外有火磚一窩峰千里砲神鎗等名色皆不切守戰故不備

噴筒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圓緊無破每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成烟霧近敵方用。

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擲之際一擲閃風其藥線便滅或擲至別船賊反拾擲我船余今火器一件其藥線孔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挿于腹內至底藥線注竹腹之內待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不見方纔擲去則線在竹內燃至竹底方透

類輯

卷十三

擲下時並無閃滅之事且擲于賊舟落不知點燃何處就擲在水內尤能燃放而後已子母鏡信如要速燃則不必纏麻但止入竹管腹內亦可火藥硝一兩燭一錢四分柳炭一錢八分通共硝四十兩燭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用水二鍾下在木臼木杵椿之不用石椿恐有火也如造墨法春多為上若椿乾加水一碗又椿以細為度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將人手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

即可入鏡，但燃過有黑星白點，與手心燒熱者，即不佳，又當再加水椿之，如式而止。

火器極易候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鏡，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或裝畢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線，或自焚其藥，十鏡之中，僅有四五鏡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亦難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鏡、魚骨鏡等項，巧立名色，皆不用。

佛郎機鑄造失法，甚至有母鏡口大，子鏡口小，欲將銕子如母鏡之口，則子鏡之力不能發，蓋此鏡子母為二，子鏡口邊有隙，瀉火氣，火氣常弱也。如照子鏡，裝子則子小，母鏡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即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母鏡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于後，不復俱送子向前，其妙在母鏡管長，則直而利遠，子鏡在腹中，要兩口對合，圓徑分毫，不差，則火氣不泄，子鏡後方，用半筭轉入者，每放

時多擊出子鏡數丈，傷人必用鐵門者佳，今又添出前後二照星，後柄稍從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對，其准在放鏡之人，用一目睜看後照星孔中，對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對所打之物，放法，又每以上石實子鏡，或先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苟子馬俱大，則難出，出則力大坐後，而人力必不能架，若子小，則出口鬆而無力，甚難准，今法止用沿子，預將鉛子照子鏡合口，微大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後，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桿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鏡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雜之功，又出口最易。

凡佛郎機每座提鏡九箇，三人中以一人定鏡管放，以二人提鏡運送，平時學習，只用三箇提鏡，點過一架，先看母鏡腹內是否光圓勻淨，子鏡口週圍牙角是否齊整，子母二鏡合入，是否嚴謹，鉛子是，否亦合子鏡口一半，火藥袋內藥，是否分兩火線。

是否長短合式。鉗剪是否鋒利。錘送堪否。架機倏高倏下。倏左倏右。是否活便。乃看裝藥安位下子。是否如法。一架連放三次。提鏡裝運速而如式者。為上等。又中者。超格另論。

佛狼機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其造法銅鐵不拘。惟以堅厚為主。每鏡貴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築矣。五尺為中。三尺則僅可耳。再短則不堪也。每佛狼機一架。子鏡九門。鐵門二根。鐵凹心送一根。

卷十三

三

鐵錘一把。鐵剪一把。鐵錘一件。鐵藥匙一把。備征火藥三十斤。合口鉛子一百箇。火繩五根。

虎蹲砲。即碗口砲也。腹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須腹長三尺以上。而鉛子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備一位。以防要路大勢衝突之寇。

練習先看砲身。次看藥。須細細藥線燃之。是否疾躍。鉗剪是否鋒利。藥升有無大小。袋藥稱足。分兩火。

絕是否乾緊。送子木錘。是否堅固。大石鉛子。是否合口。一半木馬子。是否鬆下平口。小鉛鐵子。有無足數。次看裝法。是否合式。藥至某處。木馬至某處。子土至某處。必一一合式。乃令舉放。必高下正合。遠近安置。不致跳躍。又能中把為超等。

國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纓子砲者。近時有所謂毒虎砲者。固亦利器。但體輕易躍。每放在二三十步外。我軍當放此砲時。必出營壁前。至砲所則

卷十三

十四

營牆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適足以中。放砲之人耳。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退虜。而羣砲在後。不得齊放。適敗我事。將欲置前砲於壁間。則火易躍。必傷營內之人。故用之適以為害。今乃特造熟鐵砲。長二尺。腹內相二寸餘。外用五箍。光磨如鏡。極面可愛用法。先用藥線縛之。以布次用藥六七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為準。送至二箍平。上用土少許。入鉛鐵子一層。又用土少築。再下子。子小以

百數子大以五十數口用石子一枚下口一半慢  
慢築實口平而止後尾稍用鑽去土三四寸不等  
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雙爪尖絆下在四  
箍後將前後箍俱前抵砲身大箍之肩庶不退走  
此砲只去人五寸無慮矣庶放大小砲之人無避  
也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盡則諸餘砲可以  
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如前

每砲一位鐵錘一把剪一把錐一把藥線盒一箇藥  
升一箇水送二根木郎頭一箇火藥每出入兩其  
備藥三十出火繩三根火線四十五根木馬子三  
十箇合口石子三十箇鉛子如重一兩者用三十  
箇重三錢以下者用一百箇分大小輕重定數合  
口大鉛子十箇每箇重五錢皮篋二箇每二位馱  
架一副隨二位藥子什物馱架一副

大小將軍不可行用只可守城每遇試放多炸破傷人  
者因用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築實內無轉力遂

乃橫攻今須用藥僅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  
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使藥有轉旋空處上用  
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若  
無大石子壓而激出口大如孟小子如粟出口便  
落不能遠中故腹虛則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  
不橫及矣

大將軍先看子母合口次看鐵門堅壯郎頭送子查  
堪木馬試合平口藥線放一條要迅速長短合格  
藥袋斤數相同子藥什物不欠先看裝置如法照  
火箭打把

每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每子銃一門備征子藥十  
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藥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鐵子  
三百六十五箇共一萬九百五十箇木馬三十箇  
石子三十箇  
無敵大將軍虜馬動以萬數擁來快鎗等器一銃一子  
勢小難禦舊有大將軍發煩等器體重千餘斤身

長難移預裝則日久必結線眼生澁臨時裝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直起非數十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貫而體若佛郎機亦用子銃三俾輕可移動且預為裝預臨時只大將軍毋體安照高下限以木枕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銃且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洞眾罔有不懼而退者其放法先將子銃刷淨用藥線一條擦入外以布裹之恐擊

卷十三

十七

下馬子推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亦防藥被打馬子擊泛耳藥不... 種下口次用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自口上口平下至二種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 其馬子上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腹... 處次下鐵子一層又下土一層俾子銃皆... 再用木送築之如此五次尚不能滿... 一... 鐵子不拘六七層以平口上第五層... 而止此層不用生土

就於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過銃口築實毋使子鑽出乃將母銃酌量遠近以木枕之高下所至為準下子銃入腹門定舉放又每位用載行大車一輛內用活軸十數道即三四人可以上下每無敵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備征火藥一百二十斤生鐵子一萬九百五十箇木榔頭一箇木馬子三十箇木枕二箇木送一根鐵門一根鐵錘一把

卷十三

十八

悍有力箭鏃用透甲鏃點鋼試則射石不捲為佳鏃信要長射入則深絃二條防斷絕弓插一件輕小為佳箭插一件須用圓則不... 插機一枚近做者眼孔皆圓人指却扁孔圓... 以指布外則杜血指黑裏則兜絃致掃食... 宜將孔做前後稍長橫入指中... 則... 不復打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 能... 北方之習最重手射但射不在... 能... 硬弓射重

箭又去得平，又去得遠，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射手射得不遠而平，開硬弓發重箭，能中者二等。射得遠而不平，箭輕弓軟，多中者三等。倭虜之箭，射皆不遠，蓋箭重故也。箭重故中人不可當聽。王將立藍旗一面，是調射手旗號。各箭手官軍攢隊，把以八十步爲止，步弓以五尺爲準，每一千立把四面，每會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類編

卷十三

十九

凡把材把衣步弓俱各馬兵千總做每總大小把四

箇俱用布畫虜于上用木桿二根，縫邊以繩，四角釘之，以便帶行，高七尺，如人騎馬狀也。濶二尺。

凡射箭立身大架，搭箭要快，眼專視賊，前手主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穩疾者爲上等。其有彎腰騎馬等射，已精熟者不必改習，射尚生者務使改從大架射。

凡弓箭手弓要副各力箭要鐵鏃，務三十枝，仍各長

大腰刀一把，解手一把。

射法。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慮周。

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凡打袖皆因把持不定，矢搖而弱，亦因鏃不上指也。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以指末知鏃，然後爲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

類編

卷十三

二十

審者審於弓滿將發，今多於大半矢時審之，何益且

審謂審的，殊不知第審中一事耳。蓋引滿之際，檢點不到，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心使也。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

馬弓。次要開至九分滿，若七八分則難中。

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枝連弓把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爲便，其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凡箭去寧高而過的，慎勿低而不及。

場中射，須業業恐不中，決不可一毫自放，都如無監射，各官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知錯，一枝審過一枝如何不中。

凡中的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閑暇中能必之，忙忽有中者，亦幸耳。若射至五矢，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若忙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騎射箭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倨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絃上。

懸衡

步射，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要論也。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任，但力勝其弓，必先學持滿射之，先近而遠，然後遠，非如一人自未開弓，便止三二十步起也。若欲遠射，豈能致遠。凡射，或對賊把，站定，觀把子，或敵人，不許看扣，日稍曠，則不及，進而制於人，此跟法也。

凡射，前腿似槓，後腿似癢，隨箭攻移，只在後脚左肩。

尖直對右脚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足法也。

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存壓其前手，加舉其前手，務取水平，前手撒，後手絕，二句射之玄機，一撒一絕，正相應之妙，一齊春灰，使兩臂，騰飽，命則箭疾，而加於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

凡射，願惡傍引，頭惡却垂，背惡前凸，背惡後偃，乃身之病，此身法也。

凡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以無名小指鬆開也。學射者有此病，射時用小草稍一寸，用無名小指，共恰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凡對敵射，箭只是箇膽，大力定，勢險，箭短，決無不中，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只是四平架。



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殺人至死，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射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是也。

凡弩弓，要力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鐵箭一百枝，每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大淮南北，風氣平和，今所論之弓矢，宜矣。而大河南北之際，風氣漸勁，則陳州之弓最良，使陳弓北渡，漸不堪用矣。江南以鎮江寧波為佳，然不耐久。若

卷十三

二十三

川廣諸處，地濕風濤，不能用膠，故弓矢全無可用。所用者，糜弧之類等耳。是以交戰恃弩也。北弓矢，惟以宜大諸邊者，最勁最美，交戰必需之，而矢之取材，則泛不可論。然殺敵貫札，非北邊之箭，則不神。箭翎以長者，穩。此言貴短者，舉力強而善射者，稱之。爾翎短則迅疾也。其諸筋膠胎角，擇材之妙，益辨益精，益擇益善，誠不得環筆矣。大抵物有定式，而製作有所不同，事不拘方，而變通亦循時尚。

蓋地有南北，而人無南北。人有南北，而戰無南北。戰有南北，而廟謨、帷運無南北也。

類

卷十三

二十四

東牟威繼光元敬父著

短兵

藤牌以藤為之中心突向外內空可容手軸轉動遇簷高出雖矢至面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為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重不過九斤圓徑三尺兵人一手持牌一手持腰刀此即岳飛旁牌麻札刀之制令軍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術拐子馬是也其制

卷十四

雖稍有不同其用則一此牌兵持必以狼筈為恃蓋此皆短器不能當虜馬用筈拒其馬以牌出筈下砍其馬足此器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南北通用之利物也

古有圓長二制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木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為牌近出福建鏡子雖不能革而矢石鎗刀可蔽足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

頓稱極便

凡藤牌要堅大輕遮一身每人長刀一把棄鎗三枝藤牌無棄鎗如無牌同蓋長短勢絕急不能入頂用棄鎗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隙徑入矣

藤牌單人跳舞內有閃滾之類亦是花法定須持標與長鎗對殺先標使去亦要不早不遲標既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為成藝

試標鎗立銀錢三箇小三十步內命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為熟

卷十四

一藤木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嚴密活利者為合式舞過即用長鎗手對殺鎗到不慌忙不先動鎗一戩即隨鎗而進鎗頭縮後則又止進時步步防鎗不必防人牌向鎗遮刀向人砍只至鎗手之身為上等舞生而對熟者為中等舞熟而對生者為下等鎗到慌忙者膽小故也其人不可用牌刀亂使不知防鎗者為下下等

圓牌北方無藤以柳木加革代之每人長腰刀一把

北方胡馬疾速，又有盛甲，不必用標鎗。聽放砲一箇，中軍整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軍伺候，習時二人一排，務要遮得身過爲妙。先于界河插棍四枝，粗五分，高可二尺以上者，約與二人湖狹相等。聽各人使牌上前，專砍樹枝，砍空者以下等行罰。此卽馬脚也。臨陣時，以牌向頭上築架，遮當虜箭，只是低頭下砍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學，試牌木棍，各牌手自備，每人一次一根。

卷十四

三

手俱集中，軍聽候，每馬兵一旗，預備長短棍一根，一根長七尺，一根長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長棍在後，相去二尺。馬軍各馳馬，步軍各趨跑，向棍來。馬軍用分繫箭，射長棍三矢，馳上先砍短棍一刀，如馬頭，次砍長棍頂頭一刀，如虜身。步軍長刀俱聽令，如原習倭刀進法，向前低頭下砍短棍根一刀，如馬腿，轉身上砍長棍一刀，如馬頭。中式者賞。試刀以能衝入釵鈿狼筈，不及遮隔爲熟。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爲上等，次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爲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撥之。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錘錘大刀，鈎鎌之類，膽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卷十四

四

而今用之馬上不亦左乎。今製法長八尺粗二寸。用一打一刺棍法習之位。在五兵後。必欲馬軍兼用。須加一短刃。可三寸。如鴨嘴。打則利于棒。刺則利于刃。兩相濟矣。聽中軍立起藍高招。各棒手俱集聽候。每隊備短棍一根。長一尺。長棍一根。長四尺。稟安訖。兵以六人為列。聽擗鼓飛跑向前。一齊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馬脚同。又高打長棍一下。如打馬頭同。賞罰例與刀棍同。

棍解 卷十四 五

二人對打。打下聲重有力。不做等候相待之套。打合拍位。打下壓着他棍而入者。又路多者為上等。打無力而熟者。與有力而生者。為中等。力怯打遲。緩舉待敵者。為下下等。狼筈。乃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附枝。節節杈杈。視之粗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為前列。迺南方殺倭利器。今用之以拒虜馬。尤為可用。

凡用狼筈。須要四面竹枝。堅直粗大。杪加利。長一尺許。擇力大者勝之。然後以牌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又必須釵鈿大刀。接翼應之。蓋筈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若精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為重贅之物矣。一試狼筈。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鎗對較。凡長鎗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

棍解 卷十四 六

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刃。造法亦自春平。剖至刃。乃利。必執持在根。用楊家法。初南方倭刃短。未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為馬所闖折。今視之。更可與虜戰。蓋狼筈常鋒。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衛。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戳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筈空戳去。徑刺人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憂細弱也。設若虜馬乘羣

齊來衝我前無筭牌徑用鎗以當之。俄焉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邁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爲用此自然之勢也。

長鎗之法始于楊氏謂之曰梨花。今行于世者卒皆沙家馬家之法。蓋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其妙。而有長短之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

徵

卷十四

七

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施之行陣則有不同者何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擡擲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長短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氣展能而不至于奔潰。兵法云氣盈則戰氣奪則避是已。今有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勢。

一製長鎗法式若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可盈把庶有力後手要把握在根盡頭庶鎗身活動

不滯鎗腰要從根起漸漸細直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擊鎗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擊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輒細要自後漸細方有力最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是棄鎗也鎗頭重不可過兩。

鎗桿樹木第一合木輕而稍軼次之要劈開者佳。錐開者紋斜易折攢竹腰軟不可用。

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鎗圈但拿開他鎗一尺即不

徵

卷十四

八

及我身膊可矣圈拿既大彼鎗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難復

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高五尺濶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毯在內每一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搗鼓擊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于鎗尖上如此逾五孔止。

一長鎗共二人一班舞過柄頭手熟者為上等二人  
柄頭分鎗即進者為上等若鎗分不知進歇鎗等  
他人者為下等生熟例一照藤牌擬之

夾刀棍即大棒也但加一利刃如解首異其名擊刺皆  
便柄亦如棍刃長五寸更短更妙木柄向刃下稍  
存微稜庶倉卒及夜間用之知其刃所向也

鐵頭長二尺蓋因柄細防虜刀砍斷及用手奪去  
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扁至  
錫

卷十四

九

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刃  
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割至刃左右面平乃  
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以  
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截用法一如長鎗但終不  
能禦長器于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拳法無預于大戰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初學入藝  
之門也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輕回進  
退得空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顛番倒插而其猛也

披劈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

閃善者三十二勢勢勢相承遇敵制勝俗云拳打  
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

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  
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回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

大同小異至今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  
十四棄探馬八閃番十二短此其善者呂紅八下

雖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  
十

卷十四

十

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  
棍法楊氏鎗法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  
所長各傳或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若以各家  
拳法兼而習之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釵鈿劍  
戟弓矢鉤鏃挨牌之類莫不先由拳法活動身手  
其拳也為武藝之源不誣矣

銳鈿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刃橫以擊股刃用兩  
鋒中有一脊造法須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

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鑄股四稜以稜為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于馬上。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此自殺倭始。

一鏡鈮共用二人。一掛平使。致柄顛者。乃有力也。舞然而緊疾者。為上等。舞單。即以長鎗對之。大都短不接長。鎗十戳九入。第鎗誘不動。執鈮有勢。進鎗時。步步以鈮頭照管鎗頭。一擊一戳而入者。為上等。鎗來手動身搖。進鎗不知提防。騎鎗而入者。為下等。其舞敵生熟。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試鈮。先令自使。看其身手足法。合一復單人。以長鎗短刀對較。能隔架長鎗刀棍。翼狼筈出入。殺人為熟。

聽中軍聲起。黑高招各鈮手集候。鈮法一打一戳。只戮馬眼。人眼。人喉。即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飛身

向前一戳。短棍頭如馬眼。一戳長棍頭如人喉。中者為上。其平日學使。依教師鈮法。有進無退。以上射箭打鏡。有定數外。其比鈮棍刀鎗牌手。俱以二次為準。凡係大比。其進退坐作。俱用臨陣金鼓號。令以習之。校刀棍。俱用大棍。教師之法。一打一戳。乃為正。餘皆花法也。只專刺馬腹。人喉。馬眼。人面。聽中軍聲。紅高招。刀棍手。俱集中軍聽候。亦照前備。二項木棍。聽播鼓。騎馬飛馳。向短棍戳一下。即

戮馬眼。馬腹也。次將長棍戳一下。即戳賊喉面也。先將鋒炭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為上。務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凡杖棍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庶可入長鎗。每人解首一把。

外有飛標斧。鐵毒弩。鐵穗鞭。簡雙頭棍等名器。惟鈞鎌。稍空行伍。

鈞鎌。又鈮。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

熟誤人第一。叙鈿花法甚多。刻去不盡。只是照命公棍法。以使用。鈿鈞鑷。庶無花法。而堪實用也。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五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聲類

號笛即嘯吶也。吹則聚各官旗頭目。發放軍務到齊方

止。

喇叭有三聲。吹是掌號。大小將領門前及教場行營處。

吹第一次。眾士收拾火兵造飯。遲半時。吹第二次。

各飯訖。出門吹第三次。各兵赴劄營地方取齊候

類輯

卷十五

主將到。發放施行。其在營中。或在教場。乃各人飯

過。出門只掌一號。便聽令行營。或操演。不必仍用

二號三號。

一喇叭吹長聲。一聲謂之天驚聲。各兵齊吶喊。吶喊

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拏治。

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放銃一箇。磨旗。各兵看

旗所向。某處。轉身轉車。

喇叭吹擺隊。伍聲。車步騎三兵。就于脚下。挨管各



留空地擺列

凡擺隊已完喇叭稍歇復又吹擺隊伍者車步騎三

兵一字列開成陣備戰

一喇叭吹單擺開各隊即便挨隊甲踈踈擺開每一

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哮羅一吹各兵起身再吹一次馬兵上馬車兵附車步

兵執器械立齊

凡打鑼各馬兵下馬車正下車再打銅鑼各項兵

卷十五

俱坐地休息旗幟俱偃臥

右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各兵立住又鳴一聲各兵退

還連鳴二聲各兵又于脚下再轉身向前立定

凡軍中一切有音聲等類每欲止必鳴金一聲其已

舉者聞金卽止聽更令後卽如所更之令行二聲

大吹打三聲止吹打及退兵

金邊下方營時始鳴或發人探賊是發五方旗招出營

立表立表營內所以分別門角以便出入識認立

表營外所以分別營盤防守界限賊來舉之以應

遠近緩急

鑼鼓凡點步鼓各兵照先樹起旗次發兵行營每點鼓

一聲約行二十步點紫一聲行一步則將播鼓交

鋒矣但聞播鼓各兵趨跑向前對賊廝殺

凡下營定放鏡一箇豎黃旗播鼓各火兵出營汲水

取柴飲馬聽號收回

打鼓勢用堅木爲鉗起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

鼓沉重則聲齊且遠

鉦一鳴各單擺開兵收隊再鳴各哨收成全營旗幟

通回中軍

砲有九舉升帳砲三舉卽鳴金大吹打升旗砲一舉卽

播鼓鳴鑼升帳靜砲發放後三舉營中肅靜候令

吶喊砲一舉喇叭吹天爲聲吶喊一聲三舉止開

營砲一舉卽聽點鼓便開營行分合砲一營一舉

欲分幾營幾路爲幾舉無定數舉畢看旗幟照旗

色依數分之合營同閉管砲一舉即大吹打閉管

門定更砲遇夜搦鼓畢一舉喇叭吹天為號變令

砲凡號令正行之間欲別更號令人眾隔遠一時

更變恐人不知夫于眼視故先舉砲聲然後方用

旗幟號頭等項示行一聞砲前令即止專心側耳

聽新起何令照行

發放主將出至教場幕屬等官先行參見回還中

軍官稟掌號箭聚官旗聽發放望旗向左右前後

卷十五

四

磨轉一次官旗用手旗引于場前轉身向上換次

先騎兵次車兵次步兵次頭目自隊長以上皆赴

事急只同旗總以上隊長守伍至臺下立定笛止

中軍傳云官旗過來各齊應一聲以卑而尊先隊

長次旗總次車正次百總把總千總俱跪次營將

于臺上跪先起乃發放眾口官旗聽着耳聽金鼓

目視旌旗手熟擊刺步闊進止馬習馳逐謹戢策

轡車熟分合嚴飭火器萬人一心有進無退違犯

的軍法不饒若別有講論各靜聽主將逐一親說

記定依次分付每一項人員班內一人先尊行後

卑行高聲報曰某官叩頭命起至百總止又發放

曰車正聽着凡車戰進止號令俱車正之責臨時

差誤責有所歸車正起去又曰舵工聽着凡左右

前後縱橫曲直俱看車旗聽命車正擺管不合高

下失悞責有所歸次巡視藍旗過列聽發放曰凡

入操喧嘩不肅下營行伍不齊行營後前越後聽

卷十五

五

陣舉動違令斬賊強奪首級戰畢妄殺降人種種

作奸犯科俱聽爾拿來處治臨陣擣碎當戰破耳

回兵查明分別輕重以行軍法若放縱需索治爾

之罪發放畢分付各官旗下地方大吹打得勝鼓

樂聽各回營各哨將一體掌號笛一照臺上發放

即使金鼓班聲相聞無妨也哨將發放畢千總用

旗招把總以下發放亦照臺上但云奉臺上號令

畢把總招百總以下發放只傳臺上分付親口之

言不用耳聽金鼓等文亦云奉臺上號令畢百總  
招隊旗總發放先發放所聞把總之言次發放已  
意畢旗總集隊總各隊兵士發放亦云奉臺上號  
令將節奉各上官話頭一一講說分明畢隊總亦  
令各兵跪聽分付云奉臺上號令發放畢但凡謂  
發放係奉臺上號令凡卑一者必跪聽敢有違  
者即時巡視旗拏送臺上細打遊營

夜巡發放曰官兵聽着夜巡謹慎毋得懈惰悞了事

軍法不饒

加營發放掌號官發放云官旗聽着耳聽金鼓眼視  
旌旗駕船如馬見賊爭先同舟共命奏凱還師各  
捕盜將本船甲兵盡數俱令跪聽先發放板招手  
曰船若着淺治爾之罪次發放線手曰使風不正  
治爾之罪次發放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賊舟治  
爾之罪發放畢

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

類解

卷十五

六

類解

卷十五

七

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  
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  
將門上掌號簡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  
聽面諭夫主將一人耳車步騎官兵數萬一句說  
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  
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旗總  
旗總只傳隊總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  
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挨次再問所傳  
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攙越推挾若有  
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  
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千係偏裨者事小則  
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挨次抄傳互  
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騰文字仍要  
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禍福之說每傳畢差  
巡視旗手街上或歇家喚二三軍人來問之照不  
知條內查治所由

一號令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湏合改易者，先中主將。

謹慎漸泄。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關報賊情事，空文字，只可傳到將領等人員，自知常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稽查傳令。凡發放過話，候大小將領都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前問。今日發放何事，若知大略則已。如全不知，則取隊總問之。隊總能言，則治軍以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百總把總以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于各千總下取一軍，千總把總百總亦各連取一軍問之。不明者，千把總聽營將發落。百總以下所

抽問者，犯過一次，即仍于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臺報云。今日奉到號令，審問各已知悉。

軍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查到絕處，上一旗總說傳過某語，下旗總說不知，則傳

過以後，不知以前一旗總不知者，即係他悞了。若因而悞事，臨時軍法示衆。到止宿處，前營放砲三箇，鳴金落旗。每營約法一箭遠，各營一體落旗。聽中軍到落旗後，仍復升旗。掌號箭是發放，若不升旗，各官自有緊事者，赴稟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內。一凡水陸行營，第一肅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

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亦不許從除明白進止用旗  
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賊或欲暗行暗止  
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遞一人不分官目雖  
主將亦自遞

一物件挨次遞過即便遵守水陸同傳土塊住也

傳小短箭行也傳草木枝立也傳石塊坐也有警

收拾器械預妨賊來衝殺傳大令箭即便于脚下  
隨便每哨官為一營捨擇地勢照營陣立定聽候

中軍傳令每總為一處不許相連

凡軍中號令一向都被混帳慣了是以賞不感罰不  
畏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凡出口就  
是軍令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不可指望已不  
便處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令你們豈不知  
平時箇箇說是勇猛忠義你就說得活現決不信  
你只臨敵做出來便見高低

凡軍兵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兩

看火把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  
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言語攪起攪動若旗  
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  
只一味看旗數號令兵看各營把總把總看中軍  
如播鼓該進就是前面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  
金該退就是前面金山銀山也要退回這等大家  
共作一箇眼一箇耳一箇心何賊不可殺

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  
分晝夜各即駐隊五舉原定記號以辯真偽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六

東牟成繼光元敬父著

色類

騎旗號

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營將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德千

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

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

類

卷十六

以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軍士

有纓而無旗

隊總盛旗長六寸上書隊哨分數字樣方色照營將

旗

旗總背旗一面身長二尺五寸斜角用邊旗桿長三

尺六寸

百總認旗一面長二尺斜角用邊桿用鎗頭長九尺

上書字一局書振勇二局書揚勇三局書威勇四

局書武勇

把總認旗長三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一尺用纓頭

號帶一條長五尺

千總認旗長四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號帶一

條長七尺

營將認旗長六尺斜角有邊桿用纓頭雉尾高一丈

五尺號帶一條長八尺五寸以上俱用小尺

前管將官認旗紅心藍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前軍司命

類

卷十六

中部千總旗黃心紅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紅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紅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紅

左部千總旗藍心紅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紅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紅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紅

右部千總旗、白心紅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紅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紅、右右司把總旗、百總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紅	後營將官認旗、黑心白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後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黑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黑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黑、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黑	左部千總旗、藍心黑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黑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黑、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黑帶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黑	右部千總旗、白心黑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黑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黑、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黑帶
-----------------------	-----------------------	-------------	-------------	--------------------------	-----------------------	-----------------------	----------------------	-------------	-----------------------	-----------------------	----------------------	-------------	-----------------------	-----------------------	----------------------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黑	左營將官認旗、藍心黑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左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藍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藍、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藍	左部千總旗、藍心藍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藍、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藍	右部千總旗、白心藍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藍帶、旗總旗、隊總盈旗、俱	藍、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藍帶	旗總旗、隊總盈旗、俱藍	右營將官認旗、白心黃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右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白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	--------------------------	-----------------------	-----------------------	----------------------	-------------	-----------------------	-----------------------	----------------------	-------------	-----------------------	-----------------------	----------------------	-------------	--------------------------	-----------------------

總旗俱藍心黃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白、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白、	左部千總旗藍心白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白、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白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白、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白、	中營將官認旗黃心紅邊黃帶、珠纓雉尾書中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黃邊黃帶、中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黃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黃、中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黃、
---------------------	----------------------	-------------	----------------------	---------------------	----------------------	-------------	----------------------	---------------------	----------------------	-------------	------------------------	----------------------	---------------------	----------------------	-------------

右部千總旗藍心黃邊黃帶、左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藍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黃、左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藍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黃、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右左司把總旗、百	總旗俱藍心白邊黃帶、旗總旗、隊總盛旗俱	黃、右右司把總旗、百總旗俱白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隊總盛旗俱黃、	旗號、同前、	旗號	車兵不用盛甲、	車正用盛甲、方旗長二尺、	百總旗長三尺、	把總旗長四尺、	千總旗上角濶三尺長五尺、帶長五尺、營將旗上角	濶四尺長六尺、號帶長七尺、
----------------------	---------------------	----------------------	-------------	----------------------	---------------------	----------------------	-------------	--------	----	---------	--------------	---------	---------	------------------------	---------------



前營將官紅旗藍邊黃帶凡旗上字與騎兵同

左千總藍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紅色 百總與本司把

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紅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後營將官黑旗白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黑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黑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左營將官藍旗黑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藍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營將官白旗黃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白邊黃帶	一司把總黃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白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中營將官黃旗紅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
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
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右千總白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
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
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百總與本司
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輪旗號同車兵	但每千只有二把	左部一司即前司
司即左司	右部一司即右司	二司即後司
船旗號		

每營旗各照方色	製以號帶甲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大船大旗	長一丈八尺	濶十三幅	號帶長一丈五尺
甲長旗	方正三尺	桿長一丈三尺	
旗色	前營紅	左營藍	右營白
	後營黑	中營	黃
號帶色	同旗色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	紅旗紅邊藍白黑黃旗俱紅邊	各一面	
左營	紅旗藍邊藍白黑黃旗俱藍邊	各一面	
右營	紅旗白邊藍白黑黃旗俱白邊	各一面	
後營	紅旗黑邊藍白黑黃旗俱黑邊	各一面	
中營	紅旗黃邊藍白黑黃旗俱黃邊	各一面	
旗幟	每伍小旗一面	各隨方色	每隊中旗一面
哨官	藍旗二面	門旗二面	每總藍旗四面
方旗	五面	高招五方五面	每桿燈二個
中軍	五方旗三副	五方招十面	藍旗一十二面
門	旗十面	背上小招督戰軍令旗十二面	清道旗

二面 金鼓二面 掌號官二員 坐纛一面

旗號

清道二旗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途路操習則遇掌號

執在馬路引官哨隊至將臺聽發放異仍領送官哨

隊回營旗桿長八尺用水葫蘆或葫蘆上加以鎗頭

亦可方四尺藍色邊用紅色

旗四面此用以引金鼓桿高一丈二尺纓頭雉尾

珠絡旗素黃色方七尺黑布字大二尺

卷十六

十一

門旗五方各二面此立轅門擺營五方各照方色彩高

一丈三尺纓頭珠絡雉尾旗方六尺邊俱用黃

豹尾旗二面此旗所立之處再不容一人擅闖出入非

有主將號令旗箭召放擅入者不問官員大小人等

軍法阻拿此其限也兵法曰無天于上無地于下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決期赴表以戮後至慎之重之

桿用堅木長九尺頭用利刃旗用絹裁折曲畫豹尾

形闊幅雙折長七尺

五方形旗五面此旗五面以四面四方立表兵之所視

以為坐起進止左右前後周旋者也桿高一丈五尺

纓頭珠絡旗色照方向邊以生旗之色配之不可犯

本旗之色方五尺

東方青陵九炁甲乙寅卯木其神青龍其色藍 南方

丹陵三炁丙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 西方蛟

辰五炁庚辛申酉金其神白虎其色白 北方玄陵

七炁壬癸亥子水其神玄武其色皂

類

卷十六

十一

五方神旗五面此與前五方真形同用各照方色彩畫

邊用生旗之色不可與本旗色相犯方五尺桿高一

丈五尺纓頭珠絡 東方溫元帥 南方關元帥

中央王靈官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玄壇

五方轉光旗五面各照方為色此用在將臺上行則隨

主將以為外表五方之應外表視此為進止立伏桿

高一丈五尺邊與旗幅同色用狹絹二幅長四尺闊

三尺帶用五色自下相生而上長旗身有半旗頭用

雉尾纓絡

五行旗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此乃出征之旗代轉光旗之用也桿用長鎗桿旗照字色邊同木旗之色庶純而可遠瞻方五尺不用彩畫黑旗上用

白絹爲字餘皆黑字旗頭用鎗頭以便出征輕繫色純不混衆目

方高照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氣之色與

大旗之邊同意此該二副共十面畫則示奇兵及子

類聚 卷十六

十三

管中軍親兵夜則看燈籠以代五方之用桿用好堅

竹去皮紅漆長一丈六尺頭用小鎗頭金木葫蘆頂

鐵梁務在輕便照方色全幅絹長一丈二尺燈用照

方色薄油紙

中軍坐纛此不可用于行陣以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

旗大一丈黑緣段爲之白綾爲邊纓頭飾以珠絡極

其華麗方可

二十八宿號帶此帶四方各照方色上畫演禽真形并

中央黃素帶俱用鐵十字懸坐纛上以爲四方之主

但可操而不可用于臨陣以其大且重也無桿

三軍司命此主將號旗顏色隨意不預設以泄機桿用

長鎗旗方二大尺

二十八宿形旗凡出軍立方向入門使兵由之而出則

用又凡遇出兵之日所輪勝宿卽以此旗領軍桿長

丈六尺頂用纓絡雉尾邊幅色俱同各照方向方

可六尺 角木蛟 亢金龍 底土貉 房日兔

類聚 卷十六

十四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斗木獬 牛金牛

及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獮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鷄 畢月鳥

觜火猴 參水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

六丁六甲旗十二面用法共二十八宿旗俱同此旗色

照方向邊同大旗之色桿長一丈三尺旗方五尺頂

用纓頭雉尾珠絡

角旗八面。高大俱同。五方旗。用木紅葫蘆。明鐵雲鏞。頭行則夾五方神旗。但矮于五方一尺。其色則東南上半幅藍。下半幅紅。南東色反。東北上半幅藍。下半幅黑。北東色反。西北上半幅白。下半幅黑。北西色反。西南上半幅白。下半幅紅。南西色反。花焰邊。隨本旗之色。上下各一半。

正旗。高大式桿俱照五方真形旗。上用金木葫蘆。頂各以八卦方向為色。四正方者色純。四奇方者照

類輯

卷十六

十五

角旗各得一半。上書本方之卦于旗之中央。

名將所先旗鼓而已。無事曰軍行。則為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有警。即為分札營壁。立表之需。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紛紛交雜。而不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全憑旗鼓以舉錯。近不知法制。率如兒戲。或輕難祀道。或重難執馳。方色混雜。不可辨認。而臨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手。逼唇為哨。聲却以旌旗為指隊。

具金鼓為飲晏之文。至有大將名冑。而亦烏金。一聽兵士紛沓。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勝負付之自然。以進退付之無可奈何。吁。可勝嘆哉。

中軍官。堅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須笏手。俱聽鼓。比較賞罰。畢。什藍旗。各回原伍。蓋狼筈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旗。長牌。勝牌。手照前比較。畢。蓋牌象覆能生人。故舉黃旗以應之。次舉白旗。各管長鎗。手照前比較。畢。蓋長鎗。刃風。故舉白旗以

類輯

卷十六

十六

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又鉦。短兵。照前比較。畢。蓋短兵。勢節險短。如水之激。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弩手。照前比較。畢。蓋神器屬火。而弓矢皆前行器。故舉紅旗以應之。水操。佛郎機。紅旗。鳥銃。紅高招。弩手。射手。火箭。手。黃旗。標鎗。打石手。藍旗。刀手。勾。鎌。手。鎗。手。白旗。

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定就方色。旗號。譬如遠見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其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

便同某方安營。一箇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爲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馬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把將官預令旗牌伺候。徑聽鄉來。況着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爲臨時拿了一箇。就有一箇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

類解

卷十六

十一

戶加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辯。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一時迷失方向。卽難認。惟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卽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卽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玄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卽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卽方爲西。行

類解

卷十六

十一

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卽行爲土。土之色屬黃。方爲中。神爲勾陳。卦爲太極。若舉點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各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點各管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生。各管隊總看本旗。總看本百總。百總看本把總。把總看本千總。千總看本哨將。哨將看本主將。各號旗若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管俱照旗而動。如止于一旗立點。則該應之旗俱點立。別旗照常。

若主將五方旗招俱偃，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則該應旗俱偃。別旗照常。某旗磨，則該應旗俱磨。別旗照常。某旗向某方，則該應旗俱向某方。各兵隨旗而往。

凡主將旗舉時，先哨將應之。千總不許先應，哨將旗舉，先千總應之。把總不許先應，千總旗舉，先把總應之。日總不許先應，把總旗舉，先百總應之。旗總不許先應，百總旗舉，先旗總應之。隊總不許先應，旗總以下，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令同，差錯以軍法治。

黃旗屬土，中營中軍所用，但見黃旗，即知為某中營。某中軍也在五營，則為五營之中。在一營，則為一營之中。在一千，則為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則為五人之中。凡人面向者為前，紅旗屬前，凡營壘所在向前者，則用紅旗。但見紅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左手為左，藍旗屬左，凡向左者，則用藍旗。但見藍旗，俱想向左。

凡人就本身右手為右，白旗屬右，凡向右者，則用白旗。但見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為後，黑旗屬後，凡向後者，則用黑旗。但見黑旗，俱想轉身向後。蓋曠野人眾，若說東西南北，認辯不真，凡人皆有左右手，面前背後，故即以其易知者教之。

凡常操及發兵，于主將未到場時，先將望竿繩縲等項收找停當。候主將陞帳，稟陞旗，即放砲播鼓陞旗。旗正着甲，執白旗一面，上斗聽中軍號令。凡掌呼囉兵

立則旗立，凡打鑼兵坐則旗收。旗向前點官軍俱向前行，向左點俱向左行，向右點俱向右行，向後點俱向後行。車步騎大小將官旗總車正俱視此旗向。往如遠行，俟掌頭號畢，稟放砲播鼓，將望竿眠行。遇報有警，播鼓再立望竿。賊從左來，則旗向左磨。賊從右來，則旗向右磨。前後亦然。賊從兩面來，先磨賊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賊從四面來，將旗繞竿頭轉遍。賊遠則旗頭向上磨之。賊來近則旗頭平低磨。

之賊近百步來則旗低垂向下磨之賊退則立某方賊退立在某方亦如報賊來事例事定將旗捲訖若緊急追賊無望竿車此條不用

一旗法隨鼓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拳住

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豎起

凡塘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不許依人擅動夜看高招火

鼓與晝一般

類四 卷十六

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七

東牟戚繼光元敬父著

什器

馬軍一中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

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七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旗總認旗七十二面

類四 卷十七

隊總認旗一百一十六面 旗總背旗桿七十二

根 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 金鼓一副

虎嘯砲六十位 鐵錘六十把 鐵剪六十把

火線九百斤 藥線盒六十箇 火繩一百八十

根 鐵錐六十把 火藥九百斤 大鉛子五萬

四千箇 木馬子一千八百箇 石子一千八百

箇 皮篋一百二十箇 藥升六十箇 木送六

十根 木郎頭六十箇 獸架九十副



鳥銃四百三十二門	棚杖四百三十二根	藥
藥四萬三千二百根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筒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銃套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	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筒	
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	鉛子模二千四百副	
快鎗四百三十二桿	棚杖四百三十二根	
鐵錐四百三十二把	鐵剪四百三十二把	
藥袋四百三十二箇	藥線筒四百三十二箇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筒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四千五百斤	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筒	
藥線二十一萬六千根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	
火箭籃四百三十	二箇	
油單四百二十二箇	盔二千七百九十	
甲二千七百九十副	銜帶二千七百九十	
鐵裝一千三百四件	弓一千一百五十二	

張	弦二千三百四條
大箭	二千一百五十二把
雨罩	一千一百五十二箇
腰刀	一千一百五十二把
雙手長刀	四百三十二把
銳鉞	四百三十二把
鎗棍	四百三十二根
大棒	六百四十八根
銅錫	二百一十六口
拒馬	六百四十八副
將軍一營	旗鼓并該設備軍火器械
將軍	認旗一面
金鼓	旗二面
門旗	二面
坐纛	一面
五方旗	五面
高招	五面
巡視旗	十面
千總認旗	四面
把總認旗	六面
百總認旗	二十四面
旗總旗鎗桿	七十二根
隊總旗鎗桿	二百一十六根
腰刀	二百一十六把
金鼓	一副
鳥銃	一千八十門
棚杖	一千八十根
錫釐	一千八十箇
鉛子袋	一千八十箇
藥管	三萬二千四百箇
火藥	四千三百二十斤
鉛子	二十

一萬六千箇、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根、鉛子模  
一十二副、長刀一千八十把、藤牌二百一十  
六面、狼筈二百一十六根、長鎗二百一十六  
桿、弓二百一十六張、弦四百三十二條、大  
箭二百一十六把、兩單二百一十六箇、鏡靶  
二百一十六把、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大棒  
三百二十四根、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戰車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金鼓族二面、門旗二面、五方

旗五面、角旗四面、高招五面、坐纛一面

巡視旗十面、千總認旗三面、把總認旗九面

百總認旗三十四面、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二百六十五架、子鏡三千三百四門、每

輛十八門、鐵門五百一十二根、各四根、鐵錘鐵剪

各二百五十六把、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

凹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鉛子二萬五千六  
百箇、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火繩一千二百  
八十根、

鳥銃五百一十二門、鏡袋五百一十二箇、藥

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藥簷五百一十二箇

細火藥三千七十二斤、火繩二千五百六十

根、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棚杖五百一

十二根、各四根、鉛子模三十四副、

火箭一萬五千三百六十枝、火箭篋并兩單俱

二百五十六箇、圍慢各一條、大油單各一張、大棍

七百六十八根、銅鍋一百四十四口、桶一百

四十四隻、每營車八十輛、每輛載米二石五斗、

烘炒三石七斗五升、黑豆六石二斗五升、共載米

三百石、烘炒三百石、黑豆五百石、

輜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坐纛一面、五方旗五面、角旗

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八面
千總認旗二面	把總認旗四面	百總認旗	十六面
隊總旗一百六十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一百六十架	每輛各二架
子鏡一千四百	四十門	各九門	鐵門三百二十根
各二根	鐵錘一百六十把	鐵匙一百六十	把
鐵錐一百六十把	凹心送子一百六十根	各二件	火藥三千二百斤
各六十斤	鉛子一萬六	千箇	各二百箇
火繩八百根	各十根	鳥鏡六百四十門	各四門
棚杖六百四十根	各四	根	錫簍六百四十箇
各四箇	藥管一萬九千二百	箇	各一百二十箇
鉛子袋六百四十箇	各四箇	鏡	套六百四十箇
各四箇	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	各	二十四斤
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	各一千二百箇	火繩三千二百根	各二十根
鉛子模一十六副	大棍七百二十根	各六根	銅鍋一百六十口
各一			

口	木桶一百六十隻	各一隻	喂驛柳筐八十箇
草鏟八十口	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鏡三箇	噴	筒六十箇	鳥嘴鏡一十門
炮罐一百箇	弩	箭五百枝	藥弩一十張
粗火藥四百斤	鳥	鏡火藥一百斤	弩藥一瓶
大小鉛彈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火砲二十箇
釣鑊十把	砍刀一十把	過船釘鎗二十根	標鎗一百枝
藤牌二十面	寧波弓五張	鐵	箭三百枝
灰罐一百箇	大旗一面	并號帶	大
蓬一扇	小蓬一扇	大櫓二張	舵二門
板	四門	大索六根	小索四根
每根長十八丈	舵索一根	繚後手索二根	旋繳四根
每根長	二十丈	絞旋索四根	鐵鍋四口
并蓋	花碗八	十箇	鐵欽四把
鐵鏟四把	鐵鑽四把	鐵	

鑿四把、鐵斧四把、薄刀二把、銅鑼一面、	大更鼓一面、小鼓四面、大桅旗一頂、五方	旗五頂、水桶四担、并標梁、燈籠十盞、木梆鐵	鐸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十株、火繩六十根、	繩十根、鐵羨蔡一千箇、	捕盜自備用釘四十觔、油五十觔、麻六十觔、	灰三石	各兵自備篋盛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	次大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四座、碗口鏡三箇、鳥嘴鏡六把、噴	筒五十箇、煙籐八十箇、火砲一十箇、火礮	五十塊、火箭二百枝、粗火藥一百觔、烏鏡	火藥六十觔、藥條六張、弩箭一百枝、弩藥	一瓶、大小鉛彈一百觔、釣鍊六把、砍刀六	把、過船釘鎗十根、標鎗八十枝、藤牌十二	面、寧波弓二張、鐵箭二百枝、灰罐五十箇、
---------------------	---------------------	-----------------------	----------------------	-------------	----------------------	-----	---------------------	------------	----------------------	---------------------	---------------------	---------------------	---------------------	---------------------	----------------------

大旗一面、并號帶、大蓬一扇、小蓬一扇、大	櫓二根、舵二門、旋三門、挽篙一十根、大	索四根、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線後手索二	根、板舵索一根、旋織四根、每根長二十丈、絞	旋索四根、鐵鍋二口、水桶二担、花碗五十	箇、鐵鋏二把、鐵鋸二把、鐵鑽二把、鐵斧	二把、薄刀一把、鐵鑿二把、更鼓一面、小	鼓二面、銅鑼一面、重五觔、五方旗五面、燈籠	四盞、木梆鐵鐸一副、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三十六根、繩五根、鐵羨蔡八百箇、	捕盜自備用釘三十觔、油四十觔、麻四十觔、	灰二石	各兵自備用篋盛一頂、腰刀一把、隨身釘鎗一	根、	中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碗口鏡三箇、鳥嘴鏡四把、火繩
----------------------	---------------------	-----------------------	-----------------------	---------------------	---------------------	---------------------	-----------------------	----------------------	--------------------	----------------------	-----	----------------------	----	-----------	-----------------------

二十四根	實筒四十箇	煙罐六十箇	火磚二
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蒸一百五十觔	烏
鏡火藥四十觔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弩
藥一瓶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觔	鈎錄四把	
砍刀四把	過船釘鎗八根	標鎗四十枝	灰
罐三十箇	大旗一面	并號帶	大蓬一扇
一扇	遮陽蓬八扇	大櫓二枝	邊櫓八枝
舵二門	旋二門	竹槁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二根	每根長十五丈	板舵索一根	繚後手
索二根	旋繳二根	每根長二十丈	絞旋索一根
度纜一根	鐵鍋二口	并蓋	鐵鋸一把
碗四十箇	鐵鑽一把	鐵斧一把	鐵鑿一把
薄刀一把	銅鑼一面	重五斤	更鼓一面
鼓一面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柵一箇
鐵鐸一箇	備用杉松木五株	約五根	
補盜自備用釘三十觔	油三十觔	麻三十觔	

灰二石			
各兵自備用箕	盆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
根			
常日每一名	各將米二升	炒黃包裝一升	併為細
末一升	另包麥麩二升	一升用香油作餅	一升蒸
燕六合	用好燒酒浸	晒乾再浸	以不入為度
麵另包	四合用鹽醋浸	晒亦以不入為度	晒研為
才另包	行軍之際	非被賊圍困至緊	不許用出兵
隨行忘帶者	如失軍器同		
車馬步什器總數			
盔甲	臂手	鈎錄	鏡鈿
夾刀	鴨嘴棍	大	
棒	長刀	藤木牌	狼筈
腰刀	大將軍		
虎蹲砲	快鎗	烏銃	提砲
皮篋	銅鍋		
鑼鼓旗	狼機	圍幔	油篋
木桶	柳筐		
火鑊石	鉛子模	木馬子	鐵鑿
以上器具	遇有損壞	應行官給一次	以後遇有損

壞所費工料不多軍力可辦應該本軍照式賠償	程帶 柳瓢 解手刀 弓 箭 弦 徽袋	火線 子藥袋 藥管 火線銅 鏡套 燈籠	水袋 馬鞍仗 夾板 料兜 繩絆 釘鏢	解錐 草劍 翰鞋 號衣 大帽 石子	鐵斧
以上俱于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直估	明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若責本				
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費又	非市買可得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				
管官呈報本將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者重責示	懲官為之處願納價者免				
鐵門 鐵錘 鐵剪 鐵錐 藥匙 鐵送子	擗杖 錫鑿 火繩 木榔 車驟鞍屐 繩索	木枕 木郎頭 馱架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騎什器	旗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	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程帶一	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柳瓢一箇	烏鏡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程帶一條柳瓢一箇	兵以上皆同 烏鏡一門長刀一把擗杖一根	手同 錫鑿一箇 藥管三十箇	子袋一箇 二項快鎗手同 鏡套一箇備征火藥每	出三錢備三百出另備空藥六兩通共六斤鉛子	三百箇 快鎗手同 火繩五根每筒鉛子模一副	鏡子同 鏡套三錢鉛子為合式藥比鉛子分兩每	一錢加二分餘做此布油單一張	快鎗手每名快鎗一桿錐一把剪一把藥袋一箇藥線	筒一箇藥線五百根 備征火藥每出五	錢備三百出共備藥九斤六兩鏡口不同子藥照	烏鏡例加減火繩三根 鋒利腰刀一把火
-----	-----------------------	---------------------	-----------------	----------------------	--------------------	---------------	-----------------------	---------------------	----------------------	----------------------	---------------	-----------------------	------------------	---------------------	-------------------

鑲石一副

鏡手每名鏡一把、火箭自負三十枝、備帶三十枝箭筈

一箇、油罩一箇、餘同上

刀棍手每名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

枝、雙插二副

棒手每名大棒一根、弓刀手每名腰刀一把、弓鎗

手每名鈎鎗一把、餘同上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根、臨時即克棍擊之用、鐵尖可

類解

卷十七

十四

刺俱習棍法、銅一口、行負五人預備攻圍乾根止

則可歛

馬每匹鞍仗一副、響頭一副、肚帶二條、滾肚一條、韁繩

二條、鐵板一箇、木椿一箇、以上響頭木夾板一副

燈一副、通履一副、絆馬繩二條、備馬皮條一副、布

料兜一箇、草鋼每隊一口、打損藥一包、防塵被即

捺敷之、鞭一根

騾每頭馱架一副

騎神器

凡騎兵營有虎蹲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官、名為

管神器、把總專為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喂飼

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專責隊總管、放下

營時十部不用、俱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

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拒馬柞

每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馱、每營左右

類解

卷十七

十五

中三部俱同、下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

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層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

單層、便于出入

步什器

藤牌手每藤牌一面、鋒利長腰刀一把、好水光拳石六

塊、牌上各帶藥蓋十粒、六筒裝連

狼筈手每名狼筈一把

每小隊輪帶拒馬一副、布城一堵、或杖或鐵一把

火之一器。號為神器。北虜有硝而無鑽。東倭有鑽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于腹裡東西南北。彼此交販。亦且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尤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饒。藉以威中國。甚者雲南緬首。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若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

類

卷十七

十六

福船

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聞船力而不關人力。是以每每取勝。但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是以賊舟一入裏海。沿淺而行。則福舟為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滄

海滄。稍小福船耳。喫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非福船。

此設賊舟亦大。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闘。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有蒼船之設。

蒼船一名鱧船。又蒼之大者。

蒼船最小。太平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中遇賊戰勝。遂以著名。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勢既不能冲犁。若使徑逼賊舟。以短兵鬪力。我兵多敗。但賊舟甚小。一

類

卷十七

十七

入裏海。必用蒼船以追之。撈取首級。水湖中。可以搖馳快便。近者改制為鱧船。比蒼船稍大。比海滄差小。而無立壁。最為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

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于陸。設使將水兵教鍊。遴選亦如陸兵。而後登舟。功倍于陸兵。必矣。開浪。八槳船。網船。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喫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



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汛但坐臥處不冠冕耳網船形似織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罩罩之風浪大又可拖之塗上且不能覆喫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銳二三人沿淺沿塗打賊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遊士高談火器杜撰奇巧其實只鳥銳一種當場尚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

卷十七

十九

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管每面只得六百桿况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爲繼只得分爲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鏡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燃不得入用指引唾而燃者有將火線滅

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

布城

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外既立有距馬蒺藜以爲禦而復有布城遮映緩急之間便不敢輕

旗

卷十七

十九

易近我營壘賊如來敵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鏡戳鎗射弩無不便空如賊亦打鏡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搭一床于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計法每一隊雙立爲鴛鴦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淡色畫界磚石之形拒馬

敵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土用屈鐵

頭下用鐵鑽，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壓其中。

蒺藜繩連利于收起

蒺藜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為一繩，俱用繩串入。

蒺藜心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

俱牌上掛帶以行。

符牌。

此牌有數法，或用皮牘，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

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

兵家厭昧術，激我士心而非真，以此為恃也。凡兵。

所帶繩申蒺藜掛于此牌，向外釘上以行，用時取。

下鋪地，圓藤牌豈擊殺之器，凡賴之以整部伍，齊。

進止，遮眾壯氣，進如堵牆，退如風雨者，惟有此牌。

功大為可用，然第遮革刀鎗而不能革鉛子耳，法。

長五尺，橫闊二尺。

軟壁。

軟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張陣前堵。

鉛彈釘板可攔路。

剛柔牌。

此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噉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

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

十步可放者，其法以輕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

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裡用好蚕綿。

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白綿紙。

每二張鬆鬆團為一球，挨行擺之，又用蚕綿五觔。

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

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并勿坐臥，結實重。

可十五觔，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重，而官司不。

能辦耳，除此外，或以鐵為鋒，或云用鷲毛人髮，或。

用密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失其脊，皆不能遮。

噉鉛子。

噉鉛子。

噉校。其哨某隊某甲兵某，人後面某官押馬噉。

枚號令

竹籤四寸長五分闊上照式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  
飾掛頸靜砲響各銜枚肅靜代圓枚而用更可查  
考

鬼箭

鉄蒺藜糞汁炒藥毒藥戮脚曰鬼箭撒地以為阻路守

險之用

竹筒貯蒺藜

新編

卷十七

三

此筒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蓋下用原節

為底貯蒺藜懸之于腰用時手提撒之下地均勻

且速而不結除此皆不利用

砲石 此圖活掛上打去石於附著

用一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兜貯不搖勢一擲而去守

城空用

夜伏耕戈

弩機用浮輕箭染草烏毒藥以線引繫椿于二三十步

橫路而下堆草藏形懸線而機發箭必中恐害本  
軍須阻所行要路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于人足之先弩又無  
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  
弩盡頭下之俟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  
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  
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  
機也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矣

新編

卷十七

三

俱准着人身也

木城

用大小木為之每扇闊五尺高槩五尺滾木二道費大

竹釘浮于栓上約可一人負之而行輕重適均在

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營

立成營盤

紙燈

應備中軍大將旗鼓上各黃油紙鐵絲燈一盞俱粗四

寸長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盞吹鼓手三十八名。三十八盞角旗八面。八盞將蘇一面。上燈四盞。凡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粗同。但長止用六寸。低執隨身。

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鐵絲燈一箇。高招一箇。俱圓一尺五寸。每一隊旗上一箇。色同。圓八寸。

左總同前總數。但用藍油紙。長二尺。粗五寸。隊燈長一尺。粗同。

願解

卷十七

五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白油紙。方形一尺二寸。隊燈八寸。後總同前總數。但用黑油紙。圓形高一尺二寸。橫二尺。隔四寸。隊燈高八寸。橫一尺六寸。隔四寸。

中總塘報等燈。俱圓而黃。小止用八寸。

各燈一盞。用黑油布四層罩蓋。一箇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徒。或暗營倭明。令賊莫測。

一每兵置筋一雙。漆碗一隻。腦包一箇。隨時色衣一件。如遇調遣。給與盈甲。

一各船官補兵役。各備簑衣。若笠一副。以便遇雨應用。如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弓箭亦書各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為檢給。或臨操。易為辨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製造軍器。將官多推托有司。蓋避嫌。取臨戎誤事。其咎難歸。但銀兩出入不覈。何嫌之有。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任然。須將官親為之。方俾實用。不然。降式受成。縱使數更。得精加修。

願解

卷十七

五

不無輪。誤時。且司出納者。惟知屢估。務至疲儉。以為節省。經管無從。侵蝕。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餅短條。法立弊生。如何杜得。

一各府州縣所製器械。徒費錢糧。無益實用。其故皆起于侵漁。處多。當未製器之前。營求領造一費也。委官帶例二費也。吏書庫子侵蝕三費也。匠作磨破四費也。以故造作率多不堪。良可深恨。哈赤之變。五年所矣。徵調不下數十萬。而未聞一

旅稱紀律者至亦營以暮氣司提調其備巧固不  
任受甲而甲亦不承受一切作器可知已。月破既  
多朽鈍如故作器不可用亦不能用不及用從來  
奴首狙伏伺軍雷種種資具始突來若責左券然  
西虜又挾奴以居奇飽則燧去非裔夷能窮中國  
也殆中國自窮耶窮則變其自強也夫

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十八

東牟戚繼光元敬甫著

儀節

夫軍中可使必鬪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鬪  
眾如鬪寡形名是也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  
可踰閑則知效長苟事急布惠當陣殺人皆無救于  
成事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  
急之務加以頭目愆多無剛和光途日不肯任怨軍  
禮之不興也久矣今法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  
集于場主將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  
從少有犯者卽得徑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  
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究理惟侵剋一節不  
在禁例若牽引侵剋以圖害本管隊長者治以軍法  
隊下士卒犯科隊長同戮咸抵于罪若隊長臨士卒  
亦必同甘共苦而隊長之承哨長哨長之承哨官哨  
官之承把總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若是而儀禮既

明一旦臨壘，孰不從命。自在各相上一等者，倡之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軍禮豈不重哉。

軍中將士當同甘苦，如步卒在前，將官須按轡徐行，每至險處，卽空下馬，逐隊而趨。凡遇安營，止宿去處，主將當逐一巡視，庶幾恩厚而令可行。

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卽時放入，不許攔阻執辱。把百總以下，不拘暮夜食寢之時，卽穿衣領赴

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諭其自往，務要耐煩待他，如或厭惡作性，不與他好好曉諭者，或被訪出，或問本人得知，定將該管官記過類論。

管中紀綱，最要嚴整。該提調官一入武場，便空軍法從事，不可一毫姑息。務使上司令行于千總，千總令行于百總，百總令行于隊長，隊長令行于兵士，乃是軍法。不然，直兒戲耳。千總而下，有違法剝兵者，寧上察而治之，部士告訐卽實，各行罰治，務使權在上不在

下違者重究。

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奉金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凡千總待中軍，以長官禮閱人馬，則併坐于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奉臺上發放，則跪而聽之。私諭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合管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立馬候過。

凡隊總千旗總，旗總千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于隊總，其途遇本管俱下馬，倘見遲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于下馬卽已。又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凡議過禮節，就是軍令更易，不得如隊長所管數人，既惡屬下抗違，已就不可，又效屬下復抗在上頭目，敢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以軍法治。

凡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督撫，督撫轉達兵部，偏裨以

下不許擅往都會說人是非如有驀越各上司徑行者查究參治甚或有結交京要私寫揭帖傾害他人遇調發臨敵騰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

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將亦如之路迎從便別營主將官銜拜帖角門庭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

進操及征調在外與掌號笛發放把總官卽戎裝錦繡哨隊長各小袖依方色戎衣執旗俱以軍容承接

卷十八

四

發放之際哨官凡有稟白跪聽把總授成哨長跪聽哨官授成隊長跪聽哨長傳令發放小兵跪聽隊長傳令發放哨長以下見把總叩頭俯伏隊長以下見哨官亦如之

凡公所哨官見把總一跪一揖哨長見把總兩跪一揖隊長不許長揖哨長見哨官一跪一揖隊長亦不許作揖隊長見哨長作揖侍立

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者立則傍立坐

則傍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飲食之際軍士候旗隊

總旗隊總亦務相揖讓凡有常行事體軍士務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并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三諫不聽稟百總知若因諫正旗隊總既不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圖報復者軍士不必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復曉諭旗隊總再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卽時口責三次不聽先將令書供在桌上無卓則懸于壁命犯兵跪

卷十八

五

對號令某一款所犯相同處治多不過五棍不服者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歇者亦讓以兄禮凡事避避不許倚犯餘則平處係百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同居者照依軍士共旗隊總同住例

凡平時無警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許冠帶哨長義士許青衣隊長許青布衫繫絲其禮儀把總之待哨官哨官之待哨隊長哨隊長之待兵士許以鄉情從便相

待但坐須要側侍不許齊肩平列雖下至隊長與兵亦然

凡病兵初視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

一看管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更籌

凡行軍宿野遇日晦夜暗必須定更傳籌知早晚先以

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一十分每

卷十八

六

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為一時依二十四氣節為十

二籌以日出入為則每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

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取珠三

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箇為數緊慢行數七百四

十餘步或數珠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

步餘為一刻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步程限二十里

二百七十餘步為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

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為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

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十

五箇為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

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

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為始時定而更漏均大

同小異可為警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十八步

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過若傳籌五十次其餘五

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

四氣皆有異同餘倣此

卷十八

七

一定更籌之法一日一夜計時百刻人徐行二百

里每夜自初昏至黎明計五十刻如以春分秋分

晝夜兩停為準每刻行二里共行一百里如夏至

前後夜極短四十一刻行八十里盈冬至前後夜

極長五十九刻行一百二十里縮其餘四時照節

序短長增減計算假如九十步安一直史往回一

百八十八步發一更籌每里發二籌春秋二至計二

百籌冬至二百四十籌夏至一百六十籌晝盡天



曉其夜天曉卽以此定之行兵以令箭代鐘

浙東潮信

初一初二三十四寅申長巳亥平 初三初四

五十六卯酉長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

長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

三廿四丑未長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長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長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長丑

未平

卷十八

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于  
地下之中而會于月潮生于寅則汐于申潮生于巳  
則汐于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太陽出沒應潮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兗入鷄場 三七發甲入

午地 四六出寅入犬藏 五月生長歸乾上 仲冬

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寅時

九五更四點微 二八五更二點歇 三七平光起

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

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占風濤

日暈主雨 月暈主風 按方有闕卽此方風來 日沒騰

青紅無雨也有風 返照在日沒前 騰脂紅在日沒後

星光閃爍不定主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

卷十八

九

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

滂大雨同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 雙日起雙日止

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更多 暴惡之風盡日而沒

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 雨

最難晴 凡春風易于傳報 一日南風必一日北風 雖

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

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若礮車

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煙如霧名曰風

花主風起，雲若魚鱗，不雨即風。凡雨陣自西北起

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

急易晴。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秋天雲陰，若無風

則無雨。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夜間聽九道遙鳥叫，卜風雨。一聲

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鰲籠張得鱗魚，主風。

卜蛇蟠在蘆葦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

即至，望上稍慢。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

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

梅花風打頭，揀花風打末。

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北風，二月忌初二北風，三月忌清

明北風，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為始，筭至五

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

在前後三四日，七八月若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

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十月忌初

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十一月冬至風，臘月廿三

指塵風

得師特以禮儀，儼然不可近，雖經題講或不法

國體，而以秘閣則爭之旁流，如前儀事者可鑒也。

然屈極矣，伸之當自下始，若山候遊就，是大將之

餘技，侈乎藉憑甲縮地以威敵，古大用也，欠矣，故

薄而不錄，以硬好奇，并誣世者。

類輯練兵諸書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董承詔編承詔武進人萬歷丁未進士天啟中

官至浙江左布政使是書輯錄戚繼光談兵之言

繼光所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儲練通論哨守

條約四書承詔蒼萃其說刪除繁複編爲十六類

曰奏疏曰條議曰將畧曰兵紀曰賞罰曰陣曰營

曰戰曰操曰哨守曰長兵曰短兵曰聲類曰色類

曰什器曰儀節而以汪道昆所作繼光墓誌及承

詔所作小傳冠於首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明〕張龍翼輯

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兵機類纂

三十二卷》提要

兵機彙纂序

有謁吾浚而來請者為  
間張子羽明手一編問序  
于余：閱之乃兵家言也  
上起軒轅以及

昭

代其間兩臣雲將匡王定  
鼎之謨咸在是矣事博而  
該文簡以嚴誠哉其為兵  
機妙纂也張子幼即受書  
黃石棄儒冠練習時務又



加考索編纂數十年勒成  
此書以俟戎行者之問律  
焉若余少師 孔 孟長  
不習兵烏能言其要然嘗  
聞之矣天生五材武有七  
鐵序二  
德則兵也者戡定禍亂禁  
民為非致義之用而終仁  
之生也是所以為生而非  
凶所以安之而非危也自  
文德不昭武功以覲而揣

摩陰符之士惟求感忽悠  
闇莫知所從以為九天九  
地則其志務于多殺人多  
殺人而兵遂為天下毒而  
天下不竟從嗚呼覲武無  
鐵序三  
烈豈戰之罪哉夫聖王行  
師以申九伐也而亂人習  
之以恣所欲甚矣凶人不  
可授以凶器也故聖人慎  
言兵矣然天下雖大好戰

必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古言之今為烈則當夫蠻  
夷猾夏寇賊奸宄虐劉我  
民不克胥匡仁民之主必  
且赫然震怒簡迪長子推

鐵書四

轂授鉞壺以內壺以外車  
至天下至地惟將軍之制  
則錫命之重矣使為長子  
者命在師中志滅匪茹而  
出師無律進退失嘗謀之

不減而議撫議和苟且為  
計徂旦夕之安而憂百世  
其奚以不負天子哉此無  
他平生不知簡練而臨事  
昧于適變也古之君子軍

鐵書五

師之制戰陳之法以至觀  
天因地應執制奇固不好  
學深思心知其意何必形  
弓太嘗然後彪炳哉當其  
壇上布指隆中抱膝而楚

漢曹孫燭焘數計矣所以  
當大事而無思也豈非其  
習之者豫乎則是書也羽  
翼武經而糾：之夫荷戈  
橫誦可也雖然古耒名將

錢序六

增竈減竈火牛火猱或踵  
事而增華或變本而加厲  
用不一方事各有濟寧按  
圖而驥之索鑄舟而劍之  
求哉不知規之標之存乎

法神而明之存乎人睢陽  
武穆不拘古陣而漢書無  
遺忘左傳不釋手則觀夫  
大畧識其運用者安見不  
在夫區：之間也讀是書

錢序七

者其亦求運用之妙于一  
心乎然言心而吾更有說  
矣心以立志也志以作氣  
也夫兵以氣勝也今天下  
豈乏勇敢強有力之士哉

所貴于勇敢強有力者為其敢行禮義也天下不乏勇敢強有力者而智昏于利謀遂其私雖有勇敢強有力而不為

鐵序八

國家用益以濟其亂可惜也盍先正其心乎知君親之義嚴邪正之辨雖當強潔厚實而大義益為炳如不愛錢不惜死誠如古人之

所云也加以學濟以才以之為功無不立為名無不成矣雖古之巨人不多讓乎今

鐵序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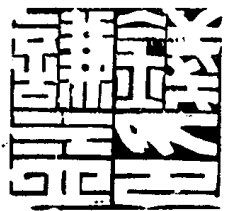
天子神武當陽而小醜未靖將帥之士聽鼓鼙而昧以思矣克勝大任而應我天子之求者唯此立志以帥氣者乎吾願讀是書者當先讀孝經春秋而樹立乎



大倫也世道有厚幸矣天下皆干城矣是為序

崇禎歲舍癸未九月虞山錢謙益題于明發堂

錢序十



序

或言兵有定法而無定機斯言殆非也夫兵無定法者也而嘗有定機何以言之今夫兵自周官以上其事皆藏其用皆寄而况於其為言有揭、朕以書孤行者乎蓋至孫吳穰苴之時舉天下之事兵幾居其八九則其不能不勒為書而著為法伊時勢使然也然其道注、變遷莫

測故有一言於此而其為用或  
正或偏或險或逆用之一不當  
則喪師辱國為世僂笑何則彼  
但聞兵有法而不知濶無定其  
節候分寸一聽於機者毫釐

其教二

不易而東西定位者也是以失  
律謂之失機而善用兵者惟於  
當機若數一二而賸黑白蓋其  
犁狀著列不可挪動如此故曰  
無定法而有定機也吾觀古之

名將深睹此秘而精用之者莫  
如韓淮陰李藥師岳鵬舉三君  
其它亦必皆有合焉故能料敵  
制勝而奏摧陷廓清之績其普  
此者未有不敗者也我

其教三

國家

神 聖開基將帥不乏雖其承平之  
久至於

神 穆 二祖之際可謂彬々文治矣顧

其時猶有著書言兵者咸繼光  
之疇海內有畔注輒定之今  
皇上天縱文武朕中原用兵且  
十餘年間外之帥不啻數易而  
獻俘洗兵厥期未覩路鼓賁鼓  
之靈經屢挫焉抑獨何欤夫非  
機濼之間用之者注注倒見不  
知以不定之濼而聽於一定之  
機使其機游移焉致屢蹈傾危  
乎嘗冀四海之大必有豪傑之

士起而一寶斯言而雲間張君  
羽明以其所輯兵機彙纂一書  
問序於余余讀之稱快焉張君  
慷慨健士通達國體曉暢時務  
明於變事故其輯是書詳哉其  
言之矣又以為機者不可覩其  
未狀之形而可觀其已狀之迹  
惟觀其已然之萬殊而後知未  
狀者之有至當而不可易是之  
謂定焉耳嗚乎以固安可以無

書嘗公明有言但患無才不患無書此為不善讀者言耳若夫英悟之姿止賴編摩之益無論太公三略子房素書為兵事專家之言即不必專言兵而兵必

吳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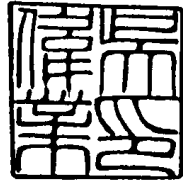
者也今人棄書不讀則動引霍驃騎不至用古兵法之言不知波能不用兵法而能不用兵機哉故嘗為之說曰兵有制有法有機又有人孫吳之書兵法也

吳孫氏

君即其人吾殆欲信之

崇禎歲在癸未嘉平月上浣粵

東吳偉業駿公父題



吳偉業

凡例

一是編專以兵機為主。非軍國籌策不錄。及苟於軍國有。關。雖。君。相。山。野。之。謀。與。將。畧。一。體。收。輯。重。在。謀。畫。不。專。重。品。格。也。

一是編志在廣蒐。又惡浩漫。故繁。織。盡。芟。止。存。喫。緊。若。夫。議。論。辨。駁。之。間。精。神。於。此。倍。爽。則。又。不。可。樂。道。姑。稍。存。之。

一是編每事各聚以類者。欲使於一法之中。窮其變化之。妙。也。狀。亦。有。一。人。一。事。其。間。合。著。幾。類。者。恐。疊。而。繁。不。

能。逐。門。條。錄。但。事。蹟。氣。為。關。要。於。本。條。必。不。可。缺。者。姑。復。條。之。狀。僅。十。之。一。二。耳。

一是編雖欲廣集。而無稽虛誕之屬。不敢濫收。以取大方。之。誦。故。一。以。經。史。為。主。一。切。野。史。不。經。之。論。悉。為。棄。去。一。編。中。如。陣。法。器。械。之。類。止。述。其。事。不。詳。圖。說。者。慮。成。冗。漫。容。另。輯。而。專。詳。之。

一是編重在類聚。不可逐人以按年歲。故但於一類之中。自。為。次。第。使。稽。世。者。不。致。混。淆。而。於。事。類。又。不。紛。雜。也。

兵機類纂目錄

疑兵卷之一

曳柴疑敵

烟火疑敵

揚旗鼓疑敵

偃旗鼓疑敵

變服幟疑敵

效敵兵孔勝

解鞍疑敵

佯伎樂疑敵

指揮疑敵

開門疑敵

虛營疑敵

假營疑敵

草人疑敵

致別疑敵

緩服疑敵

添灶疑敵

躡馬槽疑敵

驅牛驢疑敵

散舟疑敵

縱虜疑敵

立堰疑敵

車轍疑敵

攜軍疑敵

牧馬疑敵

無機

目錄

列陣疑敵

詭砲疑敵

會兵疑敵

詐兵 卷之二

示弱破敵

示不進破敵

敵此擊彼

攻此救彼

佯敗破敵

詐降破敵

詐饋餉破敵

詐和破敵

詐迎撫破敵

詐勝破敵

詐會盟擒敵

詐恥敵城

謬言詭敵

揚言敵敗

兵敗詐稱佯敗

揚威恐敵

假稱神助

無糧示有糧

有舡示無舡

挫敵詐謀

伏兵 卷之三

誘敵入伏

伏兵擊敵

潛兵為內應

破敵伏兵

掩襲 卷之四

出敵不意

攻敵不備

兼行克敵

潛師襲敵

暮夜襲敵

冒雪襲敵

雨中襲敵

殘水襲敵

霧中襲敵

奇兵 卷之五

奇兵破敵

夾擊破敵

銳兵 卷之六

摧敵鋒銳

致軍必戰

殺令孔勝

無機

目錄

重兵 卷之七

恒慎不懈

持重不輕

乘機 卷之八

乘機破敵

乘勝破敵

乘敵困亂

乘敵軍亂

乘敵困疲

乘敵謀未合

乘敵未整

乘敵自還

乘敵猶豫

乘敵莫測

乘敵不相救

乘敵畏懼

乘風沙破敵

乘水破敵

乘機封還

乘機易帥

隨機安衆

乘機報仇

乘機書孔勝

伺便卷之九	待敵氣衰	待敵疲敝	待敵自生變
伺敵懈怠	待敵近奮擊	半渡擊敵	
致敵卷之十	誘敵來戰	誘敵出戰	激敵出戰
蒙敵卷之十一	賂敵亂勝	賂敵解圍	啗敵緩追兵
餌兵破敵	激敵卷之十二	絕敵糧餉	絕敵水草
絕敵糧餉	絕敵援路		
斷敵歸路	毀敵橋梁	堅壁老敵師	
困敵敵人	攻敵根本	以計亂敵馬	
斷敵弓弦	羈縻敵兵	使敵自相圖	
分敵兵勢	使敵兵不得合		
權變卷之十三	矯制擊敵	不請命擊敵	不請命封賞
違命破敵	不待命受降	因符節立功	
便宜立功	偽書說降	以計放主	
以計脫難	托事無疑	推戴立功	
反間卷之十四			

間易敵將	間殺敵將	間罷敵將
間疑敵黨	間敵自相圖	間止敵兵
間敵使敵	間敵絕和	間人使叛
間敵黨附已	用間救難	
奇法制勝卷之十五	斷弱破敵	短兵破敵
藥箭驚敵	磁石制敵	折行馬為兵
偏廂車破敵	筒鞭發矢	擊戟于馬
羽矛為矢	揚灰破敵	散豆破敵
木屐去疾藜	牛羊塞卷	火牛破敵
蒙虎皮破敵	蒙羊皮勝敵	繫繫龍敵
宵錫發伏	青莖穿舟	鹿帽潛賊
攪地龍陷敵	車營禦虜	編篋為修
破陣卷之十六	破騎陣	破象陣
破戰車	破戰紅	破跌浮圓
火攻卷之十七	火攻破敵	破敵火攻
水戰卷之十八	壅水破敵	移敵涉水表
		引舟入水

設鈞距破敵	鎖江拒敵	破江中鉄鎖
設計渡水		
據地利卷十九		
據地利破敵	據城破敵	據粟取勝
攻城寨卷二十		
火砲攻城	地道攻城	鑿整圍城
堰水攻城	乘高攻下	持練綠城
繩紡登城	懸布登寨	穴地洩水
火孫破寨	破敵水柵	夜砍敵營
不越次攻城	長圍困敵	縱焚乘隙敵
撤圍散敵		
守城寨卷二十一		
毀敵攻具	拒敵攻具	毀攻城紅
砲擊攻者	開突門破敵	穿地道破敵
截敵地道	禦敵上山	決水灌攻者
燒還攻者	戰退攻者	伺間破圍
灌水凍城	補城杆敵	移城窮敵
激勵卷二十二		
激勵衆使戰	激勵衆使從已	
遊說卷二十三		

遊說圍敵	遊說還敵	合從破敵
招降卷二十四		
思信招降	誘敵使降	說降敵將
威信服敵	慰諭平亂	
用敵入卷二十五		
用降擊敵	用俘取勝	不殺降取勝
以夷狄攻夷狄	存敵為杆敵	
報軍情卷二十六		
現視敵營	通報敵愾	懦卒為援
料敵卷二十七		
料敵可克	料敵必退	料敵必來
料敵不至	料敵必降服	料敵不敢戰
料敵必詐	料敵有伏	料敵未易克
料自師必敗	料敵所向	料築城可成
料安營得失		
備敵卷二十八		
築壘城禦敵	燒棧道備敵	穿穴備敵
障虜通道		
謀畫卷二十九		
謀劫莖葉	積成莖葉	贊助安國



陳獻謀策	結聚豪俊	任用材智
養虎圖敵	殺罪信敵	收服圖籍
雜類 卷三十		
親征取勝	和隣圖敵	結惠秋為助
小舟運糧	鉄籠免危	市馬破敵
挫抑敵謀	使敵不逞	不露虛實
軍亂能整	使兵識將意	計誅叛黨
設計平亂	以計平盜	設計避仇
以計再變	以計止叛	以計止暴掠
設計認賊	設計偷營	詐病圖人
設計圖人	誘逼亡臣	誘盜運物
從營避變	儲雨濟渴	毒酒斃賊
縱烟隱身	以計得兵	小失大得
暗藏軍令		
陣勢 卷三十一		
積卒	握奇	三才五行
兵農	崇卒	來之陣
魚麗	荊尸	大偏小偏
五軍	八陣	方圓大陣
連馬方陣	却月	結車為陣

高歡員陣	趙仲卿方陣	周法尚方陣
行宮營陣	六花	長蛇
馬燧車營	梁晉方員陣	金人騎兵陣
平戎萬全陣	壘陣	張貴船陣
張世傑柏陣	元制四陣	鷲鷲陣
不用計 卷三十二		
不用計致敗	不用計無功	不用計無成
不用計生患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題 吳志葵理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疑兵

受柴疑敵

狐毛等敗楚師

晉文公及楚人戰於城濮。敗楚子西將左師。退晉狐毛。設二旂而還之。樂枝使與受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敗績。

晉師敗齊

疑兵

卷之二 疑兵

晉平公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受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

燕悅館懼魏人

悅館救襄國。會魏王。聞出與姚襄。后魏等戰。悅館兵至。去魏兵數里。說布騎卒受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裏魏館三而擊之。魏兵大敗。

晉李存審敗契丹

李存審救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受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趨步陳。契丹之契

丹敗

蒙古張柔破武備

蒙古張柔次滿城。金武備會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令老弱婦人乘城。自率壯士突山。俟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鞭大呼入圍。僮衆皆披靡。復使綠山。旗幟嚴言。敵至。受柴揚塵。鼓譟以進。僮大潰。

檄火疑敵

廉范疑匈奴

北匈奴入雲中。廉范拒之。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懸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篝火。晨往兵機。

卷之二 疑兵

魏陳泰解狄道之圍。處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轉縶。死者千餘人。由是不敢向雲中。

魏陳泰解狄道之圍

漢軍圍魏狄道城。魏陳泰救之。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山上多礮。燄火鳴鼓。前維不意。救兵卒至。乃遁還。

晉周訪疑兵退賊

周訪擊新杜。改將張彥及募。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乃密遣人如樵採者。出結陣。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會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秦慕容垂退晉兵

晉桓沖伐秦。攻襄陽。慕容垂來救。夜令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

先炮數十里冲懼退

齊崔靈達還魏師

魏梁郡王嘉圖與山齊崔靈達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魏楊侃散圍城者

正平民薛脩義驅民圍蒲坂以應蕭寶寅魏遣楊侃討之侃至民有送降名者命各還村謂之曰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圍城者不測各散歸羣盜皆降

宋書

卷之九

三

韋孝寬疑齊人

周韋孝寬築城近於齊境齊人至境上孝寬夜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孝寬卒城而還

王雄誕破李子通

王雄誕擊李子通遣陳當道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際于通懼請降

黑齒常之擊敗突厥

黑齒常之擊突厥至兩井日暮突厥大至常之令營中燃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長孫全緒還吐蕃

吐蕃入長安郭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晝則擊鼓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向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遁去

張齊賢疑契丹

契丹傳宋代州宋張齊賢期滿美引兵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還乃閉美使者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燧易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驕而北走齊賢先伏卒二千於土鏗皆掩擊敗之

宋書

卷之九

四

岳飛疑金人

岳飛與金人相持於竹蘆渡飛遣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發兩端而舉之金疑援兵至驚潰

宋魏勝攻金海州

魏勝初起義兵攻金海州金帥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盟無信本朝寬大愛民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接餘自門入莫有禦者乃縛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遠近響應

明傅友德驚蜀兵

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三千徑趨黑龍江  
夜襲木瀆關攻斗山寨夜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

揚旗鼓疑敵

漢高祖破秦軍

秦遣兵拒曉關沛公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  
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欲乃因其急而擊之大  
破秦軍

張飛當陽拒後

張飛從先主於當陽之役曹操逼之甚急飛領十餘騎拒後乃令  
騎皆隱岸上樹林中揚旗往來而自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  
張翼德也可來共決必操兵無敢近者

吳陸遜破散丹陽賊

丹陽賊帥費綏受曹公印綬扇動山寇孫權遣陸遜討之機支堂  
多而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塵  
時破散

王平整濟眾而還

馬謖與魏張郃戰於街亭謖敗眾散裨將王平所領千餘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平徐徐收合敗兵以還

姜維還旗還司馬懿

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督軍而出司馬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

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嚴結陣而去

吳陸抗擊楊肇敗兵

陸抗討步闡晉楊肇來救抗擊之收走抗欲退之慮闡伺間兵不  
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退者肇眾悉解甲走抗使輕兵躡之肇眾  
大敗

虜勇破西魏救兵

東魏侯景攻魏廣州未圍魏救兵至虜勇乃捏率自討逆魏師日  
暮勇多置旗於樹頭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破魏兵而還

程名振疑劉黑闥

秦王世民擊劉黑闥列營洛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來會程名振  
載鼓六十于城西堤上急擊之城內地皆震動黑闥將范願馳告

黑闥黑闥遠還藝遂與秦王合兵擊破之

馬燧疑田悅

馬燧等討田悅于博洛燧等夜引軍趨魏州留百騎擊鼓鳴角於  
營中發畢而止燧軍行十里許悅始聞之

晉符彥倫還契丹

契丹寇晉至相州晉符彥倫來城為備契丹數萬陳于安陽水北  
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束契丹不測踰水引還

金粘沒喝潰宋師

金粘沒喝南侵至河外宋拆彥質拒之夾河而軍粘沒喝曰南軍

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盡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金人遂渡孟津。

宋虞允文破金兵

虞允文與金兵戰於采石江中。敵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

韓世忠助勝破金人

韓世忠復蕪山。諸軍皆敗。世忠與蘇格等五十騎抵溁沱河。遣金兵二千餘騎。世忠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會蕪山潰卒舟集。即命賊河岸的。鼓譟助。敵勢世。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捷高。

卓世忠

卓世忠突擊格等。夾擊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

明沐英為疑渡白石江

沐英乘霧逼白石江。而陣。傅友德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而遣奇兵潛於上游。遠出賊後。鳴鼓角。樹旗幟於山谷間。為疑兵。賊急撤兵。還陣。動大軍來。不翅師。渡江以伍。而善泅者當先。長刀蒙盾。斫其軍後。後陣失。居交發。英縱跌騎。擄其中。自旦至。晡生縛。達里麻賊大潰。直抵雲南。悉平。

明王信破劉千斤等

王信守荆襄。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遣撥房陸氏兵不滿千。賊四千。徐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聞以。以。士。

出城五六里。舉火。他賊以為援至。驚走。追斬有功。

明沈希儀克工堯

沈希儀同五哨。誅岑極。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險。且糧盡。渡江。詣左哨。乞糧。請并兵。攻工堯。不允。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乃還。夜分兵三百。綠山上。遠出。工堯背。煮餘糧。為糜。食。士。合戰。戰力。兩遺軍。已立。機工堯。山頂矣。賊見。機大驚。遂入隘。

馮異大破行廵

馮異及詔。馮異軍。拘邑。未至。而將王元行。廵將二萬人。下。配分。遠。取。拘。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謂。虜。兵。盛。不。可。與。爭。鋒。異。走。退。擊。破。之。

晉劉裕破孫恩

孫恩攻海鹽。劉裕拒之。以城中兵少。乃夜偃旗。匿鼓。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裕所在。對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破之。

魏王思政敗高岳

東魏高岳等攻魏州。魏王思政命仆偃旗。鼓若無人者。岳將甚衆。四面攻城。思政遣統勇開門。步戰。岳兵敗走。

唐靈王元執疑反虜。唐軍于拊突厥反寇延州。霍王元執命關門。偃旗虜疑有伏。懼不敢逼。

梁侯安都擊破王僧行餘黨

陳霸先襲殺王僧行。僧行餘黨來攻城。侯安都解門。偃卧令城中。有登陴窺賊者。斬及夕。敵兵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又至。安都擊破之。

宋王德選賊遊騎

張俊檄王德選宿州。至新縣。與敵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賊賊疑。疑遂引去。

宋魏勝戰還金人

金人入寇。環海州城。圍數重。勝分兵備禦。偃旗卧。鼓聲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而四面合圍。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大牛。金液。凡幾晝夜。金兵竟不能近。於是羅攻為固。守勝俟其不備。掩擊。或獨出授之。使不得住息。又聞或夜劫其營。或焚其攻具。金人引去。

突厥賊斃敵

薛信易越幟

薛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信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軍。遂或即疾入趙。薛拔其幟。而易赤。

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平旦信出井陘口。趙軍聞聲擊之。信耳。薛素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薛遂之所遣卒已入趙。薛易幟。矢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欲歸。薛見赤幟大驚。漢兵擊破之。

馮異變服以破赤眉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去。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破之。

虞詡令眾貿易衣服

虞詡為武都太守。羌眾攻赤亭。詡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此郭門入。實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詡計賊當還。乃潛遣人於澗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回掩擊。大破之。

曹操襲燒袁氏輜重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聞紹輜重在故市。烏巢。自帥騎五千。用表軍旗。幟人樹枝。馬縛口。夜從間道。出襲擊。盡燔其糧。殺。

薛訥等擊吐蕃

吐蕃寇渭原。唐薛訥王暉。擊之。吐蕃屯大來谷。暉選勇士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前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殺入。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虜大潰。徐溫易服。擊安仁義。

唐揚行家造王度軍攻湖州安仁義不允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後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擊破之

後唐李存審破梁

梁攻蓼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獲梁樵者數百人留數人斫薪從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梁人攻蓼者未及置營存審等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者雜暮至梁營門縱火大謠弓矢大發斫薪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人燒營夜遁

宋韓世忠破賊

韓世忠討劉忠於白面山世忠夜伏精兵於山側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所遺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

共費

卷之二 兵

回額驚潰去擊破之

宋孟珙破蒙古

蒙古武沒及攻宋江陵孟珙救之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遺趙式等與戰敗蒙古武沒及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以中山在心腹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謀於肥義而為胡服騎射後乃拓地千里

效敵兵取勝

李淵謀擊突厥

隋煬帝時突厥寇邊李淵為留守所部不滿五千淵善射者二千八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柴世宗效唐兵水戰

柴榮以唐水軍銳敵周人無以敵之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後命王環將之入淮至壽春城下大破唐兵

解鞍疑敵

漢李廣解鞍疑虜

李廣為上郡太守嘗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眾欲馳逐廣曰我

共費

卷之二 兵

去大軍數十里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矣今我留必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也乃前至未到匈奴陣二里許令騎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軍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周楊忠解鞍以疑蘇兵

蘇司馬消難叛入於周周遣達奚武楊忠迎之忠以三千騎為殿至雍南解鞍而卧蘇眾來追至雍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狀乃徐引還

陳佖樂疑敵

魏陸騰平陵州

陸騰討陵州叛將。因山為城，攻之難拔。騰乃陳使樂於城下，而檢素兵携童子觀之。騰潛師三面，俱上遂平之。

唐崇紹疑虜

吐谷渾寇虜州，崇紹救之。為其所圍，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騎出虜陣後，擊之虜大潰。

張守珪疑虜

張守珪築單州故城，版幹立，吐蕃卒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虜，虜敗走。

元張弘範舉樂而戰

宋廣王結寨於崖山，海中張弘範四分其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來潮，而進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還，宋將以為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眾繼之。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葉障之。令將士負盾而伏，令金鼓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或飛矢集如蟻，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幕弓弩火石交作，宋師大潰，遂滅宋。

指麾疑敵

涼謝艾破虜兵

趙兵攻涼州，謝艾進軍臨河，趙軍擊之。艾左右大擾，艾獨靜。床指揮處，不趙以為有伏兵，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

趙軍退，艾乘勢追擊，大破之。

魏拓拔英疑退齊兵

拓拔英攻齊柵拔之，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後繼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指麾，狀若處分。敵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遂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開門疑敵

魏雲計敗魏兵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道要以臨深中，昭以堅壁不出。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關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關。

門偃旗息鼓，操兵疑雲有伏，兵遂還。雲以勁弩射之，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墜水死者甚眾。

諸葛亮使司馬懿遁

諸葛亮屯陽平，將伐魏。道諸軍東下，亮惟留萬人。魏司馬懿率二十萬至，將士失色。亮入軍中，偃旗息鼓，大開城門，掃地如灑。懿疑其有伏，兵乃引軍趨北山而遁。

宋蕭承之退魏兵

魏攻宋濟南，時宋蕭承之所部不過數百，乃使偃兵開門，眾皆不可承之。曰：懸城守事已危急，若須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西魏王思政退東魏兵

王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宇文泰為高歡所敗泰使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東魏兵至憚之引還思政始為守禦之備

齊祖珽智疑反者

祖珽守北徐州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珽命不開城門禁人不得出備路反者疑城已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遂驚走

李淵開門疑虜

突厥寇晉陽李淵勦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而去

唐高仁厚敗東川兵

唐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高仁厚討之列兵寨圍其將鄭君雄於

庶頑夜君雄等出勁兵掩擊仁厚大開寨門投炬火照之自率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遂逐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斬獲甚衆

宋劉錡守順昌

金人來侵劉錡先設伏擒其千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湖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兵襲之殺敵甚衆既而金人三萬圍宋順昌府兵薄城劉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明鄧愈守徽州

元楊完攻徽州徽州新附城郭完械未備苗軍奄至愈激勵將士

開四門以待敵敵疑不入

虛營疑敵

吳漢潛與劉尚合軍

吳漢伐蜀去成都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公孫述使謝農等出攻漢使別將劉尚令不得相救漢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旂旗使火烟不絕夜將引軍與尚合農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農等

宗澤擊敗金兵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澤計敵必復來乃募徒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蒙古阿朮破宋師

阿朮取宋僊人關柵謂諸將曰若不投窟江北恐落敵便遂自安難濟江留精騎於牛心山下立虛寨半夜宋師果至伏發宋師大敗

畢再遇疑金人

畢再遇與金人對壘金兵至者日衆再遇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敵金人不覺為空營後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明徐達破福元僑

泗州雖降張士誠守將福天爵復叛與達對營有謀者來降達撫以恩吉以敵將刻營達於二鼓命射校退屯十里而空營天爵果渡河焚營知達有條欲走伏兵已焚其舟前後夾攻天爵自刎衆降

假營疑敵

吳徐威疑魏兵 魏王丕擊吳至廣陵徐威列舟艦於江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東縣綿數百里一夕而就時江水盛長丕至望而業曰魏雖有武騎千層木可圍也於是旋師

同字文憲疑齊師

卷之一 疑兵

宇文憲侵齊家謂永昌公椿曰汝今為營不酒張幕可伐栢為慶示有虞所令兵去之後賊猶疑會被勅退還卒兵夜返齊人果謂栢庵為帳幕不疑軍還翌日始悟

曹彬疑唐援兵

曹彬圍唐唐主呂全資於江上自湖口入援衆踰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齊令人樹長木於洲諸間若帆檣之狀全資望見不敢進

草人疑敵

張巡破令狐潮

賊將令狐潮攻唐張巡於雍丘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破以

黑衣夜緹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緹人賊矢不設備乃以灰土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燬而遁

梁劉鄩縛草為人

劉鄩與晉軍夾河為營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時見旌旗循堞往來晉使覘之乃縛藁為人執旗來馳在城上耳

宋畢再遇疑金人

金人常以水櫃取勝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執戈牙嚴立成行殊與鳴鼓金人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甚沮再遇固擊敗之

兵機

卷之一 疑兵

致別疑敵

魏楊播別齊渡水

魏主宋伐齊遣楊播將兵為殿時春水方漲齊兵大至戰艦聚川播陳南岸待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陣衆之相拒并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已而水減播引精騎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

魏拓跋英別齊兵

拓跋英擊漢中克其五營會魏主呂英還乃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拒後遣使與齊將蕭懿別懿以為詐去二日乃退英下馬與戰齊兵不敢迫而退

緩服疑敵

檀道濟疑魏人

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道濟兵少，會軍士皆故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遂全軍而返。

梁馮道根退魏兵

馮道根戍阜陵，修城未畢。魏兵奄至，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

添灶疑敵

虞詡添灶退寇

虞詡為武都太守，將赴郡。寇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謂停軍不

去

卷之一 兵

七

去

卷之二 兵

六

進。寇聞之，乃令兵抄傍縣，因日夜兼行百餘里，令軍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寇不敢逼，遁。

辨馬槽疑敵

齊獨孤永業還同兵

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永業通夜縛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夜引退。

驅馬牛疑敵

魏爾朱榮疑葛榮

葛榮反，圍鄴，衆將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列陳數十里，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各將已

上三人為一處，度有數百騎，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戰時不聽新鼓，以棒捧之而已。擒葛榮，悉衆降。

隋楊義臣敗喬鍾葵

楊義臣與喬鍾葵相拒，義臣自以兵少，悉取牛驢數千頭，令人持鼓，潛驅匿澗谷中。兵初命驅牛驢疾進，一時鳴鼓塵埃遮天，鍾葵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擊破之。

散舟疑敵

唐李靖散舟以疑援兵

李靖擊蕭詧，破之，直抵江陵。靖使散舟，獲舟艦於江中，諸將不可

去

卷之三 兵

五

請曰：鏡地方數千里，我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謂江陵已破，疑而不進。往來覘視，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果遂圍江陵，詧降。

縱虜疑敵

魏侯淵擒韓樓

爾朱榮遣侯淵討幽州韓樓，配兵甚少。或以為言，榮曰：「賊機設變，是淵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果廣張軍服，多設供具，神騎數百，深入偵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使縱使入城。淵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為計間之可免也。」度其已至，帥數百騎夜進，昧旦叩其城，果疑降卒為內應，遂走。道

擒之

五堰疑敵

董卓立堰渡軍

董卓討先零反寇卓糧絕乃於所渡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而還从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矣

車殿疑敵

賊宮疑越人

賊宮屯駱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殿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之以為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慰納之越人由

是遂安

卷之一 疑兵

二十一

搗軍疑敵

明李文忠疑虜

李文忠却哈刺章蠻子於士刺河迤北至聘海虜益衆李文忠據險自固示以單弱仍椎牛具祥為搗軍狀虜疑稍稍引去文忠亦歸

牧馬疑敵

李世民破竇建德

李世民既破竇建德兵於武牢既而謀告曰建德牧馬於河東將張武牢矣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於河諸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世民出奇兵破之擒建德

列陣疑敵

明王越疑虜

王越嘗以千人巡邊虜將至主客不當衆欲走越止之為陣列自圍虜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射枝魚貫行毋反顧自卒曉勇殺之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虜不覺明日曰昨我一動虜躡擊無雜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馬無軍散故虜不覺耳

詭砲疑敵

明楊銳破派涼木樓

派涼攻安慶結木樓接城挾兵而進楊銳詭以大將軍銳寶居被緋金鼓置城上向寇寇兵望見大潰乃潛出卒燒其樓

會兵疑敵

明楊一清退虜

虜數十萬直抵固原楊一清為巡撫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德兵曹雄衆爭謂不可平涼一路絕無行人泰政安惟學亦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北走

兵機類纂卷之一終

兵機類纂卷之二

瑞屏大宗伯鑿定

雲間 張龍翼用明父轉  
同題 吳志英聖階父教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聞

示弱破敵

示弱破敵

楚關伯比圖隨

楚武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閉伯比勸楚王請羸師以張之。隨果欲逆之。關伯比請伐隨。隨師敗。

趙李牧破匈奴

趙李牧居代雁門。備匈奴。日殺數牛饗士。習騎射。為約曰。匈奴入

秦之二許兵

秦之二許兵

盜則急收保。匈奴以為怯。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少入。伴北。以數十人妻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為奇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野滅。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載不敢近邊。

冒頓圍漢高

冒頓侵燕代。漢高帝自將擊之。冒頓悉匿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覘者皆言可擊。帝擊之。乃縱奇圍。帝七日而後得解。

漢耿弇破張步

耿弇討張步。攻臨淄。拔其城。與弟藍來攻弇。弇出兵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陣於城

下步氣威。直攻弇營。與歆等合戰。弇視歆等。皆交乃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漢虞詡破羌

虞詡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寇以為矢力弱。不能至。併兵急攻。詡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寇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虜獲。

吳朱桓破曹仁兵

魏遣曹仁擊孫權。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權將朱桓守之時。桓兵僅五千。諸將皆懼。桓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

秦之二許兵

秦之二許兵

城分遣常雕王雙等。擊桓部曲。婁子於中州。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與

石勒襲殺王浚

晉王浚謀稱尊號。石勒遣使奉表於浚。浚遣使報聘。其功。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而拜使者。而受書。期以三月中旬。朝諸幽州。奉上尊號。浚益驕。不虞。設備。勒襲殺浚。

西魏宇文泰破高歡

東魏高歡。侵西魏宇文泰。泰距東魏軍六十里。背水為陣。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鼓而怒。歡兵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鳴鼓起。伏。大敗歡兵。

五世元破孟讓

隋孟讓聚黨攻鄆阻淮為國五世元為楊以塞險要嚴形示弱賊  
衆漸餒今人於南北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擊破之

楊義臣破張金稱

隋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深澤島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  
勒兵探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不復設備  
義臣乃選精騎夜濟河伺金稱離營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  
後擊之金稱大敗

與丹誘擊唐兵

營州契丹反破營州獲俘數百回之地牟開大兵將至使守宰者

其

卷之二

上

給之曰吾輩家屬饑寒不能自存唯使官軍至降之耳其丹又引  
出所俘餉以糴粥慰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遂擇之俘  
至幽州具言其狀將軍曹仁師等棄步卒將騎兵輕進昇丹設伏  
橫擊生獲之將卒鮮有脫者

賊將崔乾祐敗唐兵

唐款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乾祐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  
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却官軍笑之兵既交賊低旗如欲  
遁者誘使官軍懈不為備乃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

郭子儀退吐蕃

唐僕固懷恩反與回紇吐蕃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

利達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既而獲  
出陣虜始以子儀無備而欲襲之忽見大將軍驚愕不戰而遁

唐馬燧誘擊田悅

魏博田悅寇臨洛馬燧等討悅軍未出悅先遣使持書諭悅為  
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兵大敗  
唐李愬使吳元濟不為備

李愬為唐節度使時吳元濟反愬至鎮知士卒悍戰謂之曰天  
子知愬柔懦故使撫循爾等戰勝攻取非我事也眾始信而安之  
愬親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靈由是元濟等輕愬不為備  
乃乘雪夜擒之

其

卷之二

四

吐蕃尚婢婢論忠義

吐蕃論忠義謀篡國懼尚婢婢襲其後遂舉兵擊之婢婢曰不如  
迎伏以驕之朕後可圖也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忠義  
方引兵歸婢婢乃遣兵擊破之

趙犇守陳州

黃巢將孟楷擊唐陳州敕使趙犇先示之弱伺其無備擊犇楷  
斬之巢怒探孟五重百道攻之犇引銳兵開門擊破之

蠻人懷智為謀據邕州

廣原州蠻懷智高謀據廣南乃詐出幣衣易殺食給言洞中儂  
郎落難散知邕州陳瑛信之不為備智高遂攻陷邕州

張浚擊敗馬進

李成將馬進犯宋洪州張浚欲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進以火書  
標來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浚謀知賊急乃令楊沂中絕走米渡  
岳飛潛出兵賊右突其陣進大敗

劉錡騎兀術

金兀術治賊具來攻東京副留守劉錡於順昌錡募得曹成等二  
人論之曰道汝作開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於路騎中遇  
敵則伴墜馬為敵所得敵問我何如則曰太平邊帥子喜殺伎朝  
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國遊樂而已其二人果遇敵被執兀術  
問之對如所論兀術喜即置為車飽具不用兵至順昌劉錡擊破

卷之二 許兵

王彥大敗李忠

李忠及攻金州諸關賊眾皆河朔人號果善戰王彥與戰不利關  
隘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募敵  
兵士易麾幟鼓奇以行關再宿賊至大敗之

章榘計築邊城

章榘平夏州築城蒞蘆河川據形勝以逼夏乃陽繕他峽江口好  
水川之陰夏人來襲迎擊敗之

趙範等誘賊

李全反圍趙範於揚州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開暇全

張浚說沛公燒棧道

沛公既為漢王張良說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無還心以  
項王意乃使良運糶行燒棧道良歸至韓王還定三秦良  
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聽東又以齊  
兵不進破敵

示不進破敵

虞詡傳車請兵  
隗囂反命虞詡為武都太守囂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  
傳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頭到當發囂聞之乃分鈔傳詡回  
其兵散日夜兼行令吏士日增其壯囂不敢逼或問其故詡曰  
我兵出徐行則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吾性日增必謂郡兵  
來迎來多行速必憚近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卷之二 許兵

班超計擊莎車

漢班超發於塞諸圍兵二萬五千項擊莎車龜茲王遣五萬人救

之。趙○召○將○較○及○於○寔○王○議○曰○今○兵○少○不○敵○莫○若○各○散○去○于○寔○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趨○可○須○夜○鼓○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趙○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於○寔○寔○知○二○虜○已○出○家○召○諸○部○勒○兵○騎○鳴○馳○赴○沙○半○營○胡○大○驚○走○沙○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還○散○自○是○威○震○西○域○

慕容垂破暈錄

慕容垂伐西燕。部令諸將出壺關。滄口。沙庭。標榜所趨。軍急就頓。西燕分道拒守。聚糧臺。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疑垂欲說道由太行入。乃飭軍杜太行口。惟留臺錄一軍。垂引大軍出滄口入天井關。破臺錄。

慕容垂討李朗

慕容垂討李朗。遣西太守李朗叛降魏。燕遣李早討之。早既行。急召而還。遣之。始朗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早襲擊斬之。

魏楊椿討陳暭

楊椿討涇州。陳暭據險拒守。諸將欲伏兵山溪。或欲斬木焚山。椿曰。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窳。止避耳目。今約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狀後可擊。乃止。而不進。賊果出抄掠。椿以馬畜餅之。陰簡精卒。時夜襲斬之。魏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

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至汧渭之間。傳車收馬。宣言侯秋更。逆獲。現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時據險。主柵。天光知其勢。分。嚴。令。夜。發。黎。明。圍。其。柵。拔。之。所。得。俘。囚。皆。遣。之。請。柵。皆。降。遂。擒。醜。奴。

魏侯淵斬劉靈助

侯淵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據關隘。以待其變。屢曰。不可。出營城外。許言。西師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狀後。潛軍擊之。位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般云。欲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其營。靈助戰敗。斬之。

秋青破僕智高

秋青討僕智高。止營。令軍士。位十日。智高遣人。覘之。以為軍未即。進。覘者去。乃輕軍馳。一晝夜。絕。范。峇。間。出。歸。仁。鋪。賊。既。失。險。惠。衆。逆。戰。大。敗。之。

王厚討魏龜倫

魏人多羅巴。秦漢。除。羅。機。謀。漢。關。宋。命。王。厚。討。之。厚。嚴。言。駐。兵。而。除。戒。行。龜。倫。益。死。乃。與。高。未。畢。異。道。而。進。多。羅。巴。子。今。據。險。厚。擊。破。之。

韓世忠討降曹成

宋賊曹成。據餘。衆。在。那。郡。韓。世。忠。既。平。閩。寇。兵。至。永。嘉。善。將。就。位。息。者。忽。由。虛。信。徑。至。豫。章。賊。不。虞。世。忠。至。大。驚。世。忠。因。使。人。招。成。成。乃。降。



韓世忠破兀朮

金兀朮欲臨安世忠遣兵邀其歸路會上元節世忠於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兵已屯焦山寺明日大戰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求假道不聽相持久之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鉄鉞貫大鈞投曉徒者明旦鼓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艇一鉞則曳一舟沉之兀朮大困

韓世忠破金人

金師寇宋淮南宋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提兵駐大儀會朔遣使魏良臣使金世忠歡慶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即移軍向大儀劾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開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

韓世忠破劉忠

劉忠據白面山世忠與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連騎穿賊營得其實謀伏破斬之

元張弘範破諸寨

張弘範與弟弘正攻宋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弘範下令下馬沿朝食若將持火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回橋盡江盡拔之

明王守仁破劉頭賊巢

江西上流山路中劇盜積數十萬王守仁提督討平之而劉頭賊尤悍點擬官脩築益增機險併毒虞王守仁往士歸農若不獲用兵者明年正月計擒賊魁進兵擊其懈連破三洞乘勝三十餘戰賊巢二十有八

戚繼光為浙東恭將吳亮入台州

戚繼光為浙東恭將吳亮入台州諸寇皆辟易所向以全取勝關寇張甚光部八千注徘徊道日且候命方可往關表官在浙關非我分內也賊聞而急乃兼程進勦自樓嶼一壘賊之即捷生回傳試立臺

嚴必擊彼

漢取奔計拔臨苗

取奔計張步進居西安臨苗二城間視西安城堅兵精臨苗雖大易攻乃故諸將後五日攻西安西安守將張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投諸將辱食會明至臨苗城軍苗梁等爭之奔曰西安開吾欲攻日夜為備拔方自愛何暇救人臨苗出不意而至此驚拔攻之必拔拔之即西安孤與步隔絕必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火傷必多縱能拔之蓋還奔臨苗并兵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遂攻臨苗半日拔之張藍聞之懼亦亡歸劇

漢岑彭謀擊秦豐

南郡秦豐據穉丘稱王。光武以岑彭擊之。豐拒於鄧。彭甲令軍中。助且西擊山都。乃緩所獲令。歸以告豐。豐悉軍而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還斬蔡宏。

岑彭馳擊廣都

岑彭伐蜀。攻破平曲。公孫述聞之。遣將延岑等拒廣漢。侯丹等拒黃石。彭使臧宮拒岑。自今兵浮江下。還江州。沔都江而上。襲破舟。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

兵戰

卷之二 附錄

十一

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勇地震駭。述大驚曰。是何神也。

朱儁掩擊黃巾

朱儁計黃巾賊。賊帥韓忠據宛。推儁為鳴鼓。攻其西南。賊悉東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乘城而攻。

曹操計斬顏良

曹操遣顏良攻白馬。曹操救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令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狀後輕兵。繫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令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遂解白馬之圍。

徐晃攻關公屯

徐晃助曹仁討關公。公屯偃城。晃到。說道。作都。誓示欲絕。其後公眾燒屯。走。晃淨偃城南。而建營。公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揚殺當攻圍頭。而家攻四家。公出戰。晃擊之。還走。

諸葛亮攻祈山

諸葛亮北定中原。揚毅。斜谷道。取祁山。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兵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祈山。戎陣整齊。實則肅而精。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曹操分馬超兵勢

馬超韓遂反。據潼關。操自將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而為營。操北渡河。兵來先渡。操自銜後。越攻之。矢石雨下。操簡不動。許褚扶之上船。會丁。獲放馬牛。以解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向蒲阪。渡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還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之。之。連連。急渡。超等數。戰不許。固請劉地。送任子。偽許之。更復與韓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使其相疑。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窺如。遂自改定者。乘其大疑。刻日會戰。大破之。後。乘間。故操曰。若我即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兵。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取西河。狀後。引軍北渡。賊不得與我爭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者。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使

卷之二 附錄

十一

高為堅壁，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剽地，順言許之。因奮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始聞中請將到，操報喜或問之，操曰：「關中長遠，若賊依險未易可定。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適為立，一舉可滅。吾是以喜。」

魏宇文泰破高歡

高歡奉元善見為東魏，歡伐魏，使高歡攻上雅，實泰攻潼關而自將以軍備，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曰：「賊倚我三而作浮橋，亦必渡，必欲殺我軍使實泰得而耳。泰屢勝而驕，製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敵，自走矣。乃殺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襲擊破之。實泰自殺，歡及教言皆退。」

唐李

唐李世勣

十三

唐李世勣襲玄菟城

李世勣襲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彩，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遂收新城。

曹王

曹王舉討李希烈，將攻蔡山，敵言西取新州，希烈引舟師泝江而上，希烈將引兵隨戰，具復放舟順流而急攻蔡山，拔之，遂進拔新州。

唐高仁厚

高仁厚討之，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以重戰，輕防，其賊。」

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渡之狀，賊盡出禦，遣兵扼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柵，賊救之，不乃資糧，盡仁厚募善游者，鑿其舟底沉之。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遂降。

元伯顏趨沙蕪

阿木與伯顏同寇宋，阿木遣使問渡江之期，屢問不答。阿木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可使餘人知我實手，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戰，伯顏獲分據要害，或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亦堅守，乃圍淪陽軍，殺言蘇漢口渡江，宋兵果接淪陽於是請將自淪口開壩引紅入淪河，徑取沙蕪，遂入大江。」

元張

元張弘範

十四

元張弘範破漳州

元張弘範伐宋，至漳州，軍其東南，西三門乃乘虛破其北門，拔之。

明太祖

明太祖破陳友諒水寨，精兵持其水寨敵不及支，大破之。

明俞大猷

二源山袁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關，而雲漢尤得驚自安，而日發官兵擊，剪巢之未下者，諸巢果果，聚雲漢以緝，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漢，巢賊出牛酒，搗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

東响平

攻此救彼

狄偃謀救宋

楚成王及諸侯之師圍宋。晉文公將救宋。狄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我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晉侯從之。楚人果釋宋而從晉師。楚師敗績。

齊孫臏救趙

魏伐趙，齊田忌欲引兵赴趙救之。孫子曰：「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不若引兵直走魏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魏師大敗。

兵

卷之二 解兵

十五

司馬懿請張關公後

蜀關公圍魏曹仁於樊，甚急。魏司馬懿請孫權襲其後，則樊圍自散。魏王操從之，遣呂蒙襲救公。安遂獲關公。

董昭謀露張關公書以解圍

漢關公圍魏曹仁於樊，孫權為賊與曹操請以討關公。乞勿漏使。之有條。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即露之使敵聞權上而還，自獲則圍速解。」操以書射着圍裏，及敵屯中，圖裏聞之，志氣百倍。關公解還。

晉陶侃急攻石頭

陶侃與蘇峻持久，用毛寶計燒蘇峻積聚，峻軍乏食，急攻大業壘。侃將計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

解侃乃督水軍向石頭，峻逆戰，突陣侃部將斬之，餘眾潰。

晉謝玄解彭城圍

秦彭越攻晉彭城，謝玄救之，始置輜重於留城，去揚敵遺軍，向留城趨開之，乃釋彭城，還保輜重。彭城守戴遂因得奔去，玄進，敗越於三阿。

魏長孫稚解馮翊之圍

蕭寶夤反，圍馮翊。長孫稚討之，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知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於地，則華州之圍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支，稚從之，北渡，據石維壘，有逆降名者，侃命還村侯臺軍，齊三峰各舉烽，應之不舉，峰者擊之一，夕火遍救。」

兵

卷之二 解兵

十六

齊裴叔業解義陽之圍

魏王肅攻義陽，齊裴叔業圍渦陽以救之。王肅請遣軍救渦陽，魏帝曰：「義陽當下，則下當止，則止肅乃解義陽之圍，奔救渦陽。」

李家解王世充之圍

王世充營於黑石，李家與戰，敗，東走月城。世充遣圍之，家策馬直趨黑石，連舉火，燔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家還與戰，破之。

李家解靈州之圍

吐蕃寇靈武，李家將千人，兼行出大震關，屠吐蕃定泰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解靈州之圍而去。

梁康懷貞救靈州

李成貞將劉知俊攻梁靈州梁康懷貞攻邵寧以救之遊兵及涇州之境知俊聞之解圍引還

張俊牽制兀木軍

張俊襲秦州聞金兀木兵駐於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乃遣吳玠項永興軍兀木果引兵趨陝西以為援

趙范不救新黃而攻唐鄧

全人在新黃趙范與弟葵監軍出師唐鄧五宗政問故對曰撤襄陽之倚以救新黃則唐鄧必將攝我後且新黃之寇正銳易若先搆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新

黃師

日以老狀後回師感之可勝哉五無後患也

明徐達直抵太原

徐達定山西據原帖木兒方自保去謀陰屠屠關城故都達曰據原兵遠出太原公虛此平六衛之師近以禦我直抵太原盜其巢所謂批亢倚虛也太原下據原不戰潰矣遂輕騎抵太原而營據廓運軍銳甚達以步兵未至不可輕戰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會降將請內應乃夜襲之據廓倉卒走甘肅得甲卒四萬乘勝長驅山西悉平

明常遇春破趙普勝

太祖拔安慶偽深將趙普勝假言援安慶常遇春曰賊必攻池州

言以乃誰我身乃留歲弱守城而潛信銳士伏九華山潛兵果大池州伏起斬萬人

明王瓊敗山西虜

虜嘗寇山西得利踰巖復獵境上伴若東者王瓊曰是必趨舊利秦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虜果入大敗之

明王守仁討深濠

深濠及攻南原九江安慶王守仁起兵討之眾以南昌必備嚴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必克守仁曰我越南昌下與賊持江上安慶僅能自保難援我於江中而南昌我我後絕我糧道南原九江又合勢腹背受敵不利不若先攻南昌

朱棣

彼必解圍還救彼來我已克南昌矣首尾牽制賊必成擒乃分兵十三道進兼縱間疑之大破擒賊

明俞大猷擒張璉

饒平氏張璉反胡宗憲兼督江廣俞大猷運而賴春將開陣出行刺宗憲曰棄巢出必賊自投必空連擊大猷曰賊雖離巢于時寶實在巢大軍迫之彼必自散之虎方逐鹿穴而搏其子安得不置席而還乎還而感之如挫朽矣且三省會集有期豈可數萬之師一夫圍走哉乃引萬五千人疾走相背後賊果歸保巢出擊之俘斬千餘又潛使說賊黨執賊伴敗破敵

楚關廉拔郭

關廉帥師及巴師伐鄧。鄧養甥明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廉乃分巴師為二部，而橫陣於其間，戰而傷此部人，逐之。背巴師，巴師擊其後，廉反攻其前，鄧師敗而鄧拔。

秦白起誘趙括

秦武安君白起伐趙，趙將趙括、秦軍武安君伴敗而秦張二奇兵以劫之，括米勝退至秦，秦群堅拒不得入，而秦二奇兵絕趙軍後，又一軍絕趙軍間，趙軍分為二，又大發秦兵絕趙救兵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陰相殺食，趙括自出擊戰，秦射殺之，卒皆降。

韓信斬龍且

秦東上將軍

韓信破齊，楚使龍且救齊，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壘水上，流且渡，擊且伴敗走，且退之，信使決壘，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龍且。

赤眉敗鄧洪

漢鄧洪討赤眉大戰，赤眉伴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大敗。

董憲以計拔蘭陵

董憲圍責任於蘭陵，謀益延救之，憲遂戰而伴退，兵敗走，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出兵合圍，延等突走，憲遂拔蘭陵。

鄧寇擒姚襄

秦鄧寇與姚襄戰於黃洛，寇保敗走，襄退至三原，寇追擊之，首者等以大眾繼至，襄大敗，擒而斬之。

古弼誘夏兵

魏古弼等伐夏，夏主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執夏主殺之。

梁王僧辯敗侯于堅

侯將侯于堅據姑孰，梁王僧辯至，于堅帥步騎挑戰，又以錫解于堅載戰士，僧辯慮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于堅謂水軍難進，出施之，大艦斷其路，鼓譟大呼，令戰，江中于堅大敗。

方侯驪奴誘敗崔延伯

秦東上將軍

方侯驪奴誘敗崔延伯，延伯引兵至，驪奴輕騎挑戰，兵未交，驪奴委走，延伯恃勇乘勝擊之，將戰，有賊數百騎持文書來降，實延伯未及聞，枕宿，勦明達引兵至，與驪奴戰，擊之，延伯大敗。

于仲文破檀讓

于仲文討檀讓，讓仲文無歲師，檀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破之。

隋張須陁破盧明月

張須陁討盧明月，相持久，讓遣將誘將士，曰：賊見我退，若擊。

必○來○返○若○假○據○其○營○可○有○大○利○派○使○秦○樞○而○通○使○羅○士○信○秦○故○將○千○人○伏○護○筆○中○明○月○燕○象○追○之○二○人○馳○至○其○柵○縱○火○焚○之○明○月○奔○還○須○陀○從○後○擊○走○之○

唐太宗破高麗延壽

太○宗○攻○高○麗○命○阿○史○那○柱○兩○將○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魏○運○來○之○上○命○李○世○勣○將○步○騎○陳○西○嶺○長○孫○無○忌○衝○其○後○上○自○將○步○騎○為○奇○兵○執○鼓○角○備○旗○幟○執○諸○軍○開○鼓○角○齊○出○奮○擊○上○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泣○運○高○麗○兵○遂○潰○

宋寇再興等擊金兵

金○人○圍○宋○棗○陽○兵○將○據○宋○寇○再○興○五○宗○政○欲○誘○之○涉○豫○平○汝○擊○之○令○守○壩○者○伴○走○金○人○半○涉○擊○之○金○人○多○陷○水○中○

詐降破敵

齊田單破燕軍

齊○田○單○守○即墨○既○偽○而○一○卒○又○反○計○激○怒○城○中○乃○厚○撫○其○眾○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遺○使○約○降○於○燕○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富○家○遺○使○將○曰○即○降○爾○無○虜○掠○吾○族○家○妻○妾○燕○將○大○喜○許○之○絲○此○並○懈○單○乃○用○火○牛○計○大○破○之○

吳周駘敗高住

吳○使○周○駘○詐○以○郵○陽○降○魏○高○住○率○步○騎○向○皖○以○應○之○吳○王○權○與○戰○於○后○亭○斬○獲○萬○餘○

秦○苻○輔○誘○姚○萇○後○秦○王○姚○萇○攻○新○平○苻○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退○輔○伏○兵○邀○擊○萇○獲○之○殺○萬○餘○人○

晉李矩破燕兵

燕○劉○暢○攻○晉○陽○晉○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及○使○得○矩○乃○夜○襲○破○之○

宋黃回等斬王佐範

宋○王○佐○範○謀○叛○康○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範○自○黃○回○張○欽○兒○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佐○範○信○之○置○之○左○右○回○目○擊○兒○奪○佐○範○防○身○刀○斬○之○

沈氏計破李暹仕

梁○李○暹○仕○反○遣○使○召○馮○寶○寶○妻○沈○氏○曰○刺○文○被○召○樓○臺○乃○稱○有○疾○請○兵○聚○眾○而○後○召○君○必○欲○質○君○以○徵○君○之○兵○也○且○無○德○以○觀○變○日○累○反○遣○社○平○虜○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沈○氏○又○曰○平○虜○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暹○仕○在○州○不○能○為○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關○室○遣○使○卑○辭○告○曰○欲○遣○婦○妾○我○將○千○餘○人○步○攜○雜○物○倡○言○輸○賦○得○至○柵○下○破○之○必○矣○暹○仕○果○不○設○備○沈○氏○襲○擊○破○之○

魏于謹破高歡

魏○于○謹○從○宇文○泰○與○東○魏○高○歡○戰○於○印○山○不○利○謹○率○其○麾下○偽○降○立○路○左○秋○夾○勝○遂○北○不○以○為○慮○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東○魏○軍○

乃得敗

周賀若敦殺迎降者

賀若敦拒侯瑱救軍數有乘馬投瑒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隨  
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狀後伏兵江岸使人乘  
畏紅馬詐降瑒遣兵迎接馬畏船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亡降  
者瑒皆拒之

高麗敗宇文述

隋宇文述擊高麗會於鴨綠水高麗乙支文德請營詐降既而召  
之不至諸將渡水沮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每戰輒走誘述  
濟薩水文德復遣使詐降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  
述乃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述大敗

實建德斬郭絢

隋郭絢討高士達達軍司馬實建德拒絢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  
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偽請降於絢願為前驅自効絢引  
兵隨之至長河建德繫斬絢

薛仁果擒劉感

唐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仁果偽遁又  
遣高嶺人偽以城降叔良命劉感帥眾赴之仁果與戰敗之遂擒  
感

顏果卿計散賊兵

安祿山至墓城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與衣履盡往迎之標  
山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諫守井陘口果卿與嚴譚謀起兵  
討祿山以標山命召欽諫使帥眾受傷醉而斬之悉散井陘口之  
眾

南詔詐走實邊

南詔縣信酋龍入寇唐實邊拒於大渡河縣信詐遣清平官數  
來約和邊與語未果蠻乘船械爭渡勒兵出戰邊軍騎宵遁

黃巢收張璘

黃巢也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歿唐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  
書請降於高駢駢許之駢悉遣諸道兵還賊知之乃告絕請戰駢  
其捷

急令璘擊之璘敗以巢軍復振

閔王仁達偽降斬王繼雄

閔王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王仁達拒之仁達偽降繼雄喜登舟慰  
撫仁達襲斬之

宋劉廷翰叛邊兵

遼韓匡嗣與耶律休哥伐宋軍於遂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  
受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  
將劉廷翰等分道前後會擊遼師大潰匡嗣遁去

契丹耶律休哥誘執賀令圖

契丹耶律休哥謀始末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派本國願歸南朝



令國信之即引數十騎迎之況至帳下休哥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

金蒲察官奴襲蒙古兵

蒙古忒木解圍金鹿州金蒲察官奴母先為蒙古所獲金主命以計請之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却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而定和議官奴乃取間襲取之

詐饋餉破敵

同賀若敦擒侯瑱軍

陳侯瑱逼湘州賀若敦救之增脩營壘為久留計先是土人多載米肉餉瑱軍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望見來取甲士出

詐和破敵

而擒之後實有饋餉者瑱皆拒擊之

詐和破敵

班超新疏勒王忠

班超既賂月氏而使康居王執疏勒王忠已更立其王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器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察勒兵待之為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

南京俱延取焦朗

涼召超攻焦朗南京傳檄救之此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傳檄怒將攻之俱延曰焦朗孤城無食行且自服攻之不凌彼必去從他

國素以賢隣敵非計也不知以善言諭之傳檄乃與朗連和尋伐取之

唐李元亮誘執張善安

唐李元亮計反將張善安諭以禍福善安曰欲降又恐不克元亮單騎入其陣善安大悅遂請降既而善安詣元亮營元亮執之

趙元昊詐約吐蕃

趙元昊侵吐蕃自帥衆攻徧牛城久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

女直烏古迺及擒拔一門

遼主國滿攝部帥度使拔一門叛遼主女直都烏古迺陽與拔一

門為好而以妻子為質

而擒之獻與遼主

明胡宗憲謀殺王直

歙人王直互市致富夷人信服時流劫海濱胡宗憲遣揮士往說直初以母寡為然心甚忿宗憲拔之於獄厚養之乃遣義子欽定海謝過已而時對將吏曰王直非反賊顧係強不見我耳一見有以處之賊聞決策渡海登舟釀酒誓衆曰須謹備俞大猷宗憲乃調大猷于金山以盧鏗代之鏗舊與直義子毛烈從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直遂坦狀不疑惟礮兵伐竹木為開市計宗憲夜馳軍波寨調成繼之伏水陸要害以夏正為期開紿直曰汝欲金宗憲開市求官可一降而得直且疑且榮曰謀高謝羽鴻門當王

者不允乃請降尋請斬於市

詐迎撫破敵

漢陳湯襲破郅支

陳湯為西域副校尉見匈奴支單于走康居侵陵烏孫大宛恐為西域患乃矯制發兵擊之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聞故厚曰單于上書言康居國既傾入朝見天子憫單于棄大國居康居故使郅支以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問答報甘延壽與湯同謀以忽大計失主客之禮明日遁薄城下四圍門城發新坑木城四面火起起吏士喜大呼來之康居兵引郅支兵四面推圍盾拉入單于被創成斬其首傳京師

卷之六

二十七

班超誘斬烏耆王廣

西域作烏耆危須尉犂犂二心班超發兵討之兵到尉犂界遺諭曰鄯復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賞賜事畢即還烏耆王廣遣北隄支奉牛酒迎超超詰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乘國之權都獲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可使殺之超曰此人權重於王今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入國超從他道屬度廣出其不意大恐欲悉驅入山左虞元孟察遣使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揚殺重知賞賜廣等至超詰責斬之

詐勝破敵

秦人降商家

秦與晉伐郢楚遣子儀子邊成商家以為郢拔秦軍過折限入而係與人詐為克折所俘者以圖商恐商人之覺之也於是魯而傳烏胥極飲埋血加盟書其上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家懼曰秦取斬矣成人反矣乃降曰二子以歸詐會盟擒敵

秦衛鞅誘虜魏公子卬

秦衛鞅伐魏魏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而見盟而罷兵卬以為狀乃與會盟鞅伏

卷之六

二十八

甲聚卬虜之大敗魏師

秦誘執楚懷王

秦王遣楚王書曰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願與君王會武關楚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入咸陽留之

漢高祖詐擒韓信

韓信為楚王有人告信及者帝問陳平平曰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必迎請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狀縛信以歸

石勒誘斬王彌

漢王彌與石勒外親而內忌彌開勸石勒歸心惡之張賓勸誘

而取之時，編與劉瑞相持甚急，請救於勃勒，勃勒乃檢瑞斬之，編謂勃勒親已不復疑也，勃請編酒，酌之，并其衆。

陳周迪殺周敷

陳江州周迪為寇，周敷擊之，迪給敷言，欲還朝，乞挺身共盟，敷許之，乃登壇為迪所殺。

詐取敵城

于仲文取金鄉

周尉遲迴討揚堅，檄謀虜兒羅據文州，迴其妻子在金鄉，于仲文遣人詔為兒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擅謀明日到財帛，賞將士金，卿人喜，仲文偽遣檄，傳道而進，善淨出迎，謂仲文執。」

之遂取金鄉

唐盧龍陷弓高

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責怒，盧龍使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遂納之，賊衆隨入，遂陷弓高。

張玄稔取符離

龐勛將張玄稔守宿州，開門降於唐，唐承訓，授符離，賊黨不知，乃復入城，積薪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玄稔符離，符離納之，斬其守將，收其兵。

遼生女直勒者破阿疎

遼生女直盈奇以兄勒者伐阿疎城，戒曰：「遼使來，罷兵，當以計。」盈奇使胡魯等與俱，坐勒者詭謂胡魯曰：「我部自相攻，干汝等何事？」援鎗刺殺胡魯等，遼使驚駭，走歸，居數日，破其城，謬言紹敵。

漢荀彧退郭貢兵

曹操使荀彧守鄆城，自往攻徐州，操將張邈郭貢等謀迎呂布，以拒操，彧聞邈亂，即勅兵設備，貢率衆數萬至城下，彧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將往，或曰：「君一鎮州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非素結也，今求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呂蒙詐降郝普

劉備將郝普守零陵，權遣呂蒙取之，普不降，蒙詐謂普故人鄧玄之曰：「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親自臨之，彼方救收，不給，豈有餘力，復管此哉？君可見之，為陳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遂出降，降後，知其為詐，普甚慚悔。

魏衛瑾收鄧艾

魏鄧艾在成都，承制專事，詔鍾會以檻車徵艾，會遣衛瑾收艾，會以瑾兵少，欲令艾攻瑾，因以為艾罪，瑾知其意，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敢有不出者，誅及三族，諸將悉來，死，瑾執艾於檻車，送赴京師。

司馬昭詔全悻等

吳遣全悻等救諸葛誕於壽春。司馬昭圍壽春，全悻兄之子輝將罪於吳。吳遣全悻等救諸葛誕於壽春。司馬昭圍壽春，全悻兄之子輝將罪於吳。吳遣全悻等救諸葛誕於壽春。司馬昭圍壽春，全悻兄之子輝將罪於吳。

魏王珪詐言使主以退其兵

燕主垂遣太子寶擊魏兵，已有疾。魏王珪邀路伺其使者，蓋執之。使所執使者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恐士卒騷動，乃適。」

有長孫晟使突利入朝

隋文帝令長孫晟說突利可汗會都藍可汗與達頭可汗合兵極。突利破之，突利夜與晟南走，欲奪沾厥。晟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連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曰：「隋法賊少舉一烽來，多舉二烽大逼，舉四烽突利大懼，遂與晟入朝。」

唐安興貴執李執

去興貴涼州奕世豪望，為夷氏所服。其弟脩仁為涼主李執，將與界往。執使歸唐，執不從，與貴乃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執。執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執，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計窮興貴執之。」

唐周德威詔劉鄩

劉鄩部將卒人，誘引兵襲後唐晉陽，李存勗聞知之，曰：「鄩兵於敵。」

人短於決戰，計彼行饒及山西發騎兵，追之。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知不可，先將據臨清，蓄積以絕晉糧道。周德威急追之，獲其舟，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詔鄩軍而過，入臨清，鄩軍不許進而還。

唐錢鏐給董昌

錢鏐領全武攻董昌於越州，全武克其城，鄧董昌據牙城拒之。鏐遣人給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賜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全武斬之。」

吳朱瑾計濟龍兵

吳馬謙李球發兵共討徐知訓，陳於天興門外。會朱瑾自潤州至，理運顧外衆，舉手大呼，龍兵皆濟，擒謙球斬之。

宋朱勝非計平苗傅等

宋苗傅劉弘彥等作亂，張俊韓世忠等會師勤王，傅等欲拘世忠。要子為質，朱勝非給曰：「不知遣之，便送世忠而慰撫之，傅等從之。世忠妻子得出，而勤王兵至，獲傅等。」

岳飛破曹成

賊曹成據道賀二州，秦詔招之，不聽。飛奏募加剿除，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偽出，帳調兵食，更曰：「糧盡矣，奈何？」飛曰：「汝送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除令遣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退飛命士葺食，潛趨，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

擊賊大潰又連戰破之成道飛謂諸將曰成黨敗走退而殺之則脅從可憫繼之則復聚為盜今遣爾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於是分道招之

宋氏誑金人

金人圍宋魏勝於海州宋李寶赴援敵舟次陳家島以中原民標舟楫民相告王師至即背之及望見寶舟給曰此金兵也俾金人皆入舟中寶舟忽至金人不知寶縱火焚其舟斬其將獲虜無算

揚言敵敗

厨人灌敗華氏

宋華公以吳師敗宋師宋元公欲出宋厨人灌請待之乃復戰灌

以囊裝灰人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華軍聞之喪氣遂敗華氏於新里

晉何無忌破何濬之

何無忌與桓玄將何濬之戰於素落洲濬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攻濬之則彼舫沮而我氣倍遂攻濬之傳呼曰已得何濬之矣賊軍橋潰官軍乘勝大破之

宋垣崇祖退魏兵

垣崇祖為朐山戍主魏遣兵襲之崇祖方出遠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謂心腹曰卿等可無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汝膽

義人已破虜頗成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

宇文忻詭稱尉遲回軍敗

周尉遲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等勝之於沁水乘勝至鄴戰不利而宇文忻士民觀戰者甚眾宇文忻曰吾當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殺似雷震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圍其樓而來之回軍敗自殺

王世充詭破李密兵

隋王世充與李密戰世充先索得一入號類密者縛而置之戰方酣李密陣前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充縱兵奔發潰密

降唐

閩留放劫殺黃紹顛

閩朱文進弒其主曠而自立以黃紹顛為泉州刺史留放劫乃引軍中壯士夜飲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家皆令我屬討紹顛請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伏禍且為天衆皆踊躍操白梃踰垣執紹顛斬之

兵欺詐稱伴敗

吳陳紹還關王景仁

梁王景仁侵吳盧壽吳徐溫拒之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陳紹後捨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還矣眾躍馬還關來隨之景仁大敗

慕容紹宗約衆使復戰

梁攻彭城東魏慕容紹宗救之將戰以梁人輕慢不能久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吳兒使前敵追我擊其首爾擊其背及戰果敗梁人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

楊威恐敵

為賈伐庸以還寇

楚伐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廢人帥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徒於阪高為賈曰不如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我若出師必懼而趨百濮果乘羣蠻從盟遂滅庸

卷之二 詐兵

三十五

申叔屯田以懼宋

楚莊王圍宋將還而宋未服申叔曰築室於宋分兵歸田以畔示無去意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乃成平

苗貢皇還楚師

晉楚戰於郟陵旦而戰見星未已晉苗貢皇徇曰蒐來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還楚囚楚王聞之乃宵遁

吳人敗楚

吳伐州來戰於鷄父吳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為二軍以繫於後罪人或奔或止三國爭之遂亂吳師擊敗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及吳師謀而從之三

國之師奔大敗楚師

韓信下燕

韓信大敗趙軍以千金購得李左車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左車曰今將軍虜魏王擒夏說破趙軍威振天下此其所長狀衆勞卒罷用之實難燕若不從齊必自強此其所短莫若按甲東兵北守燕路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其長燕必不敵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其為齊謀矣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寇恂破蘇茂兵

光武使寇恂守河內時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征而河內孤使蘇茂等攻恂即勒兵會於溫下合戰軍吏皆諫曰今雒陽兵渡河前後不絕空待衆軍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旦日合戰會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情旌救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曰劉公兵到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

卷之二 詐兵

三十六

耿弇走張步兵

耿弇討張步步聞弇至使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羸將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而走

漢朱雋破梁龍

後漢交趾賊梁龍叛拜朱雋交趾刺史既到州界甲不流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

蔣濟退孫權

孫權圍合肥曹孫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還

徐晃還關公

魏徐晃拒關公屯宛城晃詭道作都督意欲絕其後關公燒屯走魏司馬懿使吳師遁

吳朱敗等攻魏圍樊魏司馬懿救之使騎挑戰狀不動懿佐戰士

簡精銳申辨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

郭敦取襄陽

後趙將郭敦寇襄陽晉周撫拒之敦退屯樊城偃旗賊寂若無人謀者至則告曰汝宜堅守後七八日大兵將至不得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謀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敦乃取襄陽

蕭衍逼降陳伯之

蕭衍起兵襄陽奔陳伯之鎮江州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意猶豫急注逼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淝陽伯之束甲請罪

魏鄧範喻潰肥城

魏慕容白曜破宋無鹽將攻肥城鄧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

魏獨孤信取獲城

獨孤信襲東魏穰城辛纂出戰敗還魏城門未及闔信前驅楊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矣門者皆散忠帥眾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

周楊忠使稽胡饋輸

周宇文護使楊忠會突厥侵齊軍糧不給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

在坐詐使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冢軍已平雒陽欲與突厥兵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

李世民解突厥之圍

隋煬帝北巡入雁門突厥圍之詔天下募兵赴難李世民年十六應募赴援說雲定興曰突厥圍天子謂我君卒不能赴援也宜盡引兵往援數十里不絕夜使金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也從之遂解圍

唐太宗禦突厥

突厥寇唐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北遣執失思力入見觀虛實

太宗因之與高士廉等六騎徑詣渭水與頡利語責以負約突厥  
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有懼色上厲諸軍使却而布陳  
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敢來謂我不能禦也我  
若示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耀軍  
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明日頡  
利見思力不逞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意請和詔許之突厥引  
還

唐長孫全緒走吐蕃

吐蕃入寇渡便橋代宗出奔吐蕃遂入長安郭子儀使王延昌入  
商州撫濟軍得四千人于儀注諭以共泄國耻皆感激受命乃使  
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  
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篝火以疑之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  
郭令公自商州親將大軍至矣吐蕃駭遁

李晟等降蜀

郭崇韜伐蜀來蜀人苦主荒淫風驅霆擊所過迎降別將李紹琛  
謂李晟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遠戰來其膽落之時得入原頭關迎  
降必矣綿江水深無舟乃乘馬浮渡遂入原頭關據漢川蜀主王  
衍遣書李晟曰公來我即降也或謂晟首建伐蜀之策不可往晟  
不從馳入成都撫諭士民告以大軍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衍遂降  
蕭幹破劉延慶

宋劉延慶伐契丹蕭幹拒之檢校軍二人留帳中夜偽語曰聞宋  
軍十萬離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  
舉火為期繼之無遺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為信狀  
明旦延慶見火起即走士卒多蹂踐死幹因退擊破之

宋神師道退金人

金人入寇神師道赴援至雅陽聞幹雖不屯京城下或止勿行師  
道曰吾兵少正宜速進彼安能測吾虛實揚榜沿道言神少保領  
西兵百萬來逐徑過金營金師稍北

宋岳飛退范汝為

范汝為寇江西岳飛遣人以岳字旗植諸城門賊不敢犯

韓世忠降李復餘黨

韓世忠既破李復餘衆尚萬外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  
矣亟束甲卷戈吾能保全汝革立功名賊駭慄就降

宋吳玠驚金人

金人以李彥人欲出奇取蜀乃命李彥琪駐秦州玠復令遊騎  
出契河綴關師古撤離喝直擣上津長驅趨洋漢與元守臣劉子  
羽驛書招玠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撤離喝大驚

宋王德降水賊

張俊撤王德取宿州因潛師宿州夜半薄敵營敵將詰朝登汴而  
陣德策馬先濟遂謂賊曰吾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王貴商莫不



糜碎爾何為者賊遂拔兵降其將入城固守德諭以逆順遂下之

元伯顏不且夏貴

元使伯顏兀朮伐宋攻陽邏堡宋將夏貴救之兀朮出其不意率軍逆流而上直抵南岸別將擊夏貴陽邏堡亦破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貴奏乃代吾使不必追也

元伯顏降鄂州

元伯顏伐宋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燬城中而成大德嘗降

元伯顏弗退到師勇

元伐宋破常州守將劉師勇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也

師勇所過城守者皆落矣

明徐達交張思道

徐達定陝西以張思道自守虜耳李思齊地富人眾遂決策降之得其衆使使諭思道思道懼遂為據廓帖木兒所執其弟良臣既納款而變達率兵四面攻之斬其父子及黨陝西悉平

明李文忠走吳水兵

嚴州新下張士誠來爭水陸登至李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敗之賊其首標之樞狀之中流水兵見而夜遁遂克諸壘

明李文忠還呂珍

張士誠遣陳同舍呂珍圍諸全守將告急李文忠以嚴州兵少倘

衛信兵出江西無以獲金華乃曰兵貴虛敵同詐稱平章卻禁領

五萬出江石左丞徐達領五萬出徽州約會金華賊具告呂珍還

營五里以待決戰時胡德濟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軍

情德濟督兵退殺

明沐英詔走蠻兵

沐英克雲南蠻見英回復叛時英駐師烏撒即遣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卒報城中為蠻所得詔之曰縱兵統三十萬人至與賊拔營遁

明湯和解體蜀守

湯和同傅友德伐蜀直走階文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漢州

必通軍殺湯和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之月日投漢江順流

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明王驥討斬思任

王驥連破思任發乃移兵討韋即羅驥遣偏師抵境傳檄曰王尚書大軍且入安南安懼斬思任發首以獻

明王守仁疑滯滾濠

滾濠反王守仁與伍文定謀討賊密遣標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

廣東廣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共四十萬以疑賊使不敢出南

昌賊果疑四路兵至不敢出遲回半月乃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

慶而守仁兵已大集矣

假稱神助

齊軍破燕軍  
燕人攻齊營中○人食必○先○祭○於○神○無○而○下○固○宣○言○當○有○神○助○教○伏○有○一○卒○曰○臣○可○以○為○神○助○走○且○曰○臣○欺○君○誠○無○能○也○單○曰○子○勿○言○愚○師○之○存○存○約○必○必○神○師○是○出○戰○大○破○燕○軍

晉李矩使巫鼓衆

漢劉陽攻晉榮陽○晉李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郭誦持於子產祠使巫揚言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擊於暢營○暢僅以身免

李穆

卷之二 晉兵

四十三

王世充鼓衆破李密

隋王世充欲擊李密○恐人心不一○乃詐衛士張永道夜夢周公管仲相的擊密為周公立廟出兵先祈禱令玉宣言周公欲僕射擊李密當有大功否則兵皆必亡士卒皆請戰乃出師擊密敗之

狄青偽卜以破智高

狄青討儂智高○恐士心悻怯○且曰○南人尚鬼○不如因而用之○乃以秘造百錢卜○曰○能免智高○百錢皆僞○衆以為必不可得○青一撒而皆覆○遂使釘之○待克捷而後起人皆以為異奮躍百倍○遂克智高

無糧示有糧

晉祖遜盛土為糧

祖遜將韓潛與後趙將扼豹分據陳州故城○相守四旬○以奉○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天使人榜米息於前○豹兵遂之○即潛而走○豹兵久餓○以為賊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遂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

宋檀道濟量沙為糧

檀道濟伐魏○食盡有亡走者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見之以降者言安斬之

周賀若弼土聚結敵

陳使侯瑱逼相州○周賀若弼救之○會糧援斷○絕救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傍村人○俾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為實

李穆

卷之三 詐兵

四十四

有船示無船

賀若弼詐示無船

隋賀若弼欲伐陳○先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船五六千艘置潰內○陳人視之○以為中國無船

挫敵詐謀

鄧艾斬母丘儉使

母丘儉作亂○遣使步賁書欲疑惑大衆○鄧艾斬其使○魚道進軍○先據樂嘉城○大破文欽之軍

陸抗破羊祜之計

晉羊祜故西吳陸抗初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絕寇叛○羊祜

欲因水運糧而揚威將破堰水通步軍抗開即決之堰敗枯陸運  
大費工力

司馬懿斬公孫淵使

公孫淵反司馬懿運敗之圍淵於襄平淵懼使王建柳甫乞降請  
解圍而縛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公孫淵曰昔楚鄭列國鄭伯猶  
肉袒牽羊而迎孤為王人位則止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  
國之謂耶二人老老必傳言失言已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  
年少明決者來淵復遣衛演乞刻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  
五曰戰守走餘二事降與成耳不肯而縛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淵  
攻而圍突出懿縱兵擊斬之

晉桓溫敗姚襄

桓溫討姚襄襄匿精銳於林中遣使謂溫曰襄今奉身歸命願教  
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溫曰欲求便前何煩使人襄戰敗走

魏楊侃破梁人之謀

梁裴邃鎮合肥欲襲魏壽陽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聞欲修白楫  
故城稍相侵逼以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魏楊侃報移曰彼之  
募想別有急何為妄構白楫他人有心子付度之勿謂秦無人也  
遂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即散其兵

王式識襄南使者

唐討東賊襄甫以王式為觀察使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欲

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急耳乃謂使者曰甫而縛以來當免其死

蜀趙廷隱不視董璋檄

董璋與孟知祥相疑攻西川知祥使趙廷隱為都督將兵拒之  
董璋檄至又有遺廷隱等書誣其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曰不過為  
反間欲令公殺廷隱等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璋克漢州  
知祥自將兵八千赴之日中交戰璋前鋒降言璋兵無後繼當急  
擊之於是廷隱前戰張公鋒繼之璋敗歟

宋虞允文破金人反間

宋王權大潰得虞允文設策既敗金人於采石敢遣詔來諭王權  
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王權同還師已置憲典

明郭登不納上皇

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約略至歸 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  
曰朕與郭登有姻何外 朕若以登遣人奏曰臣奉命守城不  
敢擅啓閉霍理出見約賄虜笑不應竟撤去

明韓雍斬大藤里老

兩廣蠻起韓雍全師至大藤峽道有傷生里老數百持香跪迎曰  
我輩久苦賊幸遇天兵願先三軍鋒刃此以皆賊耳縛斬之既  
縛而決中利刃出悉剝掛箐棘中賊大驚阻遂破之

明程信挫董山偽制

明程信挫董山偽制

程信食都遼東、建州苗董山通朝鮮、受節制為中樞、密使信廉、  
偽制請先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  
匿不承、肯出偽制、示之懼、狀乞貢馬謝罪。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四十七

兵機類纂卷之三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罷 吳志葵理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自伏兵

誘敵入伏

鄭突收戎

北戎侵鄭、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試冠而走。為三處伏兵，以待  
之。戎見獲，必進。遇伏，必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洪之表，戎師前後  
擊之，乃勝。

屈瑕敗絞

卷之三

卷之三

楚王伐絞，軍其南門。楚屈瑕請無以師衛，朱熹者以誘之。絞人獲  
三十人，明日爭出，驅楚乘樵，起徒於山中，楚人守其北門，歸路而  
伏。兵山下，大敗之。

養由基敗吳

吳侵楚，楚養由基謂子原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  
不戒。子為三處伏兵，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原從之，大敗吳師於  
庸浦，獲吳公子黨。

楚滅舒鳩

楚令尹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  
子聃子孟仲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楚，臨乃

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狀。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人。大。敗。遂。滅。舒。鳩。

牛臣射吳子

吳子諸樊伐楚攻巢。巢人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攻門將親攻我，獲射之。從之。吳子果親攻門，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吳子中箭而卒。

齊孫臏破龐涓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子救之。孫子直走魏都，涓去韓而歸。魏孫子曰：彼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稱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二萬灶。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魏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乃設伏，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自刎，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

虞詡誘賊

虞詡為朝歌長，賊寧季等殺長吏，久不能禁。詡至，設令三千以募壯士，自操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得百餘人。為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令貧人入賊家，以綵線縫賊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檢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殷頴斬鮮卑

鮮卑寇，殷頴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驚去，乃使驛騎詐賣書，詔頴預偽還，設伏虜入，追頴，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魏王眾敗施績

王祀擊吳軍于江陵，施績遁入城，祀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宵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績，果來追，祀大破之。

石勒破苻萇

石勒圍樂平，晉劉琨命苻萇帥二萬騎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殿。後勒擁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後二伏，出輕騎與萇戰，倖為不勝。而苻萇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破之。

晉陶侃擒賊

陶侃為武昌太守，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果至，生獲數人。

姚襄擊破殷浩

嚴浩襲姚襄、襄度、浩將至、偽道陰伏甲兵以邀之、浩大敗、

慕容宙敗桓溫

桓溫伐燕、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乃使二百騎挑戰、今餘騎為三伏、挑戰者未交而走、晉兵來追、帥伏擊之、溫敗、

燕王垂破西燕

燕王垂擊西燕、燕主永拒之、垂陳於臺、薛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還、永退之、伏發、斫其後、大敗西燕、

梁裴邃敗魏師

魏河間王琛擊梁裴邃、邃為四甄以待之、使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琛悉眾追之、四甄競發、魏師敗走、

去機

秦之三伏兵

魏賀拔岳擒尉遲菩薩

尉遲菩薩攻圍魏柵、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柵、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兵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棄步卒、輕騎度渭、退之、岳依橫崗設伏、待之、賊半度、前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弗殺、賊悉投馬、遂擒菩薩、

魏中山王英擊馬仙琕

魏中山王英攻梁義陽、結壘於山、今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馬仙琕救之、直挺英營、英偽北誘、至平地縱兵擊之、仙琕大敗、

高麗敗來護兒

來護兒擊高麗、破之、乘勝直造城下、高麗伏兵郭內、出兵與戰、偽敗、護兒逐之、入城、伏發、敗之、

李密擊張須陁

張須陁討翟讓、李密、分兵伏林間、須陁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勝逐之、密發伏兵掩之、須陁敗、

秦王誘擊夏兵

秦王世民將五百人出覘、竇建德營、緣道分留李世勣等伏於道、有絕餘四騎、偕進、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其一將建德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至、則射、建德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破之、

去機

秦之三伏兵

郭子儀拔衛州

郭子儀圍安太清於衛州、安慶緒救之、子儀使善射者伏於壘垣之內、與戰而偽退、賊之至壘、伏起、射之、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拔衛州、

吐蕃麗結心等破論恐熱

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麗結心、莽羅等擊之、莽羅伏兵險阻、及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擊書寫之、恐熱將數萬追之、結心伴敗走、為馬不進、狀恐熱追之、益急、伏發、斷其驢路、夾擊之、恐熱大敗、單馬遁歸、

黃景復擊南詔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攻黃巖。景復佯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蠻兵大敗而歸。

劉巨容敗賊

劉巨容會全，合兵屯荆門，拒黃巢。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敗。遂戰，佯敗，賊追之，伏發，破之。

高仁厚破敵

高仁厚陳於麻頭閣，下楊師立將鄭君雄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佯敗走。君雄等繼追，伏發，破之。

馮行襲誘斬孫喜

賊帥孫喜攻均州，馮行襲為均州都將，乃伏兵於江南，自乘小舟。喜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朕公政，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心腹供進，行襲請為前道，告徐州人，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斬喜。

唐楊行密破秦彥

秦彥擊楊行密，悉兵陳於城西，行密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嚴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銜其陳，兵交而佯退。彥兵追之，入寨，縱標伏兵，四起，彥兵敗沒。

唐李思安破劉守文

唐劉仁恭攻魏州，朱全忠遣李思安來救。仁恭子守文擊之，思安使袁蒙先伏兵於清水之右，自造戰，佯敗而却。守文逐之，思安還。

戰伏於夫學幽州兵大敗

晉王擊梁兵

梁敬晉德勝北城，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城先，以騎兵為誘。梁兵競進，晉王以伏騎擊破之。

唐張礪破李紹琛

唐法蘭討李紹琛於漢州，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圍從具計，紹琛見兵羸，極力縱退，伏發，破之。

漢趙暉誘擊王景崇

王景崇叛降蜀，漢趙暉擊而圍之。景崇求救於蜀，暉數掩戰，景崇不出。暉潛遣千餘探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設言蜀救兵至。景崇遣兵出迎，暉設伏盡殲之。

蜀安思謙敗漢兵

漢趙暉圍鳳翔，蜀安思謙救之。思謙遣兵二千，據伏於竹林，以兵數百，擊漢兵，遂之，遇伏而敗。

北漢張元徽擊周兵

張元徽擊周，趙匡胤州周李筠遣糧，令筠進戰。元徽戰而佯北，令筠追，伏發，殺之，筠追歸。

趙匡胤擊唐兵

周世宗命趙匡胤擊唐兵於塗山，匡胤以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造伏兵，邀之，唐兵大敗。

契丹耶律斜軫敗楊業

楊業伐孽丹耶律斜軫遣蕭捷頓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遁斜軫伴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

王均敗官軍

雷有終討王均擊之均閉城備守有終等帥兵徑入因分剽民財賊閉關伏發布牀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

宋張祥夜降宋江

張祥夜守海州賊宋江假言互海州叔夜令火士千人設伏近城不備輕兵詐賊誘戰先匿壯卒於海菊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皆無閉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尾再興等擊金人

再興等救東陽金人來圍城再興與陳祥孟宗政分三陳設伏待既至再興伴却金人逐之宗政祥合左右翼掩擊大敗之

蒙古木華黎破金兵

木華黎破金兵於延安城東夜令軍士潛伏谷間明日以騎士趨之望見金兵伴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發伏乘其後金兵大亂追殺七千餘人

趙葵誘賊

李全寇揚州趙葵等出擊賊陳於西門閉壘不出趙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之賊兵果趨濠側李虎

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乃退

蒙古張弘範破李壇

張弘範討叛將李壇築長壘於城西內伏甲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夜渡其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槍短不能踰濠士卒遂陷於水其得升濠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明郭英克通州

郭英從大將軍伐中原距通州三十里為營衆請速戰英曰吾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宜出不意圍方畧翌日大霖英以千之伏道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張二翼出戰英伴敗走敵乘勝追之伏兵截其軍為二斬首數千通州克

明傅友德敗也速

大將軍北征下青州也速率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師敵退至伏而回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陽

明傅友德擊伯顏帖木兒

傅友德同湯和駐延安伯顏帖木兒之偽請和上召和還留友德以誘之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破之

明于謙誘賊也先

也先誘上皇破紫荆窺京師石亨謀擊辱老之于謙曰賊豈張而我入先之弱是仇彼張也亟統大營營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楨二十二萬虜見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崇謙設伏於



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

明沈希儀敗荔浦賊

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間沈希儀部五百人扼之時絞龍清  
后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引繩乃能濟雖衆可薄也絞  
龍灘闊衆得成列則難圍矣乃伐岸竹揭竿上編篋以為終頃刻  
成數百楨插於絞龍灘令羸卒數十守以疑賊賊果趨滑石希儀  
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伏設策中賊濟且半發伏敗之

伏兵擊敵

耿弇破張步

耿弇破張步於臨淄弇知步因將還豫軍左右翼為伏以待步果

引去伏兵

引去伏兵綴擊破之

班超降王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怨恨遂其副王謝將七萬攻超  
收殺堅守謝攻之不下自掠無得超度其必飛應茲備糧乃伏兵  
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  
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虞翻破先

先東圍赤亭武都太守虞翻既以強弩射還來虞運而擊之又  
兵易衣示衆以恐之計其當還乃潛遣射淡水設伏候其走路虞  
果大奔掩擊殺之遂敗散謂乃相地勢築營群招還流山假服

氏開通水運一郡遂安

曹操擊呂布

呂布引兵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西有大隈操隱兵  
隈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破之

魏滿寵擊退孫權軍

吳主權自將欲圍魏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難紅魏滿  
寵曰孫權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伏肥  
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周旨虜孫款

晉伐吳杜預遣牙將周旨等率奇兵八百渡江以賊吳樂鄉多張

旗幟

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旨等  
伏兵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之而歸伏兵隨之而入虜款

還

慕容翰破宇文氏

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三國共攻慕容廆慕容廆居遼東自守獨以牛  
酒橋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氏大人心  
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今遣數千騎襲廆之子翰於後  
翰為段氏使者逆迎於道而設伏以待奮擊盡獲之

魏奚斤擊夏主昌

奚斤伐夏進軍安定夏主昌服之魏安頡乃還斬設伏及夏主來

攻城誦出應之夏主自搏戰伏兵爭赴之夏主敗走誦追擒之

魏傳永破裴叔業

齊裴叔業侵魏楚王戍令傅永擊之永使人馳詣戍令填外墜夜  
伏戰士千人於城外迨曉叔業至城東部令將置長圍永伏兵擊  
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救之永登門樓望見叔業南行數里  
即開門擊其後營又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

魏費穆擊破柔狀

費穆討柔狀穆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乘虛拔山乃簡精騎伏山  
谷以兵之羸者為外營柔狀至奮擊破之

于謹敗拔陵

破六韓拔陵圍魏五原于謹乃單騎詣叛胡營說鉄勒酋長也列

河等來降謹曰拔陵聞也利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以也列河  
餌之而伏兵以待必可破也拔陵果來邀伏發敗之

石虎伏騎執印續

後趙石勒自立為王遣遺子石虎攻晉印續於冀州續自出擊虎  
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

齊段韶克定陽

段韶圍定陽楊敷固守不下韶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寇略惟  
慮東南一道簡兵伏之城中心糧盡敷走伏兵擒之

秦王世民敗段達

李世民攻東都城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  
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又曰城中見我還必來追蹙  
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發伏敗之

威彥師討李密

李密叛欲奔襄城唐威彥師率眾南據然耳山要道今秦天路而  
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密果而出半度彥師擊斬之

裴行儉謀破突厥

裴行儉討突厥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  
以羸卒為挽伏精兵於險要虜至羸卒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  
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蹙

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

王雄誕破汪華

汪華據歙歙稱王唐王雄誕擊之華拒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  
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經合佯走還營華進攻  
之不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於洞口華不得入請降

哥舒翰擊吐蕃

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每歲積石軍交戰吐蕃輒來獲之翰先伏  
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還自是不敢復來

王武俊破朱滔

朱滔攻貝州李抱真王武俊來救滔與回絕兵出戰武俊遣趙琳

將五百騎伏於素林抱真列方陣於後武俊引騎兵居前與回紇戰琳自林中橫擊之回紇及陷軍皆敗之

李晟遣將擊吐蕃

吐蕃尚結贊入寇李晟遣王必將號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唐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李泌擊吳法超等

淮西戍兵吳法超等自郟州叛歸過陝李泌選士分為二隊伏於倉原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遽進勿留行當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湖北獲于楚將

表之三伏兵

兵總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象驚亂死者四之一遁過英岸邀擊之法超超長水燕于楚擊斬之

楊朝晟破崇慶

崇慶攻唐徐州唐以楊朝晟等救之朝晟遣步兵負山而陳自以騎兵伏於山曲崇慶等將騎逾橋而伏發橫擊之崇慶狼狽遁

康承訓擊龐勳

龐勳反約兵攻柘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勳所將不戰而潰承訓遂破之

唐鄭玄擊尚讓

賊將尚讓寇鳳翔鄭玄使屠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陳於高岡賊

鼓行而前伏發破之

劉知俊破康懷貞

梁主遣康懷貞救靈州劉知俊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還至界平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

劉鄩擊晉兵

劉鄩軍於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葉木間俟晉王至大謀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

楚王帝瞻破高季興

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遠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艦橫擊之季興大敗

表之三伏兵

趙廷隱破后教塘

后教塘擊孟知祥將趙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伏教塘路戰至薄暮教塘引去彌之與伏兵合擊之大敗教塘

契丹主破唐兵

后教塘逆命唐遣兵討之教塘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輕騎三千不披甲直犯唐陣唐兵逐之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斃為二遂大敗

宗澤敗金人

金兀朮侵宋東京都人皆震恐宗澤方圍碁時劉衍等在河選精騎數千使統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夾擊

敗之

韓世忠獲兀朮

金兀朮入鎮江。宋韓世忠也。兵焦山寺。料敵必登金山。飛王廟以現。虛實乃遣人伏廟中。及廟下岸側。約開鼓。敵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止獲兩騎。其三騎馳去。一馳者既墜。沒泥而免。乃兀朮也。

宋王彥破索仲

王彥知金州。盜索仲。擄金州白土關。彥勒兵阻水。據山設伏。以侍仲見官軍少。驕附搏戰。彥執旗一麾。士殊死戰。仲敗走。

宋岳飛敗賊

岳飛追討李成。將馬進。抵潁州。賊出城市。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

卷之三 伏兵

十六

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進。賊易其少而薄之。伏發。敗之。飛呼曰。不從賊者坐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張俊等復前後夾擊。賊大潰。

吳玠破金人

吳玠守和尚原。金人攻之。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營迭射。務為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即以騎兵勇擊絕其糧道。磨其困且疲。設伏於神堂。以待金兵。至伏發。大亂。縱兵夜擊。大破之。

宋孟珙破武僊兵

孟珙攻武僊。破九岩。料仙必上嵒山。覓伺乃令樊文彬奪嵒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僊果登嵒山。及半伏發。僊眾失

楷枕藉崖谷山為之結

蒙古破宋兵

宋欲復三京。命張迪等趨維陽。蒙古伏軍城外。猝至。既有民感。投降。迪與徐敏子帥師入城。楊誼至。雖東方散坐。蓐食。伏兵怒。誼師遂潰。敏子等不能留。亦班師。

宋曹友聞與蒙古戰

蒙古侵宋。將至僊人關。曹友聞遣弟萬上。雖寇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自選精銳。夜出設伏。蒙古兵至。友聞分兵擊其前後。中隊親帥。精兵馳至。隘下。追戰。萬出與友聞會。內外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

兵機

卷之七 伏兵

十七

蒙古破金兵

蒙古會宋兵圍金蔡州。金李木魯中。姜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伏於隱處。視強擊。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姜室僅以身免。

明徐達獲張士德

張士誠誘明降將陳保。二登舟師來。逼徐達。禦敗之。近至常州。達分其軍為三。薄常州。而壘其弟士德。來援。達曰。士德勇且狡。未易力勝。去城十八里。為三壘。以待而別。選鉄騎。與他將自前邀士德。兵既交。他將用鉄騎沖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過濠。獲之。

明徐達破陳友諒

徐達鎮池州。上謀知友諒且犯池。命常遇春來使。使語達曰：友諒至，設伏九華山下，掩其後，可盡亂也。達乃選卒伏九華。友諒至，盡斃攻城。城中伐鼓大譟，伏盡發，城中應之，大破其衆，生獲三千。

明常遇春擒脫火赤

常遇春謀元主在開平，選騎攻其將，進次大興川。春分千騎為八，伏邀其歸，大興之守兵悉伏，發敗之，擒脫火赤，遂薄開平。

明姚廣孝擊南兵

姚王南行，姚廣孝及郭賢等奉世子居守南兵，再攻城。廣孝設伏，截其後，城工呼譟，伏發，開門夾擊，大敗南兵。

十六

卷之三 伏兵

明劉江破倭

劉江築堡於望海埭，除者報東南夜有火光。江計賊將至，遣赴榻，堡僑之，但令攜師秣馬，略不為意。今徐劉伏於山下，葦葦濇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砲響，伏兵奮擊。翌日，倭二千直逼榻下，登岸，魚貫而行。江被髮舉旗，鳴砲伏起，為兩翼而進，賊大敗，有脫入海，齣者盡為姜隆所得，無一得免。

明戚景通擒李琪

青州賊李琪反，官兵擊之弗克。戚景通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跡琪夜至，伏奸民之，擒之。

明伍文定擒滾滾

伍文定既主直攻，而昌之策，執棹，冒天居，先登破之。行賊必進，救其衆，亦阻畏，乘其情，擊之，乃與那珣等領錢五萬分道，進擊其不意，又伏兵四設，戒令兵合狀，後響應，偽先釋，閉合四見，旌旗蔽江，大懸，驅衆迎戰，未幾，官兵四發，念四棄船陸遁。文定射中其額，擒之。

明胡宗憲擊賊

海賊徐海等寇浙西，胡宗憲以毒酒殺之。餘者尚衆，乃募保靖宣慰彭蓋臣，可用指畫，居塘地，勢曰：汝分道而伏，賊至，前鋒迎敵，伏賊走，伏起，追殺蓋臣如計，敵果敗走。平望，平望別有苗兵守，崇四面夾攻，賊大潰。

十六

卷之三 伏兵

潛兵為內應

公子光以計取舟，其乘舟餘，使人控而守之。吳公子光使多，其後者三人，皆為楚人，潛伏於舟側，約曰：我等餘，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速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亂餘，皇以歸。

郭子儀潛人入河東

賊將崔乾祐守河東，郭子儀潛遣人入城，與唐官暗於賊者，謀伏官軍至，而為內應，子儀引兵趨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城得免，遂平河東。

李希烈縛李元平

李元平知汝州募工徒治城李希烈使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李元平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

岳飛擒賈進和

岳飛初應募時有劇賊陶俊賈進和等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偽為商入境賊掠以充部伍又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出戰飛佯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及進和以歸

明王守仁破橫水賊

茶寮賊魁王守仁會湖廣廣東同勤守仁征湖廣兵夾攻桶崗賊曰桶崗地險且恃橫水左溪為障不先撤其障不能與湖廣兵合橫水以在險中官兵難至及見官兵各險隘設滾木礮石梁之守

義舉

卷之三

仁今左右於山頂伏覘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綠崖而上發其滾木礮后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如雷大驚走我兵奮勇力戰破二十餘寨

破敵伏兵

周亞夫破吳伏

七國反周亞夫為太尉乘傳將會兵滎陽發五霸上執涉過說曰吳王素富慷慨力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閘人於殺絕既臨之周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竟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從之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白全令吾據滎陽滎陽以

東無足憂矣使吏搜殺通問吳將吳伏兵

吳陸遜衝曹伏兵

吳王權與曹仁戰於石亭陸遜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住伏兵因驅走進至夾石斬獲萬計

僕固懷恩擊殺伏兵

郭子儀等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岷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盡殺之賊遂潰

明馬吳破藍驛伏兵

蜀盜藍驛叛馬吳佐治兵曰將不知兵若何勝擇驍勇才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主長會賊來逼城吳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

義舉

卷之三

二十一

亂自籍籍而悉兵來後斬四千級軍中喜吳曰尚未見大敵空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右為應吳以正兵當左而與百騎直搗其伏驚潰又趨左左亦潰合擊火其柵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之三終

兵機類纂卷之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規 吳志蔡照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出敵不意

趙奢謀敗秦師

秦伐趙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阻難救者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開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謀者死秦師鼓譟武安屋瓦皆震有言急救武安者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

秦之四掩襲

秦間入趙軍善食而遺之問還報秦將大喜著既還閼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秦先據北山縱兵擊之秦師大敗

冒頓襲東胡

冒頓殺父自立東胡使求千里馬羣臣欲勿許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與之又欲得一關內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東胡欲有之或曰以棄地也與否皆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送張滅東胡

漢劉絳等襲甄阜等輜重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秦陵與王莽將甄阜等戰于小長安敗不利收兵保棘陽阜乘勝留縯于蘭鄉引精兵南臨泚水縯遂與下江兵合十二月晦潛師夜起盡獲其輜重

吳漢斬苗裔

先武欲發幽州兵拜吳漢大將軍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裔陰勒兵救諸郡不肯應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會以漢無備出迎于客漢即搗兵騎收苗裔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望風靡從遂悉收其兵而南

漢朱欽伐隗囂

朱欽伐隗囂欲將二千人伐山開道徑擊畧陽斬守將蓋大驚

漢滅宮破延岑

滅宮伐蜀蜀將延岑盛兵於沅水宮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少騎快船而進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驚恐宮縱擊大破之

班超更立疏勒王

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立其臣覺題為王漢班超至疏勒連日慮其降之救慮曰覺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降可執之慮至覺題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縛覺題左右出其不意併驚走覺題超赴之超悉召其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故王兄之子志為王國人悅

漢班超更道入焉者

班超計焉者焉者同有華橋之險焉者王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屬渡到焉者去城二十里廣知大恐欲悉驅人共入山收保焉者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以示信用乃期大會國王加賞廣請超超斬之

孫策據查濟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太守王朗拒策于固陵策叔父靜曰查濟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兵投查濟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破斬之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

曹操擊烏桓

卷之四拾陸

三

曹操擊斬末紹與表諱而末應表尚奔烏桓會操令曰噤將其象為卿導壘山堙谷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掩其不備擊斬烏桓蹋頓尚熙走遼東公孫康斬尚熙首送操

魏郭艾取蜀

魏遣郭艾將兵寇漢漢姜維列營守險鍾會以糧盡欲還艾請魏郭艾將兵衛其腹心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徑七百餘里繫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糧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入先登至江仙守將馬遵降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艾至成都後主禪出降

盧志勸王誅斬趙王倫

趙王倫廢主自立成都王穎討之前鋒為倫軍所敗穎欲還對令盧志曰今我軍失利誠有輕我之心不如更選精兵星夜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從之大敗倫軍乘勝濟河斬倫誅其黨

晉符健謀取長安

杜洪據長安符健欲取之乃治宮室于枋頭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既而悉衆而西洪使張先通戰大敗之長驅至長安健以民心思晉乃遣使獻捷辱稱帝

晉劉裕襲劉毅

劉裕率諸軍襲劉毅王鎮惡請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

魏主降涼王牧捷

卷之四拾陸

四

一二八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旂下置鼓語所番人計我將至城使旗鼓嚴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曉江津舡艦鎮惡徑前築城殺覺令開城門未及下關鎮惡已馳入城中殺突出乃緩而先魏主降涼王牧捷

始涼王言魏去歲伐蠕蠕士馬疲死夫敗而還煮開之問崔浩浩曰往年北伐死傷無幾夷遂謂我不能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遂至上請屬國城分部諸軍以源賀為卿鎮宣國威信示姑藏毒四部鮮卑以禍福相帥歸命使外授既絕乃取孤城涼王牧捷遂弟董山戰望風奔潰遂圍姑臧賀招下三萬餘落盡得再次牧捷



魏太武擊柔然。至漢南捨輜重。輕騎兼馬。擊之。至浞水。柔然先不設備。遂西走。部降降魏者三十餘萬。獲戎馬百餘萬匹。

宋沈慶之攻山蠻

宋河北山蠻寇雍州。沈慶之曰。往官軍皆營山下。蠻得據山。攻矢石因多不利。且去歲蠻田大給。積穀重。雖與持久。不若出其不意。攻其腹心。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齊萬副兒謀破臺軍

齊崔慧景討裴叔業。道會諸軍至。語以齊主寶卷無道。將建大功。

齊樓

卷之四 齊樓

五

以安社稷。衆皆響應。于是奉江夏王寶玄向建康。寶卷遣左威興帥諸軍討之。萬副兒說慧景曰。平路皆為臺軍所斷。宜從得山。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譟。臨城臺軍驚散。遂圍宮門。斬威興。

梁蕭綸破侯景

侯景圍臺城。屢攻未破。復引玄武湖水灌之。關前皆為洪泥。時諸王引兵入援。蕭綸自京口西上。趙伯超說以徑指鍾山。突據廣莫門。出賊不意。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旦營于蔣山。景見大駭。欲走。分兵攻綸。綸破之。

魏劉亮新孫定兒

劉亮討孫定兒。亮先監素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麾兵斬之。遙指城外。素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懼。服其敢動。

隋李于雄擒實抗

隋場帝親幽州。總管實抗有二心。以李于雄經畧之。于雄馳至幽州。止傳舍。抗來謁。于雄伏甲士擒之。

楊素等破高智慧

楊素等討高智慧。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紅艦蔽江。未獲兒曰。吳人利舟楫。賊志必先宜嚴陣待之。勿與接。亦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從之。獲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楊素縱兵擊破之。

唐張巡守雍丘

卷之四 齊樓

六

張巡擊李懷仙

唐張巡守雍丘。賊將李懷仙奄至城下。衆思。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戒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乃使十人。乘城自帥。十人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賊遂退。

張巡擊尹子奇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唐張巡于城中。夜鳴鼓。賊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遂且做。既明。巡乃震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等開門。直衝賊營。斬賊五千餘人。

唐李想非時出兵

李勉討吳元濟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勉曰吾兵少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戒虞此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

朱全忠擊破蔡人

蔡人寇汴州其將秦賢等列二十六寨朱全忠謂衆將曰彼謂我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格連拔四寨

晉王救涇州

梁李思安等築重圍夾塞圍晉涇州晉王李存勗曰朱溫開晉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發兵直抵夾寨填數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

張文禮攻長圍

晉閻寶築長圍圍張文禮于鎮州城中食盡文禮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出人遂攻其圍俄數千人繼至遂築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而退

晉李守真敗契丹

李守真擊契丹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于外餘兵屯河西渡木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逃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者衆

周世宗潛遣降賊

周世宗自將伐契丹至滄州即日直趨契丹之境非道前使民間

不知之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開城降

周韓令坤取揚州

周世宗遣韓令坤襲唐揚州令坤奔至揚州以散騎馳入城中不之覺令坤慰諭其民使皆出堵

宋劉光義破夔州

劉光義伐蜀初夔州有銀江為浮梁上設圍柵三重夫江立破其光義將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銀江曰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奪浮梁破州城悉如宋主之計

岳飛破馬進兵

岳飛討李成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而設飛曰賊會而不慮後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驅馬潛出賊右突其陣破之進走筠州

金撒離喝取金州

撒離喝久窺蜀以宋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其心乃以李彥琪駐秦州扼仙人關以絕吳玠河池之師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國師撒離喝自商於直趨上津遂取金州

金兀朮等襲執劉豫

金人欲廢劉豫令徒懶兀朮偽稱伐宋以繫之將至召豫于麟臺事擒之兀朮遂馳入汴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問

元大詐攻渡江

元大詐攻渡江

元木與伯顏既絲沙燕入大江諸將議取沙燕南岸伯顏曰勿  
貪小功致失大事遂令備攻具進軍陽邏堡格之不降攻之不克  
乃家謀於元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  
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詰旦渡江過則速報我分  
遣別將攻陽邏堡宋將夏貴救之元木出其不意率軍迎流而上  
直抵南岸別將擊走夏貴陽邏堡亦破

明傅友德直抵階州

上議伐蜀家諭傅友德曰蜀人聞西伐必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

集

朱

直情階文門戶既腹腹心自潰友德至言出金牛即選鋒攀緣山  
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斷白龍江橋阻之友德奮攻  
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

明郭登破沙窩賊

賊入境郭登率兵躡之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  
掠回將士以我寡宜全軍逐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  
倦賊鉄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曰敢言退者斬經薄賊營天明  
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先登射中二人手刃二人大破其氣遁奔四  
至榜棹山以八百騎破虜數千

明王越襲虜營于紅鹽池

王越視師延綏謀虜自河套八分寇西路而妻子營于紅  
乃率騎五千與總兵許寧兩軍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  
千餘十伏以相敵自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捨新獲者無算焚  
其營而虜歸又被寇于他將恟其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

明馬吳襲亦不刺

馬吳為蜀都御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藩蜀大震吳招土番為  
開取道夜襲虜營驚潰

攻敵不備

吳師克衆

楚囊尾來侵軍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楚久不備

集

朱

遂擊敗之克衆

越乘吳不備而伐之

越既行成於吳歸而卧薪嘗胆以圖吳既資粟以下其騎又見子  
胥賜免遂因吳北會諸侯于黃池精兵皆從王少惟老弱與太子  
留守乃發兵襲敗吳師殺其太子

張良襲秦將

沛公欲擊秦峽下軍張良說之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以俱  
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則危  
矣不如因其懈而擊之遂大破之至咸陽子嬰降

漢韓信襲齊

漢王遣將食其一春下之春羅守備謝徽說韓信曰卿生一士  
賊掉三寸舌下得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城  
耳為將救民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擊破秦

燕王說詭路襲趙

趙王虎伐燕燕王說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  
設防遂帥軍入白蠟榆塞直抵薊城所至焚燒積聚掠三萬餘家  
而奔趙兵乃逐

燕慕容翰謀擊高句麗

燕王說擊高句麗慕容翰曰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澗南道陰侯  
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偏師出北道說從之高句

廉王劉果遣弟武率精兵拒北道自率羸兵倚南道翰等與劉合

戰高句麗大敗

晉胡藩請潛師破南燕

晉劉裕伐南燕與燕兵戰于臨朐南胡藩曰燕悉兵出戰臨朐破  
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往間道取其城裕從之藩潛師出燕兵後  
攻臨朐克之

劉裕命孫慶襲番禺

盧循寇准口泊蔡州劉裕拒之循寇掠無所得遂引還裕大治水軍  
遣孫慶等自海道襲番禺眾皆不可裕不從救慶曰大軍十二月  
之交必破妖虜卿先領其巢穴使彼走無所歸循兵守廣州者不

以海道為虞十一月歲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  
撫其舊民戮循親黨

劉裕謀伐蜀

晉劉裕與朱齡石謀伐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謂我  
今應從外水來然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  
城以備內道若出黃虎正入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而疑  
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朕慮此聲先馳敵審實別函書封付  
齡石令至白帝城乃發書曰齡石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秦眾  
軍從中水取廣漢老弱軍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蜀眾縱果以重  
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克其北城賊望風奔潰齡石遂入  
成都

宋劉懷珍攻沈文秀

沈文秀擁眾不服其弟文炳招之未降劉懷珍將三千偕文炳行  
眾欲堅壁伺隙懷珍曰今眾少糧竭恐軍沒入正當速掩不備乃  
遣百騎襲城拔之

魏鄧範破無益

宋申纂守無益魏慕容白曜侵宋至無益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  
具未備鄧範曰甲纂必謂我軍未速不暇攻固將不為備今出其  
不意不一鼓而克白曜引兵偽退夜進攻之拔無益

周趙文表討恒陵叛僚

道文表討桓陵叛條至其地條有二路一平一險有條數人來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為導鄉但諭慰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謂諸將曰條謂我從寬路進必設備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條既失計爭帥眾來降

李充破突厥

突厥寇隋命魏王真擊之遇于白道李充曰突厥狂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遂帥精騎五千掩擊破之

隋賀若弼濟江使陳人不知

賀若弼欲伐陳先計令綠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

李機

卷之四

廿五

又綠江時獵人馬喧譟遂以元旦濟江陳人不復知覺遂拔京口

實建德製破薛世雄

隋薛世雄討賊軍河間實建德士報惶懼悉拔諸營南遁殺言運入豆子航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眾結綯約曰夜至則擊已明則降將至天欲明會大霧遂帥士突入其營擊世雄敗之

隋王世充破李密

王世充始仕隋隋主被弒李密進逼東都時隋軍乏食軍少水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密者遂少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

夜遣騎潛入非山伏於谷中命軍士皆秣馬餽食遲明薄密家兵未成列世充縱擊之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眾大潰降唐

唐李靖伐頡利

李靖既破定襄頡利遣使謝罪入朝帝遣唐儉等撫慰之又詔靖將兵迎之靖曰頡利若夫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襲之可擒也遂夜發頡利知之乘千里馬先走眾遂潰

唐李靖破蕭銑

李靖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必成擒乃帥戰艦東下銑果不為備遂破之

裴行儉襲執突厥

李機

卷之四

十四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使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虜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命行儉以冊立波斯王為名道過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遂不設備行儉詳為吹獵遂倍道西進去都支數十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精騎進掩遮旬亦降

唐莊宗長驅入汴

唐莊宗伐梁遣段凝監軍河上唐郭崇勳曰梁愚以精兵投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梁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備今王彥章執擒凝必未知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陣兼程信宿

可至陛下自以精兵與鄆州兵合勢長驅入汴是疑未離河上而  
偽主已投首矣諸將當必自降從之以嗣源為首鋒是夕遂行將  
五百人五日至大梁梁王自殺

宋王德擒王念經

王德擊信州妖賊王念經行次饒州殺賊帥劉文舞自餘不戮一  
人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為倍信道而趨一鼓擒之

明王守仁平八寨

岑猛黨相結叛益發兵嶺南大困起王守仁代姚謀守仁至開  
示恩信班師振旅蘇受等時自縛來歸守仁薄懲遣歸報皆願效  
死以報守仁固八寨反側久毒嶺表家與蘇受等約期而去又先

兼行

因永樂保靖土兵自嶺南還家與領兵官約過八寨與蘇受等相  
犄角徑搗其巢八寨悉平

兼行无敵

魏司馬懿破諸葛亮

蜀諸葛亮攻魏天水魏司馬懿進軍雍州關虎將某上却之懿  
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發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  
奉甲晨夜趨之亮望塵而遁

司馬懿破孟達

魏孟達除謀以新城歸蜀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  
十二百里聞吾舉事當上表反覆一月間也司馬公必不來諸將

無足患者時司馬懿鎮宛知之倍道兼行八日兵至城下攻陷新  
城孟達死之

劉裕破孫恩

晉孫恩浮海奄至丹徒達康震駭劉牢之使劉裕入援裕兵不滿  
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奔擊大破之

晉盧志擊孫會

晉成郡王穎討魏王倫前鋒至黃橋為倫將孫會等所敗穎欲退  
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選精兵呈夜倍道出敵  
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泱水會等  
大敗

魏太武伐夏

魏太武乘虛伐統萬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且曰吾以輕  
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出戰則必擒矣吾去家二  
千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行至統萬夏主持步  
騎三萬出魏主擊之夏兵大敗

高歡討爾朱兆

爾朱兆欲揚聲討爾朱兆時出後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  
當安會遣寶泰以輕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灑以大軍繼至  
兆軍驚走追破之

高歡取夏州

高歡取夏州

萬鈔聚西魏夏州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克之

魏尉遲迥取成都

魏宇文泰周尉遲迥取蜀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慮我至若以鉄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迥自散關伐蜀梁蕭為降

周辛昂破賊

辛昂奉使達巴州會萬榮郡民作亂昂募兵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趨賊壘賊以為大兵至望風瓦解

唐薛仁貴擊吐蕃

薛仁貴討吐蕃將超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宜留輜重置柵于大

非嶺

非嶺上吾屬率輕銳倍道西行掩其不備破之必矣遂帥所部前行擊吐蕃于河口大破之

唐王峻擊叛胡

唐突厥降戶叛王峻追討之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追擊之獲板二十

晉王謀取德州

貝州張源德北結洽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成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王曰貝州城堅兵多未易卒攻德州諫于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朕後可取乃遣騎重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後唐李存勗破梁兵

晉王李克用率子存勗襲位時李嗣昭守上黨為梁兵所圍存勗曰上黨乃河東之蔽而未見所憚者先王聞我新立以為童子未聞軍旅必有驕怠之心簡精兵倍道趨之破之必矣乃大閱士卒進兵大破之

李世輔擒青面夜叉

李世輔初在夏國時有首蒙統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而還

明鄧愈定撫州

帝使鄧愈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畏愈強遣人詐獻地以緩我師

念詞

念詞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賊降遂定撫州

潛師襲敵

越伐吳

越伐吳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越分為三軍明日將戰于江乃以黃昏令左軍衝救湖江而上五里許以須吳兵令右軍衝救湖江十里以須吳兵于是左右軍涉江鳴鼓以待吳兵吳分師來禦左右以大鼓相聞夫擊王乃潛師不鼓自引中軍至吳中軍而擊之吳師亂大敗

漢光武襲謝躬

更始造尚書令謝躬攻王郎不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  
膚掠不相承稟光武深惡之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故躬  
不疑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于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遣  
賊于射大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驚走若以君力擊此散虜  
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走陰慮山躬乃留劉慶  
陳康守鄴自帥諸將擊之寇寇在戰躬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吳  
漢等襲其城漢先令辨士說陳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納漢等  
躬歸不知康已反輕入城漢伏兵收殺之其眾悉降

吳呂蒙襲關公

漢關公討樊恐吳呂蒙襲其後多留備兵蒙分士還途業遂稱疾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還而為  
敵所得張快速乃種豆奕棋射戲安然而行軍到白圍托言住獵  
潛遠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或峻等奄至入皆捐  
物入城城門喧不得聞乃自砍已民然後得聞斬首獲生几千餘

陸遜襲江夏

宋武陵王襲魏所掠生口  
魏主優宋慈飲連冰昌王仁驅所掠生口北屯汝陽宋武陵王駿

魏主優宋慈飲連冰昌王仁驅所掠生口北屯汝陽宋武陵王駿

張騎襲之遣劉泰之等直趨汝陽潛進擊之魏人奔敗生口悉得  
東走

梁胡僧祐敗任約

胡僧祐後巴陵至湘浦侯景遣任約拒白塔侍之僧祐繇他路西  
上階引兵至赤沙亭縱兵擊之約大潰

唐李光弼襲賊

李光弼擊逆史思明于常山右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光  
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掩殺無遺

魏克宏襲敗吳越

南唐克宏救常州乃蒙船以幕匿甲士于其中襲破吳越營

宋神師道擊夏人

神師道知渭州夏人入寇師道陳于河澗若將決戰者陰遣曲充  
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得軍出其後施平仲以  
精甲襲擊大破之

韓世忠破范汝為

韓世忠討范汝為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  
抵鳳凰山頻瞰賊邑鼓雲梯火樓晝夜攻之汝為死

宋尹繼倫破耶律休哥

宋遠李繼隆獲種總威虜契丹耶律休哥時精騎數萬邀諸遠家  
尹繼倫道領兵微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西南總倫曰寇蔑視吾軍



被南勝而還則乘勝驅我而止不勝且深怒于我將無遠顧  
今當奉甲騎枚躡之破氣前進不虞我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  
豈可泯狀而為胡地鬼耶衆皆憤激從命乃令秣馬候夜人持短  
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  
訖與戰總隆方陣于前以待總倫從後急擊殺與丹一大將衆皆  
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臂乘馬先遁餘衆引去

暮夜襲敵

開康敗郿

楚屈瑕將盟武於之國郿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蒙伐楚師  
致忠之開康曰郿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康四邑之至也君次

郊即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郿郿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聞  
志若敗郿師四邑必離其款曰孟請濟師于王對曰師克在和  
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款曰卜  
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郿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馬援擊羌虜

馬援與馬成擊西羌將婁子于允吾谷援潛行間道掩其營  
羌大驚懷沒遠徙于唐翼谷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  
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大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段熲破當煎

段熲進擊當煎種于涅中熲兵被圍二日用德士樊志張策階

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

班超殺匈奴使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因匈奴使來奉送之禮疎懈超夜  
將士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  
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潰超殺匈奴使  
召鄯善王廣以首示之廣叩頭願屬漢

魏王珪破燕軍

燕太子寶擊魏遁魏軍追之晨夜兼行至參合陂西魏王珪夜  
令士卒樹柵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軍大驚珪擊之死者  
萬數

燕慕容農襲石越

慕容農反自稱燕王慕容農聚衆應之破館陶符丕使石越討之  
農曰越不南拒大軍而來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  
衆請急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畫我則衆悍其外我則衆  
擊今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曰不乘初氣擊我方更  
立柵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對本帥壯士騰柵而入  
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後秦主姚萇襲符登輜重

姚萇叛秦自立符登伐之留輜重于大界自將輕騎次安定衆勸

長決戰甚日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  
定夜帥騎二萬襲大界克之擒獲萬計

梁陳慶之克渦陽

梁陳慶之攻渦陽魏作十二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樹枚夜出  
魏四城遣降者分報魏諸營陳其俘鼓譟隨之餘城皆潰

楊忠發破梁兵

魏楊忠固安陸梁柳仲禮救之師在近路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幸  
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忠乃選騎衛枚夜進出其不意襲敗仲  
禮安陸降

韓擒虎襲梁石

隋伐陳韓擒虎為先鋒率五百人宵濟襲梁石守者皆醉擒虎遂  
取之

楊素襲成昕

隋楊素伐陳陳成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地勢險  
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寔灘視  
迅急刺不練人則我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乃夜率黃龍數千  
艘銜枚而下擊昕敗之悉俘其衆

楊素擊統軍費

隋漢王諒起兵今統軍費王賈訢何構守蒲州楊素將輕騎夜至  
河陰收船置草其中賊之無聲遂銜枚而進遂明擊之軍費敗走

尉李靖破突厥

李靖夜擊突厥頡利可汗帥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破之氣韻  
利不意靖猝至大驚竄于鉄山遣執失思力謝罪于朝上遣唐儉  
慰撫之入詔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為卑辭內寔謀走靖北靖謀曰  
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靖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  
若襲之可擒也或以唐儉為疑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儉輩何  
足惜遂勦兵夜發頡利知之先走其衆遂潰

龐福誠擊唐

唐兵討孟知祥攻劍州知祥將龐福誠謝鎰救之唐兵自北山大  
下福誠夜引兵北山火操于唐兵後鎰帥短兵自前擊之唐兵  
大驚空營遁去

晉安全全襲梁兵

梁王擅襲晉陽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晉安全全帥其子弟及  
退將之家浮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却

晉梁暉襲相州

契丹入大梁聞晉劉知遠即位乃遣高唐英守相州晉主令梁暉  
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城啓關納衆殺契丹數  
百相州自稱留後

趙匡胤擊唐駁

周世宗伐唐攻濠州唐戰船數百艘在泗水東欲救濠州巨櫓將兵夜擊破之鼓行向東遂克泗州

岳飛擒降賊衆

岳飛討楊么其黨楊欽來降飛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宗劉說來降飛說馬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讓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岳飛夜混兀術營

兀術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令百人黑夜混金營中獲之金兵驚自相擊因敗兀術兀術奔淮西

劉錡襲殺金將

其機

卷之四

十五

劉錡于順昌督勵以修守備金遊騎已至城下錡預設伏擒其于戶阿黑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灣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兵襲之殺傷甚衆

宋王德用金營

宋張俊遣王德用宿州德至新縣與金遊騎遇逐入城偃旗則鼓遊騎引去德用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將遂投兵降

宋吳玠敗金人

令胡蓋合兵屯劉家園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宋吳玠夜遣姚仲王彥銜枚上嶺寂無人替軍已畢列萬炬森然敵駭惶出戰玠以叠陣法更休迭戰金人大敗

宋劉范等擒賊

宋李全反寇揚州列若圍城趙範趙葵命諸門各出兵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賊甚衆全復圍城範葵遣兵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蹙之蹂躪甚衆

明郭英襲太原

大將軍既克元都引兵趨太原元命撫廊帖木兒侵燕郭英憑高窺賊營得其藥謂常遇春曰彼兵多不整營大無備請以夜初營春如其策元兵亂太原克

明楊銳襲深澤兵

深澤攻皖城百方不克且海暑力憊平夜多紆睡去楊銳遣善泗者數人于賊紅中聞鼾聲即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又遣敢死突入岸上營舉火礮城上應之乘勝捕殺深澤數出涕而返

冒雪襲敵

魏主伐柔然會雨雪欲還尉壽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遂渡大漠蒸然遠遁

唐蘇定方破西突厥

蘇定方等擊西突厥沙鉢羅跋之會大雪軍中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乃兼行至牙帳縱兵擊之沙鉢羅脫走

追獲之

李愬擒吳元濟

李愬謀取吳元濟于蔡州。李祐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守蔡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知之，吳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夜引兵出，命李祐、李忠義將死士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莊村，盡殺其戍卒，燔堆舍，子據其城，命士卒稍休食，乾糲整羈，約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故兵又分兵斷泗曲及諸道橋。梁復引兵出，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以為必死，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時蔡人久叛，官

兵

卷之四

廿七

軍不至城下三十餘年，故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鎧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遂開門納眾，執元濟。

冒雨襲敵

李嗣源襲鄆州

李嗣源將精兵襲梁鄆州。日暮陰雨，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披必無悔。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進攻拔之。

宋孟珙破石穴砦

金將武仙據石穴砦，孟珙遣降者誘降，不從。乃欲亟進兵，夜召樊文彬等，授方畧，攻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進攻，破之，仙易衣而遁。

踐水襲敵

燕高州討慕容仁

燕慕容仁弟仁據遼東，司馬高翊曰：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凍者三矣。天欲使我乘水以襲之也。就從之，踐兵而進，三百餘里，仁狼狽出戰，就擒之。

魏主踐水襲夏

魏主自將攻夏，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掩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敗走入城，魏殺獲數萬。

霧中襲敵

兵

卷之四

廿八

竇建德敗薛世雄

竇建德襲薛世雄於河間之七里井，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折天欲明，會大霧，咫尺不辨。建德遂突入其營，擊走之。

唐魏定方襲突厥

魏定方從李靖襲突厥，頗利于磧中，率殺馬二百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百人，頗利主密遁。

晉王破梁夾寨

晉王李存勖破梁州，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梁夾寨，梁兵無所堪，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分二道填堞，燒寨，鼓譟而入，梁

兵大浩

明沐英襲達里麻

沐英同傅友德下雲南至白石江大霧乘霧徑進霧霽梁王察遠  
達里麻選甲十萬來拒里麻發謂神兵飛至倉皇無措乃逼水而  
呼

兵機類纂卷之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麗 吳志葵聖階父攷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奇兵破敵

鄭潛軍于衛後

鄭○潛○軍○于○衛○後○  
鄭○侵○衛○衛○以○燕○師○來○戰○鄭○以○三○軍○軍○其○前○而○潛○軍○軍○其○後○燕○人○畏○  
鄭○三○軍○而○不○虞○其○後○也○遂○敗○

景丹敗王朗

先○武○固○鉅○鹿○戰○不○利○景○丹○縱○突○騎○擊○之○大○敗○王○郎○兵○敗○純○來○勝○還○

高平

高平

拔邯鄲王郎

高平薛刺公孫述

吳○謙○伐○蜀○蜀○主○公○孫○述○困○迫○悉○散○金○帛○募○敢○以○五○千○令○延○岑○將○之○  
出○戰○破○謙○軍○謙○軍○餘○七○日○糧○除○具○船○欲○遁○蜀○郡○太○守○張○堪○止○之○謙○  
遂○與○述○大○戰○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益○疲○謙○因○使○護○軍○高○平○等○  
將○銳○卒○突○擊○述○軍○亂○于○薛○陣○刺○述○洞○胸○死○延○岑○以○城○降○

耿弇破張步

耿○弇○拔○臨○淄○張○步○帥○二○十○萬○攻○之○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示○弱○  
以○威○其○氣○步○遂○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方○交○鋒○弇○引○精○兵○橫○突○  
步○陣○大○破○之○

漢段穎大破先零

段穎將兵與先零戰。虜兵威衆皆恐。穎乃分軍中長。銳利。兵于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衆皆騰赴。馳騎於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張飛破張郃

曹操遣張郃。郃西與張飛相拒。飛率精卒。從他道。邀郃。定軍山道窄狹。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

涼謝艾截趙軍後

趙遣兵攻涼州。謝艾進軍。臨河。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還。艾進擊大破之。

劉道規破徐道覆

徐道覆帥衆趨江陵。劉道規使劉遵。別為遊兵。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夫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

姚萇破魏揚飛

秦魏揚飛。害惡地。攻後秦主姚萇。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兵。出其後。揚飛兵擾亂。萇縱兵擊之。斬揚飛。與其將士萬餘。悉地請降。

陳周吳破齊救

齊陸騫救齊昌。周吳。吳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馳間道。邀其後。擊破之。

李密擊王世充

隋王世充與李密。陳於石子河。密布陳十餘里。羅讓先戰。不利。世充逐之。密將王伯當。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

李密敗劉長恭

隋劉長恭討李密。羅讓。又使巢仁。基。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隋軍陳於石子河。西。密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至。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長恭大敗。

李淵破宋老生

李淵趨霍邑。隋宋老生引兵分道而出。淵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

宋老生

陳於城南。淵戰小却。世民引鉄騎自南原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老生兵敗。斬之。

秦二世民擊宋金剛

李世民擊宋金剛。於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李世民劫與戰。小却。世民帥騎兵出陣後。金剛大敗。

秦二世民擒竇建德

夏王竇建德。據鄭。列陳武牢。欲與世民戰。世民不出。待其欲退。乃命三百騎。建德營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世民兵直薄其營。大

戰。世民帥史大奈等。輕騎捲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煥。建德將士見之大潰。遂擒建德。鄭主王世充亦降。

唐李國臣持吐蕃後

吐蕃寇涇。唐軍城馬。戰敗。虜欲掠。併。李國臣曰。虜來勝必。犯。却。幾。我。持。其。技。虜。始。還。願。乃。引。兵。以。趨。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逐。城。遊。之。於。陽。璘。亦。出。兵。擊。之。虜。遂。遁。去。

孟知祥擊董璋

唐東川董璋。報西川孟知祥。以趙廷隱。陳於前。張公鐸。陳於後。知祥。登。高。家。督。戰。廷。隱。三。戰。不。利。知。祥。以。馬。箠。指。後。陳。公。鐸。帥。眾。大呼。而。進。璋。大。敗。

晉王重胤擊安重榮

晉王重胤。討安重榮。過於宗城。西南。王重胤曰。鎮之精兵。盡在中。

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直。衝。其。中。軍。彼。必。依。須。重。威。從。之。鎮。人。大。潰。

唐祖全恩擊閻陳望

陳望與祖全恩相拒。望引兵涉水。與全恩兵戰。全恩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望。兵。

趙匡胤擊北漢兵

柴榮新立。北漢入。侵。柴。親。行。督。戰。右。軍。與。漢。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先。遁。部。兵。降。柴。宿。衛。將。趙。匡。胤。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於是。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以。戰。北。漢。大。敗。

王全斌伐蜀。至嘉陵。蜀人斬門道。軍不能進。全斌議取羅川路。以入康延澤。曰。此路險。軍難往。道不如分兵沿閣道。與大軍會於溪。後從之。因連戰破蜀。蜀人還守劍門。全斌謀取之。策降。卒。半。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清。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軍。前。進。進。德。次。清。強。店。蜀。將。王。昭。遠。遁。去。遂。克。劍。門。蜀。降。

王全斌克劍門

全主旻攻遼。趙高阜為陳使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遠左軍左軍。

宋劉錡擊金

左翼出其陳後。遠右軍力戰。全主旻使真室。木可衝。遠中間。射木。為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遠。右。軍。遂。兵。遂。敗。

元阿朮破宋

阿朮擊宋孫虎臣於丁家洲。元舟師數萬。艘來。風。直。薄。宋。軍。阿。朮。帥。輕。銳。橫。擊。宋。師。大。敗。

明常遇春擊子海牙

上渡江。輜重皆在北。餘守備。兵。弱。元。兵。據。宋。石。界。其。中。

子 33-499

上使常遇春張瑄兵而自衛之○合運春劉福河精兵極冲○  
子海牙之舟分爲二左右縱擊大破之○元兵被震而南北通○

明常遇春破呂珍

上敕劉福通於堂安張士誠將呂珍殺福通○兵甚盛○江元帥拔其  
中壘據之會左右軍敗欲出走阻於整珠火間遇春以精騎突呂  
珍之營三合三勝大軍來之遂大勝○

明常遇春擊張士誠

圍張士誠於姑蘇○士誠突圍出至盤門奔常遇春營○春覺○今兵北  
濼○絕其兵後戰久未決遣部將王弼馳鉄騎擊之○春帥衆以乘大  
破之○滅吳○

明李文忠破李伯昇

李文忠克諸暨時所築邊諸暨者曰新城張士誠將李伯昇率二  
十萬來圍文忠敕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將欲少進以待大軍文  
忠曰俟大軍城為彼有矣○誓師而鼓曰彼衆而置我寨而整被輜  
重山積天以富賜若也○勉之既合戰文忠橫引鉄騎來高馳不  
直出賊陣斬其中堅賊駭亂大軍乘之城中亦鼓譟而出遂大獲  
擒獲無算○

夫擊破敵

漢段熲破東羌

段熲擊先零羌破之○先零東奔射荒谷熲遣人於西縣結木為圍

遼之分遣田晏等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壑又遣張慎上東山○  
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破之○

漢劉秀破王莽

劉秀徇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等大會兵至城下秀使王鳳等守○  
陽夜出城收兵自將合戰城中亦鼓譟而出莽兵大敗○

王霸敗蘇茂

馬武王霸圍周建於垂惠蘇茂來救馬武敗奔過霸營霸曰賊兵  
盛出必兩敗乃閉營堅壁茂建悉兵攻武武久合戰霸乃開營後  
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

曹操擊張繡

曹操擊張繡圍穰城或勸袁紹奉迎天子操聞之解圍而還繡來  
迎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眾守險以絕軍後操軍前後受敵乃夜  
鑿險偽遁表繡悉衆來迎操縱奇兵夾擊大破之○

慕容恪擒魏主閼

慕容儁伐魏魏主閼所將多步卒將趨林中恭軍高閼曰吾將利  
平地閼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邀之乃既合而走誘至平地慕容  
恪乃分軍為三部謂衆曰閼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於我○  
厚集中軍以待之候其合戰知等從奇擊之無不克矣○操解車  
射者五千人以鉄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魏主閼望見中軍直衝  
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遂擒閼○



高歡大敗爾朱

高歡○歡○眾○起○兵○討○爾○朱○氏○爾○朱○世○弼○帥○二○十○萬○兵○渡○水○而○軍○歡○出○  
頓○紫○陌○高○歡○會○以○部○曲○歡○馬○步○不○過○數○萬○乃○於○韓○陵○為○圓○陣○速○  
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歡○將○中○軍○教○習○將○左○弟○兵○將○右○歡○戰○不○利○  
死○等○乘○之○兵○以○五○百○騎○沖○其○前○列○將○斛○律○教○收○散○卒○彌○其○後○教○習○  
以○千○騎○橫○擊○之○世○弼○大○敗○

郭子儀破賊

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李○嗣○業○與○回○紇○出○賊○陳○  
後○與○大○軍○夾○擊○賊○眾○大○潰○遂○復○西○京○

楚許德勳擊吳水軍

吳○苗○璘○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許○德○勳○禦○之○曰○吳○人○掩○吾○不○  
備○見○大○軍○必○懼○而○交○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屯○揚○林○浦○  
絕○吳○歸○路○遂○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詹○信○帥○輕○舟○三○百○出○吳○軍○  
後○自○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董璋將龐福誠等退官軍

董○璋○反○心○閬○州○棄○劍○門○不○守○其○將○龐○福○誠○謝○鏗○謀○以○所○部○千○人○據○  
據○之○始○至○官○軍○大○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  
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鏗○帥○餘○  
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官○軍○大○驚○空○營○遁○去○

宋太祖示伐蜀

王全斌與劉光義伐蜀

王○全○斌○與○劉○光○義○伐○蜀○宋○太○祖○出○地○圖○示○之○曰○蜀○夔○州○有○縹○江○為○  
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我○軍○至○此○沂○流○而○上○慎○勿○以○舟○  
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艦○夾○  
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合○舟○步○先○奪○浮○梁○破○其○城○遂○至○嘉○陵○

宋張俊夾攻李成

李○成○圍○宋○江○州○成○將○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張○俊○急○趨○豫○  
章○歛○兵○若○無○人○者○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大○書○牒○來○索○戰○俊○  
以○細○書○狀○報○之○賊○謂○為○怯○俊○知○賊○急○乃○謀○戰○賊○背○筠○河○而○陳○俊○親○  
以○步○兵○當○其○前○精○騎○數○千○授○楊○沂○中○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  
與○賊○塵○戰○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走○遂○復○筠○州○

宋趙范破賊

宋○李○全○反○寇○楊○州○趙○范○趙○葵○出○擊○賊○馳○至○范○等○揮○步○騎○夾○浮○橋○吊○  
橋○短○出○為○三○迭○陣○與○賊○大○戰○別○遣○李○虎○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擊○  
帥○輕○兵○橫○擊○之○三○道○夾○戰○賊○敗○走○

明沐英克大理

沐○英○攻○大○理○大○理○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而○龍○首○龍○尾○二○關○最○險○  
上○首○段○四○扼○下○關○英○攻○不○下○令○藍○王○等○由○洱○水○東○趨○上○關○自○以○兵○  
緝○下○關○又○令○胡○大海○由○石○門○間○道○出○點○蒼○山○後○攀○木○懸○崖○上○立○旗○  
幟○遲○明○攻○下○關○蠻○眾○驚○亂○英○策○馬○渡○河○斬○關○而○入○山○上○軍○往○下○擊○  
之○擒○段○四○克○大○理○

明沐晟定安南

安南逆臣黎劄至截其君我使者沐晟帥上謀兵發自新木  
通過以八賊散走造舟以濟師令造所部據澳沔沔沙昇舟夜出  
流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我師合兵橋之窮追至日南州奇  
羅海口擒獲無遺得郡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

則廖永忠克明昇

廖永忠副湯和伐明昇和克歸州駐師大溪口未進永忠帥所部  
抵瞿塘山峻水激蜀人設鉄索飛橋據關口永忠家遣壯士昇  
舟出其上流人持糗糧水筒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以賞行  
山崖石間度兵已至乃帥銳出墨葉渡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攻

其陸以一攻其水水攻將士皆以鉄裹船頭置火砲而前黎明蜀  
人始覺盡銃拒之而陸寨已破矣既而昇舟出江者供發上流蜀  
人大駭下派之師亦前進發火砲夾攻焚三橋斷橫江鉄索明日  
和帥步永忠帥舟約會於重慶州縣望風奔附明昇請降

明王驥破思任發

雲南思任發叛王驥至雲南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行不  
可緩分兵三道徑抵上江橋賊巢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  
棚乘勢力戰斬五萬級虜走負險我師從入破連環七塔於沙龍

明程信破川貴蠻

川貴山都掌蠻沒叛程信與李瑾發川廣雲貴各營兵討之至永  
寧分大軍四道自歸入金繩池川軍歸我縣青軍歸芒部雲軍由  
普市而入期會於大壩自督大軍進至李子關賊恃險飛檄蜀石  
雨下官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  
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軍已待其後川雲軍已角其左右賊驚散  
不久大破之九姓土僚附賊乘運師撲勦又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之五終

兵機類纂卷之六

瑞屏大索伯堅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配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推敵鋒銳

劉秀破王尋

王尋遣王尋等圍劉秀於昆陽。秀夜出收兵會得合戰。秀自斬敵  
十級。復進尋邑之兵。遂却。諸部乘勝無不一當百。光武又與  
三千。芒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等陣亂。漢兵乘勝崩之。遂  
中鼓謀而出。莽兵大潰。於是海內響應。漢兵矣。

關公斬顏良

表紹遣顏良攻白馬。曹操引軍兼行。趙白馬。良來迎戰。關公雙  
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  
馬圍。

吳呂蒙擒黃祖

吳主權征黃祖。呂蒙從征。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  
親。就首將士乘勝進。祖聞就敗。委城走。追擒之。權曰。事克  
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

慕容翰破宇文部

燕王皝伐宇文部。宇文部遣涉夜于將兵迎戰。時皝弟慕容翰為

鋒。皝謂慕容翰曰。涉夜于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彼素有勇名。  
一國所賴。若克之。則不攻自潰。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  
之。宇文士牟不戰而潰。乘勝逐之。關地千里。

韋叡挫勇拔城

梁韋叡攻魏小岷。未拔。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曰。無故出人。挫  
水。必其驍勇者也。苟能破之。其城自拔。遂進擊。敗之。拔其城。

陳吳明徹破善射胡

吳明徹伐齊。有胡善射。陳軍憚之。明徹謂蕭摩訶曰。若矜此胡則  
彼軍奮氣矣。乃召降人。佞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擲銳鉞中胡  
額。應手而仆。齊軍大敗。

隋羅士信擊王薄

羅士信逆張須陁擊賊王薄。賊始布陣。士信馳至陣前。刺殺數人。  
斬一人首。擲空中。以劍承之。賊使愕然莫敢近。須陁引兵擊之。賊  
大潰。

薛仁貴定天山

唐兵擊鐵勒於天山。鉄勒連數十驍騎。抵薛仁貴營。三矢發。三  
人。於是虜氣懾。皆降。

唐李嗣業肉袒擊賊

郭子儀等與賊將安守忠等戰於長安城。西官軍却。李嗣業乃肉  
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陣乃稍定。

唐白孝德斬劉龍仙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使將劉龍仙扼戰。慢罵光弼。光弼頰將曰。誰能取彼。裨將白孝德請行。且請選五十騎為後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扶二矛。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而魁。

唐張巡街賊

張巡守真源。李懷仙率數萬奄至。眾懼。巡曰。賊兵精銳。必折其鋒。城乃可守。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還。

唐馬璘擊賊

唐雍王造討史朝義於維陽。擊之不動。馬璘率騎奮擊。奪賊兩。突入萬眾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賊眾大敗。

唐渾瑊挾吐蕃將

吐蕃寇唐奉天。始列營。唐渾瑊帥曉騎二百衝之。挾其一將。而還。士氣大振。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

唐周德威擒陳夜叉

朱全忠將氏叔琮拔遼州。李克用遣周德威擊之。琮有一曉將陳章。號陳夜叉。請曰。河東所恃者周陽五。周德威也。請擒之。德威知之。乃激服。注批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交章果逐之。德威奮槌擊擒之。叔琮大敗。

周德威獲梁兵

周德威以朔騎近梁營。扼戰。梁韓勣等將步騎追之。鎗冒鮮華。晉人望之。奪氣。德威曰。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帥精騎千餘。擊獲百人。

晉李嗣源救幽州

契丹圍幽州。晉李嗣源等救之。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我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不戰自潰。不若自山中潛行。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契丹以萬騎近前。將士失色。嗣源免胄。揚鞭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汝種族。因羅馬。奮起。三人。其陣斬首長一人。移軍前。逼契丹兵却。

晉王破契丹

晉王李存勖討鎮州。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請還。師以技根本。郭崇勳曰。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挫其前鋒。是必矣。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今兵遂之。獲契丹主之子。

唐樂元福破党項

晉李暉擊靈州党項。拓拔彥超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樂元福曰。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山而陳者是也。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揮兵赴之。彥超大敗。周世宗破北漢兵。

周世宗自將兵與北漢戰於高平。周將趙匡胤化其鋒馬。引弓連發數十人。北漢將張元徽為周兵所殺。北軍奪氣。周軍爭奮。北漢兵大敗。

岳飛奪肅州新鄉

王彥岳飛等與金人戰於新鄉。飛引兩部壓戰。奪其肅州。岳飛軍爭奮。遂復新鄉。

蒙古董文炳奪宋人氣

元大軍圍鄂州。師次陽邏堡。宋之要害。築堡於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以為國勢。必守不奪其氣。不可乃即去。士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戴。解。鼓。權。疾。

趙士叫。呼。畢。奮。鋒。交。本。始。處。來。走。岸。轉。戰。宋。師。大。敗。遂。渡。江。

阿骨打潰遼兵

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以內難而還。阿骨打以二萬追及之。時遼軍七十萬。阿骨打曰。彼眾我寡。不可分視。其中軍軍堅。遼軍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進。左翼合而擊之。遼兵大潰。

明徐達殺龐德舟

陳友諒失洪都。悉眾來爭。上亦患師進之。召徐達會。過。長。江。於。鄱。陽。湖。達。先。請。將。薄。其。前。茅。殺。千。五。伯。人。獲。一。巨。舟。而。還。軍。糧。既。而。達。復。入。中。敵。火。撲。之。更。戰。遂。破。敵。而。還。

明常遇春登采石磯

元末常遇春偕秋卒數十來。應請為先鋒。上弗許。既渡江。抵采石。元兵置陣磯上。舟相去三大餘。遇春飛舸至。上麾之。應。殺。挺。戈。躍。上。敵。放。靡。大。兵。乘。敗。之。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

明常遇春單騎突陣

攻河南。元兵陣洛水北。將合。常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擲刺。遇春。遇春。一。矢。墜。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從。之。盡。殺。二十。騎。敵。遂。潰。河南。下。

明伍文定擒霍源

伍文定既擒閔念四。蓋逆寧黨。邢珣以賊眾欲避其鋒。文定曰。賊眾而怨。不戰而還。彼勢益張。雖大軍至亦難退矣。發眾進戰。賊繞。延。北。船。風。烈。眾。不。敢。近。砲。石。亂。發。文。定。立。於。矢。石。之。間。火。炮。其。精。不少。避。槌。鎗。先。進。刺。楊。遇。春。控。水。中。賊。眾。披。靡。大。敗。之。

明沈希儀還永安賊

沈希儀別乘衛輝使也。弱冠時征永安。盜陷海中。勝而及。陸。三。苗。米。趙。之。希。儀。披。頭。以。過。鏢。排。右。足。謀。刀。額。射。鏢。者。中。厥。項。以。擊。刀。砍。刀。首。於。鏢。間。斷。其。頭。又。射。中。其。髀。首。却。其。逆。兵。而。還。

致軍成戰

宋烏枝鳴克華登

華登叛宋奔吳。帥吳人以敗宋。喬烏枝鳴成。宋曰。用少莫如致。致。或莫如去。倘彼兵多矣。宜用劍。遂以短兵擊華氏。大。之。

項羽破秦兵

秦擊趙。楚項羽救之。使沛將軍渡河。絕秦餉。項羽引兵渡河。沉舟破甌。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戰。大破之。

表喬嘉釜鏡

晉桓溫伐漢。至青衣。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表喬曰。今。入。不如合軍而進。棄去釜。持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遂敗漢軍。於梓潼。還至成都。漢主請降。

晉劉裕擊桓謙

劉裕討桓玄。玄率桓謙拒之。裕軍食果。即棄餘糧。將士皆致。或。因風縱火。謙等大敗。

符登載神主克敵

符堅為姚萇所殺。符登自立於南安。登伐萇。載神主。事必。之。將士皆刻銘。錐為文。休字每戰。列劍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酌。故人。自為戰。可。向。無。前。

王鎮惡平秦

晉王鎮惡率水軍伐秦。沿渭而上。乘鯨鱗小艦。行船者皆在船內。秦人但見艦。遂以為神。兵過渭橋。鎮惡令軍士皆持仗。登岸。渡。

者即斬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悞。忽。不。見。乃。翰。士。卒。曰。今。者。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著。戰。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乃。身。先。士。奔。泉。騰。躍。爭。進。大。破。秦。軍。秦。主。泓。降。

唐太宗渡水撤橋

唐太宗征高麗。至遼津。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進至遼東。太宗親負土。以填。整。遂。克。之。

葛洪周閭扉或戰

劉仁恭入魏州。攻館陶門。朱全忠將葛洪。周出。碩門。身。曰。前。有。大。兵。不。可。返。命。閭。其。扉。殊。或。戰。仁。恭。大。敗。

宋王韶破羌

王韶擊羌。係險。諸將謀置陣於平地。韶曰。今。已。入。險。當。使。險。為。我。有。乃。徑。趨。抹。那。山。壓。敵。軍。而。陣。賊。乘。高。下。關。師。小。却。韶。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

韓世忠破李沒

李沒亂於山東。韓世忠討之。兵不滿千。分為四隊。布。鉄。蒺。藜。自。塞。趨。后。令。曰。遲。則。勝。遲。則。敗。或。者。命。後。隊。劉。殺。於。是。莫。可。逆。賴。皆。反。破。斬。復。

劉錡守順昌

劉錡為留守。率部至順昌。謀報東京。已降。於。金。乃。領。兵。入。城。為。守。崇。計。擊。舟。沈。之。示。無。去。意。金。兵。至。大。破。之。

趙葵深入力戰

趙方為制置使。其子趙葵有志事功。每聞警報。輒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或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或救之。屢以此捷。

阿骨打追遼兵

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阿骨打以騎兵親候遼軍。獲昏餉者。言遼主有內難。西還。已二日。諸將請追之。阿骨打曰。誠欲追敵。當約。齊以。注無事。饋餉。若破。鼓。何求。不得。衆皆奮躍。遂追及之。遂擊其。中堅。金兵二萬。大潰。遼兵七十萬。

嚴令取勝

田穰宜斬莊賈

齊景公以田穰宜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使揮燕晉之師。穰宜以己。人激。權。鞋。士。辛。未。附。請。寵。臣。莊。賈。監。軍。約。明。日。日。中。會。控。軍。門。賈。後。期。穰。宜。斬。之。以。狗。軍。士。震。慄。爭。奮。赴。戰。燕。晉。聞。之。解。去。進。擊。之。死。呀。亡。故。燒。

宋薛安都戰魏兵

宋伐魏。薛安都與魏人還。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勳。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之。自。卿。若。不。進。吾。斬。卿。若。不。進。卿。斬。吾。遂。合。戰。柳。元。祐。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士。衆。奮。發。安。都。挺。身。奮。擊。諸。軍。齊。奮。魏。衆。大。潰。

隋杜伏威嚴令取勝

伏威遂散兵士五千。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戰。則。令。居。先。戰。罷。則。有。傷。在。背。者。即。設。之。而。獲。資。財。時。以。賞。軍。有。戰。敗。者。以。妻。妻。殉。葬。故。人。自。為。戰。死。向。無。前。

隋楊素取嚴整

楊素取戎嚴整。犯令者立斬之。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如不能隔陣。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沐。將。士。服。慄。有。必。死。之。心。因。是。戰。無。不。勝。

唐李光弼破史思明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光弼登城望賊多而不整。乃命出戰。賊陣西北隅。堅。命。郝。廷。玉。當。之。其。次。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

曰。望。我。賊。旗。緩。任。揮。其。利。我。急。馳。旗。三。至。地。則。齊。入。少。退。者。斬。又。置。短。刀。於。靴。中。曰。戰。者。危。事。也。第。一。不。利。請。君。死。戰。即。自。須。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命。取。其。首。曰。馬。中。箭。必。馬。道。又。僕。固。懷。恩。猶。却。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馳。其。旗。諸。軍。齊。進。賊。衆。大。潰。

唐李晟欲斬史萬頃

朱泚反。據長安。李晟討之。攻其北苑。使李演王佖史萬頃將兵直抵其塘。晟先開塘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寺萬頃。進。衆。拔。柵。而。入。佖。演。乘。之。賊。衆。大。潰。朱。泚。走。還。復。京。城。

唐李愬下馬破敵

李○討○吳○元○濟○既○克○吳○房○引○還○賊○將○孫○獻○忠○以○驍○騎○擊○其○背○衆○奮○將○意○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逆○者○斬○運○旗○力○戰○斬○獻○忠○或○勸○衆○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

唐朱延壽擊敵

朱○全○忠○兵○攻○楊○行○密○將○朱○延○壽○於○壽○州○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令○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

述延龍斬不致力者

南○唐○李○景○達○將○兵○攻○六○合○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將○士○不○致○力○者○匡○胤○佯○為○督○戰○以○劍○所○其○皮○笠○明○日○偏○閱○其○笠○有○劍○迹○者○數○十○人○

韓世忠敗苗劉

苗○傳○劉○正○彥○作○亂○韓○世○忠○入○援○賊○負○山○阻○河○中○沐○棣○鹿○角○以○捷○行○舟○世○忠○舍○舟○力○戰○軍○稍○却○復○舍○馬○搃○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成○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士○皆○用○命○賊○持○滿○待○戰○世○忠○顧○目○大○呼○挺○刃○突○前○賊○矢○不○及○登○遂○敗○之○

孟珙斬郭山

孟○珙○會○元○儕○蓋○伐○金○攻○蔡○珙○進○逼○石○橋○郭○山○賊○衙○却○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斬○山○以○狗○軍○氣○遠○振○珠○或○戰○拔○紫○潭○樓○蔡○人○恃○潭○為○固○水○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舍○宇○瓊○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

人○不○敢○進○將○士○疑○畏○拱○曰○崇○潭○非○天○造○地○設○伏○擊○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洞○可○立○待○擊○其○兩○翼○深○米○決○實○以○薪○葉○遂○濟○師○攻○城○列○雲○梯○破○之○

神師道征燕底城

神○師○道○征○燕○底○城○敵○備○甚○固○守○軍○小○息○列○較○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以○徇○曰○今○日○城○不○下○視○此○衆○股○慄○謀○而○登○城○城○即○潰○



兵機類纂卷之七

瑞侯宗伯鑒定



恒慎不懈

同亞夫守細柳

漢周亞夫也細柳備匈奴軍士吏被甲銳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上至又不得入使使持節詔將軍乃傳言開壁門門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此

禮而去文帝嘆曰以真將軍也期上棘門見戲乎其將可擬而虛至於亞夫可得犯耶

漢程不識嚴部伍

程不識與李廣同為衛尉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皆悉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住息未嘗遇害每與李廣及不識自言曰李廣軍極簡易狀虛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成樂為必我軍雖煩擾狀虜亦不得犯我

持重不輕

越不輕報吳

句踐自會稽還拊循其士民士民效以報吳大義遂同謀曰

同誌 吳志蔡隄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聞

之勢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為深於楚越若高天下實實同室德少而功多必滋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速其權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免也句踐曰善後果乘其殺子胥北會諸侯於黃池而伐之尋復滅吳

晉曹劌慎戰

曹劌與齊師遇於長勺魯君將鼓之劌曰彼氣方作未可也齊人三鼓劌曰彼氣竭矣鼓之齊師敗公將馳之劌曰未可將視之乃下視其轍轍亂望其旗旗靡曰可矣從而逐之大克

李牧不輕擊匈奴

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日擊殺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聞謀

約曰匈奴入寇則急收保如是數歲皆以為怯趙王讓之牧如故

王怒使人代之屢戰不利王復請牧牧稱病不行強起之牧請如

前許之牧至邊如約又數歲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騎習戰

誘匈奴入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

秦王前不輕擊荆

秦王欲伐楚問李信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以為怯乃使信信大敗王乃用翦翦仍請六十

萬許之翦注堅壁不戰日生士洗沐而櫛櫛之久之問軍中戲乎

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

乘勝略定城邑

漢趙充國不輕擊者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將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衛  
故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旁。充國曰。  
吾士馬新集。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  
珍。誠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隄中無虜。乃夜引  
兵上至落都。充國常以遠兵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蘇尤  
能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故能必立功。

趙充國逐利行遲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  
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何也。充國曰。此窮寇  
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眾曰。善。虜赴水。死者數  
千。斬首五百餘。馬牛羊十餘萬。車四千餘輛。

卷之七

司馬懿不令軍駐雍州

諸葛亮圍祈山。魏使司馬懿領張郃等拒之。張郃勸懿分軍駐雍  
郃為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若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  
為前後。以楚之三軍。所以為懸布會也。遂進軍。險虞。

司馬懿聽公孫淵檄收

司馬懿擊公孫淵於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恃水。獲收自若。諸將欲  
亂之。皆不聽。乃曰。昔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今淵將士四倍於達。  
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猶當

為之。是以不計。以備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  
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  
馬。抄其樵采。是乃驅之走也。大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  
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晝夜  
攻之。斬於梁水之上。

兵機類纂卷之七

兵機類纂卷之八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開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乘機破敵

原軫敗秦師

秦穆公使師襲鄭，不克而還。晉原軫曰：秦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遂發兵敗秦師於殽，獲其三帥。

解張侯敗齊師

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鞍，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左併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

晉桓溫與譙主李勢戰於笮橋，不利，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鼓。

表喬拔劍督士，力戰遂大破之。

宋劉懷珍破沈文秀

沈文秀擁衆不服，遣其弟文炳招之。劉懷珍將三千人偕行，會文秀破青州，衆懼欲退。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魏，士民安肯甘心？今宜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不進？遂送文炳入城，文秀猶不降。衆欲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速進，掩其不備，乃遣百騎襲城，拔之。文秀降。

南涼趙振謀取嶺南

涼楊軌降于南涼，尋為苻首梁饑所敗，饑迫攻西平。南涼主烏孤欲救之，羣臣多疑。趙振曰：嶺南五郡，庶幾可取，機不可失。使苻浹西平，非我之利，烏孤喜，擊饑破之，嶺南皆附於烏孤。

郭威乘破李守貞

郭威圍李守貞既久，城中食盡，守貞將出戰，多敗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百道攻之，守貞自殺。

元太祖乘滅乃蠻

元太祖立功德日盛，諸部皆來降。乃蠻部長心忌之，元主會議伐之，皆言方春馬疲，宜俟秋高，幹出介曰：事所當為，斷之宜早，且彼恃其國大而言誇，我乘其不備，攻之功可成也。遂一舉滅之。

乘勝破敵

燕樂毅破蘇

樂毅敗蘇師于濟西，長驅逐北，劇辛請救取遼城，以自益。毅曰：蘇王政令矣，虐百姓，怨怒，今國軍破乘之，其民必叛，而蘇可圍。彼若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下蘇七十餘城。

光武乘銳拔邯鄲

光武圍鉅鹿，戰不利，以景丹縱突騎，大敗王郎兵。耿純曰：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從之。連戰，拔邯鄲，斬王郎。

岑彭攻平曲

岑蓋伐蜀既合魯奇楚浮橋入江關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

既頌柔勝破羗

既頌連破東羗虜志散入淇陽山谷間朝廷遣使降之頌以羗難降必後為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于是進擊羗象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頌規一舉滅之不使復散走遣人于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連之分遣將七千人銜枚上西山結營穿壑去虜一里許又遣將三十人上東山虜乃營頌與象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虜處破之東羗悉平

平

晉杜預議破吳

杜預伐吳克江陵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羣帥方畧徑進遂業吳至皓面縛六觀詣軍門降

魏主珪破柔然

魏主珪擊柔然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曰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及于大磧南林山下破之

李世民取長安

李淵西欲取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不宜舍之而去宜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懼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淵引軍而西遂攻長安約無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遂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政

秦王世民破宋金剛

李世民擊宋金剛金剛敗走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遂乘勝逐北一晝一夜行二百里追及破之

李靖擊吐谷渾

李靖擊吐谷渾可汗伏允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覓處傷實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靖從之分軍為兩道追伏允大破之

唐李晟破朱泚

朱泚陷京城李晟等從苑北攻敗之晟欲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胆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時兵直抵苑牆拔柵而入賊衆大潰泚走死宋享好義取故地

宋吳職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李好義討職，誅之。好義請原，復取四州，乃遣兵會忠義及民兵，夾擊七日，而西和金人死者蔽路，金將完顏欽遁去。

乘敵國亂

荀攸勸曹操破袁譚袁尚

袁尚攻袁譚，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荀攸等謂曹操曰：「袁氏兄弟構惡，勢不兩全。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若并力專則難圖也。操從之，遂攻譚。斬之，譚弟熙尚奔遼東，公孫康斬首送操。」

魏太武伐夏

魏太武謂公卿曰：「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崔浩曰：「蠕蠕易集，款逃不足制戰。赫連氏刑政殘虐，宜先伐之。」魏主襲破夏。

唐李愚計滅蜀

唐攻蜀，至散關，議取鳳州。衆以蜀城險固，未可長驅。郭崇韜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雲運擊，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據漢江，蜀主帥百官降。

乘敵軍亂

吳伐州來

吳伐州來，楚以賴胡沈蔡陳許之師救之。戰于雞父，吳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而為三軍，以繫于後。三國爭之，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乘擊敗之。

越敗吳師

越與吳陣于槜李，越王患吳軍之整，屢用死士突陣，吳不為動，乃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自刎于吳陣前，吳軍屬之日師頗失次，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夫蔡王敗楚師

吳王闔廬與楚令尹子常戰于柘舉，闔廬之弟夫蔡王曰：「楚令尹不仁，可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以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先擊于營，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大敗之。

魏主珪敗燕王寶

燕王寶夜襲魏營，魏軍大亂，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砍射，魏主珪望見之，乃擊鼓救衆，多有火具于營外，縱兵衝之，燕王寶大敗。

宇文忻破尉遲迴

周韋孝寬追尉遲迴至鄴，陳于城南。孝寬軍不利而去，鄴中士民視戰者數萬人。宇文忻乃先射觀者皆走，因其擾而乘之，迴敗自殺。

李靖破蕭銑

唐趙郡王孝恭與蕭銑兵戰，孝恭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李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破之。唐李道宗破高漲。

唐李勣勸江夏王道宗與戰于遼東城下唐兵不利道宗遂高望見高麗陣亂與駝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世勣引兵助之高麗敗

唐蘇定方破賀魯

蘇定方擊西突厥賀魯兵舒左右翼包之定方步卒據高嶺稍向外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賊大敗

朱滔等敗李懷先

唐李懷先擊朱滔王武俊滔軍崩沮懷先按劍觀之有喜色士卒爭取寶貨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先軍分為二滔引軍繼之官軍大敗

乘敵困疲

張良等勸追項羽

楚漢約中分天下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失而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遂追羽

荀彧勸擊袁紹

曹操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若欲速師江漢而始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尋卒

晉周訪乘杜曾

周訪為豫章太守杜魯寇亂訪討之訪于兩甄敗後遂銳克之魯眾既潰訪夜追眾請待明日訪曰魯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氣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河

趙方收金人

金人大舉圍襄陽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圍自解乃命許國向唐州扈再興向鄧州焚其城柵糧儲襄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許國與扈再興還并兵刻期合戰孟宗攻自城中合擊金大敗

乘敵謀未合

曹操擊袁尚于烏桓

袁紹之子袁尚袁熙奔烏桓操議擊眾不可郭嘉曰袁紹有功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倘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從之乃田疇為鄉導從間至烏桓城未二里虜乃知之出戰虜大崩斬蹋頓尚熙奔遼東公孫康斬首送與操

魏舒以步卒敗狄

晉平公使荀吳伐狄戰于太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請諸去車為步卒乃敗車為行為五陣相離以誘之狄人笈之未陣而薄之大敗狄人

厨人濮請敗吳師  
宋華氏叛，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厨人濮請及其勞，且未定伐吳。宋人從之，遂收吳師于鴻口。

漢郡形勢討王即

劉秀北徇，劉成反。應王即秀走信都，議者多欲西還。王即曰：「王即假名，烏合，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難散亡逃可必也。」秀乃舍兵討斬王即。

荀攸勸攻呂布

曹操攻呂布，圍下邳。久，疲，欲還。荀攸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遲，宜及布氣未復，宮謀未定，攻之。」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

益困迫，其將多降，急攻，執而殺之。

曹操教張遼出戰

曹操征張魯，留張連、樂進、李典屯合淝，為教與護軍薛悺曰：「賊至，乃發。及孫權圍合淝，悺發函，教曰：『若孫權至，張李將軍小戰，樂將軍守護。』遼曰：『公遠在外，此教至，彼破我，又矣。』是以教指如也。欲及其未合，遂擊之，以折其威勢。然後可守耳。乃與典夜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椎牛享之。明日，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千人，斬將二，大呼自名，衝圍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鈔自守，遼出入重圍，吳人奪氣而退。

呂蒙說攻皖

曹操遣廡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橋田，蒙言于孫權曰：「皖若一牧，熟其氣必憎，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克之。」

吳鍾離收定亂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以鍾離收為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勸諸夷進攻百陽郡，中震懼，收曰：「當及其根柢未浚而撲之，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陰行，兵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吳諸葛恪等敗魏兵

諸葛恪修東興堤，魏諸葛誕胡遵等攻之，陳于隄上。時天雪寒，方置酒高會，吳丁未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燒壘刀楯，裸身緣塙，魏

人望見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所破前屯，皆擄其糧，魏軍散走，臨藉溺死者數萬。

姚萇乘克符登

後秦苻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為內應，登赴之。後秦主姚萇遣戰，擊破之。萇收兵凌戰，或曰：「夫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及虛寔，今輕兵直進，此必苻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破之。

沈田子破秦兵

晉劉裕伐秦，將軍沈田子等領千餘人進屯青泥，秦為疑，兵五姚泓步騎數萬在，田子曰：「兵貴用奇，眾相持，勢不兩立。」

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定而先薄之。可也。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四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玉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此。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

宋王道隆克晉陵

宋晋安王子勛舉兵會稽郡。應之。宋臺軍討之。王道隆至晉陵。東軍五城相連。城猶未固。道隆曰。此城未固。可以誘手。乃率所領急攻。拔之。克晉陵。

梁陳慶之擊魏兵

陳慶之攻魏渦陽。魏遣將軍元昭等帥眾五萬救之。前軍未至。十里慶之欲逆戰。章放曰。前軍必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憊。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拔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

隋史祥擊敗余公理

隋漢王諒起兵晉陽。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煬帝命史祥軍河陰。祥乃于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列。祥擊敗之。

李世民破宗羅睺

李世民既破宗羅睺。降薛仁果。眾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適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將皆外。馳將悍。不吾持。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

而有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離外。高塘。盧弱。仁果破胆。不暇。謀此。戒所以克之也。

黑齒常之拒突厥

突厥入寇。唐黑齒常之拒之。至而并。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冲之。盡棄甲而走。

宋王德拔和州

余元木自合肥趨應陽。將騎至江。宋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敵遠來。餉道不絕。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稍安。則非我有矣。即渡。米石。俊督軍總之。德夜拔和州。晨迎。復入。

明張輔擒黎季犛

張輔討交趾。追黎季犛至富良江。賊舟連十餘里。截江拒戰。用划載木立柵。輔乘柵未備。率士力戰。大敗之。乘風長驅。生擒季犛。交南平。

秦獻自退

謝玄破苻堅

秦苻堅帥兵百萬攻晉。過淝水。而陣。晉謝玄使謂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待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或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人欲半渡擊之。遂死。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因渡水擊之。秦兵小却。故晉人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苻堅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踐。



秦兵潰死者無數堅遂長矣

李孝寬破尉遲迥

楊堅乘執周政將國禪受尉遲迥起兵討之堅遣李孝寬高穎擊之迥遣子惇出戰陣于沁水惇兵小却欲待孝寬兵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頽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乘勝追至鄴

宋王德收李成德

王德說劉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賊疑為誘騎擁眾欲西德應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乘敵猶豫

蕭衍降陳伯之

蕭衍既得郢城陳伯之守尋陽衍遣使掄降伯之雖許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恐昔鼠及其猶豫急往適之勢不得不降乃引兵下至尋陽伯之降

明王守仁破桶崗賊

王守仁既破橫水左溪二賊以撤桶崗之陣乃以桶崗險阨二潰賊奔入堅守取賊愈難因乘戰勝之威招降使賊恐而反獲等議乘其猶豫二賊亦不暇為俗日遣使促桶崗降別遣邢均任文定唐厚張戒分道而入賊首藍廷鳳方俟命降忽聞兵已入險懼奔內隘逼水為陣邢均渡水前擊張戒冲右任文定自隱崖攻賊脅

遂破桶崗大寨湖廣兵亦至兩月餘破寨八十四

乘敵莫測

宋兵飛破金人

岳飛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倅至飛曰敵未知我虛實當急擊之乃獨馳迎敵斬其衆將大敗之乘敵不救

楚人滅庸

歲饑庸人叛楚庸人帥百濮以宋伐楚用為賈言乃伐庸出師而百濮去次句瀝攻方城庸人來戰師甚衆群蠻助之楚師七戰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莊王乃乘駟會師于臨品

魏拓跋英擊蘇兵

魏拓跋英擊蘇兵蘇兵不與庸王自其二而伐之遂滅庸

乘敵畏懼

晉文公伐曹

楚伐宋晉救之因伐曹衛既先衛固曹門為多死曹人尸之城上晉遣舍于曹曹人懼以為且焚塚也為所恃者懼而出之因其

也而攻之入寺

晉劉鍾勸攻平模

劉裕命朱於石伐蜀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蜀將經道將夷岸築城以拒之於石欲養銳以伺其隙劉鍾曰前聲言大衆向內水賊必不敢捨涪城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攻之必克不宜緩兵相守使彼得知虛實從之攻克北城南城亦潰遂命舟步進賊望風奔潰

乘風破賊

漢衛青擊走匈奴

衛青等擊匈奴會日暮大風起兩軍不相見漢軍縱左右翼繞軍

于單于逐冒圍馳去漢散輕騎夜追之捕獲九千級

魏太武破夏兵

太武伐夏至統萬收衆偽遁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暝崔浩曰賊貪進不止從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尾以將之夏衆大潰魏獲萬

魏主熹擊薛永宗

蓋吳反魏主熹擊之臨薛永宗營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也心熊弛卒北風迅急宜急擊之從之永宗敗死

楚將許德勳乘風大掠

許德勳將水軍巡遊夜分南風暴起五環乘風總黃州大掠而還

晉符彥卿敗契丹

契丹入寇杜威符彥卿皆敗之不熊禦理虎首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會東北風大起契丹拔鹿角而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將士請戰威等欲俟風緩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不測多少惟力聞者勝藥無福亦曰敵謂我不能運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擊之于是諸將引精騎出戰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揮騎橫擊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

乘水破敵

關公乘水降于禁

關公攻曹仁于樊仁遣于禁龐德等屯樊北會霖雨江水大漲公乘水擊之降于禁斬龐德遣別將圍襄陽降其守將

乘機封建

張良勸封韓信

韓信定齊地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兼望若來乃自立耶陳平曰王是時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用之使之自為守不欺變王悟從焉曰大丈夫定始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遺良持印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張良勸封雍齒

漢王見諸將坐沙中，稱語。王曰：「此何語？」張良曰：「此屬畏陛下，不  
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以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  
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良曰：「王先封  
齒，則人人自堅矣。」帝乃封齒，諸將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慮  
矣。」

漢王封趙壯士

陳涉反，王自將擊之。至邯鄲，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四人封各  
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王曰：「趙代地皆種有，吾微天下  
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耶？」

乘機易帥

唐因破南詔易帥

唐省寧鎮蜀，恃地險，強，朝廷不能身及入朝。吐蕃與南詔入寇，  
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曰：「不若留寧，遣兵雜葉兵往擊之，因得  
親視兵于其腹中，然後更換他帥。」上遂留寧，使寧與將神策兵及  
數州隴范陽兵，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後以寧卒而  
西川節度使

隨機安眾

漢王傷胸捫足

項王扼漢王戰，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虞  
中吾指，因病創小，張良請起醫，軍以安士卒。」

王霸說言水合

漢光武下曲陽，王即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  
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觀之，霸恐驚眾，欲立往，前  
還，即說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令霸渡，  
未畢數騎而水解。

光武燒文書

光武拔邯鄲，斬王郎，帝即收即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語者，會  
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吳漢激勸士卒

吳漢與周永戰，隨馬傷膝，諸將曰：「大敵在前，而公傷，眾心懼矣。」  
漢勃然，裂衣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計劫掠奪，盜勝  
不相索，敢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  
于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耿弇刀截中矢

耿弇大破張步于臨淄，飛矢中弇股，弇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至暮而後，眾明日復勸兵出。

孫堅整兵

孫堅討董卓，堅與官屬會飲于象陽城東，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  
行酒談笑，怒頓部曲，令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引入城，  
乃曰：「白堅不即起者，恐兵相臨，將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曹操燒象與表結書

曹操燒故市鳥巢之屯，表結兵潰走，得結與許下及軍中人往來書皆焚之，曰：當結之強孤，猶不保自保，況衆人乎？

吳陸遜種豆奕射

吳王權擊魏，遣陸遜諸將向氣陽，吏士多病，遜表于權為魏遜者所得，瑾與遜言，遂其去，遂方種豆，奕棋射戲，如常，瑾來見，遜曰：且當自定，以安衆，施變而出，今若便退，賊來相感，必敗之勢也，容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氣陽，城魏素憚，遜遂赴城，遂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赴船，魏人不放，逼到白

孫

東水

打

圖托言住，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三遺為王敦喪

晉王敦反，據石頭，温嶠偽與敦心腹，敦表嶠為丹陽尹，嶠至建業，盡以敦謀告帝，帝會敦疾篤，王導率子弟，遽為敦裝喪，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

劉道規焚江陵士民書

桓玄嘗桓謙初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謙為內應，至道規破謙時，簡淨之惡，焚而不視，衆乃大安，後徐道度帥衆起，江陵，江陵慮焚書之恩，無復二志。

魏王屏安衆心

柔然侵魏，魏殺士馬，守京城，鑿諸街巷，王柔曰：若端端至，河北衆自當破之，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耶？

魏王思政安衆心

宇文泰為高歡所敗，泰使王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東魏兵至，憚之引還，思政始為守禦之格。

宋顧玠在軍安衆

宋太子劼試父自立，武陵王駿募兵討之，駿在道疾篤，不能見將佐，惟顧玠出入卧內，專決軍政，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軍中皆不知駿疾。

劉

東水

二十

劉坦斬奸焚書

蕭衍使王僧襲引兵襲長沙，鍾玄紹謀翻城應之，劉坦留玄紹與語，密遣親兵，使其家書，其得本末，于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聞，州郡遂安。

梁羊侃安衆心

侯景圍臺城，城中洶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稍安。

唐李孝恭飲血水

唐輔公祐反，詔趙郡王孝恭及李靖等討之，將與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曰：此公祐樓前之飲，飲而盡之。

眾皆悅服

唐高仁厚論還走者

高仁厚拒鄭君雄于麻頭關，君雄堅壁不出，仁厚到寨圍之。君雄  
極擊北寨，揚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念諸寨皆  
走，當死者眾，乃召張勳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  
諭之，曰：『僕射幸不知爾曹速歸，來且牙奉如常，勿憂也。』詔素名長  
者眾信之，皆還。」

唐李晟深慮

朱泚之亂，莫敢守歲，久之乃退。時李晟在渭橋，賓佐皆賀，晟曰：「天  
子野次，臣下知死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及既克長安，乃謂之  
賀。」

陳彥謙

可謂非相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援來守歲，吾軍不戰自  
潰矣。眾謝不及。

陳彥謙敗吳越兵

吳越錢俶攻吳，吳徐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  
中軍旗鼓于左，取觀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士，吳越兵敗，俶  
去。

後唐李崧矯勅安眾

唐魏王繼茂與鄭崇勳伐蜀，繼茂殺崇勳，推官李崧曰：「行軍三千  
里外，無勅旨，擅殺大將，奈何行此危事耶？」乃詔書吏登樓去梯，矯  
為勅旨，用殿印宣之，軍中粗安。

王溥勸焚交通書

郭威既克李守貞，入城閱文書，得朝臣籍鎮交通書，以竟符逆，欲  
焚之。王溥曰：「魑魅乘夜，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絕反及從  
之。」

宋趙匡義勸焚檄

太祖帥師禦漢，至陳橋，自立而還，弟匡義進曰：「京師天下根本，願  
號令諸將，整戴檄，奪從之，京師乃安。」

宋寇準不發告急書

具丹復入寇北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準不發，欲笑自若。  
初，真宗幸澶州，有議還都者，準不從。

宋劉錡焚兀术文書

劉錡拒兀术于順昌，用言成等二人作間，俾墮馬為敵執，敵問錡  
何如人，偽以太平遺帥于壽華，使以對，兀术喜，械二人歸，以文書  
一卷繫于械，錡恐，惑軍心，立焚之，而不視。

宋趙葵一言定軍心

趙方為制置司，一日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為變，葵覺之，大呼曰：  
「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秦軍心，賴一言而定。」

明劉基勸帝罪已迴天

葵感守心，眾皆協，以上且有加戮也。劉基奏：「陛下下書罪已，  
以迴天意，上許之，眾乃安。」

明于謙居邸王女衛卒

中貴王振決上親心車駕蒙塵。卿王攝政王御左順門王偃  
雖殘虜中外恨之。廷劾振罪派黨馬順安傳旨叱衆退。振爭極  
死之時衛卒洵王懼欲退衆趨匿于謙獨前掖王且召請下  
令曰振順死者義救無罪侯請太后即族振且籍順家衆姑退  
于是王乃起王直欲曰刺廷正藉公平

明周金立解將卒殺沮

大同殺都御史周金時任廷綏宣府報至公召諸將卒入謂之曰  
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金曰若輩以殺之為得已乎衆叩  
頭曰狂賊自取族耳金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起  
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侍以為命縱授之亦其肯殺  
乎衆大歡呼叩頭而退

明周金諭散器卒

周金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羸狀而罵因圍帥府請屬  
寬告金金曰毋恐即召諸把總賜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  
軍豈不向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金不罪彼也氣已平乃擁  
跪而前為請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圖利不恤我衆耳金  
從容懇諭以利害衆置曰公生我輩矣乃解散去

乘機報仇

李顯忠乘機斬擊人

李顯忠家屬為金人所殺顯忠借兵于夏為取陝西以復獎至則  
陝西已歸宋顯忠諭夏監軍者二人令兵歸二人不肯顯忠遂之  
殺其軍萬人獲馬四萬匹遂指柵柵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  
間得萬人皆曉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侄者悉斬之

乘機書取勝

東魏高仲密以虎牢關守之瑒密書與燕起火為應瑒  
欲自內出戰給役得其書乃如期舉火瑒遂出戰結設伏擊之瑒  
大敗

侯景改謀書取虎牢

東魏高仲密以虎牢關守之瑒密書與燕起火為應瑒  
欲自內出戰給役得其書乃如期舉火瑒遂出戰結設伏擊之瑒  
大敗

瑞屏大宋怕整定

侍敵氣象

曹劌敗齊師

齊桓公伐魯戰於長勺。魯曹劌請莊公待齊人三鼓。氣竭乃鼓之。齊師敗。劌懼有伏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遂逐而克之。

漢王霸不救馬武

王霸與馬武圍劉紆於柔惠。武為紆將。獲建周茂可收。過霸營大

呼求救霸曰。茂兵威出必兩傷。勉之。閉營堅壁。軍吏皆爭霸曰。茂

兵精銳而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與我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

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武無救其戰。自力茂疲。勞而乘之。乃可克也。茂遂果攻武。戰久。霸軍士斲髮請戰。乃開營後出。精騎

襲其背。茂遂前後受敵。敗走。

陸遜不即攻漢軍

臨別。我吳誘戰不得。久之。陸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之當在於初。今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波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節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曰。吾已晚破之。之術。勸人持一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魏 吳志英階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勝

托茅以火攻拔之。諸軍同時攻之。破四十餘營。

燕吳王垂侍桓溫氣衰

晉桓溫伐燕。燕不利。奔還。燕將爭欲退之。吳王垂曰。溫初還。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破幸我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率騎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慕容德先設伏於東澗中。夾擊大破之。

李嵩擊沮渠蒙遜

北梁王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李嵩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我盟。而遽來。罷我閉門不戰。待其銳已竭而擊之。無不勝矣。蒙遜糧盡而歸。嵩遣兵邀擊大破之。

張興世擊敗劉劭

宋張興世討晉安王子勳。輕騎送越錢溪。立營寨。據之于勳將劉劭。胡自將水步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勢驟。驟易盡。威易衰。不如待之。胡未轉近。船入泗洲。興世帥壯士擊。軍總進。胡敗。

秦王世民擒竇建德

唐秦王世民據武牢。夏王竇建德悉眾來戰。眾皆懼。世民升高望之。曰。賊度險而營。是無紀律。過城而陣。有輕我心。吾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返。退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列坐。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乃出擊大破。

之

唐太宗擊薛延陀

薛延陀擊突厥李思摩。思摩告急於唐。太宗遣李世勣擊之。戒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吾已勅思摩燒蕪，草波糧糗，日盡野無，可獲。師等侯其還，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果如勅，敗延陀。

周德威破梁兵

梁王景仁守自柏鄉，趨高邑，南與晉戰。晉周德威曰：彼去營三十餘里，雖快糗，根亦不暇食，日昃之流，飢渴勞倦，必還。至哺，梁軍悉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色矣，晉兵大謀爭進，梁兵大潰走。

李嗣昭破梁兵

晉王伐梁，與梁兵戰於胡柳陂。諸將欲飲兵，遂營。詰朝，涼戰。晉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既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候其引還，連擊可破之。嗣昭王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陣，諸軍總之，梁兵大敗。

宋劉錡破兀朮

劉錡擊退金人於順昌。金兀朮來援，錡遣人毒鍋上，汲敵人馬飲。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連未中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殊火戰。敵敗，遂以拒馬木障之。少住，出飯羹坐餉，戰士食已，深入斫敵。

又大破之敵遁去

元張弼範擊宋師

元圍宋襄陽，張弼範建議，宜城萬山以斷其南，柵子灘以絕其東。庶免連楚之道。從之。遣張弼範成萬山，方出，宋師奄至。弼範偏將不當，前後自帥二伯騎為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弼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弼範曰：波氣象矣，鼓之前，徒奮擊宋師潰。

侍敵疲散

越達同謀伐吳

句踐欲報讐於吳，大夫達同曰：今吳兵加齊，晉深怒於楚，越莫善於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三國破之。越乘其敵可克也。從之。後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老弱留守。句踐伐吳，殺其太子，遂伐吳，吳王自殺。

孫臏救韓之謀

魏伐韓，韓告急於齊。齊田忌欲救之，孫臏曰：韓魏之兵未敵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必必怨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齊王以為善，乃除遣韓使而許之。韓五戰不勝，委國於齊。齊乃起兵直走魏都，以威電之，計敗之。

漢鄧禹養士



鄧禹既破左輔兵，諸將勸禹遂攻長安。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赤者新破，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餽穀多，蓄吾且住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狀，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至枸邑，可過皆隨附，明年入長安。

光武征隗囂

先武來，缺伐隗囂。北陽帝曰：「累陽贊，可依阻，令其要城，必以精銳來攻，曠日持久，圍城不拔，士卒頓疲，乃可乘危而進。」果意衆圍累陽，攻累月不下，帝自征，衆皆降。

皇甫嵩擊王國

皇甫嵩擊王國

涼州賊王國圍陳倉，漢王甫為曰：「待國兵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連戰大破之。

司馬昭不急攻壽春

司馬昭圍壽春，王基欲急攻之。昭曰：「城周衆多，攻之必力屈，衆寡殊，表裏受敵，危道也。吾但堅守三面，若吳來，軍糧必少，吾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則文欽等亦擒矣，乃命按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

王鎮破翟超

燕王垂擊翟超，軍於陽武，列兵伏沂水上。西津到，引兵超之。超遣王鎮守，自黎陽津夜濟，管於河南，鎮遂攻垂，命堅壁勿戰，到

自法來，疲竭，將引去。王鎮等出戰，燕軍自高津濟，大破之。

秦王世民破宗羅喉

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塘，秦主薛仁果使宗羅喉拒之。衆請戰，世民曰：「吾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待之。」破驕，我奮一戰可擒也。世民堅壁不出，六十日待仁果，糧盡，命梁實營於水原，以誘之。羅喉未攻，數日不下，世民度其已疲，乃使龐玉陳於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即馳騎陷陣，羅喉軍潰，仁果遂降。

郭子儀破史思明

郭子儀破史思明

郭子儀李光弼自趙郡還常山，史思明獲其後，于儀至，極陽，謀高曼以待之，賊未則守，去則追之。盡則羅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賊倦，戰於嘉山大破之。

王茂章破朱友寧

朱全忠命朱友寧等擊王師，範楊行密遣王茂章救之。友寧攻，範師起，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比明渡，汴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破之。

劉知遠不急攻杜重威

杜重威反，劉知遠討之。高行周曰：「城中食未盡，急攻，使殺士卒，未易克也。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既而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

李綱取金之策

金人攻宋陳橋等門李綱奏曰金兵不過六萬吾軍二十餘萬波以孤軍深入不可與角一旦之力候其報乏人倦繼其趨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然之

宋趙范待賊疲

宋李全及圍趙范等於揚州范令諸門以輕兵出擊全外兵盡我自辰至未益兵大戰獲全糧米數十艘

待敵自變生

曹操堅壁持表紹

曹操持表紹衆少糧盡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荀彧曰公扼其喉已

曹操

半年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會許攸說紹操許不聽攸奔操操既足迎之知其虛實得焚紹烏巢之屯紹軍潰

郭嘉勸緩攻鄴

曹操攻表紹子譚尚於鄴諸將欲攻之郭嘉曰譚尚各有常備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以待其變操曰善後尚果疑譚

慕容廆不擊高句麗等

慕容廆始破連津諸部既攻段氏取後河政事修明愛重人物中國避亂者多歸之平州刺史崔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

攻之諸將請擊廆曰彼鋒甚銳當固守柱之烏合之衆莫相顧服久必携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後以牛酒獨犒宇文氏聞之使疑設奇破之

唐李德裕待盧龍變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軍務求節鉞李德裕曰此來朝廷遣使太速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既而軍中果殺行泰主張絳復求節鉞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奉表以聞乃以仲武知盧龍由是仲武克幽州

王晏球不急攻定州

王都反王晏球討之進攻定州不克唐主遣使趣之晏球與使

王晏球

者勝勢迫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攻之役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舍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既而都黨閉門納官軍却自焚矣晏球在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修一卒

伺敵懈怠

士為謀說

晉獻公將伐虢士為謀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乃虢敗我晉卜偃曰虢又有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後晉人假途於虞以滅虢

漢高擊秦將

沛公伐秦秦將拒境關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使陸賈即生蘇秦  
將喻以利秦將欲連和乃因其怠而擊之大破秦軍

皇甫嵩伺賊

皇甫嵩與黃巾賊張角弟梁戰不能克乃閉營生士以擾其變伺  
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曉時破之斬梁

晉馬隆破成奚

馬隆為南平太守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令軍士  
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  
擊大破之

晉羅尚襲斬李特

羅尚曰李特據蜀分派民於諸場就食諸場皆有二意任羅  
控羅尚曰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宜密約諸場內外擊之尚共之  
遣兵掩襲特營諸場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

賀若弼破象廣達

賀若弼伐陳遣據鍾山與陳象廣達相當隋師運支數四所銀  
以向隱陳兵斬首皆乞獻求賞弼知其驕惰引兵趨孔範範不戰  
而潰擒其將蕭摩訶釋而禮之

唐段德操破王師都

梁王師都寇延州唐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敢閉壁不戰伺師都稍  
怠遣集禮擊之戰方酣德操以輕騎掩其後師都軍潰

唐蓋澤擊田頌

楊行密將田頌反以蓋澤討之頌自將步騎逆戰澤以行密書  
賜頌將皆下馬拜受澤因挫伏縱兵擊斬之

明傅友德敗李二

傅友德守彭城李二來寇孤寡不敵堅壁不動詞其衆方肆掠率  
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趨擊之曉將韓乙出戰友德單騎奮擊刺  
降馬大師乘之大敗

鄧禹大破王匡

更始王匡成丹等合軍十餘萬共擊鄧禹禹軍不利會日暮衆勸  
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固得更理兵  
勸衆明旦匡等悉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鼓  
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袁紹破公孫瓚

袁紹與公孫瓚戰瓚兵三萬甚銳紹命趙義領精兵八百先登  
擊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橋下不動未幾  
十步一時同發欬呼動地大敗瓚軍

典韋擊呂布

典韋為曹操司馬操與呂布戰相持甚急韋將應募者道當之  
下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庸來十步乃曰十步又曰五步乃

等入懷。疾言厲至。韋手捉雙戟大呼而起。呵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脫。

魏蔡祐不輕射

蔡祐帥十餘萬人與東魏戰。東魏圍之。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相去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稍却。祐徐引還。

齊呂僧珍擊李居士

呂僧珍據白坂。僑李居士來薄。僧珍曰。吾來少。不可逆戰。須至。整軍併力。破之。城而居士越。整核。僧珍分入上城。夫石俱發。擊居士。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

齊段韶不逆戰同人

同人侵齊。以步卒為前鋒。從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盡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雲逆戰。眾敵不如陣以待之。波勞我。逆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精銳出戰。同師大敗。

荔菲元澄擊賊

賊將史思明攻河陽。唐李光弼屯中。泲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荔菲元澄。持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入道。關柵為門。光弼問元澄曰。中丞視賊填塹。關柵而不動。何也。元澄曰。司空欲戰。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不及。勉之。元澄俟柵間。突出奮擊。破之。

趙范拒金師

金人寇楊州。趙范禦之。范將左扈。再興將右。趙蔡率突騎左右。果應。金人亦為二翼以相拒。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避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鼓始動。若被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人來逼。范登鼓。麾軍突圍。金敗。凌相持。至夜。分陣如故。范蔡急。急將較。選灰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駭走。

宋曹友聞擊退元兵

曹友聞在同慶。元人寇。友聞令偃旗伏鼓。戒士卒俟寇漸近。方鳴鼓。張旗。兵石並發。又命王漢臣。取間道出戰。自投重兵。尾敵。陵

大戰有功

明傅友德縛李二

傅友德守彭城。既乘敵掠。擊敗之。量必凌至。開城門。陣於野。使李二。以侍。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友德。師寡。魏而。贊德。鼓之士。騰躍。搏賊。涼敗之。縛二以獻。

半渡擊敵

夫縣王擊敗楚師

吳王闔廬敗楚師於柏舉。遂及清發。將擊之。闔廬之弟夫。驩王。因。然。獨。聞。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成。必。敗。我。若。使。先。將。者。知。免。楚者。慕之。後。有。聞。心。矣。半。濟。而。渡。可。擊。也。遂。之。又。敗。之。

趙克國徐馳先零

趙克國討先零。先零欲渡湟水。水道阨。趙克國徐行。馳之曰。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以虜溺。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

賀拔岳擒尉遲普薩

賊將尉遲普薩攻魏岐州。帥兵至渭北。魏賀拔岳以輕騎數十。傷水與語。稍引至淺水。可涉。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是輕騎。緩追之。岳依橫岡設伏。賊半渡。兵亟擊之。遂擒普薩。

薛萬均等破夏

夏王寶達德寇唐幽州。唐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陣。彼必涉。水擊我萬均。請以百騎伏城旁。候其半渡。擊之。藝從之。大破達德。

唐感彥師擊李密

李密降唐。復叛。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殺言向。唯感彥師聞之。帥衆偷然耳。山南樵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衆問其故。彥師曰。密殺言向。唯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善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令我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而出。半渡擊斬之。

黃景讓擊南詔

南詔寇南川。作浮梁濟河。唐黃景讓候其半渡。擊之。發敗去。

淮南同本擒危全諷

撫州刺史危全諷攻洪州。楚兵圍高安。以助全諷。吳道同本將兵七千。以救高安。本以主將權輕。難以勝敵。請無置副。二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殺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全諷。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試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渡。遣兵擊之。全諷兵大潰。分兵斷其趨路。遂擒全諷。乘勝盡取江南地。

宋翟進乘擊楊進

宋楊進叛。遣騎絕雒水。犯東京。知河南府翟進等乘半渡擊敗之。

破賊四卷

兵機類纂卷之十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魏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誘敵來戰

漢耿弇致費邑

耿弇討張步，步以費邑軍歷下拒弇。邑多遣弟散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無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期，果自將兵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乃分兵守巨里，自將

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城中，散悉眾而亡歸。步弇復縱兵擊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

耿弇誘至張步

耿弇拔臨菑，張藍亡歸步。弇令軍中毋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梁帥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弇故示弱，以感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復於城下，步直攻弇營。與歆等合戰，方交鋒，弇以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司馬懿誘公孫淵

公孫淵反，司馬懿討之。淵使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

七十里，以拒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淵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備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眾也。」懿曰：「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移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五戰皆捷。

晉劉裕誘敵

孫恩寇海鹽，晉劉裕城中兵少，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問俗所在，答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齊柳世隆誘沈攸之

肅道成弑宋自立，沈攸之討之。兵至夏口，或勸攻郢城，咸實說以順流長驅，先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帥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攻之。攸之素失衆心，攻城不拔，軍潰走。

秦王世民誘竇建德

夏主竇建德救鄭，秦王世民據武牢拒之。諜告建德，伺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世民乃北濟河，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來，遂破擒之。

隋楊素誘突厥

揚素伐突厥與達頭可汗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原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更為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帥騎直前素等乘其陳未整擊破之

秦裴誘執劉楚

唐淮南秦裴擊鍾匡時於洪州軍於蔡州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裴裴裴曰楚驍將也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致之耳遂破寨執楚按洪州

韓世忠致敵

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朮等救之世忠勸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駝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

卷之十

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劉錡誘致金人

劉錡擊還金人於順昌金兀朮帥眾來援錡募曹成等作間偽以錡為太平邊帥子喜殺伎對兀朮喜至城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訓曰太尉謂太子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明日錡果為浮橋於額上敵絲之以濟錡用置毒水草之計待其因而與戰遂破之

蒙古木華黎誘張致

蒙古張致據錦州降金蒙古木華黎以致之兵精欲殺奇耶之乃遣兵別攻淄石山堡一屯承德縣西四十里以伺之致聞歸屬

圍果以兵救之也承德西者扼其歸路木華黎引兵前後夾擊大破之

明劉江誘揚文

靖難兵與遼東守將揚文引兵圍永平上遣劉江趨永平謂曰爾至永平救必歸山海勿追之第假言還北平彼必讓來爾速擊之江如言敗之

誘敵出戰

北涼蒙遜誘李歆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壘既至潛師還屯川巖西涼公李歆欲乘虛襲張掖將步騎東出蒙遜曰歆已入我術中朕

魏主

魏主

聞我旋師恐敵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壘將進攻黃谷款聞之喜進入都瀆洞蒙遜引兵擊歆殺之

魏主盡誘敗夏主昌

魏奚斤與夏赫連定相持於長安魏主盡欲乘虛襲統萬遂至按隣山以輕騎先行或請以步兵攻具一時俱往熹曰如是必懼而堅守不如輕騎直抵城下羸形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遂至統萬分軍伏淡谷以少眾至城下會夏降者言夏主召赫連定欲擒奚斤狀後徐進內外夾擊故夏主堅守熹乃還軍以示弱縱軍士奔夏曰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夏主昌遂將兵出城熹偽還引而疲之昌兵為兩翼退熹會進不已後軍已絕熹

乃分騎為左右以將之夏衆大潰遂克統萬

唐馬燧誘田悅

馬燧等討魏博節度使田悅於臨洛燧為三橋逾洹水扼戰悅不出燧因令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陣留百騎擊鼓鳴角於舊營中果發而止悅軍畢渡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少莽百步為戰場結陣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敗之退至焚橋溺死者不可勝記

淮南李神福擒顧全武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取杭州顧全武列八寨以拒之神福破言還師復抗俾走還者皆不追之舉遣羸兵先行而伏兵於青山之下全武出兵追之神福發伏兵夾擊之遂擒全武

朱全忠誘李茂貞

朱全忠攻鳳翔惠李茂貞堅壁不出命諸將偃旗幟潛伏營中令馬景詐為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直矣獨留傷者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閉門惠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自瑯藉殺傷殆盡

晉王誘劉鄩

梁劉鄩在萃城堅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帶軍於貝州嚴言歸晉陽鄩聞之報魏州晉王至故元城為方陣於西北令李

存審為方陣於東南鄩為圓陣於中四面受敵劉鄩兵大敗

趙暉誘王景崇

王景崇反趙暉圍之景崇求救於蜀暉執拒戰不出暉乃潛遣汗餘人探甲執兵攻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散言蜀兵至景崇遣兵出迎遂設伏殲之

秦鄧義激怒純葉

鄧義討純葉葉堅壁不出義曰襄為人強很激之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義乃鼓譟揚旗叩騎三千直登壘門而陣葉怒出戰老伴敗走葉退至三原義迴騎擊之符黃若等以大軍繼至擒斬

李洲詭敵出戰

李洲趙霍邑備恐隋將宋者生不出使世氏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詔之若生怒引兵出戰賊之

杜伏威激敵

隋陳叔討杜伏威威拒之後堅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服謂之陳姆檄出

兵數頗衆卷之十



兵機類纂卷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規 吳志恭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賂敵孔勝

荀息假道滅虢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舞、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滅虞。」

荀孫滅風絲

卷十一

荀孫欲滅風絲之狄，其道多險，難於跋涉。乃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道之。風絲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固以師隨之滅風絲。

韓段規等賂智伯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段規曰：「不與。將伐我，與之則我得先於患。」康子與之。又求地於魏桓子，任章曰：「與之，以驕智伯，後可以擇友而圖。」亦與之。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攻之。襄子與韓魏陰約，遂殺智伯。

張良勸項秦將

沛公伐秦，秦兵拒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郤生、陸賈往說秦將，以利害，秦將果欲還和，良因其意。」

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大破之

漢購降陳韓將

高祖擊陳，陳韓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耳。」乃多以金購之，韓將多降。

漢傳介子誘斬樓蘭王

樓蘭王款反，漢遣傅介子，資金帛，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

漢班超斬焉耆王

班超討焉耆，兵至尉黎界，而遣人曉說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

卷十一

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焉耆王，遣此難支奉牛酒而迎之。到焉耆，去城二十里，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威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犍訖等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自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緣何逃？」遂叱吏士收廣訖等斬之。

漢劉表等誘賊

劉表為荊州刺史，江南宗賊甚盛，恐表術固之，蒯越為表謀，以利誘宗賊，帥斬之，而取其眾。江南悉平。

唐高仙芝誘勅律王

唐小勃律王附於吐蕃，制以高仙芝討之，自安西至連雲堡，破之。

遺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開大軍至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縛第稱勅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遂斬附吐蕃者數人虜小勃律王而還

蒙古劉整

劉整請以玉帶與宋將呂文德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許之蒙古蘇是外通五市內築堡驛又築堡於白鶴於是得有守以遏南北之援兵兵威益熾

明陳九疇

陳九疇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

卷十一 限故

略敵解圍

越王賂太宰

吳王夫差圍越王勾踐於會稽勾踐以美女寶器令大夫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種於吳王種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奉不赦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國之利也吳王赦之罷兵而歸

陳平厚遺關氏

白奴冒頓圍漢高祖於白登七日漢與中外不得相款餉帝用陳

平秘計使使問厚遺關氏以說冒頓乃解圍而去

始敵後送兵

晉杜預擲寶物

晉周訪圍杜預將攻杜預於廬陵發大擲寶物於城外訪軍驚捨之發因陳亂突圍而出

孫思棄寶物女子

晉劉牢之討孫恩破之恩東走多棄寶物女子於道官軍競取思是得脫

周韋孝寬延留追者

周蜀公尉遲迥遣追韋孝寬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

黃巢遺珍寶

唐李克用入長安黃巢遁去賊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及追賊賊遂遁去

元伯顏衣裘與驛

金乃顏反詔伯顏覘覘之伯顏乃多載衣裘而入其境遇驛人輒

以與之既至彼覺有異與從者分三道逸出驛人以得衣裘之

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卒擒之

解兵破敵

曹操誘敵

曹操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表紹渡河，退之軍於延津南。曹操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保營。荀攸曰：「此所以解敵也。」紹將文醜騎至，衆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醜騎稍多，或不絕輜重，乃曰：「可矣。」皆上馬，縱擊，斬醜。

傳檀破秦

秦伐南涼，時傳檀嗣位，嬰城固守，出者兵擊破之，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秦縱兵鈔掠，又大破之。

唐李靖攻輔公祏

李靖討輔公祏，靖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道之覆木，軍以戰，大敗，公祏棄城走。

契丹誘沈斌

契丹誘沈斌，斌以羸兵驅牛羊過城下，沈斌出，呼之，契丹以精騎塞門，州兵不能回城，遂陷。

宋岳飛破賊

岳飛破楊么，以任仕安出戰，無功，鞭之，使解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賊見任仕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任仕安戰急，伏四起，擊之，賊走。

明李文忠解虜

李文忠援大同，次白楊門，文忠阻水，自回虜，益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攻戰，度虜饑疲，還精兵為兩翼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兵機類纂卷十二

瑞屏大宗伯鑒史

絕敵糧饋

漢陳俊絕賊食

光武擊尤，乘大橋，五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帝遣俊，行輕騎，馳出，賊前視，堡堅，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掠取之，賊卒無所得，遂散敗。

曹操報表給糧

表給

表給

表給攻曹操，控官渡，會紹將許攸奔操，言表給輜重，在故市，烏巢。表以騎蔽之，燔其輜重，表氏自敗也。操自將五千騎，用表軍謀，賊人討救，馬東口，夜從間道，擊盡其糧，紹軍大敗。

晉毛寶燒蕪峻積聚

陶侃率衆與蕪峻相持不決，溫喬會盡貨，往侃，侃怒，欲逐毛寶，謂侃曰：「還無可據，終至滅亡，請兵以解賊，糧道，侃遣之，給糧與馮寶。」燒峻積聚，峻軍乏食，急攻大紫壘，侃用穀，羨果，奇水軍，徑向石頭，峻逆戰，侃之部將斬之餘，衆潰。

後秦用桓溫

桓溫伐秦，秦兵大敗，三輔郡縣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崇業。

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請野以待之温軍乏食屢為所敗師還

宋呂安國散敵米

宋劉勳呂安國討順順糧盡杜成寶發牛車五百乘載米餉順安國而彼眾吾寡賴波食匱而我之餘耳若使米至難可復圖惟間道載其米車將不戰而走矣乃與黃回送間道抄之故寶棄米車走順眾遂潰

梁陳霸先斷蘇轉輸

梁杜龕反據吳興與陳霸先相拒齊遣兵援龕霸先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夜燒齊船斷齊運輸帥軍疾戰齊兵大敗

周賀若敦絕敵饋餉

陳侯瑱軍湘州土人多乘輕船載米向餉瑱軍周賀若敦乃偽裝餉船伏甲士於中瑱軍進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遂實有饋餉者瑱皆拒之

唐程名振邀劉黑闥糧

秦王世民擊劉黑闥堅壁不與戰黑闥運糧水陸並進世民使程名振邀斷其舟焚其車黑闥糧盡戰敗奔突厥

唐裴行儉發突厥糧

裴行儉書懷舜討突厥阿史那伏念等伏念留妻子鞬重於金牙山以輕騎飛懷舜行儉遣兵掩金牙取之伏念還去其妻子鞬重

引兵北走行儉等追躡之蓋平突厥

唐史思明焚官軍糧

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邠城賊將史思明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修殺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注滾聚散自將辨識而官軍不能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刻日決戰官軍潰

唐高仁厚焚盜糧

賊韓秀昇屈行逆斷峽江路高仁厚討之乃練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襟伺仁厚潛遣勇士攻焚其寨資糧蕩盡

晉周德威抄梁運

梁李思安築夾寨攻晉涪州周德威救之思安調山東民饋軍糧

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梁饋餉不繼乃引還

周世宗斷唐甬道

世宗自將伐唐唐軍於紫金山築甬道運糧綿綿亘數十里世宗命趙匡胤擊唐寨斷其甬道繇是唐兵首尾不能救運破之

契丹絕宋糧道

宋嘗彬伐契丹次涿州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眾盡則以精銳張其勢鼓伏林莽以絕宋糧道

彬食盡退師雄州

西夏周用計抄宋糧

宋李德茂夏夏有一老將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兵靈夏

輕騎抄絕糧饋可不戰而困也夏國母送之宋師無功而還

宋任諒使夏人乏糧

宋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哈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陵使往持定遠云我在必爾殺關地藏之兵至可坐飽宋任諒知之盡發其數多陵至失可藏訛哈歸夏

宋張叔夜焚宋江商獲

宋淮南盜宋江起海濱劫掠以巨舟載商獲知海州張叔夜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社奉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吳玠絕糧敗兀朮

兀朮會兵薄宋和尚原宋吳玠與弟瑋邀劫玠今舊造射敵稍却奇兵勇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更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同瑋兵夜擊大敗之

宋劉子羽困金人

劉子羽築壘潭毒山金人奄至子羽坐壘口誓以必死敵辱引去遣十人來招子羽盡斬之而留其一縱之還曰欲來即來吾有以耳先是子羽聞有金師預從梁洋之積至是金人渡入餽餉不絕又腹背為子羽吳玠所攻亟遁去

宋劉錡沉金糧船

金人自瀾口渡淮以糧船載糧而來劉錡使善沒者擊沈其舟

蒙古太宗伐兵取端重

蒙古太宗使太弟侵金與金完顏合達等戰於馬山蒙古兵還伏襄林中合達等亦到後蒙古忽至合達等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金端重

宋孟珙燒蒙古積聚

蒙古於葉樊等處招集軍民布種積穀材於順陽宋孟珙遣兵分燒其勢潛燒其船材又度敵必同報於蔡運兵入蔡焚其積聚

宋張玘燒元糧械

元遣合剌帥兵築馬陵山以圍宋合州張玘乃張疑兵於嘉梁口

明常遇春絕偽漢餉道

陳友諒乘爭南昌過於康郎山連戰三日賊亡相爭請將欲解之去常遇春獨不言已而師至湖口衆言沫急欲放舟而下

絕敵水草

漢馬援奪薊水草

漢馬援奪薊水草

武都參狼羗等為寇馬援將四千人擊之羗在山上據險使地無其水草不與戰羗遂窮困棄師出塞諸德悉降

魏張郃絕馬謖汲道

諸葛亮出祁山魏遣張郃督諸軍拒之在街亭亮將馬謖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而大破之

後秦姚興絕苻登水

姚萇卒苻登聞之盡眾而東萇子姚興使尹緯據廢橋以待之秦兵爭水不得渴死者半緯與戰大敗之

東魏高歡困韋孝寬

西魏韋孝寬守平壁高歡圍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繼復移汾一

而軍

長孫晟毒水害突厥

突厥犯塞隋長孫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沫突厥人畜飲之多或驚曰天雨惡水其止我乎因夜遁

後唐絕梁兵易牧

梁伐趙李存勗及周德威救之見梁兵勢盛遣軍鄴邑梁人日出刈葛哥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對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灰

元吳誘敗契丹

契丹主伐夏夏主元昊見契丹兵威乃上表謝罪還師以候元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請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周許之約元昊又遣使

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契丹大敗

明項忠槍上連滿四

因原土連滿四反據石城項忠提督剿之時伏毛伯忠戰歿官軍遽退忠即斬指揮以徇陣始定移兵盡焚城旁草斬汲路賊困因論降其眾而遂擒之

明彭澤因廖麻子

彭澤督討蜀盜廖麻子聚眾竄山寨多伏弩箭林中澤各兵盡出入陷奪水道度其窟開一面衆之夾謀且盡

斷敵援路

魏敗秦救兵

魏主拓拔珽圍秦襄陽公魏平於紫壁秦主魏興救之安同曰汝東有紫院溪徑不通與來必從汝而臨紫壁不如為浮梁渡汝西築圍以拒之唐無所施其知力矣珽從之興不能救平糧盡天竭赴水而死

赫連勃勃取關中

晉劉裕破秦末運業留于義貞守關中夏王赫連勃勃聞之乃侵其子請帥騎二萬東向長安造遊軍斷青泥之險別將屯潼關絕水陸之節自將大軍為後總勃勃運據咸陽長安燕采諸絕義真單馬逃避勃勃臨長安

魏于謹破梁

魏于謹破梁

魏于謹破梁

魏于謹破梁

于謹茂梁將精騎先據江津斷梁主召外兵入後謹築長圍中外遂絕執梁主緣故之

唐高仙芝斷吐蕃兵

唐小勃律王附吐蕃高仙芝破之急遣席元慶往斫安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不得度遂擄勃律王

周李重運破唐秋兵

李重運圍唐壽州唐許文稜等救之列十餘寨與城中烟火相應又築甬道運糧重運邀擊奪其二寨周世宗又命趙匡胤擊其寨破之斷其甬道壽州乃降

宋王勣斷西蕃援路

王勣始復熙河入朝西蕃暗征圍宋河州王勣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賊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之乃選兵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通

路暗征知援絕板柵而去

蒙古張弘範城萬山

蒙古圍宋襄陽宋夏賈乘江深送衣糧入城江陵懸峽行旅往奔道出襄陽南北相繼蒙古張弘範請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離以絕其東自是襄樊之道益絕

元張弘範截江道

元兵攻宋襄陽樊城樊在江址襄在江南各出柵斷梁救四年

降張弘範請以師截江道斷其救兵水陸夾攻樊城必破樊破則襄陽何所恃乎卒用其策成功

明徐達斷元援路

徐達攻下沂州上勞達曰將軍今何向向益都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不然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使兵難踰其在將軍全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諭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遠圖益都如命斷其援路以次下州邑山東平

明韓雍除修仁荔浦

韓雍討兩廣蠻至桂林按圖議曰修仁荔浦大藤峽之羽翼不先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兩江土兵十六萬分五路進追至力山大

敗之後遂破藤峽

魏陳泰截姜維還路

陳泰圍漢南安守於洵山姜維救之泰勸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郭淮截其還路維懼而遁泰安等降魏

司馬師斬吳人趙雲

吳人率兵報壽春司馬師命諸軍浚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為母丘儉文欽所誘耳少與持久將不戰而克乃遣諸葛誕向壽春胡遵出柵宋絕其歸路儉等不得開還恐壽春見謀計窮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甚多欽奔吳儉為人所

殺

晉謝玄斷秦兵趨路

符堅入寇。謝玄及謝石等禦之。秦遂敗。晉人朱序來說石降。序私語石曰：宜及秦軍未集，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破氣奪，可破也。時秦梁成屯淮湖，謝玄遣劉牢之擊之，斬成，分兵斷其趨津秦兵死者萬餘。

淳于誕破樊文熾

梁樊文熾圍魏小劍，置柵於龍嶺山，以防趨。魏淳于誕募壯士，夜燒其柵，梁軍望見，趨路絕，皆恐，懼，乘而擊之，文熾大敗。魏崔延伯克趙祖悅。

梁趙祖悅據魏西峽石

梁趙祖悅據魏西峽石，崔延伯取車輪去，削銳其幅，兩兩接對，採竹為紐，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轆，出沒隨意，斷祖悅去，若令戰艦不通，却分水陸攻峽石，克之。

周王執擒吳明徹

陳吳明徹環列舟艦，攻彭城，周王執據淮口，結長圍，以鐵索貫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過，陳船隨路，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明徹還軍，舟碍車輪不得過，執引兵，威之，明徹被擒。

唐王式斷秦南渡

王式圍賊秦甫於別城，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渡出，又三戰，甫等逆百餘人出城降，離城數十

步天軍瑛起斷其後遂擒

明帝遣春破張士儻

常遇春與張士誠戰，薄其城，張士信梯城來援，張士儻亦來，遇春率精兵，募大令，港入營，於東岸，却壓其背，且值漲潮，士儻趨，士信急抽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士信逃，降衆六萬。

明太祖破陳友諒

陳友諒鄱陽湖大敗，還保鞋山，明軍先柵巽子口，及樓絕左，巽遇其趨，沿通海曰：湖有決，舟軌勝，遂移軍入江，樓上游，見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欲繞下，派通海，近敗之，友諒中矢死，毀敵橋梁。

漢李彭等焚蜀浮梁

蜀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檣，柱以絕水道，漢李彭等，春奇等攻之，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檣柱有反，耙鈎，奇船不得去，奇乘風勢，殊砲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瓜橋，樓崩燒，彭等軍順風，並進，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

梁曹景宗破魏人

魏中山王英攻梁鍾離，阻淮兩岸為橋，樹柵，津通，曹景宗預裝高艦，與魏橋等，別以小船載草，灌油，焚其橋，以士拔柵，斫橋，魏軍潰。



陳章昭連板梁城

章昭進攻梁與周人拒之於峽口於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軍糧昭連為長戰於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絕遂攻板其城

唐徐州官軍殺賊

唐徐州官軍斷賊河過橋柱而弗渡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前情惶散亂伏兵發盡殲之

梁王彥章拔唐德勝城

唐朱守殷守德勝梁主璠遣王彥章攻之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大莫彥章休兩日能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揚

村夜命

甲士六百守持巨斧

治者備糶炭乘沃而下會飲未散

彥章伴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未守殷不為備舟中舉鎧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而城破之連三日也連板諸寨殺勢大振

蒙古攻宋襄樊

蒙古阿朮經襄陽帥師圍樊城宋以漢水出襄樊兩城之間斷水中深鑿以鐵絙造浮橋於上二城賴此以為固阿朮以機鋸斷木以券斷絙燔其橋二城遂絕樊城陷并兵攻襄呂文煥以城降

明魯永忠伐明昇

廖永忠伐明昇蜀設鐵索飛橋據關口永忠遣士昇小舟出上涿

令下涿皆鐵索船頭置火繩約上涿兵已至乃分兵水陸齊進先破蜀陸寨上下夾攻焚其三橋斷橫江鐵索溺死無算

史駢老秦師

秦康公伐晉晉史駢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軍掩晉上軍趙穿出戰交綏秦師夜遁

王翦破楚

秦王翦伐楚至平與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戰日佐士洗沐而善飲愈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退擊大破之遂滅楚

楚

漢周亞夫破吳兵

周亞夫擊吳楚使輕騎出淮四口絕吳楚兵塞其糧道吳兵楚漢兵亞夫堅壁不戰吳兵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而北不待入吳楚士卒多飢或叛散乃引去亞夫追擊破之

祭遵用張滿

新城壁中賊張滿屯結陰隘祭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康新拍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

慕容德破魏師

慕容德破魏師

魏伐燕慕容德遣慕容容破之魏遣青請退之韓諱曰魏懸軍遠容頓兵危地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且眾寡不敵吾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不如緩壘固軍以老之伏之既而魏軍失火其將丁建降言魏師老而可擊德乃遣兵追擊大破之

唐秦王世民破宋金剛

李世民與宋金剛相持諸將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勇虜掠為資利在速戰吾閉門卷銳以挫其鋒分兵衝其心腹故糧盡計窮自當遁去宜待此機相守喻平金剛食盡果北走追擊破其將尋相控呂州乘勝追破之其將尉遲敬德等皆降

南詔破李宓

李宓擊南詔南詔羅鳳誘之漢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瘠疫餓死十七八乃引還擊全軍皆沒

唐郭子儀還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逼奉天郭子儀鎮奉天諸將請戰于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待之虜必以吾為休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陣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歎服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還

揚行密擊孫儒

孫儒陷揚州揚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曰儒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可擒也

從之斬其糧道遂斬儒

宋寇準諸將

契丹渡入寇寇準決計親征命朝士出知諸州戒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等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也後卒退虜

史天澤不力前李璣

李璣以益都叛遂據濟南史天澤曰璣多詐而兵精不宜力前當以歲月縻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兵潰出降生擒璣及同惡斬之

明傅友德大破蠻衆

傅友德平雲南時城烏撒工甫集蠻漢大至友德據高崗待之曰若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既適漢來心必不一故不戰以老之士弱躍思奮乃前為陣蠻衆集友德鼓士騰赴大破之

明俞大猷鐵倭

俞大猷控制江湖閩廣兵倭隔興化大猷與劉顯兵至威絕光浙兵未至上怒督府失泉城責甚急大猷曰賊萬不能戰者入攻地矣官軍數僅相當若逼城攻之彼實我虛彼饑我飽彼疲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持角取之乃可獲勝不遠我度我實彼勞我逸彼飢我飽而我師持角取之乃可獲勝不遠且連戰勝亦可適負亦可適此賊之利運戰則我兵日益我守益

國賊日。至。因。敵。以。戰。為。守。吾。以。守。為。攻。乃。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屢。挑。戰。不。為。之。動。已。竟。城。之。

困敵故人

伍員謀羅楚

吳。闔。廬。問。伍。員。伐。楚。何。如。對。曰。為。三。師。以。肆。馬。一。師。至。波。必。皆。出。彼。出。則。懸。波。懸。則。出。楚。必。道。敵。至。肆。以。羅。之。多。方。以。誤。之。既。羅。而。漢。以。三。軍。繼。之。必。大。克。閻。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彭越為項羽心腹之疾

漢。高。祖。攻。彭。越。陽。成。卑。間。既。得。韓。信。兵。漢。大。振。乃。令。劉。賈。盧。縮。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遂。下。梁。地。十。七。城。常。以。遊。兵。出。入。

梁楚間為項氏心腹之疾卒滅楚

魏陳泰衛漢運道

漢。姜。維。攻。魏。雍。州。依。魏。山。築。二。城。使。句。安。守。欽。守。之。陳。泰。道。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涿。水。將。士。窘。困。遂。降。魏。

齊盧叔虎謀取長安

盧。叔。虎。請。伐。長。安。曰。宜。立。重。鎮。于。平。陽。漢。溝。高。壘。運。糧。積。甲。波。閉。關。不。出。則。盤。食。其。城。若。波。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殺。食。豈。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波。若。還。去。我。乘。其。敵。與。我。相。持。累。年。且。廢。不。過。三。年。波。自。破。矣。齊。主。善。之。

高頊謀敵陳

隋。主。謂。取。陳。之。策。高。頊。曰。江。北。田。收。是。晚。江。南。水。田。早。熟。量。波。收。獲。之。際。徵。士。馬。殺。言。掩。蘇。波。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業。彼。既。聚。兵。我。却。解。甲。再。三。如。此。被。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又。云。江。南。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害。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盡。矣。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劉世讓降馬邑人

唐。王。問。劉。世。讓。倘。逢。之。策。世。讓。對。曰。突。厥。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成。噶。城。蘇。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必。降。矣。唐。主。然。其。計。命。世。讓。成。噶。城。馬。邑。病。之。高。滿。政。殺。突。厥。成。兵。而。降。

契丹述律后謀幽州

吳。王。楊。隆。演。遣。契。丹。主。阿。保。機。猛。火。油。曰。此。油。焚。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遂。騎。攻。幽。州。述。律。后。曰。但。以。三。千。騎。出。其。苟。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乃。止。

契丹將耶律休哥破曹彬兵

宋。嘗。形。伐。契。丹。守。將。耶。律。休。哥。絕。宋。糧。食。彬。引。還。宋。帝。遣。令。進。樹。不。行。已。更。至。休。哥。聞。之。以。輕。騎。薄。宋。師。伺。其。暮。食。即。擊。雜。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故。不。暇。休。哥。因。出。大。兵。擊。破。之。

劉錡困金人

劉。錡。既。獻。浮。橋。誘。兀。朮。濟。又。遣。人。舉。旗。上。派。時。天。大。暑。敵。遠。未。疲。

敵騎士氣聞暇。敵晝夜不解甲。騎軍皆番休。更食於羊馬垣下。敵人馬困渴。食水草者輒病。或遂大困乏。

蒙古太弟破金兵

蒙古太宗俊太弟侵金。金完顏合達等自鄧州赴援。蒙古以騎尾之。金師不得休息。飲食至三峯山。金軍士有不食三日者。又遇雪。凍蒙古圍之。燬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蹈縱之。更而以生軍夾擊之。金師大潰。

明沐英取溧水

上命徐達下溧水。而沐英先取旁郡。以挽其犄角之勢。英曰。溧水乃金陵肘腋。今不取。必為它日憂。宜提兵出州。後以攻其背。王師

宋

統兵以扼其項。波歌戰則我堅。壁波不戰則我急。攻不一月。城中糧盡。此坐困之法也。上以諭徐達。達曰。沐將軍莫無遺策。遂如其計成功。

明馬吳困喻老人  
蜀盜廖麻子雖誅。餘黨數萬竄東柳山。推喻老人為帥。馬吳曰。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又為主。反失便宜。宜發步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或也。時彭澤從之。賊果窘。縛喻老人請降。

明沈希儀舉砲破賊  
沈希儀在右江。常以風雨。冥夜。察賊。呼止。散遺。齋火。砲者。衣。僮。與革。色。相同。潛於賊中。中夜。砲舉。賊大駭。孽。妻子。蒲。伏。山。頂。遂。破。

史軍與突厥木杆蘇吐谷渾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得道之軍曰蘇  
敵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吾拔其根本餘氣自散木杆得道之軍曰蘇

寒凍觸崖多死。妻子自怨。明詞之則寂無人。它巢皆然。已而相聞。愈驚。賊因胆落。多易面為熟。孫

漢耿弇擊車師

耿弇與車師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子也。弇固欲攻前王。乘以為先。赴後王。併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東奮身而起。曰。請前行。乃上馬。進斬數千級。後王出降。其前王亦隨命。遂定車師。而

魏司馬懿超襄平

司馬懿擊遼東。公孫淵使卑衍守屯遼隧。懿曰。賊去衆在此。其巢穴空虛。乃多張旗幟。出其兩衍等。盡銳趨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圍之。淵窘急。糧盡。突圍走。懿擊斬之。

魏獨孤信擊田八能

東魏取荊州。魏以獨孤信救之。城氏召信。東魏遣田八能拒之。又遣張齊民出信。信曰。今士卒少。首尾受敵。若遂擊齊民。士民皆吾。還之。必來邀我。不如還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還擊。八能。齊氏軍潰。

魏史寧拔二城

史寧與突厥木杆蘇吐谷渾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得道之軍曰蘇  
敵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吾拔其根本餘氣自散木杆得道之軍曰蘇

本道板其二城

周陸勝討冉令賢

周冉令賢反控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連結冰陽實為殺援自守水  
逼城陸騰曰先攻江南板其八城然決進攻水逼水逼象潰令賢  
走退斬之

突厥破板悉密

唐朔方大使王績請發板悉密兵與丹徒安檢突厥此似可汗既而  
板悉密兵至朔方莫契丹兵不至板悉密還突厥欲谷勸此也  
以兵購之先令兵間道圍其北庭用兵擊之板悉密敗走北庭  
不得入直為突厥所虜

李晟復長安

唐朱泚反據長安李晟討之請將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攻宮  
闈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關非利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  
自苑北攻之清其心腹賊必奔亡如外則宮闈不殘坊市無擾諸  
將從之賊衆大潰朱泚亡走

田弘正直指鄆州

唐魏博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盧李師道策度曰不若養威  
河北秣馬屬兵按雷澤水落自揚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衆心搖矣  
上從之令劉真自揚劉度河逼鄆州城中果大震執師道斬之  
宋劉錡真效元木

劉鈞敗金人於順昌元木來援元木用長謀軍嚴陣以待諸首各  
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鈞曰擊韓軍元木精兵尚不可當  
當先擊元木元木一動則餘無能為矣

宋王彥先破桑仲

賊桑仲既敗鳩集散亡出三道攻王彥先仲曰仲以我寡彼衆故不  
三道以離我勢添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遣將禦其二而自拒  
仲相持一月大戰六日賊大敗死

明劉基謀薄江州

高皇忿陳友諒悖逆率舟師攻皖城不下劉基曰彈丸何足久勞  
師賊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傾其巢穴彼必遁江州下皖城馬廷夏

諒果遁基校馮勝書如基之言而破賊取城

明韓雍至大藤峽

兩廣蠻起韓雍贊理軍務衆議分兵盛賊入廣而雍曰二廣地鮮  
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分兵勢弱起未難盡全師往彼南可攻  
大藤援高崖雷東可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隘  
勢若常山蛇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必勝遂東降其衆

明沈希儀平黎

後南五指山黎黎叛兵八年不休沈希儀曰汝家斷獄必分首從  
諸相煽者如虎投奔勢不可釋其它諸夷疑而勸之則傷仁撫而  
勸之則墮信莫若獨操首惡首惡平諸異志號是矣都御史進之

黎平

以計取敵馬

呂蒙紫陰獲馬

曹操將曹仁圍孫權將甘寧於夷陵。周瑜呂蒙攻之。敵夜遁。蒙說瑜先遣人紫斷險道。敵遇之。騎皆舍馬步走。獲馬三百匹。

李光弼取史思明馬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洛洛之。循環不仕。光弼命索軍中牝馬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度河。盡驅入城。

唐王嗣忠取胡馬

王嗣忠為朔方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多邊間謀。見可勝。然遠興師。故出必有功。又與西域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

斷敵弓弦

張金鈇殺高開道

燕高開道欲降唐。自以數反。不敵。其將辛威有離心。開道有疑。子數百人。使其將張金鈇領之。金鈇遣人與假子遊。戲。因潛斷其弓弦。竊其刀。染以血。乃帥其黨攻開道。假子將黨之。弓弦皆絕。刀無刃。皆失。爭出降。開道自殺。

唐羅紹威殺牙軍

羅紹威惡魏博牙軍驕橫。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千人。賈甲兵。控素中。以之魏。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絞甲。攀夜。率奴客數百人。與汴兵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皆不可用。遂圍營。殲之。

羅紹威殺牙軍

齊兵爭阻王敬則第

齊三敬則叛。百姓隨之者十餘萬。由阿令丘仲孚曰。賊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繫長岡。環瀉清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軍必至。大事濟矣。以是敬則軍不得進。臺軍至。敬則軍大敗。斬之。

隋蔡王智積廢楊玄感

隋楊玄感反。欲西圖關中。宇文述等驕之。玄感至弘農。城下。蔡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述等退。及玄感敗。玄感敗歎。

使敵自相圍

趙克國計廢羗人

先擊羗反。漢趙克國遣離座。離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刻。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羗。以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小。索及。羗老小。之有罪者。賜錢。有差。又以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卒降羗。

漢光武誘殺蘇茂

蘇茂救龐萌帝自將攻破之茂奔張步步又為耿弇所破奔平壽  
茂將萬餘人未救之茂讓步以不能待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  
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斬茂來降帝封為安丘侯

曹操伐新表尚表照

表尚表照奔烏桓曹操擊烏桓斬蹋頓表尚表照渡奔遼東或勸  
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還首遂還康果斬尚照首送之眾聞故  
操曰彼素畏尚照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公敵兵勢

漢分項羽兵備

沛公榮陽既出入關收兵欲渡東轅邵生曰君王出武關羽必南

秦

秦中一戰

秦

王深辟勿戰令榮陽成華閉且滯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  
地連燕齊王乃遠還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後與之戰破之必矣  
公送之

蜀兵分攻吳漢劉尚

吳漢伐成都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劉尚將萬人屯江南相去  
二十里蜀以十萬人分二十營攻漢而以萬餘人劫尚令不得橋  
救漢戰敗入僻蜀軍圍之

班超蘇降莎車

漢班超發于真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超詐曰  
今兵少不可敵且各散去漢待夜鼓鼓而發陰燧所得生口龜茲

王聞之自控西界遮超溫宿王於東邊界邀于冥超知二虜已出  
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  
等各散去

曹操分表紹兵勢

曹操既克先王還軍官渡表紹謀攻許進軍黎陽遣穎良攻白馬  
操擊之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  
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龍白馬掩其不備良可擒也  
之紹分兵由操乃無行超白馬殺良解白馬之圍

晉虞懷公王故兵勢

王故反相州刺史譙王承問計於虞懷懷曰鄒州荒蕪難以進討  
宜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敵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從  
遠近刻數罪惡州內皆應之

秦

秦中一戰

秦

溫嶠分蘇峻兵勢  
晉溫嶠陶侃等討蘇峻侃令都督還據京口五大業曲阿慶亭三  
壘以分峻兵每陶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步軍從白石南上逆賊

慕容翰分悉獨官兵勢

宇文氏大人悉獨官欲獨取慕容廆慕容廆名其子翰於從河翰請為  
奇兵於水間擊之不宜并兵為一彼彼得專意攻城廆從之悉  
獨官分兵蘇翰翰為段氏使者送迎翰道而設伏以特奮擊廆之

獨官分兵蘇翰翰為段氏使者送迎翰道而設伏以特奮擊廆之

復使間諜出兵與戰。鋒始交，斬將千餘，楚南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大敗其衆。

燕王垂介西燕兵勢

燕王垂擊西燕標榜，軍各就頓。西燕王承分道拒守，聚糧臺。辟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南，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群一軍。垂引大軍至臺，群破之。

魏中山王英取三關

中山王英將孔義陽三關，謂三關相須如左右手，克一則皆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然恐兩關人味救，乃使李華帥兵向由

東關

李華

其

關分其勢，自向東關攻之，而拔遂取三關。

宋劉佐仁分劉胡兵勢

沈攸之與子勳拒久，既據錢溪而破之。休仁以錢溪城未圍，攸之等攻濃湖以分劉胡兵勢。胡果欲攻張興世於錢溪，聞攸之深湖而近，錢溪城乃得立。

唐李愬分吳元濟兵勢

李愬討吳元濟時，先失利於朗山。衆懷恨，愬獨喜，既克吳房，衆勸乘勝取其子城，不聽而還。及雪夜至張紫村，殺其戍卒，俾候吳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斷洄曲及諸道橋梁，乃克蔡州。擒元濟，諸將問其故，愬曰：朗山失利，則賊輕我，不以備矣。各取吳房，則

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今其兵風雨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衆俱服。

後唐郭崇韜分梁兵勢

李存勗與梁王彥章相持於楊劉，兵不得入。郭崇韜請築壘於博州東，以分彥章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得就，須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乃遣崇韜等夜行，可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之。晝夜不息，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梁僅梁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彥章攻不克，還趨楊劉，存勗擊敗之。

宋宗澤分元木兵勢

金元木謀侵汴京，諸將請斷橋梁，自固宗澤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劉達出兩道，以分敵勢。或請將樞密保護橋梁，以俟大軍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趙方分金人兵勢

金人數不得志於東陽，趙方料其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孟宗政出師向唐州，危再興向鄆州，戒之曰：無深入無攻城，但潰其係甲燬其城，皆空其資糧而已。

明李文忠分虜兵勢

李文忠以左副將北討虜先適，忠曰：虜統寇可離而擒，然兵貴神速，乃首輜重於驢駒河，人齋二十日，糧蕪程至士刺河元將哈刺



章發子。列時以待。命華龍。逆下。深。分。其。勢。虜。稍。却。

明太祖命牽制下雲南

上命傅友德與沐英等討雲南。曰。當自永寧遣別將下烏撒。大軍總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波必守地。曲靖下。以一軍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搗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可撫而定也。如命定雲南。

倭敵兵不得合

漢張無侵羌胡不得交通

漢南匈奴左莫。其甚者。等反。東。漢。漢。應。之。張。兵。進。屯。長。城。邊。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臨。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蕃。遂。相。率。

春

春

六

與漢和親。共兵擊莫。其等。破降之。羌。素。遺。馬。與。金。兵。曰。馬。如。羊。不。以。入。鹿。金。如。粟。不。以。入。懷。皆。不。受。羌。眾。悅。服。

宋吳玠使金兵不得合

金沒立與烏魯折。合。會。攻。宋。和。尚。原。烏。魯。折。合。至。吳。玠。命。諸。將。更。戰。迭。使。擊。敗。之。沒。立。方。攻。箭。營。玠。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

明太祖使漢吳不得合

陳。友。諒。約。張。士。誠。夾。寇。建。康。上。召。原。茂。才。曰。諒。與。汝。有。舊。吾。欲。遣。其。乘。可。偽。降。約。為。內。應。茂。才。使。一。老。閩。持。書。往。書。在。不。足。有。為。願。將。軍。三。道。不。兵。弱。之。當。使。納。款。諒。喜。信。茂。才。何。在。曰。見。守。此。

橋。間。何。橋。曰。木。橋。即。答。書。期。某。日。至。橋。所。上。曰。入。我。鼓。吳。命。機。橋。易。以。鉄。石。友。諒。至。愕。狀。視。營。中。騎。馬。收。旗。落。箭。回。紹。我。哉。言。未。畢。伏。四。起。敵。靡。長。適。茂。才。乘。勝。下。齊。魯。關。配。士。誠。徑。不。及。合。

春

春

二十九

瑞屏大宋伯鑒定

同魏

長洲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吳志葵程階父較  
朱正明伯亮父閱  
魯之與瑟若同較

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至伊脩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主

及謀使者軟盟叛謀奉世以為不急擊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兵進擊莎車殺之更立他王諸國志平

漢陳湯等擊斬郅支單于

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責諸國歲道不奉漢詔陳湯曰今郅支侵陵烏孫大宛如得一國諸國危矣宜發屯田吏士

毆烏孫兵衆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退不自保千歲之功一朝可成都護甘延壽欲奏請會病湯遂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聚擊郅支斬之上既自劾矯制陳兵狀

漢臧宮矯取謁者馬

岑彭伐蜀使臧宮拒蜀將延岑於沅水宮衆多會少轉輸不至欲引還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敵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大震恐宮因進擊大破之衆悉降

漢宗均降武陵蠻

馬援征武陵蠻率於軍軍士疫死者半蠻亦飢困宗均以道誘士病不可以戰乃矯制調呂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

宋王友直竄大名府

王友直博州高平人志凌中原以魁宋乃結襄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趨於正何害於理乃矯制遍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進攻大名府一鼓而克

宋安丙誅吳曦

宋吳曦反召安丙為長史丙稱疾及李好義楊君玉等謀誅曦乃共草密詔未旦好義帥其徒入安丙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命吾誅反者敢抗者夷其族曦聞兵聞有詔皆走遂執曦誅之

不請命擊敵

項羽自立救趙

項羽為宋義次將救趙義留四十六日不進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欲承秦之弊今日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遂子至無益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今歲飲民食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兵渡河固趙之會并力攻秦乃曰來其獎以秦之強攻漸進之

其勢必舉。何莫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帝掃境內而屬。軍安危在此一舉。不郵士卒而詢其私。非社稷之臣也。斬之。自立為上將軍。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餉道。自引兵渡河。救趙。沉船破甌。以示必成大破秦軍。

晉陶侃用運船為戰船

晉陳恢寇武昌。陶侃禦之。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大破之。

李毅勸王濬討賊

王濬為廣漢太守。時益州刺史皇甫晏為下所殺。主簿李毅勸濬討之。濬欲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

送討斬之

何攀勸王濬召兵造舟

晉謀伐吳。詔益州王濬罷屯田兵造舟。何攀曰。屯田兵六百人。作舟不能卒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造之。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卒關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或見却。勢不得止。濬令攀作舟。繼成。遂用以平吳。

周辛昂討亂民

周辛昂奉使還巴州。會為禁郡民反。攻圍郡城。昂曰。凶狡猖狂。若待上國。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募兵討平之。

請吳護兒救東都

東魏兒征高麗。至東萊。聞楊玄感圍東都。召諸將。旋軍救之。請得咸以無勅為辭。預兒曰。雒陽被圍。心腹之病。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有阻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回軍救東都。

周楊廷璋謀李謙溥權隰州

周王伐唐。隰州刺史暴卒。廷璋使楊廷璋曰。今大駕西征。隰州無守。將河東必生心。若奉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謀李謙溥。權隰州事。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謙溥夜報其營。北漢兵解去。

梁牛存節帥眾入澤州

晉攻梁。梁寨破。破之。梁兵大潰。晉周德威乘勝趨澤州。梁牛存節應接濟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中要害。地不可失。雖無詔。百當救之。遂舉眾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敵退。保高平。

虞允文破敵

宋王權師濟。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迎顯忠。文權軍。且搗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金騎充斥。官軍之五。置散在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遂招諸將曰。金帛皆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以戰。至江濱。金兵四十萬。連營江北。宋軍止。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倘不測。即分首擊。敵大呼。絕江而來。直薄宋軍。軍小却。允文撫時後背曰。汝輩聞四方。今立。

陣後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或戰良久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追射殺之

明李文忠援大同

李文忠奉詔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虜攻大同急文忠即欲援大同軍吏以為疑叱劍曰有利於國專之亦可候詔旨大同必難支遂出雁門連大破之

沈希儀右江剿賊

沈希儀為右江參將賊之調者適官府沈以誣稱商販為詞得賊動靜督制發兵必請督府檄下乃發沈謂若論時坐失機宜必為賊得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而以進退相逼為解

朱

朱十

五

故兵機不洩而機會不失焉

不請命封賞

燕趙秋勸慕容農承制封拜

慕容垂自稱燕王慕容農說府各及東夷烏桓各率衆赴之攻破館陶收軍資馬匹衆至數萬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汝之赴者相繼農統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歡悅

違命破敵

范蠡不與吳平

范蠡不與吳平吳求行成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之二十年一旦棄之可乎乃鼓退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者不者且得罪吳王乃自殺

周亞夫不奉王命破吳楚

吳楚反吳攻梁梁急詣故周亞夫北走昌邑堅壁不出以梁委吳梁日請亞夫亞夫不往梁上書於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便輕騎絕吳楚兵遂糧道吳兵飢絕戰不得吳兵引去亞夫出精兵追逐大破之

漢趙充國不擊罕开

趙充國欲恩信招罕开解散虜謀而議者欲齎糧先擊罕开以震旁充國以為軍自待糧難以追逐萬一隨入而虜據險絕糧必有

朱

朱十

六

傷危之憂先零首叛宜速行誅罕开必震悔過而款此全師保勝之策也天子惑於朝議以為先零兵威而罕开助之不破罕开先零未可圍也趙充國戰充國上奏曰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其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急之恐不能傷逐使先零得堅約而合黨起脅諸種虜兵實多誅之愈難幸充國之謀而破之

魏李典遺勸擊高蕃

曹操使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而擊譚尚尚遣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曹乃勸典等下陸道典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懼急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河也遂渡河攻破之

水道通

王基不奉詔移兵

司馬昭求禪諸葛誕請救於吳吳遣全惲文欽等救之昭遣王基等圍壽春圍未合惲等突入城昭勅基欽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眾先安豐為欽水援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供而更移守險使得救縱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可於是四面合圍整頓甚峻擊欽異皆走之

毛寶違令取賊糧

晉溫嶠討蕞峻祖約嶠以為江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約嶠前鋒毛寶告眾曰兵法軍令有可

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耶徑往報取之約由是飢乏

晉陶侃討郭默

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誣以大逆傳首京師王導以默果勇難制即用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而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官宰相用為宰相耶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唐劉仁軌破百濟兵

劉仁軌劉仁軌破百濟勅仁頊等西趨仁軌以為如此則百濟餘燼更與高麗遠近何時可滅乃守便宜乘百濟無備率眾破之核

其數城

唐元光移軍

唐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上命賂元光屯潘原為援元光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有急何從知之遂移軍距盟所三十餘里伏兵竹營西吐蕃果剽盟城偶得它馬乘之虜縱兵追擊元光發伏以待虜騎乃還

元伯穎不班師

伯穎冠宋江東淮南皆下有詔以時暑熾班師伯穎奏曰宋人之據江海猶歎保險今已扼其喉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乃兵法也從之

明于謙砲擊虜衆

上皇在虜命母發砲于謙使謀謀上皇駕遠夜仗以火砲擊其營或者于計虜遂退不待命受降

曹瑋受李德明

宋曹瑋知鎮戎軍西北連李德明成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德明為患使中國有西顧憂今國危子弱願出其不意擒送闕下不聽既而西延等數大族請遜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心不急折其翮後必聽去即日受其降

同符節立功

魏無忌救趙

秦使王陵伐趙魏晉師救之止壁於鄴魏公子無忌欲自往救侯  
生救無忌令如姬於王卧內竊節兵符奔鄴兵節疑之使力士朱  
亥推殺鄴勤兵將之大破秦軍

周勃等誅諸呂

漢諸呂欲為亂周勃欲入北軍不得令紀通持節矯內之遂誅諸

漢朱虛侯誅呂更

朱虛侯章誅諸呂入宮門擊呂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  
奪其節不得則旋與我同節信馳斬長樂宮衛尉呂更

便宜立功

明羅通止入燭兵

唐皇帝北陷虜虜日近羅通守居庸也先脫脫不花等三萬騎逼  
居庸甚急通固守不下宣府恭將楊俊以精騎入衛京師通聞通  
伏劍曰若欲保京師保居庸足矣有一南渡者斬以狗乃止與共  
守逐虜出長安嶺中外始定

偽書說降

吳漢說彭寵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寵然之  
但官屬皆欲附王即寵不能奪漢乃拜出止水亭合可以諸衆者

未知何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

所聞生因言劉公西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  
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陽使生齊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

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呼至  
擊斬王即將帥及光武打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

策侯

以計救主

侯儒以計救曹伯

曹文公執曹伯界宋人文公有疾曹伯之暨侯儒借巫史使曰  
曹為解公說疫曹伯

事

逢丑父脫其君

齊頃公及晉戰於鞏敗績晉韓厥逐之齊逢丑父為車右與公易  
位厥追及之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却在車載齊侯以

趙師養卒使歸其王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畧也主間出為燕軍所得因之有師養卒  
趙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其志何欲曰欲  
得其王耳養卒笑曰今君因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殺之  
而今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而責殺王之罪滅燕  
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師而歸

紀信脫漢王

楚圍漢王於滎陽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皆之城東觀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去

宋興計脫琅琊王

晉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繇兒子琅琊王齊恐及猶梓之國穎先劫關津無得出去人齊至河陽為津吏所止送者宋興自後來以鞭拂齊而笑曰令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而弗止

西魏李穆計脫宇文泰

宇文泰與侯景戰於河上泰馬驚逸墜地景兵追之李穆以策扶泰罵之追者不疑遂得還

宋興

宋十王權變

段秀實倒用司農印

唐朱泚反據長安上如奉天泚遣韓旻將銳兵離奉天司農卿段秀實復岐靈岳詐為泚將地令言符令是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符退之旻得符而還

宋楊鎮計脫二王

楊鎮等奉益王廣王如婺州元範文虎退之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匿山中遂至温州文虎執鎮送臨安

以計脫難

齊田單計全宗人

燕樂毅攻齊臨淄齊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轡城濟人爭於門皆軸折破橋獨單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宋蕭道成引魏遊騎入境

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還道成得參軍荀伯玉教乃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魏于謹令人乘己馬

于謹追擊竊馬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人各乘馬空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謹乃得入塞

齊常山王杖王暉

齊十王權變

常山王演以齊主沉湎密謀事條將諫以王暉以為不可演不從因間極言齊主疑演假辭作歸欲殺之演於象中杖暉二十帝主聞之以故得不死還為王友

宇文泰以計脫難

東魏高歡擊宇文泰破之徵侯彭樂泰泰審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中收汝金寶樂遂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還

李密辭防守者

李密及王仲伯等亡命為人所得送高陽密悉出所費金以示使曰吾等歎曰此金付公享用相瘞其餘報德防禁衛死飲防守

者時。聯。穿。襪。而。還。

徐溫計掩已罪

淮南左牙將張顛。右牙將徐溫。謀殺節度使楊渥。溫曰。吾用左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顛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顛謀之。及甯治逆黨。皆左牙兵。由是人以溫為不知謀。而攻顛殺之。

宋孝太后使途中無塵

宋孝太后幸氏。至自金后。聞金人許還三祥宮。后恐其反。慮呼保者畢集。然淡起。撥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它變。乃揚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十兩。以攜其衆。由是途中無塵。

光第免疑

劉備失第托洪雷

曹操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從。不足數也。備方食。失箸。值雷震。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晉王允之伴醉

晉王允。欲贊江西。以送子允之。自隨。故夜飲。允之伴醉。先卧。故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故果照。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燹省父。恐以其謀。督帝陰為之。

衛瑾偽止刻者

魏鄧艾既平蜀。承制專命。詔以檻車。徵艾。鍾會遣衛瑾收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艾諸將圖欲刺艾。整次。極。瑾乃輕出迎之。偽為表。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後。卒。殺。艾。

溫嚙偽醉擊袋風

晉王敦反。據石頭。請溫嚙為左司馬。嚙乃為勤。敦。綜。其。府。事。時。溫。密。謀。以。附。其。欲。遂。結。敦。人。錢。鳳。為。之。殺。崇。會。丹。陽。尹。缺。嚙。謂。敦。曰。京。口。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問。誰。可。嚙。薦。鳳。鳳。亦。推。嚙。嚙。謂。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規。朝。廷。嚙。恐。錢。鳳。於。後。問。之。因。數。錢。列。起。行。酒。至。鳳。嚙。偽。醉。以。手。板。擊。鳳。情。墜。敦。以為。醉。而。探。之。嚙。行。後。鳳。謂。敦。曰。嚙。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殺。色。何。得。便。爾。相。讒。嚙。遂。建。康。書。以。敦。謀。告。帝。

高歡偽賀拔允

魏爾未也。與高歡。誓為兄弟。會契胡謀亂。允志之。歡曰。宜退腹心。統之。允曰。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允。折。齒。曰。天下事。取。合。在。王。何。敢。妄。言。允。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因。起。兵。討。爾。未。氏。

唐諱志勸劉濟伐趙

唐遣吐突承璀討承德王承宗。盧龍牙將諱志。謂其節度使劉濟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是然。時。志。義。之。心。卒。染。於。趙。之。誘。惟。君。熟。思。之。濟。乃。擊。趙。拔。饒。陽。東。鹿。及。罷。兵。加。濟。中。書。令。



宋李全許危異議

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食盡欲降。其氣異議乃投香南向再拜。欲自傷。而後其黨鄭衍德等救已曰。譬如為衣。有衣甚無粟耶。今社稷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推戴立功

宋沈攸之推江方典

宋劉子勳反殺孝祖討之。敗。象欲推沈攸之為統督。攸之以孝祖既歿。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江方典名位相亞。必不為已用。軍已不一。致敗之由。乃叩諸將。請方典推為統督。方典大悅。明日退。大破之。

宋書

卷十

注

兵機類纂卷十四

瑞屏大宗伯鑒定

同記

開易敵特

田單開樂毅

樂毅圍祿即。未下。惠王不快于毅。田單縱反。問曰。毅與新王有隙。畏誅。故緩攻。即墨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使騎劫代將。單遂設計破燕軍。

秦應侯問廉頗

秦書

卷十四

秦王訖攻趙。廉頗于長平。頗持重。堅壁。秦應侯患之。使人行千金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子。趙括耳。頗乃易與。且降矣。趙以括代頗將。秦遂大破趙軍。

秦問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敗秦于河外。秦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已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德聞信陵君不聞魏矣。秦又使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

晉問張政

晉出預裝吳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

問之乃表還其所獲吳王果召政還道劉憲代之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故成傾蕩之勢

問殺敵將

秦昭殺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與魏廢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使趙葱願取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姜維問殺鄧艾

鄧艾既降劉禪禪勅姜維降時鍾會與維相持守險會之將士咸怒拔刀所石會乃辱待維等權還其印綬即蓋維知會有異志欲構成亂因說以殺艾舉事會善故人書遂假艾表章言辭恃傲司

姜維問殺鄧艾

馬昭遣衛瑾襲殺艾會遂反姜維以令蓋殺諸將問自殺會之理漢業會散兵作亂格殺姜維爭先殺會

宋問殺公孫表

魏奕斤公孫表等共攻宋虎牢毛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署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深遣人說奕斤云表與德祖連謀斤殺之以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周問殺斛律光

周章孝寬欲問斛律光乃密為誑曰百井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斛律光不扶自舉令謀傳之于鄒祖祖因憤遂曰盲老公背受大斧斃告老母不得語使人奉之祖祖與陸公

因解之齊王乃殺斛律光

史思明問殺李處峯

唐史思明反引兵過魏州崔光遠使李處峯拒之戰不利遂趨城賊道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何為不出先遣信之遂斬處峯

李希烈問伊慎

唐曾王阜擢牙將伊慎為大將慎嘗從李希烈希烈既反恐慎為已患遣慎七屬甲詐為復書堅之境上主聞之遣中使即軍中斬慎會江賊入寇阜使慎擊之以自贖時免

宋神世衡問殺元昊二將

元昊二將曰野利王天都王頗為宋惠神世衡欲問殺之見王當城村乃厚遇之使之為間以蠟書縫葛衣中戒云雖臨死切勿與人看又以畫菓一枝龜一個使持遺天都天都怪之以達元昊吳命當至嚴鞠之無他語命斬之萬乃大呼曰我負將軍矣吳知急命遍搜之得蠟書乃報天都歸順中國書吳使二人同當至宋以觀虛實世衡知之詐認為來都使而伴責其真信且與之約使歸報吳殺天都世衡又列文于版以祭天都內述二將同心歸順之意焚而不盡使元兵得之以與吳某并殺野利王

明胡宗憲問殺陳東

海賊徐海與黨陳東葉麻為寇胡宗憲聞葉與海以爭女子有隙遣謀就海諷縛葉麻以出陳東尚留教遣謀持簪珥遺海侍女曰

夜說海縛東又使謀語海縛東以謝 朝廷海許諾果并縛東

開羅敵將

陸遜開羅遜式

陸遜聞魏江夏太守遜式能頗作邊害假作谷式書置界上曰得報懇惻知與文休久結嫌隙勢不可存欲來歸附已容呈來書表聞選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持書以見式式懼繇是式遂免羅

尚結贊開李晟

吐蕃尚結贊入寇欲以計去唐良將李晟馬燧渾瑊入鳳翔境禁擄掠城城中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擣我經宿而退張延賞等

李晟

李十四反聞

因騰揚于朝嚴遜羅執又求和于燧燧為之請于朝後請城會盟伏兵劫之獲燧侄奔謂曰吾在阿曲若侍中渡河掩之全軍沒矣今蒙力得歸奈何拘其子孫與官官俱文珍等歸燧亦羅副元帥都度使

間起敵黨

陳平間亞父鍾離昧

漢王與陳平金行反間項王臣亞父鍾離昧等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土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荊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陳平為大宰具進而伴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微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亟攻下荊陽

羽不聽亞父怒疽發背死

曹操問韓遂

漢馬超韓遂等反曹操自將擊之遂請操相見操與遂有舊于是交馬語移時村手歡笑無一言及兵爭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壽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操遂與刺日會戰大破之

高歡問爾朱氏

魏高歡討爾朱氏爾朱氏世隆憂之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問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後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遂相猜惑徘徊不進引兵南道

李孝寬問段琛

李十四反聞

李十四反聞

東魏段琛據宜陽造牛道恒誘魏邊民李孝寬為南兗州刺史志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李孝寬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婦款意又為落爐燒迹若燈下書狀遂令謀送與琛營琛得書果疑琛于道恒有所經畧皆不見用乘其猜阻襲而擒之

慕容廆問高句麗

晉崔暕除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三國合兵伐慕容廆于棘城廆閉門自守備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

李世民退突厥

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入寇李世民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

和親何為負約。又遣騎告突利曰：爾與我有盟，有急相救，何無香火之情？世民又前將渡渭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不須渡，引兵稍却是。後世民乘雨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筋膠俱解，吾屋居人食刀，剽犀利以逐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又遣人說突利突利來請和親，世民許之，與盟而退。

荆南高季興開高郁

楚主殷用高郁為謀主，國以富強，隣國皆疾之。唐莊宗入雒，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于殷，乃左遷郁為行軍司馬。

兵機

卷十四 反側

六

明于謙論回達兵漢也。先逼京師于謙乃請楊檄潛遣虜營諭回達兵漢有餘擒也。先獻者賞萬金封公虜知有俗引去。

王守仁問李士實

宸濠反，王守仁集兵定謀攻南昌，即傳檄罵賊，遣人密書與賊，腹李士實等若有約為內應者，宸濠得致書人及書，遂起士實等士實等勸賊去安慶，直趨南京，或徑出新黃趨京師，皆不聽。守仁進兵攻破南昌，賊解安慶圍，回領巢穴，遂破擒之。

間敵使自相圖

蕭王問殺李執

漢更始將朱鮪守雒陽，蕭王以馮異拒雒陽，異遣執書勸令歸附，執乃報異書不復與爭鋒，異以白王，王移告守尉當警備者，朱鮪而已，鮪聞之使人刺殺執，絲是城中多降。

光武料殺馮恃

鄧禹遣馮恃宗欲守柁邑，爭權相攻，恃殺欲，因反，禹遣使以開帝問恃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因報禹曰：縛馮恃者必黃防也，乃遣宗廣持節降之，黃防果執恃，將其眾歸罪。

諸葛亮速孟達反

蜀將孟達降于魏，為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復連吳，蜀潛為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慮其為患，知達與魏興太守中儀有隙，亮欲使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議因漏泄其事，達聞其謀，將舉兵，司馬懿先以慰諭而隨兼行討之。

兵機

卷十四 反側

七

隋楊素使斬高智慧，高智慧等反，楊素破之於浙江東岸，遂逃入海，素泛海登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道報阻而不設，備遂棄州走，素分兵追捕，密說國慶斬智慧自贖，餘黨悉降。

崔安潛問殺賊衆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時寇盜橫溢，安潛出錢購盜，榜其上曰：餘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盜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我有榜。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時寇盜橫溢，安潛出錢購盜，榜其上曰：餘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盜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我有榜。

何不捕彼以乘既為所先死復何解立命給告者錢而副盜于市  
于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他境

唐朱全忠問李存信

唐李克用遺李存信假道于魏以救兗鄆朱全忠使人謂魏羅知  
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眾不嚴侵暴魏  
人私信怒發兵夜襲之存信軍潰

宋曹瑋問殺賞棟丹

西羌喃厮羅賞棟丹所敦等謀內寇曹瑋陰結所敦解寶帶與之  
所敦感激求自效瑋令斬賞棟丹後十日果以其首來

岳飛問劉豫

金人立劉豫為帝岳飛知豫結粘沒喝而兀朮惡豫會軍中得兀  
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  
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沒喝齊許我以會合寇江為各欽曰

太子控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希緩死即說服乃作  
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者曰我今貸汝遣汝至齊問  
舉兵期校封蠟書到股納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朮大駭馳白  
金主還豫豫

菊兒可汗問亦刺哈

蒙古太祖求親于克烈部主可汗主可汗不許太祖諒之菊兒可  
汗聞之往說主可汗之子亦刺哈言太祖將行不利于主可汗亦

胡宗憲問殺徐海

海賊徐海連殺葉麻陳東諸酋長洵海內亂海以有功入款謁胡  
宗憲宗憲慰撫之佯令自擇便地居得沈家庄因計曰海與陳東  
黨仇沈家庄故東西兩處中縮河為壑宜說海以西庄居東黨  
而自居東庄今謀論海海如言又令告東黨曰海約官兵勦汝東  
黨果疑遂私相閉固乘之四面大攻海窘投水死

問止敵兵

燕代說罪白起兵

秦既敗軍于長平韓魏怨使燕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而燕  
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為武安君功  
也應侯乃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趙六城而罷  
兵

張良使項羽無西意

漢王還定三秦張良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劉曜擊麴允

劉曜寇晉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問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  
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

田承嗣問李正己

田承嗣問李正己

唐李正已等討田承嗣承嗣竊境內戶口甲兵數帑之款以與正已曰承嗣若矣渣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諸道兵皆不敢進

宋郭倪等聞金使

金主聞宋將見伐以僕散揆為宣撫使于汴宋郭倪誘虹縣民蘓貴為間言于揆曰宋不增戍本虞他盜且兵皆白丁旬畏糧構窮威饒疲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遂命保宣撫司聞敵使啟

蘓秦欲啟齊而為燕

蘓秦偽詳罪于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萬宮室大花園以明德意欲以啟齊而為燕

司馬昭及問諸葛誕

魏司馬昭問諸葛誕于壽春誕欲兵數閉門自守求救于吳昭乃縱反間言吳救方至昭之大軍走食勢不能久誕益寬心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昭救壽春

問絕敵和

晉文聞曹衛絕楚

楚圍宋宋告晉晉以楚始浮膏而初婚于衛乃伐曹衛楚果救之而不克楚師歸楚將子玉請兵于王王與之六卒子玉使宛春來請復曹衛而後釋宋晉拘宛春于衛而執許曹衛以復國于吳曹

衛絕楚

宋齊丘問晉

晉主石敬瑭事契丹甚謹契丹遣使如南唐宋齊丘初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堰潛遣人殺之欲以問晉

周荆罕儒殺契丹使

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周荆罕儒寡刺客使殺之自是契丹與唐絕

聞人使叛

魏公叔聞吳起去

田文死公叔為相尚公主而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起為人即廉而喜名君先與武侯曰吳起賢人也侯因小而與秦境界則其無留心也侯曰奈何君曰武廷以公主任有留心則受無留心則辭矣君因召吳起歸即令公主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後日必辭公叔送之起果見公主之賤魏相也乃辭公主任武侯親之起懼得罪遂去楚

王猛問慕容垂

燕吳王垂及子令奔秦秦主堅禮之秦遣王猛伐燕猛請令秦其軍事將行造垂飲酒曰卿何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雒陽路垂所親使許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逃此以逃死也令王猛疾人如響秦主心亦難知吾今還東汝可速殺令乃奔燕軍猛表令叛

赴番懼而出走

聞敵黨使附已

先軫問齊秦

晉文公欲與楚戰以救宋而齊秦未助先軫曰使宋舍我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遂敗楚師

趙間擊智伯

智伯帥韓康子魏桓子攻趙襄子襄子使張孟談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陰與約期共滅智伯

陳珪問呂布絕表術

表術

十三

表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女已在途布乃遣還絕婚使陳珪詣曹操

呂布問韓暹等背表術

表術稱帝遣張勳與韓暹楊奉少駙攻呂布布用陳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表術同為賊乎不如相與并力除害暹奉大喜從布遣軍並攻勳營勳等敗走

司馬昭許使吳將降

統司馬昭圍諸葛誕于壽春吳使全惲等救誕乘隙突入城會惲兄子輝等許罪于吳奔魏昭詐作輝書告惲等謂吳中怒惲等不能救壽春欲盡誅各將家故逃來歸命惲等遂帥其眾山降

用間救難

楚新尚間鄭袖

楚懷王因張儀欲殺之儀與楚嬖人靳尚善尚謂王之幸姬鄭袖曰秦王甚愛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袖泣于王曰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毋俱還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

陳平解白登之圍

表術

十三

漢高帝自將擊匈奴冒頓縱兵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用陳平計使畫工圖美人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厭之閼氏畏奪已寵開其一角得出

兵機類纂卷十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觀其明父輯

同祀 吳忠謀陞階父校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晉法制敵

斷精破敵

朱越石破魏兵

晉劉裕將水軍伐秦魏主嗣遣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以  
數千騎隨裕而行晉朱越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  
之四面來薄擊不能制越石斷精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鋌鉞之  
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

宋精銳之勢甚盛

武都曰提和擊宋圍蕭承之數十重魏兵相接弓矢無停  
表厚甲子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丈以大斧植之一一稍  
人斬獲甚衆

短兵破敵

齊馬技鳴克華氏

華氏叛帥吳人以敗宋齊馬技鳴克華氏  
如去倫遂以短兵擊華氏華氏大敗

侯景破慕容紹宗

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命戰士皆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

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

唐王晏球破王都

唐王都及奚契丹助之與王晏球戰晏球集諸將較命之曰王都  
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志換去弓矢以短兵  
擊之回首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

袖棒破敵

爾朱榮破葛榮

魏葛榮圍鄆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  
督將三人為虞虞有數百騎揚塵鼓噪又勅軍士各置袖棒一  
置馬側至戰時慮虞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勇士  
向衝突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裡合擊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  
其所之擢其渠帥量才授任

藥箭驚敵

漢耿恭驚匈奴

北匈奴攻耿恭於金蒲城恭以蓋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  
中瘡者必有異虜中天者視瘡皆涕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  
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磁石制鎧

晉馬隆制賊鐵鎧

馬隆西討樹機能且戰且前或共道壘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



隆卒悲拔犀甲無所當得賊咸以為神  
折行馬為兵

遼耶律仁先殺太叔重元

契丹主田於太子山太叔重元及重元子涅魯古犯行營惟殺耶  
律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陣而拒外道衛卒死夫  
等與戰射殺之

晉馬隆平涼州

解車充駁樹機能陷晉涼州馬隆募勇士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  
者得三千五百人西渡溫水隆以山路狹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  
施於車上轉戰而前尋至武威降萬餘落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

州平

筒鞭發矢

金強伸射蒙古

蒙古圍金雒陽金強伸兵冠已盡以錢為鞬得蒙古兵一箭截而  
為四以筒鞭發之

繫賊于馬

晉王瑚斬馬成

晉長沙王又會帝與成都王穎將使機馬成戰於建春門入司馬  
王瑚使數千騎繫賊於馬以突威陣成軍亂執成斬之機軍大敗  
羽矛為矢

漢陳球擊賊

漢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  
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揚灰破敵

漢楊璇破賊

漢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乘以緋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  
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燬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羣盜駭散

錢傳瓘破吳兵

吳越錢傳瓘擊吳吳彭彥章等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來風而進傳  
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人回舡與戰傳瓘順風揚灰吳兵  
不能開目遂破之

散且破敵

錢傳瓘破吳船

吳越錢傳瓘與吳彭彥章等戰於狼山及船舷相接傳瓘散沙於  
已船而散豆於吳舡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仆因縱火焚其  
船吳兵大敗

畢再遇制金馬

畢再遇嘗引金人與戰佯敗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

以香料所糞之豆布於地上復前搏戰又伴敗走金人追逐馬饑  
聞香豆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大敗

木履去刺

司馬懿退諸葛亮

諸葛亮卒於五丈原長史楊儀結陣而去司馬懿追之關中多蒺  
蒺懿使軍士三千人背著軟材木履制皆平底前行關道蒺藜悉  
著於履狀後馬步俱進退至赤岸

斗羊塞巷

石勒執王浚

石勒欲襲王浚於薊州先折節上表使既無備又期親上尊席乃

棄鐵

軍連易水浚將佐請擊之浚不聽勸晨至薊叱門者閉門猶疑有

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殺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遂升其廳而執  
浚殺之

火牛破敵

齊田單敗燕

燕人攻即墨田單偽約降又收金令富室餽發將期降時無殘妻  
擊漢軍蓋懈乃收城中牛千餘為絳繒衣画以五彩龍文束兵刃  
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尾夜鑿城縱牛燒葦燭壯士五千隨之牛尾  
缺怒而走燕軍燕軍夜大驚火光炫耀視之皆龍文所觸盡以壯  
士街枚擊之而城中鼓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殺動天地燕軍大

敗走遂殺其將而復七十餘城

蒙虎皮勝敵

公子偃敗宋

宋閔公伐魯公子偃自雩門蒙皋然而先犯之大敗宋師

晉臣破楚

晉文公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子上將右晉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

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

齊房伯玉驚魏馬

魏主攻南陽房伯玉拒守宛城東南有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  
衣戴虎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

棄鐵

蒙羊皮破敵

唐王處存復取易州

唐虞龍裨將劉仁恭克易州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  
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

發鴛鴦殺

李愬擊發鴛鴦軍

唐李愬雪夜襲蔡州城時四鼓城旁皆發鴛鴦地愬令擊之以亂軍

殺城中無一人知者

哨鴿發伏

夏人哨鴿起伏

夏趙元吳與宋師戰。佯北。宋師追之。至好水川。宋任福等將戰。於道。傷得數銀泥。合發之。乃懸峭家。錫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既戰。夏人忽樹。鮑老旗。左麾右伏。兵起。右麾左伏。兵起。自山背下擊。福等戰死。

青囊昇舟

明廖永忠伐明昇

廖永忠伐明昇。抵瞿塘山。峻水激。蜀設鉄索飛橋。據關。永忠遣人昇小舟。衣青囊。魚貫行。崖石草木間。往。上流。度已。至下流。皆鉄裹。缸頭置火。砲水陸齊發。上下夾攻。焚三橋。斷鉄索。大破明昇。毛帽潛賊。

沈希儀

明沈希儀驕賊

沈希儀恭將。右江時。欲驕賊。常以風雨。宴夜。察賊所止。散遣人。齎衣。纓帽。與草色。同。潛賊。巢中。夜舉砲。以驚之。賊妻子。驚奔。多。凍。觸。崖。水。

攪地龍脂敵

明郭登制大同虜

郭登守大同。初。可戰。士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一年。百戰。未嘗挫。刃。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細。鑿。溪。壑。凌。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車營禦虜

明余子俊經營宣大

余子俊總督宣大。上邊事。曰。饒看大同。山川平曠。宜府一半。相。等。車戰。為宜。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輜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車之空。缺。用。鹿角。柝。補。塞。窺。械。不。勞。馬。駝。乾。糧。不。煩。自。費。與。虜。對。壘。則。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我。用。銃。砲。可。三。四。百。步。如。虜。分。掠。則。或。遇。其。驕。或。擊。其。惰。前。項。車。營。亂。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詞。之。馬。守。邊。簡。易。之。法。也。遂。造。戰。車。數。千。輛。練。武。圖。以。教。士。

編筏為絲

明沈希儀編筏為絲

荔浦賊行。剽。歸。都。指。揮。沈。希。儀。欲。扼。之。而。灘。相。去。數。里。皆。可。渡。賊。欲。使。賊。舍。廣。就。狹。乃。伐。岸。竹。揭。竿。編。竹。以。為。絲。須。刻。成。數。百。旗。樓。於。濶。處。疑。賊。賊。果。趨。狹。處。而。伏。銳。敗。之。

兵機類纂卷十五終



兵機類纂卷十六

瑞屏大宗伯鑒定

破敵陣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題 吳志葵聖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

破敵騎陣

岳飛破穿成

岳飛討賊李成於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嘆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列騎江岸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亦何能為梁鞭指王齊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指牛泉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或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

兵機

卷十六 破陣

岳飛破拐子馬

金兀朮有勁軍皆重鎗貫以革索三人為聯稱曰拐子馬時以拐子馬第五千道郟城岳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

宋楊沂中破拐子馬

金兀朮陷宋廬州劉錡會楊沂中王德擊之金人以拐子馬進王德率衆慶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敵遂大敗

明康茂才破危文明

徐達取高淳元將危文明用拐子馬拒王師康茂才曰此古法也

破之不難因分兵三千衝之令士持鎗立陣前以中其馬弓弩次之以射其人文明敗

破敵象陣

宋宗慈破象陣

宋伐林邑林邑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宗慈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慈一無所取

劉方破林邑

隋劉方經畧林邑林邑王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採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備北林邑逐之象多顛覆以弩射之林邑大敗

兵機

卷十七 破陣

明沐英破思倫發

思倫發衆三十萬象百餘寇定遠沐英選卒三萬拒之遣馮城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衆二十象來戰誠交刃獲一象還英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破賊之術多置大鏡神機箭分吾士作三行俟象近前行箭銳齊發未還二行繼之三行者又繼之象必驚走大軍乘之必破矣果如法破之

明張輔破安南

張輔既以雲梯登安南峻城賊復巷戰列象陣輔令盡擲象馬神銳翼之象還奔官軍長驅賊奔走而都蘭之亦逃入海

明張輔討陳季擴

張輔既平交趾。賊陳季攝須反。輔討之。賊設象伏。以俟。輔偵知之。戒先驅曰。一失落其象奴。再失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遂擒季攝。交趾復平。

破大牛陣

宋明鑑鎗刺火牛

胡鷄討貝州。王則鷄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即南城為地道。遂壯士夜半繇地道入城。賊衆登城。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賊。賊大潰。開門遁走。追擒之。

宋王德發失破火牛

王德討水賊。命青謀言青將用火牛。德命合軍持鎗陣。始交。萬矢

破敵戰車

齊發牛背。逆奔賊。賊來。鐵青自縛請命。

破敵戰車

崔乾祐破唐兵

唐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翰以他車為馬。為盾。賊以衝。賊時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輿之前。縱火焚之。相陷。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烟中。張射之。日暮。夫盡。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潰。

安守忠破虜館

唐房瑄將兵。復兩京。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牛車二十來。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為

大亂。死傷四萬餘人。

破敵戰車

孫權破黃祖

孫權兩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大紩繫釘。千弩交射。軍不得前。權將董襲等將敢火士。乘大舡突入。蒙衝以刀斷。紩蒙衝乃橫流。大兵水陸。注進擊斬之。

晉周訪拒桔槔

周訪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舡。艦訪作長岐。根以拒之。桔槔不得為害。

宋垣護之斷連艦

垣護之以百柯拒石濟。魏人戰艦連。以鉄鎖三重。斷河絕護之運。路護之每至。鉄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柯。

陳侯瑄敗王琳

梁王琳伐陳。率舟師。東下。直趨建康。陳侯瑄發拍擊艦。以牛皮。月蒙衝。小舡觸之。琳軍大敗。

陳吳明徹敗水軍

陳華飯叛。與吳明徹持飯。與周梁水軍。順流。東風而下。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之。金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皆盡。狀後。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江中。

隋楊素破陳艦

楊素率水軍伐陳，陳呂仲庸據荊門，延洲素遠，五牙四艘以拍竿破其艦，遂破之。

唐高仁厚擊賊社

賊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高仁厚討之，募善游者擊其缸底，相繼皆沉。又遣兵於要道邀擊，且招之，衆執秀昇行從遂降。

唐李紹榮焚梁連艦

梁王彥章攻唐楊劉，唐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走保楊村，唐兵追破之。

晉李建及還質瓌

梁質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竿懸藤艘十餘艘，蒙以牛羊，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李建及還，敗於士三百人，披鎧操斧，乘舟入藤艘間，答其竹竿，又以木翼載薪沃油，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藤艘隨流，梁兵焚溺，死者殆半，瓌解圍去。

漢蘇章破楚艦

楚王馬殷以水軍擊漢，蘇章拔之，至賀江，沉缺於兩岸，作巨輪，挽經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伴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經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矢水射之，楚兵大敗，遂遁去。

吳權敗南漢兵

漢主贛遣子弘振率戰艦攻交州，吳權先於海口多置大楸，銳其

首，冒之以鐵，造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道弘振逐之，頃史潮落，艦碍，鐵棧不得，遂大敗，溺歿。

宋韓世忠敗金舟

韓世忠以海舟敗金兀朮於江中，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鏈，置大鈎，後捷者，明且敵舟，諒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鏈一，纜則曳一舟沉之，大敗之於江中，金人自是不敢復渡江矣。

閩人為兀朮破海舟

韓世忠以海舟敗金兀朮於江中，兀朮募得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板鋪之，穴舡板，以權漿，乘風，息則出，末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言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利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即止，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焚其若，遂世忠師，遂大潰。

岳飛平楊公

岳飛討楊公，公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奇置種于官舟，迎之，輒碎，飛伐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橋水淺，處遺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則草木壅積，舟輪碍，不能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檣，張牛車，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計窮，投水，或餘，皆降，飛親行，諸若撫慰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

元阿朮燒宋舟

元阿朮燒宋舟

宋張世傑師次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破江中流。示以必死。元阿朮選善射者以火矢攻之。蓬檣俱焚。宋師以者數萬。

破鉄浮圖陣

宋劉錡破金

劉錡與金兀朮戰於順昌。方大戰。兀朮兵皆重鎧甲。持鉄浮圖。戴鉄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用拒馬擁之。還不可却。官軍乃以鎗挑去。兜牟大斧斷其鋒。碎其首。大破之。

兵機類纂卷十六終

卷十六 破陣

七

兵機類纂卷十七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罷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圖

火攻破敵

漢皇甫嵩擊黃巾賊

黃巾賊波才圍皇甫嵩于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具舍。田單之功。可成也。會大風。嵩執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

中政謀而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

周瑜破曹操

孫權以周瑜等與劉備同拒曹操于赤墜。操次江北。船相接。瑜將黃蓋取開。載荻灌油。裹以帷帳。預備走。解繫于其尾。詐遺操書。約降。乃乘風俱進。操軍皆立觀。蓋降。於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追至南郡。操軍溺死者大半。

吳陸遜攻漢

昭烈帝自伐孫權。連營立數十屯。陸遜先攻一營。不利。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秋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平諸軍同時俱攻賊軍死者萬數帝夜近驛人自據燒鏡鏡以斬追者僅得入白帝城慕容翰焚宇文氏宇文氏大人悉獨官攻慕容廆廆子翰請以奇兵于外伺其間而擊之廆從之出兵大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

劉毅等破桓玄

晉劉毅等討桓玄毅兵不滿萬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劉道規曰夫決機兩陣持權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劉毅等從之衆風縱火銳進爭先玄衆大潰

非機

卷十七 六攻

二

晉劉裕敗盧循

劉裕擊盧循循及徐道覆帥衆墨江而下裕出水軍擊之又分衆騎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疾射急因風水之勢以感之循艦悉至西岸岸上軍投火循及道覆兵大潰

晉杜慧度焚盧循

盧循奔交州至龍編津杜慧度與循戰擲堆尾炬焚其艦以少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

魏美康生勝齊

魏主宏自將攻鍾離齊人遮斷津路美康生縛筏積薪因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齊蕭衍解義陽之圍

魏劉泉等攻義陽蕭衍救之聞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黎明城中望見援軍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梁韋叔勝魏

魏攻鍾離韋叔救之

魏攻鍾離韋叔救之擊卻陽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三月淮水暴漲叔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陸洲上軍列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甚瓦士柵柵吹橋條忽俱盡軍士奮勇魏軍大潰

杜伏威燒隋軍

隋宋新討章丘杜伏威與戰陽收引顯衆入葭華中上風縱火顯衆皆燒死

卷十八 六攻

卷十八 六攻

三

張須陁擊盧明月

隋賊帥盧明月軍祀阿張須陁邀之相持十餘日須陁乘柵而進使羅士信秦叔寶伏葭華中明月帥衆追之士信等馳至賊柵內縱火焚其三十連柵明月奔還須陁回軍擊破之

唐太宗克遼東

太宗攻遼東時南風急乃進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熾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克之

魏元忠等擊李敬業

唐李孝遠等討李敬業阻淇拒守魏元忠曰風順於乾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疲倦陳不能整孝遠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



業大敗

唐李唐擊道州賊

李唐攻賊帥蔡結于道州。唐曰：擊所恃者山林耳。乃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群蠻驚動。遂拔道州。擒結。

宋潘美破漢兵

宋伐漢。進至廣州。漢兵堅壁以待。潘美曰：彼編竹為柵。攻之以火。彼必潰。可以銳師擊之。萬全策也。遂命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漢兵大亂。美揮兵急擊。大破之。

明俞通海敗陳友諒

陳友諒憤安慶之敗。盡銳圍南昌。上率衆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掉七漁舟。載葦置火。藥入鼓水寨。焚其戰艦。百艘。賊稍退。時通海深入。鏖戰。久不見意。其戰。少頃。飄飄遠去。數舟傍我。師大喜。皆奮前。大敗賊。賊拔水寨去。友諒退保鞋山。老中流矢而元。

明廖永忠敗陳友諒

大祖伐陳。友諒于湖。口。廖永忠乘風。縱火。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勢如游龍。聲振山海。大捷。友諒移舟去。永忠趁其歸路。友諒北。

明任文定擒宸濠

寧王取道保樵舍。王守仁謂捉賊非人。不可以其事。屬任文定。文定乃置父器。藏于舟。會西南風起。遂移舟近賊。諭時火熾。賊迫登。

別舟易衣。宸文定執銳先登。生擒之。

破敵火攻

宋魏張亮獲橋

高歡拒魏師。至河北。魏人退軍。壘上。縱大船。竹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大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侯景以計救火

東魏段韶擊侯景。韶潛于上風。縱大景。帥騎入水。出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燃。

尉遲運退縱火者

周主邕出。宇文直帥其黨。襲蕭章門。縱火焚之。尉遲運留守。乃取

中村木。林梢以益火。油灌之火。轉熾。直不得進。乃退。運率兵擊殺之。

高顯退火戰

周高顯討尉遲運。顯于水為橋。迎于博於上流。縱火。抵顯。顯為土物以禦之。

李光弼擊史思明

李光弼軍河陽。史思明之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鉄。又置其首。以迎大船。而久之。船皆不碍。進。角吏自焚盡。

馬燧止火

馬燧討回悅，燧引軍趨魏州。悅帥步騎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為戰場，結陣以待。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

唐辛讓焚賊艦

辛讓自泗州迎糧于揚潤，賊密布檣以塞淮流。又縱大船送之，讓命以長人托過，命勇士乘小船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鎗揭火，牛焚之，賊遂潰。

蜀張武拒火舡

荆南高季昌攻蜀夔州，縱火舡焚蜀浮橋。蜀張武奉鉄鉞拒之，舡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

宋張世傑拒火舟

張世傑於崖山結大船破海中，奉帝居之。元張洪範以舟載羊淡，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宋船皆塗泥，縛長木以拒之，遂不能燃。

宋孟宗政破金

金以攻襄陽，孟宗政拒之。金人選精騎百道俱攻，運茅葦欲焚圍。宗政先燬其樓，致無所施。

兵機類纂卷十八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罷 吳志葵 駟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 伯亮父閱

壘水破敵

韓信擊龍且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救齊。與漢軍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沙壘水，且凍且半渡，擊且陽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壘，壘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擊殺且。

齊垣崇祖破魏

魏攻齊壽陽，齊垣崇祖欲治外城，堰泚水以自固。衆不可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旋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成。虜兵乃於城西掘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虜見城小，欲可取，必戮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沫。兵魏人果遂小，城崇祖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遂退走。

李世民敗劉黑闥

李世民擊劉黑闥，營于泔水南，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使人堰泔水，侍戰而決之。黑闥率騎渡水，戰數合，先遁。餘衆猶戰，守史決堰，水衆大潰，黑闥奔突厥。

唐李瑾敗龐師古

唐米全忠將龐師古楊行密營于清口行密與米瑒拒之師古營地汙下瑒營淮上米以五千騎引度越其中軍士卒皆憤恨戰水大至師古行密夾擊之斬師古

移敵沙水表

魏傅永破齊軍

宋齊康祚侵魏傅永禦之兩軍夾淮而軍傅永白南人如夜所營必于淮中置火以記淺深乃夜分兵為二部伏于營外又以駭野大寨使人于深腹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水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趙淮水大既燒起不知所從魏死及斬首者數千

吳朱景徙梁渡淮表

梁以王景仁侵吳渡淮而南表其可涉之津吳朱景浮表于木徙至溪湖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過半

引舟入水

魏將濟鑿地引船

魏王丕以舟師伐吳臨江而還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留船竹將濟濟鑿地為四五道船令取預作土豚過斷湖水以引後船一時開過八淮中乃得還

元阿木陸地拖船

元侵宋鄆州阿木聞知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拖船入海湖轉而

下江甚便乃克黃家灣遂耀兵鄆州潛蘇下江堰破竹席地邊舟陸地延行百餘里蘇藤湖入江宋兵驚以為神

設鈞距破敵

明楊銳修皖城

楊銳領陳策備宸濠繕皖城寧王爰作即告變京師先引軍設鈞距于江剛禁勿泄寇船二百餘艘抵岸為鈞距所破

鎖江拒敵

陳呂忠肅過隋船

隋楊素伐陳呂忠肅披至峽鑿岩縱鎖橫截上沫以遏隋船素擊之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

唐張武絕江流

唐趙匡起遣水軍上峽攻夔州張武作鉄絕江中流立柵于兩端謂之鎖峽匡起攻不克

蜀張武斷江路

荆南高季興將水軍上峽取夔州張武以鉄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大風起季興舟經于鎖不能進退輕舟遁去

南漢蘇章拒楚

南漢蘇章拒楚師于賀江枕鉄紐于兩岸作巨輪挽紐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于堤中自以輕舟迎戰佯不利楚人遂之堤中挽輪舉鎗楚艦不能進退以強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破江中鉄鎖

晉王濟伐吳

王濟伐吳，吳人于江積要處，並以鉄鎖橫截之。又作鉄維，時置江中，逆拒舟艦。濟作大筏，縛草為人披甲，持伏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過鉄維，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油，在炬前過鉄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炬無所碍。

韓信渡夏陽

韓信學魏，魏王盛兵蒲阪，以塞臨晉。信乃募兵，假兵乘船欲渡，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罽渡，軍聚安邑。擊虜魏王豹，悉定魏地。

趙充國遺較先渡

趙充國擊先零，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較，斬林先渡。營障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十萬衆，不可死，遂而此皆驍騎，恐為誘兵，令勿擊。遣騎候四壁，帳中無虜，乃引兵進。曰：吾知虜不能為兵矣，使數千人守四壁，障其塞，障入我。」

石勒取向水缸

石勒至東燕，汲即向水，聚衆懸杵頭，張寶曰：「則水缸盡在河中，取取以濟軍，軍既濟，水可擒也。」勒取其缸，濟河，擊水，擊之。

什翼健散葦連水

代王什翼健擊劉衛辰，河水未合，以葦紐約流，漸成水，合然猶。

未堅乃散葦于其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西走。

燕主破翟到

燕主垂擊魏王翟到，軍黎陽，臨河欲濟。到列兵南岸，垂使營到，引兵趨之。垂潛遣王鎮守自黎陽，津夜濟營於南，此明營成，到亟逐，容垂自西津濟，夾擊破之，盡獲其衆。

魏王景竹絕為橋

魏王景引竹絕為橋，流水擊兵，軍兵將統緒夜進入江陵，又誘之入伏而大敗之。

魏傅永計渡淮水

齊人攻魏壽陽，元愬拒之。傅永赴救，齊人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入城。

魏爾朱榮攻雒陽

梁立元顥為魏王，納之雒陽。魏爾朱榮軍河北，欲攻雒陽，榮以燕船議還，楊侃曰：「不若多為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為渡，勢便不知所防，榮乃縛筏，夜渡，顥軍失援，榮等擊破之。」

唐馬燧塞流渡水

唐曰悅寇臨洛，詔馬燧等討之。屯于漳濱，悅築月誠守長橋，燧以

鐵鏈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乃涉淺而渡

南詔攻唐城柵

南詔寇西川濟大渡河壘以中軍多張旗幟常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裝破唐諸城柵

唐龐師古襲鄆州

朱全忠將龐師古葛從周攻朱瑄于鄆州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瑄引水為澗濼以自固師古等為浮梁夜濟瑄棄城走執之

晉李存進造浮橋

梁王贊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造浮橋銜運相繼晉李存進亦造浮梁于德勝以葦箔維巨艦繫于土山巨木踰月而成

宋樊若水造浮梁濟師

卷十 水戰

六

南唐池州人樊若水于乘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歸宋請造浮梁濟師以取江南宋主遣人往荆湖造舡數千隻又以大艦載巨竹經自荆渚而下移置乘石三日梁成既總北岸置兵于上順水勢以赴南岸不差尺寸大軍濟江如履平地

金僕散撥渡八壘

僕散撥引兵至淮遣八壘測淮水惟八壘灘可涉即揚兵下蔡蔡言欲渡宋悉兵備之撥乃潛師渡八壘以壓宋障宋師不虞其至遂大潰

宋孟珙決潭水

孟珙圍金蔡州進過崇潭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汝河決潭堤決潭水入汝河又命實以薪蒿壅濟師攻其外城破之

元伯顏設計渡江

伯顏侵宋揚言取漢口渡江宋夏貴果據漢陽伯顏乃遣兵數千泊于青山磯宋人未之知黎明率眾徑渡宋人拒于江賊走之遂登岸

宋

卷十 水戰

七

兵機類纂卷十九

瑞屏大宗伯鑒定

據地利破敵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題 吳志葵程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趙許歷請拔北山

秦圍趙閼與趙趙奢救之距閼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乃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潰  
劉倫先據定軍山

魏徐晃據蒲阪津

劉倫進兵漢中與夏侯淵相拒於陽平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遂斬淵

魏徐晃據蒲阪津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魏遣徐晃屯汾陰以拒河東太祖至潼關臨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欲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襄賊可擒也徐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渡津作整柵未成賊梁興夜攻晃晃擊走之曹孫軍得渡遂破超等

魏賈逵奪夾谷路

吳人誘魏曹休戰于石亭賈逵聞休已敗而吳遣人斷於石絕休歸路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旌旗金鼓以為疑兵吳人驚退險得不斷休乃得還

魏郭淮先據北原

諸葛亮伐魏屯五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龍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司馬懿使淮先據北原壅未成漢兵大至淮遂擊却之

魏鄧艾據險

姜維伐魏出祁山聞鄧艾有備乃回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爭險不克夜渡渭東行緣山趨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

吳丁奉據便地

丁奉與呂據拒魏兵從山西上奉曰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而寒魏將胡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無少使遂皆解鎧去矛戟但燒鑿刀盾保身緣堦魏人望見吳兵不踰嚴禁吳兵得上即鼓譟破其前屯據等繼至斬獲無數

西魏宇文泰破高歡

東魏高歡侵西魏西魏宇文泰帥輕騎渡渭距東魏軍六十里歡引軍未會李弼謂泰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屯東十里有渭

曲○先○授○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為○陣○李○弼○趨○貴○為○左○右○拒○侮○  
戈○華○中○以○示○弱○敵○見○兵○少○爭○進○無○復○行○列○秦○鳴○鼓○伏○發○士○皆○奮○起○  
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唐盛彥師先入山谷

李○密○復○叛○聲○言○向○雒○欲○走○襄○城○就○張○善○相○盛○彥○師○曰○密○乃○欲○就○善○  
相○若○得○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必○不○能○制○今○我○得○先○  
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

後唐李紹琛據漢川

唐○郭○崇○韜○以○速○進○降○蜀○衆○別○將○李○紹○琛○至○綿○江○水○深○無○舟○楫○紹○琛○  
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入○

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蜀○人○堅○閉○近○關○  
折○吾○兵○勢○延○旬○決○期○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漢○兵○得○  
濟○者○僅○千○人○溺○死○千○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川○降○蜀○主○王○衍○

蜀龐福誠等逼官軍

蜀○主○孟○知○祥○始○仕○唐○為○兩○川○節○度○使○與○董○璋○同○反○璋○屯○閬○州○棄○數○  
門○不○守○其○將○龐○福○誠○謝○錮○謀○曰○使○官○軍○得○劍○州○非○我○利○也○遂○引○兵○  
兵○千○餘○趨○之○始○至○官○軍○自○北○山○大○下○會○日○暮○出奇○兵○于○官○軍○營○後○  
前○後○夾○擊○官○軍○遁○去○

宋張興世據上流

宋○晉○安○王○子○劼○遣○劉○胡○率○眾○屯○鵲○尾○與○臺○軍○相○拒○于○澗○湖○將○軍○張○

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若○潛○出其○上○固○險○而○壁○使○其○將○  
匪○此○制○賊○之○奇○也○興○世○遂○輕○柯○沂○流○上○而○徑○下○如○是○紫○日○胡○不○  
備○一○夕○風○便○與○世○舉○帆○過○鵲○尾○徑○趨○錢○溪○立○營○寨○據○之○擊○敗○胡○兵○

賈遠勝儂智高

秋○青○征○儂○智○高○既○正○輕○聞○之○誅○令○軍○休○十○日○賊○覘○者○還○以○為○兵○未○  
即○進○乃○馳○一○晝○夜○絕○巖○谷○關○出○歸○仁○舖○賊○既○失○險○悉○眾○逆○戰○賈○遠○  
據○山○而○下○揮○鉞○大呼○斬○賊○陣○為○二○張○玉○將○前○鋒○突○出○陣○前○而○青○執○  
旗○揮○兵○出○賊○後○大○敗○之○

宋劉子羽勸據險

宋○張○浚○使○劉○錫○及○金○妻○室○戰○于○富○平○收○績○退○保○興○州○或○請○徙○治○夔○

州○劉○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  
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乃○使○召○諸○將○來○會○遣○兵○拒○險○以○斷○敵○路○  
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宋吳玠保和尚原

吳○玠○與○金○戰○敗○于○富○平○玠○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  
守○計○或○謂○宜○屯○漢○中○以○安○蜀○心○玠○曰○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豈○  
強○勝○之○彼○懼○我○踞○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道○  
不○輸○芻○粟○助○之○

宋吳玠急修第二隘

元○末○寇○仙○人○關○吳○璘○自○武○階○路○入○棧○先○以○書○抵○吳○玠○曰○殺○金○平○地○

潤遠前陣散漫。須後陳阻隘。狀後可勝。玠急將第二隘。璘至敵。極力攻。第二隘。諸將有請別擇形勝以守者。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但恐之。震鼓易械。血戰連日。金兵大敗。

吳璘不肯移軍陝右

金人歸河南陝西地。有欲使諸將分陝而守者。璘曰。金人反覆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搗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為堦。控其要害。遲其情見。力疲漸圍。進據可也。

吳璘戰金人於山上

金人入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璘與諸將計。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乃夜半遣仲與王牙。御杖截城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上嶺。奔無人敵。軍已累列。萬炬齊發。敵駭愕。璘以兵掩之。金兵出戰。璘以疊陣法更往。連戰。輕裘駐馬。急麾之士。殊或聞。金人大敗。

吳璘預治戰地

金人入寇。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當敵。敵一鳴鼓。旣士空。璘躍出。交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搥鼓大敗遁。總勝據堰備敵。

金入寇。遣使招魏勝。勝曰。我朝仁義之師。來復疆土。汝主渡淮。必敗。爾等宜早歸。必獲爵賞。時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同守。勿出戰。金人知不可攻。渡河。關後。勝飲兵。金徑趨城東。欲過沙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兵不得過。

魏勝據孤山

海州城而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在內。寇至。則先據之。不能窺。

明傳友德奪高冠山

傳友德復從。上征陳友諒。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柵城中。上顧。問誰奪者。友德即率萬眾。先登。一鼓奪之。派矢中。類鏃出。

魏勝

魏勝復洞勝。不為沮。武昌平。

據城破敵

漢馮異潛據柵邑

漢隗囂反。帝詔馮異軍柵邑。引軍不至。蓋來勝。使王元行。地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柵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威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柵邑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柵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守。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還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柵。旗鼓。行。地。不知。馳赴之。異平。擊鼓。建旗。而出。地軍。騰亂。奔走。退。擊破之。

鄧艾先趨樂嘉城



丘儉作亂遣使齎書欲殺或大衆齊父即斬其使無道進軍先  
趨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儉軍敗

魏王基勸據南頓

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前軍王基曰今停軍高壘非用  
兵之勢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郎閣計是四日糧保堅城因積  
穀先人有奪人之心以平賊之要也遂進據南頓儉等亦往爭聞  
基先到乃還魏是師擊儉等敗之

陳慶之死虎牢

魏楊昱據滎陽梁陳慶之攻之未拔元天穆至士卒皆怨慶之論  
將士曰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衆皆仇讐也今日

魏

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及其未盡至急取其城而據之乃鼓之將  
士蟻附而入執楊昱敗天穆拔虎牢

魏宇文貴救穎川

東魏任祥攻魏穎川宇文貴救之貴曰彼謂吾兵少必不敢進今  
進據穎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穎川背城  
陣以待其至大破之

唐李光弼入城為備

李光弼將兵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等與之曰汝策可取當不  
汝思義曰大丈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  
於早為徐深胡騎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乃可圖矣光弼

即移軍入城史思明兵至擊敗之

唐李光弼禦賊

史思明取汴州李光弼至雒陽韋陟請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  
當皆進退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還守  
裡相應使賊不敢西侵以俟解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御史進賊  
而帥軍士詣河陽思明入雒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光弼  
與戰賊衆大潰思明遁去

張子羽勸駐興州

張子羽從張浚於陝有議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有鉄山棧道  
之險故敵未敢遽窺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遠與

魏

中敵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梅特何及但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  
望內安全蜀之心遣官飛出關呼召諸將收其散亡分佈險隘堅  
壁固壘觀變而動遂自請奉命北出至秦州召諸將諸將聞  
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分守諸險金人引去

明于謙復得八城

楊洪既自獨石入衛研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于謙謂洪宜  
府垣屏不可失也使以精兵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遠復  
垣屏復固

明馬吳不與賊臨清市

蜀孟益即叛馬吳既破之治兵川東道賊尚盛都御史欲招諭之

請降而乞任劉臨清市空其民吳曰此蜀標侯何可委賊而自  
因益治兵募豪傑賊回不敢東復漢州

據泉取勝

漢郡食其勸據厥倉

項羽圍成泉漢王欲捐成泉以東而屯軍雒陽曰故倉藏粟甚  
多楚不堅守乃天所以資漢也願急收取穀陽據穀倉之粟塞成  
泉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裴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勢則  
天下知所歸矣王乃據取穀倉

李密說程讓取東都因遣人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

李密說程讓取東都因遣人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  
卷十九 據地則

備審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饑饉雖口倉多積粟若發粟  
以賑窮之遠近執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戈養銳以逸待  
勞檄召四方引騎豪而資計策選既悍而投兵柄除口隋之社稷  
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於是聚雄口倉開倉忘民所取老弱  
負相屬

徐世勳謀取黎陽倉

徐世勳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  
矣家遺世勳聚黎陽倉忘民就食快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

兵機類纂卷十九終

兵機類纂卷二十

瑞屏大宗伯鑿定

同魏 吳志葵聖階父較

張龍翼羽明父輝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火祀攻城

蒙古攻金汴城

蒙古遠不臺攻金汴京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城樓檣  
隨擊而碎金人以馬糞麥秸蒴蒹固護之其勢風板之外皆以牛  
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

元伯顏攻宋常州

伯顏圍宋常州投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  
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板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伯顏乃叱帳  
前諸軍四面並進城遂破

雲梯攻城

宋孟珙攻金蔡州

孟珙攻金蔡州令諸軍衝城分運雲梯布城下而南門川雲梯萬  
眾既進城遂陷

明張輔登安南土城

張輔率眾入安南賊水陸乘紅船列棹於河中欲守阻者重  
即遣沐晟以兵來合與晟特勇進之賊新謀出沐晟攻下數重

濠西置竹刺濠外坎地以隔人馬輔曰賊恃者此城立於此處  
夜四面舉火鳴角為號都督黃中銜枚起攻具懸濠薄城下以雲  
梯附城守將蔡福先登遂入城

洞屋攻城

宋雷有終攻益州

雷有終討益州王均屯於城北分兵攻城三面有終命為洞屋以  
通均亦對設敵樓以拒之有終遣卒焚樓均復築月城以自固有  
終令卒築也乘燧以進悉焚其望樓礮石先遺東西南三塔鼓謀  
進攻有終等分主洞屋而前進入城均突圍而遁

火焚一樓

宋紹攻公孫瓚

分番攻城

宋紹攻公孫瓚紹為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瓚引火自焚

金委室攻陝州

宋李彥仙守陝州委室等帥軍十萬分為十分日輪一軍攻城期  
以三旬必拔彥仙食力盡城陷

地道攻城

王猛攻晉陽城

秦令楊安攻晉陽父末下王猛引兵助攻為地道使張蚝帥壯士  
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知兵遂入之

鑿穿圍城

曹操攻鄆

宋尚復攻夷諱留富配守鄆曹操攻鄆鑿穿圍城初令成而若  
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濟之廣漢二丈引漳水灌之城  
中飢死過半後配死子崇開門約操

堰水攻城

梁韋敷攻魏

韋敷攻魏合泥末下敷乃夜堰泥水計艦繼至攻魏小城起開  
高與合泥城等四面臨之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潰

乘高攻下

全撤離蜀攻能風閣

宋吳玠援能風閣撤離蜀思力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  
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守營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必  
積敵更募死士緣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觸能風諸  
軍不能支遂潰

蒙古太宗攻金河中府

太宗攻河中金守將草火龍可等截故城之半以守太宗築松樓  
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道並進樓檁盡力竭城陷

持練綠城

呂蒙等攻皖城

孫權將呂蒙攻曹操將未也。在宛城，許將欲作土山添攻具蒙。置攻具及土山，歷日乃成。外救亦至，不可圍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切危之。蒙薦其軍為升城督軍，持練綠城蒙以精銳，總之手執抱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甫至食時破之。

總紡登城

齊孫書克紀郵

齊孫書伐曹，至曹郭，郭有寡婦，度城為紡，欲以待外攻而復夫。雖至是，投紡於城外，孫書得之，使師夜緘而登，登者六十，總師在外者，鼓謀於城下，登者鼓謀於城上，皆人聞之，六鼓謀而前，皆

齊孫書伐曹

齊孫書伐曹

子謂齊師蓋入也，懼而奔，遂克曹郭。

懸布登寨

賀齊破賊

丹陽賊帥陳僕等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孫權使其將賀齊討之。齊募輕捷士，夜于隱處，以鉄戈柝山而上，懸布以援下人，得止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遂大軍上攻，破之。

穴地洩水

魏拔虎牢

魏遣兵介叔孫建攻虎牢，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城遂陷。

火孫破寨

宋趙道攻晏州夷酋

宋晏州夷酋卜滿等反，據輪縛大岡，趙道攻之，不能進。道土丁捕得孫數十頭，來炬縛孫背，孫夜復道土丁負，縱梯登崖，巖乃緘，得引下人，人即拔孫，孫附而上，比雞鳴入，及賊柵，出火燃炬，賊皆舍營，奔竹，孫其上大，驅發官軍，鼓謀破柵，適望見大虎，軍瑛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援亂不復能抗，墮崖而死者不可勝計，失孫皆降。

破敵水柵

陳章昭遠討歐陽純

章昭遠討歐陽純，軍始興，純出頓淮口，多聚沙石，壑以竹籠，置水柵之外，昭遠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純敗，擒之。

夜斫敵營

燕主室夜襲魏營

燕主室營于涿泔水北，魏主珪營南，室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魏軍大亂，往棄營走。

唐李忠臣等擒李靈曜

李忠臣等討李靈曜于汴州，四悅將兵來援，忠臣遣裨將李重信，將輕騎數百，夜襲其營，縱火焚軍，斬數千人，還營中大駭，忠臣等因以大軍乘之，致謀而入，悅眾潰，曜夜遁，擒之。

宋劉錡乘電光斬金倍

金人圍宋順昌劉錡募壯士五百夜乘電光斬其管見斃者則  
織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住今折竹為器如市井思以為  
戲狀人持一以為號電光所燭皆金擊電止則匿不動聞吹器  
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死盈野

孟珙掩金人營

孟珙拒金將武仙仙愛將劉儀降珙盡得仙度軍遂還將執黑  
入武仙營金不疑為宋軍乃分城巷道大呼縱火掩殺殆盡

金蒲察官奴製式木解

蒙古式木解圍金亳州蒲察官奴夜設守堤運卒聚其營四更  
戰分軍出柵外腹背攻之式木解木潰遂解

善戰

善戰

善戰

善戰

明姚廣孝叔南兵

燕王南行姚廣孝奉世子居守南兵攻城廣孝令夜燒死如  
兵又遣人分伏草莽處遠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就  
擊敗之

不越次攻城

張良勸沛公下宛

沛公伐秦南陽郡守將戰敗走保宛沛公與之張良曰今不  
下宛宛從後擊除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從從他道還圍宛城將  
乃出降

魏王拓跋珪先取信都

魏王珪伐燕使于栗磔游自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  
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命拓跋  
攻鄴王建攻信都自攻中山既而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  
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圍之乃引兵而南明年克之

史天澤不攻復州

宋金合謀攻史天澤于真定天澤既失城而退之乃繕城壁卒獲  
掠為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恤孤窮復來寇宋師攻復州宋在  
以舟三千鎖湖而為柵天澤曰柵破則復州自潰急攻其柵破之  
後人懼請降

乘機

乘機

乘機

元伯顏阿朮取鄂漢

伯顏侵宋既渡江議師所向欲先取鄂州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  
所據上取鄂漢難遲旬日可以萬全遂趨鄂州焚其船而攻之漢  
陽遂降

明徐達不擄平江

計張士誠常遇春欲擄平江上曰賊氣駐吳興錢糧若劫兵堅  
城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使徐達等乃悉舟師自太湖  
趨蕩吳興與下遂下吳江從太湖西出平江城南七里破鮑魚  
口山柵遂薄平江破之  
大團圍敵

吳陸抗作圍樂叛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降晉陸抗聞之即分諸軍徑赴西陵救諸營更築嚴圍內以圍開外以禦寇日夜催煎衆甚苦之甘曰何不乘銳攻圍而敵衆力耗曰此城固艱足結修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身攻之未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倫表徑受難何以禦之圍始合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謂不宜止此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懼假令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盤結則亦山群夷擾動難可言也况江陵守固乎羊祜晉兵追破之而隔西陵誅夷開故

司馬昭不急攻壽春

魏諸葛誕討司馬昭昭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必有外寇表裏夾攻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命諸軍按甲守之果不煩攻而破遂拔壽春斬誕

燕慕容恪緩攻廣固

慕容恪圍段龕于廣固諸將請急攻恪曰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城固守吾蓋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要在取之不必求速我強彼弱無接于外當懸糜守之以待其斃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為高堦深塹以守之龕懸糜絕而縛出降

慕容恪坐待破圍

河內太守呂護降晉慕容恪討之護擊城自守傅穎請急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拔然內無蓄積外無援兵我緩講而坐坐而待之取之必矣毋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乃罷長圍守之遂拔其城護奔黎陽

宋沈慶之守降山嶺

沈慶之計河北山嶺至險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守之久之有食盡稍請降

唐李元用攻邢州

李元用攻邢州掘堦築壘環之李存孝時出突擊壘不能成表

唐王卷味克定州

後唐王都據定州及厚主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壁亦非常衝所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主從之王都欲突圍而不得出馬讓能開門細官軍都舉族自焚

漢郭威緩攻李守貞

漢郭威圍李守貞于河中諸將欲急攻威曰守貞前朝宿將機關甚多威緩攻而守貞不利仰攻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先兵牧馬

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糧衛以逼之。飛檄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縮景崇。似分兵以縻。不足慮也。乃劉長。際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循河設火鋪。苟步卒。以守之。城中食盡。咸棄其離。敢攻之。守真自殺。

金粘沒喝攻太原

粘沒喝圍太原。張孝純為守。粘沒喝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處。築城環繞。分人防守。及粘沒喝遣雲中銀木。可為銷城法。以圍城中。自是內外不通。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

蒙古圍李全

蒙古圍李全于青州。蒙古築長圍。夜布柵。皆全糧。拔路絕。窮乏。

遂降。

徐達圍張士誠

明徐達常遇春。薄平江。達營于詩門。分兵營詩門。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別。築壘三層。百飲。樓中。又設襄陽砲。以震之。卒破其城。

縱熊乘虛救

司馬懿擊公孫淵

司馬懿擊公孫淵。直趨襄平。進圍之。大霖雨。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下令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恐。自營。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陸問故。懿曰。自蔡京師不。

此驅之。未也。雨霽合圍。作土山地道。橋樑衝鋒。晝夜攻之。矢石如雨。窮迫。突圍走。追斬之。

散圍散賊

漢東海王請緩圍

漢東海王請緩圍。漢城宮圍。賊軍。于原武城。不下。士卒死傷。眾議宜重其購賞。獨東海王曰。賊軍初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國急。不得走耳。宜小緩。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乃然之。即散官散圍。後賊賊眾分散。遂拔原武。斬巨莽。

漢朱鳥破黃巾

朱鳥攻黃巾賊。韓忠不克。登土山望之。曰。賊今外國周圍。內管過。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知散圍。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為破斬之。

明劉江開壁縱條

劉江設伏。敗望海場之倭。除賊奔空堡中。官軍據而攻之。將士欲入堡勸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擒斬甚衆。

明馬吳執普法歷

普法歷。得諸部夷。立寨。備就。馬吳破降。其眾獨青山寨。不下。吳曰。此固絕高。水道可下也。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持之。兩日。賊渴。絕。南方。圍。吳兵。從後。追。執。普法。歷。誅之。

兵機類纂卷二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魏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毀敵攻具

魏郝昭守陳倉

漢諸葛亮圍陳倉起雲梯衝車臨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  
燒灰又以繩連石磨登其衝車衝車折亮又以井欄百尺以射城  
中以土凡填整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以禦之漢兵乃退

宋竺爰守東陽

竺爰守東陽城魏叔孫建為糧車攻之爰遣人從地道中出以  
大繩挽之令折救兵至引還

宋臧質守盱眙

魏主自將攻盱眙臧質拒之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經  
數百人唱呼引之軍不能退既夜經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

梁羊侃守臺城

侯景圍臺城景繞城既匝百道俱攻作木驢百餘攻城城上投石  
碎之景更為尖頂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荒擲而  
下以焚之

張巡守睢陽

賊將尹子奇攻唐睢陽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餘於其上推  
之臨城欲令騰入張巡預於城階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火  
木未置鉄鈞鈞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  
中出一木未置鉄鈞籠成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以火  
木置連鑊大録拔其鈞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

唐朱泚反攻奉天造雲梯萬層數丈上亦以士立軍城迎其所  
來擊地道積薪膏火以待之賊推雲梯上苑濕繩懸水囊火炬天  
后所不能傷賊已有登城者會雲梯輟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火  
從地中出城上人投葦炬散松脂沃以膏油須臾之頃雲梯及壯  
士皆為灰燼

唐盧耽守成都

南詔攻唐成都蠻合梯衝四面攻之盧耽等于城上以鉤係挽之  
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揚慶復帥突將殺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蠻  
乃退去

吳越孫瑛破洞屋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將孫瑛置輪於  
竿首垂鉤投錐以揭之攻者殆盡露

宋李綱燒金雲梯

金人攻宋通天景陽門李綱已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隨金人



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近者以手抱樓。木擊之。遠者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來子弩坐砲拒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緇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數千級。

宋吳璘守僞人關

金兀朮等攻宋吳璘於僞人關。以雲梯攻壘。璘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金人守汴城

蒙古速不臺攻金汴京。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金人以鉄鉞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遂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

宋杜果守廬州

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物。知不可取。講和乃還師。

宋杜果守廬州

蒙古察罕圍宋廬州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備。杜果極力守禦。蒙古集壩高於城樓。果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

明楊銳燬濠濠敵樓

濠濠反。攻安慶城。為敵樓數仞。向城有甲冑者。出欄楯外。持鈞距大呼。楊銳發矢中其左腋。藥火齊發。樓燬。灰者不可計。

明楊銳燬濠濠木棧

濠濠攻安慶。結不為棧。與城接。挾兵而進。楊銳偽以大將軍砲向

寇廷見大潰。潛使一卒從間道出。燒棧。絕寇衆解體。

拒敵攻具

韋孝寬拒高歡撞車

東魏高歡圍魏玉壁。歡以攻車撞城。韋孝寬繼布為帳。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鈞。遂割之。

吳越孫瑛守蘇州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吳越將孫瑛守之。砲至。則張網以拒之。

魏王思政釣敵船

魏王思政釣敵船

東魏劉豐生等攻魏王思政於潁川。堰洧水灌城。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無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暴風翻。船向城上。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二人皆死。

宋李綱碎金人船

金人攻宋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士二千。列布揚子馬於城下。大船至。擣以長鈞。投石碎之。

砲擊攻者

李光弼還史思明

唐史思明攻太原。李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斃二十餘人。賊乃

過營於數十步外

金強仲守雒陽

蒙古圍雒陽金強仲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戰士數百往來救應又創造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之外所擊無不中蒙古不能拔乃還

岳飛破蒙古

蒙古攻宋真州岳飛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飛選勇士數輩營焚其虛帳蒙古兵皆去

宋杜杲守廬州

宋杜杲守廬州

宋杜杲守廬州

宋杜杲守廬州

宋杜杲守廬州

蒙古寨圍宋廬州築壘攻之杜杲於中樓內立雁翅七層砲砲中壘上衆驚杲乘而出戰蒙古敗走

宋孟宗政擊金人

金人入取薄棗陽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貯水以限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

開突門破敵

晉石勒擊敵

晉王浚及段疾陸眷世碑文書未極等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敗諸將欲堅守張賓孔萇曰段氏寇悍未極尤甚今來攻城必謂我不敢出戰意必懈怠空勿出以示怯勒從之遂襲北城為寇

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極帳必震駭末極敗則其餘皆潰矣勒從之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不出望見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統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還末極逃入軍門為勒兵所獲諸軍皆退萇乘勝追擊所殺甚衆

唐石碣夜攻回鶻

回鶻烏介可汗侵唐振武石碣登城望見回鶻牙帳碣乃擊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可汗大驚棄輜重走追及破之穿地道破敵

宋毛德祖破魏兵

魏吳斤等攻虎牢毛德祖於城內穴地七八丈分為六道出魏圍

具而還

外募敢死士四百浼穴中出襲其後魏軍驕換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薛萬均等還夏

夏三寶建德攻唐幽州兵已聚堞唐將薛萬均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

李光弼還史思明

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募軍中有小技侷恥之人盡其用得善穿地道者賊為衝車土山攻城光弼乃命為地道迎之近城輒陷光弼又遣人詐約降而穿地道間賊營中至期遣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道陷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

俘斬萬計

唐史奉敬擊吐蕃

吐蕃圍唐益州史奉敬自地道出彼背吐蕃驕潰奉敬擊破之

南漢吳懷恩敗知新

吳懷恩攻贛州拔之藥大穿於城外以竹筒加土下施機軸  
自壁中穿穴通穿中楚徐知新救之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  
發機發兵懸階南漢出乘擊之知新遁歸

截敵地道

魏和昭守陳倉

諸葛亮圍陳倉為地道欲踊出於城裏和昭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兵機

卷二十一 守城

相拒二十餘日亮之糧引還

魏韋孝寬選殺高歡兵

東魏高歡圍魏王彛歡為地道十餘韋孝寬掘長壑邀之每穿至  
輒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皆焦爛

宋五宗政禦金人

金人百道攻東陽五宗政守禦掘深坑防地道掘戰棚防城陷穿  
穿鏡透即施毒烟烈火鼓譟以薰之金人室以濕糧析路以刺土  
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鉗守  
備其衝距樓隔所卒不得入

梁敵土山

秦苟輔守新平

後秦姚萇反攻秦新平為土山地道秦苟輔亦於內為之戍戰地  
下或戰山上後秦之眾死者萬餘

魏王思政拒守潁州

高岳等攻潁州築土山晝夜攻之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  
樓堞以助防守

韋孝寬禦東魏兵

東魏高歡圍魏王彛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魏韋孝寬縛  
木接樓以禦之

梁柳津前侯景土山

梁侯景圍臺城起土山稍逼城樓柳津作地道以亂其土山崩  
賊且蓋又於城內作飛橋懸草土山景眾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  
樓柵蕩盡賊火甚衆

卷二十一 守城

決水灌攻者

趙襄子灌智伯軍

智伯帥韓魏之甲攻趙襄子於晉陽圍而灌之襄子使人說韓魏  
相約夜殺守隄之吏反攻決水灌智伯軍遂滅智氏

漢陳球決水敗賊

漢桂陽賊胡前等攻零陵激流灌城太守陳球輒於內因地勢及  
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詔度尚討擊斬之

宋孟宗政潛水限金騎

孟宗政知秦陽軍以金人迫壕而陳乃於西北濠外潛水為溝以限騎金人不能迫

燒還攻者

張巡敗李懷僂

張巡守雍丘賊將李懷僂將附攻之巡東築淮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遂敗走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張巡焚賊磴道

賊將尹子奇攻唐睢陽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張巡潛以松脂乾葉投之使人順風持火焚之

梁

卷五十一守城

梁羊侃斷敵以築城

梁侯景圍臺城於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中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開揚銳守皖城

梁濠以敵樓攻安慶不得入大怒率眾分攻吾城各首舉木為敵甚急揚銳裂方布霞紙裹藥火數千散投所蔽木上火發盡棄友火光周匝不絕敵無所遁

戰還攻者

慕輿根等退趙兵

趙王虎伐燕進逼棘城燕王統欲出慕輿根曰趙強我弱一舉不可復救矣今固守堅城事不濟不失於走統乃止根等日力戰趙兵大敗

宋陳憲守懸鉤城

魏主圍宋懸鉤魏人填塹內薄登城陳憲督勵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死者亦過半魏主引兵還

梁蔡道恭固守義陽

魏圍梁義陽城中不能五千人魏軍攻之晝夜不息蔡道恭隨方抗禦應手摧却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而還

唐

卷五十一守城

唐李光弼戰退史思明

李光弼將兵入常山城史思明將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射之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夫發弩相繼發不能當乃還

宋吳璘守儋人關

金兀朮等攻吳璘於儋人關第二隘人拔重鎗鉄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速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翌日攻西北樓璘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乃宵遁

宋劉錡射却金兵

宋劉錡射却金兵

金圍宋順昌府劉錡傳城梁羊馬垣穴恒為門敵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射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騎用破敵弓藥以神箭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金兵乃却

宋社果守安豐

杜果守安豐蒙古攻之全被射擊行牌杖木果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技都魯多傷而還蒙古填濠為二十七壩果分兵扼壩壩募壯士奪壩諸士皆奮死突戰蒙古乃去

宋孟宗政戰退金人

金人百方攻襄陽城孟宗政禦之金人搆強兵徑抵西北園接登城城中軍以長戈春其隄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死傷接連

宋孟宗政

宋孟宗政

宋孟宗政

俄乘順風燒戰棚宗政激勵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會王大臣

項羽潰圍

項羽敗漢及諸侯兵圍之救重羽與二十八騎潰圍出漢將灌嬰追及之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灌二將以其騎分為三處灌軍不知羽所在乃分單為三還圍之羽復馳斬灌一都尉殺敵十百人復聚其騎止亡其兩騎耳

霍浚擊斬向存

劉係將霍浚守護前城劉璋將向存率萬餘人攻圍一平浚兵銳

數百人何其急際遂精銳士出擊大破斬之

吳朱狀擊退魏軍

朱狀鎮江陵魏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堪戰統五千入真等起上山懸地道弓矢雨注狀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魏去軍還

晉平叔女破夷兵

五谷夷寇晉寧州圍城李毅病卒女秀有父風獎厲將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矢罷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

東魏慕容儼擊退魏兵

魏郭鸞攻東魏東魏荆州慕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未開出擊

大破之

慕容儼破梁兵

慕容儼破梁兵梁侯瑄掩至城下儼隨方備禦未開出擊大破之

宋孟宗政擊金人

金人圍宋襄陽固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鉞鎗以鉤鈔其糧則火吹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而還

灌水凍城

司馬楚之伐柳灌水為凍城

魏王襲柔狄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軍中有告失墮耳者楚之曰必必賊遣入營觀視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突空遂播乃伐柳為

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朕○至○水○堅○不○可○攻○乃○散○矣○

宋楊延昭守遂城

契丹侵宋遂城遂城小而無備會大寒楊延昭汲水灌城上旦悉為水堅滑不可上契丹兵乃去

明羅通守居庸

睿皇帝陷虜虜日迫也先等三萬騎逼居庸甚急羅通固守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虜還退兵退敗之

補城杆散

魏郝昭守陳倉

諸葛亮圍陳倉為井闊百尺以射城中以上充填塹欲直攀城郝昭於內築重橋禦之

張特詐降補城

魏張特守新城吳諸葛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狀魏法被攻百日而赦不至者雖降而家不坐令

九十餘日矣尚不欲降者吾當相語之明乎送名且以吾印綬

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

我但有聞灰耳吳人怒攻之不能拔救兵至恪引去

宋陳憲守懸縣

魏主圍宋懸縣城中不滿千人魏人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鈞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宋陳

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

梁昌義之守鍾離

魏中山王英攻梁鍾離以衝車撞城城土輒頽昌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主召英還

魏韋孝寬杆崩城

東魏高歡圍魏玉壁歡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韋孝寬隨慶立木柵以杆之敵不得入城

陳孫瑒偽降

周史宰攻陳孫瑒於郢城不能克乃授瑒刺史瑒偽許以緩之而潛修守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救兵至周人解圍去

周梁士彦守平陽

齊王圍周平陽梁士彦乃令妻妾及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月而就齊人作地道攻城陷十餘步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

隋李景固守代州

隋漢王諒起兵晉陽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番僧誘諒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

開鍾葵集敗

高麗守安市城

太宗攻高麗安市城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拒之衝車攻居壞其城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山頽城崩高麗自

缺城○中○出○戰○遂○奪○土○山○整○而○守○之○攻○之○不○能○克○

李光弼守太原

唐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兵○少○眾議○修○城○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至○與○役○先○自○固○也○乃○松○城○外○壕○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及○賊○攻○城○用○以○增○壘○城○壕○則○補○月○餘○不○下○思○明○望○號○號○為○遊○兵○戒○以○我○攻○其○北○則○潛○趨○其○南○有○隙○則○來○而○先○弼○軍○令○嚴○明○雖○寇○之○不○至○巡○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

李抱玉擊退史思明

唐李抱玉守河陽○兩城○史思明○攻○之○城○且○陷○抱玉○給○之○曰○明○旦○當○降○賊○欲○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

甚衆

宋杜杲守安豐

杜杲守安豐○蒙古口温不花○以○大○砲○焚○樓○櫓○城○多○隨○陷○杲○隨○補○完○

宋孟宗政打金人

金人○斫○路○剽○土○城○頽○樓○陷○孟○宗○政○報○孟○薪○祭○火○山○以○絕○其○路○列○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孟○命○築○偃○月○城○躬○督○役○五○日○而○成○

移城窮敵

滿寵議徙合肥城

吳人○歲○有○北○伐○計○滿○寵○以○合○肥○城○遠○賊○至○難○救○請○西○移○三○十○里○徙○

現○兵○固○守○時○議○以○為○見○賊○壞○城○賊○必○愈○肆○寵○曰○兵○行○說○道○移○實○不○必○相○慮○今○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所○謂○形○而○誘○之○也○從○之○孫○權○濟○圍○新○城○以○其○遠○水○而○不○敢○

甚衆

甚衆

甚衆

雲間 張龍翼 明父 軒

同罷 吳志葵 聖階 父 較

長洲 朱正明 伯亮 父 閱

激物象使戰

齊田單激衆

燕人攻齊即墨田單云吾惟懼燕人刺所齊幸置之前行燕人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刺皆怒而堅守又云吾懼燕人掘吾城水塚墓燕軍又掘燒之齊人城上見皆涕泣欲戰怒自十倍乃身操版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然後用之

遂破燕軍

秦二十一 激物

班超激衆殺虜

班超使南域鄯善王廣因匈奴使來奏起禮殊懈超會吏士曰燕虜使來欲收我屬送匈奴今獨有固夜火攻使不知吾多少必大震怖可殄滅也威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超乃夜帥衆殺其虜使以首示鄯善王廣叩頭稱屬漢

吳漢激衆合軍

吳漢乘勝至成都與劉尚分營而軍公孫述使謝豐等將十餘萬人并攻漢別將萬餘人刻尚令不得相救漢與戰大敗入拜謝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死在祈

獲遂深入敵地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相難量欲潛師就劉尚并力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衆皆諸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立旂幟使烟火不絕夜出枚與尚令謝豐等不覺分兵拒南北漢等大破斬之

漢度尚焚吏士珍寶

度尚討桂陽甯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士卒驕富莫有關志乃中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莫不泣涕尚慰勞曰卜陽等財富數世諸卿但不用力耳耳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明旦遂赴賊屯衆銳遂平之

秦二十一 激物

王猛破燕

秦王猛伐燕陳枹渭源謂鄧羗曰非將軍不能破劬敵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許公勿憂也猛不許羗不悅而退兵交猛馳許之羗乃與張蚝等馳赴其陣旬若無人燕兵大敗

晉沈田子破秦兵

沈田子伐秦領千餘人進屯青泥秦王妃弟步騎數萬至合圍裝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或生一決封侯之業在此士卒皆踴躍鼓謀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

唐朝臣破賊

唐朝臣為朔方大將時平盧李納遣王溫會魏博兵共攻徐州詔



唐朝臣討之胡方資裝不至。旗服獎惡。察將宣武。嗚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曰。都仇有令。先破賊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奮與戰。平虜。魏博兵大潰。

張任守城

唐田悅攻臨洛。張任拒守城中。食且盡。任令飾其愛女出拜將士。曰。諸軍守城甚苦。任家無它物。請鬻此女為一日之費。眾皆笑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會李抱真告急。控朝。詔馬燧等討悅。悅兵大敗。

唐李德裕激何弘敬

唐武宗詔王元逵何弘敬討劉禎。元逵軍入邢州境。已踰月。弘敬

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

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趨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惧。此攻心伐謀之術。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

李德裕激河東軍

唐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達奏乞益榆社兵。時河東無兵。李后以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而赴。弁遂據軍府作亂。李德裕請以達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充兵。遂討弁。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容軍取太原。恐妻子為所屠。乃自取太原。擒楊弁送京。

晉周德威激勵士衆

周德威以胡騎迫梁營。詔之。梁韓勅將步騎。是之。德威狗於軍。曰。破。許。州。屠。沽。備。販。之。凌。爾。衣。鎧。雖。難。十。不。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帥。精。騎。擊。其。兩。端。獲。百。餘。人。

宗澤破金人

宗澤領兵赴金人之難。至滑南。度兩將寨。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前後皆敵壘。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以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遂大敗金人。

李寶激士卒

李寶督海舟登蘇州大洋。至海州。禦金師。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兵登岸。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皆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得士賈勇。無不一當百。敵出不意。亟引去。

張順張貴破元兵

張順與張貴救襄陽。呼部三千人。下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無敗吾事。人人感憤。及漢水方生。發舟百艘。各船置大鏡。火砲。熾炭。巨斧。勁弩。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洪磨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衝。橫筏數百。轉鬪而前。元兵驚遁。

金主勝遼

金阿骨打叛遼。遼主親征之。阿骨打。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  
契丹。汝等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各或戰不能常也。不  
若殺吾一族。汝等迎降。轉輸為福。眾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遂  
大敗遼兵。

明李久忠破洪元帥

李久忠。年方二十。敗元阿魯。於萬年街。遂敗別軍于於潛。昌化  
獲婦女。輜重甚多。公以士飽飲。且驕。乃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  
曰。不方戰耳。何患不富貴。遂破洪元帥營。

明陶魯破賊

韓。討二廣賊。顧。賊最難下。陶魯為新會丞。侍膳。自許能平之。  
魯。卷。下。數。勸。五。

雅。聽其選擇。象標式的。曰。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十五萬中。  
止得二百五十人。請。後。募。足三百。魯乃日。操。練。陣。法。牛。酒。行。犒。甘。  
苦。共。之。士。爭。願。成。率。以。先。登。大。破。賊。得。子。女。玉。帛。悉。分。於。眾。眾。益。  
奮。賊。聞。陶。家。軍。駭。遁。不。及。三。百。人。累。用。不。贖。道。左。布。政。錄。後。為。錦。  
衣。千。戶。

明王越得下効死

王越。視。師。術。恤。軍。士。龍。軍。棄。傑。皆。願。為。死。軍。過。陝。西。秦王。賜。宴。越。  
盡。乞。其。女。伎。隨。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女。伎。捧。觴。侍。一。千。戶。調。虜。  
還。召。入。與。談。虜。事。甚。皆。手。金。危。飲。之。還。談。益。喜。命。欲。琵琶。酒。即。  
并。金。危。與。之。又。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

所至為効力

明楊銳守皖城

寧王。及。攻。皖。城。楊。銳。與。眾。誓。勸。逆。當。得。大。功。告。郡。守。出。庫。金。懸。賞。  
寇。凌。十一。先。登。銳。中。其。首。其。子。繼。登。銳。貫。其。吭。而。以。於是。懦。者。皆。  
起。城。上。建。大。旗。書。剿。賊。字。以。壯。士。氣。設。法。力。禦。幸。保。皖。城。  
激。眾。使。逆。已。

陳勝激夫期之眾

陳。勝。與。廣。為。漁。陽。戍。長。天。雨。道。不。通。故。延。遲。度。夫。期。當。斬。乃。令。徒。  
傷。曰。公。等。皆。苦。秦。期。當。斬。假。令。無。斬。而。戍。以。者。十。恆。六。七。壯。士。不。死。  
則。已。成。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為噓而盟稱大楚

扶蘇。項燕。為。噓。而。盟。稱。大。楚。

光武激勸諸軍

光。武。始。狗。瓦。陽。定。陵。圍。皆。下。之。時。王。莽。遣。王。尋。王。邑。激。郡。縣。兵。四。  
十二。萬。與。嚴。尤。陳。茂。合。漢。將。見。兵。威。皆。反。走。入。昆。陽。恆。怖。欲。散。越。  
光。武。曰。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諸。部。亦。滅。矣。會。候。驛。還。言。  
莽。兵。盛。諸。將。更。請。光。武。計。之。還。為。圖。畫。成。敗。因。皆。諾。遂。自。將。為。首。  
鋒。殺。王。尋。海。內。響應。

任光作檄傳告

光。武。度。海。沱。欲。注。信。都。時。郡。縣。皆。降。王。即。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  
郡。形。不。肯。光。聞。光。武。至。大。喜。形。亦。來。會。議。者。致。由。還。形。不。可。光。武。

乃發備照精兵四千人拜光形為將將兵以是光乃多作機又  
大司馬劉公將兵百萬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夷氏傳相告語於是  
劉植耿純王楊等皆以兵來迎遂擊王即斬其將李暉

李特誘民題已

晉累陽巴氏李特謀據蜀會朝廷召還六郡漢民入蜀者時  
布在梁益聞州郡迫遣人人愁怨特數為漢民請而漢民多相  
歸特廣謀太守辛冉分楊賈特兄弟特與弟賈改之為某  
某傑侯王一首百匹漢民大懼歸特愈東遂據廣漢

蕭衍致蕭穎胄起兵

齊豫州刺史蕭衍起兵齊主遣劉山陽魏荆州行事蕭穎胄

之衍知其謀遣王天虎詣荆州偏典州府書教云山陽面上昇  
荆雍穎胄疑未決衍凌今天虎齋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遠謂張  
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前天虎往人皆有書今止有兩函與穎  
胄穎遠云天虎具被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穎胄與天虎  
共隱其事則穎胄進退無以自明必然入吾謀內是死兩空函定  
一州矣山陽聞之通徇不上穎胄大懼參軍席蘭又曰蕭雍州必  
不可制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則蕭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今  
軟送天虎則波疑可釋至而圖之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喜車  
詣穎胄穎胄斬之亦起兵

慕容垂激眾反苻堅

慕容垂欲反恐不義而苻堅方請奉詔鎮慰北鄙會丁零翟斌作  
亂堅子丕以兵徵翟斌給丕令討斌又遣苻龍龍師氏騎一千為  
副密戒除兵乘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苻氏而彼專欲相圖吾雖  
欲已得乎乃將河內募兵旬日間有眾八千夜襲殺飛龍兵遂濟  
河焚橋遣人告慕容農等使起兵

高歡討爾朱氏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乃詐為書稱爾朱氏將以六鎮人配契胡  
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檄兵討部落稽遲乃發萬人將  
之復面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部曹洋表到眾號歡諭之曰  
爾朱氏為失鄉客最同一家不意在上激發乃爾朱今宜面已當

或後軍期又當此爾國人又當此奈何眾曰惟有反耳且推歡為  
主歡曰葛榮有百萬之眾曾無依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  
前異毋得凌漢人犯軍令生必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為天下矣眾  
曰惟命歡乃推牛饗士起兵信都敗爾朱兆等

沮渠蒙遜謀伐涼

北涼王沮渠蒙遜任涼涼殺其伯父二人蒙遜以喪禮會葬者萬  
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  
恥復上世之業何如眾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按見男成亦合眾攻  
建康推太守段業為主蒙遜亦隨之業遂稱王後業憚蒙遜勇  
蒙遜約男成同反男成不聽蒙遜乃求為由安太守因與男成約

同祭爾門山而陰使人先告男成欲為亂以求祭爾門山為驗至期果然業後男成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志於反王而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男成素得眾心眾皆忿怒爭奮遂殺業自主

唐太宗起兵

李世民將起兵使劉文請詐為勅嘗於太原等郡民擊高麗絲是人情洶洶思亂者眾世民乃募兵遠近雲集西河郡不從將兵擊之與士卒同甘苦凡遇敵以身先之近道萊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悅後西河郡誅隋嬖臣高慈備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大悅遂引兵至霍邑修好於李密及竇融

兵機

卷二十一 魏

九

張巡斬六將

今秋朔圍雍丘以書招張巡大將六人勸巡降賊巡佯許謬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張巡退尹子奇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而守正以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死力推先擊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大潰

郭子儀取長安

吐蕃入寇詔郭子儀禦之子儀聞廢日夕郭曲離散召募得二十騎而行既而吐蕃度使橋代宗出奔官吏六軍散吐蕃遂入長安子儀謂王延昌曰六軍過清多在商州連任狀之延昌入商州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排雲圖恥取長安皆感激受命

朱友貞使人內應

梁主朱晃為子友珪所弑友貞議討之時楊師厚總禁軍友貞欲使為內應楊師厚以君臣之分為言或曰友珪親行弑逆友貞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汝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子師厚遂許之

兵機

卷二十一 魏

十

梁主友貞激成兵

朱友珪弑父友貞欲討之先是龍驤將軍成者清亂友珪捕族之經年不已有成大梁者友珪徵之友貞因使人激怒其眾曰天子遣汝輩欲盡坑之其眾皆恨見友貞求生路友貞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被汝輩安可逃哉因出羌堡泣示之曰汝能自起雅陽雪仇則轉相為福矣眾皆涕泣內應者已斬友珪友貞即位更名瑒

周主部威激眾

部威屢立功於漢既而將兵鎮鄴都備契丹漢主承佑殺史和等遣使賜威威以詔書示諸將曰吾與諸公少壯先帝既受此

孤○全○諸○公○已○成○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  
廢○不○相○累○趙○修○已○曰○公○從○成○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天○啓○  
也○推○是○苗○子○榮○鎮○鄴○自○與○鄧○崇○威○等○將○兵○前○行○可○過○迎○降○遂○入○滑○  
州○漢○遣○侯○益○拒○之○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  
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款○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成○不○恨○將○  
士○皆○泣○請○功○死○漢○將○多○降○承○祐○為○亂○軍○所○執○威○辱○即○住○

蠻人僭智高使象從已

廣○南○源○州○蠻○僭○智○高○謀○據○廣○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象○曰○平○  
生○積○聚○令○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生○否○則○  
共○歿○象○從○之○遂○隔○邕○州○稱○帝○

宋十一

宗澤退金人

王○策○本○遼○酋○後○為○金○將○宗○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兄○  
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爾○國○義○當○給○謀○雪○恥○策○感○泣○頌○功○成○  
澤○因○得○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素○有○忠○義○之○心○  
當○協○謀○勦○賊○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  
戰○不○利○悉○引○去○

吳玠激勸士卒

吳○玠○與○弟○吳○瑋○收○散○卒○守○和○高○原○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刻○玠○  
弟○兄○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頌○  
為○用○

卷二十二終

吳玠激勸士卒

瑞屏大宗伯鑒定

游說圖敵

遂放強以智取弓

魯○昭○公○如○楚○楚○子○餐○公○於○新○臺○使○長○鬣○者○柳○好○以○大○屈○既○而○悔○之○  
遠○欲○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越○欲○以○久○矣○  
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  
懼○乃○反○之○

秦張儀誑楚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曰○城○能○絕○約○於○齊○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淶○為○大○王○妻○楚○王○悅○乃○閉○關○絕○約○於○齊○  
齊○王○怒○折○節○而○事○秦○儀○乃○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  
袤○六○里○楚○王○怒○攻○秦○秦○大○敗○楚○師○

酈生說下陳留

沛○公○伐○秦○至○高○陽○酈○食○其○曰○足○下○兵○不○滿○萬○欲○入○強○秦○此○所○謂○拔○  
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  
是○遣○生○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漢酈生說解

鄆生說漢王曰今與趙已定惟齊未下請田宗強近楚多詐難道  
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請奉明詔說齊使為東藩於是說齊王  
以天下之事歸漢且形便勢利後服者先亡齊王納之遂與漢平  
而罷守備

漢陳平孔呂祿印

呂后崩請呂欲為亂周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陳平等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  
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  
之國祿狀其計解印以兵授勃

漢馬援說高峻等

馬援既說隗囂專意東方遣子入質首復用王元計發兵拒漢

援乃上疏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怒不能為  
人患臣所耻也臣與隗囂本實交友欲導之為善而囂自執恣心  
盜憎主人願聽請行在所極陳滅囂之策得空胸腹及無所恨帝  
乃召援計事因使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焉下  
及羗豪為陳禍福以離囂之黨

慕容農說屠各烏桓

慕容農殺符飛龍有眾三萬慕容農奔列人召烏桓魯利及張  
曠等時慕容鳳歸翟斌勸斌奉農為盟主斌從之農欲據鄴帥眾  
長驅向鄴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帥眾數

千赴之攻破館陶

魏宇文泰說侯莫陳悅

魏爾朱天光留弟顯壽鎮長安召侯莫陳悅與俱東賀拔岳欲留  
悅共圖顯壽宇文泰曰悅雖為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眾必有歸  
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還恐人情變動乘此說之事無不遂岳從之  
悅與岳聚謀顯壽

遊說還政

屈完還桓公

齊桓公伐楚楚使屈完盟齊於召陵齊侯陳師曰以此眾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

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齊使乃還

燭之武還晉軍

晉秦圍鄭鄭燭之武見秦伯曰鄭既知亡矣焉用亡鄭以倍隣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之君亦  
無所害秦伯悅乃還晉師亦去

今從破敵

樂毅破齊

樂毅為燕將燕王問以伐齊之策對曰齊故伯國也地大而人眾  
未可易攻若合諸侯之師于是以秦魏韓趙同舉兵伐齊戰於  
濟西齊師大敗遂乘勝下齊七十餘城

張良說割地與韓信彭越

楚破漢軍。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蘇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傳海與信，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信、越，信、越皆引兵來，遂破項王。

王常說諸將歸漢

漢劉縯與王莽將甄阜等戰於新市，平林兵各欲解去，會下江兵至，縯與劉秀往見其將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還兵為餘將。

諸葛亮說孫權

會孫既取荊州，將順江東下，劉備奔樊口，諸葛亮乃詣孫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及劉豫州與曹操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而事之乎？權曰：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屈，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能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衆受制於人，亮曰：聞操遣豫州一日夜行三百里，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操者，

通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曹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立強，鼎足之形成矣。權使周瑜等與備迎擊操於赤髀，用黃蓋火攻，大破之。

孫權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題 吳志蔡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信降

恩信招降

桓公不肯曹沫之信

齊桓公伐魯魯獻遂邑以平會盟于柯曹沫劫桓公于壇上請  
反魯侵地許之既而悔欲無與地而殺沫管仲曰劫許之而背信  
殺之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遂及其地諸侯聞之皆信齊  
而欲附焉

復燕

卷十四

桓公伐山戎以復燕

山戎伐燕燕告齊桓公伐山戎至孤竹而還燕君送公入齊境乃  
劉葵君所至與之令復備召公之收納資於周諸侯聞之皆從

晉文公圍原

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口原將降矣軍吏  
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死之退一舍而原降

樂毅克齊

燕樂毅破齊入臨淄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  
使人請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自經死毅禁侵掠禮送民寬賦歛  
徐漆令備舊政分遣軍徇傍邑自據臨淄以鎮齊都祀桓公曹仲

於郊封王錫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魏縣

沛公論父老

漢高破秦軍既入關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法久矣請  
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  
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  
恐乃使人與秦吏告諭縣邑秦民大喜爭持牛酒饗軍公議不受  
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喜惟恐其不王秦

漢高不誅項氏

項羽敗死楚地悉定獨魯未下欲屠之至城下聞弦誦之聲謂其  
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羽頭示之遂降以魯公禮葬羽親為  
發喪而去諸項氏皆不誅

趙充國招罕开

罕开豪靡富兒俊弟雕庫來告先零欲反既而果然或欲質富兒  
弟充國謂其無罪遣魁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無恥并  
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剽掠者以解  
散虜誅飲其疲劇而擊之也後兵至罕开令軍無燔聚落及芻牧  
田中罕羞其豪靡忘來歸欲還故地充國奏之未報而遣還論  
種人下皆爭之既而重書報以贖論

漢蕭王親撫降賊

蕭王擊銅馬等賊悉破降之諸將未信降者亦不相安王知其意



令降者各懸營勒兵王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兵分配諸將

漢光武徇河北

王莽伏誅更始以光武行司隸尉總為大司馬徇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不遺因從除莽苛政漢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皆不受鄧禹說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以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遂與謀議卒以中興

吳漢誘降高縣五姓

吳漢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而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彼高反者守長罪也敢進

光武招降張步

兵者新乃移檄告郡使牧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

光武招降張步

耿弇既破張步帝至臨淄勞軍帝謂弇曰韓信破歷下以開基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嚴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京鄒生及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降若步來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金凌退步步奔于壽乃由祖負斧鑕於軍門弁傳步首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立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

馮異平諸寇

馮異擊破延岑岑眾皆來降歲餘帝遣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糧糒異兵殺甚感乃稍誅擊秦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木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梁商服而匈奴

南匈奴吾斯卑紐等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稹馬續等擊破之梁商勸帝請續漢漢高以恩信招降商又移書續等令堅守觀變設購開賞勿貪小功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請續降

李固平泰山盜

李固為泰山太守時盜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

張綱說服張嬰

即罷遣還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降未滿歲盜皆弭散

張綱說服張嬰

廣陵賊張嬰寇揚徐開漢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綱徑詣嬰門請相見嬰出綱曰前後二千石多拜會係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遣太守以爵祿相榮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大兵雲合身首懸分血嗣俱絕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明日面縛懸降

皇甫規降沈氏寇

皇甫規討沈氏道若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乘羗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收守之會蒸殺降寇不

任。特。權。責。者。數。人。或。免。或。誅。羗。人。聞。之。俞。然。反。善。十。餘。萬。口。沈。諸。規。降。

呂蒙撫江陵將士家

呂蒙。襲。關。公。入。江。陵。釋。子。禁。得。關。公。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且。莫。使。親。近。存。郵。者。老。弱。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數。使。人。與。蒙。相。問。蒙。風。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開。心。

晉羊祜布恩信於吳人

羊。祜。都。督。荆。州。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各。皆。聽。之。滅。成。卒。以。屯。田。其。始。至。百。日。之。糧。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務。修。德。信。以。懷。吳。人。

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方進誘計者

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方。進。誘。計。者。輒。醉。之。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則。殺。為。報。皆。計。所。使。送。絹。償。之。每。遊。獵。嘗。止。吳。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吳。人。悅。服。

游于遠平叛羗

趙。主。曜。殺。已。首。句。徐。庫。彭。等。於。是。反。羗。已。獨。盡。及。游。子。遠。曰。彼。畏。威。利。欲。避。必。耳。莫。若。大。赦。與。之。更。始。其。後。者。皆。樂。遣。之。使。相。將。引。若。自。知。罪。重。乞。結。不。散。者。臣。為。陛下。集。之。曜。即。大。赦。以。子。遠。出。屯。安。定。皆。降。

晉祖逖以恩致降

祖。逖。走。雍。丘。逃。撫。納。新。附。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

趙。者。奇。聽。兩。屬。時。遣。遣。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趙。有。異。謀。執。家。以。告。孫。是。多。所。克。復。自。河。以。南。多。叛。後。趙。雖。奇。

魏張浦降翟猛雀之衆

翟。猛。雀。驅。衆。入。白。堖。山。為。亂。孫。道。生。欲。進。兵。張。浦。曰。衆。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不。分。列。使。彼。無。由。返。善。同。力。拒。吾。矣。宜。先。遣。使。諭。之。則。必。喜。而。從。命。從。之。使。諭。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降。者。數。千。使。涼。舊。業。猛。雀。出。走。追。斬。之。

燕陳留王說降王宴

燕。容。乘。改。元。東。胡。王。宴。據。館。陶。燕。王。命。大。原。王。楷。陳。留。王。紹。擊。之。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力。

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宴

威。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宴。降。於。是。民。降。者。數。萬。楷。留。老。弱。置。守。宰。撫。之。發。其。丁。壯。與。宴。詣。鄴。

王雄誕說降遂安

關。人。遂。安。據。昆。山。唐。王。雄。誕。擊。之。單。騎。造。其。城。陳。國。威。靈。福。遂。安。出。降。

竇建德殺叛奴

滑。州。刺。史。王。軌。之。奴。殺。軌。携。首。來。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也。立。命。殺。之。還。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李世民恩待薛仁果

李。世。民。既。敗。薛。仁。果。宗。羅。暉。等。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暉。

守將之與之無礙無礙疑間俱畏威討恩皆願幼成

李世民待尉遲敬德

李世民既破宋金剛降其將尉遲敬德尋相爭帝得敬德喜甚僚將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或恐其為變不聽世民伐鄭尋相爭多叛本諸將疑敬德因之請世民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辱相後耶遂釋且錫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以害忠公宜休之必欲奪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既而世民被圍敬德刺單雄信而翼世民出圍

李靖不籍將士之家

李靖破江陵降蕭銑入城諸將欲大掠梁人岑文本諫遂禁止之

李靖

李靖

李靖

又請籍梁戰敗之家靖曰王師宜使義殺先路故為主以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乎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歎附

曹王舉招降王國良

唐郢州賊帥王國良侵掠州縣討之不克及曹王舉為觀察使遣國良書曰遇我不降後悔無及國良疑未決舉乃陳一騎抵其營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國良大驚趨出迎拜約兄弟共攻其賊其眾詔赦之

馬燧招安李懷光將士

唐馬燧討反將李懷光於河中懷光將徐庭光軍長春宮燧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守備甚嚴當往諭之遂造城下呼庭

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各自朝廷來可

西向受命庭光復西向拜燧乃曰汝曹殉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

為滅族計使我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眾不對燧披襟曰不信吾

言何不射吾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為汝曹無罪第堅守

無出俱曰諾燧等進逼河中懷光罵辱之及燧還庭光開門

河中軍士皆驚潰懷光繼死

李愬降吳元濟之眾

李愬用丁士良擒陳光洽降吳秀琳入據大城柵其將李憲有才

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

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眾皆感位愬每得

降必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虛實盡知賊將李祐有勇畧守與

柵柵時帥士率刻麥於張紫村愬遣史用誠誘而執之眾爭請從

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與語眾揀愬待之益厚眾不悅乃稱謀

言祐為賊之內應愬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故乃持祐泣城送京

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為散兵馬使餘

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連暈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

殿卒以其計擒吳元濟蕞令合賊謀者屏其家愬除之每厚待謀

謀反以情告

李愬降重賞

李愬降重賞

唐李愬雪夜襲取蔡州時吳元濟將重寶軍精兵於河內愬知元濟所望者重寶之枚耳乃訪重寶家摩撫之遣其子持書說之重寶單馬詣降

裴度不疑蔡州人

裴度為中丞既擒吳元濟以蔡平為牙兵或諫之度曰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唐李德裕納回鶻降

回鶻嗚沒斯率其眾抵唐天德塞下求內附軍使田牟欲求功奏稱侵塞請自擊之李德裕曰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嗚沒斯誠偽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上皆從之嗚沒

斯帥其眾降

唐劉濟招降群盜

雞山群盜寇掠唐果州達劉濟諭之達至山中盜李待之達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然我賊皆獲

高仁厚因謀誘降

高仁厚討所能執降能謀者對曰某村民也能因某一家而曰汝詞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成其非願為詞也仁厚曰吾何忍殺汝法雖但語計能曰高尚書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吾法汝一家汝為吾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皆良民為賊所制故求赦

汝為投兵既降當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歸舊業所欲誅者所能耳遂遣之明日引兵至獵溪賊伏兵千人於野橋以邀官軍仁厚詢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降仁厚悉無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眾執賊帥羅渾擊出降仁厚謂降者曰不欲即遣汝為前途未知予心或有憂疑藉汝言為吾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諭之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友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汝曹速知我出降立得為良民於是諸寨縛降能迎降

高仁厚以計招降

高仁厚圍揚師立於梓州久不下乃為書裝城中曰仁厚不忍城中五石俱焚為諸軍緩師十日使諸軍自成其功如其不然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眾斬師立肯出降

李存勗安魏州軍卒

梁魏州軍軟張彥作亂晉救之張彥來謁晉王李存勗曰汝陵南主帥殘虐百姓吾來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吾不得誅以謝魏人遂斬之及其黨七人乃諭眾曰罷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我爪牙眾皆拜服明日存勗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進眾心由是大服

憲郭履服劉銖

憲欲殺平度劉銖恐其拒命遣郭履也青州銖置酒召履欲害之

瓊。送。容。如。會。同。論。以。禱。福。錄。感。服。詔。至。即。行。

宋命曹彬伐唐

宋太祖命曹彬伐唐。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趨順，不須急攻。又令係全唐主李煜一門，彬伐唐，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垂克，彬與諸將共焚香為誓，約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既而城陷，唐主李煜降，彬令人宮治裝，自以數騎待宮門外，或虞煜不測，彬曰：煜素懦無術，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君臣卒保全。

宋郭進先招後戰

郭進每戰先招懷後戰，開愛恤士卒，不妄加誅戮，其殺賊婦女老

卷二十九

招降

弱者皆不賞。

魏勝招納降附

勝在軍恒如寇至，糾集遠近，橋勞士卒，人皆精銳，獲金譯者，橋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歸附者衆。

孟珙撫任降者

孟珙總忠順軍，金守臣多降，珙曰：隨附之人，宜同其鄉土而後之，辨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穉為軍，俾自耕自守，才傑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

木華黎不坑金民

木華黎破金，北京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遠西以北，京為重鎮，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木華黎遂止，金人多願降。

木華黎下真定

木華黎既下真定，史天倪曰：今中原粗定，不宜剽掠，幸吊民伐罪之意，即下令禁止，違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咸爭降附。

金伯穎招降叛者

金有宗室反者，伯穎討之，軍中獲謀者，皆殺之，伯穎不許厚賜之，遺賚書以諭反者，禍福反者得書感泣，以衆來趨。

明太祖諭徐達

初徐達破陳友諒於九華，獲其衆，常遇春欲殺之，達不可以之，上

卷二十九

招降

聞。上報曰：天下戰方始，無多殺多殺，是逆距之也，而遇春也

夜坑十九，上命悉縱三百人，趨而曰：此吾不一將之故也，達

自是專為大將矣，總命討張士誠，又諭達曰：毋擄掠，毋殺別，

發丘壠，毋毀閭舍，士誠能歸命，必全之，其毋英聞闔之外墟，毋據

而芻牧也，後達破士誠時，預與常遇春約曰：師入吾營，左公營右

將士人與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

入而民不知兵。

李文忠降潘原明

李文忠取桐廬富陽餘杭，抗師潘原明，使人納款，公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緩師計乎？彼曰：王師所遇，秋毫無犯，吏民鼓舞

自不能緩耳。忠引入卧内，飲而授之。約東明日原明如師，師遂營於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斬。」卒下借民釜立礮以拘誘敵使降。

劉季射書取沛

沛人劉邦字季仁，匿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召季之，眾已數十百人。令悔，閉城。季乃歛帛書於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為沛公。

魏張遼誘降昌黎

張遼夏侯淵圍昌黎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日來每行諸圍，稀輒屈目視遼，其矢更稀，此必備祿，故不力戰，倘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因說之，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

魏徐晃降韓範

曹操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操遣徐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免輒降之，既而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頭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颺附兵操善之。

晉桓宣降樊雅

樊雅聚眾在燕為塢主，始參軍桓宣說下之，及祖述屯廬州。

遣散義詣平雅，義輕平，平斬之。勒兵固守，進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俊，殺之。雅猶據燕城，攻之，不克。復遣宣往說雅，宣單馬造二人，詣雅曰：「祖孫州方欲蕩平，劉石倚仰為援，前般義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

賀拔岳計獲人馬

魏賀拔岳擊賊尉遲菩薩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賊獲二千人，馬亦無遺。

杜伏威降苗海潮

隋時杜伏威起兵掠江淮，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後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眾為盜，伏威遣人說之曰：「吾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檢。若合而為一，則可以敵隋矣。君能為主，我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唯海潮懼降。」

李光弼誘賊將

唐史思明屯兵河清，欲絕李光弼糧道。光弼軍野水渡，以簡之。既夕，還河陽，使雍希範守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曰：『越皆萬人敵也。』至則勿與戰，降則與俱來。諸將莫喻其意，既而思明果謂目越曰：『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騎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範曰：『夜去矣。』目越曰：『失光弼而得希範，吾敢與。』遂降。光弼任以腹心，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其故，光弼曰：『思明

常恨不得野戰。聞吾在陳。必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戰勢不敢歸。遲  
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晉李存璋誘梁兵

晉周德威擊清梁兵。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  
子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

宋岳飛誘賊將

岳飛擊破李成將馬進於筠州。飛令人呼曰。不送賊者坐吾不殺。  
汝坐而降者八萬人。

說降敵將

隨何說張布

史載

卷二十九 招降

五

楚羽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疾不送。遣將將兵注。而帝入彭城。布又  
不佐。羽怨之。漢王遣隨何說之。數以托國於楚。而不敢悉兵助  
戰。且楚殺義帝。負天下不義之名。漢有萬全之策。布陰許之。未敢  
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聽漢。楚何  
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歸漢。

岑彭誘朱鮪

岑彭與吳漢等圍朱鮪於洛陽。數日不下。帝以彭嘗勸鮪。鮪  
注說之。彭因曰。注者得執鞭侍送。常思有以報恩。今帝手定。庶  
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攻雒陽。將何待乎。鮪以大同使被  
害。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遺。蕭王北伐。罪深。恐誅。彭還見帝。帝曰。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河水在此。彭誠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  
信可乘此上。彭起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  
彭。而縛隨彭於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  
旦。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虞翻說華歆

孫策將徇豫章。遣虞翻注說華歆曰。孫討逆。用兵如神。前定劉揚  
州。君所親見。南定會稽。亦君所聞。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  
悔無及也。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矣。歆作檄迎策。策以  
歆年高。望重。拜而禮之。

呂蒙誘郝普

史載

卷十四 招降

六

孫權令呂蒙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隨附。惟零。陵。太  
守郝普不降。劉備親至。公安。遣關公。爭三郡。權往。陸口。使魯肅屯  
益陽。拒關公。而飛書。召蒙。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載南陽  
鄧元之。以其為郝普之黨。人欲令誘普。及被書。召乃秘之。夜召諸  
將。授以方略。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開。世間有忠義事。而  
不知時也。說稱關公守將。為權所破。必無能救郝普者。令元之見  
普。普懼而聽之。元之報普。尋當後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視普  
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知先主在公安。關公在益陽。慙恨入地。

吳呂岱說士徽

原缺第十七葉

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金子將百萬以降何以待之帝曰待以不衣耳及降十餘萬人皆賜食明且大陳兵馬臨水令金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勅兵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而就慈母誠恨誠喜無所恨也帝善其言悉賜之曰宅而官金子

漢魏期使賊自殺

漢魏期大吏李熊弟陸謀反植鄉賊迎之太守魏期召熊曰為吏黨不若為賊樂可注就之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卷之十

諸葛亮討南人

漢諸葛亮討雍閬等問計於馬謖謖曰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討斬雍閬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乃縱使更戰七擒七縱亮猶遠獲獲拜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傍郡皆降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不留則有患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網紀粗定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石勒斬祖逖叛將

晉祖逖錄兵聚穀為取河北之計石勒患之為修逖祖父墓置守

塚二家遺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逖收利十倍將叛降勒勒斬首送逖自是勒都叛越者逖皆不納禁諸將無侵勒民邊境以息

晉劉道規服象宗之

劉道規為荊州刺史桓謙寇荊州象宗之帥衆赴救或謂其情未可測道規單騎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破斬之

劉道規計留反者

桓玄之黨桓謙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意吾東來文武足以濟

卷之十

事若欲兵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連曉不開衆咸悻服莫有去者

慕容農威服陸運等

慕容農攻鄴久不下將止詣冀州召農還鄴於是遠近以農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陸運近出運期不還或請討之不聽假遣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曰當今豈可自相魚肉吾北運等當迎道左耳時慕容垂北趨中山營宮室使農先驅運等來迎上下如初

封德彝退突厥

突厥頡利可汗寇唐并州唐封德彝謀擊之既勝而德與唐王



從之。襄邑王神符等連破突厥，乃遣郭元璿請額利奇其負約，因說以還師修好，額利引眾返。

郭元振服安葛

西突厥烏質勒款唐塞頡和，郭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即火。其子安葛謀殺元振，元振知之，堅臥示不疑者。明日，素服注吊，道逢安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迨至其帳，修吊禮，哭之甚哀。安葛感義，更獻牛羊馬，賦郭子儀免胄示虜。

郭子儀免胄示虜

僕固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皆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遂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

長相顧

卷之二十四

下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其大帥，藥曾羅手，讓以背恩助叛。因說之曰：「昔無道掠財，不可勝載。馬牛等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總好，破敵以取富。為汝之計，孰便於此？同取酒為誓，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

唐回留安推誠服眾

回留安為魏州營管劉黑闥之乳山，東原傑多殺長吏，應之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卧内，謂吏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去順從逆，但斬吾首，奉吏民相戒。」曰：「公推誠待人，當共竭效力報之。」幸賴其用。

宋种世濟服番部奴說

种世濟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訖者，素倔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濟至，遽却迎。世濟與約，明日常至，其帳注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勸勿往，世濟曰：「吾方結諸寇，以信不可失。期遂險，而遣奴訖方以帳中，謂世濟必不能至，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

侏蓋喜結孟珙

元侏蓋伐金攻蔡孟珙，率師會之。侏蓋遣人來迎，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侏蓋喜，約為兄弟，酌馬湑飲之。珙與約，尚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

明沈希儀服猺人

沈希儀劉猺賊，所劉多，剽掠縛絕，為記無矣。殺於賊，巢得婦女牛

兵機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一

畜果，鄭巢者悉還之。除助賊者，還軍立劉猺，皆服。燕儀服威信，有調征，惧擊亦注。遇大雨，惧失期，泊溪水，有溺死者。論者謂廣西為將，難韓觀山雲之倫，能俊猺不為賊，而希儀使猺攻賊，前未有也。

慰諭平亂

李崇慰安荊州巴氏

魏荊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逐之。崇辨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欲女請，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遂輕持數十騎馳至上，給宣慰，民莫帖然。

任城王元澄平亂

魏陸廠穆泰謀作亂。推宗室元順為主。順偽許之。而密以聞帝。命任城王元澄討之。至雁門。太守夜告泰。泰已引兵就順。元澄遽令進發。或請召兵徐進。元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乃更迎順。似度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遂注鎮之。民心自定。乃倍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遂擒泰。

江陽王撫高車

魏發高車兵南伐。高車憚遠役。相率而叛。命江陽王總討之。總曰。高車避後。逃避若悉。退我恐。遂投亂。請遣使推簡斬魁首一人。餘加慰撫。若悔悟。是役即令赴軍。從之。於是叛者注。自題相帥出降。

唐段秀實止兵變

段秀實為鄜州都虞候。時軍士縱暴。秀實列卒盡取其首。注繫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秀實進。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未矣。晞出。秀實環之。曰。尊公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君恣卒為暴行。且殺亂。亂則罪及尊公。即凡功名其存。或何晞拜謝。叱左右解甲。敢謀者死。

唐張玄稔降彭城

張玄稔圍龐勳於彭城。玄稔先踰城上。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當奈何。為賊守城。頃吏同為魚肉矣。於是城中開門納官軍。

徐州遂平

柳晟平軍亂

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至漢中府。兵討劉闢而還。未至城。詔遣遺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立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耶。眾皆拜謝。請詣成所。

宋潘美諭袁彥入朝

潘美嘗官於周。及太祖受禪。陝帥袁彥。悍嗜殺。賈且繕甲兵。帝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以圍之。美單騎注諭。以天命既歸。宜修臣職。彥遂入朝。

明項忠諭降滿四黨

固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項忠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怠。忠隨二車。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日相率降。

項忠降李勣子黨

大旱。剝粟李勣子。乃劉千斤之黨。偕眾為亂。都御史項忠遣人持榜諭。降不服。則縱兵檢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成者。餘條保。新舊二千耳。

兵機類纂二十五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用明父輯

同職 吳志蔡聖階父較

大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用降擊敵

吳平侯馬鈞降擊擊元志

魏元志侵梁迫解擊擊降梁吳平侯馬鈞之為屏蔽使擊元志破之

唐劉仁執用降將故任存城

唐孫仁師攻百濟故之惟任存城不下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叱相

唐王式用降賊擊城

如皆神象降劉仁執使各降將將其象亂任存仁師曰此屬款心何可信也仁執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不用疑也遂給糧伏兵隨之故任存城

唐王式用降賊擊城

王式討浙東賊梁甫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率兩郡降式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劫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方表以官

岳飛降者破賊

岳飛討楊太其黨黃佐降飛表授為武義大夫半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欲遠遣子至河中視其可乘者捨之可勸者招之依感泣遂聚周倫若鼓之招揚欽來降飛上其功加官銜制又

表授揚欽軍職禮遇甚厚凌道避湖中說劉琨命瑞等降

用俘臥勝

孫策用大史慈

孫策討祖郎於陵陽討大史慈於勇里皆擒之二人故怨也果皆釋而官之尋遣慈注規華歆所為衆謂慈必不返策曰慈秉道義重然諾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返言歆無保為策遂有兼井之志

魏陸倕擒蓋吳

魏討蓋吳破之獲其二叔欲詣平城陸倕曰不如許吳叔見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刻期遣之後數日果以吳首來

魏徵散劉黑闥士衆

唐太子建成擊劉黑闥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雖有詔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懸解其囚得懸諭遣之則坐視難散矣太子從之黑闥衆多已降遂遁

唐李愬用丁士良降吳秀琳

李愬遣馬少良出遇吳元濟驍將丁士良戰而擒之愬釋其縛署為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父城柵為賊在僻官軍不能近

唐李愬用丁士良降吳秀琳

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秀琳降愬入據其柵

宋郭之用回取功

郭運為山西巡檢使威嚴肅有軍較誣郭道不濟事帝預知其

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未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吾信有膽氣今  
貫汝罪能捨殺敵兵當即存汝汝敢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  
大鼓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上從之

宋岳飛使俘破敵

金阿里蒲盧渾進宋高宗於明州岳飛稱金人於廣德擒金將王  
權俘首領四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今夜所營縱火飛  
乘亂擊大破之

宋張浚擇謀招降

宋楊太傑號張浚視師至醴陵豫邑日數百皆揚太傑者給以文  
楊俾招諭諸將皆歡呼而去於是相率請降

宋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明徐達擇楊茂破張士誠

徐達圍平江莫天祐為士誠守無錫其將楊茂善泅載芡水中為  
偵達獲之捧而厚賞使為間獲其彼此縱九密書因盡得虛實大  
破之

明項忠誘擒滿四

原土達滿四反項忠督兵與賊相持擒賊愛將楊虎程忠即宥  
其功令立功解金鈎束賜之滿四竟為虎親誘擒

明沈希儀擒章扶諫

四都孫章扶諫克稽甚七捕不得逃隣三層巢沈希儀潛兵注討  
扶諫扶諫又與三層巢賊注劫它乃盡俘三層賊妻孥以燬閉

之空室險俊狼兵捷刃欲擒希儀陽執鞞捷還諸孫未投令入室  
諸婦曰非沈公為狼兵辱矣扶諫非汝父母何不縛以贖我諸孫  
果醉縛扶諫來贖

不殺降取勝

楚武臣下三十餘城

楚遣武臣等擊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今徐公畏以欲降君母以為  
秦所置吏而誅之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不戰而降矣楚之  
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項羽渡梁地

彭越擊楚下梁十七城項羽聞之自引兵擊越而下城圍外黃數  
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今令人兒說羽曰彭越強刻外黃外黃  
恐故且降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懸心且如此則從此以東十餘城  
皆莫可下矣羽從之梁遂為楚

魏司馬昭克壽春

司馬昭圍壽春壽春人壽春人壽春人壽春人壽春人壽春人壽春人  
之昭曰今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乃復將數百騎越城呼曰  
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而壽春關內城城中  
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

石勒不殺末桓

王浚合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於襄國段氏末桓為勒所獲疾陸眷  
石勒不殺末桓

賂物請末極衆而殺之。勃曰：波皆健國，與吾無讐，為王浚所使，其殺之，結怨非計也。雖之，必深得吾不涼，為浚用矣。遂遣還。由是賈氏專姓附勃，浚勢遂衰。

隋賀若弼不殺陳人

賀若弼既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釋俘，獲給糧，勞遣，付以勅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

竇建德不殺隋官族屬

竇建德見高士達，引百餘騎，隔饒陽，收散兵，募少者為士。達發長軍，大振，始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有降者，殷勢日盛。

以夷狄攻敵

漢班超攻龜茲

班超既立疏勒，王因詔召超，欲還。疏勒人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互抱馬脚，不得行。超乃上疏請兵，曰：前世議者云：孔三十六國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惟馬耆龜茲獨未服。從宜，我欲待于白，窮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數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帝從之。

班超計弱烏孫

班超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騎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遣李是，說烏孫。烏孫遣使，與班超合。

以錦帛起即遣李是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而殺其兵

班超執疏勒王

班超發疏勒子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控疏勒王忠，忠遂反。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今晚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燬其國，烏即城遂降。超

漢張奭破匈奴

張奭為北中郎將，匈奴為桓燒軍門，屯赤沈，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兵安坐，惟中謀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破其衆。

李林

隋胡志降

隋煬帝令射置攻慶羅

煬帝召西突厥慶羅可汗不至，會其酋長射置遣使求婚。帝令誅慶羅，然後為婚。帝取柁竹白羽箭一枝，賜射置，謂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射置與兵謀慶羅，慶羅東走高昌，帝遣裴矩馳諭慶羅入朝。

王世充使突厥伐唐

突厥頡利可汗有患，陵中國之志。鄭王世充使人說曰：昔晉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子，孫宜奉揚政道，伐之。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冠汾陽。

唐王玄策襲虜天竺王

王玄策使天竺會其王卒其臣阿羅那順自立欲胡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激鄰國兵進至中天竺連戰破之得阿羅順以趨

唐王式討裘甫

王式討裘甫官軍少騎卒式籍世蕃回鶻在管内者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檇飲又烟其家皆拜泣嗷呼願劫友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崇本將之又秦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用

明沈希儀克岑猛

岑猛

岑猛叛沈希儀知歸順岑璋以女之失寵恨猛使圖之璋乃募二千八陽助猛精卒千人各獲女宵為間官軍得工先則先奮工先破猛欲出走交趾則擁入懸順左哨將索之將它回首以獻乃先一日希儀已獻猛誠泉軍門矣

存敵為杆蔽

魏曹操不返關公

吳呂蒙襲取漢江陵關公自樊走還曹仁欲追提縱曰孟存之以為孫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攻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關公立恐諸將追之果燕勅仁如縱所果

楚王環存江陵

楚王環遣王環等擊荆南高季興季興大敗請和乃還嚴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杆蔽殺乃悅

趙普欲復乳太原

宋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太祖曰吾意正如此

宋太祖

趙普

兵機類纂卷二十六

瑞屏大宗伯鑒定

報軍情

現視敵營

李孚出入敵圍

袁尚攻表譚留雷配守鄴曹操攻鄴尚還救之先使主簿李孚入  
城投募詐稱都督呵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責怒守者  
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守城上人得入孚知圍不可復守乃  
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旗出降孚隨軍出突圍得去

魏遼奚武現高歡營

高歡侵魏進至許原西宇文泰徵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  
寡不敵欲待歡更西以觀其兵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接今  
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梁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至東魏  
軍六十里泰令達奚武現歡軍武從三騎皆放歡將士服日暮潛  
聽得其軍蹄因歷營若警夜者其知其情狀而還

隋麥鉄杖浮現敵

麥鉄杖戴東萊夜浮渡江現賊還而復注為賊所擒遣人防之鉄  
杖取賊刀斬防者而歸

宋韓世忠現賊營

宋盜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

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蹄隨敵應之周覽以出遂設伏破斬之

通報敵息

董昭勸曹操射書圍中

關公攻樊孫權用呂蒙計圍之而上賊與曹操請殺關自效乞不  
漏董昭勸操露之曰圍中不知有故恐生他意且關其強梁自恃  
必不速退於是射書圍裏及關之屯中關果猶豫不能去蒙卒害  
之

隋史萬歲浮書筒中

史萬歲踰嶺越海攻破溧洞轉閉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

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厚賜其家

吳越司馬福水中潛行

淮南徐溫遣周本攻吳越圍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綱綴鈴  
懸水中魚鱉過之皆知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網網敵聞鈴  
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得令與援兵相應內外合擊淮  
南兵大破之

明劉江瑄砲決平安圍

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上召劉江問策江議行約曰臣至北  
平以砲為礮一砲則決圍二砲則還城若不開三次砲擊則臣戰  
死矣遂入城中既聞敵至則守城軍士氣勇自倍臣令軍士人

帶十砲侯三次砲響之後故砲常不絕視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  
平安必駭走矣果如策敗之

明沈希儀得賊情

沈希儀為右江恭將在柳州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無地  
可田而城兵老弱不足任希儀鼓士破之而訶者耳目適官府儀  
乃令發孫容城兒女撫之厚賞巧者使訶賊更令其妻見夫  
人賞籍解食陰厚其夫之報賊事者因每喉其夫報賊情又  
取與孫通商者為訶於是動靜先得所向必克  
懦卒為探

唐王式使懦卒為虞候

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表甫或請為烽燧以訶賊式笑而不應乃  
使懦卒來徒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令兵  
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故不必設若使勇卒操利兵  
遇敵且量力而開閉必則賊至不知矣故以懦卒徒馬而少給  
之兵欲其不敢開而報得捷耳

戡定玄機卷二十六終

兵機類纂二十七

瑞屏大宗伯鑒定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  
同艷 吳志蔭聖階父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料敵可克

鄭子元謀拒周師

周伐鄭王將中軍統公將右軍蔡衡屬焉周公將左軍陳屬焉鄭  
子元請左右以拒之曰陳亂氏莫有聞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  
之必亂蔡衡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遂之為左  
右拒公將中軍戰於緡命二拒曰務動而鼓蔡衡陳皆奔王卒  
兵機 卷二十七料敵

亂乃合攻之王卒大敗

晉人中楚王目

晉伐鄭楚救鄭晉師濟河楚晨歷晉軍而陳軍更志之范自請塞  
井夷杜決營壘為戰道范欠于不逆卻至曰必克之苗賁皇說公  
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旅而已請令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  
王卒必大敗遂之及戰擊中楚王目又佯言遠戰而故遂楚因以  
恐之楚王甯遁

吳伐州來

吳伐州來楚以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救之吳公子光曰  
者皆小國畏楚故未令楚無主帥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可敗也。若分師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侯之師。彘楚亦從。而靡請先者。去倘薄威以誘之。後者鼓陳整旅以待之。大敗楚師。

伯宗謀滅狄

子夫人乃晉景公之好也。鄆舒殺人。又傷終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晉侯乃滅狄。殺鄆舒。

燕樂殺料齊

樂毅伐齊。齊師敗。毅曰。齊王政令。度慮百姓怨怒。今因其軍破而乘之。齊可圖也。若不逐乘之。待後悔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逐軍。齊果大潰。洛王出走。下齊七十餘城。

漢高料陳豨

陳豨反。漢高自擊之。至邯鄲。豨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乃多以金賂豨將。多降之。誅豨。

漢王料魏犇

魏王豹叛漢。漢王以韓信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郡食其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烏安能當韓信。將誰也。曰。馮軫。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等果虜豹于魏地。

漢薛公料英布

英布反。高祖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英布東取吳。西取楚。

併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地。此上策也。東取吳。西取楚。併韓魏。魏據殿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柱。越身躉長沙。此下計也。布以驪山之從。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以是料之。布必出下計。布果東擊荆。又叛楚軍。遂引兵西。帝破布於蘄西。布亡。走江南。長沙人誘與走越。殺之。

元武料彭寵

彭寵反。光武遣鄧隆朱浮討之。寵破隆軍。浮上珠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今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步。耳。凌罷。蒼頭于雲等三人斬寵來降。

虞翻料朝歌賊

漢虞翻為朝歌長。時名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翻始於河內太守馬續。移以其儒者為之。憂謂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江。乾耳。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沐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剽庫。兵守成。舉斷天下。右解此不足憂也。及到官。果設漆干之。

皇甫嵩料王國

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與董卓拒之。卓欲速赴。曰。知者不凌時。不敵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今陳倉雖小。城固。倘足王國。雖強。而攻我之。不敵。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隔非九地。守者不核。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核。

之城。我可不煩兵衆而取。全謀將何救焉。圍果圍八十餘日。卒不能拔。賊衆疲。自解去。冀進擊之。卓以為窮寇勿追。萬曰。前我不擊。迨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氣也。所擊疲師。非寇衆也。國衆且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擊之。

曹操料呂布

張遼守。迎呂布為克州。杖進攻。鄆城不能下。西也。漢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扼元。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我知其無能為也。遂進攻。夜襲破之。相守百餘日。以糧盡引還。

曹操料張繡

曹操擊張繡。劉表救繡。屯安衆。操與荀攸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操前夜受敵。乃夜襲。險偽遁。表繡志軍來追。操乃縱奇兵。夾攻破之。它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過吾。趨師而與吾。火地。吾是以知勝矣。

賈詡料張繡

曹操圍張繡。惟操。聞表紹圖許。解圍而還。繡遣操。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曰。從更進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以精兵追還兵。公曰。必敗。以敗兵攻勝兵。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非操敵也。操兵新還。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引還。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非將軍敵也。故雖用敗軍而戰。必勝。繡乃服。

曹操破呂布

曹操擊呂布。諸將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紹布其危必矣。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乘布初叛。衆心未一。柱可破也。操曰。善。遂擊破殺之。

曹操料袁紹

袁紹欲攻許。曹操曰。吾知紹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晝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紹攻白馬。操擊破之。後遂滅袁氏。

郭嘉料袁紹劉備

劉備起兵徐州。曹操欲討之。諸將皆曰。今袁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未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曹師遂東。田豐說紹曰。宜聚其後。紹辭以子疾。操擊倘破之。

鍾繇料郭援

曹操伐鍾繇。圍平陽。未拔。而表尚遣郭援。約河東。諸將欲解平陽。去。繇曰。援剛復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汝為營。及其未濟之時。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汝未半。繇擊破之。

周瑜度曹操

劉表子琮降曹操。東下。遣孫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群下失色。周瑜曰。彼將中國人。約十五六萬。且已。又。破。所。

得劉表之衆亦不過七八萬耳尚懷疑衆數雖多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遂遣瑜等與劉備迎擊大破之於赤岸

潘濬料樊仲

劉備從事樊仲誘導諸夷西附漢中水白孫權遣萬人討之治中潘濬曰以五千兵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仲能弄盾舌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之

魏孫資料彭綺

吳番陽賊彭綺反自言為魏討吳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克魏主廠以問孫資資曰番陽中人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報卒敗以

司馬懿料諸葛亮

諸葛亮攻圍祁山司馬懿統諸軍拒之亮聞大軍至乃自率衆將裝上却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裝麥吾得一日魚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晚兵者之所會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

司馬懿料諸軍

蜀諸葛亮出斜谷司馬懿拒之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公爭之地也乃壘於渭南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要若由上五大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大原將

北渡渭懿與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遂平作軍

司馬懿料公孫淵

魏遣司馬懿討遼東謂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奔城豫免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下也曰注還幾日對曰注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懿遂遠東調使其將卑衍等也遠隨懿擊破之遂圍襄平擊斬之

司馬昭料漢

魏司馬昭欲伐漢諭衆曰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它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糾善維控省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地以劉璋之閒而遠城水破士女內震其口可

齊萬年料周處

齊萬年反圍涇陽詔以周處諫夏侯駿以討之萬年曰周府君有文武才畧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擒耳駿等遣遠處以五千兵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杖兵不至遂殺而後

齊萬年料周處

齊萬年料周處

杜進料梁熙

呂光仕符秦為都督擊西域恩威甚著還至宜米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勸熙守高格谷口而奪其水或守伊吾關以拒之光聞懼不敢進柱道曰熙久雅有餘機豈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檢熙子胤尋殺熙據涼州開符堅被殺光舉軍竊素自立為涼王

石勒料趙主曜

趙主曜攻凌趙金墉凌趙主石勒自將救之乃謂徐光曰曜威兵成鼻關上策也阻雖水其次也坐守雒陽此成擒耳勒至成鼻見趙無守兵乃說通出犂磨之關大破趙兵於雒陽獲趙主曜

表喬料漢

晉桓溫將伐漢特佐晉以為不可表喬曰李勢恃其險遠不修戰備以精卒萬人輕賁疾趨出其險道可一戰擒也胡聞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傷必不敢動且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果滅漢

燕中亂料桓溫

晉桓溫將自兗州伐燕至枋頭燕中亂曰溫必至國朝臣未必同心又溫值可乘之勢不出赴利欲望持久身不慮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燕遣兵衛溫糧道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自陸道奔還

晉劉裕料南燕

劉裕伐南燕或曰燕人若塞大岨之險或堅壁清野奈何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裕過大岨燕兵果不出而餘糧棲臥裕至臨朐破之

夏主勅勅料劉裕

劉裕伐秦勅勅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裕果東還勅勅遂定計降關中據咸陽隔長安

崔浩料劉裕

晉劉裕伐秦魏主嗣問崔浩曰劉裕克乎曰克之姚興好虛名少實勇于恣便弱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裕克秦必慕其主關中華戎錯雜難留兵守之人情未洽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後果如其言

檀道濟料謝晦

宋謝晦反帝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遊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朕未嘗孤軍決戰戎事恐非其長可未陳而擒也帝自將討晦晦眾一時皆潰晦走為人所執權遣建康

崔浩料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崔浩曰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不能制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皆家向塞向來寇抄今掩其不

備必望。應駭散。壯護狀。犯馬懸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遑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魏主帥輕騎。嚴柔然。斬俘甚衆。降者三十餘萬。

崔浩料夏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崔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辭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今東由列兵徑二千里。一慶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魏主從之。使古弼等伐夏。執夏主殺之。夏遂亡。

崔浩料宋師

宋

卷十

魏南邊諸將。表宋將入寇。崔浩曰。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突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宋遣到彦之。自淮入泗。沂河而上。至潼關。魏遣安瓛。復督諸軍擊之。以者甚衆。彦之焚舟而還。

拓跋英料齊兵可克

拓跋英擊莫中。齊蕭愨。遣部將據險。在玉樹。拒之。英曰。彼帥。相統一攻之。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則四營皆走矣。乃攻一營。板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

魏太子晃料敵軍

魏主嚴柔然。至鹿潭谷。遇勅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存。

宜其不備。速進擊之。劉潔曰。賊營。盛其求必多。晃曰。塵威者。軍士驚擾也。魏主疑之。不急。柔然隨去。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齊蕭贖料沈攸之

蕭道成弒宋自立。沈攸之舉兵討之。初。道成子贖鎮郢州。以備攸之。後。苻柳世隆自代。詔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涿而東。不可制也。若攻郢州。未能猝拔。則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時子至尋陽。豫教信。道起。建康。贖曰。尋陽地居中。可以內請朝廷。外援夏口。遂奉晉熙王。發鎮益口。後世隆誘攸之。攻郢城。果潰軍走。

蕭

卷十

蕭衍料破郢兵

蕭衍起兵襄陽。諸將謀欲併兵圍郢。分兵龍。西陽。武昌。衍曰。不若。遣王茂。軍。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郢。城。景。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總。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乃。使。茂。等。帥。衆。濟。江。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魯。山。乏。糧。以。城。降。郢。城。亦。降。

魏刑惡料白早生

魏懸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求。援。於。梁。梁。遣。齊。苟。兒。助。守。懸。那。懸。曰。早。生。非。有。渡。謀。大。智。止。以。司。馬。悅。暴。虐。衆。怨。而。作。亂。民。迫。於。山。歲。不。得。已。而。從。之。早。生。得。梁。之。援。必。守。而。不。走。

若以王師士民必翻然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及懸等攻懸等兒等降折白早生

梁湘東王料侯景

侯景臨梁鄂州湘東王緝以王僧辯擊景至巴陵緝曰景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景果攻巴陵不克遁還

魏于謹料梁王

于謹伐梁主緝於江陵長孫倫問謹曰為緝計將何如曰糧兵漢汚運據丹陽上策也還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於移動據守

梁機

魏師下策也緝必用下策及魏軍至梁主為柵守之反者開門納魏師梁主還保全城謝答仁請守子城收兵王褒以為不可梁主出降

齊段韶料陳霸先

梁陳霸先圍齊廣陵嚴起遠圍涇州段韶討宿預廣陵涇州皆生急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外托國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兵圍宿預自引倍道赴涇州擊破之因起廣陵霸先解圍去

齊道衡料陳

齊晉王廣伐陳高穎謂道衡曰江東可克乎曰克郭璞言江東

分王三百年漢與中國合今此數將一也故寶荒淫驕侈二也政以江聰為相惟事詩酒狹小人施又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嬰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波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淩果滅陳

蘇威料楊玄感

隋楊帝擊高麗楊玄感起兵圍東都帝謂蘇威曰此兒聰明深為患威曰玄感粗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廢成亂階耳玄感果敗而天下兵起

李淵料屈突通

李淵起兵太原隋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克臨汾謂王長諧等曰通精兵不少去五十餘里不敢東戰足明其衆之不為用若前扼其侯凌附其背波不立必為擒矣乃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見長安屈突通聞長安不守趨雒陽劉文静退之衆皆降執通送長安

李世民料鄭

李世民得尉遲恭德大敗鄭兵鄭地多降移軍青城壁壘未立鄭兵二萬臨穀水拒之眾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急舉而出敵俾一戰今日破之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殊死戰鄭兵遂退帝縱奇兵乘之直抵城

下圍之不克或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雒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遂鄭主王世充果降

唐太宗料薛延陀

薛延陀擊突厥可汗李思摩思摩告急於唐詔李世勣擊之上戒之曰薛延陀論漢南行數千里馬已疲度吾勅思摩燒雜草波粮糗日盡野無所獲師等俟其將還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世勣果敗薛延陀

唐太宗料高延壽

唐太宗攻高麗安市城高延壽等帥兵來救上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高麗據險食粟掠吾牛馬坐困吾軍上策也板

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知能來與吾戰下策也然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延壽引兵直進至安市城諸軍並進高麗兵大潰延壽等帥眾降

突厥欲谷料拔悉密

唐朔方大侵王峻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突厥昆伽可汗昆伽懼欲欲谷曰拔悉密在北度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峻之約必喜而先至峻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難易也既而拔悉密果發兵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昆伽擊唐

部子儀料僕固懷恩

唐僕固懷恩反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部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士耳懷恩本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為也懷恩逼奉天子儀出陣虜果不戰而退

譚忠料成德

唐詔吐蕃承雅討成德盧龍劉濟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譚忠曰是必時將無之濟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今濟護北邊問忠何以知之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以為趙畫曰燕以

趙為障

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必不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疑天子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而趙不備燕也遂擊趙拔饒陽東鹿

唐表報料取宣州

表報謂揚行密曰趙鍾新得宣州衆心不附公宜早解厚幣說和州孫瑤上元張雄俊自乘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鎧必矣從之鍾大敗行密果得宣州

楚揚定貞料淮南

淮南楊暹遣劉存擊楚楚王馬殷與軍使揚定貞贊曰我軍勝矣夫戰懼則謀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知必勝殺命秦

彥暉擊存破之

吳徐溫料度兵

吳劉信攻虔州。譚全播拒守甚固。攻之不下。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乃授信之子英彥兵三千。使朱景瑜與之俱。曰：波守卒皆農夫。飢寒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至。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注必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虔州皆潰。執其將譚全播。

梁王彥章料德勝城

梁主瑱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城。瑱問以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大失。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

瑛

瑛

瑛

甲士皆持斧。載治者。倚耕炭。乘深而下。會飲。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德勝不備。舟中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連三日矣。

趙季良料董璋

董璋始與孟知祥反。凌相疑。璋來龍西川。殺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衆心疑。公當自出。藥之以強衆心。乃以趙廷隱為都都署將兵拒之。璋敗死。

晉王重胤料安重榮

安重榮反。杜重威與戰。不勝。欲退。王重胤曰：兵家忌退。彼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破必。狼狽重威。遂之大敗之。

岳飛料楊太

宋岳飛討楊太於洞庭湖。飛袖小圖示張浚曰：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以水寇攻水寇。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伎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內當俘諸酋。浚許之。果八日而捷書至。

明徐達料張士誠

上謀討張士誠。李善長以賊尚強。且饒蓄。宜少緩。徐達曰：張氏汰而苛。其大將李伯昇。華。豬子。女玉帛。旦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蔡三。參軍。白面書生。易與也。感之。當自潰。上悅。命討士誠。果平之。

徐達料河朔

徐達平河南。上勞之。因問平河朔計。對曰：大兵平齊。掃河。雖據廊自保。之不暇。敢離其穴哉。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魏。齊。竄元都。一穿中。豚。耳。取之。如杜朽。上曰：元運令。氣。就。且。漸。盡。無。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圍。可。也。

徐達料李思齊



徐達定陝西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宜先慶陽而後臨池達曰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未易拔臨池北界河湟西控羗夷地富而人衆大兵盛之不至則降矣思齊降全陝皆我有遂決策降之果得其衆

韓雍料大藤

韓雍討兩廣蠻至潯州召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岩密菁人不旋踵瘴癘為毒不可深入雍曰不然我軍新至士氣十倍賊聞視冕矣因而乘之可立而破遂直抵大藤斬其奸細賊大驚沮大破之

王瓊料寧王

寧王反中外惴惴王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於上游何耶度已執之矣亡何守仁米執之

王守仁料宸濠

王守仁攻南昌宸濠解安慶圍而回衆謂賊悉甲來當堅壁而待援守仁曰波誘或其下使以事成封爵為說今進取不能巢穴又宸濠心已離我以錢卒乘昧法擊波將不戰自潰於是迎戰於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父子

沈希儀料岑猛

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行誅召沈希儀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奈何希儀曰璋女失寵心恨猛可伐擒之又曰猛乘上流兵下如

建統奈何希儀曰士兵與賊富貴懸巢穴為叛者懼誅耳無遠志也又慮猛交交南希儀曰猛交交南則閉不能賙放豈無慮乎於是遂進師果用岑璋斬猛田州乃平

胡宗憲料海賊

胡宗憲為浙江僉都海賊徐海等寇紹興往征之遇於江橋乃在馬上自持一幟作拍鹿狀賊眾觀宗憲笑曰易與耳今日九宵遊前同知曲入絕殺後賊見而軍渡河大怖急止何賊提台州乃喜曰寇來有三敗台守譚綸千城之將賊深其懼一也寇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奏捷樂濟其氣効以勁乘勝二也寇美兵精悍非當日比今授以布伏邀擊之法三也遂分道布截四面受敵且戰且北

洪陳湯料烏孫

洪陳湯料烏孫漢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和燧燧皆以自救成帝問陳湯曰度何時解湯曰胡兵五當漢一今獨三而當一烏孫不能勝會宗且發城和燧燧兵應持乃至可謂報仇矣兵非救急之用也知烏孫危令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曰日軍書到言已解

鄧禹料赤眉

赤眉入長安諸將勸鄧禹攻之禹曰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

魏末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庫多寡能堅守者耶。乃北至拘邑。及長安。糧盡。赤眉轉掠而西。禹入長安。

魏主料孫權

吳主聞魏來。自將攻江夏。太守久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曹叡曰。權習水戰。今敵攻陸者。孫權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敵。久未發果遲。

張印料諸葛亮

諸葛亮漢出。急攻陳倉。操解騎召張印到京。問印曰。運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印知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對曰。臣未亮已去矣。臣指計亮祇不至十日。即復夜運至南鄭。亮遲。

滿寵料吳人

吳陸遜引兵向魏廣州。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陸遜將劫兵。精守可。臣時况賊舍船。二百里。乘遠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速進。但恐其不可。及舟乃擊。軍起楊宜口。兵人關之夜遁。

滿寵止曹仁守魏

滿寵使曹仁守魏城。關羽乘水勢攻之。甚急。或請及圍未合。乘輿。魏主曰。山水疾速。豈可與其不及。關羽連利將已在部下。自。許以南。有機。操用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將其後。耳。今若。去。洪河以南。非漢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已而曹操來。救。圍。遂解。

司馬懿料諸葛亮

司馬懿與蜀諸葛亮對壘渭南。有長星墜亮壘。懿知其必敗。遣將。將其。亮果卒。諸將遁走。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八百餘人。

魏主料吳兵

吳主權擊魏。自率兵向新城。分兵向襄陽。廣陵。淮陰。魏滿寵欲救之。魏主叡曰。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自進攻之。比至。權已走矣。乃御舟而東。滿寵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聞散。至。遂。

魏虞松料漢吳二兵

漢吳二兵

漢姜維困魏狄道。吳諸葛恪圍魏新城。魏司馬師聞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若之何。松曰。諸葛恪恐魏守新城。欲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象疲。勢將自遁。姜維投食我。非深恨之。寇若後。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從之。維果以糧盡。引還。恪攻城不拔。引去。

陳泰料姜維

漢姜維伐魏。乘勝圍狄道。魏諸葛恪之泰曰。姜維若以戰克之。威逼兵東。向此。戒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遣軍潛行。以。至狄道。東南高山多舉。大鳴鼓。角。姜維不意。救兵。待至。急攻不。

光乃選陳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教授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亦贊曰救垂隔之城而不求益兵真大將也

秦姬其料燕人

燕慕容冲攻秦王苻堅於長安後秦主姚萇曰燕人固其衆思之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及秦王堅出奔冲入長安燕人乃執冲立既隨姚萇隨而東長安空虛萇遂取之

乞伏乾歸料呂光

涼王呂光伐南秦主乞伏乾歸而秦群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先

兵衆而無弟延勇而無謀且其精兵盡在延河延久光自至矣延與乾歸遇戰必光自引兵還姑臧

宋尹弘料魏師

魏主僕宋逸次瓜步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宋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交明日果據居民焚廬舍而去

于翼料吐谷渾

吐谷渾攻周京鄴河三州周秦州都督遣于翼赴援于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不過抄掠耳掠而無獲勢必自委教日信至果如其言

漢國懷恩料敗

唐廣平王俶與安慶緒將李歸仁戰於長安城西賊大潰餘衆入城追夜置散不止僕國懷恩言於俶曰賊棄城走矣請騎追俶曰止之還明謀至守忠歸仁皆已遁矣

唐趙季良料官軍

唐后敬瑭討孟知祥敬瑭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知祥置書謂趙季良曰北軍糧盡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通知祥問故曰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宋帝料夏寇

夏主寇宋郿延隔金明砦哲宗聞之嘆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久

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即引退

張浚料金人

金人入寇張浚拒之逾月不得入浚遣張宗穎潛渡至六合出其背載其旗敵將引去浚謂王進曰敵既無歸心必往渡淮去可慮及其未濟擊之王遣運兵敗果北渡遂傳諸淮大敗之

金書生料岳飛

岳飛大敗金兀朮於朱仙鎮兀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勿憂岳少保且還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千騎破吾十萬軍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於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岳飛果奏

詔班師

蒙古本華黎料東平

蒙古本華黎圍金東平不下。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女即入城安聯之。乃留兵屯守東平。遂北還。東平城圍既久。援者不至。其民東還。令人不能守。實遂入城。

劉基料張士誠

劉基趨登還見。上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久忠欲擊之。基曰。三日後必至。至而尾之。三日基曰。賊至矣。眾見。雖至。旌旗如故。且嚴鼓。莫敢發。公起之。其所則空。辟而畧。留老弱。乃退。薄之東陽。悉獲其眾。

料敵必未

漢荀悅料劉表

曹操擊張繡。荀悅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敵。操圍繡於穰。表果救張繡。

魏鄧艾料姜維

姜維圍魏狄道。不克。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使出。鄧艾曰。彼有東隊之勢。我有西隊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運。三也。狄道隴南。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寇殺。皆出祈山。燕麥千頃。

五也。賊有懸計。其未必矣。維果還。由祈山。聞艾有備。乃四趨而安。艾與戰。大破之。

吳陸凱料晉

吳遣丁忠如晉。晉東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截。而取陸凱曰。北方新併。已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控我。也。欲蓄力俟時。耳。敵勢方強。而欲徵。俾求。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遂與晉絕。後晉果滅吳。

晉周訪料賊

周訪擊杜陵。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訪。陽守軍。至夜。多布火。以疑賊。賊引退。謂賊終知。吾無故當。掩。還。今宜促渡水。此既渡。斷橋。訪已。隔水。不得。退。遂。降。

魏姜料荀曜

後秦荀曜。密召秦主苻登。許為內應。登來攻。安定。後秦主始。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荀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其。既行。曜果至。長安。與誅之。

魏司馬楚之料賊

魏主罷柔然。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司馬楚之曰。必賊。連。奸。人入營。規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之。

魏古弼料宋師

宋主楊文德為武都王。據白崖。魏古弼擊走之。皮豹子軍至下。群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敗必將遠來。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豹子逆之。宋善道成。果與文德合眾攻魏。濁水成。豹子等救之。道成敗死。

蕭道成討江州兵

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帥眾發尋陽。蕭道成曰。首上派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城。旬下堅守。宮城東府后頭以待。賊至。道成遂出屯新亭。以當其鋒。治。至。未。畢。生。范。前。軍。已。至。道。成。擊。斬。之。

齊高帝料魏

齊主蕭道成初稱帝。以苻崇祖為豫州刺史。謂之曰。吾新得天下。虜必以幼劉祖為解。使犯邊。鄒壽陽當虜。斷非卿無以制。魏果遣梁郡王嘉來。故宋丹陽王劉祖以伐齊。攻壽陽。不克而還。

邵威料李守貞

漢部威。聞李守貞於河下。會蜀兵。敗漢兵於散關。威自注赴之。威曰。久聞劉詞曰。賊之脫。籠蓋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曾謀。向之。守貞果遣兵。張漢。繼。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不。為。劉。詞。神。也。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河。中。兵。還。走。

周世宗料劉崇

周太祖。世宗。五。北。漢。主。劉。崇。以。契。丹。兵。擊。之。世。宗。欲。自。持。聖。之。

群臣皆曰。劉崇必不自來。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斯立。此。必。力。來。朕。不。可。不。注。遂。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

周崇元福勸兵為殿

世宗攻晉陽。不克。引還。崇元福曰。進軍易。還軍難。乃勸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

寇準料契丹

契丹入寇。與宋師遇。戰。小。却。即。引。去。詢。得。無。聞。志。宋。相。寇。準。曰。是。和。吾。也。請。練。師。命。將。簡。精。銳。據。要。害。以。備。之。果。至。準。勸。駕。親。征。而。

宗澤料金人

宗澤敗金人於衛州。金人還澤。計敵眾十倍。今一戰而却。勢洶洶。未。使。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募。徒。其。營。金。人。夜。至。澤。空。營。志。驚。自。是。倖。免。不。敢。渡。出。兵。

王庶料金人

宋徽宗特詔賜夏國王庶移書與之曰。夏人之患。小。而。後。金。人。之。禍。大。而。迫。秋。高。必。大。舉。金。伏。即。帥。兵。來。義。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不。送。金。滿。察。妻。室。果。取。延。安。府。

張浚料金

金阿里蒲。盧。渾。侵。宋。明。州。張。浚。使。楊。沂。中。帥。師。出。戰。於。高。橋。敗。之。沒。飛。軍。士。曰。虜。敗。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樁。銳。伏。擊。閉。門。自。守。阿。

里蒲唐果渡侵明州段等遣兵掩擊金人奔北

李彥仙料金人

金馬魯攻宋陝州李彥仙敗之彥仙度金必并力來攻即遣人求  
兵於張浚已而果帥來攻城

張浚料金齊

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和解因上陳極  
言之及齊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南帝思其言召張浚於福  
州

虞允文料敵

虞允文擊敗金人於采石江中允文曰敵今敗明當復來夜分海  
併。上。深。別。遣。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  
虞。大。敗。

金納哈買住料蒙古

納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與我  
無。釁。女。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敵。女。而。造。前。制。橋。  
不。住。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益。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  
其。擅。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破。大。水。滌。以。進。金。主。始。恐。力  
釋。買。住。邊。人。乞。和。不。許。

蒙古阿木料宋師

阿木取宋仙人帖成守柵宋鎖江陵城池不通往來阿木謂諸將

曰。每。不。獲。宿。於。此。恐。落。賊。便。遂。自。安。海。濱。江。解。橋。時。或。虞。表。露。輝  
果。至。大。敗。之。

張弼範料李璣

元。張。弼。範。討。李。璣。璣。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弼。範。弼。範。曰。我。營。險  
地。李。璣。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吾。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  
甲。士。而。外。為。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沒。濠。益。沒。廣。璣。不。知。也。  
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濠中得上者突入壘門過伏皆  
死。

料敵不至

馬援料羌

馬。援。為。隴。南。太。守。擊。破。參。狼。羌。隴。右。清。靜。雋。縣。嘗。有。報。仇。者。吏。民  
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開。城。發。兵。時。援。與。客。飲。大  
笑。曰。虜。何。敢。犯。我。晚。狄。道。長。饒。守。守。舍。良。怖。急。者。可。伏。牀。下。後。稍  
定。郡。中。服。之。

郭嘉料劉表

曹。操。攻。斬。袁。譚。表。熙。表。尚。俱。再。為。桓。烏。桓。欲。助。熙。尚。復。故。地。曹。操  
將。擊。之。諸。將。曰。尚。凶。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彼。用。今。深。入。仁  
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謀。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胡。恃。其。遠  
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劉。表。坐。談。客。耳。雖。虛。國  
遠。心。無。憂。也。操。遂。擊。烏。桓。破。之。尚。熙。逃。東。備。說。表。操。許。表。不。能

用

劉暉料孫權

魏主不伐吳。親御龍舟至廣陵。吳將徐盛列舟艦於江。不問群臣。曰。孫權自來否。劉暉曰。波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之。而趨越江。湖者在控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還。既而孫權果不至。於是旋師。

司馬懿料孫權

魏武皇帝即位。孫權帥兵而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禦寇。時曹仁鎮襄陽。召仁還。司馬懿曰。孫權而破關。相此欲自結之時。必不為志。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奪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

孫權

孫權

孫權

劉裕料秦

劉裕伐南燕。圍廣固。燕主超乞師於秦。秦主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鉄騎十萬屯碓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曰。語汝燕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雒。今能自送使。可速來。劉裕之曰。若怒敵而速其救。則廣固未拔。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曰。兵發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聞。是自張大耳。彼見師出。必將內懼。何暇救人。興遣使。疆故南燕。果退還。

岳飛料金人

岳飛敗金師於侯北。小夜也。石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

飛堅卧不動。金兵卒不來。

料敵必降服

趙主曜料張茂

趙主曜自隴上。由擊張茂。諸將爭欲深河。曜曰。吾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按兵不動。以威震之。若出中旬。茂表不至。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

韓琦料夏主諒祚

夏主諒祚寇宋大順城。宋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又者博守難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速甚。並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帝頌琦曰。

料敵

料敵

一如料也

張浚料山岩

張浚撫師淮上。今岳飛進屯襄陽。飛使牛勗下鎮汝軍。遣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稷興等果寇之。

料敵不敵戰

諸葛亮料司馬懿

亮因數出。皆以粮不繼而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種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之。亮數挑戰。不出。乃遺以巾帕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亮平。

位幸此止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圍請者，示威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耶。

涼呂纂料段業

涼王呂光遣弟呂纂討段業，不克。太常卿竇班召纂還師。纂將還，請持曰：段業必驕，軍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遠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鷹作亂，吾今還都，卿能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

陳吳明徹料皮景和

陳吳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來救，去城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急攻拔之。

楚王環料吳人

楚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起黃州，掠而還。德勳曰：鄂人將邀我，宜備之。王環曰：武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吾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長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過。

料敵必詐

漢谷孔識詐降

匈奴遣右鼻林王伊邪莫訥來獻，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欲降，匈奴

林欽等曰：今單于稱臣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而失國。假令單于使之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不如勿受。以柳詐謀帝逆之，遣使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魏滿寵料吳

滿寵聞吳欲至合淝，表請召兵，皆集。吳尋還，寵以為賊大來，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還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滿寵料吳人

吳主權使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勝布書，請兵迎之。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書報之，會寵奉書入朝，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

王基料鄧錫

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錫等同謀變化，詔王基迎之。基遣司馬昭書，言錫等可疑，狀且曰：夷陵東面道皆險阻，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之危者，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從之。既而錫等果不降。

梁武帝料魏

魏中山王英攻梁馬頭板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渡



南向矣。武帝曰：此欲進兵為詐計耳。乃令修鍾離城為戰守之備。英果圍鍾離，梁兵敗，魏師英脫身走。

魏鄭義料常珍奇

宋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魏。魏遣西河公石至，上蔡珍奇出迎。石未即入城，鄭義曰：珍奇意未可量，宜入城據倉庫，制其腹心。乃入城，因置酒嬉戲。鄭義曰：觀珍奇色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乃止。

魏鄭乾料沈文秀

魏慕容白曜侯宋青州。宋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白曜欲遣兵救之，鄭乾曰：文秀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無朝夕之急，何據求援？觀其

真機

卷十 料報

七

使若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按兵徐進，不患不服已而文秀果不降。

魏尉元料中纂

魏尉元等使宋兗州中纂詐降，元受而陰為之備。及師至，纂果閉城拒之。

宋沈攸之料劉胡

沈攸之既克錢溪，子勛將劉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眾懼攸之曰：若然，則萬人之中應有一人還，此必破戰失利，唱空鼓以惑眾耳。勳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屢戰破之。

沈攸之料魏人

沈攸之拒魏時，薛安都已降魏。魏遣問詐曰：安都欲降，求軍迎接，不許。來者益多，攸之曰：請安都子弟為質，不然無空注，未遂不達。

唐王峻料突厥

突厥昆伽可汗既至，突厥降戶唐河曲者多叛。趙之唐并州長史王峻上言：此屬後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自叛去，願集兵眾徙之內地，以奏未報降戶果叛。

烏承玘料虜

唐趙合章等擊吳契丹，與虜遇，虜望風遁去。烏承玘曰：虜非畏吾

真機

卷十 料報

七

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合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玘引兵出其右，擊破之。

唐王式料秦甫

王式討秦甫，屢敗賊。式急攻，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住耳，且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秦甫等送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官，平疾捷，其後擒之。

柳渾等料吐蕃

唐德宗以渾瑊為盟使，與吐蕃盟於平涼。上謂諸相曰：今日和議，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莫秋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是夕有表言唐割盟者，兵臨近，缺上大驚。

謂渾曰卿書生乃料敵如此耶

趙遂料洪

宋主侵北漢太原。圍。父。夜。半。忽。傳。呼。洪。主。出。降。宋。主。將。關。壁。門。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詐。

韓琦料元昊

夏主元昊。遣。高。延。德。至。延。州。與。范。仲。淹。約。和。宋。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令。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象。冠。渭。州。薄。懷。遠。城。

宋觀籍料剛浪凌

夏剛浪凌。李。文。貴。持。書。至。清。湖。報。稱。世。弼。言。用。兵。以。未。資。用。國。之。

人情便於和。龐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湖。留。父。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

宋夏隨識開謀

元昊寇保安軍。為。書。及。錦。袍。銀。帶。使。境。上。明。季。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副。總。管。夏。隨。曰。此。行。間。耳。若。有。私。約。通。贈。遺。豈。彼。象。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發。賊。自。劫。

宋廣允文識金主

金主南侵。宋。王。權。之。師。濟。於。臨。關。王。權。選。以。李。顯。忠。代。之。敵。偽。詔。來。輸。糧。似。有。宿。約。者。廣。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云。權。因。退。

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雄。雌。金。主。得。書。遂。帥。軍。趨。楊。州。

料敵有伏

劉毅料匈奴

魏高祖討韓王信。聞。冒。頓。居。代。谷。使。劉。毅。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毅。注。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珍。存。見。可。長。臣。恐。徒。見。羸。瘠。老。弱。此。必。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至。平。城。冒。頓。果。圍。帝。於。白。登。七。日。乃。解。

趙涉料吳楚

漢吳王濞等反。帝。命。周。亞。夫。會。兵。滎。陽。討。之。發。至。霸。上。趙。涉。遽。說。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道。之。間。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雒。陽。果。得。吳。伏。兵。

陸遜料昭烈

先主自將伐吳。相。拒。不。決。乃。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謫。且。觀。之。先。主。知。計。不。得。行。乃。引。八。千。伏。兵。進。谷。中。出。遜。曰。可以。不。聽。擊。之。者。以。此。故。也。

李金全料漢

南唐李金全。故。李。守。貞。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將。曰。有。漢。兵。數。百。在。湖。北。時。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關。者。斬。

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曰：『昂可與之戰乎？』

范仲淹料夏

范仲淹城馬舖砦。城成。夏人以二萬騎來戰。佯北。仲淹令勿追。已而果有伏兵。

料敵未易克

晉人料秦

秦穆公增修國政。重稅於民。猶用孟明。晉人聞之。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明年遠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出。封殺尸而還。

齊魯仲連料狄

田單攻狄。進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對曰：『昔國亡。家破。志在必死。故以即墨。齊而有餘。今身為齊相。當貴已極。惟恐失生之樂。雖以全齊。舉狄而不克也。』及攻狄三月不下。乃思仲連之言。勵氣。巡城。立於矢石之間。援枹鼓之。一日而克。

樂喜料楚

楚莊王伐鄭。西許之。平晉師。救鄭。鄭使如晉。師曰：『楚師若不救。倘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晉樂喜曰：『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注以戒。』鄭不可。楚諸將不聽。戰。敗。鄭伯如楚。

秦武安君料趙

秦王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王欲使武安君代之。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今。秦雖破長平。而秦卒以者。過半。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遂辭不行。乃以王龔代。果大敗。』

王翦料楚

秦王政問李信曰：『吾欲亂荆。度用幾何？』對曰：『不過二十萬人。』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伐楚。果大敗。奔還。王使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滅之。

馮奉世料隴西羌

隴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同馮奉世入議。時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元城等對奉世曰：『近在境內。不以時誅。以威遠夷。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羌虜無慮二萬人。漆當倍用六萬人。然羌罷不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等皆謂民方收秋。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奉世曰：『天下饑饉。戰守之備。久廢。夷狄有輕邊吏之心。而羌虜首難。若以萬人屯數處。必無畏心。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相扇而起。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也。』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固爭不得。詔益三千人。屯三處。羌虜咸多。皆為所破。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決事。天子大發兵六

萬方大破之

魏賈詡料代吳蜀

魏主丕詰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沉舟江湖皆難幸謀今群臣無權備之計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

司馬昭料吳

司馬昭克壽春議者欲坑吳兵昭曰吳兵得還遂可見中國之大度耳皆安虞之昭欲乘機伐吳王基曰吳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必修備設慮未可昭即止

陸抗料西晉

陸抗料西晉

吳赤闕據西陵叛降晉晉遣楊肇迎之陸抗勅諸軍築嚴圍內以圍關外柴晉兵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之抗曰此城勢固糧足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不可幸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乃固之圍始合而晉兵至

魏傳永不逼裴叔業

裴叔業侵楚王成傳承既拒叔業左右欲逼之承曰吾弱卒不滿三千披非力屈而敗自隨吾計中耳既不測我虛實足使喪胆俾此足矣

趙鼎料金兵

高宗自將金兵師次於平江欲自渡江決戰趙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料我師必敗

伯也知原報

楚武王使莫敖屈瑕伐羅聞伯也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同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入告夫人鄒曼曰莫敖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楚子復遣之不及莫敖遂敗

秦叔料秦師

秦叔料秦師

秦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管鑰若滑師以來國可得也秦蹇叔謂穆公曰勞師遠襲無乃不可乎公曰孟明等出師蹇叔子與師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於殽是余所畏也爾晉果敗秦師於殽

司馬懿料軍必敗

魏曹真夏侯玄自路谷寇漢漢遣劉放張郃與曹真相持漢中司馬懿與玄書曰今與勢至險蜀先據之若遲不獲戰遂見逃絕虛實必矣玄具言於爽遂引軍還費禕道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皆敗夫也甚矣

陳化料姜維

其維伐魏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加少  
控冠用之不嚴何以自存維攻魏沔陽卻艾破之

晉陶侃料却城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却城宜分兵戍之侃曰我所以禦寇  
者長江耳却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會  
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繇也獨虜有可乘之會又  
不資打此矣後度亮使毛寶樊岷城之趙王虎果遣使安等入寇  
攻沔而却城皆陷

沈慶之料王玄謨

宋遣王玄謨侵魏沈慶之曰我步破騎其勢不敵極道派再行無

宋

宋王玄謨

沈慶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未除而將六軍之威不遇注時  
恐重辱王師宋主不從王玄謨果遁還

宋楊業料契丹

遼耶律斜軻入襄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獲軍王侁等不可  
業曰業非避或益持有未利後殺去季勿功不立將行注謂潘美  
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曰諸軍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  
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矣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  
陣於谷口業麾鐵運戰侁不得業報以為契丹敗矣故爭其功領  
兵餘谷口業戰至暮抵谷口望見無人乃力戰歿之

料敵所向

其知晉伐我

晉侯倭屠蒯如同請有事於魏與三塗其和謂劉子曰審察猛非  
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吳故也晉果滅陸渾救之以  
其乘於楚也

班超料月氏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因求漢公主超還其使遂遣副將王謝將兵  
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瀚葱嶺春  
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日決矣  
謝攻超不下掠又無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乞求救乃遣兵於  
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超超伏兵盡逐殺之持其使首示謝謝大  
驚即遣使請罪領濟生懸

曹真料諸葛亮

漢諸葛亮伐魏攻祈山敗績還漢中魏曹真以亮德祁山必出陳  
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糧  
盡引還

司馬懿料諸葛亮

諸葛亮止五丈原將北渡渭總建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  
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胡遵部淮共備陽  
遂與亮會於積石

鄧艾料姜維

魏郃艾與部淮拒姜維退淮因擊而急艾曰賊成虜還宜分軍以備留艾屯白水北三日姜維遣廖化自白水南結營郃艾曰姜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汰嘗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廖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沔城艾即潛軍沔城維果來艾先據城得以不敗

陸抗率眾赴南陵

步闢據西陵叛抗勅南陵諸軍嚴圍為內圍水灌之策圍始合而晉師兵至江陵諸將咸謂抗不宜上南陵抗曰江陵不足憂敵難得必不能守若據南陵則群夷皆動其志不可量也乃率眾赴南陵晉兵至南陵抗憑圍對之晉兵攻之不克敗走

陸抗料楊肇

陸抗討步闢與楊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止詣肇抗曰替管夷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覆印夜易易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敵眾敗夜遁

李密料王世充

隋王世充擊李密相持日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問世充軍中何為軍士曰此見蓋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曰世充勿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享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勸兵分屯城側以符之其夕果至敗之

唐成彥師料李密

唐李密反使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援而龍言勿雅威彥師曰密殺言向雅密欲出人不意竟棄城就張善相耳乃率眾逾熊耳山南據要道而伏密果南出彥師擊敗之

韓遊瓌料朱泚

唐朱泚反造雲梯攻奉天渾瑊等拒之韓澄度梯之所向必城之東北隅泚兵攻南城韓遊瓌曰此欲令吾勇也乃引兵向東北泚果向東北擊退之

唐王式料粟甫

王式使諸軍分路討賊粟甫賊連敗式曰賊窘且飢必逃入海命羅鏡軍海口拒之賊果知走山欲復入刻圖之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息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遂擒之

唐趙彥料黃巢

黃巢將孟楷擊蔡州唐陳州刺史趙彥曰巢不取長安必東是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整甲兵積芻粟楷果移兵擊陳彥擊楷擒之

晉李存審料梁兵

晉王擊梁丹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懸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德州梁載思遠果悉眾趨魏州知有備而退

周世宗料唐軍

周世宗伐唐軍在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世宗慮其餘衆恐  
深東潰遂命趙匡胤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命諸將擊唐紫金山大  
破之餘衆果東潰諸將夾岸追之唐兵戰溺以及降者四萬人

韓世忠料金人

金兀朮入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曰是開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  
者敵必登之以觀我虛實乃遣人伏龍王廟金兀朮果趨廟登獲  
之

岳飛料兀朮

宋岳飛苗大軍於穎昌命諸將分道出戰大敗金兀朮逼郾城兀  
朮夜遁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接王貴既而兀  
朮果至貴實與戰破之

宋魏勝料金人

金人攻宋海州魏勝迎敗之金人圍蒼山勝救之入其營相持久  
之勝度其必攻海州因開出營趨城中金人果詳蒼山之圍抵  
城下勝出戰金兵乃去

曹友聞料元人

曹友聞為利州都統元入寇擊走之友聞謂陳廣等曰敵必旋兵  
攻難寇宜急援之已而果至攻隘禦之元人解去

孟珙料武仙

孟珙攻金武仙破其七峇料仙勢窮感必上峭山絕頂窺伺乃金

楚樊父彬詰且奪峭山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峭山及率父彬  
擊破之

蒙古阿朮料宋兵

宋夏貴援襄樊及秋霖而漢水溢貴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  
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師  
果趨新城阿朮擊敗之

元李璡料徐壽輝

李璡守江州賊徐壽輝來攻擊却之璡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  
緣水攻乃設七星橋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譟而進舟遇橋不  
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火箭賊多焚溺歿

料築城可成

周韋孝寬料築城

周韋孝寬款築城於險要遣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  
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  
知晉州激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積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  
城之城隍辨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不進岳率城而  
還

唐楊朝晟築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卻寧節度使  
楊朝晟漢幾何兵對曰今發木鎮兵出其不意而城不過三日已

果若大集諸道兵。論月始至。虜亦集衆來爭。何暇築城。我上遣之。朝晨分軍三洛。築城畢。軍還。吐蕃始出。追之。拒數日而六。

料安營得失

先武料鄧隆未得

先武遣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海南。浮軍雍州。遣吏奉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數兵擊隆。破之。浮不能救。

先武料吳漢

漢吳漢伐蜀。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劉尚。於江南作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讓漢曰。賊若出兵。縱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敗。吳幸無

兵。獲

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蜀果使謝豐攻漢。使劉尚。今不得相救。漢兵大敗。

魏文帝料漢兵

漢昭烈帝自將伐吳。主孫權親主曹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乃謂群臣曰。波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包原阻險。而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權上捷書。必至矣。七日吳敗。漢書到。魏董昭料。漢中不可屯軍。

魏師圍吳江陵。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清中安屯。作浮橋。注來。董昭曰。此清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追而行。至危也。三者兵家所忌。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尚。促出。

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追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追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何其審也。

凌唐周德威料梁兵

梁伐魏。李存勗及周德威爭敵之。周德威曰。今賊兵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且吾恃者騎兵。利於平曠。今歷賊壘門。非用衆之地也。况去賊咫尺。而限者一水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知還軍。即也。諺曰。賊營於而勞之。可以策勝。存勗會得梁兵。詰之。梁果造浮橋。乃還軍鄆邑。

吳械類養卷二十七終

卷二十七終

四九



瑞屏大宗伯鑿之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輯

同規 吳志蒸理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築城壘禦敵

吳呂蒙勸主塢

曹操欲東兵孫權夾濡湏水口主塢諸將皆曰上呀擊賊洗更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入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從之操至濡湏相守月餘引還

魏滿寵建城禦吳

滿寵言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甚難其南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特其趨路從之吳主權欲圍新城以其遠水遂不敢舉船

晉張方兵敗築壘

晉長沙王又奉討河間張方敗之方欲夜遁方曰善用兵者因敗為成此奇策也乃夜潛遁通雄城七里築壘數重水引壘數以足軍食又攻之不利

唐鄆元振置城禦虜

鄆元振拜涼州都督初州境南北不過四百里虜倏忽至城下元

張仁厚拒突厥 唐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昔突厥默啜兩擊唐張仁厚乘虛奪孔漢南北控河吐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要多置烽堠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因城鎮兵萬人其置皆無墮門守具曰冠至當并力出戰安用守備以生退忍之

高駢築成都城 唐高駢計築成都城恐南詔入寇以警後者乃遣僧景仙託游行人南詔說諭以公主妻之又教言欲巡邊警中惶恐疑是訖於成

晉李存審為鹿角寨 李存審救幽州命步卒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終丹騎環寨而過寨中萬弩射之死傷塞路

唐主以計築城 梁王彥章攻唐楊劉范延光請唐主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路唐主遣部崇韜築城六日馳至攻時版築僅畢崇韜相繼唐主救之彥章還鄆州奏報始通

宋章築謀通夏 羊崇以夏人皆利畏威不有懸艾邊不持住身宜稍亂其體上錄

是剡州一城九營控邊屢敗夏人而諸將多各建營以逼夏人不復振

李綱治戰守之具

金人內侵宋李綱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鋒用正兵二千人而保甲兩軍不預焉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軍中軍八千人有總制統領隊將等目詳習治戰守之具粗備

宋宗澤守城

宋宗澤守東京造戰船據形勝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控城外沿大河鱗次為連珠若議河東河北山水峇瀕河七十二里命十二縣

通

守之唐人三道人寇以燕山軍圍汴澤有倘虜聞之斷河梁而

宋再璉謀守蜀

宋余玠守四州播州再璉及弟再璜皆玠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合州城於此已蜀不足守也玠密聞於朝使之并築昔居大獲重頂天生十餘城皆固山為壘基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蜀始可守

明李文忠築五指岩

謝再興叛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過於義烏擊破之會胡深自嚴州來與之謀曰諸暨浙東之保障不守則

得嚴不支乃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築一城浙東賴之

明劉江築望海塢

劉江守遼東以望海塢可望諸島謀倭之地請築堡五烟瞭望一日倭者言夜東南舉火有先江計寇將至亟遣備之大敗倭賊

明王綱經畧遼東

遼東法今久弛朝至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繕濬濬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當指交朝蓋商練卒伍賑綱會之備配禦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輿輒置朝練俗立法細大收時十數年間邊用充足器械明利士皆飽煖頗戰因出塞大破虜

破虜

明余子俊增添營堡

余子俊巡撫延綏營榆林未成鎮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余子俊請設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補伍籍之脫落及聽罪謫子孫不能它風土者選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隸謀果并開界居外地與屯歲得糧十餘萬始榆林為重鎮矣東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窺肆出入

明余子俊接連邊牆

余子俊鎮陝西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勝乃謂陝西三邊延慶為內地初虜遁黃河外正統初始渡河犯邊乃立界石營堡墩臺天順來始知延慶無阻掠鄉導入屯河套虜居內而吾禦外矣乃在

三望閣為對角敵。基空慶築。牆如新月。狀連比不絕。以偵敵避射。自是寇虜益稀。

明楊一清創城行虜

楊一清為陝西巡撫時。虜大賊楊一清經理邊務。創城於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杆。虜虜遂不敢渡河。

燒棧道倘敵

張良燒棧道

漢王龍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燒韓良記。王燒棧道以倘。盜且示項羽無東意。

穿池倘敵

宋沈慶之營內穿池

宋馮北。大羊。鑿。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沈。慶。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營。內。穿。池。朝。夕。不。水。汲。鑿。潛。兵。夜。未。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失。射。之。聲。兵。走。

障虜通道

馬燧障吐蕃通道

馬燧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出入。者燧聚石。於木障之。設二門。為。障。八。日。而。畢。虜。不。能。為。暴。

晉潘浚說徙防師

晉東海王越與兗州刺史荀晞善。潘浚說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有大志。非純臣也。若遷之青州。公自收兗州。繕。衛。本。朝。此。可。謂。為。制。禍。於。未。亂。者。也。越。以。為。然。自。領。兗。州。以。晞。為。青。州。刺。史。

宋書

卷之六

兵機類纂卷二十九

瑞屏火宗伯鑒定

高謀畫

謀勳基業

劉倫取成都

孫權達劉備欲取劉璋張魯備曰今曹操欲觀兵吳會無故自相攻伐使乘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軍往夏口備還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權召瑜還後倫攻璋得益州自取成都

夏王

夏王勅劉謀取秦

夏王勅劉謀取秦三城以北諸戌諸將欲定都高平勅曰今專國一或彼必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號騎風舉出其不意故前則擊後則擊前彼疲于奔命我遊食自若不及十年積北河東盡為我有恃她與既死騎子聞弱徐取長安不出吾計中矣乃侵嶺北諸城

蕭衍謀清天步

蕭衍起兵穎胃欲領明年衍曰舉兵藉一時號銳之心若損兵場種非計也遂發命王茂曾景宗為前軍至漢口衆議并兵圍鄆分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測一里箭通交至房像寄以重兵固守

與鄆城為犄角若悉氣前進備守必絕我後不若遣諸軍濟江與荆軍合以逼鄆城吾自圍壽山以逼漢沔使鄆城竟陵之衆自下江陵相中之兵自至兵多糧足何憂兩城不拔天下事可計取矣因密奏遣兵救鄆州先加湖或各衍不并軍圍鄆定西陽武昌取江州今宜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資儲仰息以兵整之連結數州若并軍圍鄆又分兵前進象山必阻沔路糧運不通自朕離散何以持久且丈夫衆事欲清天步豈容北面請救我秋乃使乘漲張加湖加湖清象山鄆城相繼降

贊成基業

管仲請救邢

管仲

管子

狄人伐邢齊管仲言於桓公曰我秋狩狼不可欺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請救邢齊侯帥師救邢狄還桓公城邢遷為五霸之長

姜氏遣重耳

晉公子重耳出奔至齊齊桓公以姜氏妻之公子欲久留從者子犯等不可將去齊謀於桑下姜氏之妾姜氏在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以滅口勸公子行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以酒醉公子載之而去公子入晉逐羈

晉文公入襄王于周

周王以難告諸侯秦師將納王趙衰曰求弱莫如入王尊周晉不先入王使秦先之無以今天下遷喪兵次陽樊右師圍溫左師

王入襄王于周。殺叔帶于廕。王賜之河內陽樊之地。

晉和戎以成霸

晉悼公復修霸業。無終子嘉父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未和。今勞師于戎而伐陳。陳必叛。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莫如和戎。公使魏絳盟諸戎。備其事。晉遂復霸。

趙張耳等勸狗地

趙武臣畧趙地。自立為趙王。楚王勝因而賀之。使擊秦。張耳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如已滅秦。必加兵于趙。願王毋擊秦。而狗燕。南攻河內。以自廣。趙王從之。不西兵而畧燕。常山上堂。

樊張諫沛公

沛公入關。欲留秦官。樊噲諫。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善藥苦口。利于病。願聽喻言。公乃遷軍霸上。

鄧禹說劉秀

漢劉秀北徇。至河北。鄧禹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等動。以萬數。更始當才。諸將庸人。非安民者也。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故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于中。與定計議。漢耿純勸即位。

漢諸將請箭王上尊號。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軀成業。土壞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不王。非位恐大眾一散。難可沒合。王深感之行。至耶。乃即位。

法正龐統勸劉璋

劉璋使法正迎劉備討張魯。正至荊州。說備襲璋。龐統亦言之。帝欲反。曹操所為。不欲失信于天下。朕不能奪。朕議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自將數萬。而西至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正統又勸襲之。備以初入他國。思信未著。為不可歡。飲百日。璋增備兵。使擊張魯。備至葭萌。厚樹恩德。以收眾心。龐統曰。言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使定。上計也。楊懷高沛。仗兵守關。數謀使遣將。

樊

卷二十九

軍還。荆將軍進與相聞。言荆有急。欲還救之。喜而必未。執而進。取其兵。乃向成都中計也。還。臣向帝。連引荊州。偷還。圍之下計也。備欣其中計。會曹操。攻孫權。權求備救。備遣書。璋故權。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往強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貽書勸備。勿去璋。聞。新松勸。關市勿復。得與備通。備怒。收懷沛。斬之。并其兵。進據涪城。

陳宮說曹操

曹操為東郡太守。時黃巾賊殺兗州刺史。劉岱。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專往救之。可資以收天。

下官因往說別駕治中迎孫領刺史操撫循之激厲將士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如走孫追降其衆三十餘萬

漢鮑信謀規河南

關東州郡起兵推表紹為盟主鮑信謂曹操曰表紹專利將自生亂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會黑山白統衆東都操擊破之紹表操為東郡太守後領兗州刺史

達紀謀據冀州

漢冀州牧韓馥以素傑多歸心表紹忌之達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家要公孫瓚破取冀州韓馥必駭因遣難士陳杓福發必逃據從之馥乃避位讓紹

表

卷十九

程昱說曹操

表紹使說曹操遷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保濟也將軍能為之下乎兗州雖險以將軍之神武與昱等共圖霸業可成也操乃止

荀彧勸定兗州

曹操將張邈陳宮叛迎呂布為兗州牧操欲取徐州遂乃定呂布荀彧曰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不可不先定若舍而東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未定將軍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來戰操擊破之

荀彧勸迎獻帝

曹操本許都西迎獻帝衆以山東未定未可卒制荀彧曰天子蒙庶將軍首德義兵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維有逐都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迎天子還雒陽

曹操計還帝于許

曹操欲還帝于許問董昭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巨野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還許

朱治說取江東

孫堅為劉表所殺子策年十七有復仇之志性見表術欲得父兵術止與千人失望會監營將朱治說策取江東策于是將步騎千餘行拔橫江渡江轉閉所向皆破百姓聞孫即來皆失魂魄

魯肅勸保江東

孫權問計于魯肅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雲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克長江之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貴重之

魯肅勸保江東

魯肅言于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諸將各有彼此劉備與曹操有隙宜與結盟好以濟大事請吊表二子并勞軍中用事者友

說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天下可定權即遣肅開孫已向荆州恩  
救廉道北... 劉琮已降操肅遂迎俗于當陽長坂宣權肯致  
殷勤之意俗甚悅

匈奴劉宣等謀立劉淵

晉成都王頴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朔從祖  
宣曰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使  
其黨呼延收詣劉告淵及王浚東瀛公騰起兵討淵乃說淵曰  
請遠說五部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頴悅遣之淵至左  
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于離石國號漢

慕容翰勸擊鮮卑

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攻陷諸縣慕容廆少子翰曰今  
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以討之上則興漢遼東下則并吞二  
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以翰為前鋒  
蓋并二部之衆

張賓勸石勒據鄴

石勒集壘于葛陂將攻建業晉集衆以討之會大雨不止勒軍中  
饑疫張賓曰鄴有三臺之固宜北據之以經營河北勒乃引兵至  
襄國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張賓勸據襄國

晉劉演鎮鄴保三臺以自固石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

梓拔舍之彼將自潰方今王浚劉琨公之大敵宜先取之且據兵  
羈旅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限糧儲西  
廩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據襄國

石真若留勸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謀取涼州涼王呂光遣使接以官爵衆勸勿受石真若  
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雲而動從之後梁  
讎攻西平烏孤欲救之衆憚饑兵強趙振曰大王欲取嶺南五郡  
此機不可失也若饑得西平夷夏震動非我之利遂進擊大破之  
取五郡

夏王買德替取長安

劉裕伐秦克而東還夏王勅勸問計于王買德買德曰青泥上雖  
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狀後傳檄  
三關施以恩德則長安不足取也勅乃使子瓚向長安別將也  
青泥及潼關而自將繼後關中郡縣悉降遂據咸陽臨長安

慕容廆尊晉王

晉即瑯琊王廆即晉王位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不受高詡曰晉室  
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招諸部不  
惠無辭矣廆從之遣王濟詣建康勸進

裴嶷謀擊諸部

晉元帝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裴嶷謂廆曰晉室衰微中原之亂

非明公不能抵也。諸部雖各擁兵，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虎以

南燕韓範謀取廣固

南燕慕容德居滑臺，德出討符廣，滑臺降。德欲還攻之，韓範曰：「今吾為容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二十萬，廣固城地形阻峻，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諸郡皆降，遂陷廣固。却之。

李密勸攻滎陽

隋李密自楊玄感死亡，命歸翟讓，說讓以取天下之策。多不見從。讓客有賈雄者，曉除陽占，慎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託術教說讓。

謀狀

秦李元謀

謀狀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鼎沸，不得耕耨，公衆雖多，食無倉廩。惟資野掠，常若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漢狀離散，不若先取滎陽，以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于是攻滎陽，諸縣多降之。」

劉文静謀取天下

隋劉文静謂李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家園逼東郡，羣盜結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大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静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嘆曰：「君言正合我意。」

李世民與義兵

李世民說李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與義兵轉相為福。此天機之時也。」淵遂起兵，克長安。

劉知遠說石敬瑭

唐主從珂東徙石敬瑭鎮天平，敬瑭謀于眾，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吾桑維翰曰：公明宗之愛倚，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乃表唐王養子，不應承祀，遂求救于契丹，契丹立敬瑭為帝。」

李氏

秦二十九謀

李氏勸出宮中以勞軍

漢主劉知遠為將，素有威惠，時石晉為契丹所俘，中國無主，眾議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于財貨，財貨既足，必持此去。況冰雪已消，艱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既而諸將勸進，遂即位，議用晉陽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創業未有忠民而先奪其生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不厚，民無怨言。從之，中外大悅。」

明劉基謀破陳友諒

陳友諒傾國入寇金陵，眾議不一，劉基不言。上入內召基，基曰：



宜先斬主納款及秦鍾山者為今之計不若傾庫藏開金鐵以結  
士心且占天象後舉者勝觀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邀取之易  
易耳 上決策誘破友諒

明劉基啓勿奉韓林兒

高祖定江東稱吳國公而諸將在中書省議設却座稱小明王以  
奉韓林兒正行禮慶賀基後後揚上所坐胡牀上悟乃止基  
曰何為奉牧豎者為 上陳天命所在 上始定大計

贊助安國

孟獻子勸魯聘楚

楚莊王圍宋魯孟獻子言于宣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

齊景

齊景公

齊景公

而獻物朝而獻功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賂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  
其圖之公使公孫歸父會楚于宋于是善于魯

范蠡不許吳王平

越伐吳屢捷圍姑蘇吳請平使者往反數四辭愈平禮愈尊越王  
將許之范蠡曰孰使我早朝而要謀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  
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于是居軍三年  
吳師遂潰滅之

張良勸帝都關中

劉敬勸帝都關中左右大夫皆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  
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敵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畏  
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臣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  
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帝即都關中

張良招四皓

漢高祖欲易太子張良為呂后畫計曰上所不能致者東園公等  
四人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車請以為客時使入  
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招四人至太子入朝時帝見  
怪問四人各言姓名遂不從易太子

馮援奏不棄金城

朝議以金城破恙之西遂速多寇欲棄之援上書言其地城多完

齊景公

齊景公

齊景公

卒易可依固田土肥壤溉灌流通如今恙在墮中則為害不淺帝  
然之詔式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  
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塙塹開渠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  
恙索揚封說塞外恙皆來和親

吳周瑜止遺賫

會操賁孫權任子周瑜曰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有何  
逼迫而欲送賫賫一入則見制于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  
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吳夫人曰公瑾議  
是也遂不送賫

周瑜說勿迎曹操

會標破劉瑄引兵東下聲言八十萬東大震張昭等勸迎之周  
瑜曰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為操後患而操合鞍馬仗舟楫與吳越  
爭衛士眾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檢操正在今日摧大喜之遂破操  
于赤壁

唐諱忠為燕魏畫計

唐魏博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成德王承宗乃曰師不遠河三十  
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幽州牙將譚  
忠曰王師入魏君厚撫之而悉甲整境請曰伐趙除道趙書使解  
碑障隨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  
計得其堂陽及王承宗請自新朝廷乃罷兵

唐馮涓勸王建

唐王建乘李茂貞之喪取鳳翔馮涓曰今梁晉席爭勢不兩立若  
併而為一舉兵向蜀維諸葛後生不憚敵矣鳳翔乃蜀之藩蔽不  
若與之和親無事則務農訓兵有事則觀蒙而動可以萬全建乃  
與茂貞修好

契丹妻止攻幽州

契丹主阿保機有猛大油可以攻城欲攻幽州其妻曰豈有試油  
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十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  
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族亦  
解體矣乃止

王峻止郭威親征

北漢攻晉州郭威遣王峻拒之峻留陝州旬日威議親征峻曰晉  
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  
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泥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  
事去矣乃止既而北漢之糧引歸

宋趙鼎謀削將權

宋太祖問趙鼎善息兵久長之計對曰方鎮太重宜稍奪其兵權則  
天下自安宋太祖悟令擢懷德等深兵就鎮天下遂安

明于謙諍止南遷

虜報急徐理好言天象謂必反故都後吉于謙哭諍曰京師天下  
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皆蔽覆廣軍此不守安之足  
一劫大事去矣且虜乘勝而臨實不足畏蓋納之聽其處分  
陳獻謀策

秦司馬錯謀伐蜀

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張儀曰不如伐韓以臨二周之郊扶天  
子以令天下司馬錯曰今蜀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  
財足以富民繕兵又有桀暴止亂之名攻韓劫天子惡名也不如  
伐蜀王伐蜀取之

蘇代謀令楚割地

秦誘執楚懷王齊孟嘗君伐秦蘇代曰君不如臨函谷無攻今西

周謂秦王曰。薛公之攻秦也。欲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秦出楚王。以為和。秦許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秦。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令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

范雎圖霸

魏范雎見秦昭襄王曰。今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許寸則王之寸也。許尺則王之尺也。韓魏中國之處。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成楚趙。則楚趙必附而韓魏因可虜。王曰善。

韓信謀定三秦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王曰。將軍何以教寡人。子信曰。項王暗啞叱。

秦策

秦子左車說

天下之人皆度。朕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意。愛言語。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利故。恐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閭中。而都彭城。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之心。今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敬。且三秦王持秦子弟數歲。所殺士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怨之入骨髓。而楚強以成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于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憐。而穴池。王大喜。自以為許信。晚

郡止陳出武關之策

沛公榮陽出關。入關收兵。欲復東。陳郡生曰。願君王出武關。必南走。王深辭。勿我。令榮陽成車。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趙地連燕。燕主乃復還。榮陽則楚。楚多而力。分讓與之。戰破之。必矣。送之。

李左車說韓信

韓信既破趙。求得李左車。而用請攻燕。伐齊之策。左車曰。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榆夏說。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散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朕而疲勞卒。其軍雖用。今欲舉德獎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欲戰。怨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下。則劉項之

秦策

秦子左車說

權未有分也。若此。乃將軍所短也。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日以牛酒饗士。威兵北首。燕路而道。難士奉書。舉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已使使東告齊。必望風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從之。

趙充國不擊罕開

初先零寇與罕開解仇。盟詎欲反。趙充國欲以威信招罕開。解散虜謀。數極而後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欲分兵。齎三十日糧。並出張掖。酒泉合擊之。朝議。讓是武賢策。文帝以書詰充國。充國因上書。陳兵利害。曰。前遣開。蒙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因上書。陳兵利害。曰。前遣開。蒙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楊王煎。罕開。便為寇。罕開未有可殺。若解。有罪。而詐無。

事起一難而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善  
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今軍欲為散糧酒泉寇宜誘馬練士以須  
其至恐二部兵少不足以守而散之行攻釋取虜之術而從為虜  
可效之道不便先零欲報故與罕開解仇狀恐深兵至而罕開背  
之也其計常欲先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開先零必助恐不  
能傷害適使先零施德以堅其約合精兵二萬以迫身小種附著  
者衆虜兵復多誅之用力數倍重書報從其計卒滅先零

周亞夫用鄧都尉策

吳楚反周亞夫擊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  
此不意自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梁陽梁陽以

東無足憂者

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條侯客鄧都尉策對曰吳楚兵銳甚

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  
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精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使吳梁相  
弊而糧餉乃以全制其弊破吳吳從之卒破吳楚兵

虞朔欲不棄涼州

永初中原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議者咸同  
虞朔謂之說太尉李修曰涼州既棄即以此三輔為塞則國陵單弱  
且關西出將其習兵壯勇寔過他州蓋胡不敢遽入三輔者以涼  
州在後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心者為臣屬于漢也若  
棄其境域伏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使豪傑相際虜寇而東

維育育為卒太公為將恐不足當議者喻以補衣猶一有研窈  
恐危食侵淫而無限極也修曰計當安出朔曰今涼州振動人情  
不安恐有卒朕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其  
子弟皆除為元官外以勸勵答其功而內以拘置防其邪計修悉  
從之

馬援聚米為山

漢光武欲自將征隗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  
謀未決馬援乃陳說置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  
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略狀可曉帝曰虜在吾日  
中矣明旦遂進軍營衆皆降

諸葛亮對昭烈

諸葛亮對昭烈

昭烈訪于司馬徽三顧諸葛亮于隆中既見問以興漢除奸之策  
對曰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扶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可與為援不可  
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  
之王劉璋懦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識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既帝室之曾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將帥荆州  
之軍以向宛雒將軍率益州之衆出秦川百姓孰敢不單食立

業以迎者乎如吳則霸業可成漢空可與矣帝曰善

周瑜謀取蜀魏

周瑜見孫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心腹未敢與將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奪威俱進取蜀而并張春回留奪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  
瑜與將軍據襄陽以威據北方可圖也權許之

法正說劉備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定漢中曹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邊必得  
內有憂備耳今策淵卻才累不勝國之將帥舉兵往討必可克之  
克之日廣農積穀觀蒙伺隙上可滅操勤王中可廣拓境土下可  
據險持久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遂從之遂取漢中

劉巴策充府安民

昭烈降劉璋入成都軍用不足帝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  
物價令吏為官市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  
分賜諸將劉雲謂兵革之後不宜奪民所欲從之

司馬懿勸濟南雲長後

漢雲長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魏王孫權使許都避其  
鋒司馬懿曰劉備係權外親內疎羽得志權必不顧可勸權購其  
後許都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為賊與操請討羽  
自劫道得呂蒙西報吳去拔之羽遂為蒙所獲

王肅破母丘儉之計

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問計于王肅肅曰昔關雲長  
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衆無解今淮南將士  
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魏是淮南將  
士家在此者相屬來降

鄧艾策弱虜富國

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欺心不以義親  
則侵暴弱則內附每旬數一威為前代志自去平誘之入倚以軍  
于在內萬里順執令平于之尊日以此外土之威寢重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劉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平胡  
前朝而于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進歸

鄧艾策伐吳

鄧艾既降劉禪言于司馬懿曰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于蜀  
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將士疲勞且徐緩之留隴  
右兵三萬蜀兵二萬煮鹽與治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殊為順流  
之事朕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  
以效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會文王使監軍喻以事當須報不宣  
用焉

此御邊長計也又曰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  
康耻之數塞好先之路又上言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我勝養  
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得華之原塞矣  
養勝之本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得華之原塞矣

板行艾不肯拘常以失事機極車而新于綿行

司馬懿取吳之策

孟達約吳蜀謀反事泄斬孟達魏主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司馬懿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閩凡攻敵必扼其喉而奪其心夏口東閩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秦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下破之必矣王然之

晉羊祜策平吳

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執又重諫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敵但畏水中龍乃見王濬可任又小字阿童因表用之加龍驤將軍令家修舟楫為順流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上流

孫

卷二十九

十一

曰今若引梁益之眾水陸俱下荆楚之兵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神以觀之多方以謀之以一隅之吳嘗天下之眾孰分形散折備皆急已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頭壞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將士困平嘗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其俗急速不無持久弓弩戰備不如中國惟便水戰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圖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專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于內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思可必矣帝深納之後疾帝以不宣歎入遣張華問其籌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若孫皓不幸而克吳人更立令主其百萬之眾長江未可輕越也華深贊成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舉社稷自代卒一歲而

吳平

晉蔡謨流不伐趙

晉陳光請伐趙攻壽陽蔡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馳未至聲息久聞賊河壯之時足以束赴况停舟水潛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乃止

燕劉翔勸圖蜀

燕王慕容皝遣劉翔使晉謂晉公卿曰今石虎志相吞並王師未餘澄濟北方且當從事已蜀一旦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志者不能善其後矣謝廣曰足吾心也

孫

卷二十九

十一

晉王彪之謀致桓溫

桓溫屢求北伐不聽乃拜表輒行軍于武昌朝廷大懼王彪之在于會稽王昱曰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昱與溫書曰異常之舉眾之所駭苟或望風振旅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效一也溫即上疏陳謝回軍

楊統謀取呂氏

充騎馬孤問呂氏乞伏氏段氏三者取之何先楊統曰乞伏本戎却落終當服從段氏不能為志且結好于我攻之不義呂氏氣志嗣于微弱慕容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治臺廬州乘虛送出賊

必疲于奔命。不道二年，兵老民困，則始成可舉。而二寇亦可服矣。

燕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破之。欲進製之韓諱曰：魏慈軍遠，容利

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損兵危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

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觀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復未

修，敵未無俗，不如深曼。同軍以老之青等逐。

周主謀伐齊，事者寬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厥內雖外叛，

計盡力窮，大軍始出，關方觀而進，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

州為據，自王鵬又募山南，魏魏始河而下，後道北山，稽胡絕并

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濟。其二曰：若

國家更為復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執三鵬以止壽春，以

而廣事屯田，預為積貯，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

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與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奔

速，還復出師，當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

奔命之勞。二、年中必自離叛，乘間電掃，事皆權枯。其三曰：若欲

更存遺養，且復相時，則宜選崇隣好，中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

工，首銳養威，視察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後周果滅齊，

隋改文振策，孔高廉。

隋煬帝擊高廉，改文振曰：夷狄多詐，深須防報，口陳降款，毋寧

受水潦方降，不可掩邊。唯願嚴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

不意，則平城孤城，執必可拔。如不時空脫，遇秋霖，兵糧必竭，強敵

在前，棘藪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任瓌謀定關中

李淵起兵，請將請先攻河東，任瓌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

瓌在河東，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靡義，即自梁山濟河，

指韓城，通卻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後，皆當速迎。狀後

敵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後魏韓城下之

蕭造等降，拾略關內大盜孫華。

徐洪客勸李密

李密據確口，倉恣民就食，得勝兵三十萬。道士徐洪客獻書于密，

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

宜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請今天下。密壯其

言，招之則已去矣。

薛收策破竇建德

鄭主王世充急請救于竇建德，建德進軍成皋。東原薛收曰：兩

寇合縱非我之利益，分兵守雒陽。大王親帥，號銳兵，據成皋，以

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李世民乃中分麾下守東都。

自將東趨武牢，破建德而降世充。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策取突厥

唐張公瑾上言曰。頃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服姦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部皆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雜糧乏絕。四也。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宜乘取之。太宗乃命李靖討平之。

唐李靖說預真卿

安祿山反。預真卿為平原太守。舉兵討之。清河少年李萼說之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為長城。今清河之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別餘郡為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欲與之。兵眾以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乃辭之。萼後為書說之曰。清河去逆劫順。公不納。而廷

卷之九 雜畫

之僕。四。棘。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兩。係。托。將。為。公。西。面。之。險。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與。兵。六。千。開。以。西。為。對。曰。開。程。千。里。將。兵。出。守。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擊。魏。郡。執。守。將。分。兵。開。守。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止。于。幽。陵。然後。率。諸。同。盟。合。兵。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命。李。輝。交。持。兵。會。清。河。博。平。兵。擊。破。魏。郡。軍。聲。大。振。

唐韋皋奏討吳少誠

唐吳少誠反。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等為元帥。統諸軍。則臣請以精銳下巴峽。以剪逆。不。然。因。請。罪。而。赦。之。縣。兩。河。

諸軍以休息公私。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殺。而又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上然之。赦少誠。復其官爵。

唐王先成策下益州

唐王建圍益州。久不下。民皆窺匿山谷。諸寨日出。俾掠。有軍士王先成。為狀七條。以白建。一。招。安。山。中。百。姓。二。禁。諸。寨。洶。虜。三。置。招。安。寨。選。謹。幹。者。巡。衛。四。招。安。之。事。令。王。宗。侃。專。掌。五。集。所。虜。百。姓。令。父。子。兄。弟。夫。婦。相。認。六。置。行。賄。于。招。安。寨。中。撫。理。百。姓。七。益。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滙。藏。者。宜。令。各。歸。四。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建。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

後唐閻寶策禦梁

雜畫

卷之九 雜畫

李存勗伐梁。不用周德威之策。大敗存勗。收散兵。據土山。梁兵陳于山西。諸將以為諸軍未集。不若飲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今既失利。不宜輒退。若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王之成敗。在此一戰。決力取勝。此其時也。于是王建及李嗣昭等大呼。隔陣擊破梁兵。

後唐郭崇勳勸不棄鄆城

李存勗既稱帝。進攻澤潞。未下。契丹入寇。又聞梁人亦營兵。諸將議棄鄆城。和以河為界。崇勳曰。陛下用兵。歲久。大統已建。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恐將士解體。將來糧食。盡河為境。誰能守之。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其果。穴不出。半月。



天下定矣。從之。濟河至邳州。破中都。擒王彥章。

馮道勸賞士卒

李守貞。趙思。王崇等。反。部威討之。問策于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明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繇是衆心始附。始守貞以禁軍嘗受其恩。謂其至剛。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于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踞詭謀。守貞視之。失色。

虎彥珂策先破李守貞

李守貞。趙思。縮。王崇等。反。郭威議攻討。虎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立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拘吾後。此危道也。威從之。于是諸將分道攻河中。

宋夏疎經畧西夏

夏疎知永興。上書言。今元昊畧有河外之地。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緣邊和布。可坐待其斃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哨。四嚴倍。五原。六環。七四路。五相應。援。六募士人為兵。七增置弩手。八併小寨。九聽關中。民入贖罪。十損沿邊冗兵。所言甚得。

狄青不許交趾助兵

狄青征儂智高。始交趾願助戰。余請具糧迎之。詔賜錢為兵費。許賊平厚賞。青檄靖無通使假兵。上奏云。交趾赴援。非其情。定且假

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成利也。賊平。人服。其有遠畧。

宋薛昌策禦金人

金人侵宋。薛昌陳扞禦之策曰。敵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倭出。擊。運河。混以斷歸路。彼或南下。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靖其營。以報赤社之。

宋趙鼎策經營中原

金人侵宋。宋趙鼎陳戡守之策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宜以公安為行關。而屯兵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宋吳表臣策保障

金人入寇。宋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有荆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者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付沿江守帥。

宋王彥恢策備禦

金人入寇。宋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大江以南。千里浩渺。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非戰車不可。上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宋張浚策莫善誰

偽齊劉豫遺其子麟等寇宋淮西。宋張浚等屯淮西諸州。岳飛屯鄂州。朝廷命飛東下。令浚等選保江。張浚上言。若浚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江南。其可保乎。且岳飛一動。襄陽有警。何可恃乎。願勿專制于中。從之。張浚等與賊戰。賊敗。

宋岳飛策復中原

令人立劉豫為齊帝。宋岳飛上書曰。令人立劉豫于河南。蓋欲以中國攻中國。臣願投兵趨京。雄河陽。陝府。以犄角五路。叛將既至。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狀復分兵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令人可滅。從之。

宋陳康伯

宋陳康伯俗禦四策

陳康伯知金人必南侵。宋宜早為之備。因建四策。一。增荆南兵。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保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騎卒。悍必不可恃。四。沿江諸郡。備城積糧。以固內地。帝多從之。金主果南侵。虞允文大敗之于采石。

蒙古姚樞策屯田

蒙古取宋漢上諸郡。留戍境土。繼而壽州降。其民盡為官軍。分有。縣是降附路絕。姚樞言于皇帝。請以秋去冬來之兵。分屯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實邊。俟時大舉。皇帝乃置屯田。經畧司于汴。自是民人安業。俞狀歸心。

宋汪立信策守江

宋襄陽既失。汪立信上言。內郡兵宜盡出。沿江千里。宜外禦。選兵沿江。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九為府。府有提督。尤要處。處必倍其兵。無事。無往遊獵。有事。則發奮擊。選親王大臣。分東西二府。以監之。實似道以為狂言。

宋久天祥策立鎮抗敵

元侵宋。文天祥言。宜分境內為四鎮。選帥于長。去除興。番陽。揚州。建都鎮。帥于其中。青。長。沙。龍。和。修。興。龍。新。黃。番。揚。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將。議。以。為。迂。闊。

宋苗再成謀興復

宋太皇太后降元。文天祥入真州。苗再成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杆之。乃以通泰。兵攻溧頭。以高郵。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溧頭。揚子。橋。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路。悉斷。可與。致。也。天祥即遣使四出。結約。

明劉基議先取漢

帝以張士誠富而弱。且秦。置。宜。先。取。之。基曰。士誠守廣平。陳氏據上。許。且。名。號。不。正。心。無。日。忘。我。不。宜。久。留。集。之。取。陳。氏。士。誠。中。物。兵。會。友。諒。復。攻。洪。都。基。請。移。軍。湖。口。以。是。日。金。木。相。犯。主。敵。不。勝。帝。從。之。方。慶。戰。公。急。躍。呼。曰。難。星。過。請。帝。更。舟。不。移。時。獲。舟。焉。

砲擊碎果于是日決勝平陳氏

明徐達進王霸之畧

太祖為滁陽王帥徐達伏劍從之時年二十二委使必効而時時以王霸之畧進上大悅曰此國器也詢以戰勝攻取之策對曰上勝以仁中勝以智下勝以勇缺一不勝上予其有古將之風

明徐達贊取山東

太祖議北伐常遇春請直搗元都上曰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斬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磨兵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遠關隴可席捲也

朱棣

卷十九 雜錄

三十一

達曰上之策善馮于北門七里山謂諸將曰諸將軍非不健聞狀持重紀律得為將之體者無如大將軍達又謂達曰聞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

明于謙經營京師

郟王即大位虎已委謙謙泣奏曰虜得志勢必長驅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濟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結械九門要地宜令分守凡兵皆出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內安毋令失所而費通州倉宜令官軍管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值積草諸廠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毋飽虜馬石亨楊洪皆材勇請赦其罪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臣提其械宜進止不動

治臣以謝天下皆嘉納之卒賴以安

明于謙不從款虜

大同氣將許貴請遣使款虜而徐計討伐于謙曰前非不遣使不復徵一信不共戴天之讐理不可和而肆無狀之求從則坐斃否則生靈亦不可和為今之計當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盡死效死以雪國耻介冑之臣退怯當誅于是將皆言戰守虜不敢扶重相顧喝矣

老卒乘風之策

王越視師延緩夜襲虜帳將至風暴起塵昏目衆欲歸一老卒前曰去而風使虜不覺時而過虜入掠者還則我據上流矣非是風天贊我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其功以為千戶

朱棣

卷十九 雜錄

三十一

明楊銳倚樂浪濼

楊銳守倚九江安慶等郡盡獲江賊監司喜觀曰江賊真足憂所實者豫章耳乃謂九江為鄱陽上流不可恃湖為要害當以九江中左所一墩置戍于湖口陸之高嶺可以遠望有警庶可即達給長江圖具事標識凡數本呈南京各衙門又請造戰艦督水戰于江上正德十一年與董院密議聚兵食糧院城周城中多浚井十四年寧王變作卒賴銳保院

明俞大猷禦安南賊

俞大猷為廣東都司安南叛人入安南為寇請司據募陸兵俞曰

賊○孫○海○來○獨○當○以○舟○破○之○若○專○倚○于○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倚○也○  
乃○多○集○海○舟○連○破○之○而○安○南○西○賊○首○以○獻○

明俞大猷勦倭

倭○亂○俞○大○猷○為○浙○直○鎮○守○乃○曰○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  
倭○長○陸○戰○若○令○樓○船○高○大○集○萬○艘○于○其○上○倭○船○過○之○輒○摧○壘○焦○爛○  
固○我○兵○所○長○也○善○戰○毋○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且○海○戰○之○法○無○他○  
惟○在○知○風○候○察○號○令○大○舟○勝○小○舟○人○衆○勝○人○寡○而○已○以○是○舟○山○積○  
歲○不○除○之○寇○皆○勦○

明俞大猷破倭

倭○寇○湖○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為○廣○惠○俞○大○猷○鎮○湖○廣○盜○悍○大○猷○名○

藝載

卷二十九 謀畫

三十三

魏○出○降○吳○平○亦○說○殺○倭○自○初○遂○與○倭○絕○大○猷○請○于○督○府○曰○魏○賊○以○  
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浚○益○浚○則○益○  
以○聞○耳○是○死○路○也○當○大○集○兵○十○萬○五○攻○使○無○片○甲○得○還○如○兵○力○單○  
薄○不○能○必○勝○又○使○散○適○為○勞○費○無○已○也○乃○將○漳○兵○二○萬○破○之○

張結豪傑

漢張良止封六國

鄒○余○其○勸○漢○王○立○六○國○後○王○趨○刻○印○張○良○來○獨○王○具○以○告○良○良○曰○  
天○下○遊○士○雜○親○戚○壻○壻○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  
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強○六○  
國○凌○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容○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

吐○哺○焉○曰○豈○儒○幾○收○過○公○事○今○趣○銷○印○

英布交結豪傑

英○布○嘗○坐○法○獄○論○輸○驛○山○驛○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索○  
保○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開○心○號○曰○番○  
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芮○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後○以○為○  
楚○將○嘗○冠○軍○封○九○江○王○

寇恂說耿况反附劉公

王○即○起○遣○將○狗○上○谷○急○發○耿○况○兵○寇○恂○說○太○守○耿○况○曰○邯○鄲○援○起○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多○歸○之○可○反○附○也○况○曰○邯○鄲○  
方○威○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上○谷○完○定○控○弦○萬○騎○請○束○約○漁○陽○

藝載

卷二十九 謀畫

三十四

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乃○造○恂○結○謀○並○龍○遂○至○留○平○擊○擊○邯○  
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余○等○俱○南○及○先○武○于○廣○阿○拜○恂○為○  
偏○將○軍○

郭嘉勸曹操勿圖劉備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許○或○勸○曹○操○以○圖○備○郭○嘉○曰○公○起○義○兵○推○誠○  
伏○信○以○招○俊○傑○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  
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  
其○兵○

法正勸昭烈用人望

劉○璋○既○降○帝○遣○之○公○安○盡○歸○其○財○物○切○宜○之○凡○璋○所○親○信○及○瑣○

者守處之願任盡其能有志之士無不盡勸帝以許靖嘗欲除  
城出降薄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而無實今始創大業宜加敬  
重以慰遠近之望乃禮用之

晉王導收江東士人

晉以琅琊王廙鎮建業士大夫莫有至者令廙出觀楔王導使廙  
乘有與共威儀導與遊諸名勝皆騎從顧榮等見之相帥拜于道  
左導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乃躬造之循  
榮等皆應命江東歸心焉

任用材智

漢張良謀以韓信等破趙

秦

秦

秦

項籍破漢軍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秦之誰可與共功  
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蓋越與齊及梁地而漢將獨韓信可屬  
大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悅之遂滅楚

漢張良勸割地

漢王追項王至固陵與韓信鼓趙期會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而  
人未有分地不至固宜且信之立非王意不自堅其家在楚欲得  
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乎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  
城皆以王然從陳以來傳海與信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  
之于是信怒皆引兵來

鄧禹勸任寇恂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威兵據洛陽又并州秦  
光武雖其守關于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  
此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  
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  
轉運給足軍糧率勵士馬防護他兵勿令北渡而已光武于是拔  
北松滋代恂移書屬縣講武輸財伐其圍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  
二千匹收租二百萬斛轉以給軍

漢荀彧謀遣鍾繇

曹操欲東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荀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其  
強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比公安宛山東  
足以不動操乃表鍾繇持節督關中鍾繇書騰遂各遣子入侍

秦

秦

秦

呂蒙薦陸遜

關公攻樊呂蒙圖之偽病召還孫權問誰可任乃謂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重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竊隱內察  
形使朕後可克遂至尊羽自謙羽果撤備得行其計

晉王導使周延諫同績

周績聚眾作亂琅琊王睿議散兵討之王導等曰績族弟周延沉  
果有謀請獨使足以誅績睿從之遂兼行至都與績俱詣太守孔  
侃坐定延謂侃曰府君何置賊在坐延叱傳收績殺之

吳越王用陸仁章

錢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淮南兵圍蘇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還吳越兵內外合擊大破淮南兵

宗澤拔用岳飛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會金人入寇澤授飛五百騎令立功時罪大克而還遂陸統制

趙葵拔呂文德

趙葵與兄趙范在揚州時有呂文德者魁梧勇悍嘗賣新城中葵出視道傍遺屨長尺有心評之遣吏訪其家文德方攜負虎鹿各一而歸葵留之帳寢處權軍職累官少保朝廷深倚之

明楊一清拔仇誠等

楊一清自巡撫陝西而至加少保所在建功每明于知人拔仇誠

于列校而寘錡就擒舉王守仁于庶僚而滾滾受誅錄楊宏于編戍而提兵漕運伍文定之首倡義旋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提制浙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有社稷之功

養民圖敵

蕭何勸漢王就國

項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已蜀漢中漢王怒欲攻之蕭何曰今秦不如此戰必敗願王入漢中養其民以效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後果滅項羽有天下

鄧禹說糧養士

鄧禹名震關西眾號百萬皆勸禹攻長安禹曰吾數雖多餅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糧無輸餽負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餅鏡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士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引軍北至初邑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使初邑皆開門歸附

諸葛亮不討雍閬

益州者即雍閬故太守求附于吳又使郡人孟獲扇誘諸夷皆叛應閬亮以新喪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南涼紛陀勸務農備政

禿髮烏孤始居河西謀取涼州大將紛陀曰公欲得涼州必先務農請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

宋李光贊勸回鑾

宋太祖伐遼久不拔時暑雨軍士多疾李光贊勸帝回鑾設都屯兵上黨使夏收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怨更是蕩平之氣從之

宋張暉謀緩河東

宋太祖既平澤潞欲事河東張暉曰澤潞瘠瘠未瘠軍旅養與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宋主以為然

聲罪伐敵

武王設謀伐紂

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以天命未可舍紂而歸居二年紂惡滋甚王乃遍告諸侯復謀伐紂師至牧野遇雷雨旗鼓盡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曰腐草朽骨無足為問也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遂討紂紂師倒戈不戰紂敗自焚死

董公說為義帝發喪

漢王至洛陽三老董公遂說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王之舉也于是漢王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宋柳元景誅逆劾

宋柳元景誅逆劾

宋太子劾弑父自立劉駿舉兵討之柳元景以舟楫不堅憚于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淮上移齊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或勸速進元景曰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功實啓寇心劬遣將來攻身自督戰元景令軍中樹枝疾戰一聽鼓聲劬軍懷賞死戰元景水陸交攻意氣彌張劬眾忽奔乃開壘鼓譟乘之劬眾大潰尋伏誅

隋楊堅暴陳主罪

楊堅既用高頴因敵之計乃下詔伐陳暴陳主叔宣二十罪詔詔三十篇紙逾諭江外遂遣于廣及楊素伐陳

收取圖書

漢蕭何收秦圖書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先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林丞相府圖籍藏之沛公以此得共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明徐達收元國籍

徐達入通州元君走達封府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守官門使官寺獲其宮人妃主市不易辨

瑞屏大宗伯鑒定

親征取勝

寇恂勸光武自討潁川

漢光武自將征颍川潁川盜羣起帝馳還欲遣寇恂平之恂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颍川故往來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與南向賊必惶怖歸矣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

魏張白澤勸擊柔狀

柔狀

柔狀

柔狀侵魏魏主引厚臣議之張白澤曰若鑿與親行必望塵崩散豈可坐而縱敵魏主從之柔狀大敗

斛律光勸至千秋門

高儼誘殺和士開等也兵千秋門齊主緯召斛律光帥宿衛四百人授甲將出光曰奴見大家心必至尊宜自至千秋門儼必不動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因執之

李谷勸親征壽州

諸將攻南唐壽州久不拔李谷曰壽州危困破在旦夕若鑿與親征則將士爭奮必可下矣明年親征世宗躬擐甲冒道將擊唐紫荊山大破之

宋寇準勸親征

契丹寇宋澶州宋寇準請帝幸澶州車駕次澶州南城驛舍將止準固請幸北城上登樓張黃旗王師成列六軍山呼聲動天地氣勢百倍虜相視怖駭夜移寨北去

不趙鼎等勸帝親征

偽齊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師寇宋淮南宋趙鼎勸帝親征群臣勸帝他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禦乃可免耳鼎曰我而不捷去未晚也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護恃矣帝發臨安金兀朮引退劉麟亦遁

和隣圖教

柔狀

柔狀

諸葛亮不絕孫權

孫權稱帝遣使來告或議絕之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所以累其深情者求犄角之援也絕之仇我必深更當移兵東伐今就其不動而睦於我哉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可得盡西為利亦已深矣於是陳震使吳與權盟

朱全忠計睦羅弘信

唐朱全忠方圖瓦耶畏羅弘信議其復弘信每有贈遺全忠於使者北面拜受之曰六兄子子倍年以長固非諸耶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石勒使劉琨不赦王浚



石勒圍王浚既以偽誠使不為備期以親上冀跡乃募蔽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鮮卑為患乎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將軍雖出必不敢動且不謂將軍使能遠取幽州也輕軍往還不出二旬此其謀議也師我已還矣琨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和琨圖浚浚必喜我服而快浚已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遂以大賈行遣使奉賧於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喜乃襲浚殺之

李淵結突厥

劉文静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自為手故平薛厚禮命文静使於突厥使突厥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淵曰兵少馬多皆君符命之功也

小舟運糧

唐徐溫小艇運糧

楊行密討朱全忠欲以巨艦運糧徐溫曰運路大不行請用小艇庶幾易通及軍至宿州重載不能進而小艇先至

缺籠免危

田單宗人獨免

齊田單為臨淄市振遺燕人之亂單宗人以缺籠傳車轎及緇人爭門而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人以缺籠故得免遂奔即墨

市馬破敵

漢虞詡說市馬破虜

漢任尚屯三輔以擊羗寇虞詡說任尚曰今虜皆馬騎以步追之勢不相及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無功莫如罷諸郡兵令各出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首尾掩截其進自窮尚用其計擊羗破之

挫抑敵謀

漢寇恂斬皇甫文

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漢耿种等圍之不拔帝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

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則圍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

降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大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矣

班超斬匈奴使

漢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奉超禮甚備後忽疎懈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令安在

班超殺于冥

班超使于冥冥固欲益其兵超願但將三十六人往曰于冥國大

而遠令將數百人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既往時匈奴遣使監護其國其王廣德待超甚疎且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驅馬急取以祀我廣德乃遣人就超請馬超令巫自來取馬巫至超即斬巫首送廣德廣德大恐即殺匈奴使而降漢

謝安故改桓温草

桓温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等欲緩其事使表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温遂卒

唐王忠嗣先期而至

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沒果反

唐王式計屈敵謀

王式討袁甫入越州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事克問之曰賊聚穀以誘飢民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兵為守賊至倉穀適足資賊耳

唐段秀實延更挫奸

唐段秀實知邠州留沒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伴召掌簿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報賊之數刺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唐段秀實不救火

段秀實知邠州留沒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告者云今夕欲焚馬

坊單因故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令軍中行者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皆斬之

宋王旦挫契丹

宋真宗將封泰山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前次羊額內除之契丹大慙

宋王旦挫趙德明

西夏管內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宋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遂止

明于謙除虜謀

虜既挾上皇又以小田兒為謀主于謙乃計誘捕二人而殺之虜失謀者計益屈而上皇得送矣使敵不追

唐李神福使敵不追

唐揚行密遣李神福攻杭州擒錢鏐將碩全武而久攻不拔欲歸恐為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又使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燕慕容破秦兵

燕慕容破秦兵

秦石越討慕容農。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越三柵自固，向暮農鼓譟，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大敗秦兵。

後秦姚萇不令救知

秦主登聞泣秦主萇病，進通安定，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拱而還，其夜引兵躡其後，旦而修騎告登曰：賊不知所向，登驚曰：去來不令戒覺，謂其將叛，忽然渡至，登遂還。

唐王式警盜

王式為浙東觀察使，封襄甫。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家賊不知為矣。

朱攸

趙匡胤擊南唐

南唐蘇王李景達將兵濟江，距六合三十餘里，故柵不進。諸將欲擊之，趙匡胤曰：吾兵少，若往擊之，彼必見吾衆寡，不如候其來而擊之。居數日，唐兵出，趙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

明戚景通破劉賊

劉賊起河北，戚景通守鄆景通，以七百人往道中遇賊，衆以兵寡欲避，景通曰：彼卒遇我，安知我寡陳以待擊，卻之遂入鄆，先拔數十捷，卒保境。

明沈希儀勸勦賊

沈希儀為右江參將，賊耳目滿官府，希儀詞知賊情，所欲勦勦風。

兩去來即親近，不得聞。至期，烏孫諸軍立集，聽命。則曰：出其門，旗頭引軍行，亦不知向何所。項之，剗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兵又在右，起賊敗走，已而冠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絕遠度不至者，冠之而官軍必在賊驚以為神。

軍亂能整

吳濞堅卧不動

吳濞擊富平等賊，賊率五萬餘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濞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于禁整衆而還

曹操擊張繡于清水，中流矢敗走，諸軍大亂，于禁獨整衆而還。

朱攸

逢青州兵初到，人禁救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徐整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曰：清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女直劫里鉢整兵乘勝

女直屬部叛，節度使劫里鉢之士未戰而懼，劫里鉢陽陽如常，令士卒解甲，少憩，有頃，訓厲士卒，軍聲震振，身入敵陳，衆從之，大敗，乘勝逐北，殺或者如麻。

使兵識將意

唐張巡令各教其兵，張巡教戰陣，令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

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諷將，識士情投之所，姓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計誅叛者。

劉裕殺桓桓等

桓玄反，自稱楚帝。治建康，劉裕與何無忌、家謀討之。時孟朶劉道規諸葛長民等皆分屬玄將。裕約為內應，裕花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閉，無忌著傳詔，服箭，教使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修，以狗孟朶勸桓私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果等率壯士直入斬私，因收衆濟江，推裕為盟主。裕率衆軍竹里。

移檄遠近，玄遣吳甫之等逆戰，皆斬之。

宋曹瑋計殺叛卒

曹瑋為將，有告成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竹也。夏人聞知，即殺叛者，投其首於境上。

設計平亂

漢高擒韓信

韓信王楚，有言其反者。帝問計於陳平，平曰：古有天子巡行會諸侯，陛下弟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必郊謁。因擒之一力士事耳。帝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因隨以行。時楚將鍾離昧亡歸，信或說信斬昧以獻，至是持昧首來謁，即縛載後車，械繫以歸。

漢呂后謀殺韓信。漢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豨軍敗，淮陰侯韓信舍人弟王變告信陰與豨通謀。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

漢陸賈謀誅呂氏

漢陳平患諸呂強盛，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祿附，君何不交驩太尉以破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氣，遂誅呂氏。

漢杜欽說任太守

漢夜郎王興等更舉兵相攻，漢遣使和解。不從，杜欽說王鳳曰：蠻夷不憚國威，宜選任嚴太守往誅其王侯，尤不軌者，願荐陳立為太守。至與國召典敷責，固嶺頭示之，皆降兵降，西夷遂平。

漢杜畿散衛固兵

河東郡掾衛固、范先等與叛將高幹通謀，漢以杜畿為本郡太守。畿曰：河東非皆欲為亂，以兵迫之，無主必懼。而聽於固，且固未顯絕，王命吾車至郡，固必偽受吾辱。居一月，以計原之，是矣。遂遣范先於門下殺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固遂奉之。畿曰：衛固之望也，吾仰承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共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承事，固欲大發兵，畿曰：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等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請將掾史，不遺休息，緣急召之，不難固等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援已惡。

人分散各還其家。會張燕攻東垣。高幹入漢澤。歲乃車。將數十騎赴堅。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燕者。固等與幹共攻不下。曹操至。擊固等斬之。

張遼討得反者

曹操伐吳。還留張遼等也。合肥以斷後。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令軍中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司馬懿以書諭孟達

蜀將孟達降魏。沒有異志。事漏泄。達即將舉兵。司馬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曰。將軍昔棄劉備。托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

兵機

卷三十 雜類

十一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鄙模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遂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衆言達與二賊交。互觀望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達甥郤儉持衆出降。斬達。吳丁奉誅孫琳。吳主休將討孫琳。丁奉曰。可因臘會誘陸兵。以誅之。至臘會。琳積疾休強起之。不得已而入奉。等自左右縛而斬之。

胡烈派新鍾會

魏鍾會有異志。悉閉群官。請會於屋中。帳下督立。連召會。請一觀。

兵為胡烈。取飲。食烈。始語。親兵及。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梧。數千。欲悉呼外兵。格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偏。淵遂率衆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中。相得。斬會。

魏陸侯平賊

魏安定。虛水。胡劉超。反。魏主遣陸侯鎮長安。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送散。侯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

齊劉坦斬鍾玄紹

齊王僧祭。張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叛。劉坦悉聚舟。焚之。

兵機

卷三十 雜類

十二

造軍出戰。數不利。城中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祭。劉坦聞其謀。伴為不知。夜理訟。不閉城門。玄紹明旦詣坦。問其故。坦留與語。斬之。

唐韋臯誅牛雲光

韋臯鎮隴州。會朱泚稱帝。遣孫玉。齎偽詔。加臯中丞。玉與牛雲光俱往。曰。臯不受命。以兵誅之。及至。臯乃納玉。受詔。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入雲。光輸甲兵而入。臯伏甲誅之。

唐馬勣擒張用誠

唐李懷光反。帝奔梁州。山南節度使嚴震。遣張用誠。將兵迎衛。用誠陰與懷光通謀。馬勣請取震符。召用誠。還不受。則殺之。勣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俱。用誠迎之。勣與入驛。出符示之。用誠起走。擒。

之

李晟襲誅亂者

唐涇原將田希鑿殺馮河清始附朱泚此敗遣使謁晟李晟欲襲之先遣腹心彭令英等成涇州尋託巡邊詣涇州與希鑿結怨而

唐李泌單騎伐陝將

唐陝隴兵馬使達奚抱暉殺其主即邀求程節上以李泌為防禦

卷三十

雜類

十三

唐

轉運使以往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王上以陝虢饑欲令此務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

唐劉悟執李師道

唐李師道拒命其部將劉悟謀誅之夜引兵至城下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遣入城門者請候寫簡白使十人拔刀擬之皆

唐曹平平亂卒

唐沂州後卒王弁本鄆州兵也殺觀察使王遂以探州刺史曹平

為沂州觀察使引探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華皆以好言撫之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於幕下令鄆人處右沂人處

唐李質平亂軍

唐宣武李弁作亂李質擒殺之權知軍務隨迎帥韓充入鎮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容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

周行達誅亂者

周行達為武平節度使用法無私氣怒且懼有大將與其黨謀作亂行達知之大會諸將梓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

卷三十

十

唐

何負而反立掘殺之坐上股栗行達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解

唐溫造平亂軍

溫造討與元亂軍至襄城遇與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客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舉

宋劉子羽擒范瓌

劉子羽知池州時大將范瓌擁兵不遜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衛他盜者使皆甲而果召浚瓌及劉

舉以廢。渡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駭，子羽頷左右擁至車中，街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罪，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

宋余玠誅王夔

余玠欲誅悍將王夔，患其握重兵，乃與楊成謀、夜召夔計事，潛以楊成代領其衆，夔離營而斬將已，單騎入矣。成徐以帥指夔，夔將士衆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成稍稍以法誅同惡數人。

金李伯淵誅崔立

金崔立作亂，以汴京降於蒙古，李伯淵等謀殺之，會宋兵趨汴，伯淵燒封立門以驚動立，伯淵乃來約立，視火既還，伯淵親送之立。

不疑就馬上刺殺之

卷三十雜類

五

明楊一清誅劉瑾

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請一智謀文臣同行，召楊一清仍提制協同討賊，清因說永除劉瑾，永曰：「上傷彼，彼亦傷我，安得從一言入手？」一清曰：「今已有間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可知矣。即出袖二奏與永，一言平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問公，公跪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萬一不信，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饅狗，又頓首哭泣，上必怒瑾，但須得請即行，無緩時刻，永如其策，竟誅瑾。

明沈希儀除岑金

思恩奏設派官州，款反側，已聞岑濟有子在鎮安，益洵、南楊留，在賓州，乃辭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岑金去賓州，近留若應之，必為賓憂。」賓州危，廣右之咽喉，使矣。沈希儀婉語留曰：「是岑濟九子，岑金耶？往征田時，同聞之，自作自語，狀曰岑氏，其漢亦已而呼入家，室要賂為金，復官留信，且出漢呼入曰：『韋貴徐五，今不思恩必與金善，防之。』金果將五千人，固留以見門者，懼不納，沈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也。』引入厚結之，又引詣兵備，盡散其衆，卒縛金，思恩漢以計平盜。

梁鄭軍平郟賊

卷三十雜類

十六

梁郟賊梁興，寇累馮翔，鄭渾為守備，或請移就險阻，渾曰：「興所隨皆魯從，當約降以明恩信，不宜示弱。」乃治城郭，聚吏民，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上，費民大悅。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曰：「得他婦女，然沒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令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軍討與斬之，餘黨悉平。」

宋曹后擒賊

宋衛士顧秀等作亂，越屋叩寢殿，帝欲出，曹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引卒入，衛后陰遣人挈水踵，賊米舉炬焚蕪水，隨賊之是夕，所遣官者，后皆親剪其髮，曰：「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

兵至賊就擒

宋范宗尹處犀盜

東西京等處盜賊蜂起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曰急之則併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可以漸制帝乃以張興等九人注為鎮撫使分土處之

晉符昭序解賊

契丹入大梁東方犀盜起契丹主亟遣武寧符昭序歸鎮賊即李仁恕控彦卿馬請從入城彦卿子昭序遣人出牛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攻乃去

設計避仇

宋機

卷三十

十一

寇恂避賈復

寇恂為潁川太守賈復都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欲殺恂恂知之不與相見乃勅屬縣感供其饋酒饜復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以計辨變

漢王與韓信

韓信破趙服燕後楚急圍漢王于成皋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居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薛張耳韓信未幾上即其卧內奪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蘇既下齊韓信請為假王而封之又橫陳以東傳海地與信使各人為戰以破楚楚既破漢王發奪齊王信軍徒信為楚王信之國人告信反王以陳平計偽遊雲夢縛信殺後車械繫至淮陰故為淮陰侯

唐段秀實治馬瑋喪

馬瑋疾亟以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發兵以備非常瑋卒軍中齊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馬順治喪事於內李謀惠接賓客於外妻妻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偏結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獲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送皆有定處

宋機

卷三十

十一

建者以軍法從事史延幹奇謀因長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殺一人軍府晏然

明于謙處降丁

先朝處降夷於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于謀設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進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

明沐晟分麓川宣慰司

麓川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擾其地晟以大兵討之分其地為三府二州五長官司而嚴徵其貢賦又於洛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運帖然



以計止叛

周賀若敦止降敵者

陳侯瑱逼湘州。周賀若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令船中送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紅馬降瑱。瑱遣兵迎接。畏紅馬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降者。瑱皆拒擊之。

王世充止降者

李密雖口倉無防守。又券取者隨意。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

曹翰止嘉州叛衆

曹翰在蜀。有軍較呂翰。據嘉州叛。翰及諸將奪其城。謀賊約三鼓。漢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而破之。以計止暴掠。

唐廣王做拜回紇

唐徵回紇葉護入援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及收復西京。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做拜於葉護馬前。曰。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漢取兵頭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遂引軍收復東京。

唐馬燧約束回紇

回紇助唐討史朝儀歸國。所過抄掠。燧給稍不如意。輒殺之。馬燧

典饋勞先。賂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渠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灰。因為左右。稍有違令者。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皆遵約。

設計認賊

漢虞詡設法平賊

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既設三科。募壯士。誘引劫掠。伏兵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賈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絲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更取擒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張巡射退尹子奇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唐張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刺為矢中者。善

善

善

善

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巡使南寨索射之。中賊左目。子奇乃遁。

唐劉昌裔斬安國軍

唐吳少誠反。圍許州。兵馬使安國軍謀。翻城應之。營田劉昌裔以計斬之。及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

設計偷營

李守貞貫酒醉敵兵

李守貞反。郭威圍之。蜀兵救守貞。攻散關。威自赴之。守貞欲攻。先遣人出。酌於村墅。衣貫與不責其值。還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

詐病圖人

呂蒙詐病圖關公

關公攻樊城。呂蒙謂孫權曰。敵計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元還江陵。以治病為名。故聞必微備。大軍承虛襲之。而部下而敵可擒也。遂稱病。為權露檄召還。公果撤備。乃用白衣搖櫓之策。襲害之。

魏司馬懿殺曹爽

魏曹爽擅朝政。司馬懿不能禁。遂稱疾不與政事。後李勝出刺。荆州過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沫露胸。使殺氣。錄屬言并州近胡好為之。備勝曰。還奈本州。

非并州也

卷三十 雜類

非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奈荆州。懿曰。平於意。某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運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懿乃得殺爽。夷三族。

楊行密妻反者

楊行密妻弟朱廷壽。陰與田勣謀叛。行密乃詐為日疾。謂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以授三舅。遣人召之。廷壽至。執而斬之。

宋李福圖劉慶福

宋劉慶福欲圖李福。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乃偽稱病不出。慶福往。至福寢所。福殺之。

明仇敏擒竊賊

仇敏為特擊將軍。夏竊賊反。以敏為副。撫兵討賊。命下。數日。賊稱病。卧除約。遊兵壯士保勳等。皆兵至河上。乃從中。發為內。應。賊知諸兵已至河上。列營。乃使人謂賊。何錦。宜急出守。渡口。防。失。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出。當賊周昂守城。敏又稱病。昂未聞病。敏猶卧。呻吟。言旦夕且死。答頭卒起。操棹。敏起。披甲。仗劍。跨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皆至。遂奪城門。擒竊賊。

明沈希儀擒竊賊

沈希儀在右江。賊多耳目。為詞。嘗欲勸一。某乃伴卧。病。西。部。入。問。疾。謝不見。明日入問。乃起。曰。吾病思為。數。內。能。從。我。豫。子。即。出。獄。

去賊一二里

卷三十 雜類

去賊一二里。而營軍。始知非。獵也。乃計擒其尤。點。積。善。戰。者。而。夫。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栗。

設計圖人

秦執趙公子勝

魏相魏齊。嘗擊范雎。折骨。指。范。雎。亡。入秦。秦封為應侯。秦主欲為報仇。齊。趙。秦。王。誘。平原。君。至。而。執。之。使。謂。趙。主。曰。不。得。齊。首。君。不出。王。弟。於。闕。齊。亡。趙。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乃。歸。于。原。君。

石勒圖王彌

王彌與石勒。外親。而。內。忌。聞。勒。擣。荀。肺。心。惡。之。遺。書。致。彌。勸。謂。彌。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圖。我。必。矣。會。彌。與。劉。琨。相。持。甚。急。彌。勸。

乘便襲之。勅擊斬。瑞彌大喜。謂勅實親。我不渡。疑勅請。瑞安。酒。斬之。并其衆。

石勒計圖王浚

晉王浚於藪自肆。謀稱尊號。勅欲襲之。將遣人。現其虛實。泰佐欲用羊枯。陸抗故事。致書與浚。浚。發。宿。曰。浚。方。欲。發。晉。自。立。但。患。英。雄。不。從。耳。將。軍。宜。折。御。事。之。猶。懼。不。信。况。為。抗。敵。乎。遂。奉。表。於。浚。勅。以。應。天。順。人。浚。大。悅。浚。將。通。勅。者。勅。新。送。浚。浚。益。信。之。浚。報。使。至。勅。匪。其。精。勁。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懸。浚。所。賜。摩。尾。於。壁。拜。之。後。遣。使。奉。表。期。以。三。月。中。旬。親。上。拜。號。浚。使。還。具。言。勑。弱。浚。益。驕。無。備。遂。用。計。執。殺。之。

唐王師範殺盧弘

唐王師範遣其將盧弘擊棧州。弘引兵進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遠避位。弘信之不設備。弘入城。師範伏甲而禦之。遂殺弘於座。唐王鏐殺李匡威。

唐李匡威謀奪王鏐鎮州。乃素服。乘甲伏兵擊鏐。鏐抱匡威曰。鏐為晉人所困。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公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能抗矣。匡威以為然。與鏐所馬入府。鎮軍攻殺匡威。

淮南張顛徐溫殺其主楊溥嚴可求奉溥弟煜。僭稱皇帝。題以溫

淮南張顛徐溫殺其主楊溥。嚴可求奉溥弟煜。僭稱皇帝。題以溫

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出。顯。必。以。弒。君。之。罪。降。公。請。為。公。圖。之。乃。往。見。顛。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顛。曰。奈。何。曰。上。之。易。耳。明。日。遊。穎。請。溫。可。求。曠。日。責。溫。曰。今。勿。謂。物。立。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曰。苟。諸。公。見。容。何。敢。自。專。豈。是。不。行。與。可。求。謀。密。結。壯。士。斬。顛。報。其。弒。君。之。罪。

宋李全圖許國

李全謁許國。國坐。納。全。拜。全。怒。更。折。節。為。禮。國。大。喜。國。遂。起。視。事。全。兵。怒。露。刃。充。庭。悉。害。其。家。

宋李全妻楊氏誘夏全劉瑋

李全被蒙古圍於青州。時傳已敗。全兄李福。全妻楊氏。在莒州。割。置。副。使。劉。瑋。令。夏。全。陳。兵。欲。圖。之。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且。感。稱。出。迎。曰。人。傳。三。哥。友。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全。心。動。轉。離。為。好。又。反。與。李。福。謀。逐。劉。瑋。夏。全。既。逐。瑋。幕。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夏。全。狼。狽。降。全。

明王鏐誅安秋蔣貴

兩虜教侵邊。總兵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王鏐以兵部尚書行。遣時偏將安秋驍而怯。蔣貴奮翼追虜將及之。而貴謂前無水草。引還。莫言狀。上密勅驥驥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驛致。下曰。汝何遲。捷。誤。大。事。命。斬。秋。謂。貴。曰。公。亦。當。以。且。貴。狀。以。報。於。是。諸。將。莫。敢。仰。視。驥。乃。盡。地。使。各。守。守。冠。小。則。自。戰。寇。大。則。併。拒。

軍勢大振

誘還亡臣

卻缺請歸士會

晉士會奔秦，晉人患秦用之，卻缺謀使守魏邑，大夫奔餘偽叛歸秦，以誘士會，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奔餘請東人，能與魏人言者，與共往告，喻使降秦，使士會既濟而還，誘盜還物。

唐李忠臣投盜物

唐陝州亂軍大掠庫物，會淮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按之，忠臣致棘園令軍士匿各投庫物，一日獲萬緡，以給從兵。

徒營避變

裴行儉移營避水

唐裴行儉討突厥，抵幕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是夜風雨暴至，前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

明李父忠移營

李父忠奉詔攻慶陽，慶陽已平，會虜攻大同，便宜即援大同，遂出雁門，連勝進次白楊門，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毫不動。

儲雨濟渴

魏苟金龍妻守城

梁圍魏武興，苟金龍妻劉氏乘城拒戰，井在城外，為梁所據，會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衣服懸之，絞取水而儲之，梁立退，魏人封其子。

毒酒斃賊

明胡宗憲毒海寇

胡宗憲巡按浙江，海賊徐海陳東葉麻寇浙西，宗憲設舟載酒，若餉軍狀，賊爭取飲，酒有毒，飲者皆死。

縱相隱身

賀若弼伐陳

賀若弼伐陳，上鐘山，陳遣魯廣達等出戰，布陳三十里，進退不相

知弼以甲士八千勸陳待之，廣達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遂救回弼，縱烟以自隱，待敵懈，急而勝之。

以計得兵

王弘佐憐兵應募

唐攻福州，吳越王弘佐議徵之，募兵久無應者，乃令聞之曰：聞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

小失大得

孫贖使田忌多勝

孫贖見田忌與諸公子馳逐，重射，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贖謂忌曰：君下駒與彼上駒，而上駒與彼中駒，中駒與

彼下。戰。狀。之。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

陳吳明徹破周梁之師

陳吳明徹與周梁之師戰於沌口。明徹募軍中小艦。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狀後以大艦拍之。西軍大敗。

時歲軍令

晉仲作內政而寄軍令

桓公曰。定氏之居若何。管仲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馬。國子帥五。鄉。馬。高子帥五。鄉。馬。葵。國。趙。案。以為三官。臣主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公又曰。我欲從事於諸侯。若何。仲曰。作內政而寄軍令。於是制國。

兵機

卷三十一 雜類

五家為執。執為之長。十執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椽振旅。秋以彌治兵。是故帥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逸。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故夜戰嚴相聞。可以不乖。晝戰目相視。可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勉。唐同樂行同和。疾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五萬人以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能禦也。

卷三十終

兵機類纂卷三十一

瑞屏大宗伯鑒定

陣勢

積卒陣圖

積卒。天之象。十二星在房度西南。外圍以八。內握以四。各三星相統。向前拒者為鳥陣。向後拒者為蛇陣。向左拒者為龍陣。向右拒者為虎陣。外圍為天陣。內方為地陣。四面如一。簡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于五而終于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于八。正八正取粟于四奇也。其法成條。自然之理。其陣簡而倚。約而要。整而固。聖人作之以禦兵。衆為陣之先。

兵機

卷三十一 陣勢

黃帝握奇陣

握奇。經曰。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衛。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太公三才五行陣

太公前商。乃繕兵法。作五行三才之制。始于五方。終於八向。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為九區。中區為中軍。外區為八營。制軍三萬。分為五軍。制為六陣。戰陣之規。各有步伐。五軍為正。各安其所。護于前後。左右之間。各出一陣。以為奇。疾馳突擊。為之三才。天位乎上。人

位乎中，地位乎下也。三停出之，故又以三才為名。五行三才同一陣也。

### 周制兵農陣

兵農之制，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則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騶，後為殿，中以奉天子，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其軍制，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百十人，徒百人，其軍教，則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災福共之，人與人相曉，家與家相曉，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乘，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失，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 孫武乘之陣

晉荀吳伐無終及摩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既以什共車，必克。」因請阮又充請，皆卒自裁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陣，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 孫武乘之陣

孫武乘之陣

吳孫武所演乘之六十四陣，太極居中，周圍四層，河圖象也。外圍二十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圍四陣，為懸奇，大小相包，象相配，奇正相涵，一分一合，以為變化。

### 鄭于元魚麗陣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陣，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鬪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擊于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梁彌

### 孫武乘之陣

### 卷三十一陣勢

為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綏芬，命二拒，槍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敗。

### 楚荆尸陣

楚子作荆尸以伐隨，捷師子以立陣法，柱王霸強，克虜戎，以乘無日，不討軍寔而中傲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戰，將闕以遊，將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于陣，則分為二拒，調軍則商農二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于事，軍行右轉，左邊，前前，中中，後後，動行軍之翌日，則輜重至。

### 五臣大偏小偏

五臣教吳車戰，其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

中八乘之。中四陽為正。四方為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表之中。與四陽五乘為正。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畢具也。

韓信五軍陣

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條侯統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軍十餘萬。先合不利。而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大敗。

諸葛武侯八陣

孔明八陣之制。其跡具魚腹。雖中其理。皆歷代存人口授。而心會。馬則河圖而分四層。則洛書而分九軍。則井田積卒之制。而分中。

孫

東主十二陣

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號。曰天地風雲者。取乳坤艮吳之義。曰龍虎鳥蛇者。取前後左右之義。奇正有等。少精有分。先後有節。疎家有制。開合有法。皆因地形敵勢而行。後亮平于渭南。司馬懿按行其營。嘆曰。天下奇才也。

後秦方圓大陣

秦主登伐後秦。後秦將士每戰。以劔指為方圓大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燕慕容恪遠馬方陣

慕容容恪擊魏。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前兩軍從旁夾擊。大破魏兵。

晉劉裕却月陣

劉裕伐秦。將軍自淮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魏北軍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魏為所殺。裕遣軍擊之。魏走。退則復來。乃遣丁時。帥伏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監一白龍。先命朱超。石成。嚴。龍。龍。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圍之。四面內薄。卒不能制。超。石。斷。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繩。鏡之。指。魏。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因。得。克。長。安。降秦主泓。

孫策取結車為陣

孫策救鐘離。整洲為城。揚大眼。將為餘騎。乘戰。成。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大。眼。退。走。

魏高歡圓陣

魏爾朱天光攻鄴。夫洹水而軍。高歡為圓陣。連牛驢塞路。道以示必死。遂戰。敗。天光。

隋趙仲卿方陣

趙仲卿與突厥戰。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敵。突厥敗走。

隋周法尚方陣

隋煬帝北巡。周法尚請結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

壁壘重設鈎陣若戰而捷抽奇逆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因拜法  
尚武衛將軍

隋楊帝行宮營陣

楊帝北巡行宮設六合板城以檢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為外  
圍內布鉄美次施弩林以絶連機人未解絶則弩機旋轉向所觸  
而發

李靖六花陣

靖本諸葛孔明八陣法而為六花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陽落  
鈎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方集于步圓生于  
奇方折以矩其步圓折以綴其旋是以步歌定于林行綴應于天

步定級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六

步定級森則變不亂蓋以凡物八包則方六包則圓八包則九軍  
六包則七軍時宜于圓故改九軍八陣為七軍之六花也至于再  
變而為方圓曲直銳之五行又各因地而置宜馬其後定邊則變  
為十二將兵教番將又變而為十二辰奇正迭出使敵莫測真善  
學八陣之神者也

安守忠長蛇陣

唐郭子儀與賊將安守忠戰賊以騎騎九十為長蛇陣官軍擊之  
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

唐馬燧車營陣

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所向泰

功

梁晉方圓陣

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為方陣于西北又為方陣于東南鄩為圓陣  
于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

金人騎兵陣

金初無步兵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繫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  
前二十人重甲持矛戈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  
馬而出觀陣之虛實四而結隊而馳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  
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恆勝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

七

宋不他伐而得天下屢遭契丹內侵不能禦又莫知古人制陣  
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故太宗作平戎萬全陣車四十三  
百乘騎三萬六百五十五匹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八人為前後  
左右中五軍而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徑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徑  
為輔弼五軍而有七軍之制也中以車方布如城每乘有卒為戰  
臨陣中置拒馬四方望樓各有守卒

宋吳瑄疊陣

吳瑄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  
膝以俊次神臂弓約賊相持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  
併發次陣如之變陣以拒馬為限鉄鈎相連候其傷則更代之



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  
東伍令也。得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說不  
能當也。

宋張順等船陣

張順張資救襄陽。黃舟百艘。結方陣。各紅置於船大砲。鐵炭巨斧。  
勁弩。犯重圍時。元兵布舟蔽江。皆避其鋒。

宋張世傑船陣

帝為在崖山。張世傑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艦外船。貫  
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

元制四陣

兵機

卷三十一 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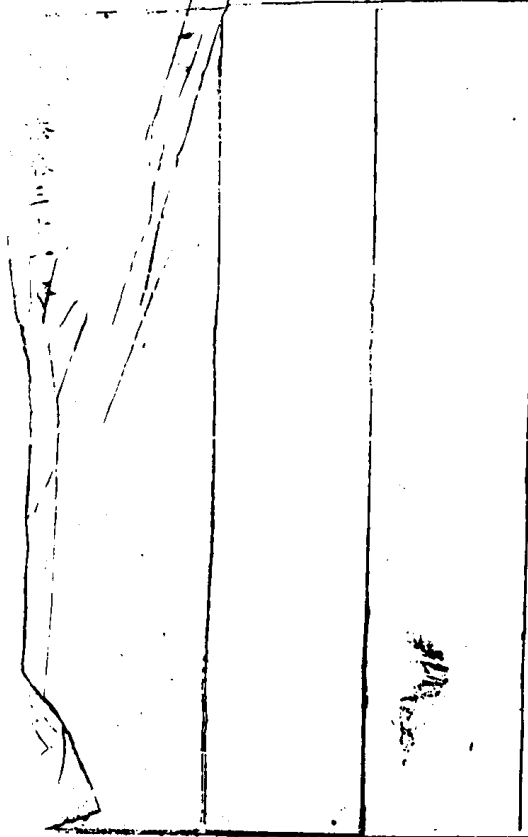
元許洞論四陣曰。兵陣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  
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以布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  
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勝欲寬。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  
不可使凌。寬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定飛鷄重  
霞長紅八卦四陣。若各隨所便。而用之。耳。鷄以搏擊為義。霞以開  
合為義。長紅取形擊抱敵之勢。八卦取八面受敵之義。若敵為擊  
陣。我以飛鷄當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當之。敵為突陣。我以長紅  
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也。而善結  
陣者。先在結人心。當賞罰。至欲士卒應變精熟。則在日教習耳。

明戚繼光鴛鴦陣

嘉靖間倭亂。戚繼光謂東南與西北不同。走險不利。並驅所募義  
烏兵三千。訓習鴛鴦陣。十人為隊。隊設一人為長。間長短兵夾輔  
而進。偏則伍之。兩則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三用。用以平倭。所  
向奏捷。歷陞少保。提兵薊門。增募南兵。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  
郭。車四面結。則為方陣。步騎中。嚴。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  
稍近。則步出。轄下拒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乘勝逐。虜  
師不宿飽。援益難。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策應。主  
兵成。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  
御。藥。次。批。擣。次。遮。擊。次。追。襲。次。停。截。次。首。功。軍。政。畢。張。兩。虜。得。前。  
狀。大。恐。還。謝。東。胡。款。聞。入。音。不。敢。合。謀。入。犯。

兵機

卷三十一 陣勢



瑞屏大宗伯鑒定

不用計效

不用計效

晉不用韓簡言

秦穆公伐晉，晉使韓簡視師。韓簡曰：我急秦，秦信猶未也。不聽。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梁由靡御，韓簡執射，為右。輅公將止之，不克。顧復，晉侯舍之靈臺。公子繫請殺之，子素曰：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乃許晉平。

秦不用蹇叔言

蹇叔為秦伐鄭，鄭使管北門，因告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勿聽。召孟明、西乙、白乙出師東門之外，至則鄭已滑。孟明曰：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聞之，曰：秦不哀我喪而伐我，同姓，何無禮也。遂發命，興戎，戰於殽，秦師敗，孟明等為獲。

晉趙括等不聽晉人言

楚伐鄭，晉救之。濟河，莊王欲還，伍參請戰。晉人曰：楚自克虜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不可謂無備。戰不可勝。趙括趙同不聽，楚王欲疑晉之辱師也，乃求成於晉。

雲間 張龍翼羽明父撰  
同魁 吳志葵聖階父較  
長洲 朱正明伯亮父閱

盟已有日，而使許伯、樂伯攝叔致師。晉人張兩角以逐之，樂伯左射，馬右射，人角不能進，既而晉趙旃夜至，楚王為乘廣二十乘以逐旃，旃奔，屈蕩搏之，得其中裳。楚復濟師以從，晉上軍、晉隨、李曰：楚師方壯，不知收而去之，殿其卒而逐。

隨少師不用季梁計

楚子伐隨，隨季梁請下之，如楚弗許，而後戰。所以怒已而急也。少師欲速戰，季梁曰：楚人尚左，王必左，無與遇，且攻其右，右無與。高倫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故也。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宋襄公不用子魚計

楚成王及宋襄公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智伯不用郤疵言

荀息帥韓魏以伐趙，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沉者三板。郤疵謂趙曰：韓魏必反矣。夫趙之難必及於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二子無喜志而有憂色，非反而何？瑤既告，二子二子出，疵入見曰：主何以臣言告？二子頃見其視，臣端而變，疾必得其情，故也。不悅。二子果與趙約，內應，期日殺瑤。

燕王不聽將渠

燕使栗腹伐趙，攻郭燕，臣將渠注諫，不聽。王自將偏軍隨之，虛頭。

欺其軍遠圍燕燕人請和頗曰必令將果處和後相將張而和乃班師

齊王不聽保國之謀

齊即墨大夫見齊王建曰今三番大夫不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楚故地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王不聽及秦將王賁攻齊遂降秦

陳勝不用張耳等計

楚人陳勝起兵於新三陳入據之豪傑請立勝為楚王勝以問張耳陳餘乃對曰秦為無道而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為天下除

秦

卷三十三 不用計

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急引兵而西道人立六國後白為樹黨以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為王莊賈弑勝以降於秦

項羽不用范增計

沛公入咸陽守函谷關項羽攻破之軍於鴻門增請急擊沛公沛公見羽謝羽因留飲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後漢滅楚

陳餘不用李左車

韓信張耳擊趙趙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速圍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報食必在後願

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溪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不用信出井陘、南陳餘擒趙王歇

楚龍且不用深奔之計

韓信破齊齊求救於楚楚使龍且救之或說龍且曰謀兵遠閉窮戰其鋒不可當齊自居其地戰則兵易散散不如及鋒令齊王使信巨指所止城止城聞其王在楚求救必反漢漢兵二十里塞居齊城皆反之其鋒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且曰我知信為人易與耳且故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被信賣沙之計而斬

楚徐儻不用或人計

秦

卷三十三 不用計

黥布反擊楚楚與戰徐儻間為三軍欲以相敵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彼若敗吾一軍則餘皆走矣安能相敵耶不聽果敗

吳王濞不用田祿伯計

漢吳王濞反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王不許桓將軍曰吳多步兵利陰謹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穀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如大王徐行而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間事敗矣王亦不用濞周亞夫將兵討之濞止

走越人謀

王邑等不用嚴尤計

王莽遣王尋王邑發兵會嚴尤圍涿。嚴尤說邑曰：涿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涿陽自服。不聽。遂圍之。劉秀大破其兵，殺尋。嚴尤亦死。

鄧禹不用馮異計

鄧禹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尚衆多，上今使諸將屯涇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不從。遂大戰，移日軍潰，異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佐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鄧禹不從光武

卷三十二 不用計

鄧禹自馮愔反後，威名大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召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播筍之，非諸將廢也。無得復安遣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檄戰，輒不利。後與鄧洪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

漢蓋延不用光武計

董憲自鄆圍責佐於蘭陵，漢光武勅蓋延等救之。曰：可直往搏鄆。則蘭陵自解。延以責佐城危，遂先赴之。投圍入城，及憲合兵圍蘭陵。延等乃突出攻鄆，帝曰：間欲先赴鄆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賊計已立，圍豈可解耶？果不能克，還拔蘭陵。

公孫述不用荆邯計

漢伐蜀，蜀公孫述將都尉荆邯說述曰：急發國內精兵，令曰：我據江陵，築壘堅守，停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今楚岑出涿中，定三輔，天水隴而拱手自服，如以海內震搖，可有大利益。述不聽。吳漢伐蜀，述出戰，漢將高午刺殺之。

吳漢不用光武計

吳漢從車駕上隴，遂圍隴。置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奮力攻，漢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漢耿鄒不用傅燮計

卷三十二 不用計

韓遂圍隴，西漢涼州刺史耿鄒率兵討之。傅燮謂鄒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怯，爭勢離，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難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別駕反，應賊殺鄒。

吳漢不用光武計

吳漢大敗公孫述將公孫永等於廣都，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敵，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河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之曰或若出兵級公以大眾攻尚高破公即收兵幸急引還廣都諸書未到遂果使謝豐等分二十餘營併攻謙使利將萬餘人劫尚澤與戰敗豐圍之速得叩枝夜走與尚合軍

任尚不用班超策

班超乞歸故召以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被補邊屯墮民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傷使簡易寬小過想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曰我以班君有奇策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

漢劉歆不用鮑信計

黃中教漢兗州劉岱欲擊之鮑信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狀賊軍無輜重不若蓄力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狀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

呂布不用陳宮計

曹操擊呂布於下邳布戰敗還保城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敵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放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不用操圖下邳久布乃降

袁紹不用張郃計

張郃為袁紹帳尉曹操與紹拒於官渡紹遣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操自將急擊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將軍事去矣宜急引救郃紹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操營不能下果敗瓊等紹軍潰郃懼歸操

袁紹不用沮授計

曹操軍官渡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軍雖眾而勁米不及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及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軍果大敗

袁紹不用許攸計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務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紹不從紹軍潰

袁紹不用田豐計

曹操擊破劉備還官渡袁紹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狀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紹不從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魏夏侯惇不用李典計

昭烈帝伐都督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帝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之李典曰敵無故而還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追之果入伏屢戰不利典救之帝軍散還

劉勳不用劉曄計

漢盧江太守劉勳襲上繚劉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孫策來虛報我是將軍進屈於敵還無所歸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印皆逃了無所得孫策攻勳破之

劉璋不用鄭度計

劉璋遣將吳懿拒劉備鄭度曰左將軍懸軍深入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以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盡高壘深溝

身機

卷三十一 不用計

九

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璋不聽懿拒備敗績降備進圍雒城

昭烈帝不用魏雲等言

漢昭烈帝伐孫權趙雲曰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以討而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帝不聽率軍東下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敵陛下宜為後鎮帝不從諸軍敗績

諸葛亮不用魏延謀

魏以夏侯惇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司馬魏延曰楸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

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即關與散民之穀是周舍也必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故不用以為不如安就坦道可以平亂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也與魏戰於街亭馬謖違節度而敗績

孫權不用嚴禮謀

吳主權將伐魏太守嚴禮曰陛下宜自御戎命益州軍於隴右諸葛瑾未狀指襄陽陸遜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犄角拉進民必內應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乘勝逐北以定華夏權不能用命朱然等攻魏魏擊却之

身機

卷三十一 不用計

十

司馬師不用傅嘏謀

魏欲三道攻吳尚書傅嘏曰其殆難捷惟有進軍大佃擇地居險三方竄進奪其肥壤使還瘠地一也共出民表殺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還共守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罅隙時聞討襲連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魏軍驚擾散走死者數萬

諸葛誕不用蔣班計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攻之進圍壽春誕之報外叙不至蔣班焦彝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而

猶有可全。坐守死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彘踰城出降。遂拔壽春。

諸葛瞻不用黃崇

魏鄧艾將兵寇漢。漢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即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還住綿竹。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

耿滕不用陳恂計

晉徵益州刺史趙廣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之。廣聞徵甚懼。陰有據蜀之志。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廣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兵。滕不用計。卷三十二 不用計 十一

以脩秦氏。滕不從。廣遣兵逆戰。滕敗死。

晉王曠不用施融計

漢主淵使楚王聰攻壺頭。晉河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拒之。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曠怒曰。君欲阻眾耶。遂踰太行。與聰戰於長平。大敗。皆死。

鍾繇不用魯徽言

漢鍾繇寇平安。晉索綝出拒之。綝有輕繇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繇曰。索綝小豎。豈能行我馬蹄刀。乃耶。晨率輕騎數百逆之。綝與戰於城西。綝兵敗而歸。繇曰。吾不用徽言至此。

晉甘卓不用樂道融計

晉三教舉兵反。甘卓移檄討之。卓兄子瑛為教參軍。教遣瑛歸說卓。卓遣瑛歸。瑛曰。今公兵斷彭澤。使教上下不得相赴。其來自。誰能可一戰。捨也。卓不從。散兵佯作。襄陽太守周慮承教意。殺之。

趙太子不用胡敷計

後趙王勒獲趙王曜。殺之。趙太子粲與南陽王胤謀保秦州。胡敷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充末晚也。胤以為沮眾。斬之。遠奔上却。後趙遂取長安。攻殺胤等。

漢智堅不聽諸將

晉桓溫伐漢。軍至青衣。漢諸將謀欲伏於江南。以待晉軍。將軍智堅不從。引兵向捷。為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智堅至捷。為乃知與溫異道。還至則溫軍於成都十里。陌矣。堅眾自潰。

魏主閔不用王泰計

魏主閔圍趙主柝於襄國。柝裏悅館及石琨俱救襄國。閔欲自擊之。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其變之。閔不聽。悉眾與襄國戰。魏兵大敗。

殷浩不用王羲之之言

晉殷浩北伐無功。復謀再舉。王羲之遺浩言曰。今已疲竭。根本既無。一功天下將有土崩之勢。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引咎。

責躬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浩不從果敗

段龕不用改罪計

燕慕容恪擊段龕龕弟熙言於龕曰恪若濟河通城乞降不得矣請兄固守熙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眾繼之若其不捷不若早降不夫為千戶侯也龕不從恪引兵濟河帥眾逆戰恪大破之隨長圍困之遂降

桓溫不用郝超策

晉桓溫伐燕郝超曰道遠河淺清運難通溫不從至金鄉又曰天旱水絕引汝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難以通運不若舉眾趨鄴彼必望風逃潰溫又不從燕人斷溫糧儲溫軍乏食燕擊晉兵敗之

溫陸奔還

卷三十一 不用計

秦梁嬰不用楊翰言

秦將軍呂光自龜茲還兵至宜未涼州刺史梁嬰閉境拒之楊翰曰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必有異圖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嬰不聽遣子概拒之光破擒之執嬰殺而代之

涼呂延不用耿稚計

涼呂延等伐西秦西秦主乾歸使人結延曰乾歸衆潰奔成紀矣延欲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墮風自潰且告者視高邑勳必有奸宜整陣而前步騎畢進狀後擊之延不從進與

乾歸遇戰火

秦王興不用韋宗言

秦王興以南涼禿髮傳檀多難欲取之使韋宗注規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言于興曰傳檀權驕過人使其子弼等襲傳檀至姑臧傳檀出奇兵擊破之

漢主勉不用公孫五樓計

晉劉裕伐南燕南燕公孫五樓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簡精銳絕其糧道救兗州之師綠山東下腹背擊之以上策也各命守軍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悉焚燬以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以下策也勉不從晉兵入峴與燕兵戰於臨胸裕奮擊大破之

何無忌不用鄧潛之計

卷三十一 不用計

盧循寇長沙晉何無忌討之鄧潛之曰循兵艦威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擊之萬全之策也無忌不聽戰火

南涼王不用屈右計

南涼王傳檀伐北涼掠五千餘戶而還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陰既蒙遜若輕軍奔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不聽俄而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

秦陳留公洗不用趙玄計

晉劉裕伐秦遣檀道濟至成臯秦陳留公洗守雒陽趙玄言於洗



曰○宜○備○諸○戎○固○守○金○墉○以○待○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洗  
不○從○遣○玄○南○守○柏○谷○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洗○出○降○

魏王嗣不聽崔浩言

晉○劉○裕○將○水○軍○伐○秦○遣○使○假○道○於○魏○秦○主○弘○亦○求○救○於○魏○魏○崔○浩  
曰○不○若○聽○洛○西○上○狀○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  
不○捷○吾○不○失○秦○之○名○魏○王○嗣○不○聽○遣○阿○薄○于○等○將○兵○十○萬○屯○河  
北○岸○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晉○未○起○后○度○北○岸○與○魏○戰○魏○兵○奔○潰

魏宣武帝不用邢巖言

魏○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宣○武○帝○詔○邢○巖○兵○會○之○巖○曰○南○軍○雖○野  
戰○非○敵○而○城○守○有○餘○况○鍾○離○天○險○必○無○克○狀○魏○主○以○蕭○寶○實○代○巖

卷二十一 不用計

梁主詔曹景宗等救鍾離大破魏師

魏元天穆不用薛琰計

魏○北○海○王○顥○奔○梁○陳○慶○之○將○兵○納○之○魏○元○天○穆○將○擊○邢○果○乃○集○文  
武○議○之○薛○琰○曰○邢○果○兇○狡○偷○非○有○遠○志○顥○帝○宜○近○親○來○稱○義○舉  
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不○聽○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進○拔  
萊○陽○城○

爾朱天光不用賀拔岳計

魏○主○胡○入○居○鄴○高○歡○自○為○大○帥○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胡○策○於○賀  
拔○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  
以○克○歟○還○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會○兵○攻○鄴○歡○擊○破○之○

東魏高歡不用薛琰計

高○歡○侵○魏○魏○端○濟○使○高○歡○曹○固○恒○農○薛○琰○曰○西○人○饑○饉○陝○州○欲  
飢○倉○粟○今○救○曹○已○開○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及  
麥○秋○其○民○饑○何○憂○不○降○顧○勿○渡○河○侯○景○曰○不○如○分○為○二○軍○相○繼  
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皆○不○從○自○蒲○津  
濟○河○魏○守○文○泰○迎○戰○於○渭○曲○大○敗○之○

齊主不用趙彥深計

陳○吳○明○微○擊○齊○出○秦○郡○齊○遣○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問○計○於○源○文  
宗○曰○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  
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必○力○兼○命○將○將○之○屯○於○淮○北  
兵○獲○

卷二十一 不用計

是以固守彥深曰此策誠足制勝齊王不從齊軍大敗

齊後主不用高勣計

周○主○伐○齊○齊○主○問○禁○周○之○策○高○勣○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平  
伍○倘○未○離○心○請○進○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齊○主○不○能○用  
周○遠○滅○齊○

梁不用羊侃計

侯○景○圍○臺○城○作○長○圍○以○絕○外○張○館○等○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  
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陞○橋○小○必○大○致○夫○亡○不○聽○使  
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還○走○爭○橋○赴○水○以○者○大○半  
陳○後○主○不○用○任○忠○計○

隋伐陳賀若弼據鍾山韓擒虎屯新林任忠言於陳主曰宜固守  
臺城綠淮立柵勿與交戰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過給臣精兵往掩  
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伏挫氣臣復揚殺欲  
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漲上江周羅暎等必  
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隋遂滅陳

隋楊玄感不用李密計

楊玄感起兵黎陽以唐禕為懷州刺史禕逃歸河內玄感問於李  
密密曰天子出在遠外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  
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曰  
更言其次密曰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守之天子雖

乘機

卷十二 不用計

七

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  
歸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攻之不克天下兵至非僕所  
知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雒果屢敗將西趣潼關  
玄感謂守城者登陴晉之玄感怒欲攻之李密曰軍事貴速安可  
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還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不聽攻之不  
拔乃引而西追兵大至戰復不利自刎死

高士達不用竇建德計

隋楊義臣擊滅張金稱乘勝欲討高士達竇建德曰義臣今滅張  
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銳戰不得坐費歲月將  
士疲憊賊後乘間擊之可破也士達不從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

兵皆潰

隋陰世師不用李襲擊謀  
隋末羣盜起李襲擊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於粟以  
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隋遂亡  
馬元規不用呂子臧謀

唐鄧州刺史呂子臧與馬元規擊李襲擊破之言於元規曰襲擊敗  
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則為深患矣元規不從既而  
襲擊餘衆攻鄧州子臧赴救城陷元規亦死

李密不用賈閏甫計

李密降唐唐遣密收撫山東密出關唐主勅密還密謂賈閏甫曰

乘機

卷十三 不用計

八

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至黎陽大事必成  
公意如何閏甫曰公既委質不若應朝命以明無二心密怒遂斬  
使者拔威彊師討密斬之

夏王竇建德不用凌敬謀

唐秦王伐鄆圍雒陽竇建德救鄭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  
濟河攻取懷川河陽使重將守之遂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  
津陷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鄆圍自解建德不從悉  
衆出牛口出氏大破擒之

唐李孝恭不用李靖計

道郡王李孝恭及李靖擊蕭銑統聞唐兵至倉猝乃悉現兵出拒戰

李恭將擊之請曰彼敗之師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洋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以戰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

高麗高延壽背對盧計

唐太宗征高麗進攻安市城高延壽救之高麗有對盧謂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今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兵進攻果大潰

李敬業不用魏思溫計

武后廢中宗為廬陵王李敬業起兵揚州魏思溫說敬業曰公以兵機

卷十二 不用計

臣復為薛宣帥大衆直指雒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敬業用薛仲璋言將兵攻閩州李孝遠擊殺之

薛諒不用杜賓客計

薛諒與杜賓客等將兵擊契丹賓客以盛夏士卒負甲靡糧汲入致境難以成功諒不聽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大敗

玄宗不用哥舒翰計

唐哥舒翰討安祿山軍於潼關或有告賊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趨翰進兵翰奏曰是必羸師以誘我且官軍據險利在堅守何必務速上遣中使從翰出關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

遂入關

烏承恩不用宗僊運謀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唐諸將遣宗僊運迎信都太守烏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俾運曰常山地極險峻路通河雒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又思明攻臨河北諸郡進圍信都烏承恩以城降

魚朝恩不用李光弼計

唐郭子儀等圍安慶緒於鄴史思明救慶緒陷魏州李光弼言於觀軍容使魚朝恩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欲使我懈急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彼必不敢輕出得勝

卷十三 不用計

日引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得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思明引大軍攻城下官軍潰

唐範防不用李自良計

回紇寇太原唐李自良言於範防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來之二壘扼其前大軍威其後無不獲矣防不從遂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而去

唐田悅不用邢育俊計

田悅舉兵圍邢洛邢洛堅壁固守悅召邢育俊問計育俊曰兵法十圍五攻今頓兵堅城之下報竭卒盡自亡之道不若置萬兵於

亭口以邊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悅不能用馬燧  
道軍悅戰敗夜遁

唐德宗不用渾瑊計

唐朱泚反逼德宗於奉天杜希全等合兵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  
相議道昕從出渾瑊曰漢谷陰挾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  
且分賊勢盧杞曰倘出乾陵恐驚陵寢上從杞策杜希全等果為  
賊所邀必喪甚衆四軍皆潰

唐不用李晟計

吐蕃求和親朝議從之晟曰戎仗無信不如擊之不聽以渾瑊為  
會盟使晟深戒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既而吐蕃果劫盟

朱全忠不用敦彥言

唐僖宗不用高駢策

黃巢陷廣州唐高駢奏請遣張璘於彬州守險留後王重任於備  
湖二州邀遮自邕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守梧昭桂水  
四州之險不許巢遂陷潭州

唐成汭不用李璣計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荆南成汭發舟師救之李璣曰武陵長沙  
皆吾雖也豈得不為反顧慮不若遣曉將志已陵堅壁不戰不  
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而行楚王馬殷果遣許  
德勳襲陷江陵神福逆擊汭破之汭赴水死

朱全忠不用敦彥言

梁王朱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江陵全忠欲乘勝擊淮南致翔曰  
今師出未踰月平兩大鎮聞地數千里遠近震懼此威望可惜不  
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遇大雨人馬疲乏士卒逃亡渡淮而  
北光州柴再用抄其後軍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

晉王不用周德威計

晉王伐梁進至胡柳坡候者言梁兵至周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  
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國家係此一舉吾以深入  
之兵當其必敗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且賊倍道而來未有  
所食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不可輕發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  
精騎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焚燬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

朱全忠不用敦彥言

滅也晉王不派出戰兵亂德威父子皆戰死

執政不用龍敏計

石敬瑭會契丹兵圍唐將張敬達等於晉安寨唐主問策於羣臣  
龍敏請主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  
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狀後遣軍擊之亦  
解圍之一策也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晉安遂陷

唐主洪珂不用龍敏計

後唐趙德鈞等故張敬達于晉安屯柘谷口殷問不能相通唐  
主自將次懷州龍敏曰若選精騎一千自介休山夜冒虜騎入  
晉安寨但俟其半得入則敬達等知大軍近在圍柘雖有缺陣亦

可。街。陷。唐。主。曰。用。之。晚。矣。晉。安。報。楊。光。遠。斬。敬。遠。降。於。契。丹。

南漢主不用蕭益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廷藝故將吳雄舉兵攻公羨。南漢主劉龔欲乘亂取之。以子弘操為交王。救公羨。蕭益曰。今海道險遠。吳雄策點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御謀。然後可進。不聽。弘操大敗。溺死。

閩楊思恭不用陳望計

唐查文徽祖全思攻閩。閩楊思恭陳望拒之。思恭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係此。一舉思恭。望不得已。與唐戰。全思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二十三

晉杜威不用李穀計

契丹攻晉恒州。晉杜威守真與契丹夾海池而軍。李穀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虜必逃遁。獨威不可。王清戰死。威降契丹。

馮延魯不聽孟堅言

南唐馮延魯攻福州。吳越遣軍救之。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箬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箬不得施。延魯曰。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孟堅曰。浙兵求戰不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效。

其。鋒。不。可。當。不。聽。吳。越。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奮。死。堅。戰。必。

南唐查文徽不聽陳諤言

吳越取福州。既而福州人告查文徽云。吳越兵已去。請文徽為帥。文徽往。至城下。吳越兵出迎。陳諤曰。關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程勣兵出擊。唐兵大敗。執文徽。

楚王馬希廣不用彭師高計

楚馬希廣攻楚王希廣於潭州。彭師高言於希廣曰。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仁出。微。巖。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希。廣。不。從。希。廣。遂。陷。潭。州。殺。希。廣。

卷三十三 不用計

二十四

南唐劉彥貞不聽劉仁贍

周李穀攻壽州。唐兵救之。殺退保正陽。唐劉彥貞聞穀退。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等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穀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李重進渡淮。逆戰。大破彥貞斬之。

宋徐禧不用曲珍計

徐禧城永樂。屬曲珍守之。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曰。今日衆心已搖。不可戰。請收兵入城。禧不聽。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漸擊之。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半渡。戰而敗。禧為亂兵所害。

宋劉延慶不聽郭藥師  
劉延慶伐遼軍無紀律郭藥師曰今大軍行而不設備若敵人  
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不聽至良卿遼蕭幹率眾來拒  
延慶與戰而敗

宋白時中不用何灌計

金斜也等侵宋宋以梁方平于黎陽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  
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銳而北萬一方平不能校悟何以  
善吾後盍何以衛根本不從既而方平之師潰金人圍京師

宋張俊不用曲端計

金婁室取陝州時張俊為陝州宣撫使謂曲端曰婁室以孤軍深

宋張俊不用曲端計

婁室取陝州時張俊為陝州宣撫使謂曲端曰婁室以孤軍深

二十五

入吾境我合兵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固糧於我我今及  
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畔獲彼不待毋必  
取報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俊不以  
意狀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玠敗端還屯涇川

宋張俊不聽曲端策

宋張俊議出師撓金兵曲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我軍未習  
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  
可俊使劉錫率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於富平敗績

宋張俊不聽王彥言

張俊聞兀朮將至檄召五路之兵迎戰王彥曰不若且屯利蘭興

洋以回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亦大失也俊  
不從吳玠郭浩等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領其弊而乘之亦不  
從進兵大敗

宋張俊不用劉錡計

金人圍宋濠州張俊邀揚州中劉錡同往援之而濠南城已陷錡  
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知還師據險徐為復圍於是三師鼎足而  
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而遁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  
之俊不聽命沂中將步騎直趨濠州列陣未定金人伏騎分兩翼  
出沂中遂潰

金完顏九斤不用計

宋張俊不用曲端計

金完顏九斤不用計

二十六

蒙古侵金至野狐嶺金完顏九斤等駐於嶺下或謂九斤曰蒙古  
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於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  
曰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太祖聞之進兵與九斤等戰金  
師大敗

金主不用徒單鑑策

金徒單鑑聞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  
桓撫三州素稱富實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金主不從  
昌桓撫被於蒙古金主始悔之

金完顏綱不用徒單鑑計

金木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及蒙古兵將至完顏綱行有事於縉

山徒單猛曰高琪在彼行者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也網不從果大敗

金木虎等不用策

蒙古進兵至陝州次蕩汝間金御史喜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須諭河北亦以此待之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謀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故國勢益衰

金主守備不用白華謀

蒙古圍金汴京汴京糧盡援絕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白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生以待斃決不可往若出京益遠軍

秦王不用計

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殺朕行從金主不從走歸德諸軍皆潰

宋趙彥呐不用高稼計

蒙古圍端太子至河州吏民議還保太安高稼言於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然險地以身扞蜀救必不深入若還守內地救長驅而進蜀事去長彥呐竟行留稼守河蒙古大至河州陷高稼死之蒙古遂入蜀

宋陳宜中不用文天祥計

元兵克獨松關宋朝建大懼時動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淮東堅壁固廣全城若與胡血戰萬一得捷則令淮師

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陳宜中不聽元伯顏帥師次於皋亭山太后遣使奉旨以降

明曹鼐不用郭登計

郭登守大同會 上親征朱勇等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曰宜從紫荆關入竊忽東折向居庸關四十里虜至上遂北狩

不用計無功

秦王不用虞卿計

秦王欲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為構虞卿曰今制構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

秦王不用白起之言

疑天下之合從構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構於秦既而果狀

秦王不用白起之言

白起病秦王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起愈王欲使伐之起對曰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遠絕山河而攻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辭不行王以王說代陵亦無功

馬援不從耿舒計

馬援討武陵蠻軍次下清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極其咽喉充賊自破遂進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署甚士卒

多疾以援亦中病焉卒於軍

漢周慎不用孫堅計

漢涼州賊邊章韓遂走掄中周慎近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六兵繼其後賊必困乏走入羗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勿還

漢張邈不用曹操謀

曹操與董卓戰敗適還酸棗操謀曰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襄縣轉大谷全制其險使表將軍率南陽之軍軍并折入伏閣以震三輔皆高要深溝勿與戰益為疑兵

樂機

卷五十五 不用計

二十九

以順誅逆可立定也張邈等不能用酸棗會盡眾散

姜維不用張翼計

姜維伐魏張翼以為國小民勞不宜躡武不聽維至抱半魏王經與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殺必大功維大怒圍狄道魏陳泰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還

王渾等不用何惲計

晉伐吳楊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速渡江直指建業吳主皓降王渾渾不聽而王濟自武昌順流而直指建業吳主皓降

庾亮不用陶回計

晉蘇峻舉兵反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

西營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薄狀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石蘇取塩米亮方悔之

庾亮不用伏兵計

晉蘇峻舉兵反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大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亮始悔之

西營主不救魏

魏主兵擊魏王翟劭劉求救於西營主承張騰曰兵強劍弱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查多疑兵夜多火炬乘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到羅其後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乘擊劍

樂機

卷五十二 不用計

三十

大破之

魏大武不用崔浩計

魏大武討葦吳以渭北地無草穀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襲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障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

魏主悔之

魏主嗣不用崔浩計

劉裕卒嗣欲伐之崔浩曰今未必能一舉取江南而徒有伐喪之名宜遣吊祭使義服布天下則不攻自服矣不聽遣義斤等伐宋斤欲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不如分軍塞地至淮為帳列置



守宰賦歛。粗穀則雖陽。滑臺虎牢。要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固中之物。何憂不獲。不聽。固請攻城。卒無成功。

宋文帝不用劉興祖

宋文帝謀侵魏。劉興祖上言曰。河南且饑。野無所掠。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代人尚豐。兼麥已熟。固資為食。登青其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宋主不從。攻魏碼。不克而還。

周武帝不用趙獎計

周主謀伐齊。將出河陽。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蒲鎮有人。今出師河陽。恐難得志。如出汾曲。則攻之易拔。趙獎曰。河南雖陽。四面受敵。

唐太宗不用道宗計

唐太宗征高麗。攻安市城。高麗南北。部緡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九萬。故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夫上不應帝。攻安市城。不下師還。

唐太宗不用高延壽計

唐太宗破高麗兵於安市城下。張亮亦破高麗兵於建安。帝攻安

市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曰。烏骨城主老耄。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平壤必不守矣。長孫無忌曰。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遂止攻之。不能克。乃班師。

宋高宗不用岳飛策

岳飛間廢劉豫。飛奏。空乘廢豫之際。擄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金兀朮攻宋濠州。岳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空。若長驅京雒。以擄之。彼必奔命。可坐而繫。帝不從。史彌遠不用彭義斌計

宋高宗不用楊六之謀

宋李全作亂。彭義斌於恩州。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但能遣兵扼淮。進據健海。以威之。斷其南路。必賊必擒。賊平之後。義斌戰於河北。盱眙諸將戰於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不聽。

胡宗憲不用俞大猷

王直亡命。入海勾倭。上責督府胡宗憲。今必得自効。俞大猷曰。直在海島。能以饋物誘倭來。若在彼國。一遁。迨夫耳。倭之來。不非開直之誅。不誅也。倘誘來而殺之。則夫信何以示。後孟請諸上。宗憲不聽。誘以來。天子喜。詔殺之。羣倭聞殺。直焚舟火。敗官軍大創。倭入掠於閩。

不用計無成

張印不從劉續計

王莽亂劉續等合兵誅之諸軍議立劉玄為皇帝續曰赤眉聞立  
宗室必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豈可宗室相攻不如且稱王以  
亦足以新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  
赤眉舉尊掃未晚諸將曰善惟張印不從卒立玄終無成

表紹不用沮授計

漢沮授說表紹曰將軍西迎大駕即宮都挾天子而令諸侯  
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聽於曹  
操奉車駕東還於許自是政歸曹氏

表紹

表紹不用田豐謀

三十三

表紹不用田豐謀  
表紹欲移天子徙都鄆城以就金寶曹操拒之及操擊張繡于  
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擒紹不從而卒有以豐謀自  
操者操解後圖而還

表紹不用張曹之計

曹操擊劉備田豐說表紹曰曹劉兵連未可卒解公舉兵而襲其  
後可一姓而定紹辭以子疾豐曰惜哉事去矣

劉琮不用王成之謀

劉琮降曹操劉備奔江陵操將精兵急追之琮將王成曰曹操聞

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地無餘輕行車進若給威奇兵數千  
之松險操可獲也獲操則威震四海琮不納

李密不用柴孝和策

李家攻東都柴孝和曰不若使翟司徒守雒口裴柱國守回雒公  
自西襲長安朕後東向以平河雖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密曰  
誠上策我兵皆山東人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  
雄雄如此則大業墜矣後李淵果克長安

元將不用伯顏計

海都犯邊伯顏拒之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為怯皆憤伯  
顏曰海都懸軍入吾地避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不  
從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走

吳不用計生患

吳不用子胥之言

吳伐越越師於夫椒越王請平子胥曰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  
盡越王能親而務施於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克而弗取後必悔之  
不聽遂許平後越滅吳

孫權不用周瑜計

劉備諸孫權求都督荆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  
羽張飛熊虎之將宜徙備置吳威為策官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  
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大事可定也權不從後備取漢中即

帝位

張溫不聽孫堅計

張溫伐邊章韓遂不利董卓破之章走溫遣張恢返之不利而還時董卓无扶風溫召之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時參軍事察勸溫斬卓溫不忍發卒成後日之禍

曹操不用高柔諫計

曹操遣鍾繇討張魯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張魯已必相煽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聞中諸將果叛之馬超韓遂皆反

曹操不用司馬懿計

魏王不用劉曄計  
魏王不用劉曄計  
孫權遣使降魏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法乘其變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日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擊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後吳復與魏絕

晉羅尚不用徐舉計

魏王不用劉曄計  
孫權遣使降魏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法乘其變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日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擊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後吳復與魏絕

晉羅陽已氏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郫城李派徙屯郫派眾饑乏依青城山度士范長生平西秦軍徐舉說益州刺史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舉怒出降於流說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晉荀崧不用陶侃計

杜曾等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發遂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曾圍荀崧于宛石覽救崧曾遁去曾復發於崧求自效崧許之陶侃遺書于崧曰杜曾凶狡所謂鴟集食母之物此人不久州土未寧崧不從曾反率眾圍襄陽

李特不用李流計

李特不用李流計  
李特不用李流計  
成主李雄之父李特始入蜀招聚流民陷蜀郡蜀民相聚為場者皆送款李特請資諸場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不聽官軍果煽動諸場格擊表乘相應特敗死

宋主不用蔡興宗計

宋主不用蔡興宗計  
宋主不用蔡興宗計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初應晉安王子勳既而乞降宋王命張永等將兵迎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軍使今以重兵迎之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之憂宋主不從蔡興宗果懼而叛降于魏

後梁王督不用尹德毅計

後梁王督不用尹德毅計  
魏取襄陽徙梁王督使稱帝於江陵也兵守之初魏師取江陵

選將尹德毅說答曰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為設享會  
願伏武士固而發之今命諸將掩其營壘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  
撫而安之狀後濟江殘入皇極大功可立誓不從至是圍城繫虜  
又失襄陽恨不用德毅之言

梁不用羊侃計

侯景反引兵臨江蕭衍問策於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  
即陵王襲據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朕尾解  
不聽景遂濟江

周宇文護不聽韋孝寬策

周齊爭空陽久不決周韋孝寬曰空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  
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采圍汾北我必失地空速於華谷長秋  
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盡地形具陳其狀宇文護  
不聽齊斛律先來於汾北築華國龍門二城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三十七

符堅不聽權翼

符堅將伐晉秦皆諫慕容垂獨勸之及諸軍皆敗惟垂所部獨全  
堅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曰彼赤心投我若何害之不若保護  
其危徐俟其窳既不負風心且可以義取天下還至混池垂謂堅  
曰此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鎮之堅許之權翼勸堅  
莫許不聽翼密遣壯士選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華筏以  
渡至安陽會丁零翟斌作亂堅子丕以羸兵救翟給出今計斌又

唐李懷光計朱此也便橋家與此通謀事迹頗露時李建徽楊惠

唐德宗不用陸贄計

元與懷光聯營陸贄曰建徽惠元附嚴其營必不兩全今宜托言  
李晟兵少藉汝兩軍迭為犄角仍先諭旨密使裝語書至營即  
日進路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上曰如以則懷光必更生辭且更  
俟旬日既而懷光果襲奪李連徽楊惠元軍

唐令狐綯不用李湘計

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亂推龐勛為主劫庫兵北還乃至淮南節度  
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李湘曰徐卒擅歸勢必為亂高郵岸峻而水  
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獲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  
擒也綯曰聽其自過非吾事也勛遂陷宿徐等州

卷三十二 不用計

三十八

梁主殺趙王孫貳於晉會燕王劉守光發兵侵定州遣杜延隱等

監聽博軍今屯深冀殺言助趙守梁趙將石公立白路拒之終不  
從未幾延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來城拒守趙始命公立攻之不  
克

後唐主從珂不用呂琦計

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有異志唐主曰石即子朕至親萬一有  
失何以解之呂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辱求和

以禮幣十餘萬遺之彼必承命則河東無能為矣唐主不從

宋真宗不用欽準計

契丹入寇欽準勸駕親征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勢甚衆請駐  
驛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可以取威決勝也  
乃渡河遠近望見却蓋皆踴躍呼萬歲敵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  
悉以軍事付準拜令明肅士卒畏悅擊敗契丹於城下契丹請和  
帝將許之準欲邀其稱臣獻地因畫策以道曰如此則可以保百  
年無事不狀數十年後我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  
方歛兵不聽遂和後果生心

宋徽宗

宋真宗不用李沆計

三十七

宋西夏趙保吉有圍州方之意李沆曰保吉未成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召州將支那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閣右之民  
息肩矣真宗不從保吉遂陷靈州

金主珣不從徒單鑑計

金及蒙古平金主將遷都於汴徒單鑑曰鑿與一動北路皆不守  
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上策也遷東根本之地依山負  
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遷都至南  
京蒙古聞之復圖南侵

元末方谷珍反

元末方谷珍反舉劉基為行省都事用事者受谷珍賂下有司  
撫基謂賊勢易與撫之長賊計用事者反羈管基於紹興然而谷  
珍益橫難制盜蜂起

明不用張輔計

永樂五年張輔既平交南秦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今幸再親  
衣冠室有所統必設三司以撫輯兵民上如所請後宣德二年  
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安南國王三世孫陳昌表乞立為陳氏後  
輔曰不可此黎利之誘當益兵誅之上不從遂失交趾

宋徽宗

明不用張輔計

三十八

兵機類纂三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龍翼撰龍翼字羽明松江人是書取古今言  
兵事者自春秋左氏傳而下至於元明分爲三十  
二類每類中又各析子目所載明事尤詳大抵書  
生紙上談也第三十一卷專言陣勢然陣法未載  
圖式殊爲闕畧其凡例云篇中如陣法器械之類  
不詳圖說者慮或冗湯亦爲文飾其詞蓋是書之  
作本爲武闡答策之用故可畧則畧耳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  
百將傳二十卷(一)

〔明〕黃道周註斷 周亮輔增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本

立堂刻本

增補百將傳序

頃余既校武經梓之客謂  
尚併梓百將傳私怪臧丈  
人而下至勝國其間禍亂  
時有英雄代生將材尚不  
勝僂指數寧僅止此會須  
繙廿一史更揆之而客不  
能待仍以舊本請標目而

增補百將傳序

於我

玉樹堂

明君取李温陵江編稍進  
退之間有不名為將而其  
才將其事將走亦將之總

增補百將傳

題之曰名將傳言不止於  
百也譬之以醫孫吳諸篇  
岐伯黃帝之間對也將傳  
扁鵲太倉公之行事也此

神聖也治病未嘗立方醫  
之有方也庸工殺人之兵  
刃也今夫火牛背水水事  
可再試哉故名將傳不可

增補百將傳

不讀郵不可不著讀彼馬  
服君之子可鑒夫

天啟癸亥五月五日吳郡

陳元素





序

名將一書爲武而設也既爲武設則名將中之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爲正奇之爲奇必明明點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方不

廣百將傳序一

媿著書之大義倘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傑群興莫不思登壇而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至學古然事必有因

機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將然之機宜爲師中之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無竅脉又且錯落多端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之芟其繁文

廣百將傳序二

出其精要再入妙旁批有疑夾註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祇覺一經洗發而面目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無窮

又如此卽至用衆如何用寡如何  
巧久如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於  
胸中而取諸左右使出而總戎自  
百戰百勝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  
誠用武之先資也書成謹弁於首

峇

廣百將傳序三

崇禎癸未仲春月古閩黃道周石

齋甫題



續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總目

卷之一

周 姜太公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田 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之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廣百將傳

總目

齊 田單 漢西 張良

漢西 韓信 漢西 周亞夫

漢西 李廣 漢西 衛青

漢西 程不識

卷之三

漢西 霍去病 漢西 趙充國

漢西 陳湯 漢西 馮奉世

漢東 鄧禹 漢東 竇恂

漢東 馮異 漢東 岑彭

卷之四

漢東 賈復 漢東 吳漢

漢東 耿弇 漢東 耿恭

漢東 王霸 漢東 臧宮

漢東 祭遵 漢東 馬援

漢東 班超

卷之五

漢東 虞詡 漢東 皇甫規

漢東 張奐 漢東 段熲

廣百將傳

漢東 皇甫嵩 漢東 朱雋

漢東 諸葛亮 漢東 關羽

漢東 張飛

卷之六

魏國 張遼 魏國 張郃

魏國 徐晃 魏國 李典

魏國 鄧艾 魏國 司馬懿

吳國 周瑜 吳國 呂蒙

吳國 陸遜 吳國 陸抗

卷之七

晉 羊祜 晉 杜預

晉 王濬 晉 馬隆

晉 周訪 晉 陶侃

晉 謝玄 燕北 慕容恪

秦北 王猛 宋六朝 檀道濟

卷之八

宋六朝 王鎮惡 梁六朝 韋叡

梁六朝 王僧辨 陳六朝 吳明徹

廣百將傳

魏北 崔浩 魏北 于謹

齊六朝 斛律光 周北 宇文憲

周北 韋孝寬 梁六朝 程靈洗

卷之九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虎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唐 李靖

唐 李勣

卷之十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璟

唐 張仁愿 唐 王峻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 李光弼

卷之十一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真

唐 李晟 唐 李愬

廣百將傳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卷之十二

梁<sub>五代</sub> 王彥章 晉<sub>五代</sub> 周德威

唐<sub>五代</sub> 郭崇韜 宋 曹彬

宋 曹翰 宋 王全斌

宋 潘美 宋 曹瑋

宋 李繼隆

卷之十三

宋 尹繼倫 宋 狄青

宋 种世衡 宋 郭達

宋 王韶 宋 种師道

宋 宗澤

卷之十四

宋 岳飛 宋 韓世忠

宋 張俊 宋 劉錡

卷之十五

宋 吳玠 宋 吳玠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宋 王德

卷之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之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範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弘範

卷之十八

明 劉基 明 李善長 附二十卷內  
明 徐達 明 常遇春

明 李文忠 明 沐英

明 鄧愈 明 俞通海

明 傅友德 明 鐵鉞 附二十卷內

明 程濟 附二十卷內

卷之十九

明 姚廣孝 明 朱能 附二十卷內

明 張玉 附十卷內 明 劉江

明 王驥 明 于謙

明 郭登 明 韓雍

明 馬文昇 明 王信

明 張輔 明 程信

卷之二十

明 羅通 明 項忠

明 陶魯 明 王越

明 王瓊 明 陳九疇 附後

明 馬昊 明 王守仁

明 楊銳 明 仇鉞

明 戚繼光 明 沈希儀

明 楊一清 附 明 俞大猷 附

明 湯和 明 胡大海

明 郭英 明 康茂才

明 山雲 明 余子俊

明 周奎 明 胡宗憲

明 劉顯 明 劉綎

明 劉顯 明 劉綎





趙子龍



趙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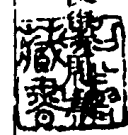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一

古關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姜太公呂尚

後



補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陽以為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鰲獨釣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

廣百將傳

卷之一

焉入岐州復釣於蟠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姜里歸憂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影非虎非雉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立為軍師請教太公對曰為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

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為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衆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為本謀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塵伐取商殘開雋周祚後世談兵宗之為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強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勅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婦

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於是。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

廣南將傳

卷之一

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狗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子能用兵，後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北威秦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爲先。左右視手背，後心前，中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蕭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勸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

廣南將傳

卷之一

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法于吳，請身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賊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開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

詔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蠶；鎮撫國家，蠶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鏹，劔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五

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銳盡死于齊。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維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

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夫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流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六

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耻，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成名遂矣。然以為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為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

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向不去種去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樓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養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既賄貪諂乃許歸國嘗膽卧薪仇填肝膈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後請成難援前額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齋如此

廣百將傳

卷之一

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仕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離管盟口起不復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將以禦齊或譖曰起妻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

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况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問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心

廣百將傳

卷之一

重然善用兵雖可馬穰豈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為將將兵擊秦遂拔其五城按起之為將雖身貴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闕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  
侯曰善仍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魏置相相田  
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子  
孰如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

之魯君疑放然而川兵積直不讓甘苦與同士卒  
樂仗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  
害有人去為楚相北升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  
終令身喪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田穰苴上齊師取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  
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  
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為將軍將兵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得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驟擢之闕伍之  
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  
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  
穰苴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于軍門至  
期穰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賈素驕貴以為  
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  
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作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未泊東門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  
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志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接袍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回深侵邦內騷動士卒累露于境君寢不安  
 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君正  
 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置懼使人馳  
 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及檜且遂斬置以徇三軍  
 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置馳入軍中檜且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中中不馳今使者  
 馳云何對曰當斬檜且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位  
 中中左騶馬之右騶以徇三軍遣置者遂書然後行  
 斬百將傳 卷之一 周

士卒次舍并寢飲食問燕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  
 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  
 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出戰晉師聞  
 之為罷去然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  
 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  
 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為大司馬故世  
 稱為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倣其法故諸  
 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入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  
 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思馭莫不  
 奮興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追奔掃清尊  
 為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向魏之間嘗與龐涓  
 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為惠王將  
 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龐涓將傳 卷之一 周

則巧以法刑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  
 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為奇竊載  
 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  
 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  
 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  
 忌曰君弟重利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  
 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驢與彼上  
 驢取君之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之中驢與彼下驢忌  
 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是忌以孫臏為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  
為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  
臏臏辭曰刑餘之人不可為將威王乃以田忌為  
將孫臏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  
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紀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攢批  
九傷虛形格勢禁則且為解耳令梁趙相攻輕兵銳  
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衝  
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  
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

廣百將傳 卷之一周

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  
齊威王復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忌復直走  
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  
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  
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  
身速也  
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  
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  
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  
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  
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則足致傷然則使發誰知較  
歸反為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滅竈誘之自奔

廣百將傳 卷之一周

速斃萬弩馬陵豈容迴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衛于伊闕斬  
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  
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  
遂以白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芑而虜三  
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于  
起之戰功是據也  
河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  
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駕禍于趙

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  
趙軍此頗之妙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  
爲誦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爲反間曰秦  
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  
王既怒頗軍多死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  
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主  
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  
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  
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  
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絕趙救及  
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  
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按上黨上黨民不樂  
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扶詐而  
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爲一王  
齕攻皮牟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五

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聽之武安  
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  
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  
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  
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  
代陵將入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  
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君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  
不聽吾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  
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  
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  
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  
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  
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

廣南將傳

卷之七

五

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許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卧，不喜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王翦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七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遂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臣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人破李信軍。

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

廣百將傳

卷之十 周

七

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貨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怕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今秦千坐而疑我矣。翦代信擊荆，荆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壁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

擊大破荆軍。至蕪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剪  
因乘勢畧定荆地。歲餘虜荆王負芻。竟乎荆地爲郡  
縣。剪與子賁俱有大功。後秦并天下。至二世。王剪及  
其子賁皆已死。而陳勝反。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  
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  
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  
爲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  
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  
離。

廣百將傳

卷之十四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荆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  
年。以毛赴火。兵敗。再興其計。已空國。伐人。豈不  
疑我。美宅田園。因請項項。大國雖傷。其中猶殺上  
卒。拔超。尚思閔。縣兵去。追奔萬全。方妥爲將。陰饒  
一世坎珂。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  
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用兵。是時

齊人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  
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聞而心動。因請于魏王。而  
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  
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  
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服三晉。于觀  
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  
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  
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  
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是

廣百將傳

卷之十四

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  
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  
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  
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  
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  
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  
于昌國。號爲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狗齊五歲。下  
其功不小。  
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獨莒卽墨。未服。會燕  
昭王死。于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

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將田單知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道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于間。為昌國君。而數往來燕趙。俱以為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鬼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既合。亞卿操權。權傾晉護。趙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下。馬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間言騎

劫代將。前烈盡捐。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史三嘆。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邊若有患。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

廣百將傳

卷之一 周

三

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如用臣。容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曾破敵受。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牧始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

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卮輒  
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栢蘭封牧爲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  
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  
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  
遷及顏聚遂滅趙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一周

李牧良將爲趙守邊市裨八幕饗士無厭烽火獨  
謹射騎習兼邊患卽入收保爲先不許浪戰戰則  
斬焉盡以爲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  
請牧出法只如前士感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  
誘其兵添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  
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  
哀哉爲將難言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旋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韓軍於闕與闕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  
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  
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

廣百將傳

卷之二周

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  
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遺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  
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  
趨一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  
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亦曰諾即發萬人趨據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關  
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  
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  
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問趙  
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  
王信秦之閒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  
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

廣百將傳

卷之十四

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為天下莫能當  
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  
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  
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  
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為將時身所奉飯  
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  
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  
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為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

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  
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  
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為二軍俄括出銳卒  
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降秦悉坑之  
遂圍邯鄲幾不可服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  
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關與其勢甚雄趙欲往  
救頗辭乘同奢獨警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

廣百將傳

卷之十四

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卒諫者死善諫者此  
山先拔故成大功廉頗藺相如馬服受封徒讀父書  
兵變不道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慎勿名  
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以勇氣聞  
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為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  
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  
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

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况將相乎請辭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驚備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

廉頗趙傳

卷之二 荆

肉袒負荆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為刎頸之交後頗與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腹之謀乘趙取弱因舉兵擊趙復使頗將頗遂擊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為信平君假相國居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又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者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

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復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肉袒負荆趙括代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為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

廉頗趙傳

卷之二 荆

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潛王時為臨淄市掾人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潛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轆折車敗為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後淖齒殺潛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



田單為將軍以距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  
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  
之不拔者惟莒與即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  
伐齊為名內實欲連兵南而王齊耳故緩攻即墨  
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  
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  
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  
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  
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為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

廣有傳

卷之二十一

七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  
吾惟恐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即墨  
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剔皆怒  
堅守惟恐為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塚墓傷先人可為寒心燕人盡掘墓燒死人即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  
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納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

鑄令即墨富家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夷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  
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為絳緇衣書以五綵龍文束兵  
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繫城數十穴夜  
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叩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  
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  
廣有傳 卷之二十一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疏屬隱於市採誰知其畜燕兵破  
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鶴突及變爭門笑者  
始服即墨存齊共推單擊單知新王於毅不睦巧  
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自觸突縱火牛  
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  
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錐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謀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所直隨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取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口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廣西傳

卷之二 西漢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印我矣遂去良受書且日視之乃太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郢西因以太公兵法說之良嘗為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

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皆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沛公以為然因令鄒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留居之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

廣西傳

卷之二 西漢

除殘去暴宜縹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意樂此所謂助桀為虐沛公乃還軍霸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王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見沛公與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

廣百將傳

卷之七 西漢

十

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攻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眾地此兩人可急使而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為畫策。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效臣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卿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廣百將傳

卷之七 西漢

十

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

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嘔食吐哺。罵曰。豈儒幾敗乃公事。今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邳。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上

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亟趨承明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對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自上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豨。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乘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殺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因取而寶祠之。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上

斷曰

少年為韓博浪錐秦一編帝師圮止老人沛公天  
授說合如神還軍壩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  
具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齒息友從劉都尊布  
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黃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  
碎穀採真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  
得推擇為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五

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  
母漂以水擊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者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  
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  
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  
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

當斬其輩十二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  
其貌釋之與諸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為治粟都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  
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  
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謂  
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五

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上無雙王若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  
失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川信信終亡耳王  
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如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項王臣營事之請言其為人也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別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之仁也項王雖勦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敵且三秦王原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騭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川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友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鄭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陰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餓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擊營勿與戰彼前不得聞之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去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里。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致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二十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

廣武君傳

卷之三

六

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乃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還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退。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為漢已得趙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後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願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為戰。若與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縛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將

廣武君傳

卷之三

五

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質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今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

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符印以麾

廣西將傳 卷之七 西漢

主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大驚漢王奪兩入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及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賈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

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關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之為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併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

廣西將傳 卷之七 西漢

主

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且夕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漢王乃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良往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



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

廉頗將傳 卷之十一 西漢 三

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眾。據強齊。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截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為足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賜百錢。召辱世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行縣邑。陳兵出入。人人有告信。及者高祖。以陳平計。發

廉頗將傳 卷之十一 西漢 三

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

謂此和之何又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嘆曰：「子可與此一段疑漢廷所造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自上將而往。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廣南將傳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飯于漂母時不利，今胯下受侮，事楚無知，事漢誰數？火燒連厥身，幾伏斧。蕭懸雖奇，沛猶未許。既亡，追還方驚，壇語暗出，陳倉定秦，擊楚井。歷拔趙，伴乘旗，鼓田糞，沙要求齊主，千金報恩。百錢羞沮，能辦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六年，北人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北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廣南將傳

卷之七 西漢

五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刀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都尉皆驚，文帝曰：『嗚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取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因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在。』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于上曰：『楚

兵。割。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輕。不。能。久。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五

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兵。沙。入。武。關。與。大。干。合。此。一。奇。也。士。不。用。太。尉。既。會。兵。榮。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樓。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不。起。項。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計。為。是。遷。為。丞。相。其。後。北。主。有。五。人。降。帝。欲。侯。之。以。勤。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為。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五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劉。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梁。絕。饟。西。北。謹。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懸。吳。師。饑。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北。人。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因。善。騎。射。殺。首。敵。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為驃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徒為上谷太守。北人印。故不復行賞也。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為上郡太守。北人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鵞者也。乃以百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天

以自衛。募府者。文書然亦遠斥。埃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為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攪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為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畧。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馬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絙而盛。附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視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天

分其麾下飲食與眾共之。將兵至絕乏之處，見水食。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為戲。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外，發廣未嘗不在其中。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太守，羌反，吾誘降。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三

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青擊敵人，青卜捕口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敵人戰，願居前。部青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怫怒。及就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敵人大小七十餘戰，卒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

斷曰

李廣為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其傍敵疑為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

廣百將傳

卷之二 西漢

三

戰可侯，侯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剄。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為車騎將軍，擊敵人，斬首敵數百，賜爵關內侯。是後凡敵人犯邊，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為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三千皆侯，後敵人入代，殺都尉大將。

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敵人數萬騎戰敗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周建罪當如何周勃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闕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此○稱○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皇○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因建詣行在上帝誅贖為庶人

斷曰

青之少賤無異凡奴何期慧眼乃在鉗徒後果封候威警單于裨將蘇建將兵擊胡以千敵萬苦戰日餘寡不敵衆一軍皆殞僅以身免逃歸伏辜命曰可殺毋玷簡書青獨曰否是不宜誅明威易耳仁實難字以寡不敵衆為賊俘歸死司敗不畏罪適其忠其勇皆大丈夫概殺無赦何以勸乎表上其事以俟廟謨

思出天子威仍在吾果許讀罪以示優殊其子蘇武收羊海隅孤忠苦節千秋所無蓋行自贖收之桑榆實青恩惠固結不渝明德之遠其如此夫

程不識 附見李廣傳

折鐵編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二

古岡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霍去病

霍去病者大將軍衛青妙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嫖姚校尉嘗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獲首敵過當封為冠軍侯後率兵征北以張騫前使大夏留北地久知善水草處用為導軍故軍得無饑渴去病為驃騎將軍與公孫敖李廣張敖

廣百將傳

卷之二

等分道擊北兵去病涉鈞耆濟居延遂跡小月氏斬獲甚眾諸宿將士馬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漢入常以壯騎先夫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欲降漢使人馳傳以聞上恐其詐降而裝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王裨將多不願降欲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斷其欲亡者八十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然後將其降者號十萬人渡河歸上封渾邪王為漯陰侯

廣百將傳

卷之三

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後敵人入右北平定襄殺塞漢千餘人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敵人畫策常以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出定襄代郡轉戰遂追至真顏山趙信城得敵人積粟悉燒其城既還論功上曰去病約輕齋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取食于敵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賞賜甚多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等欲

斷曰

驃騎將軍名曰去病出塞遠征常微天幸渾邪欲降眾尚未應去病往迎執為成命欲言斬之請王入境上教學兵方畧自勝上為治家志在平定為

將若斯忠勇可敬不惜士饑是其一病

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藝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敵所困漢軍乏食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擊敵人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是時先

廉頗

卷之三 西漢

三

廉頗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泯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恭自後羌人旁緣前言輒冒渡泯水郡縣不能禁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盟上聞之以問充國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友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征和五年先零家對煎等通使敵人由此觀之敵人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宜及其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候狼何果

遣使至北以藉兵欲擊都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

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種敵人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於是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遂劫掠小種背叛犯塞安國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逾老臣上復問將軍度羌彘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

廉頗

卷之三 西漢

四

如一見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圍上方畧然羌戎小彘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安焉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萬騎欲渡河恐爲敵所遮卽夜遣三枚脚枚先渡渡輒營陣遂以次盡渡敵數十百騎出入軍旁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且恐爲誘兵擊敵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又遣騎候四望限中無敵遂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曰敵若以數千人守此兵豈得渡吾今已渡知者莫能爲矣充國行兵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



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送書嘉納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敵數挑戰充國  
守且遣子趙印將胡越騎爲支兵又遣所獲羌人歸  
告種豪大兵止誅有罪明白自刻無取併滅天子告  
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  
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錢女  
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蓋充  
國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敵讎而  
酒泉太守辛武賢乃請益馬食分兵並出張掖酒泉

漢書卷之三百

卷之三

五

合擊罕开可奪其產畜天子下其書令充國與衆議  
之充國以爲武賢欲分兵兩道並出回遠千里以  
馬自負三十日食約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  
兵器難以追逐且敵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至  
俱危爲憂敵笑又謂可奪其產畜尤非至計臣意先  
零首爲叛逆劫畧他種不若且捐罕开暗昧之通而  
勿宜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迨其悔過因赦其罪  
擇良吏相循之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也人言其  
書公卿議者皆謂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功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天子因遣許延壽以璽書嘉納  
武賢之策拜爲破羌將軍擊罕开又以書請充國充  
國得請以爲將任兵在外貴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  
上書謝罪因陳利害曰前遣降羌論告罕开以朝廷  
德意罕开之屬未有所犯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  
及煎鞬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爲寇今置先零而先  
擊罕开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至計臣  
聞兵法攻不足守有餘又云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  
人今先零楊玉率兵爲檄檄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

漢書卷之三百

卷之三

六

士以須其至此致敵之術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且  
張掖酒泉二郡兵少敵至尚不能守而使之行攻釋  
致敵之術而從爲敵所致之道愚以爲不便且先零  
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納然其私心惟恐漢兵  
至而罕开背之嘗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又過  
會諸種國家之愛恐不易解臣意先擊先零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上賜書報從充國議充國引兵  
至先零所在敵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謀棄車馬欲  
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趨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

日此窮寇不可追也。之謂也。不謂急之則死。諸校皆曰。善。因是。遂走。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擄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百餘輛。及兵至罕。開令軍。毋。燔。聚。落。田。中。罕。開。大喜。曰。漢。果不擊我。我。乘。驛。忘。率。來。歸。罕。開。竟。不。煩。兵。而。下。充。國。病。上。賜。書。曰。將軍。年老。加。疾。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進。兵。以。擊。先。零。是。時。先。零。羌。降。者。已。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以。待。其。弊。奏。欲。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印。

廣百將傳

卷之三 西漢

七

恐。忤。上。意。因。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遂。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往。者。吾。謂。賊。中。丞。繡。衣。百。萬。斛。殺。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繡。衣。百。萬。斛。乃。得。得。四。十。萬。斛。及。安。國。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為。通。其。大。已。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倘。四。境。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

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半。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糞。稿。二。千。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又。恐。他。糞。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為。明。主。憂。且。羌。人。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人。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百。二。千。頃。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北。騎。就。草。則。郡。盜。積。畜。省。大。費。上。報。曰。欲。罷。騎。兵。

廣百將傳

卷之三 西漢

萬人。留。田。即。如。將。軍。計。敵。當。何。時。伏。謀。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特。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敵。雖。未。即。伏。辜。兵。矣。可。期。月。而。望。謹。條。陳。不。出。兵。屯。田。便。宜。十二。事。步。兵。留。屯。以。為。武。備。威。德。並。行。一。也。使。敵。失。肥。饒。啓。諸。羌。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督。甲。士。循。河。

漢清殺至臨羌以揚威武也。以聞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羌。俛倖不出。亦令敵窺風寒之地。受霜露疾疫之患。七也。無經阻遠。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敵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不驚動河南。大開小。并使出他變。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從枕席。過師伸威千里。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從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奏上。上復報曰。將軍言兵可期月。而望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充國又奏曰。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

廣府傳 卷之三 西漢

地遠客分。散餓凍旱。開莫須。又頗暴客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敵。破壞可日月。燕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且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敵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計。其上崩歸德。宜不久矣。充國奏。毋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謝。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因報充國曰。將軍計善。其留。

屯田強食。自愛是年秋。罕开羌斬先零楊玉首。降明年充國請罷屯田。振旅而還。年八十六。薨謚曰壯侯。

斷曰

充國老將。識變最真。解仇合約。從來不馴。先零罕开為患。正新執急。孰緩當以罪論。問誰堪此。無踰老臣。請往一見。勝于百聞。殄滅為期。不貪小勳。忠言罷駮。便宜留屯。初上國計。是不三人。五十八。後漸轉唇。姓零之死。期月先陳。盡忠明主。千古稱純。

廣府傳 卷之三 西漢

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然家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後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初宣帝時。其人平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身入朝。見郅支以為呼韓破弱。不能自還。即西收其右地。會漢發兵送還。呼韓。郅支遂怨漢。擁護呼韓。而不助。已困求還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益強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  
 居求谷吉等疑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湯與延  
 壽已出西域湯聞郅支叛漢因與延壽謀曰郅支單  
 于雖所在絕遠然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  
 併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  
 足自保于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  
 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尚猶豫會病  
 湯遂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及屯田吏士欲舉事延  
 壽聞之爲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延壽懼曰  
 子欲沮之耶延壽因從之遂共上疏自劾即日引軍  
 分行入康居界進攻木城破之遂入土城郅支聞漢  
 兵至欲去恐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  
 皆爲漢發自無所之遂反而堅守及二城破漢兵縱  
 火吏士爭入遂斬郅支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因上疏曰郅支單于憐毒行于民大惡通于  
 天臣延壽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斬郅支首  
 懸之豪街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既歸入  
 塞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

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  
 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收繫按驗是  
 爲郅支報仇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爲延  
 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北方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口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  
 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今西  
 城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出百死入絕  
 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耻萬衆得伏莫不懼震  
 廣名將傳  
 韓邪單于見之且喜且快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嚴狃而百蠻從齊桓前有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  
 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數經  
 四年之勞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  
 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  
 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而滅郅  
 支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罪數布臣竊痛之乃封  
延壽為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後湯上言康居王侍  
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中大夫谷末上  
疏頌其功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  
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請發城郭燉煌兵  
以自救廷臣議不決上召湯問之湯對曰此無足憂  
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北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近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  
法日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雖衆不足  
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  
發城郭燉煌兵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  
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无  
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此時已解矣屈  
指計之不出五日常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果報  
已解後湯卒於長安

斷曰

鄧支叛漢殺漢使者西奔康居以圖苟且豈料陳  
湯恰操塞馬進斬鄧支有如闔下大張漢威以揚

中夏雖未請誅行權可也廷議苛求殊覺恩寡  
封列侯隨封隨罷屈指烏孫早知解瓦英俊奇才  
用宜寬假

馮奉世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以良家子選為郎先是  
漢使出使西域多辱命或貪汗為外國所苦是時西  
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  
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  
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

廣百將傳

卷之三

西漢

軍王萬年并殺漢國使奚充國又攻劫南道與歙盟  
叛漢自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乃與其副嚴昌計  
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  
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  
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  
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將軍所  
舉得其人奉世乃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禮  
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悅下議封丞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

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黃望  
之獨以為奉世出使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為後世法。○即封奉世則後之奉使者皆以  
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  
彘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上。○善望之議遂以奉世  
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永元二年隴西羌反。○詔丞相  
韋元成等暨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四  
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復遭羌變。○元成等漠然就  
對。○獨奉世曰。○羌近在境內。○背叛不諱。○何以威遠。○臣願

廣百者傳

卷之三

西漢

七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  
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  
料敵。○故師至折傷。○而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敵無  
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器不犀利。○可用  
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元成等。○皆以民方收斂。○未可多  
發。○二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  
羸耗。○守戰之備。○入廢。○彘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敵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鈍師。○守  
則百姓不救。○如此則弱形見矣。○弱形一見。○諸種首起。

臣恐中國之患。○非四萬所能解也。○故少發而曠日與  
一舉而即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詔益二千  
人。○命奉世與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分屯三處。  
先遣校尉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  
羌人盛多。○皆為所破。○奉世乃具上地形。○并部眾多少  
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上悟。○乃發兵六  
萬人。○拜任千秋為奮勇將軍。○以助之。○奉世乃與千秋  
合軍。○進至隴西。○大破羌人。○斬首數千。○餘皆逃亡。○塞  
明年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錄功賜奉世爵關內

廣百者傳

卷之三

七

侯奉世。○居瓜牙官。○前後十年。○功名次于趙充國。○後歲  
餘病死。○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封  
列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自前。○莎車王殺漢使  
約諸國。○背叛。○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  
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出使。○春秋之義  
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北人郅支單  
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甘延壽。○發城郭兵屯田  
吏。○十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  
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

世爲功於邊境多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  
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願下有司  
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議

斷曰

莎車王驕○耿盟叛漢○鄯善以西皆擁爲亂○奉世不  
平徵兵討叛○傳首長安○武威震煥○朝廷議封駁爲  
專擅光祿大夫○聊以消筭○羗反隴西○衆皆怠玩○奉  
世請誅及復論難及大破羗方知才幹再論前功

傳

西漢

長

已成故案

東漢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更始立○更始春度戴蒙  
侯曾孫玄也

傑多薦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仗策北  
渡進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討得生遠

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于四海  
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異之因留宿

禹乃進說曰諸將皆庸人○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

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沉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向服爲今之計莫如延  
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  
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與定計議至任使諸  
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光  
武披輿地圖因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一子  
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人思明君猶  
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光武  
愈悅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王匡成丹劉均以拒之

傳

東漢

長

光武嘗赤眉必破長安欲乘舟并關中而方有事山  
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  
拜禹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禹至  
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  
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匡樊參將數  
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  
斬參首更始更遣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  
共擊禹禹軍不利會日暮罷戰諸將見兵勢已摧皆  
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大甲窮日不出

禹○曰○兵勅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匡至營下禹乃傳發諸將鼓而並進遂大破之匡等敗走遂定河東光武卽位使使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鄴侯禹時年二十四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毀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携負以迎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光武嘉之數賜車衣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

廣○日○將○傳

卷之三 東漢

九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此等美言未嘗不是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今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北至榆邑帝以關中未定下勅催禹進兵曰司徒死也亡賊桀也長安史人邊遠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借也禹心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遣馮愔宗欲守榆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

尚○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太○饗○士○卒○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糞○糞○乃○召○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撻○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

廣○日○將○傳

卷之三 東漢

十

以○饑○卒○微○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禹○爲○高○密○侯○此等美言未嘗不是斷曰光武渡河禹追河北問欲仕乎願垂竹帛延攬英雄厚薄在德光武悅從遂破群賊遣西入關河東乃得赤眉毀破乘勝獨克停車勞來垂髮戴白名震關西誰不感格愔既殺歆禹慙失策還詣洛陽高密受職

寇掩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初為上谷郡功曹。大  
 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便使者徇郡。恂曰。先降  
 者復爵位。恂從。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  
 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  
 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  
 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命以臨四方。  
 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  
 先墮大信。何以號令他郡乎。且取使君在上谷。久為  
 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遣。次未安。不賢則祗更益  
 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未應。恂竟叱  
 左右。以使命召况。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  
 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狗上谷。恂  
 發况兵。恂說况曰。王郎郡。郡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  
 劉公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  
 力不能獨拒。奈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絃萬騎。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恂遂結謀。  
 彭寵襲擊使者。殺之。奪其軍。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  
 武拜恂為偏將軍。因得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及光

武南定河南。而難其守。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  
 有故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為  
 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因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因是  
 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  
 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光武  
 於是復北征。恂因移書屬縣。講兵肄射。為矢百萬餘。  
 養馬一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輸給軍。前後不絕。更  
 始將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遂使蘇茂賈強將  
 兵三萬渡鞏河。攻溫。徵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  
 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  
 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  
 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適馮異遣救。及諸縣  
 兵皆至。旛旗蔽野。乃令士卒乘城大呼曰。劉公兵到。  
 蘇茂聞之。陳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  
 賈強。而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乃還時。  
 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甚驚。有頃。恂檄至。方大喜曰。  
 吾知寇子翼可任也。數賜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因  
 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據此大郡。內得

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蕭  
何守關中悟鯁生之言而高祖悅今若所將皆宗族  
昆弟當以前人為鑑恟然其言遂稱疾不視事及帝  
將攻洛陽先至河內詢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  
恟固請帝不聽恟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  
願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後恟為潁川太守執  
金吾賈復在汝南都將殺人於潁川恟捕而戮之復  
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恟並列將帥而  
卒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媿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廣雅釋義

卷之五

七

見恟必手劍之恟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恟曰不然昔蘭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  
義吾安可忘之乃敕屬縣盛供其儲酒醪執金吾兵  
入界一人兼兩人之饗恟乃出迎于道稱疾而還賈  
復欲勸兵追之而史丹嘗醉遂過去恟遣谷崇以狀  
聞帝乃召恟恟至引見特復先坐欲起帝曰天  
下未定兩虎焉得相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  
兵車同出結交而去後恟代朱浮為執金吾從車駕

徑隄鬻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恟曰  
道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卿能平恟曰潁川列國  
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  
關隴與南向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  
南征恟從至潁川盜賊悉平而恟竟不拜郡百姓遮  
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  
萬人據高平及壽死峻仍據高平堅守大將軍耿弇  
以兵圍之一年不克帝自親征復遣恟以璽書招降  
之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恟怒命誅文諸

廣雅釋義

卷之五

七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恟不應竟斬  
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  
不降則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恟曰皇甫文峻之腹心  
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  
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  
及也恟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  
人及所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教此其可謂厚

之乎人稱長者以為有宰相器

斷曰

惲一功曹宰相之器更始王郎鄙不足計感慕劉公尊賢下士禹奇薦惲文武足備河內守之諸用皆濟賈將殺人亦殺而斃賈欲報仇惲巧為避分解帝廷兩虎方契從駕征隗借寇無計高峻持降皇甫強使倉卒誅文高峻失勢說破其機服惲大智

馮異

廣南將傳

卷之三 東漢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文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為司隸校尉道經文城異欲致誠開門以牛酒迎光武念之遂以異為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剗東南馳至饒陽蕪萇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且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御馮煖火光武對寵燎衣異復進麥飯免肩因復渡滹沱河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違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勿所止舍諸

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及破

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

將軍光武以此多之時更始遣李軾朱鮪將兵號三

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庫實乃拜異為

孟津將軍統領二郡軍于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

鮪等異思離間之乃遣書李軾曰愚聞明鏡所以照

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

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出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

廣南將傳 卷之三 東漢 馮異

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故成功于

一時垂業于萬世也苟令長長始尚可扶助延期

歲月則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李軾豈能居一閭

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綱紀已絕蕭王

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邪岐慕周不足以

喻李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

矣軾乃報異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幸蕭

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

爭鋒故異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海

子 33-759

南成阜以東十三縣武勃將兵與異戰異斬之軼又  
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奏光武光武夜宣露轅書  
使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  
有降者建武二年春封異為陽夏侯時赤眉延岑  
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  
禹討之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  
能御士令自修飭無為郡縣所苦異受命而西遇赤

廣南將傳

卷之三 東漢

眉于華陰相距六十餘日戰數十合殺者降者頗衆  
三年春復拜異為征西大將軍適與鄧禹鄧弘相遇  
禹弘遂欲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距雖屢獲  
雄將然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成計也弘不從遂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  
棄輜重走軍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伐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弘以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  
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與戰大為所敗死

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乘馬步走至回  
阪與麾下歸營堅壁收其散卒并招集諸將  
人復與賊約期合戰先使壯士蠻服與赤眉同伏于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分兵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少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同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乘勢  
追擊大破之降者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  
光武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吏士勞苦始垂翅  
回路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而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有人上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  
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上書陳惶懼帝詔報曰將  
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  
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  
主簿也因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滹水  
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無忘  
射釣臣無忘櫓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  
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中車之恩後諸將為隲焉所敗  
詔異軍柁邑未及至隲焉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欲

攻其間即欲馳兵先據之諸將皆曰敵兵盛而新  
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敵兵勝  
則我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栢邑三輔動搖是吾憂  
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敢  
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者不知馳赴之異乘  
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  
里大破之異後病發薨於軍

斷曰

異初迎帝帝勢尚促迫于王郎東南馳逐冀寧

河麥飯豆粥別將河間用兵頗肅論功不伐大樹  
標曰李軼朱鮪洛陽心腹一書問離遂傷骨肉赤  
伯延岑三輔肆酷救異往征勢難輯睦始敗回谿  
龍池終復如此勲名自垂竹帛

岑彭

岑彭字君然南陽之棘陽人也初與嚴悅共守宛城  
中離盡遂降更始更始從大司徒劉伯升之言封為  
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朱鮪校尉會  
光武北徇河內因往歸之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

危殆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大王平河  
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願出身自効  
光武深接納之時更始將呂植屯兵淇園彭往說降  
之遂拜彭為刺姦大將軍從平河北與吳漢等圍洛  
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光武以彭嘗為鮪校尉今往  
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若平生彭因曰彭  
往者執轡蒙摧常思有以報恩今皇帝受命于寇燕  
趙百姓歸心賢俊雲從親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  
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劉伯升被  
害百將傳 卷之三 東漢 彭

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恐  
降不免耳彭具言於帝帝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  
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  
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  
上鮪見其誠乃而縛與彭詣洛陽見帝帝即解其縛  
拜為中郎將軍封扶溝侯南郡人秦豐據繁昌自稱  
皇帝帝遣彭率兵征之豐與其大將蔡宏迎彭于  
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詰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車  
令軍中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

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河水擊其將張揚於河頭山大破之復徂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兵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遂擊豐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後與吳漢圍隗囂于西城蜀公孫述遣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邦帝命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因救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口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未沒尺餘囂將周宗將蜀救兵至漢兵又食盡

廣百將傳

卷之三十一 東漢

三

彭與延弇遂相繼退兵囂聞軍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得全師東歸後公孫述遣將任滿等將數萬人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閣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因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與吳漢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六萬餘人騎五千四會荆門吳漢以多費錢穀欲罷之彭以為為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公為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

帝亦善行仗也

帝亦善行仗也

登者上賞於是偏將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鈞不得去奇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急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斬任滿即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故興師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辭不受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彭到江州復引兵乘利次破平曲公孫述使延岑等悉兵守廣漢又遣侯丹帥師二萬守黃石彭乃多張

廣百將傳

卷之三十一 東漢

三

疑兵使護張楊臧宮與延岑等相拒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人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聞而欲從之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殺彭殊可惜也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謚曰壯侯

斷曰

光武北徇岑彭進說百姓無歸願開王業光武納之刺義將列鮪據洛陽堅不滅鐵彭往說之一言便決往征楚黎蔡宏流血後圖述器隴蜀一轍奈何彭亡被刺而絕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十九

古問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若此而又勤于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監河東會遇盜賊等輩十餘人皆放散其監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光武在河北復因鄧禹得召見光武與語奇之禹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亦稱其有將帥節乃以復為破敵將軍督盜賊復馬贏光武解左驂賜之從擊青犢於射大衆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因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于真定大破之然後復傷劍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今果失吾名將復劍尋愈追及光武于蒯相見甚歡復令復居前部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時更始郎王尹尊及諸大將

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因以微叩地  
曰師最强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鄆  
帝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遂遣復擊鄆連戰破  
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為  
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戰深入希令  
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  
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定封膠東  
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  
與鄆再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浚然之朱祐薦復宜為  
廣市將傳 卷之四 東漢

斷曰

賈復大才可將可相為縣完監一昨已賜從擊青  
犢大戰不讓賊匪甚堅未易便制士卒其後召食  
再仗復曰不然戰難輕放時而後食方曰勇壯披  
羽先登敵靡所向賊敗功成勇稱無上五校受傷  
在腸在臆帝聞大驚恐傷名將功雖不言帝心自

諒罷武崇文如帝意向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下莽末犯法亡命至漁陽  
後聞光武長者欲歸之乃說漁陽太守彭寵曰漁陽  
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  
擊邯鄲邯鄲指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因官屬皆  
欲明王郎不能決漢因辭山欲思所以號眾者未知  
所出適道見一人扶類儒生使人具食召之問其所  
聞其人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  
廣市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實非劉氏漢聞而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令  
類儒生者齋以詣寵即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  
寵方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南向擊  
斬王郎遂及光武于廣阿拜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  
號建策侯漢為人質直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鄆  
再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遂得親信光武將發幽  
州兵問可使行者鄆再薦漢勇猛有智謀即拜漢人  
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  
勒兵救諸郡不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會



以漢無備出迎於客漢即揮兵騎收會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靡從遂悉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見漢還士馬鼎盛皆曰是寧  
肯分兵與人耶及漢至幕府上兵簿諸將入人多請  
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  
慙更始尚書令謝躬屯兵於鄴時光武誘其北擊尤  
求于隆慮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因先令辯士說  
守城太守陳康康然之收躬妻子開門納漢及躬隆  
慮敗歸鄴不知陳康已歸漢乃輕騎入城漢伏兵擊

廣南傳

卷之四

四

殺之其衆悉降光武即位拜漢爲大司馬定封廣平  
侯率將軍杜茂陳俊等圍蘇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  
別招聚十餘萬人收廣樂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  
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請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裴劍而起椎牛饗士令  
於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劫掠之盜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非有仗義止節之心今正封侯之秋諸君勉之予  
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  
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

軍大潰漢因長驅追擊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  
杜茂陳俊等守廣樂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于睢  
陽永既死丁城皆降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  
反諸將爭次攻之漢不聽曰彼高反者皆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謝城中  
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職而下城非  
衆所及也冬漢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賊率五萬  
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  
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後漢伐公孫述連勝

廣南傳

卷之四

五

入武陽又入犍爲又進軍攻廣都拔之遂輕騎燒成  
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有十  
餘萬衆不可輕進但據廣都待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因乘利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率兵屯河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又以大衆攻尚尚敗公即敗矣  
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迷果遣謝豐袁  
吉帥十餘萬衆並出攻漢又遣別將萬餘人劫尚令

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吉因圍之

漢召諸將曰吾轉戰千里深入敵地今與劉尚二處

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

潛師就尚于江南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諸

將曰諾遂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旗使

烟火不絕夜啣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

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曠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其

以狀聞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舍尚

廣都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六

而擊公也若先擊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

適當其老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

之間入戰八克遂軍其郭中後述敗走高午刺殺之

城降漢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強忍雖戰陣不利意

氣自若帝嘗遣人視其所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帝

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

詔夕即就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其在朝廷斥斤謹質形于體貌常出征妻子質田宅

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分與

吳漢為將

斷曰

吳漢為將一心光武說寵擊郎廣阿從主光武發

兵任漢軍旅前曾陰挫漢先加奔所發之兵盡上

幕府建茂合兵漢傷膝處奮起擊之潰遊無所後

伐公孫兩營隔阻帝聞大驚敗端立數漢勵諸軍

啣枚復伍八戰八克刺述於徂傳首長安於國有

補

耿弇

廣都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七

耿弇字伯昭茂陵人也少習父明經之學因見郡尉

試騎士建旌旗肆馳射山是好將帥之事及光武在

盧奴乃馳北有功光武留為門下吏及光武即位封

好時侯建武五年詔弇進討張步弇乃收集降卒結

軍而置將吏率都尉劉欽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

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

於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未中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

入問祝阿破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自分遣弟敢

守巨里○奔乃遊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填塞  
坑塹○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陰縱生口令得亡還以  
告邑○邑果自將精兵以救之○奔喜曰○吾揚言欲誘致  
邑來耳○今邑來適合吾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  
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斬邑首以示巨  
里城中○城中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奔因縱兵擊諸  
未下者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于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  
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  
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救諸  
校尉○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奔  
敕諸將蓐食至臨淄城○諸將爭欲速攻○西安奔曰○不  
然○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為備○臨淄出其不意而猝至  
必驚○投攻之一日○定仰拔○拔臨淄則西安孤○張藍與  
步隔絕○必復亡去○是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不  
即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  
淄○奔兵合勢○覘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  
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

卷之四

東漢

九

藍聞之懼○悉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而大笑曰○以  
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  
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藍弘壽三弟及故  
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  
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擊○奔恐挫其  
鋒○於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  
於內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樓  
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于東城  
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奔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  
曰○劇賊兵盛○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  
前○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及欲以賊虜遺若父  
耶○秀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  
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還○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屍  
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輛○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帝至臨淄○勞軍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

卷之四

東漢

九

被圍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友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弁因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鎖于軍門弁傳步請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步兵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弁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永平元年卒

耿恭

耿恭

十

有詔詔弁進攻張步步分邑軍視阿相踞且不及中城已拔去巨里佯攻致邑來護乘高斬之如且乾露藍在西安守之甚固突攻臨淄取之若素擊一得二莫不驚懼步恃兵多時復聚迫逼弁管弁偽退怖誘步近城如風掃髮擊午醜漸以待君父落落難合竟成無負振旅還京知才天賦

耿恭

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巳校

廣商舟傳

卷之四

十

尉乃以恭為之屯金蒲城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以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且願遣子入侍恭乃使齋金帛迎其侍子明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敵人騎多皆為所敗敵人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北軍曰漢家箭神其中滄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敵中矢者視瘡皆沸會天暴風雨隨風雨擊之殺傷甚衆北人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賈勒城旁有

華恭推誠與士同死生故皆無二心稍稍死亡僅餘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  
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車城手  
擊殺之委諸城上北官屬望見號泣而去單于大怒  
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閼龍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卽  
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  
議曰今使人一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燕狄之  
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北人如復  
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且三部兵人纔各數千北人

廣百傳

卷之四

五

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功也可令敦煌酒  
泉太守各將精兵二千多其旗幟倍道兼行以赴其  
急敵以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  
然之遣秦彭王蒙皇甫援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  
鄯善兵合七千餘人會柳中擊市師以救之北軍驚  
走車師復降會閼龍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還先是  
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及王蒙戰勝欲還羌因  
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蒙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  
北迎恭遇大雪文餘軍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敵

來大驚羌乃遙呼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殺之  
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  
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  
六人隨路死歿至玉關惟餘十三人衣履穿次形容  
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  
恭以卧兵固守孤城當北騎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  
生之望前後殺傷醜敵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  
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

廣百傳

卷之四

五

至維陽鮑昱奏恭節過茲 王蒙尙賞於是拜爲騎  
都尉范羌爲其丞後金城 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畧  
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初恭  
出隴西上言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人腹心今大鴻  
臡同帥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  
京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  
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  
詔怨望免官卒

斷曰

恭為司馬破降車師初置校尉以恭為之示漢威  
德降及昆彌北人爭國攻城甚危毒箭射中以爲  
神奇既解復至據水絕資糞解渴死亡莫辭歎  
恭拜井清泉忽漲揚水示敵敵方解圍招降不降  
殺使成疑怒而圍城食盡煮皮范羌力救方得迎  
歸歸受一命忤人復追忠烈苦節真不可爲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  
功曹令史及王郎起知光武在劉移檄購光武光武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五

令霸至市中募人將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擲榆  
之○爾○慙○慙○而○返○光○武○卽○南○馳○至○下○陽○曲○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譁○言○河○水○流○漸○無  
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武○乃○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  
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  
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  
設○渡○木○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  
者○卿○之○力○也○霸○謝○曰○皆○我○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  
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

始天瑞也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親  
以養之光武卽位拜爲偏將軍使與捕敵將軍馬武  
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  
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自城中出兵  
夾擊武武恃弱之援戰不甚力遂爲茂建所敗武單  
奔敵霸營大呼求救霸曰敵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  
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  
多吾吏士心恐而捕敵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敵無救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五

其職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  
果悉出攻武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  
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霸武始各歸營旣而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餐  
上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  
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蘇茂客兵遠來糧  
食不足故敢挑戰以微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

時北騎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池刑徒  
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三  
百餘里與北軍烏桓大小數百戰霸頗識邊事數上  
書言宜與北人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  
路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封淮陵侯永平二年病免卒

斷曰

郎購光武武南馳馳至滹河河水流漸遺霸往  
視霸急詭詞稱堅可渡堅適如之權以濟變天人  
兩奇將軍馬武討建不支呼霸求救霸閉營辭別

漢書

卷之四

東漢

光

及酒樽惟謹自持武殊死戰霸乃出師前後夾敵  
敵方敗歸屈人不戰妙正在斯餘所快者邊畧盡  
施

臧宮

臧宮字君翁潁川郡人也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  
勇光武甚親納之以為偏將軍後即位進侍中騎都  
尉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時公孫述出  
戍任滿與岑彭相拒于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遂  
欲謀叛從蜀宮兵少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

乘至宮夜使人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  
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  
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于離  
酒樂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宮與岑彭破荆門岑

彭自將下巴蜀使宮將降卒五萬人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于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  
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

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  
匹宮遂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

漢書

卷之四

東漢

光

踈左步右騎挾船而行呼聲動山谷延岑不意漢軍  
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  
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  
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進攻綿竹破涪城斬公

孫述弟朕復攻拔繁郫進軍成陽門與吳漢共滅公

孫述帝以蜀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封鄧侯後北人

微服自相分爭宮與馬武因上書請滅之帝不以為  
然自是諸將不敢復言兵宮卒謚愍侯

斷曰

宮奉帝命屯兵駱越兵少力微越欲叛別會送委  
百轍令車回轉車聲不絕越欲叛別會送委  
後伐延岑流水對列食少衆多事幾大變矯  
馬自雉張旗赫烈登山望之勢如風雪乘亂破之  
公孫瓚滅封之鄒侯其功實切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  
陽遵以縣吏數進見留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東  
令會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劉副

廣百將傳

卷之四

六

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  
也尤武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  
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拜征虜將軍  
南擊弘農厭新相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  
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百倍遂大破  
之新相城中山賊張滿屯結要隘爲人害詔遵攻  
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相華  
餘賊復與滿合遵乃分兵擊破之張滿潰圍城拔生  
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常王既執數日誠又謀我

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吳漢  
悉奔還遵獨留不却卒于軍遵爲人廉約小心  
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制御士心不越  
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  
對酒設樂必雜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  
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  
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

斷曰

遵一縣吏河北從征爲軍東令不重不輕舍兒犯

廣百將傳

卷之四

九

法斬不容情帝初大怒既欲法行戒將莫犯斷不  
私卿征蠻南擊賊弩傷形衆驚欲退遵叱進兵戰  
氣百倍大破方平詔遵攻滿獲之於生公孫救隴  
衆欲回旌遵獨留職指望功成奉公愛國死愈得  
名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以馬爲氏援少有大志爲都督部送  
犯至司命府見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



救因留牧畜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常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收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也否則守錢奴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援留西川隗囂甚敬重之因以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于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東漢 卷之四 字

圖成敗反修傍邊幅此何足久倍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并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因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于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公孫述也○今見卿使人大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蠚少相善臣前至蜀述辭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帝乃知帝

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淵達大度與高帝○不如高帝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史事動如節度○又不可飲酒器不擇曰如卿言友覆勝耶然雅信援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既而隗囂用王元計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夫居前不能使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輕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臣與隗囂實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

東漢 卷之四 字

挾姦心盜憎主人願請行在極陳滅囂之計帝乃召援計事因使援將突騎三千往來遊說以離囂之黨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深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援因說帝隗囂將帥行上蜀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為山谷○可曉帝曰敵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眾大潰西羌自王莽末因寇邊遂入居塞內今城屬縣多為囂有來歙因奏隴西侵殘非其長莫能定帝因拜援為

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池  
勒首數百級守寨諸羌八百餘人請援降其  
有數萬仍屯聚寇鈔拒浩疊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  
擊之羌因率妻子輜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潛行間  
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遁徙唐翼谷中援復進討  
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噪敵遂大潰凡斬首千  
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以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書

廣南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三

昔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  
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  
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返  
舊邑○用○兵○擊○用○汝○道○大○作○用○也援奏置長吏繕城郭起馬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都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營說塞外羌皆來和親  
由是諸種悉降境內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  
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咸  
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于使  
得優游若大姓侵小民○分○刑○得○妙黑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傍縣嘗有報讐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  
長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敵何敢復  
犯我境曉狄道長歸守寺舍既而稍定郡中服之交  
匪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  
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徵側自立為王  
於是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伐之援遂緣海而進隨  
山刊道千餘里軍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賊敗走追  
至禁谿又數敗之賊衆散去因斬徵側徵貳傳首洛  
陽封援為新息侯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廣南將傳 卷之四 東漢 三

餘人進擊九真賊并徵側餘黨斬獲甚多嶠南悉平  
初援軍還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  
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北人烏桓尚擾  
北邊欲自計討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  
傳○志○不○同善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  
士當如此矣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  
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未許之援自請  
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領時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耿舒等征五溪

板謂友人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常恐不得死因事  
今移所願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  
千餘人餘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  
入從壺頭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  
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  
進壺頭利俱天蓋其喉咽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  
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  
疫死援亦十病遂困乃穿岸爲屋以避炎氣賊每升  
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爲之  
流涕耿舒與其兄弁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克釋難  
難迎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拂鬱待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  
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  
正以是失利今果渡疾皆如舒言弁得書奉之帝乃  
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遂囚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

斷曰

馬援大志少便莫論益堅益壯時時自陳陽蛙井

底器扶茲心及見光武知帝有真聚米情形帝喜  
進兵西羌內寇邊害頓頻拜援隴守擊破先零金  
城欲棄援善請存歸民衆業羌來和親賓客故舊  
日滿其門徵側徵貳二女不馴伏波伐之傳首立  
勳襲屍明志嬰鍊報恩壺頭失利受責虎賁怒收  
印綬歎殺功臣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也爲人有大志家貧嘗爲  
官傭書久勞苦因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各猶當

効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

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有相者  
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既而

都尉竇固出擊胡軍以超爲假司馬與從事郭恂俱  
使西域超到鄯善會王賈奉超禮意甚備後忽疎

解超謂官屬曰廣禮意忽薄必有北敵使來狐疑未  
知所從故也乃會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激怒

之曰北敵使到而王禮即廢假令鄯善收吾屬送敵  
人則骸骨長爲豺狼食矣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

惟司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當因夜以火攻敵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敵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遂夜奔敵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敵舍後約日見火發當鳴鼓大呼餘人各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敵衆驚亂遂斬北使及從士三十餘人餘衆百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因曰從事雖不行超何心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有頃玉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責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北使大惶恐仰殺北之監使而降漢時超遂王建爲北人所立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提爲疏勒王超從問道至疏勒即遣吏田應先往降之因救慮曰兜提本非疏勒種可乘其無備劫縛之超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而逐兜提國人大大悅肅宗初即位詔召超還疏勒君臣憂恐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不忍其去超還至于真王侯以下皆泣抱超馬不得行超慮于真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上書請兵伐龜茲曰破滅龜茲則西域皆服且與諸國連兵此以藝狄攻藝狄計之善者也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超友徐幹上書願當身往超遂以幹爲假司馬帥兵從超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用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詔諭合力帝因遣李邑使烏孫邑始至于真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言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責邑令邑請超受節制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起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起曰邑前親  
 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留之起曰是何言之陋也  
 以邑毀起故今遣之內者不疚何惜人言快意留之  
 非忠臣也遂自發疏勒于真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喚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起乃  
 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  
 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起不能下是時月氏新  
 與康居婚相親起乃使使多齎錦帛遣月氏王令曉  
 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車營敵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匹  
 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  
 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因求漢公主起拒還其使  
 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起起衆少皆大  
 恐起營軍士日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  
 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取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  
 數十日決矣謝前攻起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起度其  
 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于東界要之謝  
 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  
 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起  
 續遣之月氏大震由是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起  
 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西域惟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  
 起因發龜茲鄯善八國兵討之兵到界先遣諭降曰  
 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倘欲改過向善宜遣人人來  
 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馬  
 者王廣遣其左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起起詰問支曰  
 汝雖北人侍子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  
 皆汝罪也咸請起殺之起曰非汝所知此人權重于

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因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于犁附奉獻珠玉焉者國有章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徑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左侯元孟嘗質京師密使人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轆支等二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志曰寒 更士本非孝子順孫皆 過從補邊屯而發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暴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召如超所戒斷曰班超壯士燕領虎頭困而投筆遠博封侯郡禮忽哀知有敵謀三十六人危亡之秋激衆舉火夜燒盡道郵善騰碎納子拜投更使西域斬巫若溫曉廣百將傳 卷之四 東漢

新鑄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初辟太尉李修府末初

中羌胡反亂此案也新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

不相贖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

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否則兩無所得議者

是之謂聞之乃說李修曰涼州先帝開拓土宇劬勞

後定今憚小費便欲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

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

關西出將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人不敢入

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

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魏家謀相

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不足當奈

議者乃喻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疝食侵淫而無限

極而四食其傍也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

疝食謂疽潰爛也

言幾誤國事然則計將安出詡曰今涼土騷動人情

不安恐有非常之變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

其守牧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

內以拘攷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

安慰之而涼州無恙鄧騭以詡異已欲以吏法中傷

之會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

郡不能制因以詡為朝歌長故舊弔之詡曰不遇盤

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稭曰朝歌

廣百將傳 卷之五 陳漢

者韓魏之郊昔太行臨黃河去教舍百里而青冀之

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

右臂吾知其無能為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推願寬假密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

科以募求壯士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

表服而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餐會悉

貫其罪使入罪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綵線縫其

裾為識有出市里吏輒檢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

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軍不進而

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詔因

其兵散遂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

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敵衆

多吾兵少徐行則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敵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耳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戰之日詔乃令軍中罷弩勿發而

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

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

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

北郭門入改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奔驟敵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軍威甚盛賊由是散

敗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共八十所招還

流亡假貸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邈道隘險舟車不通

驛馬負載僦五致一詔乃自將吏士按行州谷自沮

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薪木開漕運道以人僦直

顧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永和初遷

尚書令卒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而道行已無愧所

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不能無究者自此二

十餘年家門不增口獲罪于天也

斷曰

涼州之地三輔障蔽圍陵賴安如何可棄營之完

衣是惜小費卿辟數人方爲大計賊橫朝歌州郡

廣百將傳

莫制鄧欲中傷以詔爲吏誰知盤錯正別利器募

罪誘誅緹絲擒市羌寇武都曾竈連至陳兵顯威

強弩示利淺水破之郡民安濟直道事君死而無

愧家口不增殺寃獲罪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歌人也永和中西羌大寇三

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率郡兵擊之規時雖在布

衣見賢不恤軍士料其必敗因上書言狀已而果敗

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戰



勝之賊遂退却後羗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乞  
 自劾曰羗戎潰叛皆因邊將失于緩御乘常守要則  
 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  
 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決戰以遂  
 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  
 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安不能久敗則經年此臣所  
 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二郡屯列坐食之  
 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羗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  
 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所更歷可不煩方寸之  
 廣百傳卷之五 東漢

等並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川界  
 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羗人聞之翕然反善至營數  
 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兵無強弱而將有  
 能否張兵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謂臣宜  
 充軍事願為兵副詔從之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  
 卒

斷曰  
 西羗寇邊馬賢為帥規尚布衣早知其敗用為功  
 曹羗始少懈兵弊萬端上書陳概朝耳漠然不知  
 倚賴賊侵泰山急發召拜方畧少施即平賊害再  
 命中郎零吾破壞諸羗慕威率降滿塞奏罷不堦  
 一時稱快抱疾欲還薦賢自代召歸雖亡功名自  
 張奐

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也舉賢良選拜安定屬國  
 都尉初到職而南單于左莫建等七千餘人寇美稷  
 東羗復欲舉種應之而奐壁惟二百許人聞報即  
 兵而出軍吏以力不敵叩頭爭止奐不聽遂進也長

據收集兵士遺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要地使南軍  
于不得交通東羌請豪遂相率與兵和親共擊左莫  
駿等連破之羌豪帥感其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

酋長又遺金銀八枚與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辭地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  
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

苦及與正身潔已威化盛行遷為護邊中郎將時屠  
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皇甫規門引

屯赤丘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兵坐惟中與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弟于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通和遂  
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羌悉降延熹元年鮮卑

寇邊與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幽并清靜九年  
春召拜大司農鮮卑聞與去遂招結南單于烏桓數

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朝廷以為憂復拜張奐為護  
邊中郎將單于烏桓聞與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

口與但謀其首惡餘俱慰納之司隸校尉王寓出于  
宦者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懼莫不許諾惟

與獨拒之寓怒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與少有志

節嘗言士大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  
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緣百匹與惡專為人  
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有八

斷曰

張奐賢良拜邊都尉羌騎七千一時寇并又聞東

羌復欲與會奐兵百餘急出結隊吏士懼爭與了  
不畏據地阻之使謀不遂誘羌和親敵人早潰羌

帥感恩金馬交饋如粟如羊不令心愧既遷中郎  
烏屠反背知其無能安坐講誦縱叛終降降則恩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慰獨宜恩深陷以黨罪禁錮歸田尚辭奸賄名將  
如斯所以足貴

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  
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

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  
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類於道偽退潛於地路設伏

敵信之乃入追熲類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延熹二年  
遷獲羌校尉四年冬隴西卒如烏音諸種兵共寇并

涼二州類將望中義從羌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其  
其功積固類軍使不得進羌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  
叛郭閼歸罪于類類坐召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  
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府交諸郡於是吏人守關訟類  
以千數朝廷知類為郭閼所誣詔問其狀類但謝罪  
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進  
軍擊當煎種于涅中類兵敗被圍二日用隱士樊志  
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斬獲甚衆遂窮追  
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敵遂餓困敗散除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九

斬獲降者萬餘落遂封類為都鄉侯西羌弭定東羌  
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數寇三輔降叛不一桓帝問  
類曰東羌先零等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  
衆不能輯定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方略類  
曰先零東羌恨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難服兵去復  
動惟當長矛扶脇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  
陽二千餘里北之種羌並擅其地是為難和伏疾留  
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言下步萬人  
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如此則諸寇破盡北

長服帝許之類遂將兵萬餘人討十五日相從  
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羌兵甚衆  
類乃令軍中張鐵利刃長矛三重仗以強弩列輕  
騎左右翼又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成走則必死須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  
類馳騎于傍夾擊之羌衆大潰斬獲甚衆時張奐上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  
類類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  
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近戶口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十

此所不... 類為劄劄而欲今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于良  
田養蛇蝎于內室也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  
言不失權便因遣田晏夏育進據凡亭山上羌恐來  
攻晏等殊死戰大破之羌奔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  
類遣人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分置晏育等將兵脚夜上西山結營穿壑又遣張  
博等將兵上東山羌乃覺之遂攻晏等分渡水道  
類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博等拔東山  
兵縱擊破之羌復敗散深山窮谷處處皆盡斬渠帥

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鹽菜糧帳什物不可勝數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汝陽隴西三郡東老悉手頓行軍仁愛與士卒同甘苦有病者親自視視手為崇創故皆樂為死戰光緒二年為太尉會日食自劫有司稟奏詔脫印綬請廷尉時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皇甫并及頰就獄中詰責之遂飲鴆死頰字紀明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為京州三明云

斷日

段頰都尉喜於用兵解軍犯寨即領兵行恐賊驚走詐稱詔傳退還伏誘賊墮坑賊果奔赴斬獲盡情并涼有寇頰請先發郭閔如忌稽不得征坐罪下獄吏士冤鳴於之闕下始復刺并煎當與戰先輸後贏斬獲功大封侯以明東莞反覆帝問胡寧頰曰狼野心誅莫輕計冬計夏當盡制平或言不可頰則力爭盡心苦戰幸而功成所以涼州盛稱三明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也有文武志介嵩帝稱為此地太守並鹿泉起皆著黃巾為標幟所在熾熾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因以嵩為中郎將與朱雋共發兵討之雋與賊波才戰敗嵩因進保長祖波十遂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嵩乃謂軍吏曰兵在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以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擊之田單之功可成也是夕大風嵩乃救軍士束苴乘城使役士間出闕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擊賊驚亂潰走會帝遣曹

子非傳

操將兵亦至合擊遂大破之時盧植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乃召嵩進兵討之嵩因與張角弟張梁戰于廣樂梁衆精勇嵩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探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哺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人復乘勝與他賊大軍相與攻張角弟廣於下曲陽又斬之又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贖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夫失其妻願得與子同死居嵩嵩卿士幸得衆情每行軍頓止須營幔修立

然後就帳舍。軍士皆食。乃自嘗飯。吏有受賂者。更以  
 物賜之。吏懷慙。欲自殺。梁州賊王國固陳倉復拜  
 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  
 進。嵩不聽。卓口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  
 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和。人  
 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  
 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于九天之  
 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  
 先地之陷也。王國固雖遠。而攻我之勢。不可救。非九地之  
 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救。今  
 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守者。不救。其可下。項兵  
 動。眾而取全勝之功。何故乎。遂不據。王國固陳倉  
 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卒不能拔。賊眾疲。用  
 衆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  
 歸師勿遏。我今追國。是追窮寇。追歸師也。嵩曰。不然。  
 前吾不擊。過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  
 非歸師也。國眾且走。莫有鬪志。以擊擊其非窮寇也。  
 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卓拜為并州牧。詔使  
 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翽說嵩曰。卓被詔委兵。而  
 上書曰。請此逆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下進。此懷奸  
 也。大人今為元帥。使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  
 惡。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諭卓。卓又  
 增怨。及後秉政。乃召嵩為城門校尉。欲因而殺之。嵩  
 將行。長史梁衍說曰。今召將軍。大則為禪。小則困辱。  
 今幸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  
 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召兵群帥。袁氏逼其東。將  
 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召有司。奉告嵩  
 下吏。將誅之。嵩子堅請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  
 歸投于卓。卓方置酒歡會。堅請直前。責以大義。叩頭  
 流血。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  
 嵩罪。及卓被誅。復以嵩為征西將軍。病卒。  
 斷曰  
 皇甫將軍。初為郡將。命討波才。寡難眾抗。嵩曰。不  
 然。方畧為上。草結賊營。火攻即喪。東管乘風。霎時

掃蕩再討張梁。開營觀望。潛夜勒兵。至賊營。既斬梁頭。寶頭照樣。請租贍。賊安非。安賊。會卓請急向九地九天。嵩先論量。避銳擊其成實。當卓好專誅。是權伎。爾嵩忠不聽。大綱果。賊流血。叩頭籠鳥。始放好定。遭殃忠終無恙。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初歷郡職。交趾賊梁龍。友攻破郡縣。朝廷拜雋為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合五千人。分兩道而入。既過州郡。按甲不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去

前。先遣使請郡。觀賊虛實。真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救萬人。以功封都定侯。黃巾賊起。公卿多薦雋。有才智。拜為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諸賊。悉平之。南陽黃巾賊趙洪率眾十餘萬。據宛城。雋與徐璆。秦頡合兵。萬人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放。有司奏欲召。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州白起。燕任樂毅。皆聽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川。已有功效。引潁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直假日月。責其成。

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洪。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賊。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雋因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張超徐璆。秦頡等欲許之。雋曰。不然。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公之際。民無定主。故賞歸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

惟黃巾為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曰。吾知之矣。

廣百將傳

卷之五 東漢

去

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彼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乃解圍。賊果出。雋因縱擊。大破之。忠降。遂殺之。賊平。封雋錢。嗇侯。初平中以。為卒。

斷曰

郡賊梁龍反。於支趾。命雋往征。拜為刺史。調兵五千。不輕直抵。威德先揚。使其驚靡。七郡齊攻。自斬而死。再討黃申。趙洪。正起三月。攻圍。然對。有司召還張溫。疏止雋。急進兵。洪方斬矣。韓忠。據宛。

復為虎兒。戰敗欲降。眾以為喜。雋獨不從。細陳其衷。利則橫行。鈍則權已。長寇縱奸。最不可倚。解圍。軌之功。方足紀。

三國漢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識。惟賴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因見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漢

七

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屈致乎。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請亮。凡二往。乃見先主。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申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曹操比于袁紹。名微而眾寡。然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富。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治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至于益州。險塞沃野。天下之寶。人府之國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不能守。民阜國富。而不知有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既帝室之內。信義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接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荆州之軍。以何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因與亮情好。口密關張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漢

七

明。孤之有孔明。庶幾不孤。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先主在新野。孔明募民兵二千。教以陣法。操聞之。恐為後患。令夏侯惇等引兵攻之。孔明曰。博望新野。皆有山林。因設伏用火攻。及惇至。悉為火燒。收去。會荆州劉表死。操聞曹操來征。因遣使請降。時先主在樊。遂為操所破。不得已。而引軍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權。時權擁軍于柴桑。坐觀成敗。亮因說權曰。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須臾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東何不披兵東甲北而而歸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屈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游倘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得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多還關羽水軍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於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過于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若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謀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方悅因命周

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先主并力拒曹公遂敗曹公于赤壁折引軍還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武陵桂陽長沙四郡調其賦稅以爲軍資後成都平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不未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正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事無巨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至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乃治戎講武以俟人舉五年遂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連上二表敘述其出師之由遂進屯于沔陽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而自率諸軍攻祁山賞罰嚴明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令張郃拒亮亮使馬超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設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將于餘家還于漢中戮謾以謝衆上疏請自貶



○後○出○散○關○陳○倉○曹○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至○  
○復○率○騎○追○亮○亮○還○戰○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  
○平○魏○將○郭○淮○欲○擊○之○聞○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  
○二○郡○九○年○亮○發○出○師○山○以○木○牛○運○糧○既○而○糧○盡○退○軍○  
○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山○雞○  
○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  
○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中○乃○分○兵○屯○田○以○爲○久○駐○  
○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意○相○待○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時○年○五○十○  
○四○及○軍○退○司○馬○懿○按○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諡○爲○  
○忠○武○侯○亮○性○長○于○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  
○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斷曰

孔明王佐隆中雖卧徐庶薦之茅廬三過中復曹  
恭江東孫座巴蜀將軍三分負荷新野兵微請望  
將儒幸有山林神以火排及樊城有事難安王以  
勢說孫與劉相和秦璧火攻曹兵大破安時其襄  
以小成大帥位威都方為帝賀受托未安物終歸

情○六○出○祁○山○自○爲○忠○謀○木○牛○運○糧○三○軍○無○俄○天○命○  
莫○逃○秋○風○作○禍○千○古○悲○哀○老○臣○一○个○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  
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薨徐州使羽行  
太守事曹操東征先主爲所破奔袁紹操遂擒羽以  
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然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  
因使張遼探之羽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受劉將  
軍恩重誓以共死不可背也操終不留要留並功

馬曹操

卷之五

報曹公乃去耳已而袁紹遣顏良攻魏將劉延于白  
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爲先鋒擊之羽見良產蓋因  
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敢當遂  
解白馬之圍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還拜  
書辭曹公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  
爲主効追也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亦雖愈  
每至陰雨骨節疼痛嘗云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  
臂刮骨去毒此患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臂骨適  
請諸將飲食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

笑自若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是也羽幸來

攻曹仁于樊曹操使于禁往助之伏曹山漢水泛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而陸渾

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以為關羽得志操權必不

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劄江南以封權則樊圍

自解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

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

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糜傅供給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演義

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糜傅懼不安及權

陰委糜傅糜傅遂使人迎權曹公又使徐晃救曹仁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

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于臨沮

關羽純忠一心漢主雖被曹擒斷然不與斬將報

恩依然高舉後攻樊城七軍皆沒糜芳糜芳感曹恩

從許雲請結權為羽後曹糜傅失德正慈罪處各

謀迎權江陵失土戰退無歸坑龍附虎受受一劍

垂名千古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先主奔

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聞

曹公卒至棄妻子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

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

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既

而入益州遂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

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嚴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演義

曰大軍至何不降而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

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今左右幸去斫

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擇

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勝與先主會成都益州遂平

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

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與飛相距五十餘日飛

率精兵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

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聞道引還南鄭巴土獲安先

主為漢中主拜飛為右將軍飛雄壯猛勇亞於關羽

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為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教既過差又自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督都督表報先主先主問表曰噫飛死矣

斷曰

張飛名將事主漢朝長坂兵敗據水斷橋橫矛噴

廣百將傳

卷之五 三國魏

三

日誰敢戰挑巖顏老將生獲逞驍聞其言烈義釋與交張部排漢他道相邀破部窄狹部之軍逃恨十回下鞭撻如蒿伐吳被刺天表英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六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張遼

張遼字文遠廩門馬邑人也漢末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命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意猶豫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三

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可誘也乃使謂豨曰曹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言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生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魏武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武征張魯封一教與護軍薛悌教即教書署函邊條也

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救  
日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  
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  
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  
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

與遼同遼因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之明  
日遼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直衝至  
權麾下權驚走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  
敢動望見遼軍少乃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  
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披靡無敢當者  
自旦戰日中吳人氣奪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守合  
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還遼率諸軍追擊幾于獲  
權魏武大壯遼拜領東將軍還屯雍丘得疾權甚憚  
焉救請將曰張遼難病不可當也遼疾遂篤斃于江  
都

斷曰  
魏圍昌稀糧盡欲歸遼請少緩其中有機屢視以

目發矢又稀似可挑誘因示德威先附大營  
不遠軍中忽亂絕不驚疑不反安坐反者自知有  
項而安首謀殺之魏恐賊至封教相遺賊來開教  
教意頗激惟遼有識力戰破圍孫權敗走安守合  
肥為將若此方稱出奇

張郃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初為袁紹將紹與魏武相  
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魏武自將  
急擊之郃說紹曰魏武兵精往必破瓊瓊破則將軍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事去矣宜急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木營  
曹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  
必不救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  
要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魏武果破瓊紹軍潰郃  
乃潛歸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魏武  
郃曰其喜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諸葛亮出那  
山道命率軍拒亮將馬謖于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

據城郃絕其汲道擊破之亮復出急攻陳倉魏武遣  
師救之因問郃曰比將軍到亮無已得陳倉乎郃

亮孤軍無穀不敢久攻因對曰此臣未到亮已志矣  
郃晨夜進至南鄉亮果已退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  
勢地形無不如計亮復出郃山詔郃督諸將西至  
洛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之戰飛矢中  
郃右膝死

斷曰

張郃袁將欲救烏巢郭圖異議敗恐見嘲轉加譖  
妒郃懼歸曹街亭絕汲馬謖敗逃亮圍陳倉曹慮  
動指郃料無穀久矣去郃及救兵到果屬徒勞誰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知再至木門相遭飛矢中膝痛失英豪

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魏武圍鄴易陽令韓範偽  
以賊降而仍拒守魏武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而  
康成敗範悔晃輒降之因言于魏武曰二袁未破諸  
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  
河北無定時也願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  
武從之韓遂馬超反關右魏武兵至潼關恐不得渡  
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守蒲坂知其無

可擒也魏武善之使晃以步騎四千渡蒲坂作塹柵  
未成賊果星夜來攻晃見擊走之魏武軍得渡遂讓  
超等晃從魏武伐關羽羽屯圍頭又別屯四家晃揚  
言當攻圍頭而早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  
出戰晃擊退步騎遂追陌與俱入圍頭破之魏武漢  
讚之諸將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  
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嘆曰徐將軍可謂有  
周亞夫之風矣晃用兵常遠斥堠先為不可勝然後  
戰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  
何用私譽為太和元年薨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戰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  
何用私譽為太和元年薨

斷曰

徐晃為將處士精當飛矢城中降既不受受降招  
降信義是望超遂及時蒲坂一障守既不知賊則  
有狀渡而擊之一時掃蕩羽屯圍頭四家餘杖晃  
破四家圍頭引向為將若茲方據其上

李典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魏武擊譙尚千黎陽使

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  
上絕水道魏武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  
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  
軍不內奔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破擊之昱亦以為  
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備北侵至鄴魏  
武道典從夏侯惇拒之備忽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  
欲追擊之典曰彼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  
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千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  
其伏屢戰不利典因往救備望見救至軍乃散退典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三國魏

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請從諸魏郡魏武笑曰卿欲慕  
耿純耶典謝曰典驚快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  
踴力加以征伐未息誠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  
慕純也遂徙宗族部曲萬三千餘口居鄴魏武嘉之  
典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  
戰因與典素不睦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率衆  
與遼破走權年三十六薨

斷曰

魏擊譚尚兵至黎陽命典與昱船運軍糧高蕃絕  
水船不得行蕃軍少甲恃水為強典窺懈怠專制  
殺傷既通水道功不可量劉皇伐鄴惇典守彌怨  
燒屯去惇欲追亡典曰不可設伏須防惇不肯聽  
被劫始忙賴典援救方兩相當宗部甚衆故住招  
張徙請魏郡彼此安康遂欲擊賊恐典仇方典為  
國家私憤久忘盡力破賊忠勇名揚

鄧艾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也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廣百將傳

卷之六

七

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惟司馬懿見而奇之辟以為  
掾時魏欲於壽春等處廣田蓄穀為滅吳計艾以為  
良田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又通  
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以為昔破黃巾  
因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閭已定事在淮  
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請于淮北屯二  
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歲收五百萬穀以為  
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  
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事情

施行每東南有羣大軍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  
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嘉平元年艾與郭淮拒  
蜀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羗艾曰敵去未遠或恐復來  
宜分軍以備不虞淮乃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  
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  
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  
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木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襲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彘秋獸

廣百傳

卷之六

心不可義視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獵狝之  
寢漢高有平城之周今單于之尊日疏外上之威寢  
重則北人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人可因叛  
割爲二國以分其勢此御邊長計也司馬懿納之姜  
維退駐鍾提議者皆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  
洮西之敗非小失也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  
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  
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不同三  
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

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羗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  
以爲之四五也彼有此數者其來必矣項之維果向  
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後魏攻蜀司馬懿使艾與維  
相綴連于雍州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乃引兵還  
守劍閣鍾會等攻維不能克艾因上言敵勢已折宜  
遂棄之從陰平由邪徑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二百里以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若還赴涪則會  
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曰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令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艾因自

廣百傳

卷之六

陰平道行無人之道七百里擊山通道造作橋閣  
山高谷深最爲艱險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將諸葛瞻自涪  
還綿竹列陣拒守艾遣子鄧忠出其右司馬師纂出  
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  
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力叱忠纂等將斬之忠  
纂馳還更戰乃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請  
降艾至成都禪請軍門艾受而宥之命將士無擄掠  
納降附蜀人皆服艾深自矜伐輒依鄧禹故事承制

拜禪行驃騎將軍於綿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

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又謂蜀士大夫曰

諸君賴遭其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

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其相倫故第耳有識

者笑之又言於司馬懿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

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

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三萬人

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為

順風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可不征而定也司

馬懿監軍衛瓘喻艾曰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又言

曰仰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

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宜早鎮定若待

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未定勢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

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

等皆曰艾所作悖逆變數以結詔書檻車召艾艾本

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唯遺田結等詞艾遇于綿

竹西斬之子忠俱死

斷口

艾凡遇境規度其宜不知者笑知者驚奇魏蕃田

毅破吳用之田無水利將何以滋艾請開導妙論

皆施俗淮拒蜀揣度姜維常渡不渡襲洮無疑急

往先備方不受欺計蜀五利料難直馳陰平斜徑

腹心所依拚死涉險捨命乘危畏獲死戰方得濟

師奇功異績成于一時惜居不善身首皆夷笑人

妙矣苦不自知

廣漢傳 卷之六 關張

司馬懿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也少有奇節漢末大亂

於武曰劉備以詐力籠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

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羅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

之勢必瓦解魏武曰人苦無足因得隴右復欲得蜀

言卒不從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

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欲徙河北詔諫曰

禁等為水所沒於國事無大損而便欲遷都示敵以



弟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惟所不願也可  
爾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呂蒙  
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敗蜀將孟達降于魏懿  
曰達之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為新城  
太守達遂連吳固蜀潛圖中原蜀相諸葛惡其反覆  
故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諭  
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可謂心貫白日蜀人  
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意欲相破惟恐無路此殆  
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語諸將曰達無

原百濟傳

卷之六三國魏

五

信義今正相疑之時當其未定宜促定之乃分軍以  
拒吳蜀援兵自督軍進討倍道兼行入日創其城下  
達驚曰宛去洛千餘里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  
神速也其甥鄧賢等開門出降遂斬達諸葛亮兵至  
大水及於祁山魏主遣懿督軍西屯長安以拒亮張  
郃欲勸懿分軍駐雍郃以為後懿諗曰若前軍獨能  
當之則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  
之三軍所以為懸布擒也遂進 喻亮亮聞大軍且  
至乃自帥眾將上車之麥魏諸將皆懼 懿

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麥吾待一日兼  
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亮復率眾  
出斜谷壘於渭之渭水南原魏遣懿督軍駐渭北以  
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遂引軍  
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  
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君無事矣已而亮果上  
原將北渡渭懿遣將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  
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其意可知也遣將備陽遂  
而自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十五丈

原百濟傳

卷之六三國魏

五

原有長星墜亮星懿知亮必敗時魏主以亮倚軍遠  
出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觀其變亮數挑戰不出  
因遣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魏主不許遣  
辛毗仗節以制之後亮復挑戰懿欲出戰毗仗節立  
軍門懿乃止初姜維聞毗來因謂亮曰毗仗節來賊  
不復出矣亮曰彼木無戰心所以固請首示武於眾  
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  
耶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  
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拒

驚者遂以窮寇不敢逼儀乃結陣而去既而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乃歎曰天下奇才也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向未可即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葦藜悉着履去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請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懿問其起居飲食對曰王四升問其政事對曰

廣百將傳 卷之六 曰國經 去

赴之乃泛舟潛渡以出其北與賊營相近復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兵法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入懷內懼懼則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

廣百將傳 卷之六 曰國經 去

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  
以安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  
起土山地道楯櫓衝發矢石晝夜攻之適有長星  
墜梁水文懿大懼遣使乞降不許突圍南出懿遂縱  
兵擊斬文懿於梁水星墜之所吳將全琮攻芍陂朱  
然孫倫圍樊城懿督軍南征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  
以輕騎挑之然等不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  
中號令未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戶斬獲  
萬餘人後寢疾薨於京師時年七十三晉國初建追  
尊宣王

廣晉書

卷之六

三

斷曰

司馬魏人從計張魯備爭江陵請乘蜀上言雖不  
從大志已觀關羽震樊魏欲避許懿請孫因而  
斬羽孟達雖降意猶首鼠八日往擒盡驚神武諸  
葛出祁以懿禦侮利則忽趨鍾則守五中禍相加  
亦不妄舉食少事煩早知其苦五丈秋風更悲無  
補料死料生功已足數文懿反遠視魚遊釜計日  
攻虛破之若取後晉帝其苦懿遺帖

三國史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初孫堅與義兵討董卓徒  
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  
舍策及策薨弟權統事瑜與張昭共掌衆務魏武入  
荊州劉琮舉衆降魏武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欲  
窺江東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召群下問計咸曰曹公  
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詞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而勢力衆寡殊不相敵不  
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  
武雄才若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用足英雄雲集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且北土未安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爲操後患安能曠日持久與我爭疆場乎且捨  
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衝本非中國所長况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數者兵家所患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正在今

日願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繼  
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思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敵  
維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案曰有言違  
者與此案同遂命發軍時劉備為曹操所破遣諸葛  
亮詣權請助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  
遇於赤壁時曹操軍中已有疾病一戰即敗退次江  
北瑜等在南岸聽都督黃蓋火攻之計取檣燧間  
數十艘竄以薪草灌油於其中發以惟幕上建牙

卷之三

旗先者報曹公欺以欲降因引船俱前曹操吏士觀  
望蓋降大喜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會風益猛延燒岸  
上營落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曹操大敗退  
保南郡瑜與備復共追之曹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  
竟自北歸瑜與仁大江相對期大戰瑜親跨馬掠  
陣會為流矢中左脇瘡甚引還仁聞瑜卧不起勒兵  
就陣瑜強起行營激揚吏士仁乃退去劉備領荆州  
牧請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  
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徒

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  
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戰攻大事可定  
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  
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惟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  
英雄又恐備卒難制不納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  
魯寇侵瑜因說權曰曹公新折勦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益得益而并  
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治行

卷之六

去

廣田將傳 裝而道于巴丘病卒

斷曰

周瑜英雄才智奇特曹下江南兵威赫赫衆議迎  
降方可解厄瑜曰不然今猶漢國曹雖漢相實為  
漢賊將軍江東三世恩澤糧足兵精雲集賓客天  
下橫行亦無不得曹今雖多馬韓在北送死而來  
有何難克權喜為然所策定策諸葛適來遂同計  
畫赤壁火攻曹兵喪魄再戰曹仁傷猶起勒慮備  
蛟龍人難天測憑吊江東周郎出色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依姊夫鄆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領見大驚歸告蒙母母悲欲討之蒙曰貧賤居腹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其志而舍之數歲當死張昭薦蒙代當為別駕司馬權統事判諸小將兵少而用薄欲合井之蒙因賒賈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

廣百將傳

卷之六十三

三

親泉就首將士乘勢擒祖權曰事之克由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董肅舉軍來附周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勇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因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圍寧寧急請救瑜往救蒙說瑜曰分遣三百人柴所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戰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形勝自倍曹仁退走魯肅代周瑜之際口過蒙屯下肅向蒙說肅曰呂將軍

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

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討畧以備肅造次慮

日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熊虎也

計安可不預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附

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卿才畧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

結交而去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領屯次比近三將死

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上言三將昔皆勤勞國

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之曹操出軍

濡須權拒之蒙請夾水口立塢置強弩萬張于其上

廣百將傳

卷之六十三

三

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倘邂逅遇賊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行之曹兵不能下而退曹操遣朱先為廬州太守屯皖大開稻田蒙曰皖肥美若一收然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勢大矣宜早除之于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薦甘寧督前陣自以精兵繼其後遂攻破之權嘉其功拜寧江太守盧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權曰甘寧馬累百不如一騎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獲為千

民時劉備遣關羽鎮守荆土權因命蒙西取長沙零陵任城三郡蒙移書招之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使魯肅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將之零陵過南陽鄧元之以其與郝普舊交欲令誘普及被書召還蒙即秘之夜召諸將授方畧晨當攻城因顧謂元之曰郝子泰欲為忠孝事而不知時左將軍指劉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

卷之六 三國吳

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又遣兵相繼于道子泰以旦夕之命待不望之救猶牛蹄中雨翼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今吾度之不日而彼城必破城破身死無益于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為陳禍福元之往見普具陳蒙意普懼而聽之及普出降蒙迎執其手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指手人美普見書乃知備在公安羽在益陽慙恨入地然已無及矣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初魯肅等以曹操尚存禍難已備宜連蜀

漢與之同仇及肅卒蒙為漢陽太守總領肅軍與關羽分土接壤知羽驕雄有兼井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乃密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巡江上下蒙為國家全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後欲陳力其可得耶權深納之蒙初至陸口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

卷之六 三國吳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撤備赴襄陽吾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權納之蒙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險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在前蒙至清陽盡伏其精兵購賊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書夜乘舟每至羽所置江邊屯塹盡收縛之故羽不聞遂到南郡傳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加撫慰約軍中不得干歷人家存恤耆老疾病者給醫

藥錢寒者賜衣糧羽之吏士知家門無恙皆無鬥心  
羽還在道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朱然潘璋  
等斷其歸路父子俱獲荆州遂定蒙壽卒年四十二  
蒙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  
豫章太守卒權問所用蒙薦蔡遺權笑曰君欲為那  
奚耶因用之甘寧嚴暴好殺常失蒙意又時違權令  
權怒之蒙曰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  
其用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  
勇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逸焉難繼魯肅初與孤  
廣名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五

將皆請迎肅獨持為不可勸孤急呼公瑾逆擊而勝  
之此三快也後雖勸孤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  
損其二長孤常比之鄧禹呂子明少時果敢有膽而  
已及長學問開益籌略奇出可次於公瑾但言議英  
發不及耳圖取關羽勝于魯肅權可謂知人  
斷曰  
呂蒙言志貧賤難枯擊賊虎穴富貴可圖黃祖之  
破陳就先誅龔肅慕義奪軍則幸設柴險道獲馬

不誣魯肅問計為畫良謀肅驚才畧一至此乎勞  
將子弟任用莫虛來水立塢以備不虞曹被若熟  
孫地必層薦寧戰走蒙方守廬七陵賊起蒙即掃  
除初畏曹勢與蜀相扶肅死蒙繼并蜀欲鋤先剪  
三郡謀羽日殊會羽伐樊直擣其虛荆州雖得門  
足已無

陸遜 字伯言吳郡吳人也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基峙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  
廣名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五

窺舊惡依阻溪地但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  
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費  
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權遣遜討之棧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及益施牙曠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鼓噪而  
前賊應時破散得精卒數萬人呂蒙稱疾請建康遜  
往見之曰關羽與我接壤而矜其曉陵驟于入但務  
屯進未嫌于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可出其不意擒  
之制下見至尊宜為計蒙佯不許及見權權問誰  
可代卿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重任未有遠名故

非羽所忌今當用之令外自相隱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拜遜為偏將軍以代蒙遜至陸口遣書於羽  
曰前小舉大克指亦壁利在同盟遜慕光盛思稟良  
規將軍之勲足以長世即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  
之弓茂以尚茲然操猾輩也念不思難恐潛增衆以  
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  
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  
幸隣德威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羽得書見  
其有謙下自託之情意大安無復所慮遜因具陳其

廣有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可擒之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蒙為前部即克公  
安南郡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督  
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  
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等各為圍習  
又先遣吳班將數千人于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  
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  
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  
揣之必有巧故也因上疏曰夷陵險要實國之門限  
難易得亦易失失之則荊州可憂今當爭之臣觀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就步  
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幸高枕勿以為念諸  
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已入五六百里又相持七八  
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是猾狡  
更營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  
不得便宜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  
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矣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  
盛遜率諸軍同時俱攻遂斬馮習等首破其四十餘

廣有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營備急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軍四面蹙之十崩  
危解備因夜遁驛人白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  
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屍骸漂流塞江而  
下備大慙患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  
桓別討備為備所困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  
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  
賊卒都是無可憂也待吾計長雖不救安東安東自  
解矣及備潰桓因謂遜曰初實相怨至今日乃知調  
度自有方耳當祭備時諸將咸是孫策時舊將咸是



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遂乃拔劍曰：劉備天下知名，今在境界，此強敵也。諸君並受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輩。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備計，皆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因謂遜曰：君初何不啓諸將，違命制者耶？遜曰：諸將皆與國家所共定大事者，臣慕相如，竊向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權大笑稱善。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

廣百集傳 卷之六 三國吳 天

還遇敵，邏卒被擒，瑾問之，甚懼。與遜書曰：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淵狹，且水乾宜當速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當必有以自來見。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感，專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但當自定以安之。須設施周備，然後退耳。今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定計，自率兵馬，以向襄陽城，令瑾督舟船，兵便引退。遜徐整部伍，張聲勢，以趨船，敵素懼，遂不敢于魏江夏太守逢式兼領。

兵馬頗作邊害，遜知其與北將將文聘子休宿不協，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願以密呈表聞，奉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置書界上。式兵得書，送式，式懼，遣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赤烏七年，為丞相，卒。次子抗襲爵。

斷曰

江東陸遜，雖一書生，兵機世務，種種分明。呂蒙圖蜀，忍羽備兵，詐稱病去，薦遜代行，知遜有智，喜遜無名，遜復謙退，羽果被乘，蜀帝西向，平地結營，屢屢挑戰，遜視伏形已而伏去，空喜空驚，相持既久，殺計不生，茅火一把，燒入帝城，此時此際，方服遜能後拜丞相，文武兩成。

廣百集傳 卷之六 三國吳 天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騭據城以叛，遣使降，晉統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岑、費、等，從西陵救諸營，更築嚴圍，自赤縣至放市內，以兩關外，以禦寇，晝夜備切，如敵已至，衆甚。

苦之。諸將咸諫曰：今以三軍之銳，亟以攻關，此晉救至關，必可收何事於圍，而以疲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時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皆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使賊沒江陵，所捐者小，若令西陵失守，則南山諸夷騷動，甚可憂患，吾寧下棄江陵而進據西陵，况江陵完固乎？初，江陵道路平衍，通利，抗救江陵，督張斌作大堰，廣谷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五

過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祜至，欲因所過水浮船運糧，揚言將破堰，以通水軍，抗聞之，知其揚言，亟使咸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收船以車運，大費功力，晉楊肇率兵至西陵，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甚多，肇計偪，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畜力，養銳伺視，關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成衆若將

追者，肇恐，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拿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關族，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拜大司馬，荆州牧，遂卒。

斷曰

西陵步關據城，叛晉，陸抗聞之，部兵急進，晝夜圍攻，如風火迅，諸將驚疑，以爲已甚，羊祜江陵勢亦大震，何不往援，獨此之奮，抗曰：不然，事各有分，江陵守空，諒難乘，即使棄之，棄所不吝，西陵吾親既固，且峻，若有差池，諸夷則近，緩急重輕，安可不認，及吾救來，易軍相擯，乘勝陷城，誅關，明信，回江陵，猶然吾鄰，拜收荆州，臣心始盡。

廣谷將傳

卷之六 三國吳

五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七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嘗游汶水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晉武帝將滅吳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南夏祜開設庠序緩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里每為邊患祜

患之卒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關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祜以孟獻營武軍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歸附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計將帥有欲進謫詐之計者輒辭以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

其死節而厚加殯殮尚景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

將孫香掠夏口祜募生縛之香至宥之香感其恩率

部曲來降嘗出軍行吳境刈殺為糧皆計所使送緡

債之奪遊獵江河若禽獸先為吳人傷而後為晉入

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祜與陸抗相對使

命交通抗嘗病祜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相

曰豈有敵入羊叔子哉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

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毋求外福祜

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

廣在傳 卷之七

衡刀浮渡江不畏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

必水軍有功但思應其名者耳聞益州刺史王濬小

字河童才可重任因表請監益州諸軍事抗龍驤將

軍密令備舟楫為順流之計祜乃上疏曰今若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障江陵平南豫州直

指夏口以徂桂陵并向金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

衆分形散所備皆急况孫皓恣情猜忌朝野不信

必不齊力鼓死所恃水戰而我軍一入境則長江非

其所有若退保城池則舍長就短又且官軍深入有

致死之志吳人內戰有蕪城之心如此則不勝時可  
破矣帝侯納之而時議者不同祜因嘆曰天下不如  
意事十常八九當斷不斷可取不取豈不令更事者  
恨於後時哉後祜寔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帝以  
其疾難數入遣張華造問籌策祜曰若孫皓沒吳人  
更立令主雖百萬不能越長江將為後患遂舉杜預  
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南州人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  
亦泣喪賜百姓因祜平日遊憩峴山建碑立廟歲時  
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淚因名爲墜淚碑祜卒一歲

廣有傳

卷之七

三

而吳平群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

斷曰

祜督荆州欲吳歸曾知殺不親故布大信議得在  
人因撫遠近初至無備既田成茵綬帶輕裘宛不  
臨陣若獻詐謀所以佳醞降者欲歸聽歸不問既  
引吳糧絹債不吝饋敵敵嘗敵知非易若此行仁  
敵焉能順然爭上流密薦王濬破吳之謀既詳且  
盡事不如心入九閭問一旦身俎峴山遺恨後

近功涕流如噴策告九原忠方無憾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  
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朝野稱美  
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欲伐吳以預代  
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  
銳襲吳西陵督張政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  
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離間  
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結果召政別遣劉意代

廣有傳

卷之七

四

之遂成傾敗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  
報待明年大舉預復上表言討賊之形已露恐孫皓  
知而生計表至適張華與帝圍棋華推枰欲手力贊  
帝乃許之預乃陳兵於江陵而別遣周旨伍巢率奇  
兵入百泛舟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于  
要害之地以奪敵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日督軍飛渡  
江也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出拒王濬大敗而  
還旨巢等發伏兵隨從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  
歆而還預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

兵登陣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皆望風歸命預仗節稱詔而緩撫之王濬先列上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議皆以天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欲俟冬更舉預曰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示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還巴丘沅湘之間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陵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日無叛由杜

廣事傳 卷之七 五

翁執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與造必考度始終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居將帥之列交接有禮數遺餽洛中貴要咸問其故預曰吾思爲貴不求益也時王濟解相馬和嶠頗聚歛預嘗解濟有馬癖嗜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立功後從容無事惟晚思籍籍病卒

斷曰

杜預立言號稱武庫代督荆州西陵先陳政諱張師表還遂去既克西陵殺棧已露陳兵江陵自不

復頌暗遣奇兵泛舟夜渡旗幟多張賊心驚懼孫歆計窮遣軍出拒敗不隄防遭擒於誤伍延偽降預攻如故既平上流餘俱風怖破竹功成于矜羨慕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問之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衆翳笑之濬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衆征南軍羊祜景知之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

廣事傳 卷之七 六

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遷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楫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置鷁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皆藏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木骨以呈孫皓曰晉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軍建平不下則終不敢渡皓不從時晉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臣無日願

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之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濟  
發自成都吳人於江險噴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  
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濟諜知其  
狀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後遇鐵錐輒若筏去又作火炬  
長十餘丈人數十圍灌以麻油使在船前遇鎖燃炬  
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  
孫皓遣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之象軍望旗而降  
皓聞濟軍旌旗器甲屬天蔽日莫不破膽濟入于石

廣南耆傳

卷之十

三

頭皓乃肉袒而縛造于壘門濟躬解其縛送于京師  
初詔書使濟下建平受杜預節制至林陵受王渾節  
制預至江陵謂將帥曰濟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  
名已著不宜令其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  
節度濟至西陵預因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  
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逆寇釋吳人于塗炭亦曠世  
事也濟大悅表呈預書及濟將至秣陵王渾要令  
暫過論事濟舉帆直指秣陵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  
納降渾耻而具忿乃表濟違詔不受節度帝下詔責

濟上書自理曰前至三山渾軍北岸臣因風發乘  
勢造城無緣過船以與渾語夫臨軍制宜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若其顧義嫌疑以避否責此是人臣之別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論濟得吳寶物濟復疏辯  
濟自以功大爲渾所抑每進見自陳或不勝忿徑出  
不辭帝每容恕之其親范通謂濟曰卿功美矣恨所  
以居功未善也旋師之日角中私第口不言平吳之  
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  
此相如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懼鄧

廣南耆傳

卷之十

八

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  
痛也卒時年八十  
斷曰  
王濟鴻鵠燕雀焉知祐薦于帝造船出師木石蔽  
江孫皓不疑兵發成都吳方知危不設兵馬沿江  
置錐再橫鐵鎖要害守之濟知其狀更自出奇造  
筏造炬灌油脂鎗鎗鎗去船順流馳加之風利  
受降一時驚怒不泊節度空持奏違詔命責渾之  
私濟心不服悻悻言詞詰功不美范言可思再自

回想吾福何辭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也。晉詔求猛士兖州舉隆為司馬及涼州刺史楊欣為羌人所沒帝臨朝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賊通涼州乎隆進前請往帝曰方畧何如隆曰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羌何足滅哉帝許之隆立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

軍資於是西渡溫水羌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

九

以遇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圍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間發奇謀出其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千數自降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臨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奈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旅奮不顧身冒險能濟其假節武威將軍

隆到武威羌人前後被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

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等斬之涼州遂平賜財加

秩各有差太康初以隆為西平太守時南羌成奚每

為邊患隆至帥軍討之羌據險拒守隆令軍士皆負

農器若將田者羌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懈隆因其

懈遂進兵擊破之卑隆之攻不敢為寇積十餘年威

信振于隴右洛陽太守嚴舒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

妄不宜服戎於是召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

懼朝廷恐開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乘遂定後卒

廣百將傳 卷之七

於官

斷曰

晉地涼州為羌所沒帝嘆無人陸請往復募勇三

行而足樹機萬人沿途邀突隆造偏箱可戰

可宿廣列為營狹上起星射人應絃蓋張弩鐵磁

石旁施甲羌被束我兵披犀盡驚神速既到涼州

叛者仍服隆西無音盡疑遭賊一旦捷聞帝喜可

拘假節武威令享榮福想像其人實一英物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元帝渡江以訪為鎮武將軍命與諸軍共征杜弼弼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乃作長岐棧以拒之桔槔不能為害弼又遣張彥詣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與溢口遺將與訪共擊彥斬之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其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救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知我無救軍必當廣百將傳 卷之七

還掩宜急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弼遣杜弘保慈陵訪迫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往巴丘及兵糧繼至遂復攻弘于慈陵弘大擲寶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訪圍陣弘因空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賊率村會聚兵數萬破圍圍于石城王敦以從弟王廙為荊州刺史令督趙誘本執討會而大敗於女觀湖誘帆並遇害會遂逐廙威震江沔元帝因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池陽會等銳氣正盛訪

曰先聲有奪人之志軍之善謀也乃使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自且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潛飲之救不得妄動聞吾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敗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以彼勞我逸是以克之宜乘其衰而促之鼓行而進遂定漢河而收會送于王敦斬之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廣百將傳 卷之七

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訪大怒敦手書釋并遣玉環玉旋以申厚意訪投柅于地曰吾豈賣堅可以實悅乎王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公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聞敦有不臣之心訪常切齒敦雖懷逆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大典三年卒



周訪受命船征杜弼欲打船作為楫棹訪設岐  
棧架以相招船不為害別遣焚燒召訪往救共斬  
賊豪及暮遇賊賊眾而曉知寡不敵散人如蕉聚  
結成陣鳴鼓呼號張揚救至賊驚而逃恐賊復至  
渡水斷橋杜曾賊帥王敦之招訪設兩甄中軍自  
操兩甄敗後自鋒方交按之兵法以逸待勞一戰  
再戰直擒曾梟許為刺史環梳代消雖怒不受絕  
不嗥嗥歸功將士所以為高

陶侃

廣百將傳

卷之七

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荆州刺史劉弘辟為長史及  
陳敏之亂敏遣弟恢來寇武昌弘以侃為江夏太守  
出兵禦之有間者曰侃與敏鄉里舊人也居大都統  
強兵脫有異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  
之久矣豈有是乎侃聞之遣子洪及姪臻請弘以自  
固因并力距恢且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  
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  
破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所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  
以誘之劫果生獲數人究知是西陽王業之左右侃

即遣兵追業業因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

陸肅清侃為武昌太守帝使擊杜弼時周顛為荆州

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

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

還城已而賊果增兵來攻侃復遣朱伺等逆擊大破

之杜弼將王貢率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以舟

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襲巴陵潛師

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襄城侃遙謂之曰杜弼為

益州吏盜用軍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顧之

廣百將傳 卷之七 天下幸有白頭賊耶言壯年定貢初橫脚馬上聞侃

言欽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

為信貢遂來降而弼敗走王敦深忌侃功左遷為廣

州刺史以王廙為荆州侃將鄭攀等不欲南行遂西

迎杜曾以拒廙侃遂夜發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

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附王敦收交州未行會杜

曾據臨賀機復勸杜曾取廣州曾遂與溫邵謀反或

勸侃且住始興觀其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曾遂使

偽降侃知其詐先于對口起發兵車俄而曾率輕兵

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又遣將許高討饒斬首送京都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曰吾成名已成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因下書諭之邵罷而走追獲于始興侃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甕於齊外暮運於齊內人間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侃勤于吏職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庶人當惜分陰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人收掌之人不解其意後積雪始晴龜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

廣百將傳 卷之七 音

屑布地及桓溫北伐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徵密如此及蘇峻作逆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屢戰無功諸將請于查浦築壘部將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頑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遂從其議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恐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彼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議峻累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于陳陵東侃督部將彭世斬峻于陣中賊衆大潰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宋夏等據隘口自以大軍繼進默遣使寫中詔呈侃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復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抗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請侃降侃斬之默在中原賊畏其

廣百將傳 卷之七 音

勇今聞侃兵不血刃而會之益畏侃矣侃堯時年七十六嶽峻之役議者皆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以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昔人貪利夷不畢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人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于江南若外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爲所推重蓋如

此

斷曰

陶侃忠能著之久矣命之禦賊肯庇鄉里信任擊之所向披靡天下饑荒劫賊群起許作商船誘擒究擬究係將兵追斬方已王貢從波被擊道徒侃遙謂之君本佳子順殺匪人吾為君恥貢感來降殺因敗死既遷廣州徑行不止曾機皆誅下溫一紙在廣恐安運甓以砥木屑竹頭皆所綜理石頭可攻白石可倚各將妙言從而且喜郭默既誅餘

廣府將備

卷之七

七

奸自餒不守邾城大有深指方議陶公過入遠爾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時北朝符堅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所舉才也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會符秦遣軍圍襄陽詔玄發三州人丁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遂攻戴逵于彭城玄率何謙次于泗口欲遣使

報遂令知救至小將出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

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

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迷

遇害時彭超雖攻彭城而輜重置于留城玄乃揚聲

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遂馳進解彭城

之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復率符融

等進攻壽陽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

事乘凡八萬至境堅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因使

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也

廣府將備

卷之七

七

乞諸君稍却令吾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急而觀

之不亦樂乎堅乘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

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

萬向水逼而殺之未有不勝者融亦以為然因麾衆

却陣衆倉卒却遂亂不能止玄於是即以精銳八

千涉渡淝水乘亂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

餘軍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

不流遁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詔加前將軍

玄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

玄復乘勢進攻兗州兗州既平又患水道險阻糧道

艱難用督護聞人與之謀堰呂梁水開關立土塹  
二岸之水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兩便又遣伐黃州  
堅子丕遣將桑祿屯黎陽玄命劉襲夜擊走之丕請  
降玄許之丕告儀立饋米二千斛又遣滕恬之渡河  
守黎陽三魏皆降加都督徐充青瑋冀幽并七州軍  
事卒于官

斷曰

謝安知玄舉玄為將却超喜稱舉受皆當淮先游  
軍彭復解障及堅南侵百萬相向詔玄率軍與之

卷之七

法

法

相抗玄使謂堅既承兵賦若不鋒交誰知得喪爾  
兵擁泥我軍胡上請却一麾以便立仗緩轡縱觀  
豈不快賜堅鞭一揮衆遂奔放玄因乘之勢寡亦  
壯不自踏殘即投水堊鶴唳風聲盡呈兵相舉將  
得人邊疆無恙

北朝燕

慕容恪

慕容恪字立恭銑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年十五身長  
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所言輒經綸世務異之乃授

以兵數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  
句麗憚之不敢為寇號將終謂嗣主雋曰今中原木  
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雋崩加  
親任屢戰有大功封太原王及雋寢疾引恪與慕容  
評屬以後事及疇之世總攝朝權初建業聞雋死皆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大耳慕  
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  
入往還一人步從或諫之恪曰人情懷懼當安以靖  
之吾若不安衆何瞻向哉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  
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攻每事必諮之于評能  
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居洛陽也秦中  
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回乃定恪為將不尚威  
嚴專以恩信御物務于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  
犯法者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  
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雋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于薦士版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乎  
吳王文武兼才管簫之亞陛下任之以政國其少安  
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闕之計言訖而終

慕容恪傳

卷之七

法

斷曰

燕慕容恪深沉有畧○既授以兵○從征秦○酌使鎮遼東○寇不敢作○嗣雋親之○立功不薄○馬死○臂孤○復以後托有謀○中原桓曰○大錯慕容恪存憂方如昨○慕容根誅內外錯愕○恪獨安之○使人把捉罷朝而歸○養親為樂○臨死薦賢報恩○急着忠孝○若斯才應兼學○

北朝秦

王猛

唐書

卷之七

北朝秦

三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貨菴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又云家去此不遠○欲隨往○取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待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我○乃十倍償菴○直猛異之○因拜為師○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自是博學好兵書○懷佐世之志○欲待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披褐詣之○一而談當世之務○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請與俱南

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

何為遠乎○猛乃止○斜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

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興廢大事○若玄德之遇孔

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

至○遠近帖然○先留鎮冀州○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

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蠅蠅布衣○朕龍潛

弱冠○朕奇卿于薏見○擬卿于卧龍○卿亦異朕于一言

廻考○榮之雅念○雖傳巖入○憂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

不殊也○朕且欲從容于上○望卿勞心于下○弘濟之務

唐書

卷之七

北朝秦

三

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及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堅常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當如事我○其見重如此○但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恩○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問後事○猛曰○晉雖俯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

漸除之言終而死

斷曰

猛本貧人忽遇異老拜之為師方事探謀佐世為  
懷待時迅掃桓溫入關謁之潦草捫膝而談旁若  
悄悄桓驚異之請同南保並世知非故寧懷寶遇  
主符堅君臣敦好一歲五遷權兼大小初宰冀州  
俄拜京表拔賢農桑以圖溫飽兵革外修儒學內  
考國富兵強其功非眇臨死遺言晉不可擾正朔  
淵源沃意直香細味其言一何了了

唐百補傳

卷之七比朝秦

匡

六朝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以道濟為前鋒  
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長停囚應悉戮  
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昔釋而遣之  
於楚中原感慨歸者甚衆文帝即位使道濟與中領  
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  
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  
然未嘗孤軍決勝我事恐非其常臣悉晦智晦悉臣

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擒時晦本謂道濟與徐

羨之同謀忽聞來征遂不戰自潰元嘉八年到彥之

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與魏軍二十

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場乃還有降魏者具說

糧食已盡道濟乃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散其上及

且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折以

狗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

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

雖未克定河南然全軍而返雄名大震魏甚憚之道

濟又不自敏朝廷之上盡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

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

駕道濟不復可制乃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高世

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

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頃飲酒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

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已死吳子帶不足

復憚自是頓歲南侵有飲馬長江之志後魏軍至瓜

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

至此

斷曰

道濟北伐所至皆降於兵無阻遂至洛陽擒獲甚衆請戮示強情曰非也仁義道長事民伐罪皆遣遠鄉中原感動歸者四方帝遣西伐植策其常臣悉晦智戰非其長晦悉臣勇臣到定怍而果聞報不戰已亡迨後伐魏多焚少糧斂軍欲退叛者敵揚量沙覆米宛若多藏敵驚叛妄故不敢當成名大震中外惶惶召收賜死長城自傷臨城歎息于古不忘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八

古閩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昔孟嘗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宋武帝伐廣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廣百將傳

武帝欲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武帝乃轉鎮惡參軍事率龍驤將軍淵恩百舸先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兖州劉毅謂為信不知見鎮惡上

軍在前鎮惡次之每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諸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張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前止黃城津成百姓皆言劉藩兵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遇劉毅將朱顯之問到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又不見藩又

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遂馳馬告  
 毅令閉城門而鎮惡亦馳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  
 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  
 毅毅皆燒不視城中猶不知武帝自來及短兵接戰  
 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族親且鬪  
 且語方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遂從大城東門出  
 奔至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  
 被折江信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以鎮惡  
 領前鋒將發將軍劉穆之謂之曰昔晉文王委蜀於  
 孫文今上亦委卿以蜀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  
 托風雲並業擒獲今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  
 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  
 大軍攻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循河入渭直  
 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皆在艦內亦  
 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  
 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飽食食畢即乘船登岸渭  
 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激厲將士曰此是長安  
 城北門外去家百里而舫乘衣糧并巴廷流弊有定

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攻陷長安城中六萬  
 餘戶鎮惡悉撫慰之武帝勞之曰成吾勦業者卿也  
 鎮惡謝曰此明公之威將士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  
 異耶時鎮惡功高人多忌之武帝將歸留子義真及  
 沈田子與鎮惡守長安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  
 其亂者為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  
 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後二人俱會傅弘之  
 壘田子求昇人語因斬鎮惡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  
 王修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沈田子至言鎮惡  
 反修說以專戮等  
 斷曰  
 鎮惡為一身將門帝劉毅而為參軍鎮惡承  
 命百舸先奔揚聲上充直隸江濱劉兵誤認縱入  
 城門及知是誤城已燒焚帝兵及至功已待論後  
 之北伐鎮惡有云咸陽不克誓不反輪三秦若定  
 九錫望恩舟行人渭蓋以為神乘舟陸戰拚死立  
 勳功成名就身早不存雖斬惡者菀亦無申  
 六朝梁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梁兵起。檄至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二匹。帝見叡甚悅。曰。他日見君之而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鄆謀留守。將上難其人。因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進口更索。即日以叡為江夏太守。四年。伐魏。詔叡都督衆軍。衆軍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四

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若能拒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攻合淝。先是司馬胡景略至合淝。久未能下。叡至。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楫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水。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師五萬。奄至衆。懼不敢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召衆。師克在和。

古人之義也。因大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滂靈祐勸叡退還巢。諸將請走保三丈。叡曰。將軍死綬。有前無却。因令取徽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于堤。以自固。起戰艦。高與合淝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叡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五

合淝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恐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在後。魏人畏叡威名。不敢近。五年。魏中山李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里。武帝遣曹景宗拒之。景宗次祁陽。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奉詔而往。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祁陽卽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壘。立鹿

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檄募軍士。善水者潛行水底。入東城告以救。至使固城守。城中知救。至人百其勇。檄結車為陣。魏將楊大眼自以勇冠三軍。聚騎圍之。檄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魄而走。明日元英自率衆來戰。檄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懼。其強魏軍。又夜攻城。飛矢雨集。檄子黯請下城避箭。檄不許。軍中驚。檄于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軍先於邵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六

陽洲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檄裝大船。使馮道根等乘水暴長。而進臨賊壘。又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致死之士拔柵斫橋。係於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數十萬皆乞降。以功進爵為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接勅。詔檄督衆軍援焉。檄至安陸。增築城二丈。更開大壘。起高樓。衆譏其示弱。檄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欲

進仙理以復邵陽之耻。聞檄至。乃退。帝亦詔罷中書。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于家。檄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惠愛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倣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為梁名將。

斷曰

韋獻忠良。自結於梁。奉命伐魏。即擁油幢。衆請緩戰。獻怒不揚。既而城拔。方識其強。再攻泥水。親救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六朝梁 七

忽猖請兵不及。即以寡當力。戰不却。守死不懼。榮壘自固。起艦以張。戰勝俘獲多不可量。泥水既定。咸名愈揚。元英攻徐。衆將戰傷。召獻急救。飛橋以行。兵不旬日。即至邵陽。元英驚異。我兵更剛。非水灌敵。即火燒。強大小百戰。英方敗亡。功成進爵。備將名香。

王僧辨

王僧辨字君才。學涉該博。雖射不穿甲。而有愛士之氣。時有劉躬謀作亂。遠近響應。僧辨計擒之。由是以

勇畧稱侯景反浮江西寇元帝以僧辨為征東將軍  
 率已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  
 景聞之倍道歸建業賊帥朱子仙等因蹙求輸郢城  
 身還就景僧辨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  
 辨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郢州既平於是發江州直指建業中江而風浪師人  
 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  
 興當使風息若與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  
 遂泛安流景自出戰于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景  
 走朱方僧辨遂引軍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  
 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  
 齒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呼翻思景焉湘州  
 賊陸納以李洪雅應十八子之讖遂奉為將軍尊事  
 如主鼓吹羽儀入長沙僧辨憚之稍作連城以遏焉  
 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親舉旗鼓以誡  
 進止賊遂大敗歸保長沙僧辨別命多壘圍之自出  
 臨視賊以其不設備其黨李賢明等遂蒙愜直進僧  
 辨據胡床不為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僧

辨後為陳武帝所殺

斷曰

僧辨為將射不穿甲意氣凌人擒劉自收侯景反  
 時奉命討伐于仙偽降命軍掩殺郢州既定建業  
 進發風浪驚人拜平一霧景敗石頭功已昭察火  
 燒兵掠馭下無法所以其終不能善達  
 六朝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嘗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

廣百書傳

卷之八

六朝陳

九

孤虛遁甲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奇之命為安南將  
 軍及陳宣帝議北伐齊公卿互有異同獨明徹決策  
 請行遂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  
 宵而潰齊兵退據州國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  
 遊肥水灌城城中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破景和  
 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二不進明徹曰  
 兵貴神速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矣  
 拆躬裝甲宵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  
 送建業景和濯而遁走及周滅齊陳宣帝詔明徹北

伐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頗破之。仍遏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大將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吾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水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以夏遊。

秦卒

廣百壽傳 卷之八 六朝陳 十

斷曰

明徹有心。每思大舉。曾學天文。英雄自許。陳欲伐齊。衆議首鼠。徹獨請行。遂進攻取。齊遣救來。頓兵自阻。徹笑挫鋒。急攻其堡。一鼓而擒。故兵退旅。及周滅齊。復攻周土。軍至呂梁。遇水灌汝。敵至橫輪。船路盡堵。諸將恐變。敗謀各吐。適厥病昏。一時無主。水退舟沉。將軍被虜。既受周封。死亦何補。

北朝魏

崔浩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魏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沂河西上。求假道。詔群臣議。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發軍斷河。勿令西過。」浩曰：「此非上策也。今姚與死子泓幼。乘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動蹀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耗。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

廣百壽傳 卷之八 北朝魏 十

危莫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與兵。乘其東歸之路。所謂十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勝也。亦不失救。裕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上策也。群議不以爲然。帝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于岬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因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弘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廣克之。必矣。已而裕果滅姚氏。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

兵南築畔城。春裕亦何能自。浩曰。今西北一帝未參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到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既而宋武帝劉裕。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句侵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平祭恤其凶災。布義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漸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因語浩曰。劉裕既因姚興。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上

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涉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高麗。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擊呂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諫而前。舒陳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暝。宦者趨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入。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上

頭之國。蠕蠕高車。旋頭之國。衆也。願陛下勿聽命人。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計。信哉。或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道。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推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漸淮北。彼北我南。彼安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克已久。故夏期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奔走。可一舉而滅。時不可

廣百勝傳 卷之八 北朝魏 古

失。遂行及軍至其境。蠕蠕久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十里。所捕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大武賜高車。乘御酒食。因指浩不之曰。此人縱延懦弱。手不能彎弓。持不具。胸中所懷。乃踰于甲兵。朕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其至此矣。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浩先其未伐。逆擊之。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膽。當恐。懼兵奄至。故揚。衆以備不虞。非敢

先發也。又南土下濕。夏月暑蒸。非行師之時。若往逆擊之。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利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恐賊至。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覆以爲備。公卿僉議以爲然。浩曰。非上策也。若然。則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是所謂張虛聲而

廣百勝傳 卷之八 北朝魏 古

受賞。禍也。浩又陳天時不利。今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年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墜落。宿當斗牛。憂有危亡。三也。焚滅侯。于真。珍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禹稷而萬全。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宋變。是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宋無。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衆。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耶那玉司馬楚等屯相州。於是寇來遂

疾帝又將討蠕蠕劉滌復致異議帝召浩問之浩曰  
此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而徙者因時濟軍而出  
必與之遇遇則可擒矣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令諸  
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滌恨已謀不用遂沮誤  
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親圍叛賊薛木宗壘出兵欲  
戰因問浩曰此賊今日可擊否浩曰未宗此時尚未  
知陛下自至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  
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未宗  
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城已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七

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殺  
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  
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破則尾豈能動  
宜乘勝從北道先擊吳令直往一口便到吳平之後  
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思謂宜  
從北道若從南道則益吳躋入北山山未可平帝不  
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車無  
所京帝悔之後因議誅浩

斷曰

崔浩學士為魏主謀劉裕假道請假以舟車議逆  
戰戰敗悔羞劉裕新喪欲伐復仇浩請畧地象欲  
城求經時不披忌浩諧勾赫連可伐衆轉夷猶力  
請掩擊功力坐收蠕蠕之舉盡獻上獻惟浩占象  
大破鹿頭帝從往伐所獲山丘鎮兵怯守防兵欲  
周浩曰防急招寇為憂大小百計皆浩運籌如言  
而用無不酬奈何讒譖不得自由及其死也方  
悔方尤

于謹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魏

七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也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  
及元纂討蠕蠕宿附謹名辟為鎧曹從事令率二千  
騎往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為賊所圍謹  
所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素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  
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率餘軍擊追騎  
乃得入寨時魏末喪亂群盜蜂起謹解諸國語乃單  
馳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餓勒酋長也列河等  
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  
王士深討鮮于修禮停車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

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乃盤桓不進坐  
圖非望又有于謹爲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  
乃立榜募後謹者重賞謹聞之因謂廣陽曰今女主  
臨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  
東身請闕歸罪有司元深許之謹遂到榜下曰吾知  
此人衆詰之謹曰我即是矣有司以聞靈太后怒而  
引見之謹因述廣陽忠款并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  
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乃言于周文  
曰魏昨凌遲權臣擅命明公負起世之資懷濟世之  
願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紀 六

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  
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殺其  
兄子啓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舉遂結仇  
隙據襄陽來附因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周文餒  
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  
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  
居人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釋定出何策謹  
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謹曰蕭氏  
廣南將傳 卷之八 北朝紀 七



名位愈重愈存謙抑每朝奉往來從不遇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一人無間言

斷曰

于謹為將才智相兼被圍棄馬方自保全善諸國語賊中周全二萬餘戶一旦附焉廣陽被謹並謹禍連謹赴榜下見后訴冤訴王忠款后方釋然周文超世于謹素贖關中天府秦漢所先周文信悅偕攻切山戰齊不利偽降道邊大軍過盡後擊以

廣百壽傳

卷之八 北朝齊

子

權命征蕭繹決策于前謂出下策果應其言功成謝事君臣何難為將若此方可謂賢

北朝齊

斛律光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年十七為齊都督見鳴飛雲表射中頸旋轉而下時號落陽都督齊受禪進爵巨鹿郡公周大司馬尉遲迥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戰于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餘僅身免初文宣驛騎入常懼齊兵之西渡恒以冬月

守河椎水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水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周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惟玩聲色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詔光禦之鋒刃纒交屬人大潰詔加右丞相又率眾築平隴等鎮章孝寬等

來逼平隴光與戰于汾水大破之周遣將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戰于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帝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今賜人無乃闕軍務乎每行兵用胡人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人幕或終日不坐

廣百壽傳

卷之八 北朝齊

子

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惟大杖笞背未嘗妄殺眾樂為之死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自結髮從軍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所憚後遭讒被殺血流于地經久不滅周武帝聞光死遂復入鄴曰光若在朕豈得至鄴

斷曰

律光何人落陽都督北齊受禪進爵巨鹿周將來攻斬如破竹再圍洛陽壅絕糧道殺奉詔禦之禦之甚速鋒刃纒交敵先屠戮既破汾水宜陽又逐結

髮從軍未嘗挫辱獨恨主愚謠言太毒無故遺誅令人痛哭

北朝周

宇文憲

宇文憲周諸子也性通敏有度量文帝常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怪問之對曰馬色類既殊或多駁逸若從征伐牧圉攸分帝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初平蜀諸子中欲有推擇因徧問誰欲此行並不及對而憲先請憲時年十六文帝曰刺

廣百將傳

卷之人

北朝周

五

史常撫衆臨人非匪所及憲曰才用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以憲年幼尚未之遣及明帝即位追遵先旨故授益州總管憲至善于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悅之齊將獨孤末業來憲詔憲出宜陽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明月又丁於此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問計于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爲感答憲請以精兵居前隨後攻取憲率衆出自龍門齊軍宵迫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三日盡

兵書繁廣自刊爲要畧五篇表陳之帝覽而謂善帝

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汝爲前軍吾

亦請發血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大拜相帝曰

管蔡爲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懼兄弟

親尊于我於我爲不能耳帝親圍晉州憲進克洪洞

永安二城更圍進取齊主聞晉州見圍自來援之時

陳王純屯千里徑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

盛守汾水並受憲節後憲密謂椿曰兵者說道汝今

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椿爲庵持有處所令兵去之日

廣百將傳

卷之人

北朝周

五

賊猶致疑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會椿被勒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相庵爲帳幕不疑軍退朔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後拒憲阻水爲障齊領軍段暢追至橋隔水問憲姓名憲曰吾乃大都督宇文憲也暢即揚鞭去不敢追憲即命還軍齊人遽追之戈甲具銳憲爲殿拒之斬其驍將齊退帝又命憲攻晉州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大陣于城南帝召憲馳往觀之憲友命曰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

潰齊王道走齊任城王浩廣寧王孝珩等守信陽復  
詔憲討之憲軍過趙州浩令間謀二人規之候騎執  
以白憲憲乃集齊舊將備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  
汝等即放還反令充使乃與浩書憲至信都擒浩及  
孝珩等憲善兵謀長于撫馭推鋒陷陣為士卒先齊  
人悼其勇略

斷曰

憲周諸子度量不群文帝賜馬取駁為馴色既出  
類牧圉又分帝喜智識迥不猶人撫蜀擇守憲即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

屬

自任既而受命緩果得民屢與晉戰必立勳或  
行詭道或以名聞或請破敵頃刻而奔就問用開  
妙若轉輸為將若此可謂入神

韋孝寬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也弱冠時蕭寶  
寅作亂乃詣闕請為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長  
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後令孝寬行宣陽郡事是歲  
東魏將段琛復據宣陽遣揚州刺史牛道常誘邊  
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道常手跡令善作書者

廣百將傳

卷之八

北朝

屬

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跡若火  
下書者還令謀人送于琛營琛得書果疑道常經畧  
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間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  
琛等噴灑遂清尋移鎮玉壁齊神武高歡傾東山之  
眾志圖西人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乃于城南起土  
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  
繕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詔  
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耳遂于城南鑿  
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  
堦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壘城外每穿至壘戰士即  
擒殺之又于壘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  
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  
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  
乃縫布為綬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垂于空中其車  
終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  
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大竿一來以鉤  
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  
道分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以油灌柱放火

燒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立木柵拒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參軍祖孝正謂孝寬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祖孝正因又射募格於城中曰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亦依此賞神武苦戰六旬傷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竭因而發疾其夜遁去遂祖周文帝嘉其功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還鎮玉壁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中道間謀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勸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人動靜朝廷皆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託以心符令守城益乃以城東反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益首以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孝寬深慮之而地入于齊無可誘誘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因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為懼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即畢此去晉州四百餘里一

日偽境始知設令召兵三日方集謀議之則自備三日軍行非二日不利我之城固足以游矣乃令棄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孝寬又令諸山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收兵自固孝寬板築充就卒如其言宜陽被圍孝寬謂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葉嶠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于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壯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于是畫地形具陳其狀事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廣百將傳 卷之八 魏書 孝寬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債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衝要汾北我之所棄我東波圖取債安在且君輔翼功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構怨速禍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也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 百升情 明月照長安今謀人多傳此文於鄴斛律明月遂果被誅武帝志在乎

齊孝寬上三策第一策欲出軹關厚集諸軍百道並進第二策欲廣儲蓄募勇悍以觀變第三策欲結鄰好待時而動武帝用其第三策遣使重幣聘齊後遂大舉而定山東卒如其言孝寬鎮玉壁武帝東巡過之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前驅武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稍胡與大軍犄角乃敢率寬為行軍總管固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內城因隨駕還京進位上柱國後封進迴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

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迴先遣大都督賀蘭貴齊侯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齊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弁還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諭驛將曰獨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以待之迴先果遣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役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遂追不及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進次懷縣水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衝要雉堞堅固

迴先遣兵據之諸將皆曰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破損我軍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於鄴迴先自出戰又大破之迴先奔鄴因軍進次於鄴迴先自出戰又大破之迴先奔鄴而自殺關東悉平孝寬屢抗強敵有功凡所經畧布置之物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斷曰

周將孝寬關西男子離間敵人只須一紙齊君恃強于墨兵起遍地橫戈沿城立壘孝寬守之氣不

少靡外築山攻內核樓抵外挖地穿內抉垂止外立竿接內置鉤段百計摧殘千方料理相率六旬未加一矢無祭通歸祖而已矣汾北離南胡屯峰巒高築城遂分彼此斛律將兵為齊所尚間以歌謠因而誅死王業平齊四城戰地大破迴先功殊足紀所以英名標之青史

新編續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九

古聞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撰卷增補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有大志好學善屬文

初事周帝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意甚美帝嘉之謂

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

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隋主受禪素數進取陳

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因而遣之素乃造大艦名曰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大栢竿並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日黃龍置

兵百人其餘平乘舩各有所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

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過軍路其地

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昔日下船

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

之素親率黃龍千艘啣枚而下又遣開府王長襲引

步卒從南嶺擊欣別柵又遣大將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遂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

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舩艦蔽江旌甲

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

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

綴鐵鎖三條橫絕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

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

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蜩率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栢檣

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

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總管出塞討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車步騎相

參舉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遠此乃自固之道非

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

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

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

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

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敵並

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趣後騎掩擊大破之

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口處漢王諒文先遣茹茹

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賜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賜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素為并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餘黨悉平。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此原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爲各將從此原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神方。請伐陳。造作大艦。填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賊。欣浮江而下。望若天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蓬頭犯寒。騎陣擊奔。追躡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頓舍。一掃如雲。漢王諒友。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尊前流血。言笑自尊。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騎射。射捷過人。初未知名。漢文帝一見。卽謂人曰。長生耶。武藝超群。言多奇畧。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遣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嘗有二鵝飛而爭肉。因以兩箭。校晟射之。晟彎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強弱。而盡知之。時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聞家魏。魏令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相  
臨渝鎮約諸而部落謀共南使文帝新立由是大懼  
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  
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  
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間因上書  
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胡瞻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  
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各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  
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奸多而勢弱曲取  
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廣百者傳 卷之九

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  
其率率惟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  
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  
引處羅遣連奚審則攝圖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  
離阻十數年後承襲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  
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  
實皆如日視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  
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  
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資幣賜

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  
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川盤破  
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染干許告攝圖曰賊勸等友欲襲其牙攝圖乃懼  
回兵出塞既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  
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  
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閼疾之重來抄略  
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又  
規知雍閼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  
廣百者傳 卷之九

狗賁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  
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  
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  
染干為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  
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  
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啓人之朋卒  
勝時有燕群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皆中並  
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  
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



取諸藥毒水上流連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  
天雨毒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晉  
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  
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督聞其言聲謂為辟  
避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和城安撫新附  
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積北有赤氣長  
百餘里皆如兩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酒血其  
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輩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為  
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  
西奔吐谷渾晟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馬門帝歎曰若  
長孫晟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鵬處羅有識密與之交山川形  
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半壁南侵合衆勢盛  
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晟因書啓胡衆最豪兵  
力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蘇以驕再引使上  
疑貳已牢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警厥奏

朝賜射禽落獲寶劍使毒流破敵聲比雷高受將  
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許誰咆號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周太  
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末業守金墉城  
擒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  
有文武才用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  
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背齊  
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廣百濟傳

卷之九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仰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  
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  
而潰任寶奴為質若弼所收棄軍降于擒擒以精騎  
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寶奴攜之曰老夫尚降  
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質若弼與  
擒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虜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畧不交戰豈臣之比  
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乃敢  
先期逢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

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歸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赦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抗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擒逆進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及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孰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

廣百壽傳

何其隣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馬忽驚走至擒家曰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掩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王斯亦足矣寢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畧不磨平陳既任慷慨操戈采石背濟金陵暮過蠻奴降伏陳主手摩功與獨轉方知其多黃斑有識青驄應歌突厥識而仰視敢麼生

為柱國死作閻羅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雍陽人也號勇健弓馬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祖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軍機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弼是朝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

廣百壽傳

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端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端先犯弼軍弼擊走之廣達等相繼遁進弼軍因而屢却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勵將士殊死而戰遂人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擇而禮之遂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寶視之

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煬帝即位尤疎忌大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去若弼更有誰如所以委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耀耀驚而細視認常認虛及至大舉安然長驅將山大戰不戢不屠而人北掖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宰相所娛將軍如故

能不嘯嘯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前疑忌時疎評人猛騎大將自居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鷹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悅服及與迥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勳以謀反伏誅萬歲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燉煌數百里名譽北夷實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當各選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

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木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浮之干木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旣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命萬歲率衆擊之賊也要害萬歲指擊破之行數百里見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侯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燉煌成卒乎侯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去萬歲馳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密其功因譖萬歲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于塞上首牧耳遂寢其功將士稱冤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暴殺之死之日士庶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聞者莫不冤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窮號爲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戰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成邊戍主不識以爲等閒大得六畜方知勇兼一騎挑戰萬歲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驚爲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

錢嬰旣之亂萬歲關專要害悉破旣求保全旣思朝免又以金緣因其反覆萬歲受忽達順凡關萬歲斬奉知是成卒早逝而還道斬之結忌者不言訟功忤上搦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榮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

唐書

卷之九

唐

者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蕭統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統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肆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圍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權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統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用乘之反吞賊奈何孝恭曰統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接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統瀕江鎮戍見賊船蔽江下必謂已敗不即進兵候往來及引救到吾已接江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統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輔公祐反寇壽陽高孝恭討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爾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憂公祐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爲安既而公祐遣將邀戰

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漲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却走賊追北且驚祖尚尚軍薄

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薨隋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斷曰

孝恭唐族智勇無雙行循巴蜀降者相室衆請坑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圍蕭統統鎮破亡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歸

知再進。饒已降唐。輔公祐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酒浮血光。衆驚。恭喜。授首之祥。既而擒斬河間。封王人。雖暴喪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既而從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繫之。屈突通曰。恭慄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秦王

唐高祖傳

卷之九

七

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尋相耶。因釋之。引見殿內。曰。丈去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即獵榆泉。寇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連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苑乘隙。帝馳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擒苑。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

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箭。其。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且一車。恭辭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狗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賞。賜若私。詐則懷二心。狗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舉王果遣壯士刺之。恭聞。門女臥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得免。其後隱舉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太子

唐高祖傳

卷之九

七

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事不決。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入百人。悉入營。控弦披甲矣。尚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私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餘等與人計議。及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害王。恭馳叱之。元吉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

其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  
行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  
安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為皇太子坐隱巢首百  
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  
又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  
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  
帝時功臣少全今觀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  
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整

齊書卷之九

卷之九

光

恭頓首謝恭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辟刺之不能  
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  
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  
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稍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眾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榆巢獵  
遊軍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橫手刺賊  
馬畔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子賜金恭辭不看刺  
容暗傷恭不為患玄武變生力謀不憚帝驚血言

隱巢作亂位定中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遇于  
悍唐將英雄將軍為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  
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  
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唐高祖擊  
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口上急變傳送江都至

唐書卷之九

卷之九

字

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  
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誼士乎秦王  
亦為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  
不得前帝謂暹邕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  
州贈再則定夔州趙郡王孝恭戰不利請率兵入  
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擊則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  
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囚于救勞之曰既往不咎  
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  
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改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滿漲惡鏡以靖未能下不說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鏡不及知若乘水傳是震盪不及塞耳就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鏡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靖屯守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精即率輕兵五

唐高祖傳

卷之九

三

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鏡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曰鏡將拒戰同于叛逆請籍其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鏡將被其脅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請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時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

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鎖以斷江道蔡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精鏡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法野鬪方今持重以待公祐立計若出其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破則公祐擒矣孝恭聽之靖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唐高祖傳

卷之九

三

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為鏡與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矣厥初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於胡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躐血日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原吾渭水之難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內附遣靖往迎之又遣



唐僉安修仁慰無辜因謂副將張公瑾曰詔德到虜必自安若萬騎二十日糧自白道裝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情口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義遇侯遜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為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并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復曰隋史萬歲彼達頭可汗不

賞而誅朕不然故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既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加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詔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河道大總管高甌生等五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侯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憂蹙自經死靖立大碑于慕容順而還高甌生

軍由... 道後期靖... 責之既歸而... 駭... 靖... 友... 遣... 國公帝將伐... 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壽年七十九謚景武

新日

靖初為隋... 察唐有異自口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為君執靖欲棄靖呼英君豈斬誼士唐祖赦之命征

嶽地伏斬再... 俘五千計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銑既降公祐又繫在衛自韓功足相比往往征頡利僅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再乘詔機掃清一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議病尚圓功帝為流涕唐帝股肱李靖其臂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程

商為盜勳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割  
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  
以自資讓然之時李密亡命雍丘勳又說讓推密為  
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  
就食黎陽倉吏不待發死者日數萬勳因說密曰天  
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然之以兵五千附勳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得  
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勳守倉周圍  
掘塹以自環化及攻之勳為地道出關化及敗去武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密傳

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  
北抵魏郡勳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  
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  
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  
封英國公姓國姓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于世充及  
密以謀反誅勳請收葬詔從之勳為服緘絕葬訖乃  
釋從秦王伐東郡有功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  
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

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口保於九姓恐  
不可得我若約齊約齊輕薄之不戰而歸曰靖大喜以  
為與已合於是意決靖遂率兵夜發勳勒兵從之頡  
利欲走磧口勳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  
萬降於勳詔拜并州大都督治并州以威肅聞帝嘗  
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  
勳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勳嘗暴病醫曰  
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  
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復留身願曰朕思屬幼孤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密傳

無逾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勳感涕因嘗  
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  
勳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  
力矣高宗立遂為尚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為  
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勳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統  
高麗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勳獻俘於昭陵以明  
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  
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勳按黎陽倉就  
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馬及平虎半獲賊曾延

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功知人平洛陽  
得單維信故人也表其林武且言告貸死必有以報  
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勸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  
未決此肉同歸於土為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善弄  
料敵應變奇效事機聞人善抵掌嘆嘆及戰勝必推  
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上幸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  
福艾者遺之或問故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既没士皆為流涕

斷曰

廣百將傳

卷之九

七

李勣雖盜却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自中天下之  
亂起於饑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既敗表上  
唐君詔授總管使立功勳李密反死收靈明恩奉  
詔征北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  
何如得人暴病調藥帝勇氣句非獨為汝社稷計  
深又勅太子我死女親君重如此不愧為臣

新鐫繡像旁批詳註總斷廣百將傳卷之十

古關黃道周石齋註斷

長洲陳元素孝平原本

後學周亮輔藏書增補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常隋季率里  
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號勇年十五從父戰數  
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眾自是賊不敢舍境鄉黨賴  
之貞觀初從季瑋襲突厥額利於磧口率救馬二百  
為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散見牙帳馳殺數十

廣百將傳

卷之十

百人額利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又從葱嶺道  
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婆川賀魯率二萬騎來  
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營  
賊眾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為  
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  
輕定方兵少得左右翼包之定方合步卒據高擡梁  
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  
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  
業等率雜禁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

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時賀魯將攻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背，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定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計窮遂而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南復定。乾封三年辛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侵，頓之不忍，突厥從征，乘霧一涉，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懾禦殊猛，大雪不休，斬幾絕種，後襲諸敵，三路雲擁，面納而降，獻俘丹，雨論法，應誅苦求恩寵，葱嶺以南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攻塹其先，其妻曰：夫

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遠東，求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墓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雙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闡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遠，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

唐書

卷之十

三

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服，口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資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時，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

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北土長城入  
漢關九姓遂衰吐蕃人寇命仁貴為行軍大總管率  
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為蕃城鎮  
守與仁貴等夷衣是罪於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  
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窄吾入死地可  
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  
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即滅之矣  
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  
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驍重踵進吐蕃率衆

唐書卷之十唐

二十萬邀擊敗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  
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  
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  
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  
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為難  
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  
曰今途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揮  
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靈州突厥  
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  
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  
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末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正然相較貴著自  
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炫耀天子見之驚奇  
詭妙問喜得人總軍即調泥熱妻孥還明恩遣使  
知王仁賀魯強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  
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王師仁貴創

唐書卷之十唐

貌傳死象州敵復作耗脫兜示形敵驚拜告方識  
英雄不宜顛倒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  
為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  
乃盡畀以術儀歷二年十姓可汗何史那都支突李  
遮旬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  
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罷  
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因詔行儉

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燥甚真導者...  
饑乏行儉止營致令口水草不遠衆少安能而...  
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  
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川諸蕃迎行儉召索傑千...  
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現...  
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偽約咬曰吾念此...  
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  
問安否外若問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

廣百將傳 卷之十

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旬使者釋...  
之使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旬亦降悉俘至...  
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  
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  
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  
往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萬敵抄軍多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  
齋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涼

車羸兵走險賊驅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  
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  
軍次单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徒營高剛吏...  
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徒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  
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  
弟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  
汗復與溫傳合行儉總諸軍頻代州之陘口縱反聞...  
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悟密送款且請縛溫傳...  
以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

廣百將傳 卷之十

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  
降如受敵乃教嚴備遣单使往勞旣而果然於是突...  
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  
功建言伏念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  
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澹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  
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未淳元年卒行儉通...  
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爲...  
名將度量大小所賜重寶或爲人誤傷俱不校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動討之。川隴侍送。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俱全。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溫傳。應待不死。論漸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侍環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上疏曰。豐州控河。過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嘗郡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反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口。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幟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然其下皆貴臣富豪子弟。驕驕不習戰。吾為諸君

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獲衆。聚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規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石壁嘆。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蓋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尚書。因請楊再思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幾萬里。其間山用夷險。障塞之處。皆能言之。身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

廣百將傳

卷之十

九

斷曰

休璟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憑。利害說破。議始不行。吐蕃入寇。望裏鮮明。然皆蕃貴習戰。不精。欲為軍取披甲先登。六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身見。猶驚。后因歎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大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邳人。有文武林。武后時。遷殿中侍衛。

史通天中御史孫承瓌監靖遠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壯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中丞詔仁恩敘其麾下功仁恩因問承景破敵曲折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恩乃劾承景圖上虛列敵級遂貶承景以仁恩代為中丞屢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毅悉兵西擊突騎弛仁恩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胡境終

廣德傳 卷之十

為彼有仁恩固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成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恩擒之蓋斬城下軍中股僕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燧千八百所自是邊城不虞論山牧馬歲省費億計初建三城不置塞門高峻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平仁恩曰兵貴攻取賊寇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

代為總管始築塞門議者益重仁恩而罷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朝卒

斷曰

仁恩敘功虛者盡窮承景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厥界以河中無隘以塞犯者易攻仁恩表請築城為衝護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恩固請中宗乃從逃工盡斬三城忽崇朔方靈武榆林更雜三壘相拒連喉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壘兵貴攻賊退守為

廣德傳 卷之十

廣所以突厥牧馬絕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峻

王峻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為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衛未峻始築羅郭罷戍卒隸江關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即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俄而詳約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



亘一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收塞突賊。引去。迨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默駿為拔。因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駿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為患。使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裏。有敵難。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單大陳兵。召番豪。告以禍福。增以金帛。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徙歟。出未報。而番已叛。乃救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掩甲拾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駿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府叛番分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之。元宗以官人賜知運等。駿獨不取。取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致當乎。誓死以免。初駿奏朔方

兵力有餘。願能知運。而獨當成。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劫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駿賣已。乃復叛。卒贈尚書左丞相。

斷曰

駿為桂督。其功已勞。策郭罷戍。以息轉。潛後遷都。護番寇。臨洮。駿命所部胡服。夜挑賊。疑有伏。自闕自逃。死者萬計。猶被突。擊。復叛。門戶必。播。請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應。象。上書。未報。果叛。復遭救。駿往討。風雪正高。反風止雪。忠感。若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官人之賜。臣安敢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好忌恨。激蕃。咆號。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拔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為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遇其

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不絕而  
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  
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  
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蓋為國者  
先料內以敵外不舍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  
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  
邇爾蕃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  
本扼諸蕃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  
以擾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

卷之十

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  
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  
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筭若從之  
又言吐蕃倦後歲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  
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  
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  
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誅欽陵久  
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都督涼州  
初境廣縱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詠口置

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中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  
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關由盡水陸之利  
預收登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四帳易數  
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蕃烏質勒部落強  
盛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  
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  
死其子娑葛以元振川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  
玩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佯為不知者明  
日素服往弟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

卷之十

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  
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夥烏質勒之將闕  
噶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噶兵弱不支元振奏  
請遣闕噶入宿衛詔許之闕噶遂行道遇經略使周  
以修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  
獨行入朝一聽放蕃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寶賂無  
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  
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鐵馬以助  
軍闕噶以為然即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黃金

分遣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  
可疏奏不省宗楚客曰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關  
以呂守秦處置四鎮以牛師獎代元振領甘涼兵召  
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  
葛怒即發兵山安西時關曠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  
忽娑葛兵奄至擒關曠殺嘉賓守素師獎等遂陷安  
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  
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  
者以取娑葛娑葛因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

唐書 卷之十 唐 共

客等受關曠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聞且請斬  
楚客元振奏其狀因赦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  
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馮  
關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詔爲太僕卿  
將行安西酋長有整而哭送者旒節下玉門關去涼  
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盞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  
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既合帝親鼓之  
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慈下將斬之劉  
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

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  
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  
奏勸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爲藩屏蕃地勸我四鎮  
誰爭和望未絕惡難得萌吐蕃猶忌果諫欽陵涼  
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斛匹緡烏質欽塞  
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拜寒與歸即死矣子欲橫  
行元振往弔哀感不勝助喪贈禮大以爲榮焉者

唐書 卷之十 唐 共

復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奸生彘下免死新  
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已無憾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初從討十姓  
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  
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  
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婆勒  
城據山瀕水聯水作郭以扼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  
濟信圖河令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

陞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為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不可坐須。蒞臨。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至是泉復出。初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窮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之。詔至。嗣業。嗣業即引與諸將。謂僧監曰。所過郡縣。秋毫無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今日卿至。賢於數萬眾。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韓元。常為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嗣業北城。口李歸仁。擁精兵薄賊。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王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踏萬死取一。創軍無類。疾即。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千人。

陣後整率步卒二千以陷。刀長柯斧。塔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聞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目。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數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為將。陷刀稱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牛。不者。萬死。嗣業

李光弼

奮馳陞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城致祭。井水并滋。鳳翔。帝喜。可知長安之復。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血。既中。聞戰。尚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畧。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士門東。救常山。常山圍。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思義因答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兵二萬薄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潭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皆近救解鞍休士是日德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光弼以兵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沒侍御

唐書卷之十

卷之十

唐書

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押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言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鏡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千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

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頽之思明竄城下倡優若臺上嘲辱天子光弼遣人隨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門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没于壘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關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

唐書卷之十

卷之十

唐書

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闕洛當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鼓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漸勝難與爭鋒欲誦之以計然洛無其糧危何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曾幾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如我陟不能答遂檄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賊守備思明至假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懼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涇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賊手澤西斬千級執去千人初光弼謂李

唐書

卷之十

三

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日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與安大清合衆二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器不足慮也日中當復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間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

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問召俞惟正辭曰善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後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馬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救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壯馬有神將援矛刺賊將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收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大清挺身走思明未知

唐書

卷之十

三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大清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鑿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穎守戒之曰賊將高順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後越至

豐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  
誰曰雍希穎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  
穎歸不免死遂請降希穎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  
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也  
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以易之  
命將來冀必許以死希穎無名不足以爲功且越羅  
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口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  
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  
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軍師乘城擒太清送之

廣南傳

卷之十

語

京師俘獻太廟思明使讓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詭吟  
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  
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  
陳出師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  
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  
追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  
陣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  
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爲道  
懷恩軍爭割獲其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

河保間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  
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官應元  
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鈇券名藏大廟圖形夢州關北  
邙之敗懷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杜元振  
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  
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  
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蔡  
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發  
帝令郭子儀輩其母還京光弼疾將吏曰後事若曰

廣南傳

卷之十

語

吾潼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  
布分遣部將尋卒部將卽以其布爲光弼行喪號泣  
相問帝遣使弔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發衆治師整旅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惜債諸將不  
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  
第一其代子儀爲朔方也營壘士卒旗幟無所更而  
光弼一號令之容色悉精明云

斷曰

安史盛時弼適爲將史雖屢勝恃援不讓既野賊

2013716

S  
Z121.5  
16b



21181888428869

來一戰盡劍鄭衆太原主兵狂亥詔付備兵執兵  
 不○放○弼○怒○斬○之○三○軍○魂○蕩○思○明○來○攻○石○車○挽○撞○矣  
 酒○整○擒○其○兵○半○喪○遠○保○灌○關○近○將○誰○仗○刺○賊○援○牙  
 緝○旌○其○壯○迎○賊○不○前○斬○以○爲○楛○大○戰○自○寫○無○不○冊  
 當○燔○燔○其○功○猶○陳○罪○狀○然○天○無○私○人○心○相○諒○所○以  
 圖○形○凌○烟○湖○上